說書集成（二）編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www.douxiu.com

叢書集成三編　第九六册目錄

史地類

宋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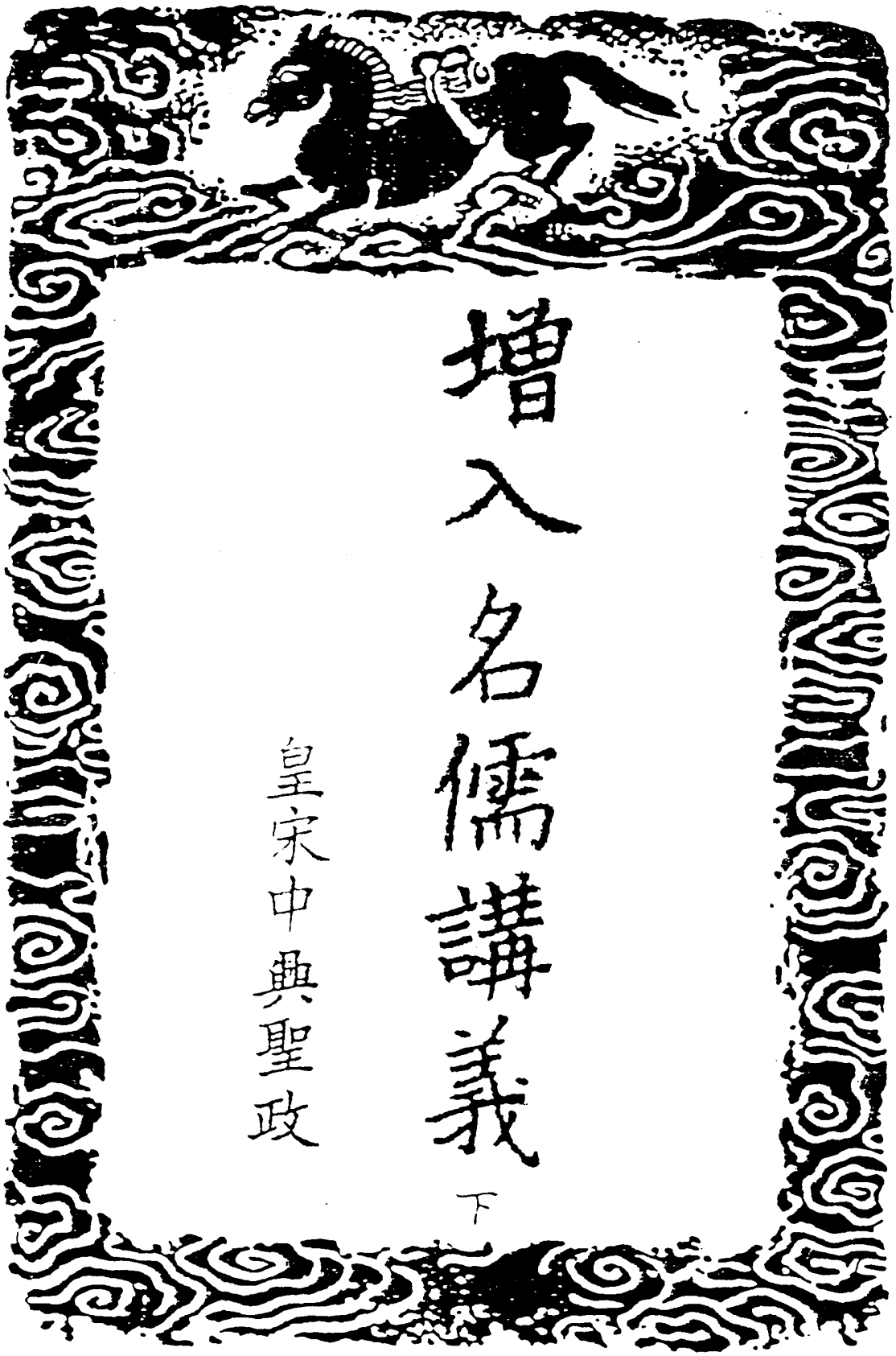
增入名儒講義六十四卷(下)自卷廿八至卷六十四（原缺卷卅至四十五）……宋　不著撰人……宛委選　〇九六　〇〇一

宋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一〇九卷……明　馮　琦撰　陳邦瞻增訂……九朝紀事　張　溥論正　〇九六　一九九

宋別史

東都事畧一三〇卷(上)自卷一至廿一附錢綺撰校勘記繆荃孫撰校記……宋　王　偁撰……宋遼金元　〇九六　七五五



增入名儒講義 下

皇宋中興聖政

高宗皇帝二十八

紹興十有二年春正月壬寅詔建國公出外第可依親賢宅差提點官并都監　癸卯　上謂大臣曰朕於宮中無嗜好惟好觀書考古人行事以施於政凡學必自得乃可用第與古人點姓名何所益也

史臣曰稽經以出治猶按醫以治病也造之不深則醫或至於殺人而治或至於害天下帝王之學尤貴自得深造之則默而識矣左右逢原則神明生焉

戊申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班入對

以鞫岳飛獄畢故也尚書省乞以飛獄案令刑部鏤板徧牒諸路有進士知決者好直言飛以賓客待之飛初下吏決上書訟其冤秦檜怒併送大理獄成決坐決杖送袁州編管云先是提舉洪州玉隆觀薛弼爲飛參謀官與飛厚秦檜之閑居永嘉也弼舊游其門万俟卨又善之繇是無一詞累及飛之在鄂也有王輔者嘗知彭山縣以贓敗遂依飛軍中飛亦厚待之至是輔遣其子孝忠上書指飛爲姦凶陰合擅意擅喜由是脫罪籍尋擢知普州　辛亥增福建鹽鈔錢十萬緡以鬻鹽增羨故也　二月己巳　上謂大臣曰征戰之事各有地利西北騎兵雖中國所不能及若要馳騁於江淮恐未易得志孫權偏霸一方而曹魏竭天下之力終不能渡江晉室微弱而苻堅百萬之衆敗於淝水拓跋魏雄據中原而歷六朝衰亂終不能奄有江表自非大無道如孫皓者豈能致北兵之得志乎今但修政事嚴武備北兵雖强不足畏也　辛未　上謂大臣曰詩書所載二帝三王之治皆有其意而不見其施設之詳　太祖以英武定天下　仁宗以兼愛結天下此朕家法其施設之詳可見於世者也朕當守家法而求二帝三王之意則治道成矣　丁丑保慶軍節度使建國公瑗爲檢校少保進封普安郡王時年十六王天性忠孝自幼肓宮

閤起居飲食未嘗離膝下　上尤所鍾愛制下日者尤若訥私謂祕書省正字張聞曰普乃並日二字有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之象殆天授也　己卯殿前都指揮使揚沂中賜名存中　壬午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監司不按吏　上曰朝廷分道置使正欲譏察州縣可申嚴行下若州縣贓汚不法而監司不能按致臺諫論列者當併絀之

史臣曰君天下者寄耳目於臺諫而又以其視聽之遠者寄於監司內外相及故能承上後世憂州縣無狀至乃朝出御史暮遣觀風以督守令若非所督於監司者彼何憚而不拱視哉

盡以人耕田圖

用任鞫獄人經

敵北在南者秦人江

洪二中科皓子詞

鎮江府火

普郡王出閤安

丙戌　上曰學校風化之原不可緩也　上又曰福建所買牛第二綱可發來臨安借與人戶朕聞民閒乏牛皆以人耕田其勞可憫朕嘗畫以人耕田之象置于左右庶不忘稼穡之艱難漢文帝每下詔必曰農者天下之本若文帝可謂知民事之本矣　丁亥言者請自今鞫獄必差經任人　上曰文學政事在孔門中自是兩科今士方離科舉未親民事遽使之鞫獄安能盡善也其從之　戊子金主亶大赦自來亡命投在江南人見行理索候到並行釋罪其職官百姓軍人並許復故先是何鑄曹勛至金國見亶於春水開先殿具陳　上意金主命早來使人上殿

所請宜允仍出回書示之許還梓宮　太后且遣鑄等還　辛卯給事中知貢舉程克俊等言博學宏詞右承務郎洪遵教賜進士出身沈介石從政郎洪适並合格遵适弟也秦檜以所試制詞進讀　上曰是洪皓子耶父在遠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可與陞擢差遣　上又言遵之文於三人中最勝既遂以遵爲祕書省正字介适並爲敕令所刪定官自中興以來詞科入選即入館自遵始　是日鎮江府城外火延入城中遂及大軍倉燔米麥四萬斛蓼六萬束公私室廬被焚者甚衆守臣劉子羽坐貶秩時太平州池州蕪湖縣亦皆大火市井一空　三月壬寅普安郡王出閤就外第命行在宗室正任已上悉送之　辛亥　上謂大臣曰朕兼愛南北之民屈已講和今通好休兵其利溥矣士大夫狃於偏見以講和爲弱以用兵爲強非通論也　乙卯　上御射殿引南省舉人何溥已下是舉兩浙轉運司秋試舉人凡解二百八人而温州所得四十有二宰執子姪皆預焉溥永嘉人也

諭和利講之　宰執私舉永嘉人

朱勝非閑居録曰秦檜居永嘉引用州人以爲黨助吳表臣林待聘號黨魁名爲從官實操國柄凡鄉士具耳目口鼻者皆登要途更相扳援其勢炎炎日遷月擢無復程度是年有司觀望所解温士四十二名檜與參政王次翁子姪與選者數人前輩詩云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今不然矣

胡世將薨

洪皓忠義之報

丙辰趣復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薨于仙人關　辛酉秦檜等賀　上以皇太后有來期先是洪皓在燕先報　太后歸耗　上諭檜曰皓身陷敵區乃心王室忠孝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皓之二子並中詞科亦其忠義之報也士大夫苟能崇尚節義天必祐之　夏四月庚午　上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名主管台州崇道觀秦熺對策言天子建國右社稷左宗廟是故社稷不可無所依今神州未歸職方氏

殿策會議 附和

私奏熇爲偷魁

依舊分兩日唱名

獻奉迎兩宮錢

則考卜相攸莫如建康謂宜申飭有司早立宗社權爲定都之制舉人陳誠之策言聖人以一身之微臨天下之大惟度量廓然舉天下之人納之胷中而成敗得喪不能爲之芥蒂斯綽綽有餘裕矣成湯不愛犧牲粢盛以事葛伯文王不愛皮幣犬馬以事昆夷漢高祖解平城而歸飾女子以配單于終其身而無報復之心故韓安國稱之曰聖人以天下爲度光武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故馬援稱之曰恢廓大度同符高祖蓋帝王之度量兼愛四方之民不忍爭尋常以斃吾之赤子也楊邦弼策言　陛下躬信順以待天下又得賢相相與圖治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又

論吳越之事以爲使越王與大夫種范蠡不量力度時輕死而直犯之是特匹夫之勇而非賢君相所宜爲也有司定嬉第一誠之次之邦弼又次之擯引故事辭而降爲第二人特遷左朝奉郎通判臨安府賜五品服自誠之已下賜第者二百五十三人新科明法得黃子淳一人而已　辛未　上御射殿放合格特奏名進士胡鼎才等二百四十八人武舉正奏名陳鶚等五人特奏潘璋等二人是歲始依在京舊制分兩日唱名自是以爲例　辛巳江南東路轉運副使王曄等獻本司錢十萬緡銀五萬兩以助奉迎兩宮之費詔令户部撥收專充迎奉支用　上曰若常

泰棣陞閣職　鄭剛中宣撫陝川　選諸州官教　宮中不廢學　推場之法　住給僧牒

賦之外不取於民庶幾副朕愛民之意朕在宮中服食器用惟務節儉不敢分豪妄費常戒左右曰此中視錢物不知艱難民雖一錢亦不易出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惟在知小民之艱難朕不敢忘也自是四方率皆獻助矣　丙戌通判湖州秦棣直祕閣棣擯弟以其姪煃遜所得職名爲之請也　五月甲午川陝宣諭使鄭剛中爲川陝宣撫副使　甲辰詔諸州軍無教官處令尚書省選差既而禮部立到試教官法

　上謂宰相曰士大夫不可不學惟學故能攷前世興衰治亂以爲龜鑑則事無過舉而政皆適當矣朕在宮中未嘗一日廢也　乙巳軍器監主簿沈該知

盱眙軍措置推場凡推場之法商人貲百千以下者十人爲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泗州推場博易俟得北貨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待北賈之來兩邊商人各處一廊以貨呈主管官牙人往來評議毋得相見每交易千錢各收五厘息錢入官其後又置場於光州棗陽安豐軍花靨鎮而金人亦於諸州置場　丙午詔禮部住給度僧牒雖特旨亦令執奏先是臨安府乞度牒修觀音殿　上不與特給錢五千緡　上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二教或毀其象或廢其徒皆不適中往往而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勝矣　辛亥漢州布衣陳靖特補右

迪功郎靖獻中興統論于朝給事中程克俊等五人共薦之乃有是命　乙卯詔禮部依舊制試教官仍先納所業經義詩賦各三首會刑部無過下國子監看詳禮部覆考然後許試附省試院分兩場非取士之歲附吏部銓試院不限人數以文理優長爲合格

六月乙丑　上謂大臣曰近日雨澤沾足歲事有望誠可喜者秦檜曰此乃聖德感召和氣所致　上曰天人相因朕於人事雖敢不怠至歲事則當歸功于天也　鎮西軍節度使吳璘來朝召之也既對命坐賜茶　上問璘前此所以勝敵之方璘曰先令弱者出戰强者繼之他日　上以語輔臣且曰璘善用兵此正孫臏三駟之說一敗而二勝者也　己巳提舉亳州明道宮鄭億年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時朝廷咨金人書許以所索陝西河南人次第而遣惟億年得留焉　辛未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庶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　乙亥言者乞禁止父母在別籍異財之事　上曰此固當禁然恐行法有弊州縣之吏科率不均民畏户口大而科率重不得已而爲誠可憐者宜併申嚴科率之條乃善　己卯尚書省言金人使明威將軍高居安扈從　皇太后一行前來詔知閤門事曹勛充接伴使　壬午言者乞稍寬私鹽之律以謂州縣之間慘酷寃濫不知幾何欲

望小加裁損輔臣進呈　上曰古今異事今國用仰給煮海者十之八九其可捐以與人散利雖王者之政然使人專利亦非政之善也吳王濞之亂漢實使之使濞不專煮海之利雖欲爲亂得乎　癸未有舉子上書乞用王安石三經新義爲言者所論　上曰六經所以經世務者以其言皆天下之公也若以私意妄說豈能經世乎王安石學雖博而多穿鑿以私意不可用　秋七月癸丑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言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胡銓文過飾非益唱狂妄之說橫議紛紛流布遐迩若不懲艾殆有甚焉者矣伏望　陛下重行竄逐以伸邦憲詔銓除名新州編管　戊午詔忠訓郎吳拱令川陝宣撫司召試策一道保明取旨與換文資拱璘子也璘以初除團練承宣使恩例爲之請　上許之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張廣持不可　上覽奏謂大臣曰武臣換文資恐將帥之才後難得矣樞密使張俊曰試而後換可也　上大以爲然　乙卯詔廣南湖北沿邊偏遠州合納免行錢令提刑司相度量與蠲減　戊午新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宇文剛言湖外米平乞行收糴　上諭大臣曰水旱堯湯所不能免惟有以備之則民免流亡之患其即行之　八月辛酉朔金國都元帥宗弼以書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原也於是川陝宣

割方山和尚原地皇后淮何罷
讀書思聖意尤
王庶二子秦檜怨
論漢文唐太優劣

撫副使鄭剛中亦言和尚原自　紹興四年後便係劉豫管守不係吳玠地分合割還大金從之　丙寅　皇太后渡淮時　上遣皇弟韋淵往迓遂扈從以歸　簽書樞密院事何鑄提舉江州太平觀御史中丞万俟卨右諫議大夫羅汝楫交章論鑄之罪故有是命　丁卯　上與宰執論經術因曰朕每讀書未嘗苟必思聖人所以立言之意秦檜曰孟子云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上曰聖人以所自得者垂法後世又焉用欺秦檜曰　陛下以通經得五帝三王心傳之妙人臣何幸自古不遇治主之主則爲人臣誠有難處今　陛下以經術出治人臣因以託日月

之光傳諸不朽豈非幸會　上曰讀書不適用則不若愚人愚人猶無過讀書不適用爲患更甚檜曰　陛下持此心揆天下之事無不灼見底蘊矣　庚午責授鄜德軍節度副使王庶卒于道州許歸葬其子之荀之奇撫柩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讎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　甲戌御史中丞万俟卨爲參知政事充大金報謝使　上顧卨曰勉爲朕行卨頓首謝　上諭大臣曰和議既定內治可興秦檜對曰以　陛下聖德漢文帝之治不難致　上曰朕素有此志但寡昧不敢望前王檜曰漢文帝文不勝質唐太宗質不勝文　陛下兼有之　上曰唐太宗不敢望文帝其從諫多出矯僞檜曰文帝能容申屠嘉而太宗終恨魏證其爲眞僞可見　上曰朕謂專以至誠爲上太宗英明有餘誠有所未至也檜曰太宗之用智誠不及文帝之性仁也　上曰然

臣留正等曰唐太宗即位不數年天下氣象一變兵力强而天下畏服人才盛而政事修舉此漢文帝所不及者然人主盛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不知所以爲功文帝於此亦庶幾焉以其心術至誠故也太宗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不及文帝遠矣

丙子　上諭大臣曰聞大金內侍有用事者今內

侍中寄資有犯雖降官然俾物不滅何以勸懲今小者有犯可恕即恕不可恕即捷之庶使知懼且云唐末內侍如田令孜輩羣唱爲亂者良由天子縱之所致朕今在宮中都知押班御藥素號最親密者非時未嘗見見未嘗不正色　己卯　上謂大臣曰比聞大金中宮頗恣權不歸其主令所須者無非眞珠鞾韃之類此朕所不顧而彼皆欲之則侈靡之意可見矣宜令有司悉與以廣其欲彼侈心一開則吾事濟矣時金人又須白面猢孫及鸚鵡孔雀獅子猫兒　上亦令搜訪與之　上曰敵使萬里遠來其所須如此朕何憂哉　辛巳　上奉迎　皇太后于臨平鎮

論內侍用事弊
論敵奢侈

迎太后歸慈寧宮

初后既渡淮　上命秦魯國大長公主吳國長公主迓于道至是自至臨平奉迎用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普安郡王從　上初見后喜極而泣軍衛歡呼聲振天地　壬午　皇太后還慈寧宮后聰明有遠慮　上因夜侍慈寧語久冀以順　后意后令　上卧且曰聽朝宜早起不然恐妨萬機　上不欲遽離左右　后遂示以倦意　上不得已恭揖而退太后復坐凝然不語雖解衣登榻交足而坐至三四鼓而後就枕嘗謂　上給使者不必分宜通用之蓋分則自爲彼我其間佞人希旨必肆間言自古兩宮失歡未有不由此者

上事后謹

徽宗梓宮歸

龜鑑曰　太后之未歸也則諭以至誠　太后之將歸也則示以喜色臨平奉迎瞻慈容而感泣慈寧居養侍乙夜而忘疲壽慶啓燕稱觴舉儀雍雍乎其和也意有所向竭力供應肅肅乎其敬也當時父老童稚且歎曰不圖今日聖神母子重歡如此是其孝於事親何如也

庚子　上服黃袍乘輦詣臨平奉迎梓宮登舟易縗服百官皆如之辛丑　徽宗皇帝　顯肅皇后及懿節皇后梓宮皆至行在

史臣秦燾等曰　上既日新厥德專任一德之臣以爲腹心今日之舉非君相合德深見事情其克有濟竊惟金國爲中國患今十八年矣唯修好通和實今日至計前後用事之臣貪日窮年莫有以爲意者淵衷監觀利害既審任益大事實難其人爰出獨斷復命檜而相之其大節孤忠奇謀遠識蓋察之有素矣檜亦感不世之遇自任天下之重精白以承休德不退縮以避事不猜忌以妬功不疑貳以敗謀不矯激以沽譽其圖事揆策料敵制勝咸仰契聖心用能夙夜自竭以符特達委任之意敵亦知所畏服無復用兵有請必從不愆于素故上以安宗廟下以保黎庶送往事居又足以副天子寧親之孝一舉而衆美具焉無不悉如其意成效章章若此向之拱手以辛失謄口以興訕者皆歎服聖謨之不暇赧然羞汗悔前非之無及矣然是舉也危疑險阻蓋備嘗之非獨檜翊贊之難任檜之爲難也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饗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故臣等於今日之事亦云

大事記曰　紹興十年金國渝盟軍民皆歸咎於秦檜而檜傲然不動順昌既捷之後先竄趙鼎而人無敢言矣拓皐既捷之後盡罷諸將而兵隸御前矣向者戰敗而求和今則戰勝而求和矣向者戰敗而棄地今則戰勝而棄地矣向者使命之費

猶有限令歲幣銀帛各三十五萬匹兩而賀禮又有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錦綺千匹矣岳飛復唐鄧張俊吳璘復商秦吳玠復方山和尚原皆間關百戰而後得今吾不能有其地反盡割入于北聽其分畫矣世忠田金陵岳飛田鄂王之奇田兩淮吳玠田梁洋樊宴宗網田荊州皆累年經理而後成今吾不能屯田反使敵叛屯田軍于河南矣吾國之民不肯入敵殺之猶不從而朝廷必以與敵使遺黎飲泣內恨而中原之人心失矣李世輔不顧其親來歸兀朮畏避其忠勇乃置之謫籍而中原豪傑之心失矣士大夫流落北土家屬有在中國

者徇敵人之情而悉還之方其去時如赴井所而吾國衣冠之氣沮矣張俊深忌劉錡岳飛每言飛赴援遲而錡戰不力遂與檜謀斥錡而殺飛而天下忠憤之氣皆沮矣

龜鑑曰我　高宗皇帝所以徇奉春之拙謀壞祖生之壯志蓋仁孝之心有所感觸而不能不尒也故寧忍嫚書之恥而不忍廢務在養民之事寧割鴻溝之半而毋寧輟未央稱壽之儀敬觀聖訓有曰朕兼愛南北之民屈於講和非怯於用兵也若敵國交惡天下受弊朕實念之知此則可以知吾君之仁又曰北望庭闈踰十五年幾於無淚可揮無腸可斷所以頻遣使指屈己奉幣者皆以此也知此則可以知吾君之孝

是月朝廷荅金國都元帥宗弼書許以陝西地界金復遣知彰化軍節度使事賀景仁來分畫乃割商秦之半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原以大散爲界於關內得興趙原爲控扼之所　九月乙未信安郡王孟忠厚爲樞密使　壬寅大赦天下　乙巳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爲太師封魏國公是日檜入朝至殿門外　上遣幹辦御藥院江詁賜以玉帶使服之而入檜辭　上曰梓宮歸葬寧慈就養皆卿之功也

此未報百分之一不必辭　冬十月乙亥翰林學士兼侍講翊善程克俊僉書樞密院事秦檜之除太師也克俊草其制詞有曰廟算無遺固衆人之所不識征車遠狩惟君子以爲必歸檜大喜之　丁丑太師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秦檜進封秦魏國公用蔡京故事也檜辭不拜　太傅樞密使廣國公張俊進封益國公　庚辰詔諸路常平司見責官田並令見佃人增租三分如不願增者許人剋佃　辛巳詔廣西欽廉雷高化州所產鹽並令官賣內欽州所收錢赴州軍前送納　壬午太傅醴泉觀使福國公韓世忠進封潭國公太保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改封

分陝西地界　賜秦檜玉帶　程克俊草制　增賣官田租官賣廣西鹽

置福建茶提舉

國公　丁亥詔福建專置提舉茶事官一員置司建州先是建州歲貢片茶二十餘萬斤葉濃之亂園口亡散遂罷之以市舶官兼茶事　上祀明堂于臨安始命市五萬斤爲大禮賞已而都督府請如舊額發赴建康召商人持往淮北既而官給長引許商販渡淮及興榷場遂取臘茶爲榷茶本尋禁私販官盡榷之上京之餘許通商官收息三倍及是將罷建茶於臨安始別置提舉官專一發賣　十有一月壬辰左朝散郎黃達如言　太后回鑾梓宮還闕兹爲盛事望宣付史館然後褒功罰罪大明黜陟將前日異論沮謀者明正典刑其力主和議者重加旌賞庶上慰

徽宗　二后在天之靈少紓　太母留滯抑鬱不平之氣詔禮部侍郎兼實錄修撰王賞編修付史館

達如建陽人嘗知南雄州以贓罪爲提點坑治官韓球所按代還奏事乃上此奏焉　癸巳樞密使張浚爲鎮洮寧武奉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奉朝請封清河郡王初太師秦檜與浚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浚故浚力助其謀及諸將已罷而浚居位歲餘無請去之意檜乃令殿中侍御史江邈論其罪邈言浚據清河坊以應讖兆占承天寺以爲宅基大男楊存中握兵于行在小男田師中擁兵于上流他日變生禍不可測　上曰浚有復辟功無謀反之

黃達如罪狀異論人

張浚罷

李椿年行界經乞

□□□□□□□□□□□□□□□□□□□□□□□□□□□□言
□□□□□□□□□□□□□□□□□□□□□□□□□□□□郎李椿
□□□□□□□□□□□□□□□□□□□□□□□□□□□□推割不行三衙
□□□□□□□□□□□□□□□□□□□□□□□□□□□□司走弄稅名五詭名寄
產六兵火後稅籍不信爭訟日起七倚閣不實八州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户自陳稅籍不實十逃田稅偏重故稅不行且言臣聞平江歲入昔七十萬斛有奇今按其籍雖三十九萬餘然實入才二十萬耳詢之土人其餘皆欺隱也望考按數實自平江始然后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　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乃詔專委椿年措置椿年請先

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爲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從之　乙未檢校少保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爲少保國朝故事未有以保傅爲管軍者論者惜之　己亥詔太學養士權於臨安府學措置增展先是言者屢請復太學以養人才上以戎事未暇至是謂宰執曰太學教化之原宜復祖宗舊法程克俊曰東晉設學於鼎沸之中令兵息矣興學正其時也秦檜曰久有此議令當舉行之乃命禮部討論取旨　辛丑言者論　陛下斥逐姦邪與腹心之臣一德以定大計大功巍巍超冠□□臣愚慮前日不得志之徒未即丕變作爲不靖□□

始以保傅管軍

太學復議

言者乞異論竄

責士大夫盡心職業選學官先德行六曹寺監法成熊彥詩阿奉檜始除太學

公器處天口口大夫要使人人盡心職業朕何愛爵祿哉　庚午禮部乞太學養士權以口口人爲額上曰太學師儒之官雖選經術當先德行要使士子化之以厚風俗　壬申太師秦檜等上重修六曹寺監通用敕令格式四十七卷申明六卷看詳四百十卷詔頒行之　丙子主管台州崇道觀熊彥詩知永州彥詩坐趙鼎客閑廢累年及是秦檜除太師彥詩以啓賀之有曰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及在前獨奮安劉之略檜喜繇是稍復録用　庚辰高閌守國子司業開注爲太學正始除學官也　上覽除目曰朕一無所好惟閱書作字自然無勸尚書史記孟

子俱寫畢尚書寫　過左傳亦節一本　癸未以太師秦檜生辰錫宴于其第自是歲爲例　初陝西連歲不兩至是涇渭灞滻皆竭五穀焦槁秦民無以食爭西入蜀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以誓書所禁不敢納皆散去餓死其壯者北人多買爲奴婢郡邑蕩然矣

上喜閱書作字秦檜生日錫宴　陝西多民飢死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八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九

原闕

以下乃乾道二年

申明批書印紙法　除浙西田

獲而鑛統制官之秩雖王公述以親近而不免以監司之按劾而停帥臣之任雖李道以戚里而必行此天下所以咸仰　壽皇聖斷之英明也

己亥臣僚言　祖宗留意考課之法王安石始罷之欲望遵用　太宗故事應監司郡守朝辭日別給御前印紙歷子至於興某利除某害各爲條目每考令當職官吏從實批書任滿精覈詔經筵官參　祖宗法與見行條制務要適中可以久行　是月除浙西圍田以其壅水害民田故也　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葉容罷以臣僚論列也仍將納賂求差遣人林懋能周良臣送大理寺　五月甲辰進呈饒州闕

選材不較資格　勉臣大任　不歷郡除郎　看詳投獻文字　責監司守臣備荒

守臣葉容等擬俞翊且言其作邑有聲都陽大郡但此人履歷未深　上曰選材治劇亦不須較資格也可依擬差　丁巳　上宣諭宰執曰近日臣僚劄子多言大臣不任事卿等更宜勉力如朕有所不至處卿等須來理會或事有不可任但來執奏　庚申御筆不曾任守臣不得除郎官魏杞奏其間却有任監司人未審合與不合除授　上曰監司察州縣者也事同一體　丙寅詔令後看詳四方投獻書劄文字擬定等第將上　丁卯詔行下諸路監司守臣察令秋有田禾不熟之處預先講求救荒之政如將來水旱去處却致無備必寘于罰如備預有方當議推賞

罷兩浙舶司　乾道新書成　詔舉制科　以平理否令守　印給兩淮交

子　申任銓法嚴于試

州縣等官在任有合支請往往援例請過官錢理宜約束詔帥臣監司覺察　是月罷兩浙市舶司以言者論兩路市舶所得不過一萬三千餘貫而一司官吏請給乃過於所收故也　乾道新書成　詔舉制科許侍從薦舉或監司守臣解送及權罷注疏出題　廣西提刑張維奏曰昔漢宣帝嘗曰庶民各安於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臣令攷察守令以政平訟理爲臧以政不平訟不理爲否而臧否之中復有優劣凡臧之品有三否之品有二詔諸路監司帥臣依張維所奏察本路守令限兩月各具臧否以聞不得連銜　是夏初令戶部印給交子三

百萬緡行於兩淮不得過江南　秋七月乙卯臣僚言出官人銓試中而後使之從仕　陛下之命也近親將仕郎都謙亨差監潭州南嶽廟本人係　隆興元年八月內因父致仕陳乞恩澤補官既未曾銓試又補授未滿三年　陛下法令如此之備甲令如此之嚴必欲違庶臣所未曉也乞指揮令後初出官人陳乞差遣先令吏部具本人曾與不曾銓試申尚書省然後取旨除授詔都謙亨嶽廟差遣更不施行餘並依奏令後執政常遵近制仍戒諭後省官毋再忽慢　庚申執政內殿進對　上曰前日一兩之後想見禾稼秀實魏杞等奏浙中田閒正望此一兩兼聞

治臺諫聞風失實

江東亦自豐熟　上曰今歲秋成可望甚可喜也奏事訖杞等退而私語曰主上憂勤如此與夫必待進戒而後知稼穡艱難者遠矣　八月丁丑進呈內東門司申內人紅霞帔韓氏得旨轉郡夫人即依外命婦支給請受據戶部供外命婦郡夫人即無祿令上曰祿令如此朕不欲破例此事且已朕禁中自理會也

臣留正等曰爵祿者人主所以奔走天下也不可以輕用之法令者人主所以維持國家也不可以自壞之　壽皇聖帝欲爲一宮人增俸顧祿令不可而止則其重爵祿守法令之意可以類推矣此

萬世子孫所當觀法也

丙戌詔林安宅王伯庠論葉容姪元淵受周良臣請求贓事訊驗無跡事干大臣風聞失實林安宅可罷同知樞密院事王伯庠罷侍御史丁亥進呈周良臣等案　上曰林安宅王伯庠昨日之罷亦非得已若不如此行遣自後大臣必爲人汙衊受曖昧之謗周良臣等可疎放林安宅可筠州居住　是月降會子交子各二千萬均發於鎮江建康兩榷貨務如兩淮人過江南許將交子於務場換易會子江南人過兩淮亦聽用見錢或會子就務場對換交子行使

九月丙午知鄂州汪澈劄子臣頃任御史嘗舉選人

汪澈繆舉自劾

李允升以贓汙送大理寺所有臣繆舉之罪望有司施行詔特降兩官　甲子詔令後臺諫侍從章奏各置一簿隨所上錄之一以留禁中時備觀覽一以授大臣使之詳閱有事已行而輒廢或行而以法有礙於民未便及監司郡守言與事違者各以時糾之從祕書少監汪大猷請也　是月溫州水災遣使賑之

置奏章溫水

地震　知上元縣李允升坐贓貸死決配建康帥守王佐坐容縱允升尋醫離任追兩官勒停建昌軍居住提刑袁孚以失按降一官　禮部員外郎莫濟爲司農少卿魏杞奏曰濟嘗中詞科且掌南宮牋奏但恐議者以爲蹊徑未是　上曰中都官初不分清

中都官不分清濁

濁如司農責任亦甚重以士人除授亦無害也濟尋奏言爲治在於任人任人在於責實任人而不能久則賢而能者無以見其長惡而不肖者得以逃其罪雖有責實之政將安所施今輔相大臣或數月而已罷寺監丞簿郎曹卿監不踰歲而輒遷恐進退人才似乎稍驟也詔所論甚當凡百執事各勤乃職期底于治　汪大猷奏乞令諸帥不拘部曲各精擇三兩人必實言其或智或勇或知其有某材可用或舉其任某事可取悉以名聞分命文武禁近之臣更迭接見與之談論兵家之務然後賜對便殿略其言語儀矩之失取其材力謀略審其可用試之以事立功則

莫濟言責實在久

命諸帥薦部曲

上聞樂過

舉者同賞敗事則罰亦如之詔從之　冬十月乙亥吏部尚書陳俊卿進對奏臣典選事但當謹守三尺檢柅吏奸至於愚暗所見或未到亦望聖慈宣諭時時訓敕之君臣之分雖嚴而上下之情不可不通　上曰卿言是也朕或有過卿亦宜盡言俊卿奏自古惟唐太宗能導人使諫所以致正觀之治　上曰每讀太宗事未嘗不慕之若德宗之忌刻不樂人言未嘗不鄙之　上退御講筵講罷　上曰朕雖無大過豈無小失卿等不聞有所規諫恐思慮有所未至賴卿等補益周執羔等奏曰　陛下聖明事無過舉　上曰卿等若只備位非所望於卿等梁克家奏容臣

等退思苟有闕失不敢不盡言

臣留正等曰臣等每讀唐史切見唐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太宗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說乎遂歷舉羣臣得失以面戒之導諫如此亦足以見其眞情矣今觀　壽皇聖帝所以咨諏近臣者殆與太宗如出一口乃知聖明樂於聞過所見略同夫豈徒曰慕之而已矣

周執羔嘗進對　上曰卿有所言朕未嘗不行然有過失卿當直言有司之過失亦當言之　進呈知

災異當懼修省

温州劉孝韙劄子以本州大水之後乞降度牒應副修築塘埭事　上因言朕近日覽　神宗紀見是時災異甚多何故魏杞等奏天出災異譴告人君正如父母訓飭爲人子者不必問自己有過無過但當恐懼修省而已　上曰卿之言甚善若不恐懼修省自取滅亡之道也

臣留正等曰災異之說經傳言之備矣大抵恐懼修省則能變災爲福玩而不戒則危亡隨之此必然之理也詩稱宣王不言其無災而言其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故　主中興之美書之論禁曰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佚有辭推

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興亡之決端在於此大哉　壽皇聖帝之訓曰若不恐懼修省自取滅亡之道也其言實與六經相爲表裏自非聖學高明誠心寅畏又安得及此言乎

論法擾之役

已丑臣僚言役法科擾大略有弓兵月巡之擾有透漏禁物之責有捕獲出限之罰有將迎擔擎之差有催科填代之費有應副按檢之用有承判追呼之勞凡此之類皆役法之所深懼若蒙朝廷約束無復如前科擾天下幸甚詔監司常切覺察　是月先是饒州歲貢金一千兩詔減十分之七　兩浙　十有一月辛丑執政進呈次　上出吳益妻趙氏乞故夫

不降中批

戒致私執第見客

遺表恩澤奏異姓　上曰不知前此有無體例可以行否魏杞等奏容檢照舊例　上曰令後有文字更不批出只與卿等理會庶幾不錯杞等奏若無例臣等亦不敢行　陛下欲只與臣等理會如此政令豈有過舉者

臣留正等曰朝廷命令與大臣謀議而出之既出之後有給舍以駁正有臺諫以論救此所以刑賞適中而事無過舉也若乃旨從中出則事關綸言有司難於論執偶有論執而命令已行人主亦憚於反汙往往隱成憲而啓倖門必自是如昔富弼言於　神宗曰內外之事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

亦不是爲君之道況事有不中則咎將誰執　壽皇聖帝於吳益妻趙氏之請聖訓及此眞可謂得爲君之道矣

乙卯詔執政私第接見賓客除侍從稟議職事外其餘呼召取覆官止許各接見一次　丁巳殿中侍御史單時言伏覩制旨監司於所部保明郡守郡守於所屬保明知縣縣令治狀顯著令中書門下省籍記取旨甄擢然人之才術各有分量吏之治迹未易猶攷臣願訓敕監司郡守列其所舉之人治狀之目詳著于薦書然後大明賞罰舉得其實則受上賞舉失其實則寘重憲庶幾選舉之法得矣從之　甲子

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教場次幸白石教場抽摘進呈三司軍馬有旨慰勞錫賚諸將鞍馬金帶以及士卒賞皆有差時久陰曀暨　皇帝出郊雲霧解駮風日開霽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之志未嘗一日而忘中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間練軍實除戎器選將帥厲士卒所以爲武備者無所不講白石之蒐隆冬出郊親御鞍馬夫豈徒爲文具而已故臣敢因斯事以推明聖志之所嚮焉

大事記曰自　乾道二年大閱于白石四年大閱于茅灘　上親御甲冑指授方略　淳熙以來或

幸玉津園宴射或大閱于龍山而鐵簾之射初自　聖意偏校小卒皆得奏技于萬乘之前以希一命之賞而武事精矣

是月起居舍人洪邁直前奏臣幸得以文字薄技待罪屬車間每侍清閑之燕獲聞玉音凡所樀諭莫非中的微言善道可爲世法退而執筆欲行編次而攷諸起居注皆據諸處闕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歷時政記亦莫得書故使洋洋聖謨無所傳信臣伏覩今月五日給事中王曮進講春秋莒人伐杞言周室中微諸侯以强淩弱擅相攻討殊失先王征伐之意上曰春秋無義戰周執羔進讀三朝寶訓論文章之

聖語至當　修賦祥記注　汰弱老兵　定用制經國

弊　上又曰文章以理爲主陳巖叟等奏刑部事上曰寬則容奸急則人無所措手足此數端皆承學之臣自夜探討累數百語所不能盡而　陛下蔽以一言至明至當然記言動之臣弗能宣究恐非所以命侍立本意欲望聖慈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仍乞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庶幾百代之下咸仰聖學以迹聰明文思之懿從之

步帥陳敏言本司所管官兵二萬餘人今汰去老弱二千餘人以所請錢米論之歲費四十八萬貫推究諸處共約有三十萬餘人以十分爲率汰去一分老弱計三萬人每歲可省七百二十萬貫如是則費用

省而國自富老弱去而兵自強矣從之　十有二月庚寅左司諫陳良祐奏今之言利者多要生財生財乃所以病民國用愈見不足願取見一歲賦入之數其取於民者已過則從而蠲免之以寬民力取見所養官吏與兵之數其可省者從而省之常令財用十分以七分養兵與官吏三分以備非常如此則上下兼足　上曰朕常有志放免和買及折帛等錢以寬民力但如今未暇良祐奏舊來本無此等錢皆是軍興時科取講和之後依舊不除令取於民者竭矣若制節國用令出入有度稍有蓄儲即可行　陛下之志矣　上曰因卿之言當定經制

命宰執制用兼國

臣留正等曰寬民力定經制　壽皇聖帝意也然寬民力者惟納已節用則可行定經制者惟量入爲出則可久

辛卯詔朕惟理國之要裕財爲重夫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量入爲出可不念哉自今宰相可帶兼制國用使參政可同知國用事庶幾上下同德永底阜康

臣留正等曰冢宰制國用見於王制甚詳自漢陳平有治粟內史之對後世信之遂謂錢穀之問非大臣所宜與夫商功利榷毫末立法以牟取民利是誠非大臣事也至於出入贏縮之度上下損益

之理此正古冢宰之所職者身爲大臣乃漫焉不知其凡可乎　壽皇聖帝之以宰執制國用也蓋欲量入以爲出以足百姓者而足國則其所以責任之道誠有合於先王遺意故明著之使後世有

考焉

丁酉起居舍人洪邁奏天下萬務出命于中書審于門下行於尚書所以敬重政令期於至當而已初無文武二柄東西二府之別也今三省所行事無巨細必先經中書畫黃宰執書押既圓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而給事中書讀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黃具奏以聽　上旨惟樞密院既得旨即畫黃過門

密院文書始口共

樞密院白

葉容魏杞並相

用陳俊卿忠儻

仲慶執外宰得人

下而中書不預則封繳之職微有所偏況今日宰相樞臣兩下兼領因而釐正不爲有嫌欲望詔樞密院自今以往凡已被旨文書並關中書門下依三省式畫黃書讀以示欽重出命之意詔從之然樞院機速事則不由中書直關門下省謂之密白　是月以葉容魏杞爲左右僕射簽書蔣芾兼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兼權參政先是　上猶未能屏鞚戲又將遊獵白石俊卿時爲吏書上疏力諫後數日入對　上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儻朕決意用卿矣俊卿再拜謝　上曰朕在藩邸已知卿爲忠臣矣　兵侍陳巖肖因對奏近覩宣麻並拜左右二相同日除參樞二

執政中外相慶以爲得人然臣以爲大臣當稍付之以權使之任天下之責　上深嘉納　曾覿龍大淵以舊恩竊寵士大夫頗出其門言事者語或及之往往獲罪時陳俊卿受詔館北使大淵爲副公見外未嘗與交一言大淵造門納謁亦謝不見一日中書舍人洪邁見俊卿曰人言鄭聞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俊卿曰不知也詰語所從邁以大淵對俊卿他日入對畢具以邁語質於　上前曰臣不知此等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其密伺而揣之於外以竊弄陛下之威權也　上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必竊聽而得之卿言甚忠當爲卿逐之俊卿再拜謝退未及門

曾覿龍大淵

北使爲陳俊卿屈

已有旨出二人於外矣中外快之　敵使來庭俊卿以故事押宴使者致私覿其狀花書而不名俊卿却之掌儀懼白俊卿恐生事俊卿使語之曰今日豈當用辛已前故事耶使者詞屈乃問俊卿爵里甚悉而易狀書名以遣曰特爲陳公屈耳自是遂爲例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九

戒官執意
獄探政

戒臣意穀
儒留金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十六

孝宗皇帝六

乾道三年正月甲辰內降詔曰獄重事也稽者有律當者有比疑者有獻持巧心設貳端者有禁朕選任廷尉理官以法付之而比年以來顧以獄情白于執政探取旨意以爲輕重甚亡謂也夫人臣舉要有司致詳閱寔之初五聽參具在彼有情在我有法相當而已而又何咨焉繼自今其祇乃心敬于刑惟當爲貴毋習前非不如吾詔吾將大寘于罰罔有攸赦癸丑何逢原除金部郎官　上曰恐儒者不負留意金穀事如呂揩問簿籍都不知卿等可面諭何逢原

令留意職事

臣留正等曰户部理天下財穀郎位其間者有五而司珍之責莫重焉爲郎於此而恬不以事爲意則均節邦之財利攷其簿正奠其地守以制盈虛之柄者將孰任其責也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夫委積芻牧之微雖聖人未嘗有不屑爲之心也而況司珍之事又有大於委積芻牧者乎　壽皇聖訓與夫子若符節

是月度支郎唐璚言自紹興三十一年即造會子至乾道二年七月共印造二千八百餘萬道止乾道三年正月六日以前措置收換外尚有八百餘萬貫在民間未收今來諸路綱運依近降旨揮並要十分見錢故州縣不許民户輸納會子致流轉不行商賈低價收買輻湊行在所以六務支取擁併喧鬧令欲給降度牒及諸州助教帖各五千道付權貨務召人依見立價例全以會子進納庶幾少息擁併之弊而會子在民間亦不過數月便可收盡詔先次給降度牒并助教帖各五百道候出賣將盡取旨接續給降大事記曰楮未至於滯也而已慮其滯隆興元年廣行堆垛本錢以給之楮未至於輕也而已慮其輕淳熙二年多出金銀以收之楮未至於多也而已慮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見在之數故趙雄謂聖慮深遠不復增印民間艱得自然貴重而楮幣通矣

給牒教收
度助帖會

兩淮通行銅錢會子

中書門下省言昨來支降交子付兩淮行使緣所降數目過多及銅錢并會子不許過江是致民旅未便令措置令銅錢會子依舊任便行使應官司見在未支交子令差人管押赴左藏庫交納　二月壬申上曰朕已草得一指揮理會財用少頃降出　御筆云自後宮禁內人并百官將校軍兵諸司人每月初五日國用房開具前支過已上五項請給數目并非泛支用造冊進呈便從此月爲始外路軍馬可降

造冊開具支用

蔣帝
每見財用根源

用不倫人求

以主儉敗自修儉

式樣付諸路總領逐月開具自此遂爲定式　上謂輔臣曰蔣參政理會財用已尋見根源初蒂因謝新除留身奏云方今費財最甚者無如養兵近見陳敏揀汰二千人戚方揀汰四千人夫汰兵固良法然今日之兵多是有官人與之外任依舊請券錢又添供給雖揀之於內添之於外亦未見其益既減六千人必又招六千人填額則是添六千人耗蠹財用矣契勘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住招一年半內可省三百八十萬貫候財用稍足可逐旋招收强壯訓練而用之不惟省費又可兵精因奏紹興以來初分五軍并內外諸軍分合添減之數上以爲然故有此宣諭　乙亥架閣衛博論用人宜錄所長棄所短　上曰卿言極是用人不當求備知禮者必不知樂知樂者必不知刑若得其人不當數易宜久任以責成功　丁丑　上言金主酋王禽荒日事田獵修造宮室土木之工不止後宮亦多其侈靡又過於顏亮大與初即位時不同要之人主修心一主其弊至此朕每以自儆戒卿等見朕有過亦當規正

臣留正等曰　真宗即政之初宰相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何者富貴不與侈靡期而侈靡自至其勢然也是以古之聖哲之主不以天位爲樂而每以天下爲憂天下雖有覆盂之勢而未嘗無臨深履薄之危斯民雖有載舟之心而未嘗無朽索馭馬之懼然則侈心蕩習果何自而投吾之隙哉　壽皇慨然有感於敵國而益深儆戒之念且諭大臣以爲見朕有過亦當規正由此觀之豈特盛德大業光華于二十八載之間而已所以遺聖子神孫者家法亦嚴哉

慨功業不如唐太宗

清中書之務

蔣帝奏臣近朝德壽宮恭聞　太上皇帝玉音云主上勤儉過於古帝王　上曰朕亦自以爲勤儉無媿唐太宗惟是功業達不逮太宗蔣奏功崇惟志陞下既有此志守之以不怠何患功業之不成

臣留正等曰功業非志不立非勤不成是以有天下者以志爲先而以勤終焉觀　壽皇功業不逮太宗之一言則其志未嘗一日而不在乎中原也雖然功業因變而後見者也功業因變而後見則敵釁之未開事機之未至　壽皇之素志固將有所屬歟若夫舉神器以授聖子而游心玩意於希夷之境此又唐虞揖遜之盛非太宗之所敢逮也壬午起居舍人洪邁奏兩省每日行遣録黃文書盈於几閣多有常程細故不足以煩朝廷專出命者使中書之務不清無甚於此　上曰朕嘗見通鑑載唐太宗謂宰相聽受辭訟榮於簿書日不暇給因勅

周將人才　賜官書將兵　不成充衛差里環

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朕見欲理會卿所論可謂至當
臣留正等曰先儒蘇軾曰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
天子之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夫不
知其它者將遂漠然而無所事歟曰非也問天下
之財則屬之大農問天下之獄則屬之廷尉問天
下之兵則屬之樞密而宰相者日與天子揆道於
上聽其治要而責成焉爾乃欲使之敝精神於一
大有司之事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
下回心而向道者何時而可議也　壽皇因洪邁
有欲清中書之務之說遂謂唐太宗嘗勑尚書細
務屬之左右丞可謂揆之所在矣中書之務何患

不清哉
宣諭葉容曰今日可進入武臣薦舉兵將官冊子
朕欲周知其人容奏宜於無事詢訪以備緩急陳俊
卿奏陛下曾記得王存否其人似尚可用　上曰朕
識之鹿鼎暴之人今老矣智力皆無所用也　乙酉詔
降下武經龜鑑孫子令密院差使臣一員給賜鎮江
都統戚方建康都統劉源仍令選擇兵官各賜一本
乙未進呈環衛官元有指揮不許差戚里前日得
旨差潘才卿有礙元降指揮　上曰卿等如此理會
甚好可別理會
臣留正等曰天子不能無私恩而公法之守則一

講備禦策　論兵難養最　以敏高郵把陳　內選軍教鋒

付之臣下而吾無容心焉而後天下之名器始不
能輕以畀人矣環衛之職將以爲將帥之儲也是
以　壽皇有不除戚畹之旨而才卿乃復得之豈
一時之私恩有不能遽絕耶大臣以爲有礙前旨
可謂善守天下之公法者也　壽皇嘉歎其請遽
命改除自非不以公徇私不以恩廢法曷克爾哉
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壽皇之謂矣
戊戌諫議陳天麟言近探報敵聚糧增戍以其太
子爲元帥居汴宜擇將帥預講禦備之策　上曰此
今日急務昨王琪請築揚州城卿等見文字否葉容

奏琪至都堂議論尚未定魏杞奏淮東之備宜先措
置清河楚州高郵一帶庶可遏敵糧道　上曰若把
定高郵不放糧船過來則敵不能久留淮上自當引
去也　三月庚子宰臣葉容乞抽回江州兵馬　上
曰此豈得已亦要熟商量近來招兵練兵皆容易惟
養兵最難此豈有定論他時財賦有餘自可增招容
又奏昨日陳敏對陛下必已分付六合事　上曰亦
說却欲帶步司人去容奏陳敏甚曉地利且有志立
功名　上曰若陳敏等守高郵甚好却別擇一步帥
亦難得人　是月宣押殿前司選鋒軍九百人騎入
內射　夏四月丙子宣殿前司選鋒等軍五百八十

二人車二十四兩入內教　庚寅右軍統制張平奏事　上曰兵謀務要決勝不得輕發有功者雖雠與賞有罪者雖親與罰　是月併利州東西爲一路以吳璘爲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兼知興元府璘尋薨初璘病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無棄四川無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璘爲人剛毅靖深喜大節略苛細讀史傳曉大義其御軍恩威兼濟士卒樂爲之用每出師指揮諸將風采凜然無敢犯令者故所向多捷玠死璘爲大將守蜀捍禦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其威名亞於玠其選諸將多以功有告以薦材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令以小

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故所用後多知名嘗著兵法二篇追封信王謚武順　五月戊申　上曰昨批韓曉奏狀知隨州林嶷放罷如此處置莫是葉容奏臣昨見言者論罷韓曉臣知林嶷陰遣其家屬在行在納短卷於臺諫臣方欲再開陳令　陛下批出可謂明見萬里之外陳俊卿奏近日此風頗盛是使監司不敢按郡守郡守不敢按縣官　上曰此風誠不可長朕方欲手詔戒諭臺諫辛酉王炎奏近來士大夫議論太拘畏且如近詔王琪至淮上相度城壁朝士皆紛然以爲不宜　上曰此何害儒生之論真不達時變昔徐度言通世務者

在乎俊深朕與卿等當守此議論他不足卹　是月賑泉州水災　安奉　太宗　眞宗玉牒及　三祖下僊源積慶圖　哲宗寶訓　六月癸酉　上曰朕欲依　祖宗故事先令有司具因情款前數日進入朕親閱之可釋者釋之可罪者罪之庶不爲虛文可降旨揮令後並依　祖宗典故　丁亥度支趙不敵言將帥未必知兵徒務聲勢今日添使臣明日招效用但資冗濫未見精雄　上曰此正中今日將帥膏肓　是月命知院虞允文宣撫四川代吳璘也允文尋言虔州義士金州保勝軍見管七千餘人皆建炎紹興之初自相結集固守鄉閭最爲忠義而州縣全

不加卹分占白直應副往來又有都統司差役科擾欲乞差皇甫倜爲利州東路總管金州駐劄令專一主管於農務隙時往來教閱或緩急有警可責令分守諸關從之　秋七月辛亥臣僚言戶部申請諸路並限一季出賣官產拘錢發納且以江東西二廣論之村墟之間人戶彫疎彌望皆黃茅白葦膏腴之田耕猶不遍豈有餘力可買官產今州縣迫於期限且冀有厚賞不免監錮保長抑勒田鄰乞寬以一年之限戒約州縣不得抑勒如有違戾重賞典憲從之癸丑諫議陳良祐奏民間傳邊事多是兩下說成爲備雖不可已要不可招敵人之疑如近日修揚州城

任敏儆東淮備禦　議置副都統　郭剛為中軍所伏　論孫保子不守法度

衆論以為無益　上曰正欲為備如何無益良祐奏萬一敵人衝突兵不能守則是為敵人築也今遣二三萬人過江敵人探知却恐便成釁隙　上曰若臨淮則不可在內地亦何害良祐奏更願審思今日為備之要者無過選擇將帥收蓄錢糧愛民養士　上云卿言甚是　甲寅　上曰淮東備禦事此須責在陳敏萬一有警却恐推避誤事卿等宜熟與之謀魏杞奏臣等非與陳敏約敏亦自任此事今朝廷但當稍稍應副之而已　上曰是　是月以皇太子惜疾大赦天下尋覺　閏七月丙寅朔宣諭曰朕欲江上諸軍各置副都統一員令兼領軍事豈惟儲他日統

帥亦使主將有顧忌不敢專擅作過　戊寅郭剛除鎮江副都統　上曰郭剛之除聞鎮江軍中甚喜葉容奏郭剛甚廉軍中素所推服　庚辰上論理檢院故事因謂葉容等曰朕常思祖宗創立法度以貽後人後世子孫不能保守極可惜　上又曰創之甚難壞之甚易蔣芾曰臣嘗記元祐三年進士第一人李常廷試策破題四句云天下至大宗廟社稷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　上曰誠為明言芾奏所謂壞者非一日遽能壞也人主一念慮之間不以　祖宗基業為意則事事放倒剛致敗壞故人主每欲自警戒常恐一念慮之失　上曰朕非

閩中鹽筴五弊　劉珙言可斷不獨

獨自警戒而已且憂後世子孫不能保守為可惜也

癸未臣僚言閩中鹽筴之弊有五官鬻浩瀚而本錢積壓不支間或支俵而官吏尅減計會糜費貧民下戶皆不樂供官而大半鬻於私販一也綱運之人非巨室則官戶戴縣官之舟藉縣官之重影帶私鹽出鬻二也州縣斥賣多置坊局付之胥輩其權秤之減尅泥沙之雜和官皆不之問私儥輕而官儥重官鹽雜而私鹽真鄉村之民大半食私鹽故官鬻不行三也巡尉未嘗警捕但日具巡歷申於官長月書所到真於驛壁私販猶商莫之誰何四也今之邑敦責官食鹽與夫借鹽本錢者多是給虛券約綱到數日支

給甚至抛數賣之數付之者保擬及僑户其見在鹽却封樁不得支出謂之長生鹽若人户不願請鹽只納數數之半以貼陪官將官鹽貯之別所以添後日之數謂之還魂鹽猶吏攬撲民户貼陪錢請鹽出賣出息則與邑均分謂之請鈔鹽五也況閩中崇岡峻嶺淺灘惡瀨商旅興販流轉實難故鈔鹽之法不可行乞講究利害盡革前弊明年二月施行　癸巳劉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衆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焉剛愎所以蔽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

劉珙論羨餘和糴

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又論羨餘之弊曰州縣賦入有常大郡僅足支遣小郡往往匱乏而近者四方尚有以贏餘獻者不過重斬苗米或倍稅商人至有取新賦以讀餘錢捐積通以與州郡無以自給不過重取於民此民之所便一也和糴之弊湖南江西爲尤甚朝廷常下蠲免之令遠方之民舉手相賀曾未數月又復分拋州縣既乏緡錢將何置場收糴民間關引無用則與白著一同倘有以革綱運之弊自可減和糴之數此民之所以未便二也望詔止之　上嘉納尋以珙爲翰林學士　珙嘗從容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以爲高

劉珙論王學之聖

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於是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惟其務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　上亟稱善

禁兵官交結內侍

八月乙未朔　是月禁兵官交結內侍時鎮江軍帥戚方刻剝役使軍士嗟怨言者及之陳俊卿奏外議

治內侍賄賂納罪

內臣中有王方者　上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可貸亦當併治左右素王方者以警其餘即詔罷方而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其贓狀獄成陳瑤決配循州李宗回等降罰有差於是詔戒兵將官交結內侍公行苞苴自今有違戾必罰無赦　上又諭輔臣以建康劉源亦嘗有賂於近習方思有以易之今欲且遣王抃至彼檢察姦弊留數月而後歸蔽新帥之來不至循習俊卿又奏曰今日遴選主將則猶弊當自革矣　上曰政恐未得其人耳俊卿曰苟未得人更宜精擇既已委之則當信任令未得其人已先疑之似非朝廷所以待將帥之體且軍中財賦所以激

陳俊卿論待將帥

勸將士但主帥不以自私則其他當一聽之令檢掘苛細動有拘礙則誰復敢出意繩墨之外爲國家立大事乎況朝廷所以待將帥者如此使有氣節者爲之心必不服其勢必將復得姦猾之徒則其巧思百出弊隨日滋又安得而盡革耶今不慮此而欲獨任一介單車之使以察之政使得人猶失任而無益況不得人則其弊又將不在將帥而在此人矣　上納其言罷抃不遣　大霧雨寧執求罷不允詔內外察獄

大雨減膳慮囚

令太官早晚並進素膳戊午慮囚　九月丁丑翰學劉珙進讀三朝寶訓至淳化五年　太宗謂近臣曰太祖實錄或去多有漏落當命官重修因歎史官才

史官兼要識學才

論檢放之弊

論僧牒之弊

申禁獻羨餘

難蘇易簡曰大凡史官宜去愛憎近者扈蒙修史紊爲人怯懦多疑忌故其史傳多有脫落　上曰善惡無遺史臣之職珙奏云史官以學識爲先文采次之苟史官有學識安得愛憎怯懦疑忌　上曰史官要識要學要才三者兼之　臣僚言檢視災傷官司未嘗遵承每差州縣官到隨行征求皆有定例然後擇打疃中近年瘠薄之田先往視之名曰應破又擇今歲偶熟之處再往視之責以妄許名曰伏熟重爲民困望詔守臣選差練曉清强官公心考覈申飭監司廉行按舉所差官污廉勤惰公正誣罔悉以上聞從之　是月陳良翰言昨立住賣度牒二十餘年人民

生聚不爲無益辛巳春邊事既作用度浸廣乃始放行令下之初往往爭買其價則五百千其限則三個月其數不過萬道未足以病民今則減價作三百千展限已三十餘次總數計十萬三千餘道民甚病之且唐人有言十戶不能養一僧令放行者與舊所度者無慮三四十萬是三四百萬戶不得休息也不知國之所利者能幾何而令三四百萬戶不得息肩且又暗損戶口侵擾齊民奚止千萬此其爲害豈淺淺哉　是秋申嚴獻羨餘之禁從劉珙奏也　冬十月壬寅　上曰昨日有從官奏云邊事規摹未定葉容奏臣等曰夕講究亦且徐徐措置　上曰維揚築城

度牒

論任久邊

朝廷當理會遠大

賑成都府路旱

郊雷雨遇旱

陳俊卿奏

散不用樂

變免雷

已畢更得來年一冬無事足可經畧陳俊卿奏淮上規摹須久任守臣遲責其效其不職者早宜易之　上曰極是　壬子三省進呈畢　上曰朝廷更有何事合理會須是務其遠者大者勿徒事於薄書苛細朕尋常或過飲一兩盃酒便覺忘事以此觀之須是清慮　是月成都府路旱詔降僧牒四百道充糴本措置賑濟　十有一月丙寅郊雷雨望祭于齋宮時敵使來賀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已之內不當用樂陳俊卿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其生事多請權用樂者俊卿又奏請必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

以自盡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爲　上可其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惟於使人乃用之耳議者顧以爲紫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固執前議俊卿又不可獨奏言適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臣敢不奉詔然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喻使人再三不從乃用今詔則於禮爲盡而彼亦無詞不可遽鄙外之而遂自爲失禮以徇之也蔣芾猶守前說俊卿退復爲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禮他時輕侮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留聖慮　上嘉納之　葉容魏杞罷相奉祠以郊祀雷變故也

下戒厲詔

陳俊卿乞清中書務

劉珙論復易未恢

諸路兵分三等

詔戒士大夫因循苟且誕謾奔競之弊　命臺諫侍從兩省官指陳時政闕失　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俊卿言於　上曰執政之臣惟當爲陛下進賢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至於細務宜歸有司庶幾中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於其當務之急　上甚然之一日審察吏部所注知縣有老不任事者俊卿判令吏部改注吏白例當奏知俊卿曰此豈足以勞聖聽明日取旨自令此等請勿以聞　一日　上顧輔臣圖議恢復劉珙奏曰復讎雪恥誠今日之先務然非內修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未可輕動也同列有進而言者曰漢之高光皆起匹

夫不數年而取天下又安得所謂十年脩政之功哉珙曰高光惟起匹夫也故以其身蹈不測之危而無所顧陛下躬受太上皇帝祖宗二百年宗社之寄其輕重之寄豈兩君比哉臣竊以爲自古中興之君陛下所當法者惟周宣王而已宣王之事見於詩者始則側身修行以格天心中則任賢使能以修政事而已其終至於外□□□以復文武之境則其積累之功至此自有不能已者非一旦率然倖僥之所爲也上深然之　十二月甲寅詔諸路訓練兵官將逐州揀中見教閱禁軍內事藝最高強身貌强壯爲上等事藝高强身貌瘦怯爲中等餘並爲下等限一月置

樞密院合待報事

重定改官額

敦義配石

冊開具申密院　是月詔令後已降指揮合待報事令諸房置簿隨日抄上時行檢舉拘催仍令左右司勾銷結押如有遲慢去處三省開具取旨　是歲定改官以一百人盜賞以三人四川換改官以二十人爲額　廣東提舉茶鹽石敦義坐盜鹽脚錢入己貸死刺配柳州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十六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十七

孝宗皇帝七

乾道四年春正月甲子朔　是月籍荊南義勇民兵先是前知荊南府王炎奏荊南七縣主客佃户共四萬有奇丁口一十餘萬臣依舊籍雙丁以下及除官户并當差户人外淨得八千四百有奇每歲於農隙只教閱一月若比以贍養官軍八千四百人歲當錢四十萬貫米一十一萬石紬絹布四萬餘足令纔歲費一萬四千石錢二萬緡獲此一軍之助利害豈不較然易見

大事記曰乾道四年籍荊南義勇淳熙申嚴保伍

法而張栻在廣西則行保伍在湖北則修義勇而民兵強矣

二月甲午朔　是月詔福建路建劒汀邵武四州軍科賣官鹽搔擾民户可將本路鈔鹽一項盡行住罷轉運司每歲合抱發鈔鹽錢二十二萬貫並與蠲免却令本司於八州軍增鹽錢并將椿留五分鹽本錢抱認七萬貫充上供起發令後州縣不得更以賣鈔鹽爲名依前科敷搔擾初臣僚極言其弊詔令前漕臣沈度陳彌作看詳來上遂有是命未幾沈度奏事　上曰前日觀卿所奏鹽事已盡蠲十五萬緡以寬民力且曰朕意欲使天下盡蠲無名之賦悉還

祖宗之舊以養兵之費未能如朕志又言四川有鈔鹽綱有歲計鹽綱鈔鹽綱者爲抱納鈔鹽錢窠名歲計鹽綱者每斤除分隸增鹽錢鹽本等錢外其餘係州縣所得市利錢即以充納上供銀錢等用令鈔鹽窠名已盡行除放州縣只是搬賣一色歲計綱須令置場出賣不得科抑於民　給僧牒一千道紫衣師號五百道助四川總司　以蔣芾爲右僕射王炎賜出身僉書樞密院事　雨雹大雪　三月癸亥朔詔舉制科　夏四月壬辰朔　是月振綿漢等州饑尋以饒信及建寧府等州饑遣司農寺丞馬希言同提舉常平官振濟降僧牒一百道付建寧府户部降

米五千石賑衢州饑荊南府僧牒二百道衢州一百道饒信米各三萬石雷州水賜十道　進呈　欽宗實録并帝紀禮部員外郎李燾奏修史先進呈帝紀自淳化始凡所以先進呈者羣臣筆削或有失當因取決於聖裁故號爲進呈紀草　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二月　五月壬戌朔　令常平官歲按倉儲　六月甲午　上曰昨日汪洋對云去秋江西水數州之民至有無葉捃餵牛者朕都不知陳俊卿奏去秋沈樞亦申來言水災陛下所以預令理會和糴　上曰卿等更別措置今後水旱須令實申來蔣芾奏曰州縣所以不敢申恐

命奏水旱之災　置度支籍都部　命司中察監郡按　禁北裝聲樂

朝廷或不樂聞令陛下詢訪民間疾苦焦勞形于玉色誰敢隱　上曰朕正欲聞之庶幾朝廷處置賑濟尋詔諸路漕司以水旱之實聞州縣隱蔽者並寘于法　辛亥度支趙不敵言方今一歲內外支用之數大槩五千五百萬緡有奇又以一歲所入計之若使諸路供億以時別無蠲減拖欠場務入納無虧則足以支一歲之用不闕然賦入之窠名很多分隸於戶部之五司如僧道免丁常平免役坊場酒課之類則左右曹掌之如上供折帛經總無額茶鹽香礬之類則金部掌之度支則督月樁倉部則專糴本催理雖散於五司悉經於度支籍之古人量入爲出之義則

度支一司安可以不周知其所入之數也哉臣因置爲都籍會稽窠名總爲揭貼事雖方行簿書草具而條目詳備固已粲然易考欲望付之本曹自茲爲始歲一易之庶幾有司得以久遠遵行不惟財賦易以稽攷抑使胥吏無所容奸從之　丙辰詔守臣罪狀顯著或職事不舉而監司不即按劾却因他事發覺三省具姓名取旨守臣不按知縣亦如之　秋七月壬戌臣僚言臨安府風俗自十數年來服飾亂常習爲北裝聲音亂雅好爲武樂臣竊傷悼中原士民溺於習俗延首企踵欲自致於衣冠之化者三四十年却不可得而東南禮義之民乃反墮於西北之習而

命遣官檢放傷災　臨決係囚遣軒　政事中書復歸　陳俞內侍省給事內降　龍火淵死欲召曹覿

不自知甚可痛也今都人靜夜十百爲羣吹鵾鳴撥月琴使一人黑衣而舞衆人拍手和之傷風敗俗不可不懲伏望戒敕守臣檢坐紹興三十一年指揮嚴行禁止詔從之　甲申詔諸路運司行下所屬將災傷處各選清強官遍詣地頭盡與檢放或不實不盡有虧公私被差官并所差不當官司並重作行遣其被水甚處令監司守臣條具合措置存恤事件聞奏

是月親錄繫囚先是詔以疎決並爲文具令有司具祖宗典故朕當親閱至是後殿臨軒決遣罪人

右僕射兼樞密使陳俊卿兼知樞密院事言於　上曰臣自叨執政之列每見三省樞密院被內降

旨揮有有愚見必皆密奏多蒙開納爲之中止然比及如此已爲後時今以參預首員奉行政令欲乞自今內降思澤有未允公議者容臣卷藏不示同列即時繳奏或次日面納　上曰卿能如是朕復何憂俊卿每勸上親忠直納諫爭抑僥倖肅紀綱講明軍政寬邺民力異時統兵官不見執政俊卿曰召三五人從容與語察其材智所堪而密記之以備選用於是上於俊卿之言多所聽從大抵政事復歸中書矣

龍大淵既死　上憐曾覿欲召之陳俊卿曰自陛下出此兩人中外無不稱誦聖德今若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願先罷去　上感其言遂止不召　贈王恢

贈王悅官

不妄用一毫　論宣興中漢

宮悅知衢州死之日百姓巷哭即爲立祠於徐偃王廟其喪出城百姓號慟聲振原野悅愷悌慈祥視民如子是春乏食悅發廩勸分使百姓不至失所自中夏臘雨悅竭誠祈禱絕不如輦早晚一粥凡月餘日題之壁間有乞爲三日之霖願減十年之壽之語竟以是卒詔贈直龍圖閣仍宣付史館　八月乙巳度支郎官劉師尹論頃年因軍須額外創添賦入欲乞漸次裁減以寬民力　上曰朕未嘗妄用一毫只爲百姓又論漢宣帝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上曰宣帝中興只此數語今吏不稱職所以民未受實惠

臣留正等曰昔司馬光言府庫金帛皆生民之膏

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丁壯凍餒其老弱鉥銖寸寸而誅之今以富大之州終歲之積輸之京師適足以供一朝恩澤之賜貴臣一日飲宴之費何獨不忍於目前之羣臣而忍之於天下之百姓乎夫以嘉祐盛時　仁皇聖德光言猶若是況東南財計有限用度至廣自兵興以來創法增賦不知其幾倍矣已增者既不可遽減日朘月削民不堪命惟有節用之策庶可以寬州郡之力耳　壽皇即位首以恭儉率下因議臣乞減添賦以寬民力聖訓有曰朕未嘗妄用一毫只爲百姓又及於吏稱民安之効二十八年孜孜愛民終始如一所以固邦

不罪胡可給賑與

李燾言歷久當改革諸沿

行乾道歷

本於無窮也

癸丑知温州胡與可以支常平錢五百貫并係省錢五百貫賑給被水人户自劾　上曰國家積常平米政爲此也可放罪　是月行乾道歷初將統元紀元歷與劉孝榮所獻新歷委官測驗互有踈密遂令太史局參照新舊行用尋禮部侍郎程大昌言新舊歷官互有異同難以參照而新歷比舊歷則爲稍密遂詔令太史局施行新歷以乾道歷爲名未幾禮部郎李燾言歷久必差自當改法恭惟　列聖臨御未有不更歷者獨靖康偶不及此令統元歷行之既久其與天文不合固宜況歷家皆以爲雖名統元其實

紀元若紀元又多歷年所矣歷術精微莫如大衍大衍用於世亦不過三十四年後學膚淺其能行遠乎隨時改歷此道誠不可廢抑嘗聞歷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劉洪要言至論也舊歷差失甚多不容不改而新歷亦未有明效大驗但比舊歷稍密爾厥初最密後猶漸差初已小差後將若何故改歷不可不重也謹按　仁宗用崇天歷自天聖至皇祐其四年十一月月食歷家言歷不效詔以唐八歷及本朝四歷參定歷家皆以景福爲密遂欲改歷而遂義叟獨謂崇天歷須行逾三十年方將施之無窮兼

科不異語　論賢能
舉用端　任使

所差無幾不可偶緣天變輕議改移又謂古聖人歷象之意止於敬授人時雖則預考交會不必胎合辰刻辰刻或有遲速未必獨是歷差　仁宗從義叟言詔復用崇天歷義叟歷學爲本朝第一歐陽脩司馬光輩皆遵承之崇天歷既復用又十三年至治平三年始改用明天歷歷官周琮等皆遷官後三年明天歷課慝寧三年七月月食又不效乃詔復用崇天歷琮等皆奪所遷官崇天歷復用至熙寧八年始更用奉元歷奉元歷議沈括實主之明年正月月食奉元歷遽不效詔問修歷推思人姓名括具奏辨故歷得不廢先儒蓋謂括强解不深許其知歷也然後知義

叟所稱止於敬授人時不必輕議改移者不亦至言要論乎欲乞朝廷察二劉所陳及崇天明天之興廢申飭歷官加意精思勿執今是益募能者熟復討論更造密度使與天合庶幾善後之策也詔送太史局仍令諸路求訪精通歷書之人　九月壬申禮部員外郎李燾輪對論科舉等事　上曰科舉之文不可用老莊及佛語若自修於山林何害儻入科場必壞政事　甲戌戶部郎官曾逮奏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於賢曰任於能曰使則賢能之任使固不同今以刀筆之小才奔走之俗吏謂之使能此不可不辨　上曰論得甚好

邪在用
才辨正

臣留正等曰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傳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自昔人君之治天下賢之與能未始不兼收並用之也夫賢以德能以功人固不可望之皆賢然曰能治民有益於民可也貪暴而不恤謂之能可乎曰能治財生財有道可也聚斂以貢怨謂之能可乎曰能治兵恩信以撫士可也殘民以逞謂之能可乎曰能治刑哀矜以折獄可也舞文爲奸謂之能可乎所謂刀筆之小才奔走之俗吏皆以能而使之則小人之姦黠者始得以自容此治功之所以不立也臣僚論宣王中興在於任賢使能而謂使能不可以

不辨　壽皇嘉納之眞聖明之見哉

癸未新差權發遣衢州劉夙奏對論朝廷不當顓以才取人　上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小人而有才虎而翼者也人主之要在於辨邪正

臣留正等曰君子小人才德之辨先儒論之詳矣蓋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如元凱之賢謂之才子是也後世之所謂才則辨給以禦人詭詐以集事行險僥倖斯謂之才然則以德而論才才固未始或殊捨德以論才而君子小人所由判也

壽皇因廷臣論朝廷不當顓以才取人謂人主之要在於辨邪正大哉言乎可謂得察才之道矣

讀尚書於畏天

冬十月辛卯前四川制置使汪應辰面對讀劉子至畏天愛民　上曰人心易怠鮮克有終當以為戒上又曰朕日讀尚書於畏天之心尤切應辰奏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然一部尚書中君臣更相警戒言語雖多要皆不出此道　聖訓及此實天下之福臣留正等曰畏天愛民君子之常道也知畏天則知愛民矣上下之勢雖若相遠精禋之交其應甚速苟念慮之微一毫未至則必有感召而不可誣者而況見於行與事哉故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壽皇覽廷臣之奏有曰朕日讀尚書於畏天之心尤切且以人心易怠鮮克有終為戒此足

以見　聖心無一日而不知畏天亦無一日而不知愛民也他日又取尚書所載天事編為兩圖名曰敬天朝夕觀覽以自儆省所以祈天永命無疆惟休者端在是歟

是月蒋芾起復左僕射陳俊卿右僕射芾辭乞終喪詔從之先是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某人上命召之俊卿與同列請其所自上曰王琪稱其有才俊卿曰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上曰卿等可召問之俊卿召琪責之琪皇恐不知所對會揚州奏昨琪傳旨增築州城令已訖事俊卿請於上則初未嘗有是命也俊

治王琪聖罪

陳卿奏筆

俊卿乞御

卿曰若尒即琪為詐傳聖旨此非小利害也容臣等熟議以聞退至殿廬遣吏召琪詰之琪叩頭汗下俊卿亟草奏言曰王琪妄傳聖訓移撥邊臣增修城壁此事係國家大科害朝廷大紀綱而陛下之大號令也人主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今琪所犯如此而不誅則亦何所不為也哉謹按律文詐為制書者絞惟陛下奮發英斷早賜處分於是有旨削琪官而罷之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者朝廷多不與聞有某官張方者以某事發覺俊卿方與同列奏請自今百司承受御筆處分事宜並須申朝廷奏審方得施行未報至是因琪事復以為言上乃悅而從之事下

兩日則又有旨收還前命俊卿語同列曰反汗如此必關牒至內諸司有不樂者相與為之耳即具奏曰三省樞院所以行陛下詔命也百司庶府所以行朝廷號令也詔命一出於陛下號令必由於朝廷所以謹出納而杜奸欺也祖宗成憲著在令甲比但以來漸至濫紊臣等昨以張方之事輒有奏聞及此踰月又因王琪奸妄之故陛下赫然震怒然後降出聖慮亦已審矣聖斷亦已明矣中外傳聞莫不　服而昨日陛下諭臣等曰禁中欲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而夏又有此指揮夫臣等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令三衙發兵則樞院不可不知令户部取財口口

大閱于灘茅

陳卿理琪
俊申劉

□則三省不可不知耳豈爲此宮禁細微之事哉況朝廷乃陛下之朝廷臣等備數其間出內陛下之命令耳凡事奏當乃欲取決於陛下臣等非敢欲專之也況此特申嚴舊制亦非創立新條而已行復收中外惶惑且將因循觀望并舊法而廢之爲後日無窮之害則臣等之罪大矣或恐小人因此疑似陰以微言上激雷霆之怒更望聖明深賜體察翌日面奏　上色甚温顧謂俊卿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耶　先是劉琪進對語切遂忤　上意既退御筆除琪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俊卿即藏去密具奏言前日奏劄臣實草定琪與王炎畧更一兩字即以

授進以爲有罪則臣當先罷若幸寬之則琪之除命臣未敢奉詔也明日復前申請且曰陛下即位以來容納諫諍體貌大臣皆盛德事今琪乃以小事忤旨而獲罪如此臣恐自此大臣皆以阿諛順旨爲持祿固位之計非國之福也　上色悔久之又奏言琪正直有才略肯任怨臣所不及願且留之　上曰業已行之不欲改也俊卿曰琪無罪而去當與大藩以全進退之禮　上然之乃以琪爲江西帥俊卿退又自劾草奏抵突被命稽留之罪　上手札留之俊卿請益堅　上不許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　上於是有意相俊卿矣不數日而有是命　大閱於茅灘

召魏扶之

魏扶之安石父子而程氏爵

魏之元王炎安石父子而程氏兄弟

上親御中宵指授方略命三司合教爲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賞有加焉　十二月戊子朔　是月召魏扶之以諸司薦其行高識達學術該通孝於親友於弟召赴行在至是入對　上曰治道以何者爲要扶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爲要詔扶之議論可采賜同進士出身除大學錄將擇奠孔子祠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扶之先事白宰相曰王安石父子以邪說惑主聽溺人心馴致禍亂不應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唱明絶學以幸來今其功爲大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大學之教宜以德行爲先其次尤當使

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令壹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亦無不抗疏盡言以諫至三四上皆不見省則移書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尤切扶之前已數數求去遂以迎親予告歸行數日罷爲台州州學教授扶之自少有志於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尋以病卒聞者惜之（扶之已見紹興三十一年）　先是福建諸司薦興化軍仙遊林豪行義召不至諸司又薦豪行義授迪功郎添差本軍教授　是歲蠲廣德軍月樁錢　湖廣總司申江鄂荆襄三處軍馬歲約用九百八萬四千餘貫　四川宣撫使虞允文奏興洋之間

授林豪官

江荆三處鄂軍賈

廣文招西川義士　陳卿後鎮謀鍛

措置兩淮屯田　正舍職給之

紹興初義士係籍者以七萬計今所籍興元洋州大安軍共二萬三千人有奇其金房等州雖未申到約亦可得三萬人則西師之勢壯矣歲可免六七百萬之費而獲四五萬人之用其爲利便甚明　有以四明銀礦獻者　上命守臣詢究且將召治工即禁中鍛之陳俊卿奏曰陛下留神庶務克勤小物然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乎有司之細臣恐有識之士有以窺陛下也況彼懼其言之不副則其鑿山愈深役民愈衆而百姓將有受其害者夫天地之産其出無窮若愛惜撙節常如今日則數年之後自當沛然但願民安歲稔國家所少者豈財之謂哉請直以其事付

之明州使收其贏餘以佐國用則亦不至於甚擾民矣（此事當是俊卿爲參政時然不得其月日姑附此年之末）

乾道五年春正月戊午朔　是月徐子實新知無爲軍陳獻屯田利害　上以其可采遂除大理正充措置兩淮屯田官　二月辛亥中書舍人汪洧奏按中書舍人於制敕有誤許其論奏而給事中又所以駁正中書遺失各盡所見同歸於是近年以來間有駁正或中書舍人給事中列銜同奏則是中書門下混而爲一非　神宗官制所以明職分正紀綱防闕失之意　壬子又言詔令之出始於中書又經門下審覆然後付外謂之成命近來以來往往書讀未定即

罷制國事司　上不任私意

已行下所屬或傳報於外詔制勅未經兩省書讀勿行

臣留正等曰唐制凡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書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故太宗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必設官本意也本朝建置三省實踵唐舊今既不各置長官則中書詔勅不便惟舍人得專論奏而經由門下駁正違失固給事中責也兩省設屬各有攸司彼其緘默順從者固無足責而列名同奏踰越職守亦豈設官之本意哉此　壽皇聖帝所以亟可汪洧之奏蓋有意於正名實存紀綱矣

是月雨雹　罷制國用司以其事併歸三省户房

三月戊午明州州學教授鄭耕道進對奏　太祖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對曰道理最大　太祖皇帝屢稱善夫知道理爲大則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　上曰固不當任私意

臣留正等曰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萬乘之尊而屈於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於其親與故者若不顧道理則曰予無樂乎爲君惟予言而莫予違也私意又安得不肆　壽皇聖帝因臣下論道理最大乃以一言蔽之曰固不當任

戒王述公諭

薦武舉及第人

擢鄭僑等第

王炎宣撫四川

機察淮海盜賊

私意嗚呼盡之矣

壬午淮西副總管王公述進對　上曰到任應有事與鄂振同共深熟議論淮甸義兵可依時教閱不可久勞有妨種耕如城修了當可因往逐州軍按閱廂禁軍或見淮甸有大利便可具奏來　癸未臣僚言國家置武學養士皆月書季考以作成之而武臣登第止許參選入監當錢穀之任銓部積壓猥多差遣艱得後雖許通注沿邊親民巡尉往往皆遠惡去處多不願受是致武臣及第之後所用非所養甚非朝廷教育作成之意欲望審旨將前後武舉及第之人其間有兵機練達武藝絶倫可爲將佐者許侍從

薦舉乞賜召對量才擢用或令注授屯駐諸軍機幕幹辦參贊軍謀庶幾有以激勸詔令監司帥臣管軍侍從已上薦舉　是月親試舉人賜鄭僑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命參政王炎宣撫四川仍舊參知政事

夏四月辛卯左祐劄子契勘楚州係極邊重地路當衝要本州之東地名鳥魚溝北汊一帶抵接淮海與山東沿海相對乞將本州兵馬鈐轄羊滋移往前去置廨舍警察奸盜緣元管海船二百餘隻搬運海州軍糧間探之類甚爲濟用其一帶正瀕淮海與射陽湖通濟地分闊遠誠恐本官出巡臨時闕官拘轄令欲劄置使臣二員專充管轄海船譏察淮海盜賊

論抑奢長弊

置言事籍

陳俊卿騎射諫

聽羊滋使喚從之　是月詔去歲災傷州郡流移人令常平司所在收邸賑給　五月癸亥刑侍汪大猷言國家立保正之法緣法中許顧募者長者聽故數十年來承役之初縣道必抑使兼充蓋保正一鄉之豪官吏百須可以仰給故樂於並緣以爲己利凡有差募互相論糾乞令諸路常平司相度或別有所見可行者限一月條具來上俟到令本部參以見行條法立爲定制從之　詔後省官置言事籍看詳臣僚士庶言事詳擇其可行者條上　是月詔有司議獄以法不得作情重奏裁　六月戊戌　上御便殿初上御弧矢有弦激之虞以致目眚至是康復陳俊卿

密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由臣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以致驚動聖躬虧損盛德非細事也臣聞自昔人主處富貴崇高之極志得意滿道不足以制欲則游畋聲色車服宮室不能無所偏溺而不得爲全德之君陛下憂勤恭儉清淨寡欲凡前世英主所不能免者一切屏絶顧於騎射之末猶有未能忘者臣知陛下非有所樂乎此蓋神武之略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於此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陛下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武猛之才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以遠迹震疊於千萬里之遠尚

單諫毬酒賜璨
時擊飲　孔官

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又曰古之命大臣使之朝夕納誨以輔德繩愆糾繆以格非欲其有以正君之過於未形唐太宗臂鷹將獵見魏證而遽止憲宗蓬萊之遊憚李絳而不行臣人微望輕無二子骨鯁強諫之節致陛下過舉彰聞於外令誅將及身而後乃言亦何補於既往之咎哉又曰弓矢之技人所常習而易精然猶不免今日之患況毬鞠之戲本無益於用武而激射之虞啣橛之變又有甚於弓矢者間者陛下頗亦好之臣屢獻言未蒙省録令玆之失蓋天之仁愛陛下示以警懼使因其小而戒其大也陛下試以弦斷之變思之則向之盛氣馳騁於奔踶

擊逐之間無所蹉跌蓋亦幸矣豈不爲之寒心哉

太祖皇帝嘗以墜馬之故而罷獵又以乘醉之誤而戒飲遷善改過不俟旋踵此子孫帝王萬世之大訓也臣願陛下克已厲行一以　太祖爲法則盛德光輝將日新於天下而前日之過何傷日月之光哉

右諫議大夫單時亦上疏諫　上面諭曰卿言可謂愛朕前此時爲侍御史嘗上封事言飲酒擊毬二事上大喜之詔輔臣曰擊毬朕放下多時飲酒朕自嘗戒　賜孔璨官宣聖四十九世孫也　秋七月丙寅宰執言近日上書論邊事者悉送兩編修官擇其可行者與可去者或可留存者各以其類相從置簿抄

職官除闕
事不待

上以備他日採擇從之　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乙未中書門下省奏白劄子寺監丞簿學官大理司直密院編修之類謂之職事官朝廷所以儲用人才比年以來往往差下待闕數政除授猥濫賢否混清何以清流品何以厚風俗欲望特降指揮今後職事官須見闕方得除人其已差人却恐待次之久無闕可授乞朝廷稍復諸州添差釐務通判簽判教授屬官等闕以處之他時職事官有闕却從朝廷於曾差下人內選擇召用庶幾內外之職稍均朝廷紀綱稍正詔已差下人如應赴在半年內許令赴上在半年外人各以資序高下除授一次其所復添差等闕今

後更不作闕三省常切遵守

臣留正等曰職事官朝廷所以選而用之者也今乃一官豫除數人以待闕所選非所用所用非所選不謂之猥濫混淆可乎　壽皇聖帝因時通變各以資序高下添差外任一舉前弊而頓空之上不失朝廷之正誼下不拂士夫之私情如決積水於不流之淵徐而導之水既疏通而亦無奔潰之患茲其所以爲善救弊也故特著之爲萬世法

陳俊卿虞允文
並相

是月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左右僕射　九月丁巳中書門下省勘會諸路監司近來多不巡按官吏貪惰無所畏憚間有出巡去處又多容縱隨行公吏等

修政一事十事

林機論斂羨餘獻撙

乞覓驗擾理宜約束詔諸路監司令後分上下半年依條巡按詢訪民間疾苦糾察貪情不職官吏仍具詣實以聞如敢依前容縱公吏等乞覓驗擾當議重寘典憲　己未新江東運副程大昌朝辭　上宣諭曰近來監司多不巡歷鄉爲朕徧行諸州察守令臧否民情宽抑悉以聞奏　丙寅起居郎林機論諸郡守臣欲郡計辦集而不恤縣道之匱乏致使撙斂及民　上曰甚不體朕寬恤之意且如稅賦太重朕欲除減但有所未及當次第爲之機又奏曰諸處有羨餘之獻皆移東易西以求恩倖　上曰今之財賦豈得有餘令後若有獻朕當却之　壬申詔三衙諸軍

應有違軍律弊事統兵官特與放罪差主帥措置日下盡行除革其軍按有因敎閱損壞軍器官爲給錢修補單身火飯務令飽足不得多斂錢米却行減尅借差軍兵戰馬多破白直諸處寨役回易私占官兵悉行拘收入隊敎閱務要軍政整肅諸處送到官員月給并應副賓客及諸般名色掊斂減尅陪填贏落以爲私用等錢物並計贓論罪私借人馬亦計庸科斷其違戾統制統領將佐從主帥按劾以聞當議重寘典憲主帥失於糾舉亦重作行遣先是樞密院奏國家撫養戰士令藉主兵官督責敎閱以備緩急使喚近來三衙諸軍統兵官循習私意恣爲不公顯是

監司復避本貫詔吾守臧貫令　林栗等言祀禮

申禁受納加耗

有害軍政遂修具十一事乞行懲革故有是詔　是月復監司避本貫法　是秋令監司帥臣臧否守令

太常少卿林栗等言竊惟祀帝于郊在國之南就陽位也國家舉行典禮歲中祀上帝者四春祈夏雩秋享冬報其二在南郊圜壇其二在城西東熙院望祭齋宮蓋緣在京日孟夏大雩別建雩壇於郊邱之左季秋大享有司攝事就南郊齋宮端誠殿今城西望祭齋宮於就陽之義無所依據欲望詳酌除三歲親祠自有典故外其有司攝事歲中四祭並即圜壇以遵舊制從之續禮部侍郎鄭聞等言國初沿襲唐制一歲四祭昊天上帝於郊邱謂祈穀大雩享明堂

祀圜丘也唯是明堂當從屋祭元祐六年從太常博士趙叡之請有司攝事乃就齋宮行禮至元符元年又寓於齋宮端誠殿竊見今郊邱之隅有淨明寺欲乞遇明堂親饗則遵依　高宗皇帝紹興三十一年已行典禮如常歲有司攝事則當依元祐臣僚所陳權寓淨明寺行禮庶合明堂之義從之　冬十月庚子臣僚言陛下臨御之初約束州縣受納苗米多收加耗法禁嚴甚而近年以來所收增多逮朝廷特降和糴却以出剩之數虛作糴到所得價錢盡資妄用乞申戒州縣杜絕弊倖庶寬民力從之　是月賑溫台州水災守臣不以聞各降官落職放罷監司各降

嚴記注

命胡沂駁繳

不許守臣通

薦判嚴盥司守選郡

記注者限一日親録實封報門下中書後省事干機密難於録報者只具因依申知又勑應記注事不報門下中書後省者以違制論欲乞審旨降付兩省檢舉前件條令庶幾得以特書大書垂信萬世詔檢坐見行條法申嚴行下　辛未給事中兼侍講胡沂進對論朝廷命令當謹之於造命之初　上曰三代盛時如此卿職當繳駁事有當言勿謂拂主上拂宰相而不言

臣留正等曰朝廷命令或出於人主之獨斷或出於大臣之開陳有司惟無駁正則已苟有所駁正上不拂主意則下拂宰相矣此舉職所以爲難而

其言獲從者尤爲不易也　壽皇聖帝訓勑攸司明白如此蓋惟恐其有所避而不敢言而未嘗患其有所拂而以爲難從也嗚呼聖哉

是月令守臣毋得薦舉通判有履行著聞職事修舉者許監司列衔保奏　嚴盥司郡守選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各舉京朝官以上三人保任終身限五日聞奏見任郎官不在薦舉之數　十二月甲辰秘書監兼史院編修李燾言臣竊見太平興國三年初修太祖實録命李昉等同修而沈倫監修五年成書及咸平元年　眞宗謂倫所修事多漏略乃詔錢若水等重加刊修呂端及李沆監修二年書成視前録爲

重徽宗實録修

張栻恢復論事

稍詳而　眞宗猶謂未備大中祥符九年復詔趙安仁等同修王旦監修明年書成　太宗實録初修於至道再修於大中祥符九年　神宗實録三次重修哲宗實録亦兩次重修　神宗　哲宗兩朝所以屢修則與　太祖　太宗異蓋不獨於事實有所漏略而已又輒以私意變亂是非紹興初不得不爲辨白也誣謗雖則辨白而漏略固在然猶愈乎近所修

徽宗實録蓋　徽宗實録踈舛特甚史院已得旨修四朝正史竊緣修正史當據實録實録濫差誤不可據則史官無以準憑下筆乞用　太祖　太宗故事將　徽宗實録重加刊修更不別置司局只委史院

官取前所修實録子細看詳是則存之非則去之闕則補之誤則改之實録先具正史便當趣成又言臣近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自建隆迄治平自合依詔旨接續修進乞許臣專意討論　徽宗一朝事迹纂述長編既具即可助成正史　是月張栻新除嚴州入見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且謂栻素論常與己合數遣人致意栻不答見上首言曰先王所以建功立事無不如志者以其胷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也陛下試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胷中之誠者予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虛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理必精守義必固天人

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且欲復中原之土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心當先有以得吾境內百姓之心求所以得吾境內百姓之心者無他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若中原之內聞吾君愛惜百姓如此又聞百姓安樂如此則其歸款禦　上曰誠當如此況中原之人本吾赤子必襁負其子而至矣拭又奏今日誕謾之風不可長至如邊事須要忠實不欺之臣不然或有誕謾豈不誤陛下倚任　上曰若誕謾必至誤國事拭又奏先聽其言却考其實此所謂慤奏以言明庶以功拭至郡問民疾苦盲以丁鹽絹錢太重爲請詔蠲其半　降會子二十萬貫行

張言謾風張乞言實
拭誕之　拭聽改

降子兩銅　復萬營
會收淮錢　置弩

兩淮漕司收換銅錢兩淮州郡並以鐵錢及會子付使　是冬措置兩淮陳子實言準旨揮復置萬弩營令乞以神勁軍爲名合行事件乞並隸屬官田所兼乞下淮東漕司就真州計置營寨又遇招到萬弩手以本軍忠勇使効爲名支給例物并免戶下科敷差役及三百畝稅賦並從之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十七

孝宗皇帝八

乾道六年春正月壬子朔　是月黃中入對初中兼給事中內侍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之中皆不書讀安穆皇后家當賜田而奪殿前軍所買田以自入軍士以為言事下戶部尚書韓仲通不可而侍郎錢端禮奏予之中復封上羣小因是媒孽中遂罷去諫官尹穡詆中為張浚黨乾道改元中年適七十即告老至是上思中老儒召赴闕引對中因復以前奏正心誠意致知格物者為上稍言之又言比年以來言和者忘不共戴天

之讎固非久安之計言戰者復為無顧忌大言又無必勝之策必也黜與之和而亟為之備內修政理而外覘時變則庶乎其可　上皆聽納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中知無不言其大者則迎請欽廟梓宮罷天申錫宴也中前在禮部論止作樂事中去踰年卒用之是年又將錫宴中奏申前說且曰三綱五常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要道不可一日無　欽宗梓宮遠在沙漠臣子未嘗一言及之獨不錫宴一事僅存如魯告朔之餼羊爾今又廢之則三綱五常掃地而盡陛下將何以責天下臣子之不盡忠孝於君親哉中未滿歲即乞告老且陳十要道之說以獻且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天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退人才者用人之要道也察其正直納忠阿諛順旨者辨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廣開言路者防壅蔽之要道也考核事實者聽言之要道也量入為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懲贓吏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武之臣面陳方略者選將帥之要道也稽考兵籍者省財之要道也　甲子詔眞州六合縣遺火延燒居民寨屋統制官錢卓並不用心救撲顯是弛慢不職可降三官　丙子建康都統制郭振言已降指揮令振同淮西總領相度揀選屯田堪披帶人充入隊帶甲不堪披帶人且令依舊屯田於所得子

利內約度支給養贍契勘屯田官兵共約三千餘人其每年所收物斛大段數少若將不堪披帶官兵止於所得子利內支給養贍委是不給乞將屯田諸莊內除巢縣界柘皐莊各召歸正人耕作外其和州界屯田並行廢罷將見占官兵拘收歸軍詔其田令和州召人租田如無人即估價召人承買　是月戶部言自放行度牒已賣一十二萬餘道今考遍年所納免丁錢止增三五萬貫顯是州縣侵隱望行下諸路提刑司檢察括責盡數入經總制帳每季起發從之

二月壬午朔　是月詔均役限田畧曰朕深惟治不加進夙夜興懷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役法嚴

限田抑游手務農桑凡是數者鄉等二三大臣深思熟計爲朕任此而力行之其交修一心毋輕懷去留以負委托　三月壬子朔户部侍郎葉衡言三務場每歲所收入納茶鹽等錢依指揮比較如有增羨方理賞切慮將別色應數欲乞立定歲額行在八百萬貫建康一千二百萬貫鎮江四百萬貫收趁及額方得推賞　是月省諸司支貢　罷淮東總領所併歸淮西仍以總領兩淮浙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所爲名　復都大發運使以史正志爲户部侍郎江浙京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江州置司尋降緡錢三百萬充糴本户部一百四十萬左藏南庫一百六

十萬尋命總領並兼發運使　罷鑄錢司以其事歸轉運司　罷四川安撫制置司併歸宣撫司　夏四月乙未校書郎劉焞奏蜀中毀錢以爲銅而乃欲權其銅以鑄錢　上問蜀中有出銅處否焞對蜀中銅山但有名耳　祖宗時嘗權其銅額不過三百六七十斤　上曰元來所出止如此焞奏不但止如此亦自元無之沈該嘗作相建議令權銅山之銅時王之望爲轉運使恐采震動一路然竟不能權後但科數民間以應朝廷之令而已　上曰如此豈可

臣留正等曰聖王取民之制因其所有而不强其所無因其所有則下有樂輸之心不强其所無則

論文公衛致富

上無苛取之令後世興利之臣不知出此以辨集爲功以掊克爲能往往課無責有徒自戕其本根此爲國者之所深慮也　壽皇因議臣之言知蜀非產銅之地不强所無以爲民病聖訓昭灼足以示來世矣

劉焞又奏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事　上問衛文公能致富莫只是節儉所謂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否焞奏作傳者但記其恭儉之事至於文公操心自別有道所謂秉心塞淵是也若如此沈審即無輕發之事自不枉過歲月所以如期致富也　上曰極是極是　焞又奏論崇觀以後政事多

論崇觀以後君子小人

不要其終曰引法曰鈔法曰方田水利曰官田曰水運曰開邊　上曰此皆崇觀創爲之否焞奏崇觀皆以紹述爲名建立政事人多乘時獻言故多所更張　上曰獻言者固是迎合朝廷聽之亦太不審焞奏治平以來君子小人消長事　上曰朕每痛念自治平以前都無事皆自王安石唱之其後章子厚蔡卞繼之至靖康間大臣尤庸繆無戕更不曾畫一策以至敗亂焞奏大抵君子消之幾盡小人既去則不免用庸人　上曰極是朕每以此爲戒　上又曰大抵小人之進多因迎合朕每誦兩句云不察察以爲明不穆穆以爲恭小人察之亦豈勝察但令無可迎合足

陳俊卿乞藉兵民

革郊祀拋降幣

矣　令淮東萬弩手候秋成日依淮西路一體教閱施行時陳俊卿為相奏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須萬家計仍藉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也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為掎角以壯聲勢而又言於　上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惟有此策可守邊面可壯軍勢而樂因循憚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為詞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心體國自不至大擾矣上意亦以為然詔即行之然竟為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五月癸丑臣

僚奏每遇大禮凡所須之物動以千萬計有司但依例拋降近處州郡收買州郡則責辦於屬邑屬邑則取足於平民並不支還價直又輦運所費不貲交納之際老姦宿贓邀阻乞取人受其弊無不怨嗟臣謂三歲一舉希閣之典豈不能捐十數萬緡錢選清強官於近便去處置場和買或許客旅販賣依時價交易嚴立賞罰絶去姦弊變怨嗟為詛歌如此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和氣不召而自至矣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天生民而作之君所以為民也君代天而為之子所以承天也人君誠能修其紀綱布其恩惠使閭里富庶和氣充塞則天心不期而自

論節儉侈奢

茶法不可更變

上問廣南農事

格矣古之郊祀器以陶匏犧以瞞粟所以寓其誠而已秦漢以來非不遵古制而屬車一動煩費滋多有司奉行肆為科擾吏緣為姦民受其害此適以奸至和之氣豈足以當天心乎　壽皇講郊禋之禮而議者以有司循例拋降為言詔條具而行之所以祈景命而介多福也

辛酉校書郎蕭國梁論漢武帝承富庶之後而有虛耗之弊蓋用之者多不止為征伐也　上曰不獨漢武帝為然自古人君當艱難之運未有不節儉當承平之後未有不奢侈朕他無所為止得節儉又論鹽鐵商車緡錢等事皆取民無藝　上曰正不必如此又論今日坑冶不必搜茶鹽不必外為之法　上曰　祖宗茶法已盡是誠不可更變

臣留正等曰古之為國家者類皆成於節儉而敗於奢汰故卑宮室惡衣服禹所以興至桀則以瑤臺瓊室而亡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湯所以興至紂則以酒池肉林而亡矣自三代以至漢唐靡不然者　壽皇聞蕭國梁用財之說反覆論議深懲漢武之失至謂他無所為止得節儉此與禹湯之意若合符節誠百王之軌範也

甲子前知賓州龔茂良進對　上曰廣南在　祖宗朝多以重臣分鎮後來士大夫乃以入南為憚南

聽言當責功效

省罷繁併征稅

治天下以禮　留銓侍經筵

方農事近來如何茂良奏嶺外土曠人稀亦多不耕之田蓋緣頃歲湖寇侵擾廣東人戶流移今漸次復舊因論奏聽納之道當以功效成否責言者若未見功效而遽賞之恐好言利害之人紛然競進　上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豈可未見效便賞言者茂良奏其下文明言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蓋恐反此復為預防之說以告舜　上曰正是如此　庚午戶部狀已降指揮自行在至建康府沿路征稅頗繁可省者省之今措置臨安府自北郭稅務至鎮江府沿路一帶稅場內地里接近收稅繁併去處合行省罷庶幾少寬商賈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古者關市譏而不征是征商一法古者所不忍為也今天下州縣率道里數十而置一二征商之地蔬果魚肉錙銖必計歲所得以萬數其利誠甚夥矣不知仁人在上父母斯民將焉利此此　壽皇聖帝初欲盡蠲都城之稅而終以諸路征稅頗繁是亦省其可省者與

癸酉新知泉州胡銓進對讀劄子至臣嘗恭聞聖訓有及於唯禮不可以已之說如不欲平治天下則已如欲平治天下捨禮何以哉上曰朕記得曾與卿說禮之用甚大於是詔胡銓可與在京宮觀兼侍講

臣留正等曰舜命九官人皆知其為治四岳而不

詔戒士夫風俗

募耆戶壯丁

知舜之治四岳不過數語而必以能典禮者首洛焉亦惟禮之為用急於他務不敢忽也方乾道六禩　壽皇聖帝銳情治功一時操術宜必有急先者今銓進對乃獨發明聖訓有唯禮不可以已之之說上心矍然不忘諳記收銓泉南之命亟寘華光俾從勸講深欲銓益以禮義開導啓沃此與舜用伯夷口口伯夷以事舉銓以言揚意豈異哉

甲戌詔曰朕嗣承大業所賴薦紳大夫明憲度總方畧率作興事以規恢遠圖屬者訓告在位申飭檢柙使各崇尚名節恪守官常而百執事之間翫歲愒日苟且之俗猶在誕謾之習尚滋便文自營以為智

撲棱不決以為能以拱默為忠純以繆悠為寬厚隆虛名以相尚務空談以相高見趨事赴功之人則排擯奮辭以沮之遇矯情沽譽之士則合從締交以附之甚者責之事則身媕激之言則氣索曾微特立獨行之操安得伏節死義之風豈庶恥道喪之日久而浸漬所入者深歟抑告戒懇惻未能孚于衆也繼自今其洒心易慮激昂砥礪毋蹈故常朕則爾嘉或不從朕言罰及爾身弗可悔　乙亥臣僚言保正之役為良民之害願行耆長之法募民之有產者為之罷去保正之役臺諫戶部看詳言檢會元豐八年十月指揮耆戶長壯丁之役皆募充其保正甲頭承帖人

命給舍人諫臺職舉　進會玉牒呈要　陳俊卿相罷

並罷欲下兩浙路權依此給顧直募耆戶壯丁從之

戊寅詔舊設兩省言路之臣所以指陳政令得失給舍則正於未然之前臺諫則勅於已然之後故天下事無不理今任是官者往往以封駁章疏太煩憚於論列深未盡善令後給舍臺諫凡封駁章疏之外雖是事之至微亦毋致忽少有未當更可隨時詳具奏聞務正天下之事　是月進呈四朝會要　上皇玉牒　左僕射陳俊卿罷虞允文之始相也建議遣使金國以陵寢為請俊卿面陳以為未可復手疏言之事得少緩允文至是復申前議一日　上以手札諭俊卿曰朕痛念　祖宗陵寢淪於異域者四十餘

年今欲遣使往請卿意以為如何俊卿奏曰陛下痛念陵寢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憤切仰贊聖謨庶雪國恥然性質頑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輕為嘗試之舉是以前日留班下奏欲俟一二年間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往返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恕而以兵臨我然後徐起而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茲又仰承聖問臣之所見不過如此不敢改詞以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倖以上誤國事惟陛下察之繼即杜門上疏以心去為請三上乃許出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事以平西

俊不主請陵寢議　俊卿

上意向允文　虞

北之使未可輕遣允文遂遣使竟不獲其要領　初吏部尚書汪應辰舉李燾應制科旨召試權中書舍人林機言燾詞業未經後省平奏且獨試非故事俊卿奏元祐中謝悰亦獨試機蓋為人所使耳　上詔俊卿詰之乃機與諫官施元之密謀以是沮應辰而對　上又不以實二人因此遂罷應辰竟以與右相論事不合求去俊卿奏應辰剛毅正直乞留之因數薦應辰可為執政　上初然之而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　上意益向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矣　俊卿在相位曾覿官滿當代度其必將復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　上曰覿意似不欲為此官俊卿曰前

此陛下出覿及大淵中外無不歎仰盛德今外間竊議以謂覿必復來願陛下捐私恩以伸公議　上稱善久之俊卿既去覿亦召還遂建節旌歷使相以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有敢言者矣　閏五月壬午詔廣東運判劉凱特降兩官以凱嘗奏曾造之最至是造犯贓凱以失舉坐罪故也造前知潮州以贓敗除名勒停編管南雄州仍籍沒家財又前知橫州皇甫謹以侵盜官物入己特貸命刺配梧州　甲申刑部狀據建康府司法參軍趙善寅申準勅節文今後權將勅律內應以緡定罪之法更遞增一貫通四貫足斷罪外有勅內以錢數定罪擬欲一例遞增一貫乞備

後去召覿　劉凱失舉降官　窠造皇甫謹配梧　增緡定以贓罪　俊卿乃曾

布衣上訴獄
寃書

申朝廷又刑部狀據太平州申亦爲上件事並送部看詳本部乞將應紐絹定罪更增一貫通作四貫其以錢定罪者亦合一體更與遞增一貫詔從之　壬辰鎮江府金壇縣布衣陳士英上書秀州有大辟公事送鞫於常州勘官鄰次雲行司張濤臨鞫結案其人枉就死地後致正殺人者出官首身秀州取元行案張濤本縣隱蔽失前寃枉之獄既如此後容吏之罪又如此有公道乎體上意乎刑獄之大者尚如此矧其小者灼見其弄法矣詔令吕正己體究申尚書省

臣留正等曰至治之世善旌謗木參錯並建而工

瞽商旅皆得以隱情自達於君上故朝家無枉政天下無寃民至今誦之我　壽皇聖帝之在御也一法吏之賤疑計錢定罪之或失則勅有司定其條一布衣之微明鞫獄結案之或枉則委使者究其實有所不言言無不入官師相規而士傳言益其類與

癸巳中書門下省檢正左右司狀奉旨條具三省煩碎不急之務合歸有司者申尚書省令取到三省諸房所行事務并六曹煩碎例申朝廷事件詔並行之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之圖任宰相可謂全其體矣當是時大而政事文學法理之咸口小而技巧工匠器械之鮮及視漢宣帝無愧也宣帝之相惟丙魏號有聲而吉不問牛喘似矣而魏相方以總衆職用至言鼓琴之賤工所以任之者何如耶雖然天下之事分積寸累不見其煩日因月循不知可厭方　壽皇未有條具之旨大軍牧馬所須草料使人射弓所用例物祭祀之羊豕待班之木文思車輅之闕專庫軍器作坊之逸兵匠諸如此類殆以百數宰相一一躬親之其體安在非　壽皇赫赫芟除中書之務混并甚矣宣帝視此不有愧乎

革江征弊治沿

治躬不罪水視災

己亥臣僚言方今重征之弊莫甚於沿江如蘄之江口池之鴈　自昔號爲大小法場言其征取酷如殺人比年不止兩處凡泝流而上至於荊峽虛舟往來謂之力勝舟中本無重貨謂之虛喝宜征百金先抛千金之數謂之花數騷擾不一欲乞行下沿江諸路監司嚴行禁革及刷沿江置場繫併處取旨廢罷從之　壬寅詔江東諸郡多有被水去處漕臣黃石不即躬親按視止差縣官前去顯是弛慢可降兩官

臣留正等曰國家奄有方夏提封萬里雖天相聖德憂有豐年然旱乾水溢偏方遠郡豈盡無之縣慮蠲放之多而利源絕賑救之急而官司煩隱於

被水敖身丁錢　治內侍請求罪行錢會中半法　范成大祈請寢陵

州者多矣州既赤立惟縣倚辦縣不以告州亦安知幸賦斂之如初憂備具之無出隱於監司者又多矣設若監司復不經意嗷嗷赤子顧將疇依壽皇罰當其罪天下快之夫監司按視之不親猶有明罰使其隱水旱不言又可免耶

癸卯詔江東運司將建康府太平州被水分縣四等五等人戶今年身丁錢並與放免一年不得巧作名色依舊科取如有違戾令監司按劾許人戶越訴丁未詔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徐汝楫為不合請求曲法特降一官送吏部與遠小監當　是月詔諸州入納解發並用錢會中半　范成大為祈請使

為陵寢受書二事也敵復書畧云和約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揮雖以為言援襄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於旅柩亦當並發於行塗抑開附請之詞欲變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自紹興和敵後定受書之禮及乾道再和循舊例降榻受書畢復御座上頗悔之先年因其報問使還及其年遣李若川賀敵尊號悉命口陳祈削此禮不報至是虞允文議遣使　上問誰可使者允文薦李燾及成大退以語燾燾曰今往敵必不從不從必以死爭之是丞相

黃中預料敵情　寢陳良祐　置舒州鐵錢監

殺燾也更召成大告之成大即承命　兵部尚書黃中嘗從容奏曰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今欽廟梓宮未返朝廷置而不問則有所未盡於人心且雖口口之無君或以是而窺我矣　上異其言比成大致書敵果以為詞云　詔遣使本為祈請　祖宗陵寢而臣下妄興異論可見不忠不孝吏部尚書陳良祐可放罷送筠州居住時議遣泛使往請陵寢良祐上疏爭之故也　置舒州鐵錢監從發遣使史正志之請也每歲以五十萬貫為額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十八

孝宗皇帝九

乾道六年六月辛亥詔諸路監司責任非輕近來多有闕官去處可檢照累降卿監郎官更迭補外指揮施行　壬子內批降郊祀詔曰要當一純二精務盡吉蠲之饗蓋為羣黎百姓匪專服御之華　丙辰權盱眙龔釜奏本軍去秋旱申告朝廷於高郵軍撥米二千石賑貸今二麥收成見淮總所牒催還已一面告報人戶情願具到收成熟田每畝送納課子小麥三升補助支遣勘會龔釜所陳止緣總所拘催先借撥過高郵軍樁管米二千石致上件申請特與除放

臣留正等曰荒政之修至於免放租稅賑貸穀粟仁矣然自唐以來放免者或督之如故賑貸者或責之必償一時貧民莫被實惠今　壽皇寬江東之丁稅則州縣依舊科取之錢重行禁戒念盱眙之贍給則總司拘還之米特與除放其仁如天臣於　壽皇見之

癸亥軍頭司引見臨安府疎決罪人

臣留正等曰恭聞　眞宗皇帝咸平之四年嘗勑三司引通負官物人于崇政殿　上親臨問釋二千六百餘人除二百六十餘萬緡越明年又閱通負名籍釋繫囚一千一百六十蠲物八萬三千信

引見疎決罪人

拋降郊祀詔放貸賑糶米

史書之天下誦之以謂堯舜三代之仁政不能加毫末於此今　壽皇聖帝哀矜庶獄蒐講舊典屢當暑引見繫囚尋降赦書悉從末減仁哉　壽皇聖帝之心　眞宗皇帝之心也

丁卯新除尚書吏部員外郎張栻進對奏近日陛下治徐考叔請託之罪併及徐伸罷之英斷赫然臣為諸臣言陛下懲奸不私於近有　君如此何忍負之　上曰朕意正欲羣臣言事如其不言是負朕也又奏謀國當先立一定之規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力穡以底于成　上曰奕者舉棋不定猶且不可況謀國而無定規乎

張栻言定規模先

臣留正等曰儒者論治大率開導人主先定規摹世或以為常談不知規摹一語深切治道孔子欲為政於衛則曰必正其名孟子欲當路於齊則曰反手而正此固孔孟規摹也儒者宗主孔孟一旦抗身於天子左右從容講磨苟其當時規摹未定悠悠玩歲詎得已於言哉張栻自遠外來甫一進對首及於先定規摹而　壽皇聖帝則曰奕者舉棋不定猶且不可一言悟意非理到者歟

辛未臣僚言切見勑令所書成欲進思謂此書蓋君子所盡心者金科玉條不容有改況其利害禍福所係非輕欲望朝廷曲加參訂所貴永有成法天下

詔覆刑審書

諭臣事　嚴乃軍要
宋藍　整治之

張栻請謚陵寢

幸甚詔委兩省侍從審覆訖取旨進呈

臣留正等曰周公作立政其及庶獄者凡四而終必曰勿誤至呂刑之作歷陳五刑之用而審克一語亦四及之正惟刑之不可不加敬也　壽皇聖帝責兩省侍從詳覆刑書其得成周敬刑之意與甲戌權發遣靜江府李浩朝辭進對　上諭鹽事曰相度以聞官吏貪虐庸懦不任職奏來　乙亥趙廓權發遣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回朝見進對論治軍務要嚴整又論州兵須以正兵次習　上曰嚴整乃治軍之要州兵當兼正兵同赴功廓奏臣所陳皆今日軍政之弊

臣留正等曰郡國之置軍久矣建一府必曰軍府列一州必曰軍州示不能去兵也今府若州隸尺籍者不少要皆緩急非所恃正惟典司戎政之臣訓齊閱習不知嚴整姑求具文而塞責也廓以治軍務在嚴整告　壽皇聖帝而天語俞之廓其能嚴整者哉

時宰臣謂敵衰可圖建遣泛使往請陵寢士大夫有指其非是者輒斥去之是月吏部郎中兼權起居郎張栻奏疏曰臣竊謂陵寢隔絶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絶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為已乘而度之事勢我亦未有必勝之形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戰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之事通而為一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於是栻見上上曰卿知敵中事乎對曰不知也上曰敵中饑饉連年盜賊日起栻曰敵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栻曰比年諸道歲饑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小大之臣又皆詭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為之默然久之栻因出所奏疏　秋七月癸巳詔鄂州建岳飛祠宇以忠烈廟為額從州人之請也

賜岳飛廟額

臣留正等曰忠義者人臣之所當然然非遭逢明聖之君則無以自顯於天下忠臣義士有詘於一時而伸於萬世身雖殁而身益彰者皆自夫明聖之君有以發揚之也雖然忠義者士氣之所繫士氣之消長國之興衰從之有天下者將以維持龜鼎以傳于千萬世不於此注意可乎　壽皇旌岳飛之忠即武昌所建之祠而錫之忠烈之號不但慰飛於九泉而已使天下之事君者皆翕然而知勸士氣其有不振者乎

甲午臣僚奏切以省官不如省事古之格言也國

家循襲近世文弊之極上下苦之宜及中外正無事時蚤計所以更革省去繁文漸就簡質欲望陛下委自朝廷博訪官司凡有行遣迂回者各令日下條具蚤為更革事既漸簡日多閑暇而以畫回萬務有餘裕矣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古今天下之治尚虛名者實效必廢崇實效者必無事乎虛名其理然也近世文移煩多自常情觀之若未足深病而　壽皇因議臣之請俾之革去蓋欲天下之事皆趨乎簡易而不事乎煩苛也其旨不亦遠乎

丙午權戶侍王佐言今之戶部即　祖宗時三司

之職國之會計出納無所不統比年朝廷創立南庫本以豐儲蓄備緩急而不知者以為割戶部經常之費為別庫樁積之資殊不知財之在南庫與戶部則一也今欲將戶部所入根攷括責造成簿籍勾稽驅磨俾無滲漏月終以實收支之數申奏歲終會計其盈虛或經常用度之餘有趲積剩數除量留一月約支外盡以歸之朝廷或朝廷有非泛支用亦合聽戶部開具申陳取撥不惟事切一體形跡不存亦使有無相通不誤緩急詔專委王佐攢造簿籍以陸之望同措置　八月己酉新權發遣衢州胡堅常進對奏廣糴常平　上曰若一州得二十萬石常平米雖有

水旱不足憂矣卿所奏甚好新福建轉運副使沈樞進對奏州郡水旱去處乞留轉運司和糴米接續常平賑糴　上曰即為施行

臣留正等曰　祖宗設常平之法最為嚴密雖奉勅支移許以執奏以史考之每遇水旱凡所謂荒政者無一不舉而其積蓄最多其惠澤最廣者常平也今觀　壽皇聖訓屢意常平以惠窮困者如此豈非我　朝之家法歟

戊午新權知筠州葛祺進對論恢復大計　上曰盛衰理之必然又論東南之兵可用　上曰會稽八千人破秦在用之如何耳又論建康戰船乞修葺添

造月具數目申奏　上曰甚好已令修葺

臣留正等曰古人有言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當無事之時士大夫指兵為不祥之器不復見於議論間其雍容氣象非不甚美而卒然緩急則無以禦之故無事而忘戰者君子之所甚畏也乾道之間天下亦可謂無事而　壽皇以自治為上策雖守臣進對之際而天語諄諄講求軍政未嘗少釋所謂有備無患者歟

新權知饒州江璆進對　上曰卿向來所陳鹽利甚好廣南田可耕否何不勸誘鄱陽近地大郡卿宜加意治之如二廣　上又曰鄱陽所出薄薄卿宜有

戒郡守擾百姓

乞留意遠地監司守郡

分南仲配享

命武臣觀禮

修寧國府圩田

以附郵之　丙寅新知眞州常禋進對奏寬民力事上曰不可擾及百姓民兵切留意　臣僚言比年監司郡守近朝廷者固已極一時之選而地遠者未能悉稱陛下揀求之意今畿甸之民州縣一不得其情則之臺之省以至撾鼓必徹而後已遠方之民縣不見省則憩之州州不見省則憩之監司監司又不見省則死且無告矣欲望陛下益加宸慮如除授遠地監司郡守比近地為加嚴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其於天下何嘗有所間哉然而近者利病易見遠者情

僞難察此論者所以尤汲汲於遠也觀乾道臣僚之奏而宸旨俞而行之雖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之意亦何以加此哉

癸酉太學正薛元鼎進對論周之名將南仲為武成王同時之將乞改配食武成王上喜以謂南仲之孫皇父猶為宣王中興之將便可施行又奏太學釋奠輪差南班宗室陪位觀禮今差武舉從祀已定乞令三衙管軍及環衛官輪陪位觀禮　上曰亦使之知　知寧國府姜詵劄子今來合於十月內措置修圩濟養圩戶飢民除已委官前去相視料度工役續具申聞外令採訪得今來所壞圩岸比之紹興年內所費多所減省兼有合行門決除發去處見行相度亦當具申朝廷詔其餘州軍有圩岸損壞去處令守臣依此措置修整仍具工役去處申尚書省　甲戌右朝請大夫呂游問進對論　祖宗成法　上曰言事者未必盡知利害便欲更張

遵守成法

臣留正等曰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而孟子亦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自古創業開基之主其更歷多其思慮遠夫是以立經陳紀皆足以貽子孫及至中世以後貪功生事之臣輕棄舊章遂至於潰亂而不可救推原前代禍敗之興鮮不由此　壽皇灼見古今治忽之本故聖語

有云言事者未必盡知利害便欲更張大哉言乎誠萬代之龜鑑也

用人不責小過

是月復劾令所　九月壬寅新權發遣衢州施元之進對論用人責小過太詳上曰今日之弊正在此臣留正等曰用人之道取其長者必護其短其大節苟可稱則其細故雖畧焉可也漢高宗不以小行而廢陳平唐太宗不以怨仇而廢魏徵卒之謀謨諫諍皆為名臣其理蓋昭昭也觀守臣論用人責小過之失而　壽皇灼知為今日之弊聖謨洋洋如天覆物人才之在天下孰非可用者乎

更革役法

是月詔役法為下三等戶之害並以官民戶通差

將帥先民事

士夫當留　水當備
大不言俗　旱早

池州都統吳總朝辭　上曰將帥難得人故文臣中擇卿將帥須先民事後統軍　冬十月戊申權發遣興元府王之奇奏伏覩歸正官承信郎劉湛右迪功郎劉師顏父子等保護陵寢忠義事節湛子師苟師顏與其親黨幾五十人深念　祖宗德澤不顧西北殘暴謂聖朝陵寢不可犯謂絕域異類非我君共甘一死以支敵人之鋒伐連年繫獄子死婦亡衆人聞此為之骨驚而湛父子含笑受之非天資忠義何以至此詔承信郎劉湛特轉兩官劉師顏改右承務郎陞擢差遣秦世輔特轉一官陞充正將仍宣付史館

臣留正等曰觀劉湛父子之事未為有卓然可紀之功然其忠節有不可掩者聖恩褒擢如此所謂賞一而勸百者乎

癸丑湖南轉運副使黃鈞進對奏論士大夫風俗不振　上曰君相不當言命士大夫不當言風俗士大夫風俗之本也又論水旱　上曰當早為之備

臣留正等曰命在天而造命者在君相風俗在天下而正風俗者在士大夫水旱在天而備水旱者在人三者皆當自本源求之本源既立何事不濟

聖有謨訓啓佑後人雖堯舜復生不易斯言矣

丙辰知信州林機進對因論昔曹彬下江南　太祖皇帝新一節度使不予近世為將者未嘗有勘難

旌節義

破敵之功爵賞過厚至於極人臣之位願陛下鑒是為駕馭之術庶可責效於異日　上曰此實人主礪世之術也

臣留正等曰古之為將帥者平居與士卒同甘苦而緩急之際不顧其身以徇國家之急然後功業可建如使當閑暇無事之日就於富貴豢於爵祿志得意滿一朝從事於金革安能為國家之用乎議臣援曹彬故事以動宸極之聽而　壽皇以謂人主礪世之術謨訓昭明誠後世所當監也

丁巳權知襄陽府司馬倬奏父故試兵部侍郎朴乞賜謚得旨特與贈謚太常寺欲擬謚曰忠肅危身奉上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詔司馬朴賜謚忠潔

臣留正等曰伯夷非其君不事孟子以為清司馬朴以名臣之裔當患難之際義不受汙以死令以忠潔名之華衮之褒不為虛美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當知興起也

閱法令

甲子禮部尚書劉章進對奏臣聞李德林在隋開皇初與修勅令請于朝謂欲有更張者當以軍法從事夫法之弊也故修之修之而未必皆當與衆共議之可也乃欲脅之以軍法其亦不仁甚矣仰惟　陛下清明遠覽命官取新舊法并前後勅旨續而修之越歲書成迺以奏御而丙夜之觀尤為詳悉其間有

造會計錄
嚴鑄錢禁
郊祀晴雨不常

煩擾乃止至是卒置之　造會計錄從都大發遣使
史正志之請也　十一月丁丑朔詔淮南轉運司今
後使人往來應副舟船並責令篙梢結罪如敢般載
錢寶一文以上過界流配一貫以上及憑恃責勢抑
勒裝載並依軍法施行若篙梢隱匿與犯人一等斷
罪仍許人陳首若錢數多取旨陞擢漕臣不行覺察
重行黜責　壬午郊　乙酉大禮慶成臣僚劄子伏
見郊祀陰雨連日自聖帝致齋酌獻景靈宮天宇澄
霽祥煙瑞霧環繞殿楹回鑾太廟又雨至夜漏四刻
陰雲頓開星斗燦然行朝饗之禮焉明日駕如青城
亦晴道旁觀瞻甚盛霏微凍雨還作將祭之夜駕幸

大次更衣數星燦然現於雲表及登壇樂作四郊雲
陰尚盛獨歲星中天靈光下燭終禮成不雨行禮之
次差官巡伏至城門雨大霆獨泰壇無有此皆　聖
上寅畏格于上天天意昭荅乞宣付史館以彰聖德
詔宣付史館

臣留正等曰天人相應捏如影響故昔人謂人事
盡處便是天理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理也　壽
皇以濬哲文明之德寅畏天命平時自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無一不契於天心是以蒼穹純祐遇
事而見嗚呼休哉

張栻劄子畧曰陛下之心即天心也陛下之心欲

行會賞罰

則王誰與為不善如使一齊不勝衆楚則求其為
齊而不可得理固然也方　壽皇在位之時近臣
宣召進對從容論議殆無虛日而乾道之朝許克
昌奏對所言雖不止一端然首論兩省侍從當令
更宿禁中賜以燕閒以盡天下之事聖意俞而行
之信乎治體之所當先也

庚寅臣僚劄子伏覩已降指揮加上　光堯壽聖
太上皇帝　壽聖太上皇后尊號謹按大唐詔令凡
上太上皇尊號係人主率百官上表陳請謂宜參用
唐制以稱主上事親盡敬之意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臣觀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其於事

親蓋無足稱特其典禮僅有存者耳　壽皇以舜
承堯而有司議禮近取唐制乃從之不獨聖孝益
隆亦見謙尊而光矣

十二月丙辰監左藏西庫周權進對奏增減偽會
罪賞　上曰期於必行又奏行賞罰　上曰當先賞
而後罰

臣留正等曰人主之賞罰猶天之陰陽也陽居大
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
用之處其先後重輕固自有次第人主當取法焉
者也三代聖王共守此道其忠厚惻怛之意孚于
四海是以民心固而邦本彊今觀　壽皇先賞後

劄之訓與天同功其神聖之格言歟

戊午太學録秦檜輪對因論今日圖恢復當審察至計以圖萬全之舉　上曰卿言極是極是當如此

臣留正等曰國家自靖康之變神州失馭今六七十年矣忠臣義士痛心疾首是宜朝夕兢業内修政事不忘復讎之舉也然而貪功喜事之臣固不可不察而輕舉妄動則安危係焉尤不可不戒也

壽皇聞臣僚之奏而玉音確以為然蓋平素思之詳而策之熟矣

己未工部侍郎胡銓奏於隆興之初仰蒙聖訓令臣搜訪詩人臣已物色得數人　上曰可具姓名來

臣留正等曰詩在後世為文章之一技於治理未必有損益然推其源流出於雅頌吟詠情性以風其上固聖人所不廢也　壽皇因從臣之奏而詩人名氏亦俾上聞所謂古小善者必以録名一藝者無不庸也

庚申禮部尚書劉章進對奏當今縣邑之政出於苟且為令者惟知以官錢為急月解無欠則守臣監司必喜之而民訟不理皆置不問　上曰豈可取其辦錢而不察其政

臣留正等曰縣令之職於民最近故撫字者其職之本也催科者其職之末也近世以來郡守急於

財賦之辦集而為縣令者往往以聚斂為能以尅剥為功無復設官以字民之本意故劉章以為言　壽皇灼然知其不可如使天下縣令皆能仰體聖意斯民尚何憂哉

癸酉詔史正志職專發運奏課誕謾廣立虛名徙擾州郡責授楚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其發運司可立近限結局

臣留正等曰古之聖人雖以理財為急尤以聚財為戒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以理財為急也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以聚財為戒也二說相距不啻天淵之遠而於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寸君子所甚畏也　壽皇初從議者之說建立發運司蓋欲其知取予斂散之方而有司奉行違失本指是以發自英斷亟從廢罷聖矣哉

復置淮東總領所　大閲于白石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十九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

孝宗皇帝十

乾道七年春正月丙子朔加上　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　太上皇后尊號曰壽聖明慈太上皇后　癸未　上諭輔臣曰前日奉上冊寶　太上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宴邦家非常之慶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敵讎未復日不皇暇如宮中臺殿皆太上時為之朕未嘗敢增益　太上到宮徘徊周覽為之興歎頃訝其不雅飾也　上又指殿東樓曰去此橋無數步遇花時亦不曾往或令人拗數枝來觀

加太上帝后尊號　用兵未及漢唐　不增宮中臺殿　以書字為娛

耳輔臣奏　陛下不以萬乘為樂而以中原為憂早朝晏罷焦勞如此誠古帝王所不及

臣留正等曰自中原扭於習尚遺黎故老不得見漢官威儀忠臣義士扼腕切齒為日久矣　壽皇以孝事親以俊率下而聖衷惓惓未嘗一日忘中原也雖周宣王之脩車馬備器械越王勾踐之生聚教訓豈能及哉人心所同天理必復特猶有所待耳

　上曰朕無他嗜好或得暇惟書字為娛爾虞允文等奏曰臣等見石壁上皆　陛下草聖筆力天縱有飛動之狀　上曰戲書不足觀朕近寫得一軸因顧

書秋山平遠詩

內侍取示允文等迺郭熙秋山平遠詩因以賜允文又曰　太上真草皆極古今之妙來日與卿等看來

允文等頓首謝

臣留正等曰游於藝者雖聖人之事而所謂藝者不足以形容聖人之美也　壽皇以甚盛之德同符堯舜非以書高天下惟其不溺聲色不殖貨利一切屏去嗜好而從容閑暇游神翰墨之間以書字為娛此所以為後世法歟

　己亥　上曰元日上冊寶天色開霽兩宮欣豫人情和悅薄晚方雨天意昭昭如此　上又曰無逸一篇享國久長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中所載天

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儆省名之曰敬天圖允文奏古人作無逸圖猶誇大其事　陛下盡圖書中所載敬天事又遠過之惟聖人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　上曰卿言誠然

臣留正等曰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皆出於天命非人力所能致焉故堯舜之揖遜則曰薦於天湯武之征伐則曰順乎天人主誠能兢兢業業以盡敬恭寅畏之實則社稷以之靈長運祚以之昌熾水旱不作菑害不生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矣　壽皇以尚書所載編為敬天兩圖朝夕觀覽以自儆省深得周公無逸之義較之唐元宗作為無逸

編書敬圖天為尚

旌賞趙渥招兵

重郎曹之選

圖過之遠矣

是日進呈泉州左翼軍統制趙渥招到軍兵一千人並不支費官中例物　上曰趙渥當與旌賞虞允文奏且與一遙郡　上曰賞宜從重設使職事有關罰亦不輕可與遙郡團練使　庾子進呈郎曹多闕員上曰昨召數人皆未到可且令寺監丞兼權數日前有人說近來自郡守為郎間有不曾歷職事官者却似太驟此言甚有理虞允文奏近來館學寺監拘礙資格遷除不行故有自縣便為郡自郡便為郎者是館學寺監反不如州縣之捷也　上又曰此又失之外重矣梁克家奏元立資格所以重郎選及無履歷

者一旦得之郎選却輕矣　上曰然今後除授正不可令超躐在外更有甚人才卿等可選五六人召來　臣留正等曰天下之勢猶持衡然惟其適平而已如使或左仰而右俯或右仰而左揚烏取其為平哉自　隆興以來郎選加重外欲其嘗歷郡守內欲其嘗歷職事官多其踐履而限其超躐蓋欲內外無重輕之弊也聖有謨訓當世守之

癸卯進呈三衙舊司禁軍人數　上曰　祖宗時上四軍分止是支數百料錢梁克家奏祕閣中有太祖御札禁軍券錢至親筆裁減一二百者　上曰雖一麻鞋之微亦經區處　祖宗愛惜用度如此克

不妄賜予

家奏非泛賜予尤不可輕韓昭侯非新一弊袴也不以予無功之人　上曰予及無功則人不知勸克家奏豈惟無功者不勸有功者且解體矣　上曰然因顧虞允文曰昨遣內侍往江上欲就令撫問以卿言而止正為此也允文奏郭子儀所得　上賜甘蔗幾條柑子幾顆人主以此示恩意耳今諸將受　陛下厚恩未有以報　上曰郭子儀有大功於唐今諸將孰有子儀功賜予誠是不可輕也

臣留正等曰賞賚者人主所以昭示恩禮以風厲羣臣者也人之常情人主以為重則天下亦重之人主以為輕則天下亦輕之是故為人主者將以

賞賚加於人必先自重之而不敢輕也　祖宗以禮法先天下賞賚有節而人以為恩太平之治所由以致今觀　壽皇與大臣反覆論議聖心灼然知用度之不可不惜賜予之不可不節誠得御臣之道矣

復錢司鑄

是月復置鑄錢司　二月丙午朔宣步軍司將弓箭手於初四日入內射鐵簾弓箭手舊管合格一千七百四十九人新招未合格四百四人　戊申新知泰州李柬朝辭進對　上曰卿到任須多買耕牛勸農桑

宣司入內射

命臣守勸農桑

課農桑

臣留正等曰農桑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受

論熙豐變家法

之飢一婦不識或受之寒昔人垂訓昭然明甚漢之文景務在養民當時詔旨之盼為農桑而下者不一而足遂使海内盛富興於禮義其效驗蓋非淺淺者近世為吏者罕知此理　壽皇戒之其將以警俗吏使知朝廷養民之意歟

丙辰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奏　本朝治體以忠厚仁信為本因及　熙豐　元符用事大臣　上曰　祖宗法度乃是家法　熙豐之後不合改變耳　臣留正等曰國家自　熙豐　元祐以來君子小人之黨互相排擊甲是乙非邪正卒於貿亂其為患烈矣今觀張栻論　本朝治體而　壽皇以改

變家法為非詞簡旨明萬世有不能易使　熙豐　元祐用事大臣猶在亦何所容其喙哉

命近臣射飲

丁巳　上宣諭曰　祖宗時數召近臣為賞花釣魚宴朕亦欲暇日命卿等射弓飲一兩盃冀允文等奏　陛下昭示恩意得瞻近威顏從容獻納亦臣等幸也　上曰君臣不相親則情不通早朝奏事止頃刻間豈暇詳論治道故思與卿等從容耳

臣留正等曰古者聖賢之君必選天下之賢材而置之左右朝夕之間相與親密不徒以薰陶氣質涵養德性抑以講論治理訪求民瘼也朝謁之外賢者不得親則天下之情有所扞格而不通而近

下闕

水旱預先措置

且堇堇不足允文等因奏諸郡守臣若得人遇歲水旱寧至上勤聖慮　上曰當擇其有顯效者旌之更有修圩一事卿等記之他日當行賞也已巳　上又曰今春雨暘甚調二麥必好允文奏米價極平　上曰此豈州縣勸勵之效歟克家奏水旱惟先事措置則用力少而為惠博　上曰今歲却是措置得早使朕赤子不至流離卿等力也

臣留正等曰　壽皇以仁德覆天下春涵海育溥及無外聖心焦勞常在赤子雨晴稍愆則憂見於色水旱之備則必先事而備雖堯湯之用心未有以過之也斯所以培植邦本而祈天永命者歟

立皇太子　選太子僚屬

是月立皇第三子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焞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先是　上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為重其事備見於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匪正人不然一辟居州亦無益也又曰舊來官屬幾人虞允文等奏詹事二人庶子諭德兼講讀者二人　上曰宜增二員誰可當此選者允文等奏恭邸講讀官有李彥頴劉焞二人　上曰焞有學問彥頴有操履兩人皆好卿等更選取數人及進呈　上覽之曰王十朋陳良翰此二人皆好十朋舊為小學教授性極疎快但臨事堅執耳允文奏宮僚無他事惟以文學議論為職不嫌於堅執也　上曰十朋良翰誠為忠戆可並除詹事　上又曰劉焞兼侍讀李彥頴却兼侍講何也允文等奏李彥頴既兼左諭德以侍講無人併令兼之　上曰侍講可別選人乃命焞為司業兼侍讀工部侍郎胡銓亦請飭太子宮僚朝夕勸講　上曰三代長且久者由輔導不得其人銓自五年冬致末世國祚不永皆由輔導不得其人銓自五年冬因除知泉州趣令入對遂留侍經筵尋有是除或忌銓敢言指細故雜他朝士併言之莫不得獨留銓以年逾七十力求致仕除待制與外祠未數日復留侍講筵未幾以舉官失當貶秩二等銓力求去除直學

皇子愷判寧國　張栻講詩萬章　張栻諫說除僉樞

士奉祠　淳熙六年致仕明年卒　以皇子愷判寧國府進封魏王　尚書左司郎中兼侍講張栻講詩萬章進說曰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休蠶織而為厲階者興亡之效如此可見因推廣其事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斤今日興利擾民之害　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誤國　時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手疏極言其不可且詣宰相質責之語甚切宰相慚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為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旨栻復奏曰

辨馮堪海道利害　左藏急闕　內帑鐵盔手　胡侍筵

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　上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主說明年乃出梃知永州而申說前命說後竟謫死云　三月乙亥朔　上出馮堪海道畫一以示宰臣虞允文曰馮堪所陳不可行者一可行者二其言淮中一帶置鋪舉烽火此不須行明州神前山差人船卓望黃魚垛分官兵往來巡綽此兩事可令馮堪與趙伯圭同共措置　辛巳　上曰戶部所借南庫四百萬緡屢以諭曾懷不知有甚指準撥還虞允文奏不過指準折帛爾梁克家奏今左帑無兩月之儲大段急闕不可枝

梧　上曰戶部有擘畫否允文奏有兩事衆論未以為然其一給典帖其二賣鈔紙　上曰此兩事既病民且傷國體俱不可行更令別議以聞　丁酉宣諭步軍司未經內教弩手於二十五日絕早赴水門祇候宣押內教射鐵簾弩手一千六百七人　戊戌虞允文奏胡銓蚤歲一節甚高今縱有小小過失不宜令遠去朝廷　上曰朕昨覽臺章躊躇兩日意甚念之但以四人同時論列不欲令銓獨留梁克家奏銓流落海上二十餘年人所甚難　上曰銓固非他人比宜且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

臣留正等曰自昔賢人君子難進而易退惟聖明之主則欲留以自近而不忍輕使之去所以崇節義厲風俗也　壽皇惓惓於胡銓而留之經筵蓋取其蚤歲一節有大過人者聖心好賢如此多士安得不勸乎

治邊臣生事罪　復將作監

庚子進呈胡沂具到彭德等盜馬因依虞允文奏曾昭誘山寨人盜馬已而殺其人人情甚不安至有逃入山中不敢出者　上曰昭欲自掩其過乃乖謬至此須重作行遣可追三官放罷梁克家奏邀功生事邊臣不可輕貸且如知沅州孫叔傑以兵攻傜人引惹王再彤等聚衆作過驚擾邊民幾成大患前日得旨放罷行遣太輕　上曰可更降兩官　是月復

將作監　申嚴閉糴禁　夏四月乙巳朔詔春季拍試事藝最高強人各特與補轉兩資虞允文奏外尚有增加斗力四千餘人須將本司兵馬略與推恩

軍中拍試激賞　以是非為從違

上曰軍中既有激賞人人肯學事藝何患軍政不修若更本官亦復推賞尤見激勵　庚戌宰執進呈訖上因及近日移戍黜軍虞允文奏或以為擾　上曰近有兩三人亦如此說昨日講筵又有及前日差除者朕於聽言之際是則從之非則違之初無容心其間梁克家奏天下事惟其是而已是者當於理之謂也　上曰然　太祖問趙普云天下何者最大普曰惟道理最大朕嘗三復斯言以為　祖宗時每事必

殿司弓箭手入内射　嚴非深文峻法

問道理夫焉得不治

臣留正等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天之所以能成造化之功者以其無容心也是以生育肅殺自然有至理寓乎其間夫聖人之心亦如是而已舉天下之事是非利害雜然至乎其前而吾一槩以無心處之方寸湛然處處洞徹天下之事焉往而不得其當哉臣知　藝祖之心　壽皇之心即天之心也

己未宣押殿前司選鋒策鋒兩軍弓箭手各七百人入内射　庚午進呈有告統兵官掊克不法者上令付大理寺治之虞允文奏恩威相須乃濟　上

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蘇軾乃謂堯舜務以愛勝威朕謂軾之言未然梁克家奏先儒立論不可指為一定之說如崔寔著政論務勸世主馭下以嚴大抵捄弊之言各因其時爾　上曰昔人以嚴致平非謂深文峻法也紀綱嚴整使人不敢犯耳譬如人家父子兄弟森然法度之中不必須用鞭朴然後謂之嚴也

臣留正等曰昔之言治者知用嚴而不知所以用嚴知嚴之說而未能究其理也　壽皇於統兵官之掊剋者則以威臨之至論以嚴致平乃以為法度森然不必須用鞭朴此豈崔寔輩所能深窺哉

殿司弩手入内射　劉珙辭復起　賑楚州饑　劉珙恢復論

辛未宣押選鋒策鋒兩軍弩手一千六百一十一人入内射　是月詔今歲科場其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守臣監司亦許解送仍具詞業繳進以聞　楚州饑賜米五千石賑之　劉珙起復同知樞密院宣撫荆襄珙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則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兵甲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禄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抑　陛下

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者矣其敢嘿無一言以塞明詔哉乃手疏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飢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大抵關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務禁衛之卒規箕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敵臣不知其為此議者將何以待之也且荆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誠使朝廷施設得宜元氣充實則廓清宇內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

命皇太子京尹

諭軍中階級法

主兵不官能律己

望百姓富實

治盜治民不同

人悉心經理顧亦何足恃哉以今而慮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　上納其言爲寢前詔　以皇太子尹臨安府尋以晁公武爲少尹李彦穎劉焞兼判官陸之望馬希言爲推官　五月戊寅宰執奏王朴荊鄂黠軍事梁克家奏近諸將御下太寬今統制官有敢鞭統領官以下者否　太祖皇帝設爲階級之法萬世不可易也　上曰二百年軍中不變亂蓋出於此虞允文奏法固當守主兵官亦要以律己爲先　上曰誠然前日一二主兵官不能制其下反爲下所告者端以不能律己故耳　壬辰　上曰近日雨暘尤

好麥已登場稻田亦下種矣虞允文奏農人得雨種稻得晴刈麥兩不關事　上曰朕心惟望百姓富實國計又其次也

臣留正等曰古者以富民爲先民富而國自富後世專務富國故民貧民貧則國雖富而不得保也壽皇專意涵養惟望百姓富實而國計則次之其先後次第豈不較然著明哉

辛丑　上語及臨安事因曰韓彦古在任時盜賊屏迹比其罷也羣盜如相呼而來以此知治盜亦不可不嚴惜乎彦古所以治民者亦用治盜之術治盜當嚴治民當寬難以一律

君臣交修則天

臣留正等曰臣嘗觀漢班固叙循吏傳以謂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至論趙廣漢韓延壽非不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其褒貶之意昭然明甚不可誣也爲國家者以民爲本故王成黃霸之徒得在循良之列如使專於用嚴而長於治盜則廣漢延壽足矣然智者終不前以彼而易此也聖訓謂治民不可用治盜之術其於考覈吏能者可謂明也已矣

六月壬子右正言許克昌奏曰者命臺諫兩省以上以四條薦士宜皆盡心公選訪聞劉之柄頃爲京局以侵盜官錢擒付棘寺盡償所盜鐫官放罷李發

頃爲靖州迫於七十輒自申部擅減十年意欲撓冒關陞磨勘吏部以其無廉耻欺罔劾奏之降兩官勒令致仕二人皆汙薦墨聞者竊笑又聞二人皆胡銓所薦而之柄與之衡又劉章子也章身爲從官奉詔薦士而乃徇私罔上烏得無罪望下三省公議舉者之罪詔依胡銓可降授左通直郎劉章可降授左通奉大夫　乙卯進呈張權劄子淮西麥熟米價平秋成可望　上曰時和歲豐卿等協贊之力朕當與卿等講求其未至者以荅天休虞允文奏聖德無闕動合天心　上曰君臣之間正要更相儆戒朕有過卿等悉言之卿等有未至者朕亦無隱庶幾君臣交修

選為鄉官監

以答天貺

臣留正等曰君臣之間以誠相與故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亦無隱於其君君不疑於其臣則從善於流改過不吝而衆美具矣臣無隱於其君則嘉謀嘉猷入告于后天下之事亦何往而不濟哉君臣之間相與如此則不求於天而天休自至理之必然也　壽皇聖德無闕而君臣更相儆戒之念不忘于中此其所以克享天心也歟

丙辰太常寺丞蕭燧論人君聽言必察其可用之實所言與所行相副然後可信　上曰所論甚當人誰不能言但徒能言之而已要當觀其所行書所謂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是也乙丑宗正寺丞戴幾先輪對因論人材當以敷實為先　上曰堯舜用人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此責實之政

臣留正等曰言顧行行顧言者君子之事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者小人之事也欲謹君子小人之辨必於此焉察之書所謂敷奏明試者亦如斯而已此責實之政人主所當留意也

丁卯　上曰侍從或除人鄉監必有闕員宜擇其可為者卿等可選數人將上　秋七月乙未梁克家奏近時有兩事皆前世不及　太上禪位　陛下建儲皆出於獨斷　上曰此事誠漢唐所無朕常恨功

慕文景富庶宗功業

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及漢文景耳虞允文奏　陛下以儉為寶積以歲月何患不及文景如太宗功業則在　陛下日夜勉之而已　上曰朕於創業守成中興三者皆兼之蚤夜孜孜不敢怠遑每日晨時已無一事則自思曰豈有未至者乎則求三兩事反復思慮惟恐有失

臣留正等曰天下至大萬幾至繁君道至難憂責至重雖聖明之主必懷兢兢之思而不敢怠也古者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然則一日之間求斯須自暇自逸而不可得矣　壽皇慕文景之富庶與太宗之功業而蚤夜孜孜不敢

怠遑事事深思惟恐有失憂勤如此足以光前下而裕後世矣

上曰朕近於几上書一將字往來尋繹未得擇將之道卿等更思之虞允文奏人才臨事方見　上曰極是唐太宗安市之戰始得薛仁貴

臣留正等曰勞於求賢者治之本也怠於求賢者亂之階也昔之人主或精誠通於夢寐或眷注有同飢渴其得人不同其用心一也　壽皇於几上書一將字往來尋繹聖心勤勤如此較之漢文拊髀而思頗牧勝之遠矣

書將字求將才

賑湖南江西饑

是月賑湖南江西饑中書舍人范成大言夫賑濟

免浙盜蠲傷移稅論駁人嚴人監論儒言　救
淮丁錢旱流戶　制蠻　軍糾罪世不財

賑糶其要不過兩言莫不便於聚人莫良便於散給
詔免兩淮民戶丁錢兩浙丁鹽絹　上諭輔臣曰
范成大言處州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有一家
數丁者當重與減免卿等更詳議來尋又蠲旱傷路
流移戶稅　八月乙巳　上語黎州邊事令宰執以
書諭胡元質吳總等如蠻人以市馬要我則且住一
兩年使權常在我彼無能為自然安帖畏服　丙午
殿司左軍劾馬軍司使臣家被獲　上曰不當以治
百姓之法治之虞允文奏強盜已不可貸況軍人乎
已未進呈兩浙漕臣羅椿積米　上因宣諭曰洪
範八政以食為先而世儒乃不言財穀邦之有儲蓄

如人之有家計欲不預辦得乎
臣留正等曰孔子論理財必曰義孟子論足財必
曰政事後世如唐劉晏號計臣之最有功者至其
分掌租庸亦必以士人為之是知財穀之事正儒
者所當知而世俗或以不言為是可乎此聖訓所
以拳拳於八政之首也
戊辰趙樽乞陞差孟俊閤大亨　上曰孟俊可依
閤大亨係使酒犯階級雖閱二年事干軍政此未可
也　庚午　上謂宰執曰朕近日宮中覺得無事卿
等想甚勤勞又曰卿等凡所謀猷無不曲盡每深嘉
歎朕近日無事又時過德壽宮　太上順養愈勝天

嚴階罪犯級

盡悅親之道　因湖歉募兵　議去文煩略

顏悅好朕退輒喜不自勝虞允文奏神器之重得所
付託聖懷無事自應如此堯獨高五帝之壽者以此
上曰誠然
臣留正等曰漢唐以來如漢高帝之於未央唐太
宗之於大安肅宗之於興慶其事親之道皆有愧
於聖人無足稱者惟我　壽皇日致其孝與舜同
符豈惟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亦使萬世知聖神之
軌範焉耳
九月壬申朔　上曰江西湖南旱歉恐可募兵兩
路各且募千人梁克家奏外路募兵多憚所費虞允
文奏曰撥截上供亦可　上曰然所募之人發赴三

衙切恐太遠當與分撥允文奏江西去江池為近湖
南去鄂渚為近　上曰可便降指揮仍與分撥行下
戊寅　上曰漢高帝初年專意馬上之事世祖增
廣郊祀亦在隴蜀既平之後共人規恢遠略固不在
專繫文末節蓋未暇問梁克家奏高帝創業世祖中
興今日之事乃兼守成　祖宗二百年來典禮畢備
當以時舉　上曰典禮何可盡廢抑其浮華而已自
今以往卿等每事當先務實稍涉浮文必議蠲省
臣留正等曰世俗求耳目之娛而不思可用之實
是以貧畫餅而棄穀粟慕文繡而捐布帛其為害
有不勝言者為天下國家亦如是而已然則崇實

許永佃屯田　荊襄移屯二便　六部長貳舉薦不職司理　增加事之實藝　賑饒州饑

效屏虛文非真主其執能之

壬午湖北京西總領兼措置屯田呂游問言本所管營田屯田內官兵關人耕種之處乞依舊頃畝出榜召百姓依元額承佃從之租課令本所拘取

丁亥進呈呂游問得旨措置襄陽寨屋梁克家奏將徙荊南之屯否　上曰欲令移去如何處允文奏曰荊南之人歲歲更戍自此可免道塗往返之勞然有二不便　上曰襄陽極邊驟添人馬對境必致驚疑允文奏此正是一不便又自荊南至襄陽水運千餘里河道淺狹難於餽糧此二不便以臣愚見不如先移軍馬餘續議之　上曰甚善可諭此意令呂游

問同奏琪措置　是月進呈六部長貳歲舉改官人皆是後來許依職司收使今合依舊法　上曰甚好梁克家奏在京選人無外路監司薦舉若六部長貳又不許作職司必不得改官　上曰舊法既然當使人從法不可以法從人也虞允文奏舊法京局不以選人為之故六部長貳不作職司亦可今皆用選人後來磨勘不行必重申請却須更改　上曰此事續議施行　冬十月甲辰虞允文奏兩司增加到力事藝升進者千餘人費不過七千餘貫昨有賜金盌者軍中歡呼無不歆艷　上曰聞其戴盌乘馬而歸道路聚觀如此見者必勸矣　是月賑饒州饑　上因

罷興司　紹興宗　宗建本末置司　改和州花裝隊　戒改法弊　治詐稱廂罪

覽知州王秬賑濟畫一曰饑歲民多遺棄小兒已付諸路收養如錢物不足可具奏來於內藏支降　罷紹興府宗正行司以其事歸大宗正司　本朝宗室皆聚於京師　熙豐間始許居于外　崇寧間始即河南應天置西南二敦宗院　靖康之禍在京宗室無得免者而睢雒二都得全　建炎初將南幸於是大宗正司移江寧而西南外初寓於揚州及鎮江卒又移於泉福二州而居會稽者乃　紹興初以行在未有居第權分宗室居之及　恩平郡王璩出居會稽遂以為判大宗正司至是省之　十有一月丁亥進呈乞改和州西路花裝隊　上曰三衙舊亦結花

裝隊昨已更改與其臨敵旋行抽摘不若逐色團結之有素也　甲午虞允文奏舊法黃甲不曾到部人在銓試下等人之上　上曰可依舊法又曰改法不當終有窒礙不如加詳審於初則免改更於後也

臣留正等曰天下之事其成之也難則其壞之也不易鹵莽於其始必致悔於其終物理之固然也況立法定令以貽億萬世者乎使世之議法者皆知仰遵睿訓加詳於初尚何勞於更法哉

是月策制科眉山布衣李　入第四等賜制科出身　十有二月戊午進呈外路收捉八廂指揮先是軍人王俊自稱八廂詐取軍中錢物配廣南　上曰

詔統兵官舉人　許閤門官輪對　馬司移屯建康　降僧牒四川總所　趙雄使敵

御前從來無八廂差出可擬指揮行下諸路如有自稱八廂之人即行收捉根勘至是進呈　上顧虞允文曰卿昨所言若真八廂對人自稱亦所當罪此言甚當

臣留正等曰夫人主求天下之英賢以為耳目如所謂邏卒者雖不可無然終非足恃者也一軍士自稱八廂曾何足云而睿旨丁寧如此亦足以垂憲矣

丙寅詔都統制歲舉所知二人統制歲舉一人以智勇俱全為上以善撫士卒為次以專有膽勇又為次將校士卒惟其所舉從臣僚之請也　是月令閤

門官依文臣館職輪對　是月移馬軍司屯于建康府　四川總領所奏昨緣本路措置備邊椿積遂申朝廷乞降空名度牒仍拘收四川事故僧道度牒繳納訖欲乞將已賣過四千五百道作第一料所有去年十二月內已降二千道今更乞貼降二千五百道湊作第二料下本所出賣拘收價錢搬赴宣撫司專充備邊椿積非遇緩急分文不敢支用從之　趙雄使敵附國書復請陵寢及受書之禮及雄入辭敵使其臣宣諭云傳語　宋皇帝向來初講和日　宋朝來祈請　徽宗皇帝靈柩已送還了今再講和　宋國自當來祈請　欽宗靈柩父子同葬以時奉祀去年使來却妄請犨雒山陵上國止許奉遷并許一就發還　欽宗皇帝靈柩上國已令搬取在此後來報聞今　宋國既不欲請上國却當就犨雒山陵附葬無一語及受書事雄歸奏敵主庸人耳於　陛下無能為役中原遺黎日望王師必有簞食之迎倒戈之舉　上甚悅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

存留醫科學

辨僞正邪 不以言取人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一

孝宗皇帝十一

乾道八年春正月辛未禮部大理寺狀臣僚言乞置太醫局及醫生試補之法得旨更不置局依舊存留醫學科選舉許令赴試

臣留正等曰周官醫職五此先王仁民愛物之政也或八人或六人少者二人耳凡官皆有府史胥徒之屬於此獨無焉唯醫師總稽其事則僅有二十有四人置之未嘗濫也且其職高者止於上士待之未嘗過也 國初設太醫令蓋循漢唐之舊而置局始於 慶歷之四年當是時治安之日久

聖人所以仁天下者於是備舉至 熙寧增置丞及提舉官 崇寧置學以倣而學之盛則其流廣極矣 壽皇聖聰明冠古 乾道三年始罷局生醫生豈非以時方抑文崇實恐其爲國用蠹耶及是議臣有請姑令存醫學科許赴試而已蓋庶幾周官之意焉

戊寅太常博士楊萬里輪對論及人材 上曰人材要辨實僞要分邪正又曰最不可以言取人孔子大聖猶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故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臣留正等曰堯舜觀人之法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夫賢否固不專定於言也而必繇言以進 壽皇銳意于治旁招英俊凡得以言徹上聞者無間於中外高下聖鑒所照必辨實僞必分邪正上符堯舜下述孔子公聽並觀而表裏見焉今觀當時人材並進議論譸出雖誕謾險佞之徒亦或倒迹其間旋即呈露譴斥隨之豈非因言觀行之效歟若槩謂人不可以言取而獻絶其言使是非善否俱無因至前則非 壽皇意也亦非堯舜意也

正孟享獻位朝

乙酉太常少卿黃鈞奏切謂國莫重於禮禮莫嚴於分伏見四孟月 景靈宮朝獻 皇帝與羣臣俱拜於庭心切疑之退而求之禮經考之儀注有所不

合問之掌故則渡江之後羣吏省記者失之也曲禮曰君踐阼臨祭祀禮器曰廟堂之上口口在阼又曰君在阼正義曰阼主人階也天子登祀升階而行可也 神宗 元豐間詳定郊廟禮文明堂太廟景靈宮行禮兼設 皇帝版位于東階之上今親郊之歲朝獻景靈宮朝饗太廟 皇帝拜上從臣拜下矣獨四孟朝獻設褥位於阼階之下則是以天子之尊而用之大夫士臨祭之位非所以正禮而明分也欲遵 元豐之制每遇 皇帝孟月朝獻設褥位於東階之上西嚮以禮則合以分則正禮部太常寺同共討論欲依所乞及乞於見今儀注內修定施行詔從之

討論太子入學儀

丙戌宰執乞討論上丁釋奠　皇太子入學之儀

上曰禮記文王世子篇載太子入學事甚詳梁克家奏入學以齒則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古人所以教世子如此虞允文奏此事備於禮經後世罕有舉行者　上曰可令有司討論以聞

臣留正等曰三王教世子之法備矣猶必齒於學者非徒示謙抑崇觀美也學之爲王者事而王道莫大於人倫蓋君臣父子長幼之際實天性之流行人事之根柢天地萬物之所繇立聖人以是定人極經政教學以明之蓋使皆盡其理而循其則也自其爲世子而周旋其間則彌綸範圍之本立

矣　壽皇聖慮及此萬世所宜取法也

二月乙巳詔曰朕惟帝王之世輔弼之臣其名雖殊而相之實一也厥後位號定於漢而稱謂汨於唐以僕臣而長百僚朕所不取且丞相者道揆之任也三省者法守所自出也今捨其大而舉其細豈責實之議乎肆朕稽古建官而正之蓋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爲政之先務也其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左右丞相

臣留正等曰官制沿襲其失尚矣唐太宗定授田之制修寓兵之法最爲近古至增損官制而宰相之名猶不正況庸主乎　壽皇謂僕臣不可以長

正丞相名官

百僚建而正之自非聰明睿知卓冠前古深明奮庸熙載納誨輔德之要而審於因革之宜安能及此且漢氏丞相之號則可矣自蕭曹以刀筆吏爲之而大綱終未立今聖詔有曰丞相者道揆之任也所以待大臣蓋漢唐人主不足以知之後世其亦體　壽皇用相之意哉

虞允文爲左丞相梁克家爲右丞相曾懷參知政事張說王之奇並簽書樞密院事懷之奇仍賜出身尋詔已正丞相之名其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尚存虛名雜壓可刪去以左右丞相充其位張說者父故省吏也說以父任爲右職妻憲聖皇后女弟由是累遷

知閤門事　隆興初兼樞密副都承旨　乾道初落副字七年春除簽書左司員外郎張栻侍講席因諫止之遂以觀察使陛節度奉祠至是乃復申前命起居郎莫濟不書錄黃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說答詔於是二人皆與外祠乃令姚憲權給事中書讀行下趙汝愚時爲著作佐郎不往見說率同列並請祠不報會其祖母卒不俟報即日歸省父因自劾　上不加罪就除知信州　己酉詔隨龍判太史局李繼宗兩該德壽宮應奉轉三官許回授可將與男安國補太史局保章正充歷算科臣僚言保章從八品與宣義成忠郎等尒使其精於歷算雖特命之可也用其

莫濟不書錄黃說張說

寢繼回命 李宗授

父之回授則恐不可開此例爾雖曰三官以易一命若使異時羣臣近習有不知事體不顧廉恥皆乞用此例　陛下何以拒之更加聖慮而寢其命詔從之

丙辰御史臺狀得旨令開具六察所隸覺察彈劾事件并見今監察御史職事以聞本臺契勘覺察彈劾日前並係殿中與長貳通行風聞彈劾即不屬六察其六察管取索所隸百司簿書公案點檢稽違差失行遣不當等事合依應指揮並分隸六察虞允文等奏　祖宗時監察御史却許言事　上曰今既分隸六察可許隨事彈奏自此臺綱肅清矣

許六察隨事奏彈

臣留正等曰古者凡為臣子皆得以言事孟子責

蚔龜為士師數月而未言士師刑官也由是言之則朝廷皆可言之臣書曰工執藝事以諫蓋雖至微亦得因其職以言也後世臺諫既有定員視古已甚拘況處六察之職者但點檢所隸百司簿書之稽違則得言者毋亦太狹乎　祖宗時監察御史皆許言事此令典也　壽皇舉而復之所以廣聰明來忠直正紀綱糾邪慝者莫要於是　祖宗規模凡天下之事唯以宰相行之臺諫言之天子操至公而審是非焉治道宏博遠過漢唐　壽皇兩日之間正丞相之名定六察言事之制大綱並舉在位二十八年朝廷清明海宇綏靖有自來也

不買民田為教場

三月己巳馬軍司李顯忠乞於換民田充都教場有司申民間不願欲每畝支錢五貫文收買　上曰馬司諸軍皆未有教場否虞允文奏雖有之但未有都教場以備合教　上曰建康營軍馬自有大教場每遇合教可以時暫教閱允文奏豈非　聖意不欲取民田否　上曰然

臣留正等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兵事雖不可緩而農事尤急　壽皇方銳意武備嚴教閱修器械凡州郡禁卒土軍弓手以至民兵並加訓齊及有司請買民田充教場則抑而不許先後之序審矣詩云有常德以立武事其謂是歟

期於雪耻

壬午　上泛論人材顧謂虞允文等曰士大夫難得任事之人蓋為風俗未醇今雖稍有祇是未多允文奏承平時前輩名臣如范仲淹韓琦等在邊尚猶難之　上曰當時往往亦多失利蓋由未甚知兵允文奏非不知兵但不教之兵難以禦敵　上曰西夏小境當時亦自枝梧不行所以馴致丙午之耻　朕今孜孜不倦期與卿等共雪之今聞敵人上驕下惰朕所以日夕磨厲必欲令今日我之師徒如昔日敵人之兵勢蓋思反之也

臣留正等曰　靖康之變中國之大耻臣子之深憤也昔曰勢有不敵姑從和好以養成俟時可耳

戒官酒
兵使

點檢諸軍船

倘惟幸於無事則敵人之性包藏不測其可恃乎
諸葛亮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至於成敗利
鈍非臣所能逆睹而乃畏其强大忘我　君父之
讎則非立志者矣　壽皇聰明勇智規恢滅敵觀
所以諭大臣者其義正其志果其察利害也審雖
天時未至功烈未建然而聖武昭然雷厲風行固
足以折西北驕傲之氣而堅其恭順之禮矣
庚寅殿前司奏乞令董世英等總轄軍兵於揚州
牧馬　上曰向來聞董世英及張唐臣使酒朕嘗戒
之張唐臣已遵約束悛改朕以二金椀賜之董世英
聞尚未悛豈宜差去可別差人仍令本軍戒諭

臣留正等曰漢文帝召河東守季布欲以爲御史
大夫又以其勇使酒罷之徒采於一毀一譽之言
而非實知也布謂恐天下有心窺之帝但慙而已
河東重郡也御史大夫要任也布亦知名者也而
猶有不察若董世英張唐臣輩在軍中未爲顯顯
者　壽皇皆知其使酒及其既遵約束與夫未悛
又皆不能自遁聖人之明不亦遠乎且其改也寵
以賜予而未悛則戒諭隨之照之如日月警之如
雷霆誨之如父師聖意所向六軍驩動孰有不激
厲思報者乎

壬辰宰執進呈乞點檢諸軍戰船　上曰舟楫正

修三公法　擢定及第　武舉　給牒　罷國用制

正少　黃等　黃　宰

是我之所長豈可置而不問鄂州荊南江州可差姜
詵前去池州以下委葉衡具數奏聞仍令逐軍日下
修整　丙申詳定一司敕令所奏修正三公三少法
諸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左右丞相爲宰相少師少
傅少保爲三少詔從之　是月親試舉人賜黃定以
下及第出身有差仍賜御書益稷篇　武舉正奏絕
倫特奏並依文舉例唱名日給黃牒賜及第出身有
差　夏四月丙午進呈宰臣制國用事　上曰官制
已定丞相事無不統所有兼制國用更不入銜

臣留正等曰至矣哉斯言任宰相之專責宰相之
重也唐德宗嘗語李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

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宰相之職
不可分也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
有司非宰相也帝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嗚呼
此豈一言之失哉由其心猜克自用必以爲事有
所分則人不能欺耳而但認其失於辭則又諱過
者也德宗陋矣何足爲聖時道獨歎夫乾元不大
其始則坤何以承之　壽皇謂丞相事無不統更
不以兼制國用入銜是望其臣以帝王盛時宰相
之職業也君德如此寧復有不能展布之慮耶且
夫不兼制國用云者非漠然不復問也特不當親
其期會條目之繁瑣者耳昔者冢宰於歲之杪五

命郡課農桑

穀既入則量其所入以為所出之數蓋上自天子膳羞服用與凡宗廟祭祀之式皆得以品節此非冢宰疇敢任之推是言之則侍御僕從屬之內庭而稽其秩敘幾其冗倖宰相所當任也將帥兵旅隸之樞府而察其能否去其蠹弊宰相所當與也陳理義攷古今經筵責也而輔養聖德修其不逮則宰相為近論得失糾奸貪臺諫事也而維持公論正於未然則宰相實先若曰彼分其職相不預焉君安於無事相幸於逃責豈所謂事無不統之意哉臣益知　壽皇之言為國家計也蓋甚大

知化州黃克仁朝辭進對　上曰遠方小民政賴

郡守撫摩勸課農桑

臣留正等曰守令為愛養斯民設也今惟催科而已矣又豈問民事耶內地大郡朝廷所推擇也其人賢否易聞也其民疾苦易知也則猶或竭力於愛民之政若夫其地遠其郡小又唯據資格畀之符竹且徇於時論之所急自非性仁明者能復念吾百姓乎　壽皇臨遣化州守臣專責以撫摩勸課農桑　聖語春溫雖嶺嶠陽遠皆已在涵育之內彼必知所奉承矣是以溥海內外恩澤溥博所謂不泄邇不忘遠視武王有光焉

甲寅戶侍楊倓奏義倉在法夏秋正稅每一斗別

書益稷前賜進士

納五合即正稅不及一斗免納應豐熟一縣九分已上即納一升惟充賑給不許他用今諸路州縣常平義倉米斛不少年來雖間有災傷去處支給不多訪聞皆是擅行侵用從來未曾稽考乞下諸路常平官限半月委逐州主管官取索五年的實收支數目仍開說逐年有無災傷檢放及取給過若干并見在之數實計若干目今在甚處樁管結罪保明文帳申部稽考施行從之　己未虞允文等蒙宣示賜新進士御書益稷篇不勝榮幸梁克家奏益稷首載治水播奏艱食末載君臣更相訓敕之意學者因　宸翰以味經旨必知古人用心矣　上曰如所載無若丹朱

傲等語見古者君臣儆戒之深允文奏舜與皐陶賡歌之辭舜則曰股肱喜元首起皐陶則曰元首明股肱良又繼以元首叢脞股肱惰之語君臣之間相稱譽相儆戒自有次序如此所以能致無為之治　上曰然此篇實以民之粒食則知務農為治之本至於告臣隣之言則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又曰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是古之聖人待天下之人未嘗不先之以教及其不格則必以刑威之今為書生者多事威文而忽益二事是未究古聖人之用心也因欲使知之

臣留正等曰益稷一篇舜禹皐夔相與論治道詳

福建行鈔鹽法

臣留正等曰人主敬政二曰特旨曰宣諭法令所不可則以特旨行之議論所當執則以宣諭止之彼請為此者必曰權者人主之有也而拘於章程遷於臣下之言是人主不得有所為也又豈知賞罰予奪一切稽之成法付之公議正所以齊羣動定民志而尊嚴朝廷苟不正其本隄防一決則是以天命天討之公柄而徇僥倖者之私欲矣夫遷轉有止法所以裁冗濫也復為之法曰非係特旨不許轉行是復關一路招之矣　壽皇令詳議除去無清流品不至泛濫然則防微杜漸之意深矣哉

是月福建鹽行鈔法從轉運陳峴之請也仍支請一十萬貫作本陳俊卿時帥閩移書宰執曰福建鹽法與淮浙不同蓋淮浙之鹽行八九路八十餘州地廣數千里故其利甚溥福建八州惟汀邵劒建四州可售而地狹人貧土無重貨非可以他路比也今欲改行鈔法已奪州縣歲計又欲嚴禁私販必虧稅務常額而貧民無業又將起而為盜夫州縣關用則必橫斂農民稅務既虧常額則必重征商旅盜賊既起則未知所增三十萬緡之入其足以償調兵之費否也將來官鈔或滯不行則必科下州縣州縣無策必至抑配民户本以利民而反擾之此恐皆非變法之本意也當時諸公不能用然鈔法果不行　立宗室銓試法

銓試法　六月辛丑　上曰連數日雨止天氣晴明歲事有望虞允文奏曰麥已食新米價日減　上曰今歲再得一稔想見粒米狼戾更積得二年經常米便有三年之蓄則此未嘗如此仍須嚴切戒約只置場和糴聽百姓情願入中不得纖毫科擾　壬寅新江西運判劉焞朝辭進對論今日州縣窮空無備及當今利害　上曰江西旱荒之餘極有合理會事故輟卿往又曰州縣直是無備亦多由官吏非其人　喜歲稔可積蓄

丙午傳自強劄子父察遇害於燕山乞賜謚得旨賜謚忠肅　己未新知廣德軍富杞朝辭　上曰廣德　傳察賜謚

小壘地多水旱卿到任或有水旱奏來　戒廣德守奏水旱

臣留正等曰揣所恍意者則修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人情之弊自古然爾況萬乘之威九重之遠自非開之使言則災異之實安能盡徹　上聽耶歐陽脩嘗歎　景祐初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于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言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朝廷因舉田令約束州縣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甚者笞而絕之畿之民聚訴於宰相於是遣使出視始知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逸耳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租嗟夫　仁宗

賑西水災　獎楊展意　參用茶馬法　抑勝瑞諫獻　罷盧州屯田

堯舜之心也愛民之政孚于天下徒以三司一言壅之吏遂不敢以實聞使人主累惡聞災異則弊將若何　壽皇德意天覆諭廣德守臣以地多水旱且令奏來夫水旱之多常情所諱也而預許其具奏彼為郡者何忍欺君罔民而憚于言也當是時四方水旱亦或有之而州縣無敢蔽欺荒政備舉斯民各家安集之賜嗚呼仁哉

是月江西水災命賑之　葉衡乞落楊展統制權字　上曰展於職事之間留意可作職事脩舉特與陞差　秋七月己巳臣僚言　祖宗馬政茶馬司並專用茶錦綃博易北漢皆便近茶馬司專用銀幣甚非立法之意況茶為外界必用之物銀寶多出外界甚非中國之利詔四川宣撫司參舊法措置　庚寅知光州滕瑞奏遇天申聖節臣自書聖壽萬歲四字約二丈餘兼造山棚高三丈餘凡用綃五十匹褾背投進　上曰滕瑞不修郡政以此獻諛特降一官是月知盧州趙善俊言朝廷頃者分兵屯田其不可者有三臣謂罷屯田有三利習熟戰陣之兵得歸行伍日從事於教閱一利也無張官置吏坐以糜稍無買牛散種以費官物二利也屯田之田悉皆膏腴牛具屋廬無一不具以資歸正人使之安居三利也詔盧州見屯田官兵並行廢罷其田畝牛具令趙善俊

盡數拘收給付歸正人請佃及募人租種　八月庚子新度支朱儔言經總制錢頃自諸州通判專一拘收歲入至一千七百二十五萬緡繼命知通同掌而歲虧二百三十萬緡故暴者版曹奏陳專屬通判其後又因臣僚劄子乞委守臣於是有知通同共拘催分授酬賞之制夫州郡錢物常患為守者侵取經制錢分隸之數而多收係省以供妄費今使知通同掌則通判愈不得而誰何乞仍舊委之通判而守臣不預從之既而户書楊倓言若令通判拘催切恐守臣不能協力乞照　乾道二年指揮令知通同共任責分賞從之　辛巳臣僚言州縣被差執役者率中下之户產業微薄一為保正鮮不破家壞產昔之所管者不過煙火盜賊而已今乃至於承文引督租賦焉昔之所勞者不過橋梁道路而已今乃至於備修造供役使焉方其始參也饋諸吏則謂之辭役錢知縣迎送僦夫腳則謂之地理錢節餽參賀則謂之節料錢官員下鄉則謂之過都錢月認醋額則謂之醋息錢復有所謂承差人專一承受差使又有所謂傳帖人名在諸廳曰直實不曾承傳文帖亦令就催而占破伏望申嚴州縣今後如敢令保正副出備上件名色錢物官員坐以贓私公吏重行決配如充役之家不願親身祗應止許顧承差人一名餘所謂傳帖之

給度牒糴常平　詢水利　用人無心　平時奉天　欲蠲租賑川水

類並行住罷從之　壬子浙東提舉鄭良嗣言收糴常平尚少錢五萬三千二十餘貫詔禮部紐計度牒給降　乙卯　上謂輔臣曰昨因檢唐書李吉甫傳見栖筠為常州刺史適值浙饑浚渠廝江流境內遂豐稔不知江流遠近可令浙漕及常州考求古迹以聞　癸亥兵部侍郎黃鈞論知人善任使當察其人而取之量其材而用之　上曰朕以無心處之無心則明無心則不偏無心則無私

臣留正等曰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夫欲取天下之善而先有以實其中則是非賢否何由見耶是故有鄙薄空言之心則知學守道者或難進矣有厭憚生事之心則憂世救時者或難用矣有嫉其好名之心則忠言沮矣有疑其合黨之心則善類危矣　壽皇以無心處之既言其明又言其不偏又言其無私非廓然大公者能之乎此知人之哲所以上齊堯舜也

甲子著作佐郎丁時發奏人君須平時奉天得天助然後可以立大事　上曰朕曉夕念此所謂立之禱久矣時發奏近來多竭民力以事不急　陛下當恤民以固本　上曰朕非特要建功業如漢文景蠲天下租賦事亦將次第施行　是月四川水災命賑之　九月庚午　上曰自秋以來多陰雨今已十日

祈晴獲應　戒俗奢侈　定江西鐵錢額　虞允文撫四川

晴矣正當收穫歲事可保朕圖莫精心祈晴天意可見　壬申　上曰近時民俗多尚奢侈纔遇豐年稍遂從容則華飾門戶鮮麗衣服促婚嫁厚裝奩惟恐奢華之不至甚非所宜今年遠近豐登趁此秋成欲使民間各務儲積以為悠久之計將來宜降詔戒諭仍趁時廣種二麥以備水旱之用

臣留正等曰賈誼議漢世庶人墻屋被繡綵偏諸之服倡優僮隸為繡衣絲履之飾以為是驅民於飢寒而為奸邪盜賊言至切也然是時漢興二十餘載海內晏然衣食既滋殖矣風俗華侈猶曰安佚之流使然也中興以來民庶而未富大室無累歲之儲貧民無朝夕之計而上下相習侈靡日益甚夫富猶不可侈也今貧而侈可不深慮乎　壽皇躬行節儉以風示天下深病民俗之奢因遠近豐登欲降詔戒諭使民間各務儲積以為悠久之計仍廣種二麥以備水旱之用噫何其知民之悉憂民之至愛民之無窮也

是月定江西四監鐵錢額每歲共鑄三十萬貫江州廣寧監興國軍富民監各一十萬貫臨江軍豐餘監撫州裕國監各五萬貫　命虞允文宣撫四川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仍降度牒三千道及銀會中半一百萬貫付本司　上用李綱故事御正衙親酌卮

酒賜之俾即殿門乘馬持節而出都人以為榮始期以某日會于河南既而　上寖詔趣師期允文奏軍須未備　上寢不樂明年　上遣二介持御札賜之戒以面付介至而允文薨數日矣其子不敢啓不知何言也　冬十一月丙寅朔　是月詔官田除兩淮京西路不行出賣應諸路沒官田產屋宇并營田並措置出賣以戶部左曹郎官主之諸路委常平司其錢赴左藏南庫令置庫眼樁管　臣僚言在法光祿大夫節度使已上即合定謚議於太常覆於考功苟其人行應謚法而下無異詞則以上於朝廷而行焉紹興間以守臣捍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而其官品

或未該定謚於是有特許賜謚指揮故以定謚者給敕而以賜謚者給告近來請謚之家却有官品合該定謚並緣　紹興指揮輒經朝廷陳乞賜謚不議於太常不覆於考功獨舍人命詞行下是太常考功二職俱廢而美謚乃可以幸得也此則法令之相戾者也大凡命詞給告皆三省官奉制宣行列名於其後今特恩賜謚禮命優重冠王言於其首而宰相參政給舍並不入銜獨吏部長貳考功郎官於後押字殊不類告甚非所以尊王命嚴國家也況舍人掌詞命之官猶不入銜而賜謚初不議於考功乃亦押字理有未安此則制度之可疑者也望今後定謚賜謚一

嚴定謚賜謚議法

職田止理正色

莫濛使敵不屈

劉珙過闕奏事

遵舊典至於誥命之制亦乞令禮官詞臣考尋舊章詳議續中書後省禮部太常寺議上今後若有官品合該定謚即仰其家經朝廷陳乞下有司遵依定謚條法議謚給敕施行如係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并應得蘊德邱園聲聞顯著條法指揮陳乞賜謚之人或奉特旨賜謚者即依　紹興三年指揮命詞給告施行從之　十有二月戊申詔諸路職田已降指揮與免拘借尚慮循習額外收斂自今止理正色仍不得過數多取違戾令提刑按劾從臣察之請也　是冬莫濛充賀正使正月三日敵廷錫宴前後循例無違者濛獨毅然以　本朝國忌不敢簪花聽

樂為辭爭辨久之伴使見濛堅執不回遂為白敵主午後始從其請就館賜食　是歲劉珙免喪復除湖南過闕見　上言曰人君能得天下之心然後可以立天下之事能循天下之理然後可以得天下之心然非至誠虛己兼聽並觀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引其意以傳時事言甚切至　上加勞再三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一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二

孝宗皇帝十二

乾道九年春正月壬午詔曰夫部刺史之官所以周行郡國班宣風化總方略而一統類者也今則不然守土之官出於其部時爾監司之任最爲近而易察者也而求其淩厲風節建立事功疾惡如讎奉公不撓者蓋鮮而有焉甚則朋比苟且訐無舉奏民瘼不聞於上上意不孚於下朕何望焉繼自今其悉乃心毋冒于憲凡在厥位明體朕懷

臣留正等曰導上之德意而達之四方察吏之能否民之疾苦而徹之朝廷部刺史居其間實任之

也砥名厲節趣公謹法之士既少乃朋比苟且訐無舉奏則天下之脉絡何由貫通　壽皇頒明詔以鼓舞之誠急所先務哉

是月以王之奇知揚州兼淮南安撫使　中書門下省言福建鹽貨自來止是州軍分立綱數自行般運出賣以辦歲計近改爲鈔法聽從客販訪問州郡緣住般賣却致支用不足切慮敷擾以爲民害詔罷鈔法諸州軍綱鹽並依舊分撥官般官賣所有本司元借本錢一十萬貫并已賣到鈔面錢一十九萬貫并續賣鈔面錢並拘收赴左藏庫交納　赴唐舍人留正言所修記注自　紹興十五年以後至日即多有未修月分久之文字散失所得踈略愈見難以修纂乞令二史將即日承受諸處關牒施行政事并臣下所得聖語隨月編纂仍將　紹興十五年以後未修月分併修一月並於次月上旬送付史官隨具已修月分奏聞從之　閏正月丁酉進呈鄂州都統制吳挺奏前任人秦琪既改除空印白紙五十幅以行上曰恐異時妄有所用可便追取挺又奏琪冒請合開落馬四百餘匹草料又朝廷降錢修造軍器皆不堅利所降錢琪輒營運自私今已立式製造　上曰軍器不貲錢乃自私秦琪不可不治并行下吳挺勒合干人子細開具著落聞奏正名定罪庶彼無詞

已亥進呈馬軍司陞差統領官張遇爲統制梁克家等奏比張遇赴都堂審察見其人衰老庸謬　上曰統制官不可苟任異時大帥皆於此乎選使其有謀老固無害老且謬則無所用　庚子進呈諸州軍揀發禁兵分番赴忠銃軍教閱其至者雖有衣甲軍器而歸者往往無有乞行下州軍修葺增添梁克家非特諸州爲然近吳挺所申鄂州軍亦如此恐三衙江上諸軍亦有軍器損壞不嘗處理合點檢　上曰須不測差人諸軍閱視則無得而隱此事誠不細克家奏步司統制官王世雄交割之初見甲皮多斷爛弓弩箭脱壞恐出入有誤使用亦嘗與臣等言之

去兵官冗員　刪奏祥瑞法

上曰世雄乃能留意職事亦可喜

臣留正等曰人主志所欲爲四方萬里環而應之忽弛一生其間則弊亦隨矣其機蓋甚神也漢宣帝爲治所以使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而技巧工匠器械後世亦鮮及之者厲精綜核始終不渝焉耳　壽皇之治兵政取隱者罪之老繆者去之至於軍器則自三衙以及江上諸軍又及諸郡之禁卒加整葺三四日之間屢致意焉聖志宏遠所以繼宣王復古之規模雖俟時不戰而威武震于天下也

庚戌宰執進呈先得旨臨安府既有路分都監一

員而平江府又有一員何也可并路分鈐轄員數契勘創始之由至是梁克家奏初皆因特添差後遂因仍作闕　上曰可盡刷諸路所增數見任人許終滿後不再差　丁巳進呈敕令所條目內一項正月一日　皇帝御大慶殿受文武百僚朝賀內奏祥瑞表并讀表一員差執政官又一項奏雲物祥瑞請付史館太史令一員差本職官　上曰此等事皆文具不須立法可盡刪去梁克家奏聖訓如此使後世知聖時不言祥瑞豈非盛德之事哉

臣留正等曰祥瑞之物使誠不期而至耶聖人猶不尚也況人主一有所敝則珍符休應紛然四出

東宮添講禮記　喜忠銳軍射藝　看詳諸路不便事

者皆欺諛之爲矣漢武帝唐元宗英明之君也及甚爲邪說所蠱則佞臣方士得以罔之如玩嬰兒孝文恭儉寡欲然猶幾陷於玉杯延壽之詐甚矣佞言之易入也　壽皇於敕令條目盡刪去奏祥瑞等事拔本塞原過漢唐賢主遠矣

戊午太子詹事李彥頴劄子奏竊以　皇太子在東宮唯講學一事足以增益見聞養成道德臣自庚寅歲入侍王邸以及升儲既更四載才講尚書終篇今進講周易始三之一大抵非三四年不能竟一經恭聞　眞宗皇帝在東宮日講尚書至七八遍禮記等書亦皆數四　祖宗之聖雖得於生知亦講學不

倦是以聖而益聖巍巍如此今宮僚粗備得遇上堂除講讀官外餘官不過陪侍坐席須臾而退故臣欲以庶子或諭德一員兼講官於春秋二禮令添講一經詔令庶子諭德輪講禮記　辛酉幸玉津園宴射二月己巳　上曰前日內閱忠銳軍射藝甚可觀此本諸州烏合士卒訓練有方遂成紀律誠爲難事主兵官當議推賞　辛未勘會已降旨揮令諸路監司各限十日條具不便於民事件奏來所有奏到文狀詔令左右司看詳

臣留正等曰天下民瘼多矣　壽皇孜孜求之使民情不艱於上聞王澤不壅於下布誠有父母斯

民之心哉宜其固邦本於無窮也

戊寅宰執内殿奏事因論及古之朋黨　上曰朕嘗思之朋黨不難破不必問其人但是是非非惟理之所在而已梁克家奏寔如聖訓

臣留正等曰大哉王言古今朋黨之論定矣朋黨之為天下患其原甚長其來甚酷君子憂世者爭為辨析以解人主之惑其說亦甚衆區區然曰如是而為黨如是而非黨如是而為君子之黨如是而為小人之黨凡此皆展轉致辨於朋黨之中非能超然獨觀諸其表也　壽皇論朋黨不難破不必問其人但是是非非惟理之所在而已其宅心

甚平其操術甚約非聰明不惑正大無私能為是言乎大抵朝廷不當有朋黨之論而人主不當有嫉惡朋黨之心蓋朋黨之所由起端緒固不一要之常自小人唱為此名以加君子歐陽脩曰小人欲廣陷良善人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一求疵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此悉見其情矣然則黨論方興之際人主惟理之從朝廷之所選擢之所貶黜初不必問其誰黨之人也揆諸理而是則取之非則去之是非昭明人心自孚忠賢雜遝儉佞屏伏綱紀畢正朝野大和而黨論亦且消矣苟惟惡其為黨則意嚮一移是非易位況小人善為深詭以自託於孤立無助之迹而君子見善如己有必樂傳譽知賢不敢蔽必加汲引愛君憂國惟正是徇議論又往往多同則其形似皆黨矣人主於是盡厭棄之不幾於舉國家賞罰予奪之柄而為小人空善類之用乎今不必遠述前古我國家嘗有指　慶歷　元祐諸臣為黨者矣　仁祖處以大公是以羣賢復集迄至　太平　紹聖以來姦臣誤國惟黨之是去則其禍可勝歎哉臣切誦　壽皇聖語非惟足以消釋朋黨抑亦進善良安邦家之要存焉誠萬世龜鑑也若乃遷就皇極之說

賢否並容好惡不分而曰將以平黨論也則恐君子小人兼進惡必勝善矣豈　壽皇是是非非之訓哉臣是以妄窺聖意而極論之

三月乙巳侍御史蘇嶠奏伏覩關薦廣南提舉官廖容劄子廣州都鹽倉有積下支不盡鹽本銀計錢十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四貫文又點檢得本路諸州府逐年拘催常平諸色窠名錢物内有見在寬剩錢五萬貫欲行起發少助朝廷經費奉旨依並令赴南庫送納者臣切謂　陛下即位以來屢卻羨餘之獻故近年監司州縣稍知遵守此盛德之事而小人急於自進時以一二嘗試朝廷只緣　乾道七年提舉

蘇嘏請卻餘羨

官章潭獻錢二十萬貫以此特轉一官不及期年擢為廣西運判廖容實繼其後故到官未幾便為此舉其為愚弄朝廷莫此為甚訪聞此錢並係鹽本錢潭到任時尚有三四十萬緡皆是前官累政儲積不敢妄用潭取其半以獻今容所獻止十一萬緡已是竭澤所餘無幾後人何以為繼異時課額不登誰將任其咎者欲望特降睿旨卻而不受即以此錢付之本司依舊充鹽本內常平寬剩錢亦乞撥留本路為水旱賑貸之備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羨餘之弊上欺人主下蠹生民非難知者而小人屢敢以是進豈非謂利之可動人歟

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軻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陸贄曰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誠使義利之說明於上則奸罔之徒何自乘間耶　壽皇諭臣僚捐利之請却樁積寬剩之獻而不受所以正君德清化原警吏治者至矣

丙辰給事中林機經筵講禹貢畢奏云臣觀孔子謂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言其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者如此觀禹貢立為經常之制亦其勤儉之德有以先之故此篇之末言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而繼之以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蓋有深意後世之君窮奢極侈若漢武帝常賦之外至於算及緡錢舟車所宜深戒常以大禹勤儉之德為懷治效不難到也

人主不當有貪心

上曰人主苟有貪心何所不至　是春以王撝李大正並為提點坑冶鑄錢於饒贛州置司江東淮南兩浙湖廣福建分隸贛州司江西湖廣福建分隸贛州司除潼川府利路坑冶銅寶係逐路轉運司拘催發納鑄錢司外依舊以江淮荊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司為名兩司行移連銜按察　夏四月庚午　上宣諭曰忠武軍已內教人材少壯不減殿前

置饒贛鑄錢司

喜忠武軍武藝

司諸軍武藝亦習熟梁克家奏人無南北惟教習而用之如何耳　上曰然　乙亥樞密院勘會已降旨揮乞回兩浙路禁軍土軍弓手竊慮州縣循習舊例差使諸般窠役遂致武藝因而廢惰理宜措置已降指揮禁軍令帥司土軍弓手令提刑司行下諸州軍將發回并見在人禁軍責守臣并本路訓練兵官土軍弓手令守令各籍定人數姓名不得亂有差使窠名禁軍仍許逐州諳曉軍務兵將官一員土軍弓手仍委巡尉並專一訓練教閱以備不測差官前去按閱如武藝精強即與陞擢弛慢不職當職官並取旨重作施行

臣留正等曰兵不惟聚於中都統於大帥而後可為用也州縣之兵誠能撫摩之練習之使皆足恃則雖有戍邊征遠之役而國內不搖盜賊無所窺伺矣此　壽皇經武之要略也

己丑起居舍人趙粹中劄子奏竊見　祖宗盛時儲養邊帥之才所以料敵制勝罕有敗闕欲望聖德詔宰執侍從歲舉可充帥任者各一人其被舉者令赴都堂審察如委可任籍定姓名聞奏差充邊方帥司及都統司屬官或倅貳以儲其才候任滿日或陞之機幕謀議入為寺監郎曹出為監司邊郡俾之習熟邊圉利害他時邊帥有闕即於數內選擢其資歷稍高入為卿監侍從遇有邊事以備詢訪如　祖宗時仍乞嚴詔丁寧詳擇其人勿徇私請如有顯效亦當推薦賢之賞如此十年之後帥臣不勝用矣　上曰帥才自是難得卿此論甚好若然則不待十年得人多矣　五月壬辰祠日有食之　癸巳進呈龔茂良奏馬驛利害并及買象事梁克家等奏樞密院見差使臣趙璧往邕州催買　上曰郊祀大禮初不繫此有亦可無亦可其差去使臣可令喚回

臣留正等曰郊祀之有象所以備禮容嚴出入也視西戎之獘不猶有用乎武王當通道之餘猶待召公諄諄言之　壽皇因宰執奏催買象則以為

舉邊帥之才

郊祀免買象

大禮初不繫其有無遂令喚回所差使臣非惟見聖心不寶遠物高出前古且令後世知事天之道在誠而不在物也

己未進呈左迪功郎朱熹辭免召命乞差嶽廟一次梁克家奏朱熹博學有守而安於靜退屢召不起執政俱稱之或曰熹學問淹該但泥於所守差少通耳　上曰士夫雖該博然亦須諳練疏通如朕在潛邸但知讀書為文及即位以來今十餘年諳歷物情世故豈止讀書為文所能該貫雖博學要須為有用乃可朱熹令以疾辭然安貧樂道廉退可嘉可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

士夫須諳練疏通

朱熹特改官

臣留正等曰學固貴有用古之人所為用之家國以及天下者俱有條序其宏遠似迂而於理實切也其純正似拘而於事物實無不通也要之不徒剽辭章泥訓詁則隨其大小所成俱足用矣若必待能周旋時論馳騖事功而後謂其不泥而有用也則所取者無乃多淺俗苟且俯仰欺誕之流乎　壽皇聖學高明觀其諭大臣云朕在潛邸但知讀書為文及即位以來諳歷物情世故此誠得二帝三王經綸之學也如謂士夫雖該博然亦須諳練疏通則所以期待天下之士甚至也又謂朱熹安貧樂道廉退可嘉則所以容養天下之士甚仁也

皇太子免尹京　賑東西江水災

有君如此正聖道可明儒學可伸之時矣當時宰執間或且謂朱熹泥於所守而少通夫必嚴其所守而後求通則通不失正今乃重於通而輕於守則通之敝猶甚於泥也世亦有誦陳言持高論而不適而用者彼蓋子子然以文義自喜徒徇為善之名而於理義未親切也理義誠盡則天下固無理外之事而可次第舉矣然則安可槩視凡務正學者為固滯不通也耶今庸陋小成之說所以易售而信道者所以益寡由此等議論勝也　壽皇聖訓所及蓋將起學者空虛無用之病而或者進說乃惰於一偏豈非輔贊啓沃之大缺歟

是月　皇太子免尹臨安　洪吉饒信等五郡水災命賑之　六月己巳臣僚上言近年州郡例皆窮匱不能支吾原其凋弊之因有揀汰之軍士有添差之冗負有捐價和糴米之備價有綱運水腳錢之糜費有打造歲計之鐵甲有拋買非泛之軍器有建造寨屋之陪貼有收買竹木之科敷有起發揀中廂禁土軍弓手之用度有教閱民兵保甲之支費郵傳交馳使者旁午是數十者皆州郡之蠹所以致闕乏之繇也　陛下灼見其弊十已除去七八惟是揀汰軍人并離軍人及歸正添差不釐務州郡甚以為苦日增月添無有窮已財賦所入有限而增添之費無窮

泊州縣困弊

欲望特降指揮下吏兵部三衙在外諸軍都統總領司凡揀汰軍人并離軍使臣諸色添差不釐務人各相照應自來立定人數負闕不得過數差注分撥令共理之臣得以留意牧養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　祖宗立國初意方懲藩鎮之患圖損其權以尊朝廷於是諸郡兵財之柄悉歸於上矣然其時賦役寬簡民物紓和猶未聞殫匱之憂也及　熙豐變法而取於民者頓加矣　崇觀廣侈而取於民者又益加矣中興未能弛之且有加焉是故郡縣空虛日甚於一日然則豈惟民貧之可慮哉國勢亦既弱矣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孟子所以變通之乎　壽皇固臣僚言歸正添差并離軍等人困弊州郡欲指揮不得過數差撥即前其請誠有意於固本矣

禁非法聚斂置薪春鐵錢監

詔令諸路監司郡守不得非法聚斂並緣申請妄進羨餘違者重寘典憲令御史臺覺察　是月置薪州薪春鐵錢監歲以十萬貫為額仍減舒州同安監歲額一十萬貫　秋七月庚子進呈江西轉運司申到一路州縣自六月十二日至十九日連日大雨早禾徑可成熟又奏淮南路申到雨澤霑足　上曰朕與卿等尤當上下交修以答天貺又進呈郭剛元居實報北境旱久大無麥禾泗州東平府雄州蝗生河

南北豐凶之異

統制官遴選須朕與卿益當交修庶政以答天意　是月護聖步軍統制王世雄改除　上曰此軍統制官乃儲大帥之地不可不遴選其人　八月癸酉内批龍雲陳師亮添差梁克家等奏於指揮有礙　上曰卿等如此守法極好　上又曰僥倖之門蓋在上者多自啓之故人生覬覦心漢書一之法貴在能守

守法杜僥倖

臣留正等曰至矣哉　壽皇從善之速守法之堅反己之周也人主有所欲為臣下執而不行多有

待於論說之詳及其從之亦多勉強甚則以忤旨不售又甚則謹斥隨之今大臣一言非惟樂從且褒諭再三非從善之速乎自昔事有關於人主之身猶易言也惟出左右攏倖之意則往往難於轉移蓋其憑依甚親營求甚祕凡所以取九重之寵而拒絶外庭之議者甚巧是以人主每私焉不能自克今除授之私遽止不吝深言覬覦之因而有取於漢之畫一非守法之堅乎且諱過者人之情也聖語乃謂僥倖之門蓋在上者多自啓之洞然明白事當理盡非反己之周乎

戊子臣僚上言建康府駐劄御前後軍軍人李進

軍却罪將兵盜主

等各持刀却盜馮念二家本軍差將官軍兵捉獲其吏部人吏將獲賊人引用獲强盜法擬行推賞已降指揮孫福等四人各特與轉一官張顯等一十一人各支犒設錢令看詳上件條法係是海行不干礙官司軍兵即非本部合用條法今撿准見行條法諸監臨主司所部犯法及失覺察者自有罪名何緣更當推賞臣以謂當今要務莫先於軍政當罰而賞與賞盜何異軍政如此紀綱法度後將奈何欲望特降睿旨將本軍將佐孫福等四人推賞指揮特賜寢罷仍乞參照前年戚世明部下軍兵杜彦等作過將佐降官等指揮比類責罰施行其張顯係是隊將亦合一

例行遣外其餘捕獲軍兵却合依已得指揮推賞庶幾稍正軍律以警後來所有録黄未敢書讀詔孫福等吏不推思捕獲官依已降指揮支賞吏部引法不當可從杖一百科斷

臣留正等曰兵不可不蚤正素治也司馬光嘗上疏論習軍政其一也以謂國家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粟帛使之憤惋長此不已有以異唐之季世乎斯言誠深切矣況又將帥進或不以正無材智威信以馭其下甚至掊克士

詔興水利　會要進呈　嚴遏糴之禁

卒資為交結則紀律不復敢嚴平居無事弛慢以玩法怨悍以要賞縻所顧憚設有緩急變態百端並緣欺罔弊將若何且身隸五符而公肆奪攘於閭閻之中此甚無制度也本軍捕而獲之猶不足償失而何賞之敢冀夫其得是賞也必有委曲其間彼將卒習見朝廷法令之可遷就恩澤之可僥倖也則綱紀將日紊矣　壽皇英明果斷洞照情偽收用賞之誤懲援法之欺此雖一事而所以嚴朝廷重名器謹師律沮吏姦具在是矣

是月詔興水利　九月辛卯朔　是月進呈中興會要　太上　今上玉牒　台州饑命賑之　冬十

月甲子臣僚言伏見浙東諸郡今歲例有旱傷如溫台二州自來每遇不稔全藉轉海般運浙西米斛粗能贍給訪聞浙西平江秀州管下邊海諸縣自來凡有他郡客人般運米斛例不放令出海前去是以糴販者稀少荒歉之處為害甚大欲望特降指揮下兩浙轉運司并平江府秀州嚴行禁戢仍令重立賞榜許人陳告如有違犯將官員奏劾公吏斷配施行若其他有似此遏糴去處亦乞令轉運司行下禁戢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遏糴之非霸主猶知禁之秦為富強者也亦輸晉粟焉況王者如天地斯民猶吾赤子

梁克家罷相　曾懷右相　陳升卿出身　詔改淳熙元年　措置荒政

而或出內庫銀絹代輸身丁錢撥上供錢對減四川酒課而民間作佛老會以報　上恩詔漕臣以水旱之實聞戒州縣撿放多是不實皆以賑飢恤災而民被實惠矣

是月梁克家罷相出知建寧府從所請也　以曾懷為右丞相張說知樞密院事鄭聞參知政事沈夏卿同知樞密院事尋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　十有一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陳升卿賜出身除監察御史　戊戌郊詔以明年正月朔為　淳熙元年初詔改元　純熙尋以取法　淳化　雍熙為義改元淳熙　辛亥臣僚言訪聞今歲旱傷非特浙東被害

如江西諸州例皆闕雨禾稻不收而贛吉二州尤甚江東之太平廣德淮西之無為軍和州多是先被水患繼之以旱目今民已艱食其間州郡或有諱言境內災傷不即申陳致失撿放條限或有雖曾申聞措置賑濟事件朝廷未與行下切緣救荒之政譬如拯溺捄焚勢不可緩今欲從朝廷專委逐路提舉官疾速巡歷災傷去處如委係失收不曾撿放或減放不實者仰將今年苗米依合減分數擅行倚閣令候來年秋熟帶納其有和糴米斛拋降馬料及諸色科買並權與住罷一年應合賑糶賑濟去處許提舉官將一路見管常平義倉米通融撥借應副其有諸州已

旌敏政陳家義行

條畫到措置賑濟事件朝廷速降指揮庶幾官吏便可奉行百姓早被實惠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自昔四方有災惟患言者隱其實小其事不患其張皇也其捄災惟患奉行者吝於費緩於備不患其過當也　元祐中蘇軾在浙西因歲大旱次年復大水請于朝求所以賑荒者臣僚乃或難之范祖禹歷詆其非朝廷於是多從軾之請吳越之民遂免流散且是時方法　仁宗政事凡有未便民者悉罷行之而臣僚忍視一方赤子嗷嗷之急必令詳奏災傷分數賑貸次第若深疑其虛濫不實者賴國家仁厚之積有餘君子多務

忠實惻怛以承休德是以外有如軾內有如祖禹者反復開陳而上澤不壅矣　壽皇矜念淮浙江東西水旱之變既蠲租羅糴又戒實言荒歉矣至是又命逐路有失檢放之限更行體訪諸州應有賑濟之請無得稽遲凡可以寬斯民者無言不行豈非至仁歟

漢州什邡縣楊村進士陳敏政家特賜旌表門閭

自敏政高祖母王氏遺訓至今五世同居並以孝友信義著聞本州以其事來上故有是命王氏年十八歸于陳歲餘夫卒守志不嫁在家事舅姑盡孝教子及孫皆篤學有聞節操行義著於宗族鄉閭鄉人不

郊祀得貺天　臘雪應期

敢以其氏呼之皆呼之曰堂前猶私家呼其母張商英為之傳云　十有二月庚午先是十一月庚子曾懷等奏郊祀禮成普天同慶自原廟行禮陰雲閣雨既謁清廟瑞雪應期未明而霽以至青城宿齋圓丘藏事天氣澄爽此皆聖德昭著故高穹降格靈貺如此　上曰如卿等所言然君臣之間正當修飭以答天貺可也是日進呈次　上曰臘雪應期二麥正仰此曾懷奏近得四方書問皆云冬至郊祀成禮瑞雪先期以為殊慶可見四方氣候皆同今又得雪此乃陛下勤政願治聖慮頃刻未嘗不在民天地報貺蓋有自也　上曰卯之禱久矣聖人之意以謂修己責

有常固非臨時所能祈禱也

臣留正等曰天命之難諶詩書言之備矣自昔帝王所以敬天而奉若其意者必正心修德講學從諫任賢去邪勤政節用寬刑省役飭弊興利動容周旋與天為一是以天心悅穆災害不作而休祥應之不然意慮偏詖嗜慾膠固平日此心已與天不相似而乃虔施敬於祭祀之時望昭格於祈禱之頃天其果易動耶　壽皇嚴親祠之禮天地報貺瑞雪應期雲氣澄霽大臣方頌詠盛德而聖意愈加寅畏諭以正當修飭此其至誠悠久自強不息與帝王同符至是得雪大臣又且歸美不知聖

心所以對越上帝者蓋無頃刻之不敬非一朝夕之積也切觀聖語云邱之禱久矣聖人之意以謂修己貴有常固非臨時所能祈禱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聖敬日躋上帝是祗　壽皇盡之矣

乙亥新知欽州鄭人傑欲乞於所在差兵級二十人逐州交替起發前去之任　上曰此雖小事恐其他援例不許

臣留正等曰天下之事皆當謹其微也況賜予者人情爭趨之始以為小而輕予其一牽援不已僥倖必多兵級二十人事甚小也　壽皇恐其他援

例卻之防微杜漸若是其嚴則夫祿秩爵命有大於此而法令所不許者寧復啓之乎此其為後世訓也至矣

是月廣西鹽復官賣法從帥臣范成大之請也二廣鹽法自　靖康間行官般官賣法至　紹興八年後因臣僚言其為利甚博遂改行鈔法節次更廢不一至　乾道六年遂司互有申陳遂自八年詔令兩路通販官鈔九十萬貫同認歲額然實於西路歲計不便遂詔廣西鹽住行鈔法撥還運司均與諸州官般官賣以充歲計　是歲減紹興府嚴處州丁絹額

黎州蠻犯邊下闕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二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三

孝宗皇帝十三

淳熙元年春正月庚子　上宣示文字一紙云蔡洸具到衢州守臣并本路監司措置會子申繳文歷比他州稽緩守臣可恕所專責者監司其提刑趙彦瑞特降兩官曾懷奏賞信罰必要當如此　上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化天下也　己酉詔已降指揮令殿前司主帥於二月內就茅灘合教諸軍訪聞舊來每遇大閱主帥例設酒食如待客之禮可專劄下王友直毋得循習務令軍容整肅　庚戌進呈安南事　上曰安南入貢禮意可嘉可令有司

討論賜國名典故以聞　二月戊午朔進呈江西安撫司申檢準　紹興三十年七月九日指揮將諸路禁軍以十分為率取五分專一教習弓弩手帥司每歲春秋選差將官前去諸州教閱緣　乾道新法按閱條內不曾修立詔令諸路帥司遵依元降指揮施行仍令敕令所修立成法　上曰諸路揀中禁軍土軍弓手須常令教閱責在守臣如有違戾當坐其罪

辛酉詔平江府將魏壽卿見存家產抄估補填所侵盜官錢以臣僚言壽卿知無為軍巢縣移易大軍錢二萬二千餘貫入己故有是命　庚午進呈差曹冠充沿海制置司幹官時冠差遣屢經繳駁　上頗

憐之朝廷欲以沿海制置司幹當使臣闕一員改作文臣幹辦公事處冠　上曰此却不可古者為官擇人未嘗為人擇官今乃因冠而改窠闕近於為人擇官也可別尋闕次處之

臣留正等曰傳曰人官有能也又曰聖王量能授官此為官擇人之說也夫為官擇人則必能是事者然後處以是官上無輕授下無曠廢故職業修而治功立也若乃為人擇官非徇請託之私則行姑息之愛而已豈體國之義哉朝廷欲易闕以處曹冠　壽皇斷然不可且曰近於為人擇官聖訓如此誠可為萬世法也

庚辰詔州郡循習舊弊巧作名色饋送及虛破兵卒以接送為名多借請受并假官權攝支請供給之類又聞諸司與列郡胥吏牙校月有借請蠹財困民致令歸正揀汰之人拖下請給仰諸路監司帥臣覺察　是月賜文趾國名安南李天祚加封南平國王

三月辛卯召步軍司中軍弩手射射鐵垜簾赴內教　庚戌臣僚言用人之弊一曰上下之分未嚴二曰義利之說未明何謂上下之分未嚴夫任賢使能人主之柄助人主進賢退不肖大臣之職近世一官或闕自街者紛至始則悉力以求之不則設計以取之示以好惡而莫肯退聽限以資格而取求不已未

賑濟人補官特

官名去左右字

王奇淮帥之罷南

聞朝廷有所懲戒也何謂義利之說未明居官司職義也皆公營私利也今中外求官者惟計職務之繁簡廩稍之厚薄既得之則指日而望遷援例而欲速公家之事未嘗爲旬月計也願明詔大臣深思致弊之由共圖革弊之術使士風稍振百官奉職從之

是月進呈浙西帥憲司保明進士施浦等各出米五千石賑濟欲遵格補官　上曰朕不鬻爵以清入仕之源今以賑濟補官却是爲百姓　初　祖宗因唐舊分別流品不相混淆故有出身無出身及進士上三名賢良方正曾任館閣省府之類遷轉皆不同犯贓及流外納粟尤不使汙士流蓋不待分左右也

元豐官制行始一之然猶有一官而分左右者徒以少優進士出身而已至　元祐中遂自金紫光祿大夫至承務郎皆以有出身無出身分左右至犯贓則併去左右字論者尤以爲當　紹聖以後復去之紹興初方務行　元祐故事故左右之制亦復行至是有趙善俊者建言以爲本范純仁偏敝之論請復省去從之　是春言者論淮南安撫使王之奇好爲大言備位無補欲爲脫身之計遂請分閫之行淮上荒殘之餘首建招誘耕鑿荒田多請官錢空名綾紙而去所招之人間以妄包已墾熟田計爲頃畝以補官者遂罷之之奇既罷淮南復分爲東西路　夏四

訓宗室名

子連繼字　太祖下與字子連孟字　太宗下必字子連良字親賢宅多字子連自字棣華宅茂字子連中字魏王下時字子連若字　詔舉制科略曰昔我仁祖臨御親選天下十有五人崇論　議載在方冊慶歷　嘉祐之治上參唐虞下軼商周何其盛哉

詔舉制科

五月丙申進呈臣僚劄子陳請伏見六部及諸寺監官同共討論勘當文字多是不曾聚議取辦臨時遂致考究未盡供報稽緩乞令後令所轄所隸官司會議供申　上曰此用西漢故事甚爲得體便可施行

聚議用漢故事

己亥發書葉衡言兵權繫於將帥民命宅於牧守

二者之患每在數易望自今精加選擇使材稱其職然後力行守久任之說以破數易之害從之　甲寅著作郎木待問奏士大夫氣節不立惟在　陛下涵養作成如奔競之習最壞氣節不可不革　上曰當如卿言必見之賞罰使之懲戒

久任將帥牧守

臣留正等曰恭聞　仁宗皇帝一日謂輔臣曰比來臣僚請對何求進者多求退者少耶王曾對曰苟抑奔競豈靜退則庶幾有難進之風矣士大夫氣節不立奔競實壞之然所以革奔競者固自有道也苟惟上之好惡不明下之趨嚮不一使奔競者卒得志將以善風俗難矣　壽皇謂必見之賞

論奔競壞氣節

升黜軍帥　不許換易差遣　治爲當罪　議祫享東向位

罰使之懲戒可謂革弊競之要道歟

六月丙辰朔詔王友直吳挺持身甚廉治軍有律凡所統馭宿弊頓除可並與建節旌武功大夫榮州刺史提舉台州崇道觀秦琪身任帥臣蠹壞軍政專事阿附貪墨無厭可責授舒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臣留正等曰兵法曰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馭將之道莫先於賞罰然焉得人人而賞罰之當一以勸百懲一以警衆在乎至公至明而已　壽皇課諸將之功罪不崇朝而口口之旌節或竄以散階賞罰並用無所偏倚所勸懲者奚止

王友直吳挺秦琪等輩哉

戊午詔累降指揮已有差遣人不得干求換易比來約束寖弛日益奔競今後似此之人可依已降指揮三省具名聞奏當議降黜其已授差遣人朝辭訖限半月出門　己卯詔知漢州　沂王管崇道觀晁公退各降一官新州編管張松移南恩州沂等薦舉夔路鈐轄陳彥充將帥任使至是密院審察彥別無可采故也　是月詔議祫饗東嚮之位初吏部侍郎趙粹中言謹考前代七廟異宮祫饗則　太祖東嚮乃者　紹興五年董芬建議乞正　藝祖猶居第四室乞遵典禮謂太廟世數已備而　藝祖東嚮之尊

正廟制遇祫饗則東嚮得旨下侍從臺諫集議既而王普復有請當時集議如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剛晏敦復王俁劉寧止胡交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何慤楊晨莊必強李弼直皆以其議悉合於禮時臣叔父渙任將作監丞因陛對奏陳甚力據引詩禮正文乞酌漢太公立廟萬年南頓君立廟章陵故事別建一廟安奉僖順翼宣四祖禘祫丞嘗並行特祀而　太祖皇帝神主自宜正位東嚮則受命之主不屈其尊遠祖神靈永有常奉　光堯皇帝深以爲然即擢董弁爲侍從叔父渙爲御史是時趙霈爲諫議大夫以議不已出倡邪說以害正論而欲祫

饗虛東嚮今若稽之六經典禮三代之制度定　藝祖爲受命之祖則三年一祫當奉　藝祖東嚮始尊開基創業之祖其太廟常饗則奉　藝祖居第一室永爲不祧之祖若漢之高祖其次奉　太宗居第二室永爲不祧之宗若周之武王若僖順翼宣親盡而祧別議遷祔之所則臣亦嘗考之祔於德明興聖之廟唐制也立太公南頓君別廟漢制也前日王普既用德明興聖之說而欲祔於景靈宮天興殿朱震亦乞藏於夾室今若別建一廟爲四祖之廟或祔天興殿或祇藏太廟西夾室每遇祫饗則四祖就夾室之前別設一幄而　太祖東嚮皆不相妨庶得聖朝廟

蠲旱傷稅賦放

東路自　淳熙元年爲始作三年帶納江東路候豐熟作兩年帶納江西路即不曾擾州軍報到災傷數工日既是災傷若與倚閣稅賦亦無從出可並與蠲放如有已納數目與理充一年合納之數

臣留正等曰持法守常者有司之吝道也損上益下者聖主之至恩也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即位以來勤求民瘼愛養民力寧儉於用而不肯使天下之匱乏寧無餘而不肯使天下之不足蠲逋已責捐利與民殆未易以縷數而四蜀之市估二廣之鹽筴所以與之者雖百萬計不吝也其他或因守臣之請或因監司之言斟酌裁損以厚天下者

又不一而足　乾道之旱兩浙江東西倚閣之數米以斛計者九十七萬有奇而絲綿羅絹不與焉浙東江東錢以緡計者十四萬五千三百有奇而江西不與焉始也止欲倚閣俟豐歲而後取聖訓所宣特與悉蠲除之雖天下之澤豈有踰於此哉夫財散則人聚本固則邦寧民之愛戴有隆而無替者其必原於此矣

丁酉詔諸路州縣市令司日下並罷官司及在任官收買物色並依民間市價支錢不得科抑減剋如違以違制論許民户越訴

臣留正等曰古者有司市之官辨物而平市俾市

存撫歸人正

胥以莫貴又有賈師以令之使有常賈凡若此者皆以爲民也市令司之設其始亦不過掌物價之貴賤以時知其登下而已吏並緣以爲奸顧厲民以自養至於官取之價反輕於民其何以使商賈皆悅而願出於王之市哉聖慮及此誠仁政之所先也

癸卯中書門下省奏關外四川沿邊諸處及金州上津皆有歸正等人詔令四川安撫制置司行下都統司將上件歸正等人常切存撫毋令失所

臣留正等曰嚮化慕義有不可却之情則綏撫安輯有不得已之費況南北之勢未合則激勸之道

當然其可恤一時之費而忘萬世之計哉辛巳之役國威大振自潼關以西臨洮以東黃河以南長淮以北莫不響應幾半天下而與敵抗是時不吝爵賞不惜金帛駕馭天下之豪英而用之又豈拘於尋常之尺度哉王世隆起於山東及其歸也便殿召見賜之金帶鞍馬即日拜武功大夫而爲御前統制官矣耿京起於濟南及其遣人進表也即加天平軍節度使而爲檢校少保矣其餘或以一城歸或以一旅至莫不顯賞以旌之而其有戰功之多者事定之後或廩之於諸司或餉之於諸軍或官之於諸郡有任滿接續請給之優恩有未滿

詔臣視災守躬水

命臣諭開具修陂塘諸

明臣謗誣大

令密院心除公差

三月陳乞差遣之異渥昔之歸正者不磨勘不奏薦而今則有磨勘奏薦矣昔之補官者有減五官減三官而今則並免減矣以至淮東置五十四官莊以給歸附之人假之牛具畀之糧種者亦皆以其持愛君之心而至慕中國之義而來則思意以懷之亦不可後故也

甲辰詔沿江被水之家令守臣胡與可躬親巡門相視既而相視到被水貧乏之家六百三十有八詔令左藏南庫每家支錢五貫文仍許於沿江白地二百畝內依元來丈尺指射蓋屋居止量入白地租錢

戊申江東提舉潘甸言被旨所部州縣措置修築

瀝治陂塘今已畢功計九州軍四十三縣共修治陂塘溝堰凡二萬二千四百五十二所可灌溉田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二頃有奇詔劄下諸路依此逐一開具以聞　是月曾懷復相先是臺臣詹元宗李棠論李杓王宗已因中懷懷遂求退且乞辨明誣謗續棘寺根究無實乃貶責元宗及棠而復相懷續言者又論參政姚憲與元宗等通謀陷懷以求傾奪其相位乃罷憲尋責南康軍居住　八月庚辰　上曰密院差除切須公當如親舊有乞差遣者須分明具出資格合入差遣將上侍朕處置庶免人言　壬午　上諭宰執曰朕進用人才初不因其薦引之人而為之

不以薦去留人才

喜太上康壽

去留唯其當而已若薦者偶以罪去被薦者相與為奸則當併逐若初不阿附而有才能當依舊用之楊倓奏　陛下聖訓誠為至當　上又曰緜之為人初不害禹之成功倓又奏　陛下聖訓及此誠堯舜之用心矣

臣留正等曰聖王之用人也猶工師之用木長短大小各隨其才而器之惟至於朽折敗腐者而後置之不可用之域其人果賢也吾用之果非賢也吾去之是用人之道也不觀其人之賢否而視其薦者之去留是教天下之士使為黨也驩兜之薦共工皆斥之可也四岳之薦緜四岳豈緜之黨哉

君子以道相同眾人以利相從然則其有黨者必非君子也然世之病君子者必為黨之一說何者不如是不足以惑人主而盡逐天下之異己故也聖訓及此固以深燭君子小人之情偽天下之福孰大於是

九月戊子宰執奏事畢　上顧謂曾懷等曰前日詣德壽宮　太上飲酒樂甚　太上年將七十而步履飲食如壯年時每侍　太上行苑囿間登降皆不假扶掖朕見　太上壽康如此喜固不可言及回顧　皇太子在側時和歲豐中外無事人情熙熙三世同此安榮其樂有不可形容者懷等奏此皆　陛下聖

在京官迷外補

減江路苗放湖秋

不以北人恭為順喜

德聖孝昭格天地有以致之　庚寅詔行在職事鑾務官自今任滿非擢用者並依資格更迭補外　壬辰詔江西湖南路累經災傷所有上供米斛逐年已行減放外今年雖是豐熟尚慮民力未甦所有第四第五等人戶合納　淳熙元年秋苗特與蠲放一半如州縣輒敢違戾拘催許人戶越訴及不得容縱人吏作弊將第三等已上稍第四等以下人戶減免並令監司覺察按劾聞奏　乙未進呈淮東安撫司申商進等私攬戥三等銀過淮北分與北推場牙家事發有銀牌天使走馬到泗州徑入獄審問陳二及攝同知趙德溫并一管軍千戶對問　上曰彼能如此甚是楊倓奏敵主本無他但其臣下有妄生事　上曰然切不可以此為喜於理固當安靜然非我君臣之志也可以此意宣諭三省

臣留正等曰戰國之時齊居山東事秦最謹不見兵革之禍然而不免於亡者恃秦之不我病也諸葛亮之在蜀無一歲而不出師所以保國之道其在於斯歟夫有急則坐薪嘗膽以為憂無事則酖細娛而忘天下之大患為國遠慮者豈如是乎昔者　慶歷盛時契丹既守和好夏國亦受封冊韓琦建言謂當此之時便謂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又況大統之未一大恥之未雪其可一日而少

以觀録為龜鑑

正諫

治苞苴受賂罪

忘於此歟然則不以敵國之懷為安而常慮天下之危聖謨洋洋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於此哉

新知隨州蔡戡奏論唐太宗正觀諫録上曰從諫正是太宗所長此書置之座右可為規鑑

臣留正等曰從諫帝王之盛烈唐之太宗有焉正觀之治仁義既效此非從諫之驗歟若昔　皇祐之際唐介言事忤旨初欲貶春州別駕再移英州又改為潭州通判未幾而復召再居言職　仁祖之量天地不足以侔其大也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之德莫大於聽言　隆興之初士氣激昂蓋駸駸乎　皇祐之盛近臣論事言雖切直莫不寬顏聽納雖小臣一時賜對之言尤簡記於數年之後好善之意同符　仁祖而猶有取於唐之太宗者謙德之至也

丁未詔張薦不合輒受賄賂追三官勒停彬州居住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李川不合私通饋遺降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右武大夫楚州團練使王公述輒以財請求軍職降授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放罷左武大夫貴州刺史宋受降授右武大夫修武郎閤門祇候劉士良降授保義郎並放罷內張薦係武經大夫文州刺史特於遙郡階官上追三官

臣留正等曰時方用兵則疆場之上有智力者皆

自致於功名息兵不用則軍旅之中雖庸懦者皆足以容其不肖由是僥覬之心生而賄賂之謀勝矣夫以文帝之嚴尤寬於張武之受金而聖斷剛明獨不恕於張蕭之受賂者蓋方修明軍政之時誠不可以開僥倖之門也豈以一說之故而撓國家之法哉同時降黜若李川若王公述若宋受若劉士良各有嚴譴之辭凜然可畏而於王公述之制有曰惟其背公營私日以苞苴請托為事則侵牟士卒以自膏潤蓋理之必然者燭物之情何其明也冒濫之風於是乎革矣

是月曾覿開府儀同三司　幸王津園宴射　冬

十月壬戌詔自今違法賣易恩澤及薦舉受賂之人因事敗露有司定罪外更取特旨重作行遣　戊辰詔紹興府今年合起發上供苗米四萬三千五百石特與蠲放以守臣張宗元言諸郡旱傷故也　十有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丙戌簽書樞密院事楊倓劄子奏近因奏事論及時政伏蒙宣諭朕嘗訓戒士大夫曰待敵當用詭道在朝當用誠實百餘年來嘗患西北强而中國弱正緣反是待敵既無奇策動則為敵所窺在朝以術數相傾以躁競取進風俗之弊當拯正之仰惟聖謨嘉言切中時宜臣備位樞臣躬受玉音欲望宣付史館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華夏之分不可瀆也雖恥之義不可忘也切窺天王之用心安肯一日而忽於此哉天下譬之一身中國猶元氣也西北猶外邪也士大夫不以術數相傾各竭其力以事君則中國之强誠如元氣之充雖有風寒果何自而襲之故夫天下之禍亂皆有所自來而外敵之盛衰係乎中國之强弱聖訓之意深矣

甲辰以冀茂良參知政事因奏事畢賜坐　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　上從容曰自今諸事不可徇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未是處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房杜傳無可書之事蓋輔贊彌縫不見于外所以能然衡曰皐夔稷契在唐虞之朝其見於後世者都俞吁咈數語而已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使迹見于外　曾懷罷相除職奉祠懷以疾自請也　以葉衡為右丞相　已酉著作佐郎鄭僑劄子論　祖宗朝每日召見講讀官至　仁宗朝始有間日一講之制　上曰自　太宗　眞宗始置侍讀講官於聖學尤為留意

臣留正等曰堯舜之稽古禹之好善言湯學於伊尹高宗學於甘盤又學於傅說緝熙光明之歌於詩汲汲皇皇之載於傳記夫豈誦說云乎哉蓋將

上用恩下守法

以啓德性之高明輔聞見之廣博鑒古今治亂之幾達人情事物之變修之身而形之天下存之心而見之事業　列聖相承共由此道雖以天縱之資尤不忘於講學而天下之士稽於小智之私徇於偏見之陋顧乃以學爲末者是豈足以識聖學之妙哉

壬子進呈江西漕臣錢佃等奏興國軍以公使庫酸敗酒散下通山等三縣抑勒百姓高價收買臣等雖已禁止乞嚴行禁約事　上諭葉衡龔茂良曰奉行法令在下不可不嚴事既上聞却當從寬然後各得其宜今屬郡違戾監司已置不問而乞朝廷嚴行

禁約事體不順遂詔令本路監司開具散酒當職官吏姓名申尚書省

臣留正等曰古之王者三宥然後制刑公猶使人追之上用其恩而厚下守其法而嚴上下之職分固如是也監司不任怨而每事欲取必於朝廷之施行則果何以法爲哉宜乎聖訓之丁寧也

十有二月甲子詔臨安府鹽官縣三鄉旱傷可減放苗租等六千三石八十石先是本鄉人告旱傷本府差察推方傑減放止一千六百一十石漕司委準備差遣方伯達同本府糧料院錢閎知縣李宗文再同檢視合放上件詔方傑展二年磨勘　丁卯詔前

前軍中軍內教

修吏部七司法

因例立法之弊

淮南復分東西路　魏王愷治揚州

軍與中軍各帶甲射射爭賞內弓箭手以六十步每人射八箭要及五分親弩手以一百步每人射六箭前軍以十三日中軍以十四日並射射鐵梁簾赴內教　是月修吏部七司法參政龔茂良言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以擢用在銓部則宜守成法以差注蓋法者一定不易如規矩權衡不可私以方圓輕重也夫法本無弊而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則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者之患在於用例破法而比者之患在於因例立法今吏部七司法者自晏敦復裁定有司守之以從事可以無弊緣臣僚申明衝改前後不一率多出私意徇人

情向者　陛下深知其弊嘗加戒勅毋得用例破條然有司巧於傳會多作條目於是率修立成法矣臣謂用例破法者其害淺因例立法者其害大宜詔有司講求本末將新舊法相與參考舊法非大有所抵牾者弗可輕去新立條制凡涉寬縱於舊法有違者一切刊正庶幾國家成法簡易明白可以遵守從之

是歲淮南復分爲東西路　皇子判寧國府魏王愷徙判明州治二郡咸有惠愛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三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四

孝宗皇帝十四

淳熙二年春正月甲申朔　二月癸亥詔泉州左翼軍去朝廷二千里每事必申密院緩司恐致失機自今遇有盜賊竊發一時聽安撫節制　三月己丑進呈何澹試館職策有御筆勾處奏審取旨　上出文字一紙乃録其策中所言堂闕歸部亦有未便舊法吏部長貳得以銓量年老不堪釐務之人今不復有所進退近來引見選人改官未闋有不許改官者　上曰恐所言有可採者不欲遺之後五日檢照條例將上申嚴舊法令吏部從實銓量并引見選人改官於進卷内具出舉主所薦事狀如係捕盜人即詳具所得功賞之因從之　是月親試舉人賜詹騤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尋特御射殿引正奏特奏名按射推賞有差後遂為例　蜀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其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惑溺其一謂策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而已是以談兵革為諱論兵革為迂也　上覽對不悦寘之第五　是月降會子五十萬貫付兩淮收換銅錢　夏四月壬子朔内殿進呈淮東西兩總領各乞以金銀兌換會子支遣　上曰綱運既以會子中半入納何故乃爾闕少葉衡襲茂良奏緣朝廷以金銀換收會子椿管不用金銀價低軍人支請折閱所以思用會子　上曰何幸得會子重但更思所以闗用之因三日復宣問及此衡奏户部歲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為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餘萬流行於外者纔二百萬安得不少　上曰此是户部之數不知兩總領所分數入納如何兩處且各以三十萬與之兌換金銀及錢良臣申到民間入納闗少會子并兩淮收換銅錢已支絶會子乞再給降　上曰會子直如此少茂良奏聞得商旅往來貿易競用會子一為免商税二為省脚乘三為不復折閱以此觀之大段流通　上令應副因宣諭曰卿等子細講究本末思所以為善後之計

臣留正等曰以楮為幣其始行之猶未至於流布自發内帑所積以易之而後楮幣重於黄金雖有僞之亂真與夫易於欺隱之為弊而三十年間其重也有加於前日者蓋得其所以攄輕重之道也然猶聖訓丁寧思所以為善後之計豈非以是為攄宜之制乎聖慮所及其深遠矣

乙卯進呈江西湖南昨得旨以頻年旱傷第四第五等人户合納秋苗特蠲一半切恐諸郡支遣不足緣此數擾及民　上曰此是特恩又所爭止十七八萬斛可並於上供數内除豁仍禁戢不得輒有數擾

除已青苗放豁

許人户越訴將違戾官吏重作施行

臣留正等曰蠲減之難蓋拘於上供之不可闕仁宗皇帝嘗因水旱詔減上貢然後惠利及於斯民　壽皇聖帝自即位以來蠲逋已責亦云多矣而　淳熙改元江西湖南所減斛以萬計者十有八悉於上供之數而除之節用以裕民至哉之仁與天同其大矣

戊辰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挺劄子切見四川諸軍近年以來兵將官差除廢罷雖名為出自宣撫司其實多自諸司官屬及州縣官造作毀譽推薦中害往往罪賞不當因此兵將官不以職事為意專務奔競交結乞指揮嚴行戒飭詔令宣撫司常加覺察如有違戾具名申奏重作施行

臣留正等曰風俗之弊至於毀譽之亂真交結以媒進其在遠方容或有之主帥之言要之未必盡然而聖主為之戒敕亦足以見皇明之燭雖遠而必從雖微而必察四方萬里如在畿甸之中此所以天下之大而運之一堂之上也

五月己丑詔知縣並以三年為任從知饒州王師愈之奏也

臣留正等曰古者吏與民相親官吏布於六鄉之中又何嘗有遷徙更易之勞哉故夫言焉而民聽之令焉而民從之後世既異於古而又不使之久任以千萬人之情偽而聽於一令之耳目雖得賢者為之猶恐難乎其為力也三年為任則官脩其業民習其教古之意為近之矣

辛卯宴宰執於澄碧　上曰今歲雨暘時若蠻事已畢聞諸處麥已登場米價低平百物俱廉可喜遂汎問中外事葉衡等各以所聞對　上曰自三代而下至於漢唐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故衡奏正為聖君不常有如周之八百年所稱極治者成康而已　上曰然朕嘗觀無逸篇見周公為成王歷數商周之君享國久遠真後世龜鑑未嘗不以此為戒衡等同奏　陛下能以無逸為龜鑑誠　宗廟社稷無窮之福也

臣留正等曰人主之德成於憂勤而敗於逸樂成王之賢未必遠過於商之三宗蓋以衆賢在朝相與講明天下之理推之於稼穡之艱難而驗之於小人之怨詈據舊鑑新日就月將遂成賢君之名無逸之書之效也仰惟　至尊壽皇聖帝天資之高聖德之不可及然猶有取於是書則夫保天下之治於無窮也蓋原於此矣

上又語及君臣相遇之難曰如陸贄之於唐德宗不謂不遇朕嘗覽奏議喜其忠直次第見於施行襲茂

陸贄奏議　喜贊用人不可分黨

良奏蘇軾在經筵繳奏陸贄奏議其表云人臣獻言正如醫者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陸贄不遇德宗今　陛下深喜其書欲推行之是亦遇也上又汎論用人不可分別黨與須當盡公又曰朝廷所用止論其人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餘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兵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為人主但公是公非何緣為黨衡等同奏文宗優柔不斷故有此語　陛下聖明英武誠非難事　上曰此所謂坐而論道豈不勝如絲竹管弦皆起謝

臣留正等曰自古小人之欲害夫君子也其說有

二曰好名也曰歸過於人主也至於逐君子而去之則必歸於朋黨之一說黨之名立黨之說行則善士之容於朝者少矣君子去則小人之志伸極其所為皆足以召天下之禍信史所載殊途一轍聖論用人不可分別黨與玉音所傳天下稱誦亦孰敢有不精白以承休德者哉

龜鑑曰召於選德見於祥曦引於水殿宴於澄碧從容坐席之間上下射飲之樂非但曰禮樂相示而已凡軍國大政古今理亂有事當商確者不妨專奏有疑當關決者隨即徹聞如某事未施行則以不肯任事責魏杞如某除未公當則以徇情廢法責允文且謂朕有闕失卿等不可不極言非聽納之勤能如是乎

戒士夫清議　上用中于民

上又曰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議近來士大夫又好唱為清議之說出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為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殆皆由此深害治體豈可不痛為之戒卿等可書諸紳戒良奏曰唐末白馬之禍害及縉紳至有清流濁流之說然惟大中至正之道可以常行　上曰朕常日所行乃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衡等同奏舜之所以治天下者其要在此六月癸亥進呈內降李顯忠奏陳乞女夫添差事

上下堅守法度　用人在任久

南第四副將趙鼎差遣奉御筆再與前任差遣緣無添差恩例有礙近降指揮　上曰卿等合如此理會既礙指揮則已大凡法度須是上下堅守　乙亥臣寮言用人之道未有不以久任為說諸路則監司帥守諸軍則都統統制此尤不可不久望詔大臣求材預備待其或闕則取而用之如此則官得其人可久於其任從之　是月定補外帶職格從左司諫湯邦彥之請也邦彥言　陛下憂勤萬務規恢事功然而國勢未強兵威未振民力未裕財用未豐其故何耶由羣臣不力故也望自今而後中外士夫無功不賞而以待從恩數待有功之侍從以宰臣恩數待有功

定補外帶職格

使　上曰未可向來正緣所出數多致有前日之弊今須少待徐議施行

臣留正等曰幣之以楮權時之宜也斂散之得其術則未始不便於民　大觀嘗改四川交子為錢引矣蓋自取湟廓增之以助軍費由是比天聖一界逾二十倍價益損矣及其換也以新交子之一易舊交子之四因多寡而為重輕其驗可考也觀之於此聖主之慮深矣

丁未　上宣諭葉衡等賈和仲朕本欲行軍法然其罪在輕率進兵朕觀漢唐以來將帥被誅皆以逗遛不進或不肯用命今和仲正緣輕敵冒進誅之却

恐將士臨敵退縮俟勘到情犯別議施行先是　上宣諭衡等賈和仲與茶賊戰失利當治其罪此須商量要歸於當朕非固欲誅之和仲當一小寇乃失律如此設有大敵當如何不誅恐無以警諸將然誅一人須要是卿等更熟議　是月彗出西方　八月甲戌廣西經略張栻言諸郡賦入甚寡用度不足近年復行般賣鹽此誠良法然官般之法雖行而諸郡之窠猶故蓋以此路諸州全仰於漕司漕司發鹽使之自運除本脚之外其息固有限而就其息之中以十分為率漕收其八諸州僅得其二逐州所得既微是致無力盡行般運而漕司據已撥之數責八分之息

以為寄椿則其窮匱何時而已幸有僅能般到者高價抑買豈保其無欲乞委本司及提刑鄭丙漕臣趙善政公共將一路財賦通融斟酌為久遠之計既於漕計不乏又使一路州郡有以支吾見行鹽法不致弊壞從之　是月湯邦彥使敵請河南陵寢之地也

九月辛卯詔楊麃荊南襄與元金興州依舊分為七路每路文臣一人充安撫使以治民武臣一人充都總管以治兵　丁酉知荊門軍黃茂材言唐李靖六花陣法出於武侯嘗因陛對畫圖以進比帥司奉詔令州軍見管民兵以七十五人為一隊正合李靖兵法遂將本軍義勇民兵分為七軍每軍旗幟各別

色號置造兵器候今冬朗自教習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可以成六花陣今來荊南府並將官前來本軍教閱恐只沿習軍中之法乞將本軍民兵自教兩月却差前南將官一員閱視從之　己亥龔茂良李彥頴奏省院各止獨員臣等於擬除批旨等事皆不便　上曰朕深入思慮以未得其人故爾遲遲因汎論中外臣僚　上曰為宰臣須胷次大乃能容物茂良奏誠如聖諭坤之六二乃大臣文其辭云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方之德須大乃能有容　上曰居此位安可不大彥頴奏後之為輔相者往往先有忌克之心以故不能容　上曰士大

士知者少道　重郡辟邊選　范大成乞互相應援　葉衡罷相

夫更歷外職任未見其短纔居政路便覺有此等病
茂良奏書之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云
云蘇軾為之訓傳謂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
林甫　上曰此說極當次日內殿奏事畢茂良等謝
昨日聖訓　上曰今士大夫能文者多知道者少故
平時讀書不見於用　庚子詔階成西和鳳州當職
官以下令本路帥漕司於四路在部官同共選辟并
體量見任人委實癃老及不堪倚仗者並申制置司
躬親審量保明申取朝廷指揮其所辟官不許辭避
所有邊賞一節令吏部看詳申尚書省以知成都府
權四川制置使范成大所奏也

臣留正等曰關外四川最為極邊之地吏之不得
其人可乎其後十月乙未又有旨四川守臣舊以
統制官兼令都統司審擇保明奏差通判令制置
司保明選辟見任知通令兩司各行審量能否聞
奏誠使一郡之內皆得其人則遠方之人如在畿
甸之內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之意可攷於此矣

甲辰制置范成大言相度乞下興州都統司如鳳
州不測緩急所有應援一節一面應機將附近軍馬
遣發前去却申制司照會從之　是月葉衡罷相以
諫官湯邦彥論其奮身寒微致位通顯未聞少有裨
益惟務險愎以為身謀也初命知建寧府言者不已

禁易吏私官　給户鹽歷亭納手　詔東水浙修利　小不再官許任　守宗法祖成　定場額坊祖

遂罷之　閏九月庚戌詔諸路常平司每歲於秋成
之際取見所部郡縣豐歉各及幾分如有合賑糶賑
給去處即仰約度所用及見管米斛若干或有闕少
合如何措置移運並預期審度施行仍須管於九月
初旬條具聞奏　辛酉浙憲徐本中言近者州郡率
用私意更易官吏不申省部不報監司移郡之邑移
邑之郡或以他官而兼攝或以里官而任重往往辭
繫就簡捨薄從厚請求僥覬惟利是趨易置紛然寖
亂舊制理宜戒飭從之　壬戌詔浙東提舉鹽司體
訪浙西提舉薛元鼎措置印給亭户納鹽手歷式樣
將合支本錢盡數秤下支給毋致積壓拖欠先是元

鼎印給手歷遍給亭户令賫歷就秤下支錢至是復
令浙東行之　丁卯詔浙東今歲間有旱傷州軍仰
轉運提舉日下委官興修水利召募本處闕食人支
給錢米因此存濟趁時修築不得因而科擾　辛未
進呈淮南轉運司申濠州鍾離定縣巡檢耿成令再
任　上曰　祖宗成法惟監司及沿邊郡守方許再
任耿成雖有勞效已經再任不欲以小官差遣壞
祖宗成法因論及國家承平二百年法令明備講若
畫一儻能守之自足為治蓋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
耳　是月賑兩淮饑　冬十月戊寅朔詔浙東合納
內藏庫坊場錢可依自來立定祖額　庚辰詔昨令

具析修水利官

不許降服屬

賞李舉川職

加上太后尊號

不受王揖羨餘

復祖宗會計錄

諸路興修水利以備旱乾今歲旱傷江東淮東為甚未妥當來如何興修元興修官具析以聞從門下省請也　丁酉進呈御筆將上臣僚奏吳益王府多字號宗子係　英宗四世孫祖免親乞降等換官并每月添支錢米及佳募人等　上曰此事須當討論思數即可與如服屬豈容輒有降　壬寅　上諭執政曰李川按劾統制官解彥詳等不能平賊此甚可喜風俗委靡務為姑息以徇人情此弊非一日朕每見有能舉職者須與激勵李川昨曾降官今可與復元官更轉一官　十有一月戊申朔日南至加　太上帝后尊號　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　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　戊午進呈提點坑治王揖奏刷到本司寬剩錢十萬貫欲乞進入以裨慶賚之萬一　上曰此不可受亦不須却宜令就本處樁管充製造軍器使用龔茂良奏是舉不惟可遏獻羨餘之原亦使中外贍然莫測聖意所在　癸亥臣僚言　祖宗時有會計錄備載天下財賦出入有帳一州以司法掌之一路以漕屬掌之紹興七年臣僚有請倣　本朝三司之制專舉提舉帳司總天下帳狀以戶部左曹郎官兼之積習既久視為文具乞詔戶部條畫申嚴措置俾天下財賦有所稽考不致失陷從之　戊辰進呈知靜江府張栻

推行張保伍法

溪洞民兵

治水不罪修利職

秦保伍之設誠戢盜之良法臣自到官以來講究措置施行於靜江境內頗得其效近復以推於一路乞下有司攷訂斟酌申嚴而行之　上曰張栻頗留意職事可委諸路州軍守臣詳廣西已行事理措置施行帥憲司常切覺察毋致稽慢　栻尋又奏本路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為最重邕之所管輸負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為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大理羅甸自杞而西南有白衣九道安南諸國皆其所當備者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以為籬落者惟左右兩江溪洞共八十餘處民兵不下十萬首領世襲人自為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餘三百里遠者近千里所恃以維持撫馭之者惟提舉盜賊都巡檢使四人各以戍兵百餘為溪洞綱領其職任可謂不輕矣可不遴選其人謹護其土以為南方久遠之蔽乞依　大觀指揮許本司奏辟從之　己巳進呈提舉江東淮甸提舉淮東葉翥擬發遣平江府陳峴具析到修治陂塘事　上曰昨委諸路興修水利以備旱乾今歲災傷乃不見有灌溉之利若非當來修築滅裂即是元申失實內江東已修去處最多被傷分數尤甚於是淮甸特降一官落職葉翥特降兩官陳峴特降一官

臣留正等曰恭惟　壽皇聖帝務農而憂民雨暘

申嚴大臣見客禁　肅朝儀

行上壽太慶禮　更定强盜賦法　併藏庫左南封椿庫

必關念慮鑒考致形詔書水利之興在在而有其以功績聞者既加之賞矣否則罰亦必行是以年穀屢登田野加闢雖有水旱民無菜色蓋以聖心勤民之切而有司先備之素也

甲戌詔大臣日見賓客有妨治事累有指揮如侍從兩省官三省樞密院屬官有職事於聚堂取稟私第除侍從外其餘呼召取覆等官每日各止許接見一次出榜私第可常切遵守施行　十有二月丁亥詔近來赴朝臣僚於殿門內輒行私禮朝儀不肅有違條法令閤門覺察彈劾

臣留正等曰周官掌治朝有職禁慢朝有法然後

君道尊如上帝主勢重於萬鈞聖詔丁寧聞者加警會朝之間其孰敢有不肅者哉

甲午行　上皇慶壽禮以　太上皇帝來年聖壽七十預於立春日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　是月更定强盜賦法詔比舊法增一倍定罪　併左藏南庫封椿庫提領左藏封椿庫顏度言今相度欲將南上下庫及封椿上下四庫併為二庫以左藏南庫左藏封椿庫為名將兩處錢物乞從朝廷各行就便對兌並不用上下二字不須添置官吏就用各庫官吏合千人等從之遂以左藏南上庫充左藏封椿庫對兌時內旨取撥南庫緡錢色目寖廣龔茂良奏朝廷

龔茂良求講財用　李燾上兩朝監通鑑　置鐃大都司　閩浙建兵福兩土

所急者財用數十年來講究措置靡有遺餘而有司乃以窠闕不給為言臣因取其籍披尋本末源流具見積年出入之弊大抵支費日廣所入不足以當所出之數至　紹興十七年所積盡絕每歲告闕不過二百萬緡至二十四年以後闕至三百萬緡而　乾道元年二年闕六百餘萬緡爾後却有增收醝錢色目粗可支吾有司失職無以為計專指南庫充貸給遣臣復講求南庫起置之因其間經常賦入蓋亦無幾而屬者支費浩瀚約計僅可備二三年之用若繼自今樽節調度可無倉卒不給之患因條具以聞

上感悟　是歲江西轉運副使李燾上　神　哲兩朝續資治通鑑長編自　治平四年三月盡　元符三年正月　以王揖為都大提點坑冶其合差官令揖奏辟尋移司饒州歲鑄以十五萬為額　口口淳熙二年春正月戊申朔　二月辛巳　上御便殿閱兩浙福建土兵　上曰軍士皆好身手教閱再三數月事藝已精熟弓弩手自可比殿司之數因諭輔臣曰向來兀术入攻陳思恭邀截于平江官軍乃用長槍不能及敵兀术遂以輕舸遁韓世忠江上之戰亦然若用弓弩兀术必成擒矣今次州郡起發禁軍土軍極整肅茲又及時遣歸更加激犒他時調發必易集也　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　進呈

進呈上皇日歷　不給四川借職田　公舉監司郡守　禁納苗重收耗　竄葉衡

上皇日歷　夏四月戊寅進呈四川總領所乞再借四路職田租課十年歲為錢十二萬貫充揀汰人請給　上曰昨借諸路職田尋已給還四川自當一體宣可再借龔茂良李彥頴奏圭田所以養廉誠不當借　上曰卿等可契勘別撥錢作揀汰人請給職田自今歲便與給還　龔茂良等奏昨已繳進令侍從臺諫兩省官薦舉監司郡守指揮未審曾經睿覽否　上曰薦舉本欲得人又恐干求請託却長奔競之風茂良等奏天下事未有無弊雖三代良法久亦不免於弊今　陛下既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薦舉何由知之　上曰若令雜舉則須衆論僉允庶幾近公況又

經中書考察而後除授亦足以見朕於人材博采遴選如此非苟然也乃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參照資格不以內外雜舉監司郡守歲各五人中書省置籍三省更加考察取旨　辛巳進呈兩浙運判吳淵奏乞將諸路州郡輸納秋苗加耗不得過三分御筆將上龔茂良李彥頴奏近年州縣納苗加耗太重甚者至兩石以上方可納一石　上曰如此則民力安得不困吳淵既為漕臣自當覺察若有似此去處可令奏劾重作行遣諸路依此施行　是月雨雹　葉衡責居彬州以其昨任宰輔不能正身竭誠日惟沈湎于酒徇私背公也　初湯邦彥敢為大言虞允文深器

湯邦彥命辱祕竄

之允文出為四川宣撫也辟邦彥以行允文沒邦彥還朝為右司諫奉詔充申議使使金求陵寢地邦彥至燕敵人拒不納既旬餘乃命引見夾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大怖不能措一詞而出　上大怒詔流新州　上諭輔臣敵既不受　本朝禮物邦彥乃受敵中所賜辭受之際理亦易曉乃不顧名節辱命如此邦彥既一斥不復自是河南之議始息不復遣泛使矣

大事記曰恢復之機既失雖虞允文始相建議遣使以陵寢故地為請然識者以為當爭之於未講和之初而不當爭於和議已定數年之後彼雖仁

義不足而凶暴有餘反以大義責我故當時端人正士如張栻黃中劉珙朱熹呂祖謙最為持大義者也而　乾道五年張栻入對則謂欲復中原之地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心必先固我境內百姓之心六年黃中入對則謂言和者忘不共戴天之讎固非久安之計言戰者復為無顧忌之大言無必勝之術內修政理外觀時變而已張栻再入對亦謂敵中之事臣雖不知而境內之事知之詳矣比年諸道戍饑民貧國家兵弱財匱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七年劉珙手疏則謂吾所以自治者大抵闊略而乃

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手足先露吾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呂祖謙輪對則謂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始終本末當具舉緩急難易當預謀而朱熹戊申封事亦曰此事之失已在　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月長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月忘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蓋口奚口興之敵奉辭以討之可也　隆興之敵正名以絕之可也　乾道之敵積實以圖之可也惟　隆興有恢復之志而無恢復之機此　孝宗之志所以未盡遂也

上喜得雨

中興聖政卷三十四　十七

五月丙午龔茂良李彥穎奏農事正是時民間以久不得雨為慮適連夜霡霂極可慶　上喜甚曰朕日夕以此為憂早上方宮中焚香拜謝天地更乞終惠成此豐年以寬焦勞之念不知江東淮南何如可令逐路漕臣具得雨日分及布種次第申尚書省戊申進呈權知隆興府呂企中奏本路鈐轄錢卓初到官權借印記慍怒形於公移　上問如何龔茂良李彥穎奏　祖宗朝分道置帥以任一面之寄事權至重平時分守嚴則緩急號令得行一路兵官於帥臣自有階級豈容如此　上曰　祖宗立法有深意錢卓可降一官

錢卓犯級官降階

臣留正等曰五代之季將悍而兵驕真人作而天下一　上之使下如臂之運指下之從上如手足之捍頭目者非以分守之明而階級之嚴乎授之鉞而專征雖出位犯分之副將亦可得而誅之萬世之基實定於是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等於此見之

治國以中天

乙卯　宗正少卿程叔達輪對論修政等事因言西北盛衰不足以為中國慮而中國之治否所宜留意　上曰中國既治自然懷服矣　癸亥王淮進呈步軍司相度牧馬去處　上曰前日牧馬官辭朕戒以愛護馬當如愛護己身饑飽勞佚各隨時調節若已身

服下戒牧官飭馬

中興聖政卷三十四　十八

所不能堪者馬亦不能堪之但馬不能言告訴不得耳龔茂良等奏云　陛下留神馬政曲盡物情聖言及此其仁蓋不可勝用矣　詔以張默為國子監書庫官先一日中使傳旨有張默者乃秀王夫人親堂姪欲與一添差監當於法不礙否龔茂良奏近制惟宗室戚里及歸正人方得添差在法稱戚里者謂三后四妃之家至是奏審　上曰朕正不欲先自廢法可勿行遂同奏乞除正闕書庫官詔從之　是月以柴瑾為殿中侍御史瑾入對　上曰惟卿不求進所以有此除　六月乙酉四川制置范成大奏四川酒課折估虛額錢四十七萬餘緡乞自　淳熙三年為

不許張默添差

獎宋瑾求進

減四川虛額錢

削遺表恩澤濫

朱熹除秘書郎

朱熹辭命與祠

始減放詔以湖廣總領所上供錢內撥還　戊戌進呈敕令所修到寺監長貳雜壓在中散大夫之上致仕恩澤外更與遺表陰補條法　上問舊法如何龔茂良等奏舊法已與致仕陰補即無遺表恩澤　上曰名器之濫皆由如此放開莫若只依舊法　甲午龔茂良奏近奉詔旨欲獎用廉退之士有朱熹者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録用　上問曾為何官李彥頴奏聞曾歷州縣官一任後以密院編修武學博士召皆不起近歲　陛下特與改官見任宮觀　上曰記得其人屢辭官此亦人所共知今可與除一官於是詔除秘書郎

臣留正等曰東漢之興人謀咸贊既不乏人矣既定之後建三雍講六藝東都諸子皆足以辨之雖不待於側席幽人可也光武獨拳拳於羊裘之故人何哉西都之俗事利禄乏節操習俗既成國隨之而不振光武固有鑒於茲矣自嚴陵之高尚百世之下聞者興起清問所宣獨有取於廉退之士其以是夫

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乃力辭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命主管沖祐觀　上謂執政曰有魏掞之令安在龔茂良等奏已物故　上曰其人直諫

贈魏掞之官

用不私趙師夔

鄭除鑑校書郎

詔獎劉珙仁義功利之辨

臺察遷官

擇遠地監司

方欲稍加擢用不謂已死朝廷不可無直諒之士近有鄭鑑議論亦甚切直觀其所言似出於肝膽非矯僞為之者因看鄭鑑劄子頗思魏掞之鑑時為太學正遂命召試館職又曰掞之雖死欲少加旌別可贈宣教郎直祕閣　秋七月乙巳宣諭湖秀兩州積欠最多趙師夔雖已去官可併將上取旨龔茂良李彥頴奏　陛下之於羣臣了無親疎之間　上曰此安可少偏茂良等同奏聖心如天地之公本　分別是月以鄭鑑為校書郎　上語執政曰鄭鑑所試館職策議論切直甚可取因問今合除何官龔茂良等對曰前此學官召試往往止除正字　上曰可除校

書郎賞其盡言因曰策中所言或是或非大率剴切不易　詔獎劉珙珙時知建康府以江東荒歉珙賑濟有方也　八月庚辰雨浙西路提點刑獄陳舉善進對論仁義功利之辨　上曰仁義既行功利自在其中　先是詔御史臺六察許隨事彈奏至是詔近日糾察各揚乃職臺綱益振可各特遷兩官　九月癸亥侍讀周必大進讀　三朝寶訓　眞宗皇帝嘗擇廣南轉運使因謂左右曰交廣之民去朝廷遠當選擇心平允能安遠人者任之自今凡命遠官尤須謹擇　上曰於所不聞知處尤當留意

臣留正等曰論天下之勢者或譬之一身欲其氣

革侈宮始
奢自禁

之流行無一脉之不通也或譬之一堂之上欲其休戚憂喜無一人不同也二廣之民遠矣戶口不若近之蕃民力不如近之厚恩澤不如近之易洽號令不如近之易行儻非監司之得人則民之疾苦吏之賢不肖何自而知之哉唐自中世以來仕而不得志者始吏於南方牧守之任用為斥逐之地時人有遺遠之歎　國朝家法相傳尤重遠民都俞論道之際每及於是天下之幸也

是月參政龔茂良李彥穎等謝外日宣示中宮禕衣　上云珠玉之屬乃就用禁中舊物所費不及五萬緡茂良等奏云若不因宣諭無由得知支用如此

不多　上云朕安肯於此妄有所費　上因宣諭近來風俗如何奢侈否奏云葦毂之下近似稍侈皆由貴近之家倣效宮禁以故流傳民間彼若知聖意崇撲亦必觀感而化　上云若要革弊當自宮禁始茂良等奏　仁宗嘗以南海沒入大珠賜温成皇后后時為貴妃以充首飾戚里靡然效之京城珠價至數十倍　仁宗禁中內宴望見貴妃首飾不復回顧曰滿頭白紛紛豈無忌諱貴妃皇恐易去之　仁宗大喜命剪牡丹遍賜妃嬪不數日間京城珠價頓減　上喜云此事誠當始於宮禁茂良奏中宮又以儉德聞何患不革　上曰然　初錢良臣以太府

錢良臣記習近請

少卿為淮東總領龔茂良秉政聞戶部歲撥淮東錢六百九十萬緡而本所歲用六百十五萬緡而已因奏遣戶部員外郎馬大同著作佐郎何萬軍器少監耿延年分往昇潤鄂三總司點磨錢物會良臣以歲用不足請于朝茂良奏令所委官一就驅磨而近習恐賊賂事覺極力排之茂良不顧十二月萬奏總所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下其事於有司次日御批令具析既又改為契勘俄中旨召良臣赴闕駸駸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與有力焉延年亦言湖廣總所有別庫別歷所收已行改正故二人並遷官卒坐茂良黨罷去大同獨無所覺舉翔翔朝路累

三總所苴之弊

年然後補外益三總司苴苴賄賂根株盤結其來已久非但一日也　是秋彭州奏奉詔撥上供錢對減本州三縣酒課額民間作佛老會以報　上恩乞以功德疏隨會慶節表疏同進　上弗許令守臣諭以國家裕民之意并諭執政曰前日蠲減蜀中折估錢人情歡感已如此若異時兵革偃息數十年來額外橫賦盡蠲除之民間喜可知也龔茂良奏　陛下躬行節儉視民如傷所不獲已者養兵之費勢未能去爾　上曰自渡江後所增稅賦比舊如何茂良奏如茶鹽榷酤皆數倍元額其最可念者折帛月樁等錢為江浙數路之害　陛下念念不忘若一旦恢復舊

彭州民佛老作會上恩報

批決出獄情得

中官儉約

治不偏體可

疆則輕徭薄賦且有日矣　上曰然　台婺等州水

冬十月甲戌初　上以雨過多恐妨收刈御筆欲

行下諸路決遣獄囚於是擬進指揮　上曰朕以久

陰祈求未應獨未曾決獄昨日欲批出方下筆而風

急起雲陰頃刻吹散至晚已開晴一念之誠隨即感

應龔茂良等奏天人之際其應如響　陛下此心與

天通宜其報應之速如此翌日付下張掄奏劄乞宣

付史館　上曰朕初不欲言偶宣諭及此如此則是

朕自矜也可寢其奏　己卯龔茂良李彥穎奏昨日

王淮趙雄為臣等言玉音嘗及中宮辭受合得思數

并及平居常服澣濯之衣等宣諭臣等切謂中宮天

資恭儉誠為盛德且有以見　陛下齊家之要　上

曰家道如此深以為喜　本朝文物家法遠過漢唐

獨用兵差為不及茂良等奏國家自　藝祖開基首

以文德化天下　列聖相承深仁厚澤有以固結天

下之心蓋治體似成周雖似失之弱然國祚綿遠亦

由於此漢唐之亂或以母后專制或以權臣擅命或

以諸侯強大藩鎮跋扈　本朝皆無此等可以見

祖宗家法足以維持萬世　上曰然大抵治體不可

有所偏正如四時春生秋殺乃可以成歲功若一於

肅殺則物有受其害者亦猶治天下者文武並用則

為長久之術不可專於一也　乙酉進呈禁止奢侈

禁奢侈嚴於有官

創太史局官階

臀官不帶遙郡

不許海民訟延

指揮　上曰今日習為奢侈者在民間絕少多是戚

里中官之家指揮內須添入有官者違犯取旨重作

施行

臣留正等曰兼足天下在明分民之僭差而不知

止者以分守之不明也以度數節則民知足民之

踰侈而不知足者以法度之不立也常人之情相

視倣莫知紀極非有以示之則何自而革哉聖德

躬行於上而又立法禁以裁之施誥命以訓之天

下之不化者鮮矣

進呈太史局官制　上曰古者日官居卿以底日

如今太史局官制太輕且如醫官有大夫數階太史獨

無之可創大夫階如醫官　安和安之類庶幾稍重

其事醫官昨來多有轉行遙郡者既名伎術官却帶

遙郡輕重不倫自後宜罷之　詔今後監司被受三

省六曹委送民訟事件並仰躬親依公子決疾速回

報若事干人衆或涉遠路須合委官定日亦仰立限

催促仍令所屬曹部置籍稽考如有違籍日滯申尚

書省將所委監司取旨施行

臣留正等曰民訟之淹其為民之害口口於水旱

之變以夫民之訟而至於有司也貧者口口而屈

富者雖累歲而無傷王符愛日之言歎農口口廢

業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從而作者蓋口口也

補賑濟罷官鬻爵　戒州郡用節　謹出令

聖詔丁寧首及於此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情雖堯舜之用心亦何以過於此哉

庚寅御筆曰鬻爵非古制也夫理財有道均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飢有裕於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　丁酉進呈漕臣吳淵具到秀州十年收支錢數多寡不同　上曰此係累政守臣任內事不欲深究可令呂正己今後痛加撙節大抵州郡用度不節必至掊斂惟先能節用即年例違法妄取之數可以蠲減少寬民力襲茂良李彥頴奏聖訓及此天下之幸也

臣留正等曰民之出力於田畝而輸之公上爲之者常勞而享之者常逸分當然也用之無節而取之無藝豈理也哉郡有小大則用有多寡等其力而爲之用量其入而爲之出亦焉有不足者奈何飾廚傳以邀虛譽厚囊帛以富私室而民力之竭或不之恤也　至尊壽皇聖帝富有四海而不忘天下之民形於詔命者史屢書之不一書而止也天下之吏於此其孰敢不體上之德意而奉承之哉

庚子　上曰出令不可不審書云屢省乃成欽哉事至於屢省何患不成凡天下事胠與卿等立談之間豈能周盡事情須是再三詳熟思慮方爲盡善前

蜀作場上民恩報道恩　不改戰易船　守臣不拘文武

此正緣不審故出令多反汗無以取信于天下比來甚悟此襲茂良李彥頴奏臣等生長閭閻更歷州縣見聞不爲不多然猶思慮有所不及　陛下深居九重處事無不曲當非聖智絕人不能及此　上曰亦賴卿等佐佑自今當勉之　十有一月戊申權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奏　陛下俯念四蜀酒課虛額之弊乃六月十二日詔書各與次第蠲減歲蠲上供緡錢四十七萬爲蜀民代補贍軍折估之數今下之日百萬生靈鼓舞讙呼如脫溝壑寰區四路州縣節次申到自今年七月十五日以後各於寺觀啓建感恩祝聖道場臣謹按　慶歷六年三司使王拱辰建議權

河北滄濱兩州鹽　仁宗皇帝曰使人頓食青鹽豈朕意哉下詔弗許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爲佛老會報　上恩今舉四蜀之廣民心愛戴不作同辭宜與河朔故事俱傳不朽伏望宣付史館詔從之

癸丑郊　是日進呈建康都統制郭剛奏本司車船戰損已補填依海船樣造多槳飛江船　上曰車船古之艨衝辛巳用以取勝豈用改造可令郭剛具析并約束沿流諸軍遇有損壞隨即修葺不得擅有更易其多槳船止許逐軍自行創造並不得充新管車船數　御筆詔三省樞密院諸州軍守臣惟才是用今後不拘遠近州軍並聽於文武臣內選差　十有

后族減恩澤　清仕源　賜宮鑑事禁司遺餽
入之　東通紀　監交受

旌甫行減州絹　賜更命　罷官　再　邊　交李翰
方孝　徽稅額　蠲不詞　蠶田　仕　守　趾龍

二月乙酉襲茂良等奏昨者恭覩中宮奏劄檢照
皇后親屬恩澤裁減外尚餘一十八人欲望聖慈更
賜裁減奉旨更裁減八人臣等仰惟　紹興三年指
揮　皇后受冊親屬與恩澤三十名十三年與二十
五人近制減作十八人比舊例幾籍其半　皇后猶
且謙冲退託力具辭免　陛下遂賜俞允今以中宮
之貴而猶務節約則為臣下者當如何欲望　陛下
明詔有司申嚴法禁凡僥倖冒濫者必務革去又詔
侍從近臣各思所以清入仕之源詔從之　是月以
表摭所編通鑑紀事賜東宮令與陸贄奏議熟讀曰
治道盡於此矣　禁監司交遺及因行部輒受諸郡

折送計所受悉以贓論　是冬賜蘄州黃梅縣方甫
旌表門閭以三世同居孝行顯著本路漕臣以其事
來上也　減徽州歲絹額　是歲詔今後法應得謚
及特命謚者並先經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
取旨依舊制更不命詞止備坐所議給敕吏部牒本
家照會　罷鬻官田　詔知興元府右軍統制兼知
階州田世雄前軍統制兼知鳳州傅鈞各與轉一官
任滿日並與再任從制置司請也　安南李天祚死
子龍翰嗣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四

違帥來罰
主約降

詔辛詔語
撰學兩

淳熙行
淳歷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五

孝宗皇帝十五

淳熙四年春正月庚申樞密院進呈馬帥吳拱按正將馬彥恭輒役人船般載馬草已降充副將　上曰吳拱初到所按劾須與行遣王淮等奏其事雖輕然違主帥約束豈為無罪　上曰只依所申降充副將臣留正等曰取民笠覆官鎧雖公吕蒙尤以為犯軍令以官船載官馬草亦公也以其違要束而治之善御軍者固當如是也方益肅師律以厲士氣其嚴若此下之人行之不以為非上之人聽之不以為過果何患乎士之不可用哉

中興聖政卷五十五　一

丙寅進呈　紹興十四年辛學詔　上曰今所降詔大意欲以崇尚風化勸厲諸生使知所趨向朕得詔中兩語當為君子之儒毋慕人爵之得襲茂良等奏當以聖語諭學士令載之詔書　上曰可　是月　淳熙歷秘書省申昨為紀元統元乾道三歷交食不容得旨令太史局別造新歷已行進呈今來測驗新歷稍密　上曰自古以來歷未有不差者況近世此學不傳士大夫無習之者訪求草澤又難得其人新歷比舊所謂彼善於此不須別命名只以　淳熙為名　戶部侍郎韓彥古言今國家大政如兩稅之入民間合輸一石不止兩石納一疋不止兩疋自

1681

州置縣
命官中庸講學
歷用財都

正數之外大率增倍然則是欺而取之也謂宜取州縣大都所入稍倣唐制分為三等視其用度多寡而為之制自上供為始上供所餘則均之留州留州所餘則均之送使送使所餘則派分通減悉蠲於民朝廷不利其贏焉然則自朝廷至於郡縣取於民者皆有成數不可得而容私於其間然後整齊天下之帳目外而責在轉運使內而責在戶部量入以為出歲考能否而為之殿最州縣不得多取於民朝廷亦不多取於州縣上下相恤有無相通無廢事無傷財貢籍之成太平之基立矣奉御筆韓彥古所陳周知民隱可擇一才力通敏者先次施行一郡俟已就緒當

中興聖政卷五十五　二

頒降諸路倣而行之尋詔令吏部郎官薛元鼎前去秀州依此將錢絹米斛等數具帳聞奏其後元鼎奏驅磨本州財賦惟憑赤歷難以稽考望委戶部行下本州將州縣應干倉庫場務每處止置都歷一道應有收到錢物並條具上供州用實數各立項目抄轉仍從戶部每歲委轉運司差官遇半年一次索歷檢照如有虛支妄用許本司按劾取旨其他州郡亦乞依此施行從之　兩浙　二月辛巳　龔茂良李彥穎奏　祖宗朝幸學皆儒臣講經　上曰詩書易累朝皆曾講如禮記中庸篇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一段最關治道前來却不曾講茂良等奏此於治道

措置預催稅弊

包括無遺　陛下聖學高明深得其要　癸未進呈
大宗正丞劉溥奏近年諸郡違法預催夏稅民間苦
之襲茂良李彦穎奏往年諫官曾論此事方施行間
戶部長貳執奏不行至去年春言者又及此版曹復
申前說拘回錄黃其說謂通年四月五月合到行在
折帛錢共六十一萬貫圖擬支遣若不預催恐至期
闕誤　上曰既是違法豈民朝廷須別作措置安可
置而不問茂良等回奏戶部每年八月於南庫
借六十萬緡應副內遠次年正月至三月撥還今若
移此六十萬緡□□□□□□□□戶部自無闕用
可以禁止預催因降□□□□□此措置不過移後

就前却得民力少寬於□□□□於是詔令諸路轉
運司行下所部州縣今後須□依條限催理如有違
戾去處仰監司覺察

臣留正等曰自昔□□□□二月而賣新絲五月
而糴新穀夫前期而督之輸其弊必至於此也聖
恩加惠斯民以內帑之儲假版曹之用不過遲速
先後之間而民得免艱難迫促之苦與其有積於
公而未用之財曷若以寬其民於不足之時蓋聞
損上以益下未聞財散而人不聚也申嚴是法而
行之則民之受賜夫豈有紀極哉

甲申臣僚言今日之郡守為民害者掊克慘酷是

諭郡守掊克慘酷

也賦稅有定制而掊克之吏專意聚斂下車之初未
問民事先請屬邑知縣均認財賦且多為之數督責
峻急國家法令之設所以與天下公共者也而慘酷
之吏非理用刑者或殘人之肢體或壞人之手足或
因其微罪而隕其性命或罹非辜而破其家業乞明
詔守臣丁寧戒飭其取民有定制毋得掊克以竭民
之力犯法者自有常刑毋得慘酷以殘民之生從之

幸太學武學

乙酉幸太學釋采于先聖命國子祭酒林光朝講
經賜光朝三品服　幸武學著作郎傅伯壽尋上言
武成之廟所從祀者出於唐開元間一時銓次失於
太雜　太祖皇帝嘗見白起之像惡其詐殺已降以

傅伯壽論武學從祀

杖畫而去之神武不殺之仁垂訓深矣　太上　紹
興間亦以議者之請黜韓信而陞趙充國黜李勣而
陞李晟去取之間皆所以示臣子之大節也然王翦
佐秦騁狙詐之兵蓋無異白起而彭越之臣節不終
亦同韓信至於王僧辨雖能平侯景然反連和于齊
吳明徹雖能因北齊之亂以取淮南然敗於呂梁為
周所俘不能死節韋孝寬拒尉遲之義兵楊素開隋
室之禍敗慕容恪長孫嵩慕容紹宗宇文憲王猛斛
律光于謹或本生西北之裔或屈節僭偽之邦縱其
有功豈足多錄若夫尹吉甫之伐玁狁召虎之平淮
徐皆為有周中興之名將陳湯之□□□傅介子之

辛秘書省賜詩　終憂念民歲　修太武學　建炎御書經閣

刺樓蘭馮奉世之平莎車班超之定西域皆爲有漢之盛功在晉則謝安宴衍以靖北寇祖逖擊楫誓清中原在唐則王忠嗣之撫衆守邊張巡之百戰死敵忠義謀略卓然冠於一時而垂於後代闕而不録似有所遺臣竊謂宜併詔有司討論歷代諸將爲之去取然後與　本朝名將繪於殿廡使天下士皆曉然知朝廷激義勇而尚忠烈且知夫貶□□□者所以尊中國黜不終之節者所以正君臣去嗜殺之暴者所以尚仁義其爲勸沮者大矣起居郎錢良臣亦請收　建隆　建炎以來功烈顯著者參陪廟祀是年七月己酉施行　辛秘書省賜省官燕　上賦七言律詩坐者皆屬和　丁亥襲茂良等奏近日雨暘順序物情熙熙米價甚平可以少寬聖念　上曰朕終歲憂念百姓自初布種以至收成其間少有旱澇未嘗不惕然念之每歲常到十月以後農事一切了畢方始放心　己丑進呈知臨安府趙磻老具到兩學修造圖本西北隅建閣安頓　太上皇帝御書石經上云碑石可置之閣下其上奉安墨本以　光堯御書石經之閣爲名朕當親寫茂良等同奏自古帝王未有親書諸經及傳至數千萬言者不惟宸章奎畫照耀萬世其所以崇儒重道可謂至矣　上曰　太上於字畫蓋出天縱朕嘗謂鍾繇字最工稍帶隸體

免糴效　和之　爵不可濫與　諭大臣節浮費　史浩侍讀

諸總所貼助經費後不盡録　三月丙午進呈范成大奏關外麥熟倍於常年緣去歲朝廷免和糴一年民力稍紓得以從事於耕作故其效如此　上曰免和糴一年民間便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以重困也　王淮奏去歲止免關外今從李繁之請盡免蜀中和糴一年爲惠尤廣　辛酉進呈楚州捕賊推賞內隨從捕獲人欲支錢三十貫　上曰與五十貫如何　王淮等奏凡支折資錢每一資折三十貫今隨從獲未該一資若支五十貫恐太多　上曰極□□等奏與五十貫亦不足惜但歡喜者不過被賞數口而不平者千萬人也　上曰此論甚善亦如朝廷與人官爵盡歸至公人誰敢怨若徇私輕與得者固喜而怨者必至惟至公可以無怨朕與卿等交修當謹守此法　密院事少三省事多卿等見三省宜以此意宣諭　戊辰進呈户部歲用經常及用度之數襲茂良奏其間有合節省者欲倣　寶元　慶歷故事命臺諫司户部詳定　上曰今日用度多費於養兵如禁中大段節省外庭浮費絶少朕嘗覽户部所具支費三二十項内不過一二項可議裁節然不過數千緡若令臺諫論議又却難處如果有合節省件目卿等可自奏陳先是諫官蕭燧論節浮費詔户部條具至是進呈　是月以史浩爲醴泉觀使兼侍讀　辛玉津園

宴射　是月閤門舍人應材言臺諫之官在於言天下之大利害不在於拘撫細故區區止於言人之短長也大姦大惡固不可不為天下國家誅鋤之若夫有用之才豈可以細故而輕壞之苟一陷譏議遂為廢人急緩之際欲人為用無復有矣程顥為御史神宗召對顥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　神宗歎賞以為得御史體劉安世作臺諫官嘗言　祖宗之時於人才長養成就之甚勤也故其在臺諫未嘗以細故而輕壞人材乞降睿旨刻之御史臺諫院永為臺諫官之戒　上深然之　夏四月壬午進呈湖廣總領劉邦

翰等審驗到鄂州水軍統領謝貴雖是年及委無殘疾氣血未衰若蒙依舊存留在軍尚堪使令王淮等奏謝貴出戍長沙守臣王佐謂有目疾職事不舉主帥李川申其人無疾患得旨委劉邦翰審驗得尚堪使令　上曰謝貴依舊存留在軍管幹職事

臣留正等曰軍政莫大於進退人材之際然而陞差者未必皆以藝能簡黜者未必皆由老疾於是乎有審察之命樞臣固嘗患夫四川之地遠也聖訓則欲畀之道里之費矣夫以一拱揖之際雖難盡其勇怯智愚之實至於老疾獨不可求之於言貌之間乎非不信夫主帥而為是察也抑亦制夫

宣示敬天

人之私情而同歸於公耳如郭剛之揀汰傅松眾論不以為然朝廷既令與鎮江右軍兩易其職矣剛猶且拘撫細故而按之則夫私情之難克也如是哉至如吳拱之揀汰統制范旺而旺則筋力未衰揀汰統領王進而進則人才可用皆以審察而得之謝貴之事亦復類此然則搜羅人材示不遐棄非特士心皆感於獎拔之恩而天下亦服　聖主之明矣

五月癸卯進呈利州提刑權金州史俣奏金州都統司例私販茶鹽月科與軍人每名三斤高立價直於請糧處剋除　上曰蜀中軍人貧甚豈宜更有剋

剝可令李思齊契勘起置月日因依申樞密院王淮等奏欲併約束諸軍　上曰俟李思齊奏來却與約束　已酉宗正少卿程叔達進對言臣昨蒙玉音許賜宣示敬天圖願得稽首拜觀　上顧左右取圖圖至叔達整衣肅容進觀　上亦相與誦讀每至前代王者或不能敬畏修省則曰此圖美惡並著亦欲以之儆戒又至無逸篇則曰無逸一篇言人君所以享國久長皆由嚴恭畏　所致尤當以為法叔達因言陛下於敬天之事既知所以為戒又知所以為法宜乎聖德日新天之相之有隆而罔替也

臣留正等曰敬天之有圖前乎此未有為之者自

論士夫言事恥農
論士夫諱理財
責之效
論士夫言復恢
論士夫諱恢復

壽皇聖帝始爲之翼翼之心寅畏之實可攷也昔在辨之時敬天之命惟時惟幾形於歌矣文王之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被之詩矣推古昔之事而爲之圖得失之跡燦然在目自帝王以後蓋未有如今日之美也夫盤盂有銘几杖有誡古人所以進德而不已也聖敬日躋而猶有取乎此則夫聖人之德與天而爲一矣

甲子進呈盱眙軍報淮北岸多有蝗虫此間却仍歲豐稔修德與不德之驗昭著如此　上曰今夏蠶麥甚熟絲價米價極賤此甚可喜　上又曰近世士大夫多恥言農事農事乃國之根本士大夫好爲高論而不務實却恥言之王淮等奏士大夫好高豈能過孟子孟子之論必曰五畝之宅植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所見諸侯未嘗離此數語　上曰今士大夫微有西晉風作王衍阿堵等語豈知周禮言理財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未嘗不以理財爲務淮等奏曩時虛名之俗誠是太勝自　陛下行總覈名實之政身化臣下頃年以來士風爲之一變此聖主責實之效　上曰然近年亦稍變然猶未盡且不獨此耳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六十畝爲人所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人人甚理會得至於國事則諱言之卿等見士大夫可與

道朕此語淮等奏敢不揄揚堯言

大事記曰　孝宗自受禪以來不徒以承顏順色爲孝而以繼志述事爲孝編　光堯慈訓褒　建紹詔旨凡所以奉承者不可槩數而　孝宗不徒述已爲之事而必欲繼未爲之志復讎一念上通于天置恢復局覽華夏圖建國用使開都督府江北諸城增陴浚隍江淮分成鼓鼙達于泗潁觀其初年對羣臣論天下事則曰當如勑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又曰某事當俟恢復後論之與王十朋語及陵寢聖容慘然曰四十年矣嘗謂輔臣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於敵讎未復日不遑暇宮中臺殿皆　太上時爲之朕不敢增又曰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爲人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人人理會得於國事則諱言之此其志可知矣

丁卯密院進呈殿步司令來分揀汰官兵三百八十餘人宣命劄子及舊付身合千餘道已於昨日令承旨司盡數當官給發　上曰舊付身如何王淮奏昨取舊付身批鑿離軍因依今仍給還　上曰頃歲逃亡事故有家屬者將付身批鑿革弊甚多前此冒名承代者不勝衆今用批鑿之法已十年所革冒濫

福建水謝然除官龔良相立省院奏法
州劒 廓中臺 茂 罷 三 密 書
聖心畏得晴
戒夫士朋
嚴禁銷金

不知其幾矣　是月福州建劒水命賑之　謝廓然贛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之命自中出中書舍人林光朝不肯書黃光朝尋改權工部侍郎力求去除知婺州　龔茂良罷相出知建康府以謝廓然論列而茂良亦自引疾乞罷故也　詔自今三省樞密院進呈文字所得之旨朝退即具奏審再承畫降方可施行自是每奏月復用黃紙貼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或有改易遂為故事時言者指龔茂良矯傳敕旨斷遣曾覿之直省官故也　六月辛未王淮等奏比來積雨　陛下恐妨農稼初二日禁屠宰却常膳不御齋心祈禱聖德動天連日開霽天人相與之理於此

可占雖然　陛下寅畏奉天固非一日一念慮之間應答如響夫豈偶然者　上曰所謂邱之禱久矣己卯殿侍謝廓然言　陛下臨御以來動鑒家法而治效猶未進豈朋比之習容有未革望敕臣下合謀輔治毋黨同以來異毋阿比以害公使忠良蹇諤之士盡言而不疑奸險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如此則治效可馴致矣從之　壬辰進呈禮部太常寺看詳到太武學神像合依五禮新儀制度用金裝飾　上曰禁銷金指揮甚嚴今用漆金可也宜依禮部太常寺看詳事理施行

臣留正等曰銷金之禁舊矣而道釋之宮用之自

東宮添讀唐鑑
體訪二廣守臣否
六院雜入
守門閽得郡格資
定雨從祀學祀

若也非有司奉命承敕之責乎祀典之重與兩學之象設然猶不肯以金而為之聖慮深矣由中及外小大之吏皆能體夫德意而行之使是法之設不為虛文則黃金雖與土同價不難致也

是夏東宮官請　皇太子近因讀范祖禹唐鑑見其學問醇正議論精確欲遇講日添讀此書從之

秋七月庚子右正言葛邲乞令二廣帥臣監司將見任郡守每歲精加考察守倅見闕去處元係堂除或部闕亦乞早賜差注或人所不願就令廣南諸司公共辟差一次其已差未到者催促之任　上曰郡守不得其人則千里被害可令二廣帥臣監司限兩月

體訪所部守臣臧否以聞　壬寅詔六院官依舊制不入雜壓已降指揮更不施行林虙封贈改正　丙午進呈昨得旨閽門舍人黃夷行可與郡臣退而考之則資歷尚淺在外止數月到閽門纔二年　陛下用人雖不當問資歷然近方立閽門舍人格目　上曰若不用資歷則他人皆有詞須得用資歷也閽門舍人幾年當得郡趙雄奏近降指揮須關陞後更歷二年補外者與郡則有出身人六年無出身人八年方可今夷行纔歷二年半　上曰夷行又是閽門祇候非舍人自難為行不若且待　己酉詔文宣王從祀去王雱畫像武成王廟升李晟於堂上降李勣於

不與潛邸添差

將帥體擇官

嚴內侍寄資法

李晟位次仍以曹彬從祀　辛亥進呈內批添差浙西準備將王守忠任滿日特與再任趙雄奏守忠係潛邸祇應即非隨龍依指揮不應添差　上曰如此則難為雄奏聖意欲與之特令依隨龍人例可也　上曰既礙指揮不若且已雄奏聖德誠不可及潛邸舊恩不肯假以一添差臣下何敢用私意也　上曰不如此則法不行　甲寅進呈郭剛申樞統領陳鍠乞落權守趙雄奏在外諸軍統領却無密院審察法須從統領揀選則統制何憂不得人　上曰如此則尤好雄奏昨見王友直說須從訓練官處不輕授則準備將至統制官方是一一得人臣荅之云惟將帥體國者乃肯如此使人人似殿帥之言則軍中何患無人　上曰此方是澄其源然非體國者不能也　乙卯進呈吏部申內侍李裕文合轉歸吏部　上曰昨與在京宮觀元不曾降轉歸吏部指揮趙雄奏從來內侍寄資官罷內侍差遣須轉歸吏部　上然之　臣留正等曰舊制內侍省以百八十人為額入內內侍省無定員自內侍省選入以充遷轉之法與夫所兼職掌皆有內外之分而不可紊至於寄資尤嚴其法聖明兼聽遠覽一聞大臣之言欣然從之蓋以國家立法之美意要當守而不變也

戊午進呈畢趙雄奏蜀中五月得雨遐邇皆足今

以年豐為眞瑞

革科舉弊

治平罷常虛

閭閻蒼生言茶馬弊

歲又有大有年之望　上曰如此則甚好江浙間已大熟昨聞蜀中未得雨今已報得雨耶雄奏豐年須溥遍乃佳今吳蜀皆稔此誠可慶　上曰世以鳳凰芝草甘露醴泉為佳瑞是皆虛文不若使年穀屢豐公私給足此眞瑞也　丙寅禮部狀少保史浩奏恭覩邸報臣僚論科場之弊得旨申嚴行之臣守福州嘗為規畫數十事宿弊既去場屋整齊試者二萬人無一諠譁臣當時措置曉示編類成書似與今來指揮符合謹以上進禮部國子監看詳乞下臨安府雕板印造成冊遍諸州詔從之　尚書省言信州常平義倉米元申帳狀管九萬三千餘石今次提舉司申有六萬八千餘石及至盤量止得一萬二千九百餘石其餘皆是虛數提舉官李庚到任已及二年並不檢察是致闕米有誤賑濟知州趙師嚴通判李桐係乾道三年在任之人所申帳狀隱庇虛妄詔李庚特降兩官放罷趙師嚴李桐各降兩官不得與堂除　是月吏部郎閻蒼舒言馬政之弊不可悉數今欲大去其弊獨有貴茶蓋北人不可一日無茶以生　祖宗時一馱茶易一上駟陝西諸州歲市馬二萬匹故於名山歲運二萬馱令陝西未歸版圖西和一郡歲市馬三千匹爾而併用陝西諸郡二萬馱之茶其價已十倍又不足而以銀絹細及紙幣附益之其茶既

多則北人遂賤茶而貴銀絹細而茶司之權遂行於他司令宿昌四尺四寸下駟一匹其價率用十馱茶若其上駟則非銀絹不可得　祖宗時禁邊地賣茶極嚴自張松大弛永康茶之禁因此諸人盡食永康細茶而叢昌之茶賤如泥土且茶愈賤則得馬愈少猶未足道而因此利源遂令洮岷疊巖之土人深至吾腹心內郡此路一開其憂無窮今後欲必支精好茶而漸損其數又嚴入北茶之禁則馬政漸舉而邊境亦漸安矣詔令朱佺嚴行禁止　立待補太學試法每正解一名取待補五名　龔茂良先是茂良退朝開府曾覿當道不避茂良奏白　上前曰臣固

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　上遣中使諭覿詣政府謝茂良取其直省官揵之御筆宣問施行太遽會張瑾論奏不行得旨補外或指瑾為茂良同年未幾謝廓然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忤上旨改除工部侍郎光朝乃茂良同里茂良求去益力六月內批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手疏六事論恢復之具曰天意曰人事曰財賦曰將帥而所以用之者曰謀曰時既退臣僚論茂良擅權植黨　上親灑宸翰諭以體貌大臣之意章再上落職罷臣僚復論茂良四罪言茂良行丞相事首尾三年臣僚奏對有及邊備利害必遭譏罵陛辭之日方有所論凡數百

言此可誅一也　陛下孝誠篤至率羣臣同上萬年之觴與冊正中宮駕幸二學亦皆斷自聖心舉行巨典茂良乃自謂皆出其建明誕慢如此可誅二也以已所言駕為天語以　陛下聖訓掠為己恩其可誅三也具薦察官則私以妻黨林虙為首擬除後省則特以鄉人林光朝為言其可誅四也尋責寧遠節副英州安置明年卒于貶所　八月辛未詔令後職事釐務官並見闕方許差除其　乾道九年十二月五日已降指揮更不施行

臣留正等曰職事之列於朝釐務之仕於京公卿大夫由此其選也使其未闕而已差須次而後至

則與銓曹何以異哉　淳熙詔書革而新之其旨深矣至今循而守之誠得古者任人之意也

壬申進呈前來敎閱民兵兩淮荊襄總費為緡錢三十六萬有奇米三萬石有奇　上曰此謂逐路追集敎閱耶謂逐州敎閱耶趙雄奏兩淮各就漕司逐路敎閱江陵襄陽荊門各就逐州　上曰如此則可與降指揮候農隙日令守臣敎閱一月　樞密院奏已降指揮令諸州軍有御前屯駐或分屯軍馬去處將見敎閱禁軍差官部轄附大軍一就敎閱所有不係駐劄并分屯軍馬州軍其禁軍自合逐州敎閱切慮因而廢弛理宜申飭詔令諸路帥司行下所部州

詔州閱軍　執減守法　治臣官罪　王擇非降　本仁比周
諸教禁　政年舊　使盜物　帥將才官　朝厚於

軍守臣嚴行責委兵官將見管禁軍精加教閱不測差官前去拍試如有武藝退惰具當職官姓名按劾施行　癸未進呈程大昌奏士鶚陳乞恩數乞依執政轉廳減半　上曰士鶚自少保轉少傅可依轉廳條格給之又宣諭舊法遷官却依初除試為太監大昌所陳自有見行條法無可議者李彥穎奏大昌言宰執轉廳失於審勘便同除授全給減年合行釐正　上曰可令有司遵守見行條法　甲申進呈大理寺獄案　上曰宋資成盜用過七千餘緡雖士大夫猶不可恕況小使臣乎可依擬定特旨施行乃剝配籍沒其家資　進呈鎮江府副都統制岳建壽申擅統

制杜俊乞落權字給降宣命都堂審察杜俊筋力精神衰乏乃詔特與罷從軍岳建壽具析申　上曰身為主帥既是統制官非才自合審驗申明令乃因循津發豈得無罪可降一官　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己酉御講筵侍讀史浩讀　三朝寶訓　眞宗謂近臣曰諸路提點刑獄官能已令察官吏踰違不理而廉幹之士未令稱舉四海聞之謂朝廷惟求人過又慮不識治體之人因而生事當降詔若有能吏聽其奏薦浩曰　本朝　祖宗忠厚如此　上曰本朝仁厚可比於周又讀秘書丞鄧餘慶坐祠祭不至私罪當劾所薦之主　上曰連坐舉官誠亦不易如此

公坐猶尚可矜其有本不諳知勉徇請託及乎敗累何以逃責王旦曰薦才誠難亦有中道改節者　上曰然拔十得五縱使徇私朝廷由此得人亦不少矣旦曰求人之際但信其言而用之有所曠敗亦以所言而坐之浩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觀　眞宗與王旦之言可以見聖賢之遠近也王旦為相欲坐繆舉者之罪此賢人之言也　眞宗以為拔十得五縱使徇私朝廷由此得人亦不少矣此聖人之言也其言包含廣大豈不如天之遠耶　上曰孟子之言最為辨其視孔子之言則氣象大不相侔蓋孔子之言約而盡且如莊列之言自不如老子

之約此乃聖賢之分也　是月閱蹴毬于選德殿　紹興府水　冬十月戊辰執政進呈金州副都統制李思齊申請軍官擇有才略智勇人不次陞擢　上曰專用年限資歷則才者無以自見若許躐次陞差則兵官得人矣詔許躐等陞差發赴樞密院審察取旨給付身　丙子詔陰雨多日大理寺臨安府并屬縣及兩浙西路諸州縣見禁罪人在內委臺官在外委提刑即時躬身前去撿察決遣如路遠去處分委通判杖罪已下并繫等人日下並行疎放仍將已斷放過名件逐一開具聞奏　己卯執政進呈江州置駐劄軍因依趙雄奏昨準宣諭賣度牒非佳事今

孔之不　閱毬紹水　不用　陰決
孟言同　蹴興　次將　雨獄

漸革鬻牒之弊

湖廣總領所歲有給降度牒定數不知　紹興年間不曾給降亦自足用豈　紹興三十年創置以萬人為額之前度牒初未行也　上曰待以示三省朕甚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

臣留正等曰剌民為兵鬻民為僧皆非古也世變之極兵民分為二致兵困已病民矣又因兵而財用不足藉度牒以給之一人為兵供之者十人既未能革養兵之弊又毀民以棄南畝游手日衆農民日削可不念哉聖語首及於此其意深矣

庚辰詔幸灘上抽摘諸軍人馬按教宰臣管軍知閤御帶環衛官自祥曦殿戎服起居從駕餘免　十

給士甲義衣

有一月己亥樞密院進呈金州管內安撫司申本州管保勝軍二千三百餘人見闕衣甲千八百餘副　上曰衣甲亦不可不理會舊來主帥見說盡令義士赤肉當敵此何理也趙雄奏　陛下與言及此義士何得不以死報近利路安撫司乞再置作院專一打造義士衣甲令欲行下逐旋均撥應副并舊宣撫司亦大有衣甲已令周嗣武點檢俟申到定數亦當分給義士也　庚子樞密院進呈內外諸軍申繳逃亡事故付身　上曰近來軍中之弊不知革去多少只如逃亡事故付身有家累者北鑒無家累者焚毀數年之間免冒濫者多矣趙雄奏且如軍中陞差與揀

革軍中冒濫弊

樞密院審察軍人

不以王魏所請法

樊川私謁杜詞

不廢審察之法

將帥能如此執守甚副朕意宜益堅此意勿卹衆怨謗議雖起不足慮也丁未乃詔江上并四川諸軍遵依已降指揮如有違戾重作施行干求乞貸若借舟船人馬之類並以贓論　戊申樞密院進呈郭鈞申乞將右軍統制田世雄改充中軍統制緣止係改移即非初行陞差乞免赴樞密院審察　上曰初除統制時曾經審察乎趙雄奏舊來止是宣撫司陞差未經審察　上曰審察之法豈可輒廢若以為正當防秋可令至來年中春津發赴樞密院審察給降付身

十有二月甲戌臣僚言農田之有務假始於中春之初終於季秋之晦法所明載州縣不知守法農夫

何俌措置水利

召雍山至不

乾道重定武階

熙四總所川磨財用

戊寅前浙東提舉何俌言本路措置水利創建河浦塘埭斗門二十處增修開濬淺狹碶閘溪浦河堰弗潭湖埂六十三處計灌溉民田二十四萬九千二百六十六畝詔浙東提舉姚宗之覆實開具聞奏是歲知遂寧府杜莘老舉布衣雍山行義召不至賜出身添差本府教授尋乞致仕　乾道初定節度使至正任刺史除上將軍橫行遙郡除大將軍正使除將軍副使除中郎將使臣以下除左右郎將正任謂承宣使至刺史也遙郡謂以階官領刺史至承宣使也正使謂武翼大夫以上也副使謂武翼郎以上也使臣以下謂訓武郎以下也至是年詔令後環衛官

節度使除左右金吾衛上將軍左右衛上將軍承宣使觀察使為諸衛上將軍防禦使至刺史通侍大夫至右武大夫為諸衛大將軍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為諸衛將軍正侍郎至右武郎武功郎至武翼郎為中郎將宣贊舍人敦武郎以下為左右郎將　差度支郎周嗣武熙磨四川總所嗣武尋奏蜀為今日根本之地自屯兵蜀口五十年間竭全蜀之力僅足以供給軍費目今歷尾雖管錢引八百萬道乞存留在蜀以備非常急闕之需從之　四川制置使胡元質奏云為蜀民之病者惟茶鹽酒三事為最酒課之弊近已損減蜀茶　祖宗時並許通商　熙寧以後始

胡元質蜀茶弊

胡元質川秦茶弊

從官榷當時課息歲不過四十萬　建炎軍興改法賣引比之　熙寧已增五倍　紹興十七年主管茶事官增立重額逮至二十五年臺諫論列始蠲減當時鄭霖為都大提舉奉行不虔略減都額而實不與民間盡蠲前官所增逐戶納數又越二十餘年其間有產去額存者有實無茶園止因責要茶官司抑令承額而不得脫者似此之類不一逐歲多是預俵茶引於合同官場逐月督取張松為都大提舉日又計興洋諸場一歲茶額直將茶引俵與園戶不問茶園盛衰不計茶貨有無止計所俵引數按月追取息錢以致茶園百姓愈更窮困欲行下茶馬司將無茶

之家並行倚閣茶少額多之家即與減額得旨令元質與茶馬司及總領司措置六年九月丙子奏減虛額　元質又云鹽之為害尤甚於酒蜀鹽取之於井山谷之民相地鑿井深至六七十丈幸而果得鹹泉然後募工以石甃砌以牛革為囊數十人牽大繩以汲取之自子至午則泉脈漸竭乃繇人於繩令下以手汲取投之於囊然後引繩而上得水入竈以柴茅煎煮乃得成鹽又有小井謂之卓筒大不過數寸深亦數十丈以竹筒設機抽泉盡日之力所得無幾又有鑿地不得鹹泉或得泉而水味淡薄煎數斛之泉不能得斤兩之鹽其間或有開鑿既久井老泉枯舊額猶在無由

胡元質蜀中秦井鹽弊

減鹽額井重措置條具聞奏元質續奏鹽井重額沈痼百姓垂五六十年矣號呼籲天而天不聞　陛下亟出所儲略無愛嗇俾不踰時出窮民於水火之中誠若有所不

再均減鹽井額蠲減或有大井損壞無力修葺數十年間空抱重課或井筒剝落土石堙塞彌旬累月計不得取或夏冬漲潦淡水入井不可燒煎或貧乏無力柴薪不繼虛失泉利或假貸資財以為鹽本費多利少官課未償私債已重如此之類不可勝計臣欲擇能吏前往逐州考覈鹽井的實盈虧之數先與推排等第隨其盈虧多寡而增損之必使上不至於重虧國計下實可以少紓民力方可施行詔令元質與李藝同共相度

及臣親聞歌頌之聲目覩和平之象實千載希闊難逢之嘉會乞宣付史館從之　元質又言簡州最為鹽額重大近家蠲減折估錢五萬四千餘緡但官司一時逐井除減使實惠未及下戶富厚之家動煎數十井有每歲減七千緡者下等之家不過一二十井貧則無人承當額逃虛欠官司督責不免望委制置司再將向來已減之數重行均減其上戶至多者每歲不得減過二千貫其餘類推均及下戶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五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六

孝宗皇帝十六

淳熙五年春正月丙申朔　二月戊辰臣僚言郡縣之政最害民者莫甚於預借蓋一年稅賦支遣不足而又預借於明年是名曰借而終無還期前官既借後官必不肯承望嚴飛州縣如有違戾監司常切覺察從之　已巳臣僚言丁稅二弊一丁之稅人輸絹七尺此唐租庸調之所自出也二十歲以上則輸六十則止殘疾者以病丁而免二十以下者以幼丁而免此　祖宗之法也比年鄉司爲姦託以三年一推排方始除附乃使久年係籍與疾病之丁無時銷落前添之丁隱而不籍皆私糾而竊取之致令實納之人無幾而官司所入者大有侵弊此除附之弊也若其輸納則六丁之稅方湊成絹一疋官司紐於久例利其重價及頭子勘合市例縻費之屬必欲單名獨鈔其已納者又不即與銷簿重疊追呼此輸納之弊也今欲縣委丞置丁稅一司遇歲終許民庶之家長或次丁立罪賞自陳其家實管丁若干老病少壯悉開列于狀將舊簿照年實及六十與病廢者悉除之壯而及令者重行收附如隱年者許人告首每歲納足即與銷簿給鈔許錢絹從便送納從之　是月兩土

三月辛酉四川制置胡元質言蜀折科之額視東南爲最重如夏秋稅絹以田畝所定稅錢爲率凡稅錢僅及三百則科絹一匹不及三百者謂之畸零其所輸納乃理估錢則準時直當承平時每緡不過二貫兵興以來每緡乃至十貫是一緡而取三倍也陛下軫念遠民重困每緡裁定作七貫五百蜀民雖呼鼓舞然獨成都自淳熙五年爲額減放訖其他州縣尚有應昨來指揮去處乞行下約束詔四川總領所同逐路轉運司取見諸州軍未盡數減放因依更相度與裁減若以歲計却有妨闕仰公共措置將諸州財賦通融相補開具以聞　是月以史浩爲右丞相親試舉人賜姚穎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侍御史謝廓然言近來掌文衡者主王氏之說則專尚穿鑿主程氏之說則務爲虛誕夫虛誕之說行則日入於險怪穿鑿之說興則日趨於破碎今省闈引試乞詔有司公心考校毋得徇私專尚程王之未習從之

是春詔會子以一千萬緡爲一界尋又詔如川錢引例兩界相沓行　夏四月辛未知紹興府張津奏本府支用剩錢四十萬貫起發應副御前激賞支用詔令紹興府將張津所獻錢爲人戶代納今年和買身丁之半仍令本府印給文牓遍下諸縣鄉村曉諭通知如人戶今年已多納折帛錢與理充來年應輸口數即不得因而重疊催擾如稍有違戾許人戶徑

置司看詳言事

詣尚書省陳訴

臣留正等曰乾道五年臣僚嘗言諸州所獻羨餘類皆移東易西以覬恩倖聖訓有曰今日財賦安得有餘自今若有此獻朕當卻之至是張津猶以羨餘四十萬緡來獻　壽皇聖帝卻而不受復俾為民代輸以其所斂之民者還以畀民豈惟知所取予而示之以好惡其所以警厲臣工風動中外者亦宏矣臣故特著于篇

丁亥詔令後差給事中一員立一司專一看詳天下言利病奏狀劄子及經朝廷陳乞敷奏者如有利國便民事雖其言可採並先參訂　祖宗法委無遺

戾方許上籍一供省覽一留三省以備舉行如涉兵機即關密院

臣留正等曰詢謀僉衆雖堯舜不廢焉四方之言便宜顧可忽哉然其間徇偏見出新意與舊章相戾者若輕信而亟用之則往往暗壞　祖宗成法是又不可以不審擇也夫　祖宗法度晝一明備如古良醫處方其君臣佐使甘苦溫涼分劑之多寡修制炮之異同莫不各有深意若使俗醫輒以己意增損於其間則必失古方之意今　壽皇聖帝既詔專立一司看詳採其利國便民者又須先參訂　祖宗法委無遺戾然後籍而行之有用言之實而無改制之名聖慮及此可謂遠矣

張栻再任廣西　與臣僚論朋黨

是月雨土　五月甲午朔詔知靜江府張栻除秘撰令再任以栻久任帥閫績效有聞也　庚子右丞相史浩奏臣蒙恩俾再輔政唯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　上曰宰相豈當有朋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既已名其為黨彼安得不結為朋黨朕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且如葉衡既去人以王正己為其黨朕固留之以王正己雖衡所引其人自賢則知朕不以朋黨待臣下也浩奏陛下此心如止水如明鏡賢否皆不得遁故姦邪不敢名正人以朋黨漢黨錮唐白馬之禍皆人君不明為羣邪所惑遂致如此甲

辰進呈庾予宣諭聖語論朋黨事　上曰唐文宗有言去河北患易去朋黨難朕常嗤其言何至於此朋黨本不難去若人主灼知賢否所在惟賢是進不肖是退弗問其他則黨論自消漢唐末世朋黨皆數十年不能解以至禍亂朕常歎之其患蓋在人君之無學所以聽納之不明也若能公是公非惟理適從何朋黨之有哉使曾中有詩書有古今則黨論何從而起浩奏用人惟論賢否則自無朋黨只如唐牛李之事後世之論者謂德裕之黨多君子宗閔之黨多小人然德裕之黨豈無白敏中之傾險宗閔之黨豈無周墀之直諒但於兩黨中用賢者黜不肖者則其黨

自破范大成奏陛下學力高妙鑑自聖心漢唐史策所載無此氣象當於前日聖語中增入以詔萬世

上曰漢唐朋黨之論大抵皆由主聽不明而其原始於時君不知學浩奏說命三篇專論聖學如終始典于學如學于古訓之類帝王要道無先於此　上曰善辛亥進呈庚子甲辰兩日聖語　上曰前世朋黨之興盡由人主偏聽及黨論既成亦墮其中混而為一朕故推究源流以立此論卿等記錄詳矣朕觀漢唐之末時君心術不明又偏聽是非故姦臣得投其隙以立黨與遂成禍亂甚可憐也朕每讀前代史書至可喜處則欣慕之至有不忍釋卷者則為之掩卷太

息　上又曰君子羣而不黨和而不同賢者自然以類聚雖曰羣曰和然自有不黨不同之處豈可皆指以為朋黨邪浩奏堯舜在位九官相遜文武傳國十亂同心謂之朋黨可乎趙雄奏人主之聽儻有所偏即所偏之處臣下必從而趨附之則黨與遂成今陛下謂朋黨盡由偏聽可謂深切著明范成大奏陛下聖謨正大可以頒示臣庶使皆知天子不以明黨待天下之士則孰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上曰朋黨之論不立則士大夫可以安心營職無他顧慮至於治亂禍福又有不可盡言者蓋國之將興則有所謂天誘其衷否則有所謂天奪其魄天人之際其可畏也

罷立務　禁托

創場請

詔舉臺官

限蜀中錢引會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謂漢唐朋黨之論皆由主聽不明而其原始於人君之無學萬世之下無以易此論矣聖謨洋洋當與六經並傳故備載之以詔永久

是月詔諸路州縣創立場務者皆罷之　六月庚午新知南劍州曾楈言近日公正之道微請托之風盛省部之理訴倉庫之出納刑獄之決歎州縣之爭訟無一不用關節欲望百司舉職難矣乞戒飭百官若內外皆行公道毋徇私情其有不悛行法自近始庶幾百官各揚乃職從之　甲申詔可令翰林學士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各舉堪任監察御史二

人以備擢用遵用　祖宗故事施行壬辰詔侍御史亦令薦舉　閏六月丁酉湖廣總領周嗣武奏蜀為今日根本之地自屯兵蜀口五十年間竭全蜀之力僅足以供給軍費日今歷尾雖管錢月八百萬道欲望軫念蜀民之力已疲乞存留在蜀以備經常急闕之須是亦富藏天下雄持根本之義　上曰甚善又奏蜀中錢引自天聖間創始每界初只一百二十五萬餘道至建炎間依元符之數添印至三百七十餘萬道尚未為多目今見行兩界通共四千五百餘萬道較之天聖之初何啻數十倍今四川總領所又有別造錢糧會子接濟民間貿易已折成貫錢引自是

大理獄空　修郵高寶應隄長　罷成等階州營田　旌死節　利復東路分西

六十三萬道隴歲歲添印一旦價例減落則於四川錢引所係非輕　上曰蜀中錢引已多豈可更有增添並從之　大理卿吳交如等刻子本寺公事勘斷盡絶並無收禁罪人見今獄空欲依故事上表稱賀詔免上表令降詔獎諭　丙辰淮東總領言高郵寶應田歲被水澇昔元祐間發運張綸興築長隄二百餘里爲巡管一百八所石堰斗門三十六座以時疏洩下注謝陽湖流入于海故年穀屢登自殘擾之後盡皆廢壞湖水漫流今乞專委官同守令於農隙之際官給米募夫擇湖水衝要去處建石堰斗門巡管察隄岸之損缺修築填補庶幾公私利便從之明年

四月三日畢工詔淮東總領葉翥獎賞以聞　是月興州都統吳挺言今階成西和鳳州并長擧縣營田以三年計之所得繞四萬九千餘緡而所費乃一十七萬緡乞令州縣召民户請佃將軍兵抽還教閱從之　强虜强震並贈觀察使仍於西和州立廟賜額旌忠以知興州吳挺言虜守環州震爲兵官並死節不屈於北也　利州路復分東西以吳挺帥西路兼知興州知興元府程价充東路安撫　秋八月甲午内降御筆詔略曰比年以來五穀屢登蠶絲盈箱嘉與海内共享阜康之樂尚念耕夫蠶婦終歲勤動實賤不足以償其勞而郡邑或弗加恤使倍蓰以輸其

詔戒重價折拠　不以文采取武臣　幸秘書省賦詩　陳俊卿入對　上從諫疎近習

直甚亡謂也其令諸路監司嚴戒所部應民間兩稅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外當輸本色者毋以重賈强之折錢若有故違按劾以聞重寘于法可令臨安府刻石遍賜諸路監司帥臣郡守　戊午國子博士錢聞詩劄子論今日登用武臣不過於武臣中選用有文采者欲以此激厲武勇恐反怠其習將見將帥子弟必有事文墨弄翰書趨時好尚以倖進用者　上曰若如此時朕安得人使

臣留正等曰乾道淳熙之際獎用武臣所以責功實爲士氣圖遠略也若乃褒衣博帶以習嫺雅哦詩賦曲以誇技能收書畫以角名勝則化介士

爲腐儒愈見其無用矣豈聖意哉

九月壬申幸秘書省御製詩一首賜史浩以下賜秘書監陳騤少監鄭丙紫章服　是月陳俊卿入對時曾覿以使相領京祠王朴知閤門事摠密都承旨甘昇爲入内押班三人相與盤結士大夫無恥者爭附之於是鄭鑑爲館職表摠爲宗正簿因轉對數爲上言之後卿判建康因過闕入對宣出賜茶論覿抃招攜納賂薦進人材而皆以中批行之此非宗社之福且曰陛下信任此曹壞朝廷之紀綱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累陛下之聖德　上感其言因是稍疎覿於是覿亦覺爲　上所疎七年疽發背死八

年趙汝愚為吏部侍郎上章力訟王拊之罪會拊擅許北使以起立問起居　上悔悟汝愚因請對論拊逐之拊去獨有昇在朱熹嘗因過闕奏事力為　上言之　上曰昇乃德壽所薦謂有材行熹曰姦人若無材何以動人主其後　上察其姦竟抵昇罪

大事記曰曾覿龍太淵王拊甘昇四人憑恃恩寵招權納賄然四凶之寡不能以勝元凱之衆故曾覿龍大淵之始用事雖劉度張震胡沂周必大金安節諸公爭之而未勝而終以陳應求一言而去曾覿再至與王拊甘昇為姦雖劉珙張栻龔茂良鄭鑑袁樞爭之未勝而曾覿復以後卿一言而去

王拊以趙汝愚一言而去甘昇以朱熹一言而去於此見　孝宗之英明塵翳終不能以淬太清也於此見乾淳君子之多艱勞終不能以害嘉禾也

後卿之在建康也是時御前多行白劄子率用左右私人賫送後卿因上奏曰號令出於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之所同也間有軍國幾密文字或御前批降則用寶行下此所以示信防偽也今乃直以白劄傳旨處分事宜於數百里之外其間亦有初非甚密之事自可付之省部今白劄既信於天下則他時緩急或有支降錢物調發軍馬處置邊防干國家大利害事其間豈能保其無偽若嚴重知體之人

必須奏審則往來之間或失事機若庸懦無識之人即便施行則真偽不分豈不誤事況祇稟文字只付差來人或令回申元承受處到之與否不可得知此於事體尤為非便上降手札獎諭愧謝之言　是秋進呈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　仁宗皇帝玉牒

冬十月先是歷官推九月庚寅晦既頒歷矣而北使來賀生辰者乃以為己丑晦蓋小盡也於是會慶節差一日接伴檢詳正宮調護久之敵人乃肯用正節日上壽蓋歷官荊大聲妄改甲午年十二月為大盡故後天一日也　十一月庚申右丞相史浩奏陛下事親之懿二典所載誠有所不能及者如朝望駕朝

德壽宮與夫聖節冬至正旦上壽或留侍終日或恭請宴游凡所以盡子之道以天下養者皆極其至自宜大書於策以為萬世父子之法然自陛下登位以來至是凡十有七年其間豈無親聞　太上皇帝聖訓與夫陛下問對玉音外庭不得而知史官不得而書誠今日之闕典也欲望陛下以前所聞及自今以後所得　太上皇帝聖訓陛下問對玉音許令輔臣隨時奏請俾之登載日歷或宣付史館別為一書則聖子神孫得以遵承家法而天下後世知聖朝慈孝之德之盛詔從之庚午祕書監鄭丙等奏所書　太上皇帝聖訓　皇帝問對玉音及尊號詔冊儀注之

耕租牛免充家力

類乞先載日歷外仍別為一書自朝廷立為書名頒降尋詔其書以光堯慈訓為名

臣留正等曰恭惟　光堯慈訓之書堯父舜子慈孝之盛萬世莫有加焉至於今日相授一道益增嚴光切謂壽皇聖帝聖訓與皇帝問對玉音亦宜登載史冊以詔永久他日有司尚當有援筆事以請者故詳著之

丁丑進呈王希呂繳奏浙閒州縣推排物力至於牛畜亦或不遺舊法即無將舍屋耕牛紐充作家業等第之文送勅令所看詳人戶租賃牛畜雖係營運取利緣亦便於貧民欲依所奏將應民戶耕牛租牛

依紹興三年五月六日指揮並與免充家力行下諸路州縣遵守施行　上曰國以農為本農以牛為命牛多則耕墾者廣豈可指為家力因而科擾可令檢坐紹興指揮申嚴行下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按劾聞奏

臣留正等曰河北自五代末皆稅田鎛至　國朝猶因之呂夷簡歎曰王政本於農此何名哉乃表除之朝廷推其法於他路自是農器無征令兩浙物力等及耕牛近於田鎛之類矣　壽皇聖帝謂國以農為本農以牛為命遂亟詔勿算此可謂知稼穡之艱難重王政之原本矣

諭宰執毋毀譽

史浩罷相授少傅保寧節度醴泉觀使兼侍讀　以趙雄為右丞相王淮為樞密使錢良

置都統軍成邊路

趙雄為右丞相

遴選監司郡守

弛魚池禁

不置城外欄稅

戊寅　上宣諭宰臣曰卿等皆朕親擢凡事盡公當官而行勿有所畏朕既深知卿等則譽毀之言無自而入朕觀魏證王珪之事唐太宗凡有所言亦未嘗每事皆從彼皆終其身事太宗卿等當以魏證王珪為法不得輕為去就　詔成都一路十六州除成都自有飛山軍及威茂黎雅嘉州石泉軍係沿邊去處兵備不可抽摘外自餘諸州各選兵官前去逐州按試勇壯有武藝人抽摘團結共取一千人作二隊如李德裕雄邊子弟以雄邊軍為名從知成都胡元質請也　是月史浩罷相授少傅保寧節度醴泉觀使兼侍讀　以趙雄為右丞相王淮為樞密使錢良

臣參知政事　十二月辛卯進呈監司郡守除目　上曰郡守得人則千里蒙福監司得人則一路蒙福卿等遴選其人不可輕授　壬辰進呈趙彥逾劄子乞將南康軍諸處魚池為放生池不許租與民戶　上曰聞沿江之民以魚為生今而禁之恐妨細民　乙卯進呈知臨安府吳淵劄子乞復置西溪等兩處發引欄稅　上曰閘市譏而不征去城五里之外豈可復置欄稅

臣留正等曰趙彥逾請以魚池為放生池名則美矣而實妨細民之利吳淵請於西溪置攔稅防則察矣而實重商旅之害　壽皇聖帝動恤民隱見

於聖訓明切如此固非二臣之所及也

臣僚言昔大觀中嘗患內外官司奏辟負闕差遣多是權要子弟及易舉親戚陞養資任非任能責成之意嘗下詔凡奏辟官於奏狀前用貼黃具所辟官在朝親屬職位姓名以聞欲望檢舉大觀已行之詔應自今有合奏辟官屬必於貼黃前說不係權要子弟親戚庶幾公道稍伸私情盡革以仰副清朝綜核名實之意詔從之　是歲前知雷州李節奏廣西鹽法見於已行者曰鈔商興販也曰官自搬賣也然二者利害不可不究且官自搬賣舊係本路轉運司主其事行之既使歲課自充諸州亦無闕乏之患爰自

紹興八年改行鈔法轉運司所得僅二分不能給諸州歲計至於高折秋苗民被其害逐年賣鈔所虧之數甚多陛下灼見其弊仍舊撥還轉運司均與諸州官搬官賣盡罷折米招糴之為民害者止令轉運司歲認息錢三十一萬貫其為計甚善自當確守此法必為永久之利臣恭聞　光堯太上皇帝在御之日嘗詔諸路提舉鹽事司不得妄有申請變更鹽法乞申嚴行下勿使朝廷良法為妄議者紛更實一路幸甚詔令戶部將廣西官搬官賣鹽法申嚴行下常切遵守　劉珙以屬疾請奉祠未報請致仕　上以珙病亟遣中使挾侍醫以來珙知疾不可為亟上遺表

首引恭顯伍文以為近習用事之戒且言今以腹心耳目寄此曹故士夫倚之以媒其身將帥倚之以饑其軍牧守倚之以賊其民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是願亟加擯退以幸天下後謝忠肅珙翰之孫子羽之子也　知盧州舒城縣余永錫坐贓特貸命編管封州仍籍沒家財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六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七

孝宗皇帝十七

淳熙六年春正月庚午進呈門下後省看詳司狀太社令葉太廉劄子奏乞詔內侍省遇有取索庫務物依舊法給合同憑由二本一本付傳宣使臣取索一本令本省畫時寔封差人置歷付所取庫務官勘驗支供仍將合同繳奏降下戶部除破如南庫封樁庫各下提領所其他倉庫理合一同所貴杜絕姦弊本司看詳欲依所陳自合遵依　詔宗舊制應在內官司遇有宣索之物並先次經由合同憑由司　上曰此良法也可依　癸未趙雄等奏光州復置中渡榷場官御前恐有曾經在榷場幹事之人可以差充監官庶可檢察禁物不令過界　上曰御前自來不曾差人在淮上買物如淮白北果之屬毫髮不曾買宮中並無唯遇　太上皇帝賜來則有之向來劉度守盱眙嘗獻淮白却而不受近蒙　太上皇帝賜得數屨每進膳即食一小段可食半月記得元居實知盱眙軍初之任日朕慮其在任輒獻北物再三戒勅令供責文狀不得買物以獻其狀尚留尚書省卿等可取觀之雄等奏陛下豈獨奉養儉素只如珠玉圖畫之珍皆不得其門而入　上曰　太上皇帝留得圖畫一百餘軸皆名筆也亦未嘗掛蓋天性不好雄等奏此暗消磨多少事人主一有所好則衆敝生焉陛下一意於天下事無他嗜好眞堯舜主也

臣留正等曰人主惟有一心而人人皆欲伺其所好以投之所好一形於外則來者紛然皆得以乘間而入矣武王聖人也受一獒之獻而召公有戒之作書累數百言其防微之意深矣漢文帝即位之初有以千里馬試帝意者帝曰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自是守恭儉清靜之治者二十餘年實由此其基也切惟

壽皇聖帝於北物無所取於滋味無所嗜於圖畫無所好豈特天性恬淡不爲外慕亦由聖見高明誠足以知其爲有損而無益耳移其玩物之志於萬幾兢業之間此所以勤政務學獨出於百王之上而小人終無所投其隙也歟

甲申內批登仕郎張聞禮係　太上皇后姪女夫特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趙雄等奏在法雖戚里文臣未經銓試武臣未經呈試並不許陳乞添差上曰豈可以戚里而廢公法卿等理會得是可留下文字今後有似此等事切須執奏　四川制置胡元質夔路運判韓曄奏夔路之民爲最窮而諸州科買上供金銀絹三色民力重困所有大寧監鹽課委有增羨臣今與總領所及本路轉運司公共措置已將

免夔路科買銀金

幸佑聖主命太子讀經史

錢良臣舉劾自失

竄跡

詔前宰執侍從言事

鹽課趯剌之錢買金銀發納總領所及茶馬司盡蠲免九州民間歲買之弊外有餘剩錢若干可以盡免今年夔路諸州一年合科民間買絹之數餘錢又可與民間每歲貼助其費民力可以少蘇　上曰監司都守與利除害實惠及民要當如此並從之趙雄奏夔路之民最苦轉輸為漕臣指置此錢以免科擾宣力甚多　上曰不可不旌賞尋加曉直秘閣　雨雹

二月己丑朔幸佑聖觀即　上儲宮也　皇太子從召史浩曾覿入侍　上御講宮顧瞻棟宇初無改造儼然如新喜而念舊與至明遠樓下　上顧謂皇太子曰近日資治通鑑已熟別讀何書對曰經史並讀　上曰先以經為主史亦不可廢　庚寅參政錢良臣以失舉劾竄跡改官自劾詔良臣所奏乃欲以身行法國有常憲朕不敢私可鐫三官癸巳詔户部侍郎陳峴待制張宗元新知秀州徐本中饒州居住趙磻老各降三官以保舉劾竄跡坐失舉也先是竄跡知湖州長興縣侵盜官錢入已事發免真決台州編管籍没家財故有是命　甲午太學博士高文虎論前宰執侍從帶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在外者皆有論思獻納之責　上曰卿此奏尤為得體朕亦有聽納之益且知州郡間民情丙申詔前宰執侍從帶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及太中大夫以上守郡奉祠之人

禁官慢兵弊

編熙法類淳條事

今後如有已見利便聽非時聞達即不得輒陳乞恩澤自述勞績之類其責降官不在此限　丁酉殿前副都指揮使郭棣奏每遇宣押打毬或蒙賜酒其諸軍正額額外統制官內有於馬上率爾奏事者及賜酒之際無指揮宣喚輒詣揚前奏頌奏事甚失臣子事君之禮乞自今後遇有宣押從本司約束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朝不失禮燕不失恭然後法度正而堂陛之分嚴若燕私之際武夫兵將輒侍恩昵干求奏請輕瀆王威則亦幾於褻矣　壽皇聖帝所以亟從郭棣之請蓋補威嚴謹名分防狎慢之意於是乎在此萬世子孫所當遵守也

癸卯進呈淳熙海行新法　上曰朕欲將見行條法令勅令所分門編類如律與刑統勅令格式及續降指揮每事皆聚載於一處開卷則盡見之庶使胥史不得舞文趙雄等奏士大夫少有精於法者臨時檢閱多為吏輩所欺今若分門編類則遇事悉見吏不能欺陛下智周萬物俯念及此創為一書所補非小乃詔勅令所將見行勅令格式申明體倣吏部七司條法總類隨事分門修纂別為一書若數事共條即隨門輳入仍冠以淳熙條法事類為名　三月庚午進呈知鎮江司馬伋言用石修砌湖閘門浚海鮮河使舟船有所攸泊之所　上曰司馬伋浚河修閘惠

詔臣融計漕通歲

聽臣避大親嫌

賑淮東災

利甚廣可除寶文閣待制　丁丑宰執奏事　上曰諸路漕臣職當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令則不然於所部州郡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聽之逮其乏事從而劾之吾民已被其擾矣朕今以手詔戒諭之俾深思古誼視所部爲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益其耗蠹庶乎郡邑寬而民力裕也趙雄等奏責任漕臣盡於此矣陛下厲精圖治加惠元元軫念及此天下之幸也於是出御筆手詔以戒諸道轉運詔略曰分道置憲望寄耳目于爾漕臣職在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職在按察欲其姦正素治毋使至於病民厥或異此朕何賴焉汝等得不視所部爲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抑其耗蠹令兩浙轉運司刻石徧賜諸路漕臣　乙酉進呈除目李嶧欲除太府寺丞去年七月三日注籍　上曰可錢良臣奏李嶧乃李如岡之子臣李如岡之婿今臣備數政路恐外人疑臣私於親戚欲乞與外補　上曰李嶧以論薦陞擢不因鄉進然鄉既已親嫌爲辭可與近見闕知州軍差遣　是月高郵軍通泰等州去年以田鼠爲災田穀絶收命賑之　雨雹　夏四月丙申上曰伯昌近自太府寺丞除提舉淮東常平茶鹽其家却懇請　德壽宮欲改除少監朕思朝廷卿監又

裁添差員數

封樁庫貫朽

非閤門御帶之比尤不可輕授趙雄等奏陛下至公無私愛惜名器雖宗室近屬戚里近親除授之際一毫不以妄與此可爲萬世之法　丁酉　上曰州郡間近日添差員數頗多今後宗室戚里歸正官等添差通判職官等每州各不得過一員帥司參議官諸司屬官準此　五月甲子進呈提領封樁庫閻蒼舒狀封樁庫共管見錢五百三十萬餘貫年深有斷爛之數乞拘收西庫綱運見錢對兌支遣其斷爛錢貫給工索之費　上曰錢積之久必致貫朽趙雄等奏陛下儉德冠古帝王未嘗一毫妄取於民而府庫充足　上曰朕不敢毫髮妄用所以有此以待緩急之用實前此所無

臣留正等曰我　太祖皇帝削平僭偽諸國取其府藏而別儲之名曰封樁庫歲終凡國用之餘亦皆入焉嘗諭輔臣俟滿三五百萬當賂契丹以贖幽燕之民否則散滯財募戰士以圖攻取其規模宏遠矣　列聖相承不替前烈　神廟所謂爰設內府期以蓄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是也　壽皇聖帝躬行節儉惜財賦中都封樁之錢至於貫朽建康京口江上諸處寄樁亦皆不下數百萬緡夫豈徒以聚財爲富而已蓋國恥未雪版圖未復他日北向大舉用以贍軍賦賞戰功此其聖志之所

在乎臣伏讀聖訓曰朕毫髮不敢妄費所以有此以待緩急之用嗚呼此眞　藝祖之志也臣故明著其事以諭守藏者俾勿忘

戊辰進呈秘書省狀以太史局申明堂大禮合差禮畢奏祥瑞官一員　上曰朕以豐年爲上瑞不必差官奏祥瑞也　丙戌　上曰王佐以帥臣親入賊峒擒捕誅勦與向來捕賊不同書生亦不易得趙雄等奏乞旌賞因曰今日成功皆出宸筭蓋王佐初時奏事已云求手無策止日夜俟荆鄂大軍三千人至陛下亟降宸翰令將本路將兵禁軍義丁土豪無慮四五千人自足破賊宸翰又云諸路養兵皆出民力

小寇不用畜兵何爲鄉爲帥臣焉不知此王佐得此訓戒方知驚懼遂專用本路鄉兵等不復指準大軍今日擒陳峒等皆鄉丁非大軍也宸翰所料明矣非陛下明見萬里則王佐成功必不如此之速陛下必欲旌賞之宜俟王佐保明立功之人來先自下推賞然後及王佐也　是月臣僚言諸路州郡截用上供錢物初令度支點對驅磨既而復令關帳司驅磨然而關防滲漏之弊終不能革者緣其間窠目不一失於參照且有以某事許截經總制折帛錢又有不以有無拘礙盡許拘截者緣所截窠名不一州郡得以容姦重疊申部而逐部只是照應大案合催名色徑行銷豁各部各案既不關會何以稽考今欲令度支每歲專置截使簿一面如遇承降指揮截使名色錢物之數即時抄其所隸部分候諸州申到帳狀即關會度支回報方許關帳司驅磨銷豁從之　六月戊戌進呈臨安府勘到李顯忠諸子師說等無禮於繼母王氏令其子師古行財傾陷異母兄弟等事　上曰師說兄弟呼母爲侍婢可謂悖禮其母多出貨財以傾之豈爲母之道耶母子皆當抵重罪朕念顯忠昔日歸朝頗著勞效今歿未久不忍見其家門零落朕欲來日批出悉赦其罪聽其自新庶幾仍有母子之情自今專務協和如或不悛即眞典憲未晚趙雄等奏陛下聖慮及此不唯有補風教抑可以感激諸將忠義之心已敎詔有司一無所問仰臨安府追集師說等奏宣恩旨副朕保全顯忠門戶之意既而王氏母子感泣謝恩旁人見者亦以手加額　上曰如此施行非獨可以保顯忠門戶亦有補於風教　是月求四川遺書以其不經兵火所藏官書最多也

秋七月癸亥進呈荆鄂副都統郭杲奏唐鄧諸處自來積穀不多襄陽自漢江以北四向美田民間多有當積欲容行措置於秋收之際收儲以備緩急　上曰今周嗣武同劉邦翰詳所奏事理於秋成之際廣行收糴其合用倉敖及收貯去處仰公共相度措置

不喜時新

重營建

申　甲子趙雄等謝昨日蒙恩賜新荔子流香酒上曰朕却獻方物所以四方珍味嘉果俱不曾有昨日新荔子蒙　太上皇帝賜到所以分賜卿等朕昨日食素亦未曾嘗朕聞舊日京師謂之獻時新遠方新珍之物奔走爭先勞人動衆害物甚多朕欲痛革此事最不喜時新之物蓋世俗既競時新則不待物性成就而爭先採摘甚可惜也

臣留正等曰宣政以來羣臣用事凡四方花果竹石之類皆假應奉爲名水馳陸走騷動州縣殃毒百姓其爲禍也廣矣觀宣政之覆轍則　壽皇聖帝盛德豈不爲萬世無窮之法乎

癸酉進呈知臨安府吳淵狀修造後殿畢工　上曰朕本不欲修羣臣皆言此殿朽損不得已修之趙等奏此殿乃昕朝聽政之所及將來大禮陛下於此宿齋而朽蠹不葺臣子之心安乎此臣等所以再三懇請必欲修葺然制度亦不至壯麗殊無勞費也

中書舍人鄭丙言近來鄉監巫簿悉除史官館職學官書局員數頗多監司郡守差至三政參議通判添差相踵歸正使臣養老將校填滿諸郡東宮徹章祕書省進書講官宮僚及預修官吏賞之可也下至雜流廝役監門邏卒亦皆霑賞曰就龍日久曰應奉有勞開一河道修一閘壩橫被醲賞欲行裁抑詔曰賞

詔詰給舍

功遷職不以濫予丙之言是也而掌行書讀每有除授可否不即以聞積累既多徒有所論不能濟於未然之前豈所望於忠益耶可劄付給舍給事中王希呂兼權中書舍人李木等皆以失職待罪　上曰謂之無罪可待則不可謂之放罪則丙等不自安只令依舊供職　甲申臣僚奏切見舊制章奏凡內外官登對者許用劄子其餘則前宰執大兩省官以上許用劄子以下並用奏狀近年因臣僚奏請凡沿邊守臣與帥漕臣并主兵官許用劄子自後他司內郡應用奏狀者或以劄子上塵乙覽并口口往往抵許前政陳說已能不知大體紊煩天聽欲望申嚴有司應

考章式奏　呈上令會　要　王日休進　九邱總要　剛驅等驢等收稅令

帥漕郡守主兵官如事涉兵機許用劄子其餘若不如式則令所屬退還并乞令朝廷稽考臣僚章奏如於公事之外輒以私事上瀆天聽者略賜施行則人知警畏各安其分矣詔從之　是月進呈　今上會要一百五十卷　沿海制置司參議官王日休進九邱總要三百四十卷送秘書省省詳言其間郡邑之廢置地理之遠近人物所聚古迹所在物產所宜莫不該載詳備安有可采詔特遷一官　八月戊子進呈勅令所重修淳熙法冊御筆圖記戶令內廳馳馬舟船契書收稅　上曰凡有此條並令刪去恐後世有筭及舟車之言　壬辰　上宣諭近建康行宮主

管是綸內侍將到江東諸州稻禾色樣皆十分結實今歲遠近皆豐熟可謂屢豐年也朕殊以爲喜趙雄等奏陛下聖德日新故天報以屢豐年之祥　上曰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朕當益務修德仰承天祐　臣留正等曰唐太宗即位之初一年飢二年蝗三年大水至四年米斗三錢行旅不齎糧輒震而於之自以爲行仁義既效驕心一生去王道遠矣己亥庚子之間連歲告稔　壽皇聖帝每對大臣不曰當更作好事仰荅天貺則曰當益修德政以承天祐兢畏如此夫豈有一毫驕心哉昔嘗觀睿訓有俯同正觀之意以此觀之太宗蓋不及也

上宣諭宰執批荅辛棄疾文字可劄下諸路監司帥臣遵守施行先是湖南漕臣辛棄疾奏官吏貪求民去爲盜乞先申飭續具按奏御筆付辛棄疾卿所言在已病之後而不能防於未然之前其原蓋有三焉官吏貪求而帥臣監司不能按察一也方盜賊竊發其初甚微而帥臣監司漫不知之坐待猖獗二也當無事時武備不修務爲因循將兵不練例皆占破繞閒嘯聚而帥臣監司倉黃失措三也夫國家張官置吏當如是乎且官吏貪求自有常憲無賢不肖皆共知之亦豈待喋喋申諭之耶今已除卿帥湖南宜體此意行其所知無憚豪強之吏當具以聞朕言不

再弟有誅賞而已　上又曰亦欲少警諸路監司郡守也　辛丑進呈户令內有户絕之家繼絕者以其家財物許給三千貫如及二萬貫奏裁　上曰國家財賦取於民有制令若立法於繼絕之家其財產及二萬貫者奏裁則是有心利其財物也趙雄等奏有似此欲悉刪去　上曰可悉令刪去　壬寅詔浙東提舉樂仁遠於盜賊將發之際輒爲雷潔自代外託避能內實避事又所薦雷潔顯屬繆舉可罷新任　九月戊午趙雄奏前日已降指揮免奏祥瑞　上曰朕自有眞祥瑞豐年是也百姓家給人足瑞莫大焉　庚申進呈徐存劄子陳乞宮觀　上曰徐存胷中

狹隘不耐官職向因輪對嘗識其人可與宮觀趙雄等奏曰陛下知人之明過於堯舜臣下凡一經奏對者輒知其爲人以一字褒貶無不曲盡　上曰立功業耐官職須有才德福厚者能之荀卿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朕每於臣下觀其形以知其命聽其言以察其心相形論心蓋兼用之　丙寅進呈捕亡令諸捕盜公人不獲盜應決而願罰錢者聽上曰公人捕盜不獲許令罰錢而不加之罪是使之縱盜受財也此等條令可令刪去丁卯進呈賞格內有監司及知通納無額上供錢賞格　上曰　祖宗時取於民止二稅而已今有和買及經總制等錢又有

不忘恢復

明復合堂祭

無額上供錢既無名額則是白取於民也又立賞以誘之使之多取於民朕誠不忍也可悉删去　上又曰朕不忘恢復者欲混一四海效唐太宗為府兵之制國用既省則科斂民間諸色錢物可悉蠲免止收二稅以寬民力耳雄等奏陛下聖念及此天地鬼神實臨之必有陰相以濟大業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萬機之暇無他嗜好勅局所修條令皆勤乙覽去取之間輒經御筆窮定其勤於政理蓋前代所未有也臣嘗觀筭及舟車之訓而知聖人之遠慮觀縱盜受財之訓而知聖人之淵識觀有心利其財物之訓而知聖人之大

義觀設賞誘之多取之訓而知聖人之至仁故褒而載之以著明　聖志焉

龜鑑曰乾道新書之上淳熙制書之呈聖天子究心律令法為之條事為之類又親加之筆削焉如驟馬舟船之稅則删之曰不可利其財物捕獲不赦之罪删之曰不可縱盜受財也一事之傷於民一法之累於物莫不悉舉而去之聖心之不輕如此又何弊政舛令之有哉

辛未大饗明堂復合祭奉　太祖　太宗配自乾道以後議者以德壽宮為嫌止行郊禮至是用李燾等議復行明堂之祭遂合祭並侑焉從祀百神並依

復太祖太宗並配禮

南郊禮例先是禮部奏前禮部侍郎李燾奏乞行明堂并錄連典故一　神宗聖語熙寧五年　神宗問王安石曰宗祀明堂如何安石曰以古言之　太宗當宗祀今　太祖　太宗共一世若迭配明堂亦於事體為當　神宗曰今明堂乃配　英宗如何安石曰此乃誤引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自前代已有此禮　神宗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一治平元年知制誥錢公輔知諫院司馬光呂誨之議曰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以

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荅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夫凡為天子皆當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認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為法也一天章閣待制兼侍讀李燾天章閣侍講傅伯壽等言臣等竊以為嚴父者非專謂考也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所謂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夫所謂帝者謂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父者專謂后稷也且先儒謂祖為王父則知父天者不專謂乎考也一乾道六年李燾為秘書少監兼權侍立官奏

減川茶虛數　加李翰封龍

昊天四祭在春曰祈穀在夏曰大雩在秋曰明堂在冬曰圜邱名雖不同其實一也　太祖嘗行大雩之禮於開寶　太宗再行祈穀之禮於淳化至道其禮並如圜邱獨明堂之禮皇祐二年　仁宗始創行之嘉祐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大觀政和又繼行之　太上皇帝建炎二年既祀圜邱紹興元年即祀明堂以太祖　太宗並配天地神祇饗荅福祚綿永陛下臨御之三年既親祈穀七年又祀圜邱竊謂明堂之禮合宜復行遠稽　祖宗故事近遵　太上皇帝慈訓實為當務之急淳熙三年三月壬寅因轉對又申前請是歲遂詔令禮官太常寺詳議而舉行之　丙子四

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胡元質奏川蜀產茶自熙寧以後一從官擅軍興以來聚斂之臣增立重額產日益去額日益增民日益困於是條其狀以聞乞同茶馬司公共措置旋被隆旨俾之措畫臣遂與提舉茶馬官置局委官推核增虧之數所合減於虛額凡一百四萬三百斤有畸其引息及土產稅錢共計十五萬二千九百九十四貫有畸係每歲合納之數遂具以聞奉旨除放遠民交慶欲望聖慈宣付史館以傳無窮詔從之　冬十月安南李龍翰加食邑封功臣號初封制詞失錄不載　十一月乙卯朔宰臣趙雄等乞宣示邸製用人論　上曰此論欲戒飭臣下趨事赴功

乞宣示用人論　備諸路常平雜糶　創堂施胰新不丹　論賞出罰於心無

而已豈為卿等設邪邇來年穀屢豐雨暘時若中外晏然皆卿等贊襄之力　癸卯　上曰義倉米專備水旱以濟民今連歲豐稔常平米正當趁時收糴可嚴行以先降旨揮催諸路以常錢盡數糴米時諸路未有申到故也　癸酉　上宣諭曰近蒙　太上皇帝賜到倭松眞如象齒已於選德殿側蓋成一堂趙雄等奏陛下不因　太上皇帝賜到良材亦未必建此堂也　上曰朕豈能辦此木植乃　太上之賜近嘗謝　太上皇帝因奏來春和暖欲邀請過此堂奉萬年之觴　太上皇帝已許臨幸雄等奏陛下平時一掾一瓦未嘗興作可謂儉德矣乃蒙　太上

皇帝賜到木植即建此堂可謂孝德矣孝儉之德堯舜事也　上曰此堂並無所費不施丹臒數日間當與卿等觀之　戊寅進呈右正言黃洽劄子奏賞罰必欲當　上曰賞罰自是欲當然朕有一言昨亦嘗宣諭黃洽夫矯枉而過直則復歸於枉矣故矯枉至於直可也過於直不可也猛本所以濟寬然過於猛則尤不可蓋過於猛則人無所措手足濟寬而過於猛猶矯枉而過其直也惟立表亦然所立正則其影直所立過中則影亦隨之朕守此其久一賞一罰決不使之至於過趙雄等奏孰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舜事也　上曰中者朕朝夕所常行至官使人才譬

柴璡以減落職　嚴嵩異姓思澤法　罷廣官二揣

之置器須置得適當乃合於中若置之失宜則非中矣朕之於臣下初無喜怒好惡嘗於禁中宣諭左右曰朕本自無賞罰當隨事而應不得不賞罰耳初無毫髮之私也又常守兩語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故雖平日所甚親信苟有過失必面戒之而疎遠小臣或有小善寸長則稱獎不一雄等奏大哉王言此之謂無心孔子論古帝王獨以堯為大者以其無心故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雨露之所生成雪霜之所肅殺天豈有心於其間哉今陛下如天之無心得堯之大得舜之中所以聖德日新治效日著蓋本諸此　是月雨土　十二月戊子進呈柴璡具析

到薦舉王璞因依　上曰今歲免發海船而璡乃以發海船薦舉王璞可謂欺誕矣特落職以為薦舉者之戒　甲午進呈士轄乞將異姓思澤與姪女夫張元質趙雄等奏在法異姓思澤合奏有服親太常寺供到姪女夫無服　上曰既於法有礙今一放行遂為無窮之例攀援不已斷不可開　己亥刑部尚書謝廓等奏切見二廣緣去朝廷既遠舊多煙瘴去處又有攝官定差之文縣或有闕監司守臣輒差技副尉攝參軍助教攝攝　上曰遠方用此曹攝縣細民何負可令二廣帥漕憲司將似此名色並日下解罷今後州郡違戾仰按劾施行如諸司違戾許互察以

暇只時好讀書　蓋世君為叔之所　守儉字恭兩

聞　辛亥進呈知舒州趙子濛奏本州文使鄒如愚司理趙善劬荒廢職事　上曰官無高卑皆當勤於職事又曰朕於機務之外猶有暇時只好讀書唯讀書則開發智慮物來能名事至不惑觀前古之興衰考當時之得失善者從之不善者以為戒每見叔世之君所為不善使人汗下幾代其蓋且如唐季諸君以破朋黨去宦官為難以朕思之殊不難也凡事只舉偏補弊防微杜漸銷患於冥冥若必待顯著而後治之則費力矣朕又每守兩句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朕每於臣下未嘗有一毫輕侮之心皆待以禮至於玩好之物有來獻者未嘗受之即諭以此物是

卿所玩好者一切不留此皆讀書有得雄等奏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陛下躬行如此聖學高矣　臣留正等曰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必也見諸踐履指諸事業然後為務學之實夫豈徒摘章句誦文義而已　壽皇聖帝躬行恭儉本於讀書有得又考前代興衰以其善者為法不善者為戒此眞帝王之學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汲汲者其在茲乎

龜鑑曰朕在宮中只看經史機務之外只好讀書講泰之九二而明君子小人之辨講萃之上六而知盛衰治亂之由讀禹貢因大禹之勤儉而戒人

論會計錄　召馬周不至　旌表揚渝家

主之貪心讀中庸為天下國家九經一段而知治道之最切進正觀諫錄覽宣公奏議聖訓嘗曰讀書不能行如陳隋之君何補而暇日取通鑑讀曰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法其所興戒其所亡口誦心惟未嘗去手是則　孝宗之講學又豈徒誦說云乎哉

是月臣察請會計財用之數為會計錄　上曰向者欲為此錄緣戶部取於州縣為經總制錢者色目太多取民太重若遽蠲則妨經費須他日恢復之後使民間只輸二稅其餘名色乃可盡除之　潼川府路言馬周行義文學召不至賜出身補本府教授

旌表潼川府中江縣孝廉里進士揚渝家門閭以本府上其嫡母賈氏夫死不嫁事舅姑以孝聞舅姑皆年九十餘無疾而終賈氏追悼喪葬盡禮至有芝草生於墓側揚渝事其母復能盡孝道時賈氏年八十四而康健不衰皆由揚渝孝感所致也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七

放免臨安征稅　　日有戴氣　　鎮江府開河道

孝宗皇帝十八

淳熙七年春正月甲寅朔進呈臨安府城內外及諸縣放免收稅一年為緡錢百二萬有奇及用內帑等錢對補之數　上曰朕於內帑無毫髮妄用苟利百姓則不惜也趙雄等奏昨黃榜既揭都城歡呼蓋古今絶無而僅有又奏太史局申前月二十八日日有戴氣言人君德至於天為萬民所愛戴則有是瑞　上曰二十八日恰是議放稅時朕之本心只欲連歲豐稔物價低平百姓家給人足茲為上瑞耳

臣留正等曰漢文帝詔天下三十而稅一又詔免

田租之半又詔天下田租盡除之此蓋史册未有之事而文帝何獨能行之揆厥所繇蓋恭儉之類也　壽皇聖帝愛惜財賦不肯一毫妄費而蠲減之令史不絶書至是乃放免臨安府城內外及諸縣一年之征又盡出內帑以補之捐利于民雖出聖神之本心然儉德之効實見於此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自古及今未有用之不節而能愛人者也臣於文帝之事有感焉故併取以為儉德之證云

二月癸未朔知鎮江府曾逮言本府開閶海鮮河及新河等以便舟船　上曰楊子江天下至險不可艤舟趙雄奏鎮江舟船輻輳前此綱運客船漂溺不

魏王薨　　論建儲事　　不進以頌進職

少　上曰若多開河道以便舟船甚好　壬辰趙雄等奏魏王薨皆乞寬慈抱　上抆淚曰朕歸來躐次建儲者正見此子福氣頗薄耳然亦不料其如此之夭也趙雄等奏昔建儲之初天下猶未能盡識聖意乃今方是曉然　上曰朕以宗廟社稷之重斷然行之　己酉進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岩肖上表進淳熙中興聖德頌　上曰可令宣付史館因曰陳岩肖筆力不衰嘗為侍從惜其老矣欲與進職又別無名不欲因進頌也

臣留正等曰明主一頌一笑足以化天下移風俗壽皇聖帝雖念侍從舊人終不欲因獻頌與之加

職厥旨如此四方聞之其敢復有以諂諛進者乎

丙午　上曰朕令察官察事甚好邇來所察甚有補於事趙雄奏事之大者言者論之小者察官察之則吏治畢舉官邪悉去矣　是月進　仁宗玉牒慶歷三年至皇祐三年凡十年及　哲宗玉牒　頒釋奠儀　張栻卒初栻在朝未期年而召對六七栻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故不悅者衆坐是而出居三年　上復念栻除知靜江府增秩再任凡五年廣西諸州運鹽漕司取其八分之息公私兩病栻奏以鹽息什三予諸郡又困兼攝漕事出其所積緡錢四十萬而中分之一為諸倉煮鹽

察官察事　　進仁宗玉牒　　張栻卒　　張栻廣西政

張湖之北攷政

之本一為諸州運鹽之費所統州二十有五荒殘多盜杖乃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黠卒伉健者為效用斥漕司鹽本羨錢以佐諸州兵食之不足者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才勇喻以討賊自效所捕斬前後以千百數傳令溪洞酋豪喻以弭怨睦隣毋相殺掠示之恩信誼其禁防由是內寧外服革撗山買馬之宿弊諸蠻悅感爭以其善馬至改知江陵府湖北尤多盜杖入境首劾罷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羣盜遁去又益為教條喻其黨與得相捕告以除罪郡瀕邊屯軍主將每與帥守不相下杖既以禮豆皆將得其歡心又加恤士

伍每按親兵必伎與大軍雜試均擣以相激厲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農隙講武大閱於府有言於朝請盡籍客戶為義勇者杖慮其擾亟閱民籍家三人者乃籍其一為義勇副軍別置總首人給一弩俾家習之三歲一遣官就按辰沅諸州自政和間奪民田以募游惰號萬弩手杖為奏去其病民罔上者數條並淮民出塞為盜者法皆抵死異時置而弗治至是捕到數人仍有北人在黨中杖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疆場之事毋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其理直且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户熟田以與之請於

張杖遺表不得達

朝以熟為荒乞授流民事下本道施行如章杖劾大辨詐謾兇虐所招不滿百數而虛奏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蓋宰相忌杖者沮之云杖自以不得其職數求去尋以病請祠病且死自作遺表來上略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已伏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永清四海克鞏丕圖卽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　工迄不見也杖初以父任右承奉郎平生未嘗乞磨勘　上知之其在靜江特進二秩為承事郎杖之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為非有為而為也有為而

為則皆人欲非天理此杖講學所得之要也杖嘗從胡宏講學宏告以孔門論仁之旨杖默然若有得者宏擢之曰聖門有人矣　三月丙辰兵部措置武官舉補官差注格法　上曰武舉本欲取將帥之才今前名皆令從軍以七年為限則久在軍中諳練軍政將來因軍功擢為將帥庶幾得人　壬戌詔舉賢良內降制略曰永惟通儒明於古今王事之體朕所嘉尚乃即位以來詔書三歲一下而應是選者未能盡當朕意豈詢求之路未廣而考擇之法或嚴耶將朕誠意未孚而真賢實能莫為時出也中外侍臣若部使者郡守其各悉心搜選後異以名來上名儒戮才

武舉取將帥才

詔舉賢良

詔舉賢良

太上帝后大宴內

有能稱吾詔者當崇顯焉今歲科場其令尚書符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守臣監司亦許解送　庚午車駕詣德壽宮起居恭請　太上皇帝　壽聖皇后至太內開宴於凌虛閣下　上巾裹趙袍趍　太上　壽聖榻前各再拜起捧觴上千萬歲壽酒三行　太上　壽聖聽步輦以行　上亦步輦從至翼寒堂棟宇顯敞不加丹臒　上曰凡此鉅材一椽已上皆　太上皇帝所賜且瑩潔無節目所以更不采飾酒復數行至堂中石路橋少憩　上捧觴勸　太上次勸　壽聖皆釂飲　上亦滿引更相勸酬者再三　上奏

太上曰池圖池沼久已成趣皆　太上皇帝積累之勤臣家成坐享何德以堪之　太上皇帝曰吾兒聖孝感通神明海內無事垂二十年安得為無功於是曾覿退而紀實以進　詔付史館

臣留正等曰漢高祖置酒前殿奉玉巵為太上皇壽有臣業所就孰與仲多之語唐太宗從上皇置酒未央宮上皇謂吳越一家自古未有而太宗有皆陛下敎誨非臣智所及之語此皆一時宮中燕樂之言而史筆大書以為漢唐盛事然自後世視之卻行之恭內禪之議亦不容無議焉今觀　壽皇聖帝所以悅其親者二十八年之間父慈子孝始終無間夫豈漢唐所可幾及覿之所紀特其一事耳嗚呼盛哉

給交鈔換銅錢

龜鑑曰孝宗之嗣承大寶也史臣以孝謚之信非溢美冒雨扶駕其禮勤也入宮降輦其情真也五日一朝其見數也或留侍終日或恭請燕遊其所以盡子職之道又極其至也見天顏悅好而喜不自勝步履壽康而喜不可言淳熙三年行七秩禮議所御之服曰此古人斑衣意也非常之慶與天下共之而聖孝達乎天下矣淳熙之十三年行八秩禮御所賜之服曰此正昔人斑衣也罕有之典北使起服而聖孝達乎四海矣冷泉之遊杯酒相

劇太上欣然曰挹山光而聽泉流濯喧埃而發清興其至和真樂可勝既哉翠寒之遊步輦以從天子悚然曰一椽以上皆太上所賜又曰苑囿成趣皆太上積累之功其克念厥紹又何如哉

癸酉臣僚言今京西路均房州水陸入川商旅軍兵附帶銅錢入金州利州甚多金州為川口與商川接境舊止用交子鐵錢今乃兼用銅錢深恐泄入他界及四川毀錢為器之弊乞下四川總所委利路漕臣置場於金州給以交子兌換官私銅錢發赴湖廣總所椿管從之　己卯　上曰進讀　三朝寶訓幾時終篇史浩周必大等奏陛下日御前後殿大率日

旰方罷朝　日又御講筵過是恐勞聖躬　上曰朕樂聞　祖宗謨訓日盡一卷亦未為多雖雙日及休假亦當特坐自是每講讀　上必注目傾耳或隨事咨詢率漏下十刻而無倦　夏四月癸卯知南康軍朱熹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率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厮役凡流所得差遣為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裒斂刻剝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

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可革也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

之臣此一二小臣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置清要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議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擠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孰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

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又何自而復宗廟之讎又何時而可雪耶

己酉進　呈芮輝奏竊見吏部選法小使臣遭喪不解官給式假百日欲除緣邊職任及見從軍與歸正歸朝揀汰指使等官并軍功補授雜流出身人依舊以百日為限此外小使臣如蔭補子弟宜守家法取應宗室武舉出身之類皆自科舉中來自合恣遵三年之制　上曰小使臣多是從軍或雜流出身及沿

小臣口使三年制

邊職任所以不以禮法責之其蔭補子弟取應宗室武舉人豈可不遵三年之制可依奏　五月壬子朔趙雄等奏謝昨日觀堂奏事蒙恩錫燕又蒙頒賜宸翰且終日獲聞道德仁義之言古今治亂之要躬行恭儉之懿可謂醉酒飽德　上曰昨日少款終日論道絶與聽絲竹不同又不設果蓏不具珍饌而醉飽自有餘居常燕設亦不過如此醉飽之外雖八珍羅列亦何用徒暴殄妄費耳雄等奏　陛下儉德中外所共知無不欽仰慶歎　上曰近頃之雨昨晚方欲祈禱半夜遂得雨可喜趙雄等奏　陛下修德修政格于皇天故欲雨即雨　上曰霧霈如此皆是泰

穫稻粱過於雨珠玉矣眞大祥瑞也　上又曰連歲豐稔米雖至賤雨既愆期朕不敢忽是時雨正霧霈　上觀雨笑曰此雨從何處來雄等奏從　陛下方寸中來人主一念克誠天實臨之　陛下誠心愛民宜其感格如此

雨自方寸中來

臣留正等曰人主一議蠲放之令而日有戴慕一萌祈禱之念而雨已霶霈誠心所形其答如響天人感通之理焉可誣哉夫惟知天之爲可格然後知天之爲可畏矣臣故著其事以詔萬世

龜鑑曰敬天有圖荅天有戒淫雨爲災却膳不御國矣而猶勤以禱雨爲心蝗蟲煽害避殿以禳足

儉德中外共知

進讀寶訓終篇

乙卯史浩等奏進讀三朝寶訓終篇臣等竊惟學于古訓監于成憲傳說所以告高宗也日就月將有緝熙于光明羣臣所以戒成王也二君當即位之初故其臣以是入告今　陛下久臨大寶歷年方永不待進言益勤典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

陛下其得之矣欲望宣付史館　詔從之　進　呈

聽言務詳審

廣南路經略轉運提刑司狀準指揮以本路奏請乞將湖南宜章臨武兩縣割屬廣東連州再委官詢訪審究二縣委不可割　上曰不若仍舊豈可輕更易朕向來見有陳獻利害聽其一時之言似乎可行輕欲更改過年以來惟務詳審未嘗輕變一法蓋天下之言來之欲廣而聽之在審　甲子上曰昨日日間雖小雨至夜霧霈朕每日修省惟恐不逮孳孳爲民未嘗敢忽庶幾天心昭格雨暘以時趙雄奏聖德之修固有素矣非若周宣王因懼而修也上曰成湯禱旱之辭每疑好事者增益之且之不邇聲色自無女謁

人功係君 頒熙書 詔司守按 論臣持道
臣業於 淳新 論北文 監郡公剌 大扶公

何至於盛今曰女謁盛耶則是嘗累有此事矣　己卯進呈畢　上宣諭曰歷觀自古人臣功業之成否全係其當時人君如何耳且如裴度遇憲宗則能成功其後在敬宗文宗時則無聞趙雄等奏有堯舜之君然後有皐夔之臣有湯武之君然後有伊呂□□皐夔伊呂若遇敬宗文宗亦無能為而況裴度□□臣贊裴度以為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蓋□□也　上曰然　是月頒淳熙新書　六月丙戌□□問周必大曰頃以敬中叢桂集示卿曾細看否□□奏已曾細看語多麤率　上曰北方之文豪放□□也麤南方之文縝密其弊也弱　甲午詔監司郡□

所屬官或有顯過而政害於民者即依公按剌或才不勝任而民受其弊者亦詳其不能之狀俾改祠禄不得務從姑息致有民訟方行按剌者庶察素明而的知其與訟不當者則當為別白其是否以明正其妄訴之罪不得一例文具舉覺從太府丞錢象祖請也　乙未趙雄等奏近日雨頗霑足皆聖德所致　上曰朕何德惟賴二三大臣扶持公道上承天心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彼小民暑雨祁寒皆未免於怨咨上之人苟能思其艱圖其易斯盡善矣雄等奏居常以盡公相告戒若曲徇親舊之情不過得其面譽安能勝衆人之毀也　上曰曲意徇人所恨者寡不

法科兼用經義 因豐稔修政德增 趙彦中請禁僞學

悦者衆及招人言親舊誰能致力不惟無益於國亦殊不利於身豈若一意奉公保無後患較其利害孰得孰失耶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所以曉臣下者其利害可謂明矣凡萬世臣子皆當佩服斯訓以為書紳之戒豈惟當時二三執政而已哉

壬寅進呈祕書郎李巘奏竊觀國朝太平興國元年詔學究兼習律令而發明法科至雍熙二年復設明法科以三小經附則知　祖宗之意未嘗不使經生明法亦未嘗不使法吏通經也謂宜略倣　祖宗舊制使試大法者兼習一經及小經義共三道為一

場　上曰古之儒者以經術決疑獄若用俗吏必流於深刻宜如所奏然刑與禮實相為用且事涉科舉可專令禮部條具來上既而禮部條具欲從臣僚所請第四場經義大經一小經二詔從之　丁未三省奏去歲豐稔今歲米賤所在和糴告辦倉廩盈溢其江東路諸郡上供米初令就近赴金陵鎮江倉今兩處守臣皆云無可盛貯乞依舊發赴行在豐儲西倉　上曰朕常思何以堪上穹之佑惟當增修德政耳

是月祕書郎趙彦中疏略云士風之盛衰風俗之樞機繫焉且以科舉之文言之儒宗文師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

罷總漕司營運　不許門客選限　優恤諸軍

六經聖賢為師可矣今乃別為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偽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從之　秋七月甲戌進呈杜民表劄子乞住罷總領漕司營運

上曰朕欲罷此久矣內外諸軍添給累重之人每歲共不過三十餘萬緡別作措置支給於是降詔兩淮湖廣四川總領所兩浙四川轉運司營運並日下住罷仰逐司將截日終見管本息錢物實數逐一開具申尚書省

臣留正等曰總司職董軍餉運司專主漕計而迺以營運規息立師店走舟車明奪商賈之利暗虧

國家之課長姦弊損事體莫此為甚焉然其所以得肆為者辭曰增給諸軍而已　壽皇聖帝命以他財給其費而悉罷兩司營運名正言順罷行之間其所存者大矣易之所謂理財正辭是之謂歟

乙亥進呈伯圭劄子將門客不理選限登仕郎恩澤再奏乞理選限　上曰於法如何趙雄等奏在法不許　上曰朕每自守法不敢放開若違常法以開倖門則援例干請不已將何以阻之　丁丑進呈檢會六年詔應諸軍有家累因差出身故請過券食錢米並特與除破其無家累并在寨身故人即未該載理合一體上曰合與銷破近來優恤諸軍事件無不

惡梁珩交結　禁販解鹽入界　執政臺諫子孫與祠　恐運民勞　免合入州內錢庫

悉備平居無事須精加訓練不可使之太驕太騖則臨敵遇戰誰肯效命　八月乙酉進呈梁珩乞宮觀

上曰此人不正近嘗貽書內侍啗之以利內侍以其書繳進趙雄等奏陛下化行中外雖瞽御之臣皆知精白不敢私真盛德事也　己丑臣僚言沿邊人盜販解鹽私入川界侵射鹽利詔興州興元府都統司開具已置禁止事件以聞既而吳挺言本司已立賞錢五百貫出榜行下沿邊屯戍統兵官廣布耳目嚴行緝捕從之　辛卯臣僚奏執政臺諫之臣身居要地而子孫從宦遠方監司郡守趨承從風而靡於四方觀瞻所損甚大欲乞今後見任執政臺諫子

孫並與祠廟差遣特許理為考任詔從之　己亥

上謂輔臣曰漕河猶未通舟閘平江府月供闕米皆雇夫陸運當此秋旱深恐勞民可權於百官米內支供雖糙無害他時水生却令併輸　辛丑進呈台州自淳熙元年至三年欠內庫錢萬餘緡本州引赦乞除放內庫執以無例　上曰赦書所放內外一體其除之

臣留正等曰昔唐太宗初即位詔逋負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追督如故蓋有司執吝之弊其所由來久矣　壽皇謂赦書所放內外一體此所謂大哉王言一哉王心者歟

置湖南飛虎軍
常大臣名免宣
印子納椿會代月
愛惜會子
儲蓄備以二歲
朝廷臺諫不同

是月置湖南飛虎軍帥臣辛棄疾所創也尋詔撥隸步軍司遇盜賊竊發專聽帥臣節制仍以一百人為額旱 九月癸亥 上宣諭曰每日朝可同後殿之儀不必稱丞相名趙雄奏君前臣禮也臣豈敢當此 上曰記得蘇洵亦嘗論此謂名呼而進退之非體貌大臣丞相不須多辭於是詔今後垂拱殿日參宰臣特免宣名續又詔除朝賀六參并人使在庭依儀其餘並免宣名內樞密使日參如遇押班亦免宣名 詔印會子百萬緡均給江浙代納旱傷州縣月樁錢是歲二浙江東西湖北淮西傷旱檢放并賑濟計之合二百萬緡斛先是 上諭宰執

曰近來會子與見錢等趙雄等奏曩時會子輕矣聖慮深遠不復增印民間艱得之自然貴重又緣金銀有犯錢貴搶奪民間尤以會子為便却重於見錢也 上曰朕若不愛惜會子散出過多豈能如今日之重耶 冬十月丙戌姚述堯進對因論今歲旱傷賑恤之政當務寬大 上曰國家儲蓄本備凶歲捐以予民朕所不惜 是日進呈降授明州觀察使張說遺表擬贈承宣使與恩澤 上曰前日給事陳峴駁其致仕轉官今得母再致人言予趙雄奏朝廷行事與臺諫不同朝廷須稍從實臺諫當截然守法不可放過乃為稱職上以為然 乙未趙雄等奏胡元質申

制蠻
以濟較令
賑比守
南康旱傷
濟於奉
黎蠻寇邊

黎州五部落蠻納降昨降旨諭以彼如未屈伏毋汲汲市馬使權常在我自無能為所謂明見萬里上曰蠻人欲進馬三百匹并獻珊瑚等乞盟朕已令密院發金字牌却其獻止許其互市趙雄等皆贊美聖德臣留正等曰不汲汲於市馬而坐制其降者聖人操縱之微權也却其所獻之物而許其互市者朝廷取予之大體也永遠之道如此可為萬世法矣 十一月己未知隆興府張子顏言裹乾道之旱江西安撫龔茂良有請欲明諭州縣於賑濟畢日按籍比較稽其登耗而為守令賞罰以此流移者少今歲旱傷欲乞許臣茂良所請以議守令賞罰詔從之

壬申進呈知南康軍宋憲乞將今年苗米除檢放外有合納苗米九千九百石乞撥充軍糧 上曰南康旱傷已支撥米與賑糶賑濟矣可更依所乞雄等奏陛下聖德簡儉苟不當用一錢不與儻利百姓則雖百萬不惜 上曰朕於內帑未嘗毫髮妄用上以奉二親下則犒軍而已至於奉養口體每戒後苑毋妄殺如鵪鶉並不令供又曰御馬院所養之羊每遇斷屠則以一口奉 太上一口奉 壽聖朕未嘗殺雄等奏史稱唐太宗天姿仁恕陛下蓋無愧矣 十二月黎州五部蠻寇邊 是冬進呈 四朝國史志 戶部郎趙師睪言紹興以來賦入綱目寢多中間雖

不許置總計司
不度牒充回易

將頭子等稟名五十二項并入經總制起發造帳供申其後復添坊場寬剩增添淨利等稟名錢一十三項又皆隨事分隸户部五司其為財賦則一而所隸者五莫相參照乞於本部置總計司以五司所隸錢物併歸一處趙雄等尋奏户部見有催轄司　上曰五司分治而長貳總之既有催轄司若更立總計之名徒重複無益也　是歲廣西帥奏乞降度牒充回易本錢　上曰度牒不可賣令漕司撥錢一萬付之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八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九

孝宗皇帝十九

淳熙八年春正月癸丑權給事中趙汝愚奏中書門下省録黃陳源轉官差遣臣竊惟陳源係內侍而得參預一路軍政事體重大漸不可長臣嘗讀建炎三年詔書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兵官交通假貸饋遺借役禁兵當是時內侍與主兵官交通借役禁兵且猶不可今乃假以一路總戎之任臣恐非　太上所以防微杜漸之意也甲寅　上宣諭曰陳源舊帶添差浙西副總管近奉　太上皇帝聖旨為應奉有勞特轉兩官

不許內侍預軍事

中興聖政卷五十九　二

趙汝愚因論內侍不可干預軍事其言極當甚不易得兩辰又宣諭曰陳源可與在內宮觀免奉朝請密院更具應內侍見帶兵官者可並降指揮與在內宮觀永為定制

臣留正等曰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左氏謹而志之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宦者干預軍政自古忌之矣敗國喪師莫不由此蓋至於唐世宮掖之變本朝西北之釁則又其權之尤熾而禍之甚著者也　壽皇聖帝嘉賞趙汝愚之奏至於再三即罷陳源軍職又詔內侍見帶兵官者並與在內宮觀永為定制其防微杜漸所以為後世慮者遠矣此繫國家安危治亂之大者臣故詳而著之

設射精熟

戊辰宰執進呈諸軍犒設錢數　上曰此內外諸軍射藝精熟人數也鄉來諸軍只習右手射近又教習左手射頗精各支犒設以示激勸　庚午知台州唐仲友言歸寡孤獨老幼疾病之人乞依乾道九年例取撥常平義倉賑給　上曰常平米令低價出糶若義倉米則本是民間寄納在官以備水旱既遇荒歲自合還以與民況台州自有義倉米可令賑濟

義倉還以與民

乙亥起居郎兼太子左諭德木待問奏事　上曰春前一雪可喜待問奏近官僚對　皇太子賀雪語及

東宮見識高學問

中興聖政卷五十九　三

此　皇太子曰大率芝草珍異之物皆不足為瑞惟年穀豐民間安業乃國之上瑞　上曰東宮見識高遠待問奏近者因講周禮太府一節論國家用度當與百姓同其豐歉　皇太子曰人君但當以節儉為本此乃言外之意非人思慮所及者又嘗對宮僚稱王佐天府之政云惟不畏強禦則可以立事不侮鰥寡則可以愛民為政要不出此兩事耳　上曰學問過人如此誠社稷之福待問奏此皆自陛下家學中來　上曰東宮亦自儉約宮中受用凡百極簡無他嗜好又謙和慈祥朕常語之曰德性已自溫粹須是廣讀書濟之以英氣則為盡善　上又曰恭者不侮

禮遇梁克家

支義倉米賑濟

人儉者不奪人恭儉者修身之本朕亦常以此爲東宮言待問奏臣亦切聞陛下踐履此兩句　上曰朕平日用之古人謂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皆當踐履　二月庚辰進呈知福州梁克家乞宮祠　上曰與復觀文殿學士趙雄等奏欲令再任　上曰難云再任可降指揮依舊知福州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每降一指揮必經聖慮如此不云再任而云依舊者待大臣之體也推此類言之則萬幾之間豈容有苟簡而不審者乎

壬午宰執進呈未及展讀　上喜見顏色宣諭云內侍賜北使宴自淮上回言麥正鬬雨先得一雨後

得三尺雪雄等奏陛下無一念不在斯民去歲雖旱先事措置米價不增民無流殍　上曰亦賴卿等處置精當雄等奏今雖米賤猶慮其無錢可糴欲行下去歲旱傷州縣於義倉米內支給至三月終　上曰正合朕意於是詔去歲江浙湖北淮西路郡縣間有旱傷去處已令多出樁積等米廣行賑糴今雖聞諸處米價低平其間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之人無錢收糴深所矜憫可令州縣鎮寨鄉村抄籍姓名將義倉米賑濟務要實惠及民如州縣奉行不度仰本路漕臣及提舉常平官覺察以聞重寘典憲　己亥進呈太府卿蘇峴擬除閩漕　上曰師揆來乞此闕

不欲宗室近屬作郡

趙雄等不任怨

乃是師垂爲淮東提舉壞官錢二十餘萬緡兼聞其下尚有三弟他日皆作郡則近地州府都占了眞若以高爵厚祿使之就閑鄉等更議之既而雄等奏陛下方務廣恩既難批出臣等日侍左右若作話會亦涉商量須因人言乃可議此　上曰如此則且令師揆依舊淮西運判却別以一闕與師垂使避其兄庶幾事體順乃除師垂閩漕

臣留正等曰此　壽皇聖帝本意也優之以爵祿而不責以事權親親之義恩莫厚焉而雄等乃以廣恩爲辭何哉君唱而臣不和二三執政於是乎有罪矣

殿閱士園箕

三月己巳　上御集英殿策進士有曰司寇園土古之刑也近世殺越人于貨徙流而已覆出爲盜將何以懲園土之制今可議乎是日宰執先赴奏事宣宗御賜題聖諭云成周圜土之法乃以處姦惡今配隸盜賊甚多欲舉行其法故以此發問觀其對如何

臣留正等曰臣伏讀聖語至此然後知　壽皇聖帝所以策士之意不爲虛文矣故特著之

是月賜黃由等及第出身有差　詔應臨安府及諸路官私房僦不限貫百十分減三　閏三月辛巳詔諸路監司帥臣歲終各以所部郡守分三等治效顯著者爲臧貪刻庸繆者爲否無功無過者爲平詳

擢由及減私就

黃由等第公房

郡守臧否分等三　訪問蠶絲薄厚

讀宗說正真

加考察具名來上內臧否各著事實如考察不公令御史臺彈劾　夏四月癸丑宰執奏事畢　上宣諭曰昨日臨安取到諸縣蠲亦薄已令宮中繰絲看矣既而樞密院從容論事因及今歲雨暘　上曰今歲雨暘以時而蠲蠶反薄大麥亦穗短宮中所養蠶亦如此殊不可曉道來已諭三省今王佐體訪求所以未至上進等奏陛下愛民軫念及此天下之幸庚申奏事畢　上曰雨恐妨麥已降香祈禱矣又曰曾問王佐蠶蘭今年如何薄趙雄等奏佐方取蘭繰看亦偏詢諸縣續具奏聞　上曰聞今年民間養蠶太多葉既艱得又食溼葉所以蘭薄孟子謂五畝之宅植

之以桑勿失其時則可以衣帛矣誠哉是言也

臣留正等曰麥穗之長短蠶蘭之厚薄彼城闕膏粱之家蓋有問之而不知者矣而萬乘之尊迺能取麥於野外繰絲於宮中以較其長短厚薄聖問諄復至於再三何其憂民之切耶商三宗周文王蓋無逸所謂知稼穡之艱難者誠不至若是勤也嗚呼豈不謂盛德哉

甲戌史浩等奏昨經筵讀　三朝寶訓徹章臣等奏請繼讀何書翌日詔　真宗皇帝正說宜以進讀自是間日退朝必御崇政非休暇未嘗輟止臣浩嘗讀正心篇論黃帝無為天下治　上曰所謂無為者

詔筵講記注官侍立並以所聞退書其實　五月丙子　上曰近日都下銷金鋪翠復行於市不必降指揮只

宣宴安無所事事之謂乎臣浩又讀剛斷篇讀漢武帝知郭解能使將軍為言其家不貧　上曰武帝如此可謂洞照事情臣浩又讀大中篇論為政之道本乎大中　上曰勿渾渾而濁勿察察而明即此理也臣等切窺聖意罔不推見淵微固將耳受躬行追成平景德之盛自昔人主臨御日久非內惑聲色則外事畋遊其敝則至於溺浮圖求神仙今陛下天縱聰明日躋睿智歲時甫決篇帙再周帝王之汲汲孔子之皇皇不是過也伏乞宣付史館詔從之　是月詔

諭王佐嚴加禁戢若有敗露京尹安能逃責耶朕以宰耕牛禁銅器及金翠等事刻之記事板每京尹初上輒示之　己卯進呈芮燁對言集議唯強有力者是從不若令各為議狀如論科舉則禮部秘書省國子監官皆預之類　上曰如此則廢集議矣趙雄等奏燁所論乃漢所謂雜議也恐亦可從　上曰今後遇事旋降指揮　是月以讀　真宗正說終篇賜宰執侍讀侍講說書修注官宴于秘書省　六月戊午戶部言去歲兩浙江東西湖北淮西旱傷共檢放上供米一百三十七萬九千餘石隨苗經總頭子勘合等錢計二十六萬六千餘貫詔並與蠲放　庚申

戒京尹禁金翠等　論集議

首從程頤遊復以儒學名世淵源所漸尤為深遠
上嘗令祖謙編次文鑑一書稱其用意有補治道平
生著書至多皆以繼絶表微扶正息邪晚年所輯大
事記雖未及就其經世之意亦可槩見其他所著經
說海內往往家傳人誦與伊洛之書並行于世云
八月丙午宣諭云朕緣久旱不雨曉夕思所以寬恤
無事不在念今且將諸路節次泛拋招軍並與蠲免
壬子召侍從官王希呂以下頒示御札曰朕謂侍
從之臣當以論思獻納為任今後事有過舉政有闕
失卿等即宜盡忠極言或求對或入奏務在於當理
而後已各思體此稱朕意焉　壬戌樞密院進呈淮
西運判趙彥逾奏本路歸正人約有二千餘人強壯
者欲委官總轄教閱以機察其動息　上曰其人歸
正日久皆能耕鑿居止已安自成生業若遽然差官
前去總轄乃所以拯擾使之不安劄子不須行　是
月趙雄罷相出知瀘州時有言雄多私里黨者於是
命大臣進擬皆於姓名下注本貫封入遂為故事
以王淮為右丞相　九月甲午進呈提領贍軍府燕
世良申前官吳淵薦本所幹官楊絳與陞擢差遣今
復措置開清有勞乞申前命緣其人今合赴部改官
未審如何或只與堂除知縣　上曰朕方與卿等典
守此法姑候一任回却與陞擢

田寬　旱恤　命從思納　侍論獻　安歸人　集正　趙雄　罷相　王淮　右相　守官縣　改作法

臣留正等曰初改京官必令作縣所以試其臨人之材也　壽皇聖帝執此之政堅如金石雖有當陞擢者猶待其任回日然後與之操斷如此其不肯徇私意以隳成憲也必矣

是月以江浙湖北旱出粟募民賑濟　冬十月癸亥中書門下省言乾道八年七月內已降指揮御史臺合覺察彈劾事件並分隸六察如有違戾去處令監察御史隨所隸事許令訪聞覺察聞奏　詔劄下御史臺六察遵守施行　甲子　宣諭付出知臨安府王佐按新寧國府監押王康成為人使到赤岸欲上岸赴宴閒康成乘馬經過不下馬上曰可罷新任

差遣又曰所以王佐奏狀不欲徑批出施行尋常文字須是經由三省施行方合事體記得向來參政周必大曾有此請故朕遇事不忘

臣留正等曰國家置二省謂之朝廷政令必自朝廷出所以正體統示公道防過差也故不經鳳閣鸞臺不名為敕而御筆特旨往往為斜封墨敕之漸其源豈可啓哉　仁宗皇帝嘗謂天下事每與大臣僉議方為詔敕或有內降皆許大臣執奏臺諫論正今觀　壽皇聖帝於王佐之奏不欲批出且謂文字當經由三省其真得仁宗皇帝之意歟

蠲終於五代孫晟上下一千一百年所取者一百九十人凡二十卷乞頒之武學授之將帥　上曰忠臣義士不顧一身誠可以表勵風俗　罷雪宴先是年例賀雪即賜宴以連歲荒歉艱食詔權罷　十一月甲戌臣僚言在法諸因饑貧以同居緦麻以上親與人若遺棄而為人收養者仍從其姓各不在取認之限聽養子之家申官附籍依親子孫法今之災荒亦非一處向去寒冷棄子或多若令災荒州縣坐上件法鏤板曉諭使人人通知之則人無復識認之慮而皆獲收養矣舉行荒政此其一助詔從之　辛卯進呈東部侍郎趙汝愚奏廣招徠之路絕朋比之嫌莫

若用故事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所知若干人須才用兼備而未經擢用者陛下以其姓名悉付中書籍記候職事官有闕則選諸所舉以次用之其有不如所舉則坐以謬舉之罪　上曰此說極是可從之王淮奏御筆抹若干人字令乞作二三人　上曰可是月詔諸路賑饑　新除浙東提舉朱熹入對奏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

之風未著而贓汙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思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有以召灾而致異又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黨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以壅已也則或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

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脅史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紀綱日壞邪徑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因論浙東拯荒事　上曰連年饑

歉朕甚以為憂州縣檢放多是不實時熹乞勸諭推賞　上曰至此却愛惜名器不得又乞撥賜米斛　上曰朕於此並無所惜又乞預放來年身丁錢　上曰朕方欲如此措置寬恤數事熹又奏星變事　上曰朕恐懼未嘗一日忘　上又曰朕未嘗一日不三省吾身熹續又奏自今水旱約及三分已上即乞并第四等戶依此施行又奏乞推行建寧府崇安縣社倉法於諸路州軍熹又上宰相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愛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少財散猶

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振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　復白鹿書院從朱熹之奏也洞本唐朝李渤舊居有臺榭環以流水雜植樹木為一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因建學館買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授本朝太平興國二年賜以印本九經七年又官其洞主明起是年始置南康軍遂屬邵境至祥符初直史館孫冕請以為歸老之地及卒葬焉其子比部郎中環復置學館以教子弟四方之士願就學者亦給其食後經兵亂屋宇不存至是復之　十二月甲

宮中種麥

舉行荒政二事

修淮東捍海堤

子進呈范成大具到上元縣所種二麥王淮等奏得成大書謂春麥惟郭剛能言之蓋北人謂之劫麥上曰此間人亦不知已令宮中種看淮等奏　仁宗皇祐元年五月召近臣以下於後苑寶岐殿觀刈麥仍諭以新創此殿不欲植花卉每觀種麥於此今又見其成熟知民事之不易陛下可謂同符　仁宗矣

葛邲言荒政二事一乞特降指揮諸經總制錢如遇州縣災傷年分本處知通權免比較賞罰其課利場務並令遵見行條法依所放災傷分數免比不得令本州抑勒縣道陪備一乞降旨應荒歉州縣且專以救荒為務宴會之類理合節損所有諸處迎新送

舊兵卒公吏借請及供帳從物之屬所費不貲亦合裁減兵卒亦宜存留以防緩急詔並從之　是冬淮東提舉趙伯昌奏通泰楚州沿海去處舊有捍海堰一道東距大海北接鹽城計二萬五千六百餘丈始自唐黜陟使李承實所建遮護民田屏蔽鹽竈歷時既久頹圮不存至本朝天聖改元范仲淹為泰州西溪鹽官方有請于朝凡調夫四萬八千用糧三萬六千有畸而于錢不與焉一月而畢規模宏遠高出前古遂使海潮沮洳為良田自後寖失修治宣和紹興以來屢被其患每一修築必至申明朝廷大興功役然後可辦望專委淮東鹽司今後捍海如

重定舒鑄新額

蠲川蓋官遺

賑兩浙饑

嚴入法失

詔勸農種麥

論監司否失得

遺坍損去處不以功役大小則便委官相視計料隨壞隨葺勿令寖淫以至大有衝決務要堅固可以永久從之　是歲詔舒州蘄州鑄鐵錢並以十五萬貫為額　詔久任四川監司郡守之人令更迭與東南差遣其在任未久者既有任滿前來奏事指揮候到關始得別與除授從臣蔡之請也　雨雹口口口

淳熙九年春正月壬申朔　是月賑兩浙饑　初池州汪青坐盜發遁角誅後他卒事覺知非青罪詔失入官吏趙粹中落職餘責罰有差青家支給五年王淮奏陛下念一夫之冤存恤其家恩及幽明矣　內出正月所種春麥並秀實堅好與八九月所種無異

詔降付兩浙淮南江東西漕臣勸民布種　三月戊子臣僚言監司帥臣臧否所部深得考功課吏之意然郡守更易則人有幸不幸監司帥臣好惡不一則言有當不當有已去而不及臧否者有近到而已過臧否者此人有幸不幸也或取其辦事而不言其害民或喜其彌縫而不言其疎繆或畏其彊有力而不議或以其疎遠無援而見斥此言有當不當也且就一路而言之則其數實就數人而言之則其數窄計一歲而論之則其能否未可知而遽臧否焉此人所以幸不幸言所以當不當也乞詔諸路監司帥臣自今臧否所部必須

楊甲獻萬言書

詔臣監司擇守宰

總計一歲人數不問已去見在就其中區別之或減者朝廷已加擢用亦須用減之次者或否者朝廷已行罷黜亦須具否之次者其或減否不當必令具析以聞詔除初到任人外餘從之　是春召對楊甲尋除太學錄甲獻書萬言大略謂人主之職不過聽言用人分別邪正而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其門如市內批一出疑謗紛然謂陛下以左右近習為腹心而不專任大臣以巡邏伺察為耳目而不明用臺諫令中外文武半為權門私人親交死黨分布要近良臣吞聲義士喪氣願陛下哀之救之至於民兵之害兩淮百姓如被兵火舒蘄鼓鑄民不堪命西南諸夷乘間

出沒而馬政日急高直厚幣以驕其心臣恐陛下今日所少者非特馬而已又有司理財一切用裒陋褊隘之策至於賣樓店括學田鬻官地而所在爭獻羨餘此風日熾恐陛下赤子無寧歲矣其末言今日之事欲正其本則在陛下講學　夏五月丙子內出御筆手詔宣示宰臣王淮等曰朕惟監司郡守民之休戚繫焉繫其人而任之宰相之職也苟選授之際惟計復歷之淺深不問人才之賢否則政治之闕孰甚於斯今後二三大臣宜體國愛民精加考擇既按以資格又考其才行合是二者始可進擬夫然後事得其宜用無不當故傳曰為政在人卿等其謹之毋忽

禁踏田圍

詔監司舉賑飢

減任數

六月辛酉詔浙漕行下所部州縣常切禁止官民戶毋得將草蕩圍裹成田如失覺察其漕臣取旨施行　詔侍從臺諫舉官堪充監司者各一二名　是夏饒州飢命賑之　秋八月庚子侍從臺諫集議聞奏自宰相執政侍從卿監正郎負郎分為五等除致仕遺表已行集議裁減外將逐郊陰補恩澤每等降殺以兩酌中定為止數武臣比類施行宰相十人開府以上同執政八人太尉同侍從六人觀察使至節度侍御史同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四人右武大夫至通侍大夫同帶職朝奉郎至朝議大夫三人職事官寺長貳監長至左右司諫開封少尹釐務及一年須

官至朝奉郎并朝奉郎元帶職人因除在京職事官而寄職者同武翼大夫至武功大夫同非侍從官無遺表外見行條格致仕遺表通減三分之一餘分不減紹興初中書舍人趙思誠上任子限負之議詔從官集議至是始用廷臣集議行之

淮東蝗大明堂享德宗論尊號加尊

淮東蝗　九月辛巳大享明堂先是詔少師史浩少保陳俊卿赴闕陪祀並辭不至　癸巳御講筵侍讀鄭丙進陸贄論奉天上尊號狀　上曰德宗不達理如此禍難未平乃欲加上尊號

臣留正等曰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汜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

修州公 王梁家相　主聰無黨
真陳塘 淮克並　聽則朋

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無稱之以其能損己也然則人主之重輕初豈在於名稱之增損哉況德宗當播遷之際此正人心向背天意去就之決也痛自貶損猶懼不足以仰承天意俯結人心而乃近從末議重益美名且謂陸贄曰卿宜為朕思量應亦無妨者其不達理甚矣　壽皇之言真德宗之砭劑與

甲午淮南運判錢冲之言眞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周回百里本司近已興修塘岸建置斗門石閘各一所於東西湫口二處乞於揚子縣知縣縣尉街內帶入兼主管陳公塘六字庶責有所歸從之　是月以王淮梁克家為左右丞相　冬十一月癸酉宗正丞樓鑰轉對論士大夫風俗事　上曰唐文宗說去河北患易去朝廷朋黨難朕常笑之有何難事只是主聽不聽

臣留正等曰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能免也特在夫人君有以辨其邪正而已邪正一辨而小人始不能以勝君子矣不然則根黠固結其禍豈可勝既哉慶歷中　仁祖銳意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淹以為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脩余靖蔡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所賴　仁祖聰哲洞見其事琦弼仲淹等雖暫

論贄忌猜陸　名器豈可假人

罷黜旋復擢用今所謂元老大臣使人想望其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時所謂黨人也向使　仁祖聽之不聰辨之不審則小人誣罔之計將至於滋蔓而不可解而此數君子者死於黨人而後已尚何足以致慶歷之盛哉　壽皇以去朋黨之難歸於主聽之不聰真可謂知言之要者也

甲戌吏部尚書鄭丙讀陸贄奏議奉天論蕭復狀至但垂睿詰孰敢面諛蕭復若相蜀求則從一等何容為隱從一等儻自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　上顧丙曰德宗猜忌可謂不明丙奏曰德宗見理不明故每事猜忌當患難時陸贄之言多聽納及事定後贄

言雖懇切亦不免見疑矣　上曰此皆不學之故

臣留正等曰人主所貴乎學者以其能明是非辨邪正而天下之物交不足以蔽之而已甚矣唐德宗之蔽也奉天之守實蕭復姜公輔等是賴德宗雖以為相不旋踵而疎斥之盧杞裴延齡之徒謀國垂庶幾亡社稷至死而猶以為賢夫是非邪正聽其所言觀其所行亦足以知之矣而德宗乃顛倒錯亂如此豈其心惡治而欲亂耶是皆不學之蔽也　壽皇聖帝之言若見其肺肝哉

庚辰鄭丙讀陸贄奏議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第二狀畢丙奏曰官爵天下公器人主所當吝

惜　上曰此人君厲世磨鈍之具又曰名器豈可假人

臣留正等曰爵祿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君以為貴則人貴之君以為賤則人賤之矣天寶之季肆倖傾國爵以私愛綱紀蕩然流弊至於肅宗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名器抑可謂濫矣德宗且欲授官於捧瓜梨果之徒豈非家法之壞至是極即播遷之禍幾至亡國無足怪者　壽皇因讀陸贄奏議乃有名器不可以假人之言二十八年之治所以官不及私昵爵及惡德者蓋能深戒前代之失永貽萬世之訓也

是月夔州路饑　十二月戊午宰執進呈乞令太學生習射事　上曰向來玉津園亦射惟武臣射恐祖宗典故文臣亦當射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九

詔蠲鈔法復廣

展口限軍

不欲印多會子

免三年招軍

御史中丞復除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十

孝宗皇帝二十

淳熙十年春正月戊子詔廣鹽復行鈔法略曰鹽者民資以食向也官利其贏而自鬻久為民病朕既遣使詢之得其利害以歸復謀諸在廷僉言惟允始為之更令許通商販而杜官鬻民固以為利矣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何者監之息厚凡官與吏之所為妄費以濟其私者異時一出於此一旦絕之無所牟取必胥動以浮言將毀我裕民之政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劃置監司守令皆以為民朕有美意弗推而廣之顧撓而壞之可乎七月一日為始罷官般官

賣通行客鈔法　庚寅密院言揀汰事　上曰兵不選練則不精但州郡未裕若養老人數過多艱於贍養其六年八年九年分揀汰官兵可再展半年　辛卯進呈鎮江總領所乞降新會兌換　上見前具新印會子數目乃曰新印會子比舊又增多大凡行用會子少則重多則輕　壬辰密院進呈鎮江軍兵三年加減之數　上曰養兵費財國用十分幾八分養兵周必大奏尚不啻八分　上曰今民間未裕江東浙口口招鎮江諸軍及武鋒軍歲額人數可並權免三年所有諸州日前未足之數特與蠲免　是月以黃洽為御史中丞自　乾道五年之後不除中執法

陳源與其黨

放汰逐揀兵便

喜趙汝愚執法

蠲安丁錢臨府

者十四年洽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　上深然之　二月癸卯用御史中丞黃洽奏詔罷內侍陳源宮觀建寧府居住先是陳源罷德壽宮提舉有旨與落階官臣僚言其過惡乞寢罷成命與一在外宮觀從之至是洽又言其罪狀灼然乞賜竄責故有是命既而臺察又疏其黨與皆一時之巨蠹於是武略大夫徐彥達除名勒停送道州編管家財產業並籍沒進納德壽宮其子徐必聞等三人並追官勒停甄士昌追進武校尉李庚追官勒停仍送筠州編管士昌源之厮役以達

法遷轉李庚本臨安府都吏與源交通補官彥達嘗充德壽宮閤子庫書寫專一為源管家務官至正使職至路鈐皆源之力也　三月丙寅朔建康都統制郭剛言去歲合揀汰効用軍義兵一百八十五人自言願得逐便欲乞揀汰　上曰正恐離軍失所所以尚留如此與放逐便　己丑福州奏都巡檢姜特立捉海賊九十四名根勘二十八人招伏餘六十六名被虜在船不曾行劫並給據釋放　上曰趙汝愚如此處置甚善古者制刑王者言宥而有司執法若有司但務姑息何以示懲　是月詔舉制科　夏四月丙申詔臨安府係駐蹕之地本府屬縣民戶身丁錢

以守臣否行賞罰

申禁圍田

王正己言廣西鹽事

可自　淳熙十一年爲始更與蠲放三年仍給降黃榜曉諭　進呈監司帥臣奏到守臣臧否而不行黜陟何以勸懲可監司帥臣奏到守臣臧否而不行黜陟何以勸懲可與後省將兩歲臧否其尤者以聞是日將上臧者多已用否者多已黜有未陞黜者數人前知普州范仲圭前知瓊州韓璧前知復州王去惡皆在臧之目新萬安軍湯鬲在否目　上曰王去惡有平黎之功而又通曉郡事可召赴行在范仲圭韓璧任滿與監司差遣湯鬲罷新任　癸卯大理寺丞張抑言浙西諸州豪宗大姓於瀕河陂蕩各占爲田名曰塘田於是舊爲田者始隔絕水出入之地　淳熙八年雖因臣

僚劄子有旨令兩浙運司根括而八年之後圍裹益甚乞自今責之知縣不得給據責之縣尉常切巡捕責之監司常切覺察仍許人告令下之後尚復圍裹者論如法從之　是月廣西運判王正己奏云　陛下加惠遠方恐官責科擾民無所告復行容鈔以救其弊德至渥也　陛下本以寬裕遠民而今來兩路通行知成發泄東鈔借使兩路分畫界分西路漕計不虧諸郡可以支吾亭户不致貧乏豈非　陛下之本口口聞闕乏之端有如二十餘州上下煎熬倘有申請朝廷豈能坐視必須應副則東路雖有贏餘亦是朝三暮四恐徒紛擾又云頃年章潭爲廣東提舉

用人不分清濁

郭果興襄陽屯田

酷暑念閭閻

鹽事力主兩路通行之議及就移西路運判客鈔不數漕計大窘寢食幾廢又得東路二十八萬緡遂以少寬即同帥臣范成大乞行官賣此則易地而不可行者歲月未久可以覆按又云　紹興間通行客鈔能三十餘年者以西路有折科招雜之類後既住罷漕計遂窘因有官賣之法其後更易不定大槩以東鈔通行西鈔不益爲患萬一必須通行則西路漕計或闕亦須預作指畫不可臨期闕誤然不若分路爲允也　五月甲子朔　是月臣僚言　祖宗用人初無清濁之別韓琦第二人進士及第未免監左藏庫後爲度支判官皆號稱職乞明詔大臣如行在左藏

庫之類稍重其選與免待闕遇館學有闕却於此取之以廣得人之路從之　鄂州都統郭果言襄陽屯田二十餘年雖微有所獲然未能大益邊計非田不良蓋人力有所未至且無專任責者或謂戰士屯田恐妨閱習而不知分番耕作乃所以去其驕惰或謂耕作勞苦恐其不樂而不知分給穀米人自樂從以樂從之人爲實邊之計可謂兩便本司見有荒熟田共七百五十畝乞降錢三萬緡收買耕牛農具便可施工餘力亦可刷荒田開墾從之　六月丙申王淮等奏兩日酷暑聖躬得無煩鬱　上曰朕自有道以處之但懷閭閻之民不易度耳往在潛邸嘗有詩云閭

詔理田
經屯

儲制四
才置川

□□□□□□□□□□□□□□陛下隆寒盛暑每以
百姓為念眞三五帝王之用心梁克家奏昔唐文宗
詩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屬以薰風自
南來殿閣生餘涼君臣賡歌略無一言及於百姓而
大書殿壁自以為詞情皆足蘇軾嘗效其詩以譏之
云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涼分四
方今　陛下不以隆暑為畏而長懷閭閻之苦唐之
君臣真有愧云　己酉進呈太府寺丞勾昌泰奏蜀
中制置使一員任六十州之安危或有疾病遷動自
朝廷除授動經年歲方始到任願於從臣中常儲一
二人於蜀中令作安撫使一旦有制置使闕便可就

除其於思患豫圖最係國家大事　上諭宰執曰此
正在卿等留意今後欲除蜀帥須是選擇可備制置
使之用者庶幾臨時不至缺事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即位之四月嘗詔蜀去
行都萬里人材豫當儲蓄以備緩急乃令集侍從
臺諫各舉所知忠慤明敏之士周知蜀中利害者
為都運使聖意所屬亦可見矣至是納廷臣之言
又諭宰執令除蜀帥須擇可備制置使之用者其
慮遠儲材之規模此皆今日所宜講明者也

詔經理屯田　建康府御前諸軍都統制司奏近準
御筆措置屯田契勘淮西荒閑田土如昨來和州興

置屯田五百餘所廬州管下亦有三十六圍皆瀕江
臨湖號稱沃壤自後廢罷撥還逐州召人請佃尋許
承買今多為良田自餘荒地亦有豪强之戶冒耕包
占詔令淮西帥漕司同共取見係官田畝實數聞奏
都統郭剛尋奏相視得和州歷陽縣荒圩五百餘頃
可以開耕每田一頃三人分耕合用官兵一千五百
人建康留守錢良臣亦奏上元縣荒圩并寨地五百
餘頃不礙民間泄水可以修築開耕　辛酉詔曰朕
顧四海之籍託王公之上深惟民之未贍惻怛在心
惟吏或不良無以宣德明恩若乃貪饕無饜與賈為
市漁奪百姓侵牟下民有一於斯足秏邦政天下之

詔戒
貪吏

大郡邑之衆假勢放利寔繫有徒若此朕雖有愛民
勤政之誠焦勞於上仁恩利澤何由而下究哉朕嗣
服之初蓋嘗考法　祖宗嚴贓吏之禁其持心不移
覆出為惡者既已逮治一二厲在位矣歲月既久法
以挫緩贓過之吏忸習寬政日甚歲劇今列官處職
奸法不忌是與盜無異也國有憲法朕不敢廢可自
今後命官犯自盜枉法贓罪抵死者籍沒家財取旨
決配並依隆興二年九月已降詔書施行必無容貸

賑浙
兩水

陳賈
請禁
偽學

是月兩浙水命賑之　監察御史陳賈奏略曰臣
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
矣而謂已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為者

也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僞臣伏見近世士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夫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棄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從之　廣西運司申昭州金坑五處遞年所入不多若行廢罷以裕民間甚便本部欲行契勘上曰不必契勘便行廢罷　詔監司帥臣每歲於部內舉廉吏一二人其實迹來上中書籍記以備選擇如無聽闕　秋七月乙丑詔知廣州翟湘以任帥閫備著效勞可除龍圖閣令再任　庚午禮部太常寺言開寶通禮州縣水旱則祈社稷典禮具存政和五禮新儀雖不該載見令朝廷或遇水旱亦行祈禱令欲從臣僚所陳遇有水旱令州縣先祈社稷委合典禮乞朝廷指揮從禮部太常寺修定儀注行下　詔從之先是臣僚言州縣遭水旱神祠佛宮無不遍走而社稷壇壝闃然莫或顧省彼五土五穀之神百代是尊是奉豈應祈報獨不得與羣祀同享精純於是下禮寺看詳而有是命　甲戌　詔曰朕涉道日寡秉事不明政化失中以干陰陽之和迺季夏涉秋旱暵爲虐大田失望民靡錯躬夕惕以思反己自咎可自今月十三日避殿減膳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條具朝政闕失毋有所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咨尔在位副朕志焉　乙亥詔曾任知州而爲郎官卿監曾任卿監郎官而復出爲監司之人陳乞闕陞者依而任無人薦舉處條例特與免用舉主理爲資序從臣僚之請也　癸未宰執王淮梁克家知院周必大僉書樞密院事施師點以旱乞避位詔不允　上宣諭曰朕心未嘗放下一日之間天下定行一兩遭又曰數日羣臣應詔言事並無及朕過失多言刑獄事刑獄自有成法王淮對曰陛下憂勤如此更有何過失可指

臣留正等曰昔楊雄論神心經緯萬方又曰人心其神矣乎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夫人皆有是心也然方寸之間不能運用則其神者不神矣又安知有經緯萬方之功潛天潛地之妙哉惟古之聖人不出戶而知天下俛仰之間而撫乎四海之外者以能運其神故也天道以日運故能成造化聖心以日運故能起治功　壽皇聖帝所謂一日之間天下定行一兩遭蓋得此道矣

己丑臣僚乞詔大臣自今維揚合肥荊襄四路帥

邊帥不可輕授　論用人材　論撙節用財　舉武臣副使

當於曾任近臣中簡記除授　上曰均是帥臣豈可輕授此在卿等簡擇　八月甲辰進呈次因論人材　上曰若是平穩無才略人不難得須是有才而不刻慈善而不謬王淮等奏　陛下二語可謂盡用人之要大抵有才者多失之刻慈善者多失之謬　乙巳進呈楊安誠劄子乞遵依　仁宗皇帝之制采用司馬光之言覈實浮費量加撙節　上曰近日臣僚言多用司馬光撙節之說蓋　仁宗時亦自乏用故司馬光有是言朕嘗見一老內臣云　哲宗皇帝極愛惜錢物不肯多賞賜臣下王淮等奏節用裕民之本陛下常以　祖宗為法天下之福也　戊申詔侍從

兩省管軍知閤御帶及在內觀察使以上於武官中各舉有威儀善應對堪充奉使接送伴者一名聞奏其已被差人不許薦舉

臣留正等曰古者有使有介皆專對之任也王驩為輔行孟子恥之而不與言行事韓宣子聘楚叔向為介楚王欲教之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乃厚為之禮然則使固不可不擇而介亦豈可忽哉近歲副使之命選授寖濫恐非所以取重於敵國者謂宜舉行　壽皇詔旨以儲材用此亦隆國體之一端也

辛亥進呈湖北總司乞糴米事因言得湖北報七

主人感之天速　撥藏左南庫　南庫之始置

月十八日大雨霧霾秋成可望　上曰是日朕食素就宮中設醮但見陰雲四合不知得雨如此之廣王淮等奏經所謂惟德動天無遠弗屆　上曰人主於天尤親感召之速終是異於臣庶　庚申詔左藏南庫撥隸戶部提領所事務限五日結局先是戶部具南庫收支項目　上謂輔臣曰見在錢三十五萬餘貫盡撥付戶部其餘金銀等物令陳居仁點檢具數以聞　上又曰欲併南庫歸左藏令版曹自理會朕亦省事卿等可子細令具南庫五年間出入帳親自點檢故有是詔南庫者本御前樁管激賞庫也休兵後秦檜取戶部窠名之可必者盡入此庫戶部闕乏則予之檜死屬之御前由是金帛山積　上即位之始年納右正言黃孚之請遂改為左藏南庫專一樁管應副軍期然南庫移用皆自朝廷非若左帑直隸於版曹而為經費也至是始併歸戶部既而尚書王佐奏言南庫歸版曹無益而有損乞就撥歸封樁庫其朝廷年例合還戶部錢却於封樁庫支不從

大事記曰置局委戶部以節浮費置度支都籍以量用度封樁庫非奉親軍需不支而又併左藏南庫悉歸戶部恭儉撙節無一妄費而論節用則以為當始自一身儉於用財也

戶部尚書王佐言經總制錢歲額一千五百萬貫

王論總錢　封庫置始　內積之　比諸上錢　蠲欠藏物
佐經制　椿物之　外欠富　較路供　拖內錢

年來寖生姦弊或偶無收則便於帳內豁除而創生
窠名更不入帳分隸遞年積壓直待赦放切恐暗失
經費詔戶部將　淳熙八年終以前拖欠及未起錢
數並特除放自今收趁虧額其知通并提刑司官屬
委本部覺察從條施行　是月宰執奏封樁庫見管
錢物已及三千萬餘緡　上曰朕創此庫以備緩急
之用未嘗敢私也封樁庫者亦　上所創也其法非
奉親非軍需不支先是六年夏四月提領本庫言共
管見錢五百三十萬貫其後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
爲名撥入內庫或賚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內司有司
不敢執　尋又奏內外椿積緡錢四千七百餘萬

上曰何以聚人曰財周以冢宰制國用周禮一書理
財居其半後世儒者尚清談以理財爲俗務可謂不
知本矣　祖宗勤儉方全盛時財賦亦自不足至變
更鹽法侵及富商朕二稅之外未嘗一毫妄取亦無
一毫妄費所以帑藏不至空虛緩急不取之民非小
補也　先是　上以諸路財賦浩繁令兩侍郎分路
管認是年王佐爲尚書又請於次年四月將諸路監
司守倅所起上供錢比較以定賞罰自是宰有通欠

九月壬午詔諸路州軍拖欠內藏庫諸色窠名錢
物自　淳熙九年終以前實欠並特與除放以後常
切催納如有違慢仰本庫開具所欠州軍當職官吏

申禁　解入　成孫執道　蔣周義斡
盜界　皇女婦　體言役

取旨施行翌日王淮等奏聖恩溥博不知所欠數若
干　上曰六十萬貫　癸未興元府都統制吳挺言
本司同安撫司增置賞錢募人告捉盜販解鹽入界
見係出戍官兵把截去處嚴行搜捕外有不係官兵
出戍地分乞行下沿邊州郡督責捕盜官司搜捕詔
利路安撫提舉各申嚴行下階成西和鳳州禁止毋
得透漏如未覺察守令並取旨重作施行　冬十月
甲午詔主管魏惠憲王府鄧從義可傳旨羅忠信并
毋白氏令來皇孫女安康郡主凡百宜執婦道不可
慣縱所有晨昏安省之禮候得旨揮方免若旦望節
序並從常禮務成肅雍之德儻或違此別有誡訓

臣留正等曰周之王姬能執婦道詩人歌之王珪
受公主謁見前史以爲美談今觀安康下嫁聖訓
申戒諄切如此其所以經夫婦美教化之意視古
有光矣

乙未右正言蔣繼周言國家役法自　祖宗以來
前後講論詳矣行之其或不能無弊者非法弊也人
弊之爾苟得一賢令尹則人樂爲之爭先是知其弊
誠在人而不在法自范成大唱爲義役之說在人耳
目而處州六邑之民擾擾者十有六年于此矣夫狹
鄉民貧私相借助以供公上之役是特鄉里常情爾
成大張大其事標以義名且欲改賜縣名行之諸路

治侍代罪　有心便行
內于筆　私法不

朝廷固已察其情狀不可其請矣成大不已再有所陳囑其代者使遂其說至陳孺知處州親受其弊任滿奏事乃始備言其實　陛下即可其奏於是處州之民始獲息肩於義役之罷三兩年來舊說復作一布衣之上書未必公言朝廷令守臣李朝看詳蓋欲其詳酌可否曾不能參照案牘博詢民言辨范成大陳孺所奏虛實有請于朝而罷之乃從而附會其說斷以已見官民僧道出田一等他日貧富置之不問人以為重擾條畫利害訟于烏臺臣嘗問鄉閭出田助役然則可用曰將以賂吏胥有常數也吏胥之誅求於執役者官立法以禁之猶懼其不懲使上之人

通知之其何以訓夫立賞以誘之而舉行者不加勸立罰以威之而沮敗者不加畏給官田以助役亦終於不可行則出私田者民情之不樂從可見矣欲望特降睿旨將處州及兩浙有見行助法去處聽民從便令官司不得干預其間民自難久行或不能息爭訟仰州縣遵依見行條法照應物力資次依公差募仍乞將李朝罷黜以謝處州兩浙十五六年間義役之擾從之　丁未進呈大理寺奏內侍之子冒後民等代筆案後民當降一官勒停　上初欲貸其勒停而更降一官又思餘人亦當視此以降罪乃曰人有一點私心法便不可行並如奏次日王淮等奏　陛下用法如此可謂至公　上曰不怕念起惟恐覺遲然人之所以未免一念之起者正以修行未到淮等奏　陛下每言唐太宗未嘗無過只是覺得早　陛下可謂覺得早矣　上曰凡事順其自然無容私其間豈不心逸日休

臣留正等曰洪範之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然則有偏黨焉則必不能蕩蕩矣有黨偏焉則必不能平平矣有反側焉則必不能正直矣　壽皇聖帝因貫後民之案惕然自念謂有私心則法不可行故自然心逸日休非皇極之主安得有斯言哉

韓璧言鹽法
鈔廣鈔

先是詔廣鹽復行鈔法罷官般官賣是日廣東提舉常平茶鹽韓璧奏略云臣叨恩備數東路提鹽同措置西路鹽事所以東路事體尚須到官悉心推究至如西路臣三任九年之間粗知其略廣西民力至貧歲入至薄官兵備邊之費盡取辦於般賣猶懼弗給今一旦住賣束手無策全仰給於漕司往年改行鈔法時自有漕司應副逐州取撥窠名數目可舉而行又朝廷頒降祠部及會子錢計四十萬下西路漕司通融為十年支遣及諸州各有漕司寄椿錢以此隨其多寡應副諸州闕乏之數使足以供公上贍官吏養兵備邊則可以堅客鈔之行上副　陛下改法

按閱內庫犒士卒　用人不厭詳細　幸龍山大閱　用吏送出入　賑京師飢　降會子收兩淮銅錢

裕民之意尋詔於支降四十萬數內撥支二萬貫付靜江府五萬貫分給諸州軍充　淳熙十一年歲計支遣一次續又從諸司申請撥廣東增添鹽鈔剩錢五萬貫及令封樁庫支會五萬貫充廣西十二年分歲計　十有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癸酉進呈舊按閱犒賞例　上曰處分已定不須舊例盡是內庫支一色見錢此錢樁留朕初無他用王淮等奏　陛下平日未嘗妄費今以激厲士卒人百其勇　上因言士氣要須激厲每戒主將云卒伍遇戰未可便用大陣且以小陣試之每一捷即加賞賚將見人人自奮　是日進呈欲召為郎者六人　上熟視曰陳達

善得沈霊一亦可此文字且留中王淮等奏用人不厭詳細須是參較方可　甲戌　上幸龍山教場大閱大犒兵師為錢三十六萬　丁丑進呈畢　上出癸酉留中文字及錄示王尚之等六人曰朕兩日於班簿中檢得此數人可並召赴行在餘亦難得又諭却於寺監丞中揀人為提舉如此更迭出入則所用之人源源不絕　是月命賑京西饑　言者謂自乾道五年降會子付兩淮收換銅錢又節次支舒新錢換易凡十六次指揮至今十五年私渡銅錢常自若也乞多給會子立限盡換詔兩淮合支降會子一十萬貫限兩月收換其換到銅錢淮東赴鎮江淮

閱外事　不受安南象　慶太上皇后七十壽

西赴建康送納榷管　閏十一月乙未　上曰諸軍近日教閱聞得錢甚喜多有買柴作歲計王淮等奏緣此街上見錢甚多　上曰聞外間米麪甚平見老兵云三十文買麪一椀可飽終日街上多有醉人朕得百姓歡樂雖自病亦不妨所謂吾雖瘠天下肥矣

壬寅進呈廣西經略安撫司奏安南國牒已排辦章表投進方物　上曰象乃無用之物經由道路重擾吾民除不受外將入貢之物以十分為率止受一分就界上交割厚與回賜章表令入遞降書回答

十有二月丙子車駕詣德壽宮行　太上皇后慶壽宮中之禮詔曰朕荷　太上之燕謀承至尊之休

德順稽帝道丕迪重華之徽寅賴母儀昏治二南之化惟天純佑以國多祥皇年方衍於萬春甲歷曩登於七帙奉扈介壽嘗祇闡於閑休含飴保和茲繼符於昌算緊我家之累盛軼聯册之前聞爰興曠文躬伸慶禮上南山之祝永偕慈極之隆首東秩之辰肆推凱澤之被式敦及老之義併彰錫類之仁可大赦天下戊寅王淮等奏前日行慶壽禮天氣甚好　上曰中外歡悅　二親和氣不可形容所以歸晚

臣留正等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誠敬所在父母與天地一也　壽皇聖帝之所以事親者可謂盡孝矣每遇慶禮之行天宇閒靄景

物融和都人贊仰萬口一辭明察之理焉可誣哉
聖子承休日嚴　三宮之養慈孝益隆典冊迭舉
猗歟盛哉家法之美此開闢以來所未之有也
是月數文閣直學士致仕李椿卒椿嘗為樞密院
檢詳文字時張說為僉書會小史有侍南丹州莫氏
表來求自宜州市馬者因說以聞椿白邕遠宜近官
非不知也故迂之者豈無意哉莫氏方桀驁何導之
以中國地理之近請治小臣引致邊事之罪說又建
議募民為兵以所募多寡立賞罰格以勸沮州郡椿
白說若此則恐必有以捕為募而致驚擾者願毋限
額為司農卿日嘗言於制國用者曰今倉庾所用一

月嘗一月之聚都藏所給一旬僅一旬之錢朝廷之
與戶部遂分彼此告借之與素儲有同市道此陽城
所以恩浆延齡者願革而正之權臨安府故事府有
中人承受公事守至必謁椿弗謁白廟堂無所用承
受知婺州有旨儭婺市皮角若干而筋五千斤椿奏
一斤之筋四兩是屠二萬牛也　上為收前詔為吏
部侍郎　上親慮因命椿與張掄欽因徒掄官承宣
使奏牘欲列名椿右不可白丞相丞相令先掄椿退
謂權要恃恩不足怪廟堂曲徇為可畏草奏言臣因
知承宣使序權侍郎之上但使事以閥門副侍郎耳
所被旨臣名實在上不可不正章未達而事聞掄丞

李椿不附張說　朝廷與戶部分彼此　李椿不受謁　李椿諫市牛筋　李椿與張掄爭列衛

罷侍衛司兵因競而碎僧舍新補軍頭乘怒而剽都
市朝廷不深治椿舉張彝之事為戒言官彈劾不勝
去職所從風聞者黥隸椿言非置臺諫為耳目之本
意軍中結遷者以挫主將攜擿騰播椿請嚴階級之
法又極言閹寺之盛曰自古宦官之盛衰係有國之
興亡其盛也始則人畏之甚則人惡之極則羣起而
攻之漢唐勿論　靖康明受之禍未遠今畏之矣未
甚惡也有以裁制之不使至極則國家免於前日之
患宦官亦保其富貴願官置蘇堂而限其數復　祖
宗之制宦髙者補外又門禁宮戒之外勿使預於口
材政事又嚴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之禁椿嘗口

渡江以來茶法之弊謂官執空券市之園戶川縣口
額配之於民卒有賴文政之寇初廣西鹽法官自鬻
之後改鈔法漕計大窘乃盡以一路田租之米二十
二萬斛令民戶折而輸錢至五倍其估米既為錢二
十餘州吏祿兵稍無以給則又損其估以市於民曰
和糴曰招糴民愈病久之鈔弗售者三年椿請改法
從舊除民折苗和糴招糴官民俱便　權知和州錢
之望言歷陽縣含山縣有麻澧二湖灌溉民田為利
甚博乾道二年因守臣胡舫鑿千秋澗以設險澗既
開通而二湖之水始洩入江積十餘年澗水日淺灌
溉之利遂廢今欲於千秋置斗門以防湖水之洩通

李椿論軍政諫臺　李椿言閹寺之盛　李椿法弊　李椿奏革鹽弊　和州麻澧湖之弊

大浸則啓之以出外遇旱暵則用之以瀦水俾二湖之灌溉如初又不妨千秋澗之險從之　是歲知遂寧府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至　靖康全書共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卷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十

禁開白馬湖田為

謝諤言役便之義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十一

孝宗皇帝二十一

淳熙十有一年春正月辛卯朔雨土　辛丑詔浙東提舉司將開掘過白馬湖為田去處並立板榜每李檢舉曉諭人戶日後不得再有侵占仍仰本司覺察毋致違犯　丙午監察御史謝諤言去年十月四日臣僚言因處州守臣不合將義役置册假以藉手干求差遣乃陳其弊奉旨依奏其所奏係是兩項第一項云將處州及兩浙有見行助役去處聽從民便令官司即不得干預第二項云其民間自難久行不能息爭訟者仰州縣遵依見行條法照應物力資次依

公差募第一項是行義役第二項是行差役也言口之意欲差役義役二者並行元不曾指名言盡罷口役兼但言兩浙之弊不曾言及別路也近訪聞江東西諸路累年民間有便於義役之處官司乘此頗有搖動蓋民間舊因差役吏緣為奸當差之時教舉數名廣行追擾望其脫免邀求貨賂使之爭訟至有累月而不定者民戶因此多有困竭緣行義役遂頗便之自此法之行胥吏縮手無措日夕伺隙思敗其謀近有饒州德興縣吉州吉水人戶赴臺陳訴其詞激切端有可憫乞下諸路監司州縣應有義役當從民便外其不願義役及自有爭訟乃行差役兩項並合

義役差役從民便

不霑旱傷

卿不差少並除

不以蜀人充本處監司

戒煞克緩性

守臣過功相補

遵守遣者許提舉司按奏其德興縣人戶並費出本縣舊刊義役碑石可見經久之計民情之所安惟恐官司撓其成法　上曰前日蔣繼周言處州守臣專行義役之弊今謂欲義役差役各從民便法意補得始圖令照前降指揮施行　甲寅雨土　是月戶部奏言去歲旱傷計減放六十萬石　上初欲下漕臣覈實既而曰若尒則來年州郡必懷疑不與檢放矣

二月甲子進呈擬張叔椿等差除　上曰今後有卿不除少有少不除卿所謂官不必備又宣諭令後蜀中監司可聞差此中人往若皆蜀人則人情宛轉甚非法度　癸酉進呈次諭熊克台州當赴上口口

曾以朕意宣諭否克為人性緩古人有韋弦之戒緩者勉之急者緩之全在抑揚之道

臣留正等曰堯舜之世九德咸事寬近於弛也而寬不廢以其寬而能栗也柔近於懦也而柔不廢以其柔而能立也在人無棄材在朝無曠職並所以為堯舜之盛歟克之性緩誠不逃乎聖明之見今也勉之使進則足以救其失矣夫以人材之衆而克一介之微聖謨洋洋所以委曲成就之者一至于此為克者當如何而報哉

詔已降指揮温台被水逐州守臣王之望陳岩肖各不即聞奏仍脈恤遲緩之望特降一官岩肖落職

放罷近台州獲海賊首領温州獲次首領王之望陳岩肖各有捕賊之勞以功補過之望放罷岩肖宮觀

是月樞密院奏兩淮京西湖北路民兵萬弩手自淳熙七年後不曾拘集教閱乞令逐路安撫司行下所部州軍常令不妨本業在家閱習俟農隙照年例拘集比試其有事藝高強之人每州許解發一二名從帥司保明津發赴樞密院與依四川義士條例拘試補授以示激勸詔從之　三月辛卯進呈耿延年狀翻鑄到　淳熙十一年錢樣　上曰且用舊樣不必頻改

臣留正等曰為幣所以通民利也而人主之操柄在焉有無於是而通輕重於是而權為有司者重國法以示民信焉用數更變為哉聖慮及此其旨深遠矣

是日進呈刑部侍郎曹逢奏依　乾道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指揮令刑部長貳郎官并刑察御史每月通輪録囚具名件聞奏庶得糾察之職稍復　祖宗之制　上曰可令用每季仲月於是詔令刑部御史臺於每季仲月親録囚徒　乙巳詔知福州趙汝愚除敷文待制再任　上宣諭汝愚在福州甚宣力

庚戌詔知泉州司馬伋除龍圖待制再任兩浙運判張衮除徽猷閣陞轉運副使再任　是月親試舉

人賜衛涇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趙傑之知太湖縣有言其不丁繼母憂者　上諭宰臣王淮等曰士大夫一被此名終身不可贖行遣中稍為宛轉不須明言其罪遂降一官放罷聖度之忠厚如此　夏四月辛酉詔金州依見行鹽法聽客人鋪戶從便買賣不得依前置場拘榷　癸酉詔廣西經略詹儀之運判胡庭直開具到見行鹽鈔已為詳細可恪意奉行先是知容州范德勤奏廣西賣鹽不便詔儀之庭直公共詳議具奏於是儀之等條析奏聞今詳議得静江府等一十六州官賣鹽以救一十六州之害住罷高口等五州數賣二分食鹽令轉運司置鋪出賣從便口買以為五州之利所有五州歲計令轉運司計度口認應副如是則一路二十五州無不均被聖澤折苗科數之弊可以永革而民力裕又言　淳熙十年七月一日改行客鈔至今年三月十日終已招賣過鹽鈔六萬二千籮見今客人不住搬販措置自有次序故有是詔（高化雷廉欽五州產鹽地分客鈔不行）尋又奏欽州白皮鹽場事體與雷廉高化一同乞依舊興復以備本司取撥作鈔鹽支付客旅搬請　丙子進呈進士射日分　上曰進士射射甚好王淮等奏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古人以射為重後世乃廢而不講　上曰古者有文事必有武備後世不知此意所以朕

禁帶鹽解　賜浩送行及閣　舉熹廉吏　錢之言和州田　論守淳迎貴　論處州流民丁籍

舉行之　丁酉權知均州何惟清言解鹽除京西客人般販外更有均房界入川者甚多皆是取口口兵附帶而去乞嚴賜約束從之　是月御製送行詩賜太保史浩又書明良慶會之閣六字賜之　五月辛卯進呈知龍州張熹克廉吏　上曰廉吏最難得近不住懲戒而貪黷尚多張熹果如何王淮等奏蜀士皆稱其操履　上曰可與提刑差遣仍報行所薦劉子以厲士俗　乙未權知和州錢之望奏本州屯田事先一日　上謂王淮等曰之望言課新無法士卒惰者無以厲而勤者無所勸卿等可詳議奏來既而進呈欲令淮西總漕同建康副統制詳議以聞　右

正言蔣繼周言比朝廷集議監司守倅接送等物口為限制所以節浮費寬民力也其有諸路藩府及口郡守暫差監司或他州通判等兼攝上下馬饋送并借請公用亦已約束而偏方小壘間有違戾或權官被差而不就或已攝不便而求歸須申上司又別差官年歲之間接送數次郡計有限誠何以堪乞詔遠郡關守處令監司選差以次官兼權庶免將迎之費以蘇郡計從之　丙午蔣繼周言温處流民丁籍尚存諸縣催科無人供納或其家丁壯既去老弱獨留監繫輸填急如星火困而多糾未成丁人名為充代追擾不能安居欲乞令温處守臣將屬縣流移人户

揭貼進入將官名　禁置場退糴　除建舊寧欠　頒寬詔恤令

鵬戍邊將士　遣軍政之舉　措置東西水災　差將陞軍

數實除落丁籍不得存留抑勒陪填如違令監司覺察以聞從之　甲寅詔四川駐劄御前諸軍將士戍邊滋久常彰朕懷可令總領所支撥樁管錢引三十萬道特與鵬設一次傳鈞彰杲守邊累年軍政修舉內傳鈞與陞都統制彭杲可帶吉州刺史　乙卯詔令江東提舉司行下建康府太平州寧國府池州饒州廣德軍南康軍建昌縣各多支常平錢米將被水人户優加存恤務要實惠及民毋致失所　六月戊午朔詔諸軍陞差蓋擇將之根本必有智勇勞效乃能服衆令後宜精加選用毋得循習苟且仍令樞密院自準備將以上至統制官每全軍各為一籍逐口

揭貼進入朕當閒點三兩名審觀識略事藝隨其能否議主帥之賞罰　臣僚訪聞諸州軍受納夏稅官吏邀阻閭有將堪好綿帛强行打退却置場用低價收買其官中既已買下退綿多作畸零折納高價不恤民病利其贏餘欲望嚴禁今後州軍置場收買退綿許人户越訴令監司御史覺察違戾科罪從之　詔建寧府　淳熙九年分人户欠二稅等錢三萬四千三百十九貫並令除放　辛酉進呈王淮等上表為赦令所編類寬恤詔令成書乞頒降施行　上曰可謂詳備凡事在人舉行斟酌輕重盡之矣　壬戌進呈祕書省校書郎姜商衡奏制科取士勿拘三歲

舉賢良不拘年三

論威及唐兵不漢

舉偏裨校將

勸屯田兵人

回旱申趣耕菜

之制　上曰賢良得人國家盛事可令學士院降詔有合召試人舉官即以名聞

大事記曰國家以科舉取士而魏狀之以布衣召對未嘗限以科舉國家以資格任官而朱熹不由舉主特與改秩未嘗拘以資格國家三歲舉制科而　淳熙詔有合試人舉官即以名聞而不拘三歲之制故陳亮以布衣六達帝庭上書敢於論恢復論宰相而人才奮矣

甲子進呈王渥奏小路蠻擊虛狼事上論及恩威之意且曰國家兵威不及漢唐遠甚所恃者其天乎澶淵之役辛已之役匪天而何王淮奏人君平時仁心厚澤固結民心我無失德而天之所助者順口口

理勝不在力勝　上曰漢武帝時兵威震懾萬里口外又何可當但失之已甚　丙寅臣僚乞詔諸路總領各密舉偏裨將校可為將帥者不限員數列其所長保明來上令密院籍記考察不如所舉坐繆舉之罰從之　是日進呈趙汝誼言詳議到屯田事遇一圩水退諸圩兵卒併力耕種至立秋止秋成穀熟施工力者皆預分穀之數　上曰若將來所取不多朕不惜幾萬米分屯田人兵使之亦如豐年則更相勸勉　已已詔兩淮捐總屢降寬恤指揮其人戶夏稅和買催納起綱自有條限訪聞官司趣辦追擾致傷

和氣仰監司嚴行禁止尚或違戾御史臺覺察彈劾

　丙子鄂州江陵都統制郭杲言昨蒙降錢三萬貫措置屯田除節次收買牛具創造寨舍乞於上件錢內更存留一萬二千貫付牛僕收管淮備接續餘錢乞拘收赴元降處回納詔令郭杲將回納會子二萬貫於內支一萬四千一百貫付牛僕貼充犒軍餘錢就行撥留淮備屯田支用　庚辰知臨安府張杓言乞將浙西江東諸縣自　淳熙十年以前所欠窠名錢三萬七千二百四十餘貫米八百三十餘石盡行蠲放從之　癸未戶部尚書韓彥質言州郡財賦場務口道所入財穀皆有名色在法不得移易而守臣無口

撥錢屯田支用

放浙江欠米

令後郡申到前政守交數

憚者竭公帑之儲以快私欲至於終更席卷而去口恤後人乞今後守臣任滿將所留諸色錢穀交割下政具數申戶部置籍　上曰須令後政限一月具數申戶部照會王淮奏前政只言數亟後政只言數縮合令前後政各具數申　上曰過限不申去處令戶部以聞　是夏知婺州洪邁奏本州自郭金華縣田土多沙勢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旱及之故境內陂湖最當講治而本縣巫江士龍獨能以身任責深入阡陌諭使修築令耕者出力而田主出穀以食之凡為官私塘堰及湖總之為八百三十七所以畝計者合萬有九千用民之力二萬七千有奇田之被澤者二

千餘頃皆因其故蹤葺而深之於官無所費於民不告勞三二十年之中度亦未至隳廢使食君之祿者皆能如是豈不大有補於王政而士龍者上不因官司之督責下不因邑民之訴情自以職所當為勇於立事用意如此誠為可嘉乞加奬激以為州縣小吏赴功趨事之勸從之　秋七月戊子右正言蔣繼周言乞詔諸軍將佐毋駐去處自今並不許私置田宅房廊邸店及私自興販營運從之　己丑部果言木渠下荒田實有堪耕種田一百九頃四十四畝除已差撥官兵二百人前去開荒自餘不通水利高仰田亦令耕種官兵差去合請錢米就屯田官所口

稍穀內借支將來收子課折還詔部果將高仰田口更切措置開耕毋致荒閑餘依所乞　校書郎羅點言比年以來所在流配人甚衆強盜之獄每案必有逃卒積此不已為害不細切謂欲戢盜賊不可不銷逃亡之卒欲銷逃亡之卒不可不減刺配之法望詔有司將見行刺配情輕者從寬減降別定居役或編管之令其應配者檢會淳熙元年五月指揮擇其強壯刺充屯駐大軍庶幾州郡悉配之卒漸少　上曰近歲配隸稍多久後當如何王淮等奏如雜犯死罪猶可從輕至如劫盜六項指揮之行為盜者莫不曉得將欲為盜必先虛立為首之名殺人濫奸之罪皆

補州和不堪開耕田　不限員數薦舉　臣僚乞戒飭帥守監司列薦宰邑之官當務至公毋徇私情當求實跡毋採虛言後不如舉必行繆舉之罰其他列薦所部官吏併加申儆從之　是月以泉福州興化軍饑諸州水興元府旱並命賑之　八月辛酉詔浙西諸州府各將管下舊來圍田去處明立標記仍榜諭官民戶今後不得於標記外再有圍裹　戊辰給舍看詳趙汝誼奏乞行下守臣遇客販米不得阻遏其免收力勝錢一項自有見行約束如有違戾及以喝花為名故作留滯者許客人赴監司臺部越訴重賞典憲從之　九月戊

才限以三人之數深慮搜求未廣詔令照八年指揮

改隴蜀花裝隊　每月進財賦冊　禁移用義倉米　日講周易卦　講易泰卦二卦

子樞密院言準御筆廂分閒隴蜀向來軍陣多用純隊近易為花裝二者孰便仰四川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挺等條具奏來興州吳挺奏行軍用師惟尚整肅其花裝隊未戰先已錯雜興元府彭杲奏四川諸軍非自紹興之初團結皆為純隊以五十六人為隊止是教習純隊事藝真刃相接取便應用金州傳劄奏隴蜀山川平陸少而險阻多而軍相遇或於高而彼下必須純用弓弩狹隘相遇則純用戈戟緩急全隊呼索易於應習詔並依舊純隊　辛丑　上諭宰執曰每月財賦冊今後更令進入欲加增減　戊申　勘會諸路州軍義倉米斛在法合隨正苗交納唯

充賑糶令來收成在即當議指揮詔諸路提舉常平官各行下所部州軍仰隨鄉分豐歉依條收納入倉不得侵隱他用候歲終且舊管及新收數目申尚書省　詔侍講侍讀見令進講周易將欲終篇可自開講日每日講兩卦　冬十月乙丑侍讀張大經等奏伏覩　陛下嘗因講泰卦之九二玉音有曰君子以其類進而為善小人以其類進而為惡未有無助者也講萃卦之上六玉音有曰盛極則衰亂極生治三復聖言皆已深得大易之旨欲望聖慈宣付史館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三代之治出於道　國朝之治出於

招建康船隻精選戰船捎手　罰大程昌禩等舉贓上稽山詩　戒勿分武　蠲故豐儲倉米

高士譚謀為復讎之舉欲因九月敵主祭天而劫之敵之詰王宗親約為內應不幸而功不成者天也而敵人自此上下相疑寖行誅戮矣虛中之家已碎於敵手跡其禍端由於壞彈之徽遷則秦檜之為也是時國家中興二十年而虛中之事不顯最後魏國公張浚招韓王來歸始能言其事虛中無子有女以族人紹節為之孫明詔命以京秩至是復加褒恩及其曾孫與其外孫所以勸天下之為人臣者也

壬午吉州言乞招建康水軍戰船捎手　上曰大江之險人命所係蓋藉操舟之人可與招收　是月詔

程大昌程叔達葦籛趙師夔各貶秩二等以臣僚言蔣億以贓抵罪于今一年未聞舉主自劾而有司亦不約法以聞乞令吏部檢舉故有是命　十有一月丙戌朔　辛執謝賜　太上稽山詩石刻　上曰　太上詩規模宏大所以賜卿者正欲卿體　太上之意如屬意種蠡臣之句卿等切勿分別文武便有晉室之風當視之如一揆才行兼備者用之若曰好士人而才不適用亦何足取　戊子知婺州洪邁言本州淳熙八年旱歉支降豐儲倉米五萬石賑糶內二千一百餘石係攪載船捎盤剝折欠已納到六千餘貫外淨欠錢一千九百餘貫約米五百三十餘石乞照

余永弼等再任　詔相視開利　置陽井鹽官　免錢須降旨　和均屯米州給田　治澇按罪勒失旱　浚西河運浙　程遠任再叔

紹興府體例蠲放從之　利路帥憲茶馬司奏知鳳州余永弼知文州鄧樞政績　上曰邊郡政要得人永弼樞各轉一官候任滿與再任　詔向來趙善悉所修海鹽縣堰閘及劉倓修華亭縣塘堰令劉韐親往相視目今有無衝決損壞并本州去年所修水利於今年有無實被灌溉田畝及未盡去處開具聞奏　辛卯置萬州南浦縣漁陽井鹽官一員井歲收鹽十四萬六千三百餘斤初以主簿兼監於是始專置官　戶部侍郎葉翥乞行下叢實免丁錢事　上曰此戶部可自理會不必降旨　辛亥進呈淮西總領趙汝誼奏和州屯田所收物斛未曾均給　上曰可令總領所部統司將屯田力耕官兵斟量工力多寡拘令年收到物斛實數分作三等次第均給　是月兩浙運副劉敏士運判姚憲並降官落職新江東提刑王彥洪別與差遣並以溫台二州災澇失於按劾守臣也　十有二月丁巳兩浙運判錢沖之言奉詔相視開濬常潤等運河淺澁去處令相度自臨安至鎮江四郡共用六萬餘夫委是大役乞令諸州將運河兩岸支港地勢卑下泄水去處牢固捺成堰壩仍申嚴諸閘啓閉之法淺澁去處令逐州守臣措置隨宜開撩務要舟揖通行從之　己未詔祕閣修撰知隆興府程叔達除集英殿撰再任　丁卯進呈知州

不輕任淮郡守　邊守不須久任　收沙地蘆場稅不許充州錢　熊克九朝通略以科代輸民錢寬上朝略

軍除目　上逐一問其人才如何至劉璞知滁州趙敏恕知濠州　上曰淮郡不可輕此二人更契勘又曰選擇人才治道之急者州郡若不得人雖諄諄日降詔令亦是徒然卿等今後每遇一闕須是遍選終竟有得因言今之議者多言邊郡太守須是久任今邊郡無兵雖久任何益大軍皆在江南若是創置又費衣糧却是萬弩手民兵無養兵之費有養兵之實緩急亦可用　丁丑戶部言建康府申乞將沙田許從官田所取畫降指揮與免十料催科外其沙地蘆場乞自初生年分起料催納稅租從之　己卯進呈解元振奏乞令光州依舒州新州置監鑄錢　上曰此事難行後次鑄到錢錢時可令分二三萬與光州臣留正等曰幣多則錢益輕而物重況以錢為幣又非銅比也鐵之價賤於銅而又多鑄焉其輕也必矣夫以事接理則慮有遺策以理接事則物無遯情雖事物之微皆有以察其利害之實神聖之明天下誦之為不可及矣

是月知台州熊克上　九朝通略　是歲知鎮江耿秉奏三縣歲額畸零錢八十餘貫今以公庫所節浮費代充解發若非得旨則恐後人數之於民上曰以寬剩之錢為民代納固善後人若無繼則必別作名色科配此事州郡自行則可朝廷難為施行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十一

禁販交鹽入界　禁開葑地爲田　懲棄猶緩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十二

孝宗皇帝二十二

淳熙十有二年春正月己丑廣西提舉胡庭直言邕州賣官鹽並緣紹興間一時指揮於江左永平太平兩寨置場用物帛博買交趾私鹽夾雜官鹽出賣緣此溪洞之人亦皆販買交鹽近雖改行鈔法其本州尚仍前弊詔經略司及知邕州陳士英公共措置聞奏既而經略司申元初起置博易場以人情不可止絕而博易交鹽亦是　祖宗成法乞只嚴禁博販等人不得販鬻交鹽攙奪官課餘仍舊從之　戶部言明州申鄞縣東錢湖積蓄潤水溉田五十餘萬畝昨

緣災草延蔓侵耗湖水奉旨支降錢米開淘茭葑堆積沿湖山灣濚去處遂成葑地先係資教院僧承佃墾成田三百餘畝切恐人戶以增租承佃爲名填疊增廣有妨積水乞將上件沿湖葑地不許人戶請佃仍舊開掘爲湖庶免向後堙塞之患詔勾昌泰躬親前去相視開掘　辛卯進呈命令獄案籍三省事下諸州有督促至十餘而未報者　上曰自今命令及獄案不須行文催促多則愈玩只一季將上擇其怠慢者懲之則自然不敢於是潼川運司以岳霖體究漢川雍有容在任不法事稽緩特降一官湖北運司陳達善未開具趙善待妄用過任內錢物令即具折

罪湯退縮　思退　治蔡曾賊　罪治監　司按失罪　罰舉謬曾罪

因依　癸巳進呈湯思謙六院差遣　上曰思退縮其弟不可與在內差遣王淮等奏思謙作兩郡皆有可稱不知與提舉如何　上曰在外不妨　上又曰編修官湯碩亦可與外任

臣留正等曰敵人之謀弱則示人以強欲和則先之以戰蓋其計常出於此也我得海泗則可以舉山東彼不敢飲馬於長淮我得唐鄧則可以震關中彼不敢長驅於襄漢四郡之得失天下之大勢也彼之力能取之則固將以兵而取之矣何求乎我哉既與之矣而猶兵不解者亦將以致夫和也當是之時山之東西河之南北豪傑之士忠義之

民與夫諸國之種所以爲北人之憂者蓋不一矣使北有片言單辭之功而無亡矢遺鏃之費思退之罪其可逭哉

癸卯進呈知平江府常熟縣曾棨將版帳贓賞等錢支用及違法科取錢物等事刑寺看詳曾棨所犯公罪徒贓罪流私罪絞　上曰曾棨具獄抵罪可除名勒停　上又曰朕昨夜思之監司以按察爲職置司所在不能無失職之罪若欲行罰又恐此後抉摘人之小過而知縣愈難爲次日御筆批置司所在監司傳淇劉穎各降一官　甲辰詔蓋經趙師夔姚述堯各貶秩二等以所舉曾棨犯贓故也　二月丁卯

論人少知道　論人易驕縱　天下全賴好監司　監司守郡不論序資序

奏事畢　上賜王淮等酒　上問民間風俗及論古今治亂事　上因曰自唐虞而下人君知道者少唯漢文帝稍能知道專務安靜所以致富庶自文帝之外人君非唯不知道亦不知學淮等奏道從學中來　上曰知學者未必盡知道但知學者亦少淮等奏若唐太宗末年寢不克終豈是知道　上曰人君富有天下易得驕縱淮等奏若治安日久每事留意則是愈久愈新　上又曰天下全賴好監司若得一好監司則守令皆好淮等奏監司郡守皆在得人　上曰先擇監司為要若郡守亦皆選擇得尤好卿等令後為朕除授監司須是留意　上又曰近日來郡守亦

勝如已前若是資序已到其人不足以當監司郡守則監司且作郡守郡守且作通判亦何害時天氣晴和淮等因問興居　上曰朕尋常飲食亦不敢過淮等奏易於頤卦稱謹言語節飲食　上曰觀頤觀其所養也

臣留正等曰堯舜禹湯文武之汲汲者非章句訓詁之謂也伊尹甘盤傅說之所以告其君者亦非簡册圖籍之富也道不明則千載無善治學不醇則百世無善政漢武帝惟不知道故表章六經徒以美天下之觀晉武帝惟不知道故平吳之後適以滋耽樂之欲後世之所以不治者非無賢君以

放吉州三縣旱傷稅

其學非堯舜禹湯文武之學也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天縱之資日新之德堯傳舜授相守一道蓋有自得於心者又豈末學之所能窺測其萬一哉

壬申吉州申乞將旱傷最重太和吉水廬陵縣第五等人戶見欠　淳熙十一年夏稅和買共一千九百九十餘匹並與蠲放從之　丙子殿侍陳賈言國家財計之入率費於養兵然軍之隸卒伍者所得常不能贍給而自將佐等而上之則有至數十百倍之多今諸軍額外員闕冗泛之費姑取殿步兩司言之殿司額外自統制而至準備將凡一百二十員而數內護聖步軍至添統制三員步司額外自統制而至

論將食財冗乏

準備將亦一十八員兩司歲支除逐官本身請俸外供給茶湯猶不下一千萬緡養軍之須固已不貲而額外重費又復如此無惑乎財計之不裕也且以增創額外謂可儲養將材耶然諸將或有闕員未見取之於此若謂其人不足以備採擇則高廩厚俸自不宜輕以與之乞軫慮國計責實政將內外額名色自今以往一切住差其在冗食之人乞賜甄別如有可備軍官之選則存留以俟正官有闕日補之或其人不任使令亦乞隨宜汰去勿使渾雜無補國事從之

申禁異服異樂舉制題免出生疏

是月兩雹　三月甲申朔　是月申禁異服異樂從右正言蔣繼周之請也　是春詔制舉題免出生

許以河水灌田

革廣西丁錢弊

存留庫眼

疏　夏四月丙辰進呈户部勘當知鎮江府耿秉奏如遇亢旱聽民車河水上曰河水豈可不令百姓灌田王淮等奏尋常人使來時恐水淺所以不聽人户車水　上曰稼穡事大可依耿秉所請　侍讀蕭燧言廣西最遠其民最貧切見在法民年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官司按籍計年將進丁或入老疾應免課役者縣令親觀顏狀注籍知通索丁錢攻歲數收附銷落法意非不善也柰何並海諸郡以身丁錢爲巧取之資有收附而無銷落輸納之際邀求亡藝錢則倍收剩利米則多量加耗一户計丁若干每丁必使之折爲一鈔一鈔之内有鈔紙錢息本錢糜費公庫

錢是以其民苦之百計避免或改作女户或徙居異鄉或捨農而爲工匠或泛海而逐商販皆不得安其業乞令帥臣監司措置行下從收附銷落之制革違法過取之害如或仍前科擾即令按劾從之　辛未右正言蔣繼周言南庫撥付户部于令二年而南庫之名尚存官吏如故乞令户部將南庫廢併其官吏並從省罷又稱臣照對　太祖置封樁庫圖取契丹太宗分左藏北庫爲内藏庫并以講武殿後封樁庫屬焉又改封樁庫爲景福内庫近年南庫分爲上下尋併上庫入封樁庫令所存南庫係前時下庫　上曰若盡廢庫眼收支必至散亂可存留庫眼以左藏

蠲安吉縣稅色

黜禱上帝得晴

樁米屯軍要害處

口口口爲名官吏全無不得可與裁減於是諸路歲口南庫窠名錢一百九十八萬餘緡改隸本庫後又改稱封樁下庫仍隸户部焉　五月丁亥臣僚言諸處夏稅和買止有折帛折錢二色惟湖州安吉一縣獨多折絲折帛折綾民間困於輸納朝廷以其既納紬絹又以細絲織綾許以麤絲織絹謂之屑絹自前任顏度申請改屑絹爲絲絹遂使此邑重困續邑民詣闕陳訴已蒙朝廷仍舊許納屑絹而夏稅產絹猶用細絲乞令產絹亦依舊用麤絲織造從之　丙申王淮奏梅雨已多莫須降香祈禱　上曰未須如此朕自昨日早晚焚香默禱于上帝丁酉進呈次王淮

等奏且喜晴霽　上曰朕前日默禱上帝不意感應如此之速朕昨晚更不飲酒只是觀天夜來便晴霽不勝欣喜自今更默禱三日淮等奏天人之際應若影響而況人君爲天之子宜其隨感而應　上曰臣下禱之於神朕親禱於上帝　庚戌　上謂王淮等曰聞總司糴米皆散在諸處萬一軍興而屯駐處却無米臨時綱運如何來得豈不誤事可便契勘如要害軍屯去處有樁管米若干大抵賑糴可逐歲循環備荒若樁積米須留要害屯軍所在庶軍民皆有其備　是月地震　六月壬戌進呈淮東總領吳琚奏欲望將鎮江都統司諸軍官兵日前所欠激賞鋪軍

盡罷軍中刻削事　詔部注銓勿以例廢法　命獄稽緩治案罪　治減守罪不臣否

須于鋪布帛錢並與除放庶幾官兵得以全請贍家此令一下足以感士心足以正師律足以戒掊克足以示　陛下知行伍之微恤士卒之至　上曰軍中刻削楊存中以來便如此琚所言極是可依奏仍降指揮其他有無似此去處及別有侵刻營運錢等並罷之　己巳臣僚言臣聞一定不易之謂法循習引用之謂例故昔人常守法以廢例未嘗用例以廢法令之有司大抵反是若天官諸選條目猥多法例參錯吏奸深遠法無已行而或廢例有已行而必得此其爲弊固非一日乞詔銓部凡七司所行之事條法具載分明可以遵用而偶無已行者並令長貳郎

官據法施行若於法窒礙而偶有已行之例並不得引用從之　丁丑宰執進呈次　上曰秋季在近命令獄案有稽緩者可擇數事稍大而日子最久者當議行遣令州郡職事弛慢不一難爲一例從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前此岳霖降官印榜行下已久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豈可不明賞罰天下事只是賞罰不然朝夕諄諄無益　是日進呈諸路監司帥臣每遇歲終各以所部郡守考察臧否來上浙東一路最近淳熙十一年分至今尚未開具聞奏　上曰近來廢弛事多須當懲戒於是帥臣鄭丙提舉勾昌泰各降一官　秋七月癸未臣僚言伏見淮上州軍逐處皆

稽營米舍米　罷荊門處三稅場　詔會子不宜多　治賂行內侍罪　定廣官法二攝試

有樁管米斛建康鎮江大軍屯駐又有總司錢糧惟太平州采石鎮沿江要害去處去歲民間艱食州郡必無儲備聞淮上去秋成熟淮人多有載米入浙中出糶不行今來秋成在近欲望先次支降本錢付總領所及時和糴詔趙汝誼於建康務場見樁管會子先次取撥一十五萬貫委官就采石倉措置依在市時直糴米樁管　詔罷荊門軍渰河武寧黃泥三處稅場以前知軍陸洗言稅額不過二十七貫三百三十三文豪民買撲擾民故也　是日進呈會子數上曰會子之數不宜多他時若省得養兵須盡收會子　壬寅進呈內藏庫奏和州無爲軍常德府拖欠

淳熙十年分錢已降指揮再限一季起發　上曰近日和州却以三千緡賂內侍求免事覺所免只五千緡却用三千緡囑託謂何王淮等奏其意以爲可長久得免故不憚一時之費　上曰守臣張士儻張臨趙公願各展二年磨勘更與展限半年須管發納數足　吏部言二廣考試補攝官人乞依本部銓試出官指揮將考校到合格人以十分爲率取五分從之先是廣東提舉韓璧言二廣兩薦之士許試攝官謂之試額二年再試謂之待次累至三試謂之正額然後就祿或任鹽稅或授簿尉至有闕官甚處雖待次亦得以濫授其試攝之程度大略如銓試之五場自

罷常德州處場稅七處

罷淮東處場稅八

量減兩浙版張

革監司巡歷之

非雜犯雖文辭鄙俚亦在所録徼倖太甚乞自今一如銓試法下吏部甚當而有是請　甲辰詔罷常德府一處復州六處稅場先是提舉趙善譽奏兩州七處稅場共納一百八貫與涮河事體一同　上曰罷之甚當如此等事一日做得一件計一歲之利亦多矣因并從之　乙巳詔罷揚州江都縣版橋泰興縣新城楚州山陽縣謝家圩貽軍天長縣龍堰石梁泰蘭高郵縣臨澤三墩八處稅場以淮東提舉趙不流言圩貽係極邊揚州高郵係次邊不仰此毫末之利而徒使豪民撲買小民被害所有淨利錢本司欲依數抱認起發乞將上件稅場並行住罷故有是命

臣僚言竊見浙運耿秉近因屬邑版帳錢額太重乞與屬郡評議將額重處量減詔從其請臣竊以兩浙版帳錢額之重實與江西之月樁相似二浙州郡亦自窘匱與江西不同就諸縣之額太重者與之斟酌縣有毫釐之減則民有毫釐之惠此實然之理若諸路得一賢轉運使則不待冠蓋交馳而裕民之說行矣欲望出臣此疏付之版曹行之浙運更令耿秉與諸郡守臣悉心講究次第行之諸路得爲楷式更願陛下不惜少裨版曹以蘇民力從之　八月甲寅監察御史冷世光言監司歲出巡歷吏卒誅求所過騷然一縣之中凡數百緡僅能應辦否則腥膋以興怨

論廣盬事

治天下猶奕棊

降和糴椿管錢米

君無以生事乞明認諸路監司今後巡歷力革前弊所用隨行吏卒各放州郡差撥逐州交替從之　丁巳　上諭宰執二廣鹽事當併爲一司王淮等奏外議又更有一說併司後恐廣西漕既不預鹽事即無通融錢物或至支吾不行　上曰如此亦須更商量盡天下事全在致思思之須有策窮則變變則通譬如奕棊視之若無著思之既久著數自至淮等奏臣等終日思之　陛下乃一言而決此無他虛則明爾　上曰更賴卿等　辛酉令提領封樁庫所支降會子二十五萬六千二百六十九貫付淮東總領所三十二萬六千三百一十二貫付淮西總領所三十萬貫

付湖廣總領所並充今年和糴樁管米本錢支用　壬戌詔封樁庫支降會子五十萬貫委浙西提舉羅點和糴米二十萬石淮東總領所取撥鎮江府見樁管會子二十九萬貫湖廣總領所取撥鄂州并大軍庫見樁管會子共三十萬貫並各就豐熟去處置場內浙西提舉就平江府置場招羅堪好米斛仍一面取見實直開具申尚書省毋令稍有科抑　乙丑御筆朕惟差役之法爲日蓋久近年以來又創限田之令可謂備矣然州縣奉行之不公豪貴兼并之太甚隱寄挾戶弊端益滋一鄉之中上戶之著役者無幾貧民下戶畏避棄鬻至不敢蓄須欲之產莫若不計

議官民一例差役

官民戶一例只以等第輪差如此則不惟貧富均一且稅籍之弊不革而自去可令戶部給舍臺諫詳議聞奏

臣留正等曰自井田之政廢而賦役之法弊至於役法之不均未有甚於此時豪右貴戚之家占田踰制雖有限田之法然其田百倍於編民縱能使之服役其何足以抶編民之困哉蓋其力既有十家之田而特供一家之役則昔之爲役之家九又將移之於平民矣限田之役誠不足以均之則不役之而限田庶乎其可行矣

丙寅新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趙聲朝辭進對　上

命提舉盡舉監司按

曰鹽事利害稍重凡事可親臨之勿容官吏作弊至奏羨餘錢　上又曰待與鄉火減庶得鄉易爲監司以剌舉爲職賢者固可舉贓吏切不可不按

臣留正等曰恭惟　太祖皇帝懲五季之亂民之殘於貪吏也故雖用兵征伐嘗有不欲殺一人之言至於贓吏之罪則悉不輕恕蓋以贓吏之誅所以成吾愛民之仁也伏讀日歷之所紀聖訓丁寧爲戒貪吏而發者屢矣而廉吏之舉又形於詔書愛民之心同符　藝祖又豈史臣之筆所能形容其萬一哉

樞密院進呈畢　上曰陳良祐薦莊治應賢良卿等見其詞業否王淮等奏已見之　上因問鄭建德

試賢不限人數

上又曰李庭爲文無氣槩如蘇軾真是難得令莊治可與試淮等奏試時莫亦須有三兩人　上曰既降指揮不限年月亦不須限人數　癸酉樞密院進呈知建康府錢良臣奏乞行下帥臣檢舉軍路鈐訓武郎胡斌特洒無禮望賜罷黜　上曰胡斌素多口舊在潛邸故略假借而乃敢輒敢階級可降兩官放罷

行不法

臣留正等曰漢文帝有高世之行而無高人之識唐太宗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公天下之量文帝自代來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文帝高帝子孫也大臣既迎而立之矣在廷

潛邸舊人

之臣莫非可用也何獨於代邸之人而託之腹心私也太宗昔爲秦王既得天下而與之更始矣負秦府官物者督之如故四海之內皆吾府庫也何獨靳秦府之物亦私也　至尊壽皇聖帝之心無私如天地漢之文帝唐之太宗曾何足以與於此哉

治革張犯罪

甲戌進呈秦熺奏德安府巡檢張革慢棄本職於公廳罵前任守臣乞罷黜　上曰此風不可長放罷輕典更降兩官　丙子詔浙東提舉具到　淳熙十年旱傷紹興府會稽縣下戶借貸官米四百三十餘石特蠲放　九月甲申詔婺州蘭溪第四第五等人

蠲會稽蘭溪借貨

乞獎節義之士　測驗歷法　楊忠輔言南渡歷差　命吏部銓量知州

戶　淳熙八年内借過常平錢收買稻種見欠四千九百六十餘貫可並蠲放　丙戌進呈國子祭酒顏師魯奏劄欲獎進節義之士　上曰甚好王淮等奏此在　陛下進用之間　上曰亦須卿等留意　辛卯進呈禮部狀太史局與成忠郎楊忠輔所陳歷法異同伏乞朝廷差官監視楊忠輔同太史局不干礙官測驗施行　上曰日月之行有疎數故歷久不能無差大抵月行道遠多是不及無有過者至日可遣臺官并禮部官同共看驗乃詔差禮部侍郎顏師魯監視測驗先是忠輔言南渡以來當改造統元及乾道二歷皆未三年已不可用目今見行　淳熙歷

乃因陋就簡苟且傳會而已驗之天道百無一合　淳熙歷朔差者以戊戌以來今八年矣忠輔因讀易粗得大衍之旨創立日法偶與天合撰衍新歷已數年矣凡日月交會氣候啓閉無不契驗今乙巳歲九月望交蝕在晝而　淳熙歷者法當在夜在晝者食晚而不見在夜者蝕早而見若以晝夜辨兩歷之是非斷可決矣故有是詔尋命官測驗是夜陰雲不見

壬辰臣僚劄子奏吏部差注知州乞並令長貳同共銓量其人材堪與不堪應選保明聞奏或前任有過犯者亦酌其輕重而為之去取其人材不堪應選者即報罷注以次人都堂審察更加精覈庶幾不至

論郊禮班早　立班太催　立屯田收租　嚴解帶恩例

冒濫詔自今吏部差注知州長貳同共銓量先次保明聞奏　癸巳進呈起居舍人李巘奏切見郊禮之際命官行事皆所以尊天禮神贊導之吏利於速集往往先引就位以待行禮立俟既久筋力有限徙倚疲頓或至倒側及當行禮多不如儀肅敬之誠何從而生　上曰此說甚當朕往日在潛邸為亞獻時催班亦早時風緊簾疎頗覺難待況百官既無幕次又立班太早所謂雖有肅敬之心皆倦怠矣蓋引班吏只欲早了他事寧顧時之未可今次只須先二刻催班卿可諭與禮官　丁酉進呈郭杲申襄陽府木渠下屯田二麥數　上曰下種不少何所收如此之薄

可令郭杲子細開具因依聞奏　上又曰所在屯田可令總領副都統制漕臣守臣將每歲所收二麥於六月終稻穀於十月終同開具數目帳狀聞奏仍先具知稟文狀申尚書省繼以湖廣總領趙彥逾知襄陽府高夔京西運判劉立義鄂州江陵副都統閻世雄奏襄漢之間麥稻熟晚乃詔二麥於七月終稻穀於十一月終具數聞奏　乙巳樞密院進呈吳煥奏比年改除帶御器械供職復舊還任倏來倏去規求解帶恩例在法歷任謂二年成資今雖不及二年亦合供職及一年以上方可　上曰此劄甚好今後須管供職及一年方與解帶恩例只作直旨行下　中

治干求舉薦罪 許繳駁路臧否 湖州水台 御筆戒諭軍帥 論監司須擇人 展正科限 歸人稅 貪人與遣 汗不差 程達蠲認數 叔乞稅欠

書門下省奏訪聞前知縣州史祁得替之日以本州見在歷尾錢指爲羨餘獻總領所希求薦舉詔史祁特降一官放罷 臣僚言諸路臧否守臣姓名外間多不聞知乞令三省劄下給舍臺諫不公不實者許繳駁論奏從之 是月湖州台州水 冬十月丙辰賜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閻仲御筆朕惟將帥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尊己而自用故下有沈抑之歎而上無勝算之助殊不知兼收衆善不揜其勞使智者獻其謀勇者盡其力迫夫成效則皆主帥之功也昔趙奢解閼與之圍始令軍中有諫者死及許歷進北山之策而奢許諾卒敗秦師奢封爲君與

廉頗同位果何害焉卿當以奢爲法仍刊石紿賜殿帥以下 丁巳進呈洪邁奏監司課績欲倣 國朝故實行之 上曰此事只行一過便是文具令監司只是擇人爲急若擇時留意課績之法不必行 庚申詔兩淮并沿邊州軍歸正人請占官田昨累降指揮與免差科稅賦令限滿理宜優恤可自 淳熙十三年爲始更與展免三年 丙寅 上諭宰執陳延年今何在其人貪汙不可與差遣王淮等奏延年亦曾爲監司來 上曰不唯監司不可亦不可與郡乙亥進呈知隆興府程叔達乞將 淳熙十年分百姓未納稅苗蠲放其上供及分隸之數自行管認

人情重內輕外 擇人爲江淮漕 省冗食以漸 革文思院三弊

上曰不虧公家又有利於百姓甚好可依奏仍令出榜曉諭王淮等奏以此觀之州郡若得人財賦自不至匱乏 上曰此須是守臣自不妄用若是妄用何以表率胥吏使財賦有餘 丙子進呈何萬奏簡拔人材劄子言及均外輕內重之勢 上曰重內輕外自是人情王淮等奏昔人有爲大理卿者人以爲登仙 上因言淮漕闕人可改差王正己正己昔平淮上事亦簡却以朱安國爲江東漕其人亦有立作淮等奏朱安國近按文思院官亦甚當不知是副使或判官與職名否 上曰只是判官俟其到任能按發贓吏除職未晚 十有一月甲申進呈司農少卿吳

燠奏伏望 陛下令有司集議冗食之吏散在百司者務從減省先自省部始若夫不急之官宜汰之兵亦可以次第澄廢其於大農歲計不爲小補 上曰此說可行但遽然省罷人必怨懼可令勅令所參照條法合省減人數且令依舊俟闕司或事故更不作闕其合減兵卒亦許存留如事故更不差撥十五年五月癸巳行 又進呈前將作監朱安國奏文思院製造有物料未到者轉移前料以應急切之須臣願明頒睿旨自今文思院製造不得轉料又文思兩界除打造器物合支金銀外雇工食錢並乞給一色錢會支散庶幾金銀出入經由門戶有所關防又皇城司差親從

黃啓宗再任　蠲建寧福欠　郊祀雨雪成禮　革廣南掛丁錢　蠲路費係省錢　加上后尊號

官二名元本院監作動輒濫持邀取常例乞罷差
上曰三事皆依奏加差親從官亦何用罷之誠當
詔知漳州黃啓宗清廉律已撫字有勞除秘閣再任
壬辰福建運司言本路財賦全仰州軍運鹽息錢
及趁賣產浮契鹽丁米等錢以爲歲計內有掛欠於
民有害皆當除放本司已行下所屬權住催納竊慮
州縣違戾復追緣所欠錢係本司窠名正非上供之
數乞賜蠲放從之　辛丑冬至郊先是詔史浩陳俊
卿陪祠皆辭之　上曰方登壇時雨點下及莫幣玉
帝臨饗實邦國大慶　赦書會廣南東西民間有曾

祖父母年已六十而身未成丁之人州縣便行科納
謂之掛丁錢已令監司約束或有違戾帥臣互察以
聞　夔路運判楊樗言本路諸州自　淳熙九年至
十年終所欠轉運司係省錢物皆言旱荒之後催科
不行是致積欠欲將所欠錢引一萬一千五百七十
五道米麥二千二百四十九石絹五百四十二匹與
行免放即與上供錢物別無相干從之　丙午宰執
內閤奏事賜坐　上曰前日郊祀行禮時宮中簷溜
已滴聞北闕左右兩尤甚只圓壇處無雨王淮等奏
陛下至誠感格天地百神休饗明甚　十有二月庚
戌朔加上　太上皇帝尊號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八

茶馬司置監養歇　葉詞訟稽遣　擇任帥臣　命遣守言丁遣所　放行河渡　放州荒糶米

管皆是遠處遷人入中其間多蹄黃怯瘦之類若行
排發必致損斃本司於西和州置豐草監并宕昌良
馬監務應副歇養依已降指揮招置司牧人兵一百
人本州全不呼索　丙辰詔户刑部刷具人户經臺
詞訴未曾結絕者開坐名件下元來所屬從條結絕
申部報臺如有稽違及滅裂不報者具事因申取朝
廷指揮施行　庚申進呈知成都府留正丐祠劄子
上曰留正莫實是病卿等可擇人往成都王淮等奏
欲以趙汝愚往　上曰朕亦思量無如汝愚其處
事不偏可以往福州未有人卿等可選擇來一併降
指揮　癸亥新差權發遣簡州丁逢朝辭論令日財

賦窠名之數多養兵之費重民力有限而州縣之吏
並緣名色巧計侵移重困民力之弊乞嚴行禁止
上曰卿到簡州當遵守所言　丁卯進呈湖北提舉
趙善譽乞將本路買撲江陵府高陂等四十五處河
渡盡行廢罷聽從近便居民各以舟船渡載庶幾豪
民不得專其利而民旅無迫脅阻滯之患其課利錢
乞下本司於常平頭子錢內逐年支撥代納亦不妨
諸處解發窠名而民旅得以通行實爲無窮之利詔
從之　庚午淮西常平司言濠州乞除豁收糴不數
折欠米一千五百五萬石有奇係救活餓殍詔特與
除放　乙亥詔降授忠翊郎殿前司左翼軍統制盛

嚴帥將　王上都事　舒歙州　增歙額　略貪情罰

雄飛特降兩官送隆興府居住以在任日不親臨教閱添置回易泉州具案來上故有是詔　是歲知龍州王稱上東都事略　詔舒歙二州鐵錢監歲鑄並以二十萬貫爲額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十三

孝宗皇帝二十三

淳熙十有三年春正月庚辰朔　上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內降赦略曰朕懋遵丕訓紹闡令圖維　慈皇德盛於中興肆上帝休申於多祐對昌期之曷奕登鴻筭之延長且尊歸於父者子之誠若美報其上者下之誼荷神明之右序獲貤施之宣臻五福之曰壽康亶駢膺於備順億載之爲父母忻並奉於亨嘉眷言比屋之民興播康衢之頌逢熙聖運介美春祺新日新而又新將大飏於懿鑠老吾老以及老宜均賚於羣黎

中興聖政卷六十三　二

臣留正等曰是歲　光堯皇帝聖壽八十亥冕奉觴躬行慶賀之禮敞使在庭故老陪位縉紳大夫老口稚齒舉手加額遂歌里頌是誠絕無僅有之盛舉也昔　元豐中程頤謂國家有超越古今者五事以今觀之　三聖傳授之懿　累朝壽考之福斯皆典册所未聞者中興以來其超越古今則又多矣自非忠厚世積慈孝相承其何以臻此哉

戊戌詔淮東淮西湖廣總所并江池州襄陽江陵府大軍庫　淳熙十二年終見在金銀錢會並限半月從實開具申尚書省　二月庚戌詔潼川運判岳霖職事修舉除直徽猷閣再任　是日進呈詹儀之

乞將通判沈作弼與宮觀　上曰詹儀之所按固然但此門亦不可開監司按通判則可知州於通判按舉皆不可若通判只是隨順焉用通判此文字合如何王淮等奏不與之行又不得不知可與別州倅對換否　上曰却不如與改差別一處通判　癸丑進呈趙師魯乞四十大縣歸堂　上曰今方欲清中書之務至於知縣差注全在銓量不然焉用銓量爲

乙卯進呈步軍都虞候梁師雄奏射鐵簾合格官兵人數　上曰聞射鐵簾諸軍鼓躍奮勵誠是作成士氣周必大等奏兵久不用自然氣惰今　陛下以此法激勸自然戮力事藝人人皆勝兵矣　上曰然

中興聖政卷六十三　二

臣留正等曰昔人謂鐵劒利而倡優拙者爲其有志於奮勵無志於宴安也　壽皇聖帝當時平無事之日不忘武備蒐卒於白石閱藝於選德以進士習射以武舉從軍凡可以厲士氣者無不爲之至是又命士卒射鐵簾勸以官資人人奮躍其振作之術深矣究觀聖志夫豈一日而忘國耻也哉

辛酉進呈知州軍留闕王淮等奏今留此闕後去欲得近見次與人却有之　上曰如此甚好可令中書置簿籍定但自遵守　癸酉　上曰今射鐵簾與轉官資作多少士氣又曰朕觀唐世大將得人頗多蓋緣內討方鎮外有吐蕃回紇無時不用兵所以人

論主書人讀不知道

以二為君唐為法戒

大庫見數軍申在

皆習熟　國朝仁厚不動兵革餘三五十年所以名將少王淮等奏人才遇事乃見但中外多事用兵不已亦豈是美事　上又曰事全在人區處譬之奕碁到窘迫處自別有轉身一路只是思慮不至　丙子上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且如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二句人君豈不知自是不能行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陸贄論諫諄複不已者正欲德宗知而行之如魏證於太宗則言語不甚諄複且德宗禍亂叱何時也而與陸贄論事皆是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當面反覆詰難猶恐未盡投機之

會間不容髮中人傳旨差了多少事朕每事以太宗為法以德宗為戒　三月丙戌淮東總所具到鎮江府大軍庫見錢會子等六十七萬一千九百一十五貫有奇楊州通判廳二萬六千八百四十四貫有奇楚州大軍庫九千三百二十一貫有奇計錢七十萬八千八十貫有奇又鎮江務場十二年十二月終見在錢二十四萬四千二百四十貫有奇通計九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貫有奇詔令於鎮江府大軍庫見在會子內依去年例取撥一十萬貫赴封樁庫送納淮西總所具到池州大軍庫見錢會子五十萬四千五十五貫有奇詔令於池州酒息會子內取撥二

王師愈再任

讀贄陸奏議

沒官田入常平

恐有德宗之失

宴延經官

萬貫就本州認數樁管湖廣總所具到襄陽府大軍庫一十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一貫有奇詔於內取撥會子一萬貫就本府認數樁管非朝旨不得擅行支使　辛卯詔福建運判王師愈職事修舉除直秘閣再任　夏四月庚戌讀陸贄奏議論度支折稅市草事狀蕭燧言自古聚斂之臣務為欺誕以衒己能未有不先紛更制度者　上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讀贄所論裴延齡書燧言君子未嘗不欲去小人然嘗為小人所勝如蕭望之為恭顯所勝張九齡為李林甫所勝裴度為皇甫鎛所勝　上曰皇甫鎛亦延齡之徒也　是月詔沒官田產合拘收租稞入常

平遣者科罪　五月己卯蕭燧奏讀陸贄奏議聖語上曰朕每見贄論德宗事未嘗不寒心正恐未免有德宗之失卿等可條具來　上又曰德宗強明不肯推誠待下雖更奉天離亂終不悔悟此所以知其不振也　上又曰德宗不明不能厭服臣下故當時藩鎮敢尔妄作　是月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上表稱謝各進謝恩詩

六月己未臣僚言臨安守臣將本府胥吏除合存留外罷逐一百五十餘人更有不曾根括不得姓名人盡行汰斥亦幾二百餘輩臨安在輦轂之下而吏輩額外增置私自存留如此其衆況四方都邑之廣胥

乞罷溢額吏人

華廣州給歷賣鹽弊

會子不可更增

淮浙鹽下支錢

七聚軫政府

程叔達任再

徒之冗何可勝計乞令提舉將州縣人吏照應紹興二十六年指揮存留正額外其餘盡行罷逐其合存留之人不係過犯不經斷勒方許存役從之　秋七月己卯知廣州潘知言奏本州置局折賣鹽包係淳熙元年創置六年內方始計口給歷付民戶照不測點歷比較責罰其實鹽包之價比之鹽鈔減三分之一公私各便但給歷鈔考近於均數欲拘回元歷頭買多或少聽從民便從之　是月令諸路州縣並以見錢會子中半交收　上因言閩此間軍民不要見錢却要會子朕聞之甚喜但會子不可更增見在之數　閏七月己酉令淮浙提鹽約束逐州主管官

遇亭戶納鹽在官須管即時秤下支還本錢不得縱容官吏掊克如廳用以待鹽官饋遺宴集之用花帶以待鹽官袂滿裹攜之費等錢及上戶呪請折除等事並嚴覺察按劾仍許亭戶越訴　是月兩浙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聚軫　庚辰宰臣謝賜　上諭梁克家等否泰陰陽之理冬夏二至之候陽生於子冬至夜半子時導迎陽氣人須是清心寡慾又論復卦王淮等奏人之一身與天地相為流通　上曰人身一日便是天地一歲只是一身小天地大　辛巳詔集英殿撰知隆興府程叔達久任閫寄治行有聞除敷文待制再任宰臣言叔達再任一年有半上以

不申嚴折稅葉

不約束義倉米

不折納上米

王佖再任

易地不如因任　辛卯朱弦奏乞約束州縣不得擅將苗稅折納價錢王淮奏莫更申嚴　上曰不須得事貴簡而嚴若繁徒為文具　己亥進呈約束諸路納義倉米　上曰亦不須得若有違戾自當行遣今後更不降指揮　九月庚午進呈戶部勘當到江西安撫等乞將上供米折納價錢　上曰誰為此說食與貸自不同本是納米今教納錢不可

臣留正等曰五穀者土地之所產百姓之所有也泉布者公上之所制百姓之所無也今有司欲以上供米折納價錢若朝廷遂從其說則其弊必至高價折變且將強百姓以所無而廢百姓之所有矣聖訓曰食與貨自不同大哉王言其利民也蓋博其慮患也蓋深

辛未知靜江府詹儀之言知宜州王佖盡心邊備蠻徭知畏乞優加旌別仍令再任詔王佖特轉一官減三年磨勘令再任　壬申翰林學士兼修國史洪邁奏竊以　靖康之難諸王皆留京師唯　太上皇帝持節河北用能光啓中興符一馬化龍之兆近者忽得　欽宗遺翰石刻一紙於故相何桌家蓋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北騎攻都城中外不復可通　太上奉使至磁州而有王雲之變中夕還相州迎邏東如濟郵當是時棗為開封尹首建元帥之議及在相

欽宗命太元帥真
詔遣書求配陳德明罰主
諭令要務當

位遂擬進蠟書之文其語云訪知州郡糾合軍民共欲起義此皆　祖宗百年涵養忠孝之俗天地神示所當佑助機到日　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亨伯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充副元帥同力協謀以濟大功欽宗批云依奏施行又批云　康王指揮已付卿係黃帛書必已到蓋閏月十三日所行也欲乞行下何栗家取索布之史館以彰示萬世為炎德復輝之符詔從之　是月詔求遺書　詔裁省百司冗食　冬十月甲戌朔　是月仁和知縣陳德明坐贓汗不法免真決刺面配信州其元舉主葉夢齊慶曹郭棣各貶秩三等

十有一月辛亥進呈陳居仁劄子乞略細務　上曰說得甚好今之要務不過擇人才正紀綱明賞罰更賴卿等留意却不須多降指揮徒見繁碎　臣留正等曰擇人才正紀綱明賞罰此三言者天下之至言也古之忠臣所以告其君與夫聖帝明王之所以治其國者率不出於此不然用舍顛倒紀綱紊亂賞罰無章而徒屑屑於細務以為勤此則衡石程書傳餐決事者之所為也又足尚乎　壽皇聖帝於是乎深明君人之道矣

甲寅進呈司農寺已分委西倉糴事　上曰此等文字便可自劄下凡指揮須教人信而畏若是玩瀆

軍當執意大事
重閤門選
裁吏額以減漸
四朝國史成梁克家罷
汀州科鹽之害

何補於事當取其大者要者留意至於小事姑從闊略如除授監司太守卿等須當反覆留意　上又曰少降指揮不唯事簡又且人信所謂一舉而兩得之　庚午臣僚言切見舍人祗候見以二十八員為額今先次供職及待闕者又二十三人猥併為甚今又有旨吳松年除閤門祗候令額外供職欲望將上件指揮特賜追寢自今或舉援僥倖者一皆杜絕蓋清其源所以重其選詔從之　辛未進呈敕令所審定裁減吏額　上曰革弊以漸見在人且依舊存留只是將來不作額最為良法不至啁人情令後經審定訖逐旋進呈　是月　四朝國史成至是進呈列傳

及　仁宗玉牒　三祖第六世下宗藩慶系錄　令上會要　梁克家罷相與在京宮觀兼侍讀　十有二月辛巳臣僚言汀州科鹽之害詔令漕臣趙彥操王師愈同提舉應孟明措置聞奏彥操等尋奏汀州六邑長汀清流寧化則食福鹽上杭連城武平則食漳鹽亦各從其俗耳夫食鹽者既異則鈔法難於通行今欲將舊欠鹽錢盡與蠲放及減鹽價其所蠲舊欠與所減鹽價本司却多方措置那兌應補其數如此則州縣之力即日可紓立價既平買鹽者衆私販遂息官賣益行價雖裁減用無所虧是汀州與六邑歲減於民者三萬九千緡有奇減於官者一萬緡有

賑利路飢

奇所補州用與所放舊欠又在此外加以利源不壅財力自豐救弊之本無以尚此並從之　是月利州路饑命賑之

嚴號令

淳熙十有四年春正月丙午進呈眞州運司乞展限收換銅錢　上曰人相玩習全不成號令王淮等奏且教帥漕司措置如何　上曰頻降指揮人却不信令且教措置亦好又進呈陳公亮乞約束綱運之弊　上曰只是揀一兩處行遣便得上賢不待賞罰自勉自知奉法至於中人無賞罰不得但天下大抵皆中人指揮雖多無補只是賞罰下愚之人雖賞不知所勸罰不知所懼然賞罰豈可廢

行賞罰

臣留正等曰賞罰不行而命令數出此姑息委靡之習也是以　壽皇聖帝每與大臣議政未嘗不首及此

通清井鹽監

癸丑詔長寧軍清井監鹽許通入瀘州樂共城博望寨梅嶺板橋政和堡等五處地分販賣以臣僚言長寧歲計獨仰鹽井下制置司措置而有是詔　二月庚辰福帥曹選言福州瀕海諸寨皆係海道要害令巡檢及有以蔭官及雜流出身或素不知兵或年已垂老緩急不可倚仗乞今後應沿海巡檢須武舉或軍功出身年未五十諳曉兵機行陣之人方許注差送吏部看詳勘會欲先選曾經海道捕賊立功諸

選用沿海巡檢

會船水人次注武舉出身人如無即依見行法差注止不注流外出身之人從之　是月以樞密使周必大為右丞相以參知政事施師點知樞密院事　三月己未進呈兵部申李明等請慶典轉資　上曰指揮使轉都虞候即止與轉行無害惟忠佐轉過即奏子下班祗應不可放行　庚申中書舍人陳呂仁言祖宗加意斯民見於役法尤為詳備其後吾儕州郡申明衙改寖失法意乞下敕令所取　祖宗舊役法并於戶部取拍　紹興十七年以後續指揮本所官公共精加精致其有與舊法抵牾有即行刪去修為一書名曰役法撮要候成鏤板頒之天下詔從之

重忠佐轉資

頒役法撮要

丁卯權知臨江軍孫好修奏進士歐陽布支妻廖氏死節事　建炎　紹興間寇起建昌號曰遶笠剽掠城邑廖氏與夫共挾姑趨山避之行至田中為賊所圍欲遂執廖氏廖氏正色罵賊曰尔等兇徒欲脅從我我決不能受辱厲聲罵賊不絕口賊知不能屈即揮刀斫墮其兩耳及臂腕骨皆解詔令臨江軍特廖氏墳墓量加封謚仍宣付史館　是月親試舉人賜王容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戊寅宰臣王淮等奏平江闕守臣　上曰卿等商量須得資望稍高者為之淮等奏張杓　上曰杓在鎮江恰好又奏張子顏　上曰亦不須得在彼猶在此也

莊婦節

權王容等及第

戒貪守郡

臣留正等曰為州郡擇守臣則能守久任之說為守臣擇州郡則必有數易之弊二者不並立也自須數年名藩巨鎮更往迭來如奕棊然　壽皇聖帝因吳門關守不肯輕移張杓子頗蓋有意於懲數易之弊矣

壬午進呈趙伯歆乞添差軍中屬官差遣　上曰軍中豈可添差虛費請給占破人從當時不合開端遽使源源陳乞不已可降指揮除見任添差人許滿今任日後更不差人　五月丁卯進呈郭杲申被狻逃走軍兵滿及三年乞放全分請受　上曰軍兵逃走首身為知過自新所以二年放行全分請受如已

逃走捉獲上禁軍依法當斬豈得三年放行全分有妨軍政所乞難行　六月己卯進呈兩浙運司狀稱取會諸州得雨分數即便具奏　上曰數排日申恐有旱去處朕不知也　辛巳王淮等奏禱雨未應　上曰朕欲親詣太一宮燒香次至明慶淮等奏當此盛暑懼勞聖躬　上曰朕為百姓不憚出一日亦欲小民知朕此意　癸未王淮等進呈馬大同具析到城否遲滯因依　上曰欲行賞罰須是詔江西提刑馬大同降一官　甲申車駕詣太一宮祈雨燒香次詣明慶寺　是日降御札付福建帥臣賈選等曰此日行都愆雨將幾月矣驕陽若此旱勢必廣永念選

羅軍中添差　捉獲逃軍當斬　命日申排分數　得雨分數　詣太一宮燒香次　詣明慶寺祈雨　罰大馬同降一官　城否遲滯因依

遠朕心如焚令專遣人降香前去仰本路帥臣可於寺觀靈跡去處誠潔親往祈求至於築壇之法亦可遵用仍行下所屬州軍務獲感應以寬顒憂　是月修炎帝陵陵在衡州茶陵縣從衡州之請也　秋七月丙午詔政事不修旱暵為虐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毋有所隱　己酉詔夏秋之交旱暵為虐深慮州縣弊事民間疾苦壅於上聞致干和氣可令諸路監司各限半月條具聞奏　癸丑進呈應詔封事　上曰所付下封事可令檢正都司逐一看詳有合施行事件開具申尚書省亦庶幾求言不為虛文　是日進呈何澹封事

說及省吏改易都司簽擬文字　上曰是如此否卿等可自以意問之前後所改易者何事亦欲官吏各有所警　戊辰進呈監司具到州縣弊事詔付給舍看詳　是月賑台處紹興府等州旱災　八月辛未謝雨　上問歌雲漢之時如何王淮奏如法　丁丑令應巡檢下土兵不許差充接送從廣東提刑管監請也　壬午檢正諸房公事尤袤等奏看詳封事內樞密院檢詳范仲藝奏近年以來循習成俗事無巨細關節交通私謁公行違棄法令變亂白黑指混是非上誤政刑不無乖戾詔令御史臺覺察又看詳右司員外郎京鐘奏版曹有一論訴必偏送監司而不

認降香雨禱　修炎帝陵　因旱求言　詔監司條弊事　看詳應封事　何澹言吏易文字　看詳監司弊事　東旱浙災　謝雨歌雲漢詩　禁差土兵接送

施行
羣臣封事

論牛李黨

鄭覃言臣和不僑大

旱傷地不賜廟額

肯予決有一取會必下送予司而不肯承受及責其結絕方且枝蔓其事人戶雖經臺越訴經省催促彼豈暇顧欲人民不怨可乎詔今後須管隨事與決毋為文具

臣留正等曰漢世每有災異輒下詔求直言所以救不逮而咎譴告也自是歷代循之以為故實然其采擇見諸行事者固已無幾而以正論獲罪者亦往往有之　壽皇聖帝閔因旱暵詔陳闕失導以毋有所隱而所上封事或首經乙覽徑令施行或付出進呈與大臣商確或令宰屬看詳擇其可行者行之見於記注班班可考也其曰不為虛文

誠如聖訓臣故衰次而著之以詔萬世

上曰凡事是是非非須是分明牛李之禍至數十年不解者正緣主聽不明若主聽明惟是之從勿問其孰為牛黨孰為李黨可也　癸未又進呈封事

上因論鄭僑封事多言卿等不和但事惟其是若一以為可一以為否各陳所見亦何害朕前爭辨退即無事若常時然王淮等奏榻前爭辨退而如常未嘗爭辨前輩大臣多如此皆為國事而已若心為國便有錯誤何害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　庚寅進呈嚴州分水縣土地神乞賜廟額　上問嚴州今歲旱傷否王淮等奏嚴州旱傷　上曰本州既是旱傷

論革以漸

武臣關陞法

乞定配刺法

神何功於民而欲加廟宇不可

臣留正等曰古者蜡祭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蓋人神之道雖不同而報功之意則不可以不明故也　壽皇聖帝以嚴州旱傷不賜廟額於無功之神其勸懲之意明矣推此道於黜陟羣臣之間其容有以無功而濫賞者乎

甲午進呈蕭燧乞省節財用　上曰朕面諭蕭燧革弊之道莫之以漸則不咈人情久而弊自革如減吏額減冗兵等事皆以其漸行之數年之後必獲其利燧因言比歲郊祀奏薦甚少亦是向來裁減之效王淮等奏正緣武臣關陞而軍中有官人却須將副

以上方理非所以優從軍之士賴卿等記得立法之意不曾放行固必大奏軍中人考等易得如外任則多待闕非十年不成一任極難關陞奏薦安得不減上顧必大云亟相知始未說得極是　是月臣僚言刺配之法始於晉天福間　國初加杖用貸死罪其後科禁寖密刺配日增考之　祥符編勅止四十六條至于　慶歷已一百七十餘條今　淳熙配法凡五百七十條配法既多犯者自衆近臣僚建請改定居役之法已降指揮看詳至今未有定論莫若依倣舊格稍加參訂將犯配法人如入情重則依舊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則止刺額角用配及十

年之格其次稍輕則與免黥刺用不刺面放還之格其次最輕則降為居役別立年限縱免之格儻使居役本條或有從坐編管則置之本城減其放限如此則於見行條法並無抵牾且使刺配之法專處情犯究姦而其他偶麗於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顧藉可以自新惟　陛下留神速詔有司裁定施行　九月壬寅詔朝奉郎權發遣夔州楊輔降一官以奏臧否遲慢故也　是月令湖北京西措置民兵三丁取一五丁取二十丁取三　冬十月戊辰朔大赦以　太上皇帝違豫痊平也　是日進呈劉貴妃姪劉允中乞添差差遣　上曰　太上皇帝朝添差差遣少曾

放行如吳益兄弟最是戚里近親亦不輕與何況其他劉允中止令具正閥陳乞　乙亥　太上皇帝前遺誥　太上皇后宜改稱皇太后尋上宮名曰慈福

　上尋諭王淮等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自不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等奏通鑑載晉武雖有此意然後來只是宮中深衣練冠　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識之後來武帝竟欲行淮等奏記得亦不能行　上曰自我作古何害於是禮官乞大祥改服大祥之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上祔廟畢改服皁幞頭淡黃袍黑鞓帶過宮則纏絰行禮二十五日而除　上批淡黃袍改服白袍自是每御延和殿並服大祥之服而不用皁幞頭其折上巾白袍並以布為之禁中則布巾布衫過宮則纏絰而杖至逾月羣臣拜表請御正殿　上批俟過祔廟勉從所請　司農少卿邢璞為告哀使至汴京敵國錫宴欲用樂璞持不可自朝至於夜漏下三十刻璞持議益堅敵不能奪竟徹樂即坐忩遽而罷至燕京其閽門又令南使服吉帶而見璞又持不可曰將中乃見殿上皆淺黃帷幄乃知敵主本無他特羣臣生事也　十有一月甲寅詔令　皇太子參決庶務　上謂宰臣曰　皇太子年長若在東宮亦恐怠情所以令決庶務可令

擇日開堂與卿等議事　乙卯進呈淮西總領趙汝誼體究到馬軍行司回易等事　上曰諸軍令倣如有違戾令總領所覺察以聞施師點等奏總領銜位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正是此意　上曰向來銜位帶比一句防微杜漸誠為有理　是月詔定歷差先是給事王信等言布衣皇甫繼明太學生石萬指述見行　淳熙丙午歷氣朔有差乞更置局更歷臣等看詳繼明劉孝榮等定去年八月十六夜太陰交蝕命官測驗三人所定各有差失不同乞令各造戊申歷　淳熙歷一本并各供乞以何占驗候占驗訖取其委無差忒者取旨至是王淮等奏石萬等所

揀汰諸軍之效

革八州科鹽弊

估賣沒官田產

造歷與　淳熙戊申歷差兩朔又　淳熙歷十一月下弦在二十四日恐歷法有差　上曰朔豈可差朔差則所失多矣可令禮部太常寺秘書省參定以聞

十有二月己卯同知樞密院事趙雄奏昨日大閱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一少壯　上曰前此虜允文行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衆口難一唯聖明不惑乃能集事　乙酉制司言夔路大寧監四分鹽遞年科在恭涪等八州委是擾民已據運司措置止就夔州以時變賣誠為利便所有虧錢除以金銀高價對折及運司抱認外餘錢引一萬五千道已據總所將　淳

熙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分並行抱認乞行下總所將　淳熙十四年以後年分所虧依已前三年體例永遠抱認庶幾八州得免科抑從之　是歲詔諸路提舉截自今後拘到沒官田產置籍估賣其價錢拘收取旨　下關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十三

朝殿命太子侍立

千七百二十餘貫米三千六百餘石並與免解從之

乙巳　上諭宰臣曰　皇太子參決未久已自諳知外方物情自今每遇朝殿令　皇太子侍立

臣留正等曰昔堯以天下與舜必先歷試諸難至舜之命禹亦必丁寧而告戒之蓋神器之重庶務之繁非可以嘗試爲之也　壽皇承　高宗之付託臨御二十八年一旦有倦勤之意將舉而授之聖子乃先開議事堂俾之參決其望之重愛之深矣雖曰　聖子生知之性不待學而能至是聞見益廣情僞畢分曾未旬日　壽皇已有諳知外方物情之喜日久習慣豈曰小補之哉然則今日施

設之美治功之盛皆得於家法之傳其視舜禹尤有光焉

尤袤獻言太子

於是太常少卿兼左諭德尤袤獻言于　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　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利害之端常伏於思慮之所不到疑間之萌常關於隄防之所不及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尋以胡晉臣兼諭德鄭僑兼侍讀羅點兼侍講　進呈戶部申會慶節諸州軍合有進奉　上諭　皇太子曰

免二年如何王淮奏此一項錢物幾及十六萬緡係屬戶部歲計　上曰可用封樁庫錢撥還戶部

聖節進奉

自十七年為始依格進奉如諸路循例科斂充他用

委御史臺覺察彈奏　辛亥樞密院奏事因論及方有開措置屯田　上宣諭施師點等謂二十餘年不用兵一旦使之屯田不知樂從否師點等奏軍兵久佚初令服田必以為勞才過一二年人得其利安得不樂上曰如此必須樂從卿等更可詢訪師點奏屯田本意非止積穀蓋欲諸軍布在邊鄙緩急有以為用　上曰此乃寓兵於農之意　辛酉進呈醫官劉確口官文字　上曰劉確為供進　太上皇帝醫藥

論屯田寓兵於農

醫官不除遙郡

不謹此非他比可於遙郡上降兩官不許敘復　上諭　皇太子曰　祖宗朝醫官無除遙郡者不可不知

禁開墾柴地為田

臣留正等曰醫官不除遙郡　祖宗法也劉確雖嘗為之而　壽皇聖帝之意終有所未安故因其有罪特於遙郡上降官不許奉敘且明諭東宮如此燕翼之謀斯亦其一焉

二月丁丑禮部郎鄭僑言淮東鹽場人戶各有官給煎柴地不許耕種年歲既久亭戶私自開墾自淳熙四年以來按其所耕之地履畝而稅之十取其五名曰子斗價錢悉歸公庫歲約可得二萬緡緣此

黎馬須及格尺

亭戶肆意開耕遂致柴薪減少妨廢鹽業臣昨任提舉日嘗罷收子斗價錢禁約亭民將已耕過地不得布種今已累年慮禁戢不謹此弊復興乞令監司覺察從之　庚辰樞密院進呈趙汝愚李大正奏黎州買馬乞照舊法不拘尺寸　上曰所引舊法是　紹興間舊法或京師舊法黃治等奏係是　祖宗時舊法　上曰　祖宗時有西北馬可用黎馬止是羈縻今則黎馬分作戰馬如何不要及格尺所乞難行

三月辛酉樞密院言臣僚奏　紹興初吳玠楊政畫蜀漢之地以守自散關以西付之玠梁洋付之政蜀中諸邊散關為重願與二三大臣講求向來蜀中守

遴臣守鳳州

口口　奉旨令制置司同都統司照應前後所降指揮公共相應經久利便聞奏據興元都統制彭杲申大散關一帶邊面係鳳州地界隸屬西路安撫所管淳熙二年間得旨鳳州係興元管認見今每年兩司差撥官兵守把切詳大散關一帶邊面係對境衝要來路最為重害兼緣鳳州郡事見係文官即與屯守之兵各無統臨亦非本司號令所及緩急之際議論不合或有乖違即誤國事乞依已降指揮將本州知州令本司選擇奏辟彈壓成兵措置邊面詔彭杲於統制官精選公慮諳練邊防民政之人具名聞奏其鳳州緩急應援一節仰照應所奏施行　是月葬

特相配享高宗　詔行三年喪禮　沈清臣贊成上意

高宗于永思陵四川制置司奏陝西秦川百姓聞高宗之喪皆戴白巾　夏四月丙戌祔　高宗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饗廟庭　詔曰朕非降指揮欲練經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從祔廟勿從所請之詔然朕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大臣乃不敢言蓋三年之制斷自　上心舉千載廢墜之典不為浮議所搖廟號曰孝不亦宜乎是時執政大臣皆主易月之議諫官謝諤禮官尤棨知其非而不敢爭惟初令所刪定官沈清臣嘗上書贊口口口口之口口決且言將來祔廟畢日乞預降御筆哉然示以

終喪之志杜絕朝臣方來之章勿令再有奏請力全　聖孝以示百官以刑四海　上頗納用

臣留正等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漢文始發古道景帝不師典禮後世遵之喪紀遂廢晉武欲申私慕竟奪於裴秀傅元之說元魏孝文能　古制猶未盡合於亮陰過密之禮其餘無足議也然漢文之制輕重三等漢人用之三十六日而釋服魏晉以來未踰月而葬既葬而除隨宜增損初無定說以日易月之論發於應劭陋儒習之其後遂斷為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禮既已大壞比之漢制亦非舊章雖有明智之君賢哲之輔憚於更張

不侵偏倖之門　王正己撰聖孝感記

因循相襲良可歎已唯我　壽皇聖帝慕親之孝根於天性事亡之敬發於至誠雖聖躬以不豫之年群臣屢致易服之請而睿志先定斷然不疑山陵已事退奉几筵練祥三年以終喪制千載以來一人而已於戲聖哉

五月丙申朔進呈司諫之差遣　上曰司諫之恐是初官如此則不要放行　上顧　太子曰切不可啟此僥倖之門　太子奏僥倖之門啓之則便有援援源源而來誠不可啓

臣留正等曰此開誠事堂時　聖父　聖子親相授受之言也書之史冊皎如天日則夫智之於心

口之於身豈不在今日乎

口口口口郎中王正己奏臣輒以己見採摭事實撰成　皇帝聖德孝感記仰惟　高宗聖神武文憲孝　皇帝誕受天命紹開中興因時制宜繼好息民海內安靜功成不居傳授　聖子　陛下繼志述事盛德日新以天下養者二十有六年洵駕雲太清　陛下哀慕罔極正歷代之失復三年之制羣臣懇祈莫回　聖意固已冠絕今古乃三月甲寅　靈駕發引先是數日霪陰四垂時雨間作淳淳沒足行者病之壬子晦寅益甚癸丑之夕載陰載陽四鼓既作天宇澄霽　聖孝舒開明星宿清潤乾端坤倪呈露無纖遺莫禮

罷漢敛　縣遣不任
蔡襄　令彈再

成龍輔不濡大舉安行仗衛儀物肅陳嚴排舒舒而前行列整服登舟濟江潮波不興祥風瑞煙以助安濟波神川后髣髴畢出駿奔翊衛威致厥職旋師奏功如履平陸洎至陵所人不告勞自時厥後凡大典禮曰賜而賜巧相附會臣工執事進趨恭肅登降唯謹咯無沾服夫容之盛德兆臣民踴躍贊歎稱未曾有傳之四宇長仰歸命臣竊聞之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夫風雨晦明豈係人謀所能力致凡　陛下志之所□□□景從所謂先天而天弗違者得非　陛下□□□□□□明感格之明效歟臣濫與朝列親逢盛□□□學無文亦知所以歸美之報而繪畫天地模寫日月無益於廣大高明書矣然區區之忠自不能已臣不勝至願願降睿旨宣付史館以昭示無極謹拜手稽首撫其實而為之記詔從之　戊午浙西提舉石起宗言秀州海鹽縣盧滙場僅煎官桑漢衰敛專户不能舉職乞與撤廟　上曰此不可與撤廟須是放罷仍令吏部契勘桑漢得差遣年月日侍郎為誰吏部供到係實選　上曰選已罷去姑已之此後吏部如銓量巡尉等當知所警　庚申殿侍冷世光言縣令親民之選非吏部措置被按發放罷之人滿半年方許參部不許注繁難大縣止注小縣小縣之民何罪焉乞令吏部遵守　淳熙五年指揮凡經彈

王罷　沈臣於相
淮相　清望故

劾之人且與祠禄知縣曾經放罷半年後亦且與撤廟而次作縣而經罷黜者不得再注親民差遣詔吏部將見行條法并節次指揮看詳措置　是月王淮罷相從所請也判衢州尋奉祠時勑令所刪定官沈清臣因對為上言　陛下臨御以來非不論相也始也取之故老重臣既而取之潛藩舊傳或取之詞臣翰墨或取之時望名流或取之刑法能吏或取之刀筆計臣或取之雅重說異或取之行實自將或取之所弛誕謾或取之謹畏柔懦或取之狡猾俗吏或取之勾稽小才始也取之如豪議詐朽然空鄙之夫而卒也任之隨順柔懦委靡無自立之志既取之又任□□□而體貌之未嘗不注意也然皆非相也間有□□□□□經畫甚淺心存社稷而材術似疎表裏忠□□□制良狹其他則以空踈敗以鄙猥敗以欺誕敗以奸險敗以浮夸敗以貪墨敗以詭詐敗以委靡敗若此者豈所謂相哉甚至於誤國有大可罪者海內國家之故地也私主和議無故而棄之□□騎兵天子之宿衛也不能進取無故而移之金陵汲引狂誕浮薄之流以充塞正塗擅開佞倖權嬖之門以自固高位而今也循習前轍寖成欺弊國有變故略無建明事有緩急嘗不知任然則焉用彼相哉

龜鑑曰致堂胡公以為賢者用未及盡憂謗畏讒

詔驗法歷測

減百司冗食

禮部言國學進士石萬并楊忠輔指　淳熙十五年太史局所造歷日差忒事得旨令參定以聞今據石萬等造成歷與見行歷法不同乞以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應見而見為驗及指陳　淳熙歷下　不合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及差五六月減日日辰詔尤袤宋之瑞監視測驗　先是詔省減百司冗食至是共裁減七百三十五人從吳澥之奏也　六月戊辰進呈給事中鄭僑奏為王良輔免呈試御批陛下創法立制黎烝當於人心可萬世通行而無弊者文臣出官銓試武臣出官呈試是也歷歲以來有司謹守奉行偶緣　淳熙十一年有進義副尉何大

下調

亨者以陰補出官自陳元係効用人乞免呈試來部送審持旨與免此歸一開通相挈援遂使一時特旨真作永例在法免呈試者惟江海戰船立功補官之人及諸軍揀汰離軍之人則法許免呈試即未嘗有初授效用後因薦補出官與免試來部之法也若曰彼嘗從軍何必呈試此則法之所在又不容以幸免也使彼果精於武藝則呈試之項又何畏而求免乎今若聽其展轉相承用例廢法則他徼幸之徒必有竄名冒籍於軍伍之中以為免試張本者臣望申嚴此法自王良輔始將特免試指揮更不施行仍詔有司格守成法　上問從軍人如何出官免得呈試周

京鏜專對

武先呈試

□□□奏舊法呈試中方得出官　淳熙十年改行□□□□□□一兩人遂以為例　上曰鄭僑繳章說既曾從軍自合習熟武藝何憚呈試如赴呈試不得前此從軍所習何事此說甚當可依舊法施行

壬辰報謝使回程先數日前　上宣諭京鏜非在京師堅執不肯聽舉住了十日此一節可嘉尋常人多說節義須遇事方見至是進擬使副轉官　上曰京鏜專對可嘉當轉兩官劉端仁亦比類周必大等奏不必閒轉官在聖意除擢可也　上曰只依例轉官便與除擢　上又曰此事全是京鏜若劉端仁所謂周人成事者京鏜則毛遂也京鏜便除侍從劉端仁

朱熹入對

亦堂稍旌別可令審院進擬除環衛官於是詔京鐘除樞工部侍郎　是月雨雹　朱熹被召入奏首言近年以來刑獄不當枉重失宜甚至傷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有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　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自後立為比較之說甚至災傷檢放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豁除州縣之煎熬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歎何時而少息人言江西科罰之弊未言　陛下即位二十有□□□□□□再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書及□□□之無乃燕閒淺狹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

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為善未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得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謬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欲望讜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雠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　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極過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

林栗奏朱熹欺慢

葉適辨栗奏

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推　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翌日除兵部郎官熹方以足疾辭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與熹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追以供職熹以疾作在告遂疏熹欺慢即有祠命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辨之略曰考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最其蓋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又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容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

□□□輒以道學之名歸之殆如嚼菜事魔景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或云適此疏不果上於是胡晉臣劾栗併罷之　張臨安餞　秋七月癸丑　上出戎諭閤仲御札一紙宣示　皇太子與黃洽等令閤仲留意軍務毋事交結以邀時譽之意洽等奏　陛下於諸將或長或短無有不知　上曰諸將長短朕皆備知固其受病處餞之使知警懼耳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撫御將帥不失恩意每有指授輒視瀘宸翰委曲纏曉令諸將之家往往刻諸堅珉以侈　上賜所在有之其頒示閤仲一

張臨安餞

備知諸將長短

札尤宜勸戒之意所謂事交結以要時譽蓋將帥之通弊聖訓凜然聞之者足以戒矣況親下拜而登受者乎

是月賑諸州水災　八月甲子朝日有食之　是月湖北運判滕紹遠朝辭　上曰　祖宗時廣西鹽如何對曰係官賣　上曰若廣西客鈔可行　祖宗已行了紹遠又奏鈔法盡國害民　上曰所聞不一回卿言而得其實　九月辛丑大饗明堂先是輔臣進呈禮官申請明堂畫一　上曰配位如何周必大言禮官昨口口請　高宗几筵未除用　徽宗故事口口口坐且當以　太祖　太宗並配他日　高宗

几筵既除自當別議大抵前後儒者多因孝經嚴父之說便謂宗祀專以考配殊不知周公雖攝政而主祭則成王自周公言之故曰嚴父耳晉紀贊荅秀才策曰周制明堂宗其祖以配上帝故漢武帝汶上則堂捨文景而遠配高祖為配此其證也留正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是嚴父專指周公而言若成王則其祖也　上曰有　紹興間典故在可以參照無疑　庚申　上宣諭　皇太子曰當今禮文之事已自詳備不待講論惟是財賦未甚從容朕每思之須是省却江州或池州一軍則財賦稍寬若議省軍則住招三年人數便少却特餘人併歸建康事

亦有漸當今天下財賦以十分為率八分以上養兵不可不知　黃洽等奏許浦水軍統制胡世安近到都下備言許浦一軍本在明州定海後因移駐許浦是時港道水深可以泊船後來潮汐淤塞遂移戰船泊在顧逕人船相去近二百里遇有緩急如何相就合依舊移歸定海　上曰說得極是定海南北之衝下瞰山東北用舟師之使當時自是不合移也卿等更且熟議　是月錄中興節義後用吏部尚書顏師魯等之言也於是引故書放行中興初節義顯著之家合得恩數令吏部開具奏聞　冬十月丙寅知湖州趙恩言湖州實瀕太湖有隄為之限制且引二十

口口口引導湖水以溉民田因各建斗門以為蓄泄之所視旱澇為之啓閉去歲之旱高下之田俱失雪溉委官訪求遺跡開濬浦縷不數日間湖水通徹遠近獲利而於斗門因加整葺乞詔守臣逐歲差官親詣湖隄相視開濬浦縷補治斗門庶幾永久從之

己巳廣西提刑趙伯邁奏本路鈔法五弊且曰冀者建議之臣以官般官賣科數百姓害及一路於是改行鈔法上以足國下以裕民莫不以為便今六年矣諸郡煎熬益甚民旅困於科抑名曰足國實未嘗足名曰裕民實未嘗裕所最可慮者緣邊及近裏州軍兵額耗減已極更不招填所在城壁頹圮無力修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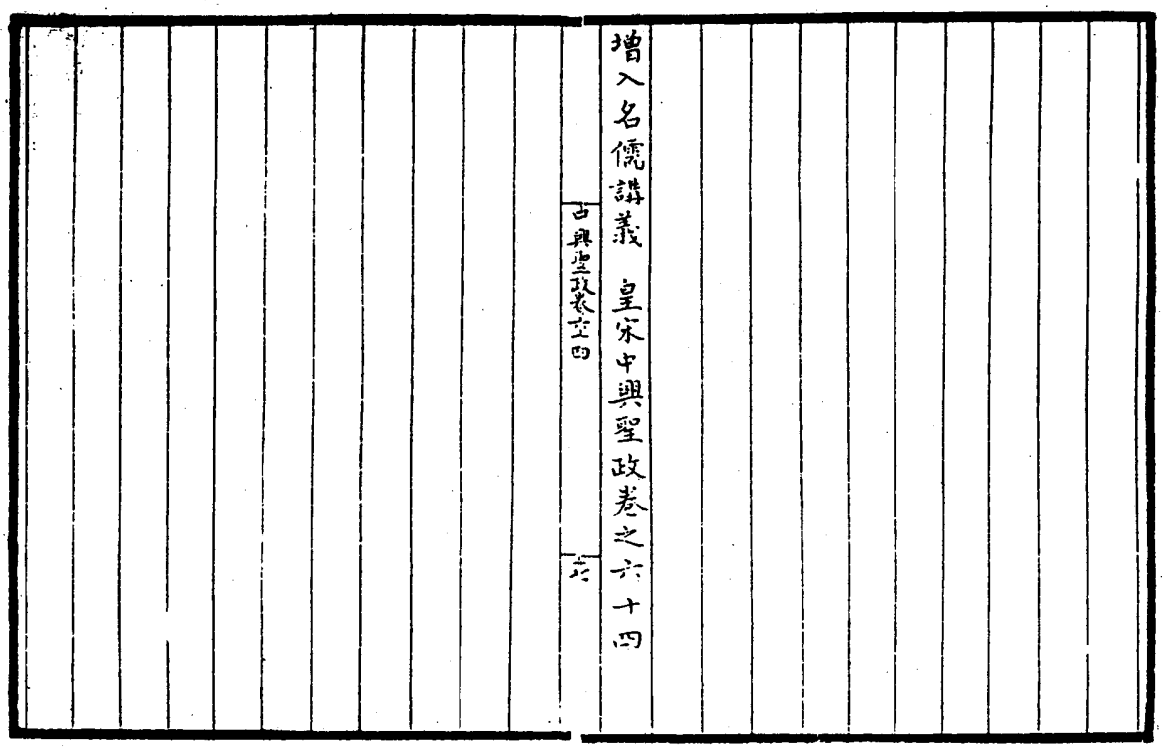
乞葉執臺諫見容

口有緩急何所倚恃臣嘗徧詢吏民向者官般官書
口口廣西諸郡誠有科數百姓去處然不過產鹽地
口所謂高化欽廉雷五州是也海鄉鹽賤不肯買故
有科抑如靜江鬱林宜融柳象昭賀梧藤皆容積口
滯窗近裏一十六州去鹽場遠若非官賣無從得鹽
舊時逐州秖是置鋪出賣民間食用樂然後買不待
科抑自改行鈔法以來近裏一十六州徒損於官無
補於民民食青鹽又遭科鹽鈔之苦沿海五州雖名
口口其舊賣二分食鹽元不曾禁戢計户計口科撥
口口口口口口之法正當講究沿海五州利病杜絕
口口口當變近裏一十六州官般官賣之法詔令應

孟明朱晦顏同林岊相庾徐具聞奏　戊子臣僚奏
祖宗之時士尚恬退張師德兩詣宰相之門迎還謝
議豈若今日紛至沓來臺諫之門猥雜尤甚終日酬
對亦且厭苦而無說以拒其來臣願明詔在廷止過
奔競其有數事干謁者宰執從而抑之臺諫從而糾
之至於私第謁見之禮一切削去果有職事非時自
許相見庶幾在上者可以愛惜日力不為賓客之所
困在下者可以恪共職業不為人事之所牽詔從之
己丑司農寺言臣僚劄子切見豐儲倉初為額一
百五十萬石不為不多然積之既久寧免朽腐異時
緩急必失指擬乞下户部司農寺相度每歲口口

口口納行在米數若干及諸處坐倉收糴數若干須
口會計以俟對元不盡之數如常平法許其於陳新
未接之時擇其積之久者盡數出糶俟秋成日盡數
補糴則是五十萬石之額永無銷耗此亦廣儲蓄之
策也從之　是月置煥章閣藏　高宗御集　中書
舍人鄭僑充賀正旦使閤門張時修副之以歲暮抵
燕時北主病已篤傳旨令就東上閤門進書僑與時
修力爭以為東上閤門者乃臣僚進獻表章之地
本朝皇帝國書豈當於此投進往復爭辨至漏下十
數刻乃令且就館相持至元日晚忽傳其主之命以
使人欲面進書今已過期可遣還明日北主吉口口

□□□□□　皇帝已受□□□□□□□□□□
□□□□□□□□□□□□□□□□□□□□□□
□□□□□□□□□□□□□□□□□□□□□□
□僑回御守師不屈累措得宜朕□□□□□□□
丙申宰執進呈文字間　上謂□□□□□□
□可汎濫將來　皇太后慶八十與朕慶七十□□
□□恩例太汎添多少官如　皇太后慶壽只得推
□□□官屬方是
臣留正等曰九月丙申宣諭兵賦大計與是日所
謂慶壽恩例乃聖志先定所以貽謀於方今者也
故皆謹而書之以備有司之討論
甲辰進呈臣僚奏近者百執事輪對辭見連章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十四
古興聖政卷之四
六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

大錯題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上海校經山房
成記書局印行

新刻遼金紀事本末敘

遼金二史紀事本末都為九十二卷伯氏芾生寄自峽江余先讀敘例佢書統紀具矣嘗取袁陳諸家書窃皇周覽通貫累鼂獨遼金二代編著未聞爲昔四庫館臣以宋史紀事本末頗及遼金謂當稱三史紀事不得獨以宋標名詆其偏見余攷陳書涉二國者既勘要爲有宋之編稱名未舛光持論止疏癸紀遼金比它史不同其人名官爵繙譯未諳一人迭出史譌錯者數矣又其修史率爾採摭未廣漏脫者眾罣誤時有蓋踵佢止難命葉匪易前人請事獨遺茲編

誠不若別部麾理崇緒詳起訖已也伯氏編集
起自甲申迄今一紀始排比成帙其書以遼金
二史爲主而參以新舊五代史宋史元史菜隆
禮契丹國志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司馬溫公通
鑑未文公綱目李氏壽續通鑑長編徐氏夢莘
北盟會編李氏心傳繫年要錄商氏輅續綱目
陳氏桱通鑑續編王氏宗沐續通鑑薛氏應旂
宋元通鑑徐氏乾學通鑑後編畢氏沅續資治
通鑑等書以及各家說部傳記文集約百數十
種凡事涉遼金者靡不按採攷證同異注於下
方雖自勤日月不遑人事後出讀二書者實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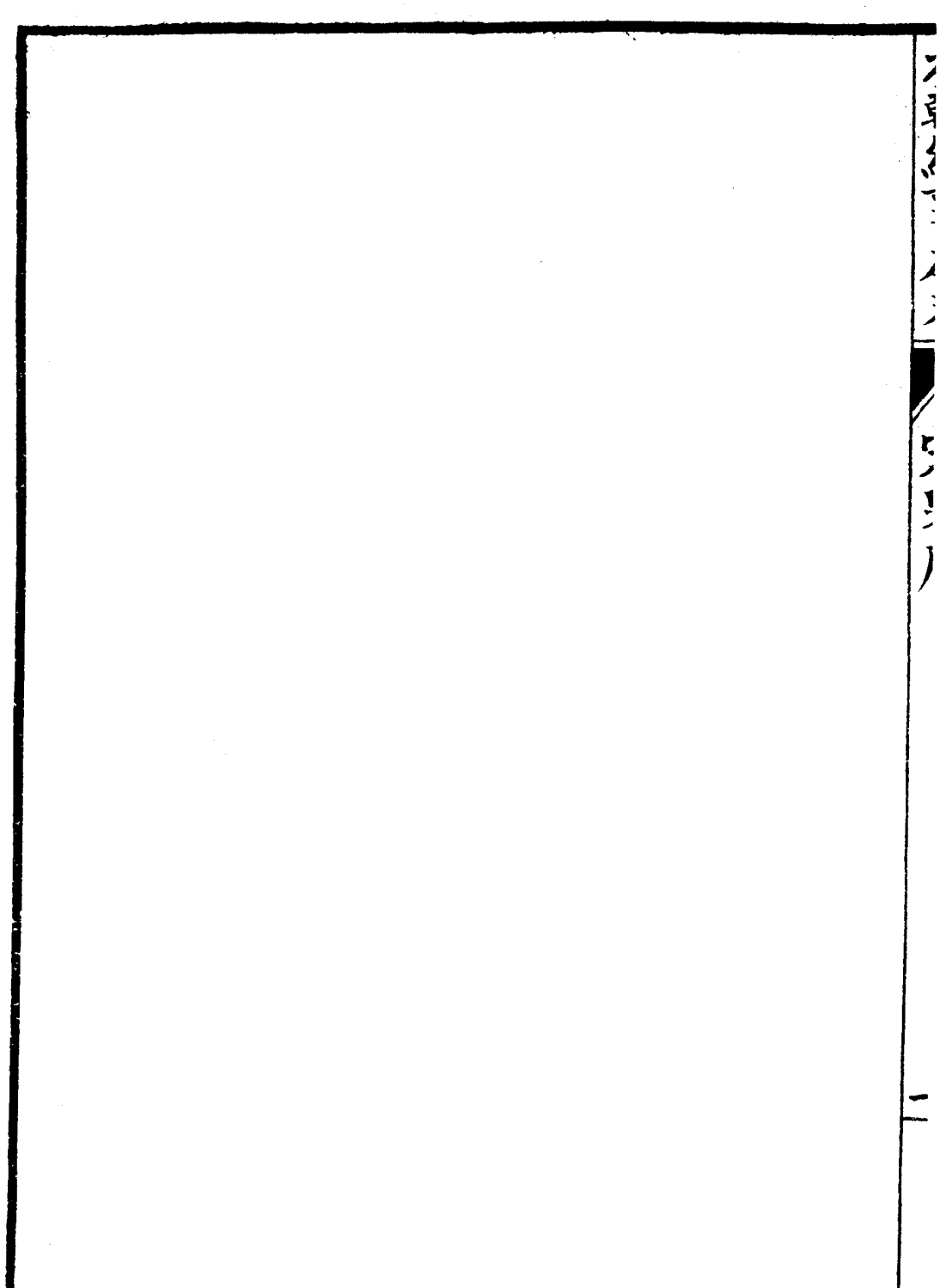
逸爲伯氏績學好文諸經皆有撰述尤遂於史簡學此編可爲舉前此墜簡後來余時奉命備兵高廉官牘積尺蔑暇校字命諸弟等審勘將授手民常謂紀事本末始於此也逋肇尚書史錄以駢偶此辭不自尊其體宋景文摘碎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侶牋便然不可止祖後此作者不知其本於此也逋篇綴以駢偶施於史傳子脩唐書未嘗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惟舍對偶此文入史荣如以彬黛餘壯士笙匏其佐鼓鞏非所施矣況乃槩幅連篇出於作者

非史法明矣余敘述此書并誦宋公止言以告
學者伯氏茲編不加斷論佐史止道誠在彼不
在此伯氏方由優選官峽江訓導督學盛公見
其書深用褒許趣付剞劂其時從事參訂者諸
弟有槩有槩有榮有槩校對者余四子豫復益
支仝校者伯氏三子履臨晉也督刊者伯氏僚
壻現官上海令黃君承暄上舍程君嘉彬繕寫
者伯氏門人淵江德清茂才蔡震廣西馬平上
舍楊霽楊霖也坿識於此光緒十有九年歲次
昭陽大荒落窮月
仲弟有榮謹撰

宋元紀事本末序

讀史至宋蹴乎傷之代侔漢唐而文出蒙古其書闕冗不足述也莆田柯氏新史肇興遼金二國降列載記規模反正卷帙微省而取材未廣闕如生恨薛王通鑑出入陳氏旁摭曲證自謂功高而參觀前史漏萬非一余嘗欲取脫脫一書剪截繁陋別韓老同傳之非去蔬芟濫收之謬然後大采遺文博蒐典故斷以己意成一制作而家鮮倉乘畋漁無術訪求幾載國野並存大者五六小者十數巖巖真本尚嘆未見其他殘失皓首何窮元史速成衆思寡集卷末論贊俱從姑舍豈　晃旒當付不議抑方之房魏詮晉諫讓多矣夫全史定則通鑑成通鑑行則本末出宋元之際苟有作者三書兼舉旦暮可遇乃積久無聞懸書不立北海高安勉因舊文分代次事題目博設意在便覽非求必傳余聊從二家寄以論難編綸目前綱紀有待不敢即為建安續也宋治儒弱文繁實少元臣讒之隆替略備顧法高前代亦復有四曰禮臣下崇道學后妃仁賢宗室柔睦內治既修兼以外攘天保采薇宜克永世而駐蹕一南國祚竟殞論者咸懼熙甯變法宣和極亂祟周室東遷平王絕望莫高宗構若也汴京失守中原雖沒而建炎紹興勢最可為岳韓劉吳百戰百克假令有一中主如晉孝武唐肅代者為之南面任使不疑擴清天步六合版圖將大於建隆豈特謝安提淝水郭李收兩京哉孰意構既無良檜尤凶醜君臣魚水專戮干城大將既盡不復生神州既棄不復還孝宗有志而湯思退主和寧宗無能而韓侂胄主戰馴至理宗政由史賈柔柔板蕩繼以草黃大運竭矣胡元主夏草昧不甯英宗之弒泰定之篡明甯之殂順帝之立國祚可亡必緩及至正勝廣始起秦皇厭勝唐明祝天真人將降適有期乎蒙古色目班高漢南西僧帝師道尊孔子明堂配天風猶冒頓固知百年數窮無侯紂惡之熟也間居尚論紀志表傳各有竊取未幾散去感同雲烟嘗念神器極保雖鼠難竊胡歡漢悲憾深島喪逆取順守道固多逐大抵開闢之憂勤不敵季朝之燕逸羣臣之勞蓋莫救一夫之頑讒古今盡然不獨兩代也藝祖法慕成周而禍夷於石晉靼韃地廣秦隋而歷短於拓拔中國之所以失即　之所以得　之所以失即中國之所以得也周書戒王殷鑒不遠漢臣近規引秦為喻人君善監者必自近始即宋元未竟之編亦何不可資金鏡儆不若乎

婁東張溥題



宋史紀事本末目錄
第一卷 太祖代周
第二卷 收兵權
第三卷 平荊湖
第四卷 平蜀
第五卷 平南漢
第六卷 平江南
第七卷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第八卷 禮樂議
第九卷 治河
第十卷 金匱之盟
第十一卷 吳越歸地 陳洪進附
第十二卷 平北漢
第十三卷 契丹和戰
第十四卷 西夏叛服 繼遷德明
第十五卷 交州之變
第十六卷 蜀盜之平
第十七卷 太宗致治
第十八卷 營田之議
第十九卷 至道建儲
第二十卷 咸平諸臣言務
第二十一卷 契丹盟好

第二十二卷
天書封祀
第二十三卷
丁謂之姦
第二十四卷
明肅莊懿之事
第二十五卷
郭后之廢 温成事附
第二十六卷
天聖災議
第二十七卷
茶鹽榷罷
第二十八卷
正雅樂
第二十九卷
慶歷黨議
第三十卷
夏元昊拒命
第三十一卷
儂智高
第三十二卷
貝州卒亂 王則
第三十三卷
浚六塔二股河
第三十四卷
英宗之立
第三十五卷
刺義勇
第三十六卷
濮議
第三十七卷
王安石變法
第三十八卷
學校科舉之制
第三十九卷
元豐官制
第四十卷
西夏用兵
第四十一卷
熙河之役
第四十二卷
瀘夷
第四十三卷
元祐更化

第四十四卷　宣仁之誣
第四十五卷　洛蜀黨議
第四十六卷　紹述
第四十七卷　孟后廢復
第四十八卷　建中初政
第四十九卷　蔡京擅國
第五十卷　花石綱之役
第五十一卷　道教之崇
第五十二卷　金滅遼
第五十三卷　復燕雲
第五十四卷　方臘之亂
第五十五卷　羣盜之竊
第五十六卷　金人入寇
第五十七卷　二帝北狩
第五十八卷　張邦昌僭逆
第五十九卷　高宗嗣統
第六十卷　李綱輔政
第六十一卷　宗澤守汴
第六十二卷　兩河中原之陷
第六十三卷　南遷定都
第六十四卷　金人渡江南侵
第六十五卷　苗劉之變

第六十六卷
平羣盜
第六十七卷
金人立劉豫
第六十八卷
張浚經畧關陝
第六十九卷
吳玠兄弟保蜀
第七十卷
岳飛恢復中原秦檜害飛附
第七十一卷
順昌柘皐之捷
第七十二卷
秦檜主和檜死附
第七十三卷
金亮之惡
第七十四卷
金亮南侵金人殺亮立雍附
第七十五卷
建炎紹興諸政朝臣言事附
第七十六卷
孝宗之立
第七十七卷
隆興和議
第七十八卷
孝宗朝廷議
第七十九卷
陳亮恢復之議
第八十卷
道學崇黜
第八十一卷
兩朝內禪孝宗光宗甯宗廟議陵議
第八十二卷
韓侂胄專政
第八十三卷
北伐更盟
第八十四卷
吳曦之叛
第八十五卷
蒙古侵金
第八十六卷
金好之絕
第八十七卷
李全之亂

第八十八卷
史彌遠廢立
第八十九卷
金河北山東之没
第九十卷
蒙古取汴
第九十一卷
會蒙古兵滅金
第九十二卷
三京之復
第九十三卷
蒙古連兵
第九十四卷
余玠守蜀
第九十五卷
真魏諸賢用罷
第九十六卷
史嵩之起復
第九十七卷
董宋臣丁大全之姦
第九十八卷
公田之置
第九十九卷
蒙古諸帝之立太宗定宗憲宗世祖
第一百卷
蒙古立國之制
第一百一卷
北方諸儒之學
第一百二卷
蒙古南侵
第一百三卷
郝經之留
第一百四卷
李璮之納
第一百五卷
賈似道要君
第一百六卷
蒙古陷襄陽
第一百七卷
元伯顏入臨安
第一百八卷
二王之立
第一百九卷
文謝之死

宋史紀事本末目錄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

高安陳瞻遠編輯
明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太祖代周

宋太祖建隆元年周恭帝宗訓元年也先是周顯德六年十一月鎮定二州上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至是年正月辛丑朝遣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歸德節度使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校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寖有推戴匡胤之意都下讙言將以出軍之日册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訛言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吾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册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贇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臥欠伸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册太尉為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眾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遂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立我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淩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貸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仆入溥手幾出血溥禁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遽遽而歸謀帥眾禦之軍校王彥昇逐馬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大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脩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匡胤就坐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即皇帝位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遷之西宮乙巳大赦改元以所鎮歸德軍在宋州國號宋遣使遍告隣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定國運以大德王色尚赤臘用戌帝涿郡人四世祖朓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宏殷周檢校司徒兵州防禦使宏殷娶杜氏生帝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屋異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東西班行首

署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世宗征伐潛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乃命代之卒用代周華山隱士陳摶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遼兵申詔鄭周馬步親軍副都指揮韓通為中書令以禮收葬以旌其忠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奪官以建國之始乞貰之帝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　辛亥論翼戴功加石守信為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為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鍔為馬步軍都虞侯王審琦為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為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為步軍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侍衛都指揮使

乙卯帝以其弟匡義為殿前都虞侯改名光義趙普為樞密直學士　立四親廟尊高祖朓為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為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后考宏殿為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慶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夏四月癸巳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初帝即位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討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起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遣歸請筠曰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幕府為檄數帝罪孰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邱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於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言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眾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侍衛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仍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　六月辛未帝自帥大眾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眾於澤州南郊盧贊筠走保澤州帝親督戰列柵為之大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請死帝怒以鐵鎚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為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為單州團練使　秋七月帝自潞州還以大梁為東京洛陽為西京　己未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據揚州起兵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帝帝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禮守

珣往潞陰結鈞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求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凶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主以聞遣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帝自行　冬十月帝發汴十一月丁未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放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帝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揚州平

史臣曰韓通死於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

三年冬十月遷鄭王宗訓於房州王薨以開寶六年春追謚曰恭帝

張溥曰韓通李筠李重進皆為周室而死以義言之其殷之三仁乎通子崇驎兒多智略知藝祖人望勸通早為之所通不聽黃袍既加謀集弓矢其時晚矣李筠鎮昭義中書命至涕泣舉義李重進鎮淮南亦據揚州起兵一以四月死一以十一月死不量己力起蹈湯火徒死何益然武王伐紂義士非之多士多方二篇之書于頑民不敢斥也呼之曰士夫五季道喪君臣義絕朝唐夕晉視為故常太宋之興應天順人舉朝同聲連袂稽顙猶有三人為周而死神農虞夏庶不沒乎君子且為宋賀其何誅馬筠初起義閭邱仲卿說其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筠違其言徒恃儕琛槍撥汗馬以敗重進使翟守珣往潞陰結鈞帝令之遊說緩其謀使當日二人謀定後發　時並舉腹背皆敵宋之為宋未可知也楊堅篡逆尉遲迥入討四方響合敗于韋孝寬而死天方授楚未可與爭烏論成敗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

收兵權

太祖建隆二年閏三月以慕容延釗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先是帝受禪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指揮使至是延釗自真定來朝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為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　秋七月罷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興禁衛兵頗眷數以為言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帝悟一日召普從容論天下之事因喟然嘆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

普諫行彥卿與禁兵

初以文臣知州事

詔設通判於諸州節度使之權始輕初直諸路

年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兵革不息、生民塗炭、吾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也、節鎮太重、唯稍奪其權、則天下自安矣、帝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帝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為、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以守信為太平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為鎮甯節度使、趙彥徽為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資甚厚、唯石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已而欲用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典禁兵、趙普諫曰、彥卿名位已甚、豈可復委以兵柄、帝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即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寢、久之、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帝宴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勞瘁、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謝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邱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重贇、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閱閱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胡一桂曰、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既以從容杯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召者、帝即位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以遥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夏四月、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時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參官彊幹者往涖之、至是遂著為令、

三年三月、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

轉運使財利盡歸於上

選諸道兵入補禁衛

詔諸州決大辟付刑部詳覆

趙普薦辛仲甫為四川兵馬都監

帝注意命將

用恩結李漢超董遵誨

率領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　八月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帝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擇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拔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帝復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帝遂用之為四川兵馬都監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

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難留而天下之勢一矣

帝既定計收盡諸宿將兵柄而削藩鎮權尤注意命將分部守邊其得要領以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隸州以拒北狄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部中莞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夾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賜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士使為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為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屢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荊湖川廣吳楚之地　漢超在關南民有以其彊娶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訟者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超帝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論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以不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初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帝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馮藉父勢實侮之一日謂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

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帝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帝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即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再拜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待罪請死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帝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環夏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

陳邦瞻曰宋祖君臣懲五季尾大之禍盡收節帥兵柄然後征伐自天子出可謂識時勢善斷割英主之雄畧矣然觀其任將如此此豈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後世子孫不深惟此意徒以杯酒釋兵權為美談至南渡後奸臣猶託前議罷三大帥兵以與讐敵連和豈太祖趙普之謀誤之耶然當時務強主勢矯枉過直兵材盡聚京師藩籬日削故主勢強而國勢及弱矣亦不可謂非其遺孽哉

張溥曰收兵之謀發于趙普普固文吏利損將權抑當藩鎮積強華山桃林窮而必變其道莫易也杯酒論心大將解印不賞而勸衛則何居漢高殘賊專戮功臣光武反之曲務保全俾遠吏事藝祖赤心既同蕭王石守信等復特蕭曹故人之稚不為韓彭跋扈時會適逢投戈為快豈必盡說辭力哉咸平年間王禹偁言江淮諸郡毀城隍銷兵甲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蕩然無備貫昌朝于仁宗朝言將屢易士不練病在削方鎮太過二臣去太祖世未遠篤目若此豈開基聖主當日不為子孫計乎觀其文臣典州老將禦邊久任責成戰守並用萬年景福何嘗去兵末世處堂祖功有咎赫赫文武富為東遷敗德哉南渡賊檜為金人反間納范同之策召三大將入朝盡收權謬附前說則又開門揖盜者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平荆湖

太祖建隆元年六月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初保融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於帝授以節度使

三年冬十月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時年十一　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保融子繼沖嗣　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内凶狠者誅之畧盡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於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向事小兒乎十二月會保權

周保權立張文表殺廖簡據潭州保權求援于宋

遣兵代永州戍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慶簡素易文表不設備文表兵徑入府中簡方燕客醉被殺文表遂據潭州又將取朗陵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求援先是帝遣盧懷忠使荊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沖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通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周保權使至帝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師湖南假道荊渚因而平之萬全策也乾德元年春正月庚申乃命慕容延釗為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率十州兵假道繼沖討文表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於平津亭執文表臠而食之梟首朗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使繼沖諭意繼光憲因言於繼沖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沖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於荊門且覘強弱處耘待之有加繼沖聞之以為無虞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十倍道前進繼沖但俟保寅還遽聞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比繼沖還則王師已分據要衝繼沖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六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于帝帝受之以王仁贍為荊南都巡檢使而授繼沖荊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光憲為黃州刺史三月戊寅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於朗保全才將張從富等以為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為所襲相與枹守延釗至不克入帝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於澧江敗之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皆喝之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黥者入城言被擒者為宋師所喝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處耘遣田守奇師師渡江獲之以歸帝釋其罪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眾寇掠王師擊殺之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帝以尸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湖南長州在唐分為錦溪巫敘四郡唐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抄帝既平湖南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之長州猺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略蠻夷服帝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為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兵士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輒如猱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荊湘無復邊患

張溥曰湖南周行逢荊南高保融地勢相倚猶唇齒也行逢卒子保權年僅十一張文表自衡州舉兵據潭州將取朗陵滅周氏保權乞師朝廷是時北觀荊渚高氏世臣安若泰山豈知王師假道其國先亡哉保融保勗皆高從誨子兄終弟及廢政不治及保勗死繼中立叢脞成矣文表之亂須臾即殄不資宋力然大兵壓境先集荊南繼沖無能開門納士直

太祖命慕容延釗假道于高繼沖以討文表文表先為楊師璠所誅李處耘即諭繼沖來降

延釗克朗州殺張仲富逐襲保權湖南悉平

掇拾耳荊南既亡湖南安能獨立保權感於張從富等抗命不下身為俘虜固其宜也春秋魯僖公二年書虞師晉師滅夏陽五年書晉人執虞公夏陽虞號之塞邑也滅夏陽虞號舉矣璧祖取荊湖猶是術也然晉師狡宋師直君子無譏焉行逢疾亟時慮文表必亂戒其子舉族歸朝高保寅於保最之世即勸之首率諸國附宋善為國家宗族謀者未有不審順逆者也李觀象孫光憲之徒可謂能讀班庞王命論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終

孟昶不聽母言而使王昭遠韓保正主兵

李昊請蜀主通職貢于宋昭遠止之

昭遠聽廷偉言納北漢舉兵帝乃命王全斌等分道伐蜀

帝先定水陸伐蜀之策以授光儀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平蜀

太祖乾德二年十二月命王全斌伐蜀蜀主孟昶自襲位日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微韓保正趙崇韜分掌機要總統軍政眾乃汝給事左右之人保正又世祿之子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輩何所用之蜀主不聽及宋下荊湖蜀相李昊言於蜀主曰臣觀宋氏啟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良策也蜀主欲通使昭遠固止之乃率兵屯峽路增置水軍帝聞之遂謀伐蜀以張暉為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帝大悅已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幷州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牛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帝笑曰西討有名矣帝乃命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翰為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為蜀主治第於汴水之滸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具備詔全斌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為都統趙崇韜為都監韓保正為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於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　十二月王全斌等克萬仞柵于二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圌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延德與保正李進等戰於三泉砦敗之擒保正及進等獲糧三十萬師至羅州蜀師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奪其橋蜀人退保入漫天砦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柏江焚梁退保劍門　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甫江制置使高彥儔死之初夔州有鐵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帝示以地圖指鐵江曰我軍沂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即以

蜀高彥儔敗自焚死光義以禮葬之

克蜀之兵惟曹彬秋毫無犯蜀主命李昊草表降宋

全斌等縱兵掠蜀彬屢請旋師不從

全師雄憤朱光緒而叛禹彥暉戰死

戰權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鐵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棄舟而上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上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劍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投火自焚死徵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　三年春正月王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眾退屯漢源城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脫棄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節度使李廷珪廷珪盡發兵而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　劉光義曹彬進克蜀萬旅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時諸將所過盛欲肆戰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　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為之副趨劍門以禦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城都但攜姬妾樂器及令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綿州聞已失劍門遂屯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惶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為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為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乙酉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帝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設氈帳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高覺寒念征西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不從既而帝詔發蜀兵赴汴並優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侵擾之蜀兵怨思亂三月蜀兵行至綿州遂作亂劫屬邑眾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推蜀丈州刺史全師雄權以為帥全斌遣朱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師雄怒遂無歸志率眾攻彭州破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攻討為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又遣張朝擊之復不利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遣兵守綿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閬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　六月蜀主衰率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帝御崇元

蜀主景至汴封公尋卒母李氏亦不食薨

帝碎景寶裝瀹器曹翰襲破呂翰

殿備禮見之賜資甚厚拜景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子玄喆為秦寧軍節度使從臣親屬授官有差景尋卒帝廢朝五日追封楚王景母李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帝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倘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帝有北征意聞其言甚喜及景平不肯哭以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耳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為不食數日亦死帝聞而傷之帝嘗見景寶裝瀹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　十二月帝聞兩川兵起客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澤為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全師雄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鄭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口水陸轉運使曹翰會仁贍圍賊呂翰於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眾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諜知之戒掌漏者止擊二鼓賊眾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雄於灌口師雄走全堂病死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為主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道招輯賊眾悉平西南諸夷多來請附

宋兵還全斌等責降彬實特優

沈義倫入蜀却珍帝用為樞密副使

乾德五年春正月甲寅徵王全斌等還帝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狀黥資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後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且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耳彬之還也囊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濟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帝曰卿有茂功又不伐德勸國之常典可無遜　二月以沈義倫為樞密副使義倫為四川都轉運使隨軍入蜀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帝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本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帝嘉之故有此命

張溥曰劉裕之克長安也欲久留屯經略西北急於內禪倉卒東還輕以關中授孺子遂有沈田子王鎮惡之變夏王勃勃乘之終晉無陳泰非中國有也宋藝祖命王全斌等伐蜀蓋景出降兩川克定猶以淫暴剽殺全師雄困眾怨復叛高彥暉戰死曹翰曹彬等分道夾擊始就殲滅師不以律雖勝亦敗王者所以貴持盈也景為知祥愛子舍縱失國餘慶長春詞有讖讖玄語童稚妄握大師文繡旌旗適資眾笑李昊之勸降雖不若高彥儔之死義然盱衡國勢王猶劉禪臣非姜維北地之哭不聞廟門雖隱之詞空嗟雕面欲無修降表其可得乎景母李氏唐莊宗舊嬪也誨景不從而敗及其卒也母慎不泣以酒潑地嗟彼偷生兒不食死國破家亡悲歌大義僅一老婦人傷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平南漢

太祖乾德二年春正月、南漢侵潭州、防禦使潘美擊却之。時南漢主劉鋹性昏懦、委政宦者、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鋹日與宮人波斯女等游戲宮中、宦者至七千餘有為三師三公者、宦者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以得傳位於陛下者、由盡殺羣弟故也、勸鋹除去諸王、鋹以為然、遂殺其弟桂王璇、與由是上下怨而紀綱大壞。內侍監許彥真復譖殺尚書右丞鍾允章、與龔澄樞並用事爭權、不協。會有告彥真通先朝李麗姬者、澄樞將按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真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復以李託為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託長女為貴妃、次女為美人、至是詔國政皆稟託而後行。九月、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鄧延琄言於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戰、鈍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於宋、南漢主憮然、莫以為慮、至是始懼、以廷琄為招討使、屯洸口、帝既克郴、得南漢內侍余延業、帝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者、剉則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鬬虎抵象、又賦斂繁重、邑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內官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為課戶、供宴犒之費、帝聞其奢酷、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

潘美尹崇珂克南漢郴州　鋹賜鄧廷琄死　帝令南唐主書諭鋹　鋹不遜　帝伐之　潘美擒斬伍彥柔　崇徽擁眾自保　美大殿亭承澤　崇徽降

劉鋹委政于龔澄樞　盧瓊仙　陳延壽勸鋹殺諸王　南漢許彥真族誅　鋹納李託二女委以國政

三年六月、南漢招討使鄧廷琄屯洸口、以待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脩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諧廷琄、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琄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琄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洸口祠之。開寶二年九月、鋹舉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鋹肆為殘暴、數出寇邊、請南發。帝令南唐主為書諭鋹、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鋹因唐使而譬之。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帝乃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為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晟以來、耽於遊宴、城壁濠隍多飾為宮館池沼樓檻、皆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晝守禦策、前鋒至芳林、澄樞遁還。潘美遂圍賀州、南漢諸大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鋹不從、遣伍彥柔將兵援賀、潘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床指揮而伏兵卒起、彥柔眾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以潘崇

植廷曉郭崇岳戰死
張出降
帝釋張罪而斬澄樞

徽為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美徑趨昭州崇徽但擁衆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進拔桂連二州張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　十一月張以李承渥為都統將兵十餘萬陣於蓮花峰下南漢人教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杖凡戰必致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墮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張聞韶破窮蹙不知為計始令斬廣州東壕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媪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南漢主以為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軍六萬屯馬遷以禦王師崇岳無謀勇唯日禱於鬼神而已

四年二月潘美克南漢英雄二州潘崇徹以其衆降美進次瀧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遷去廣城十里砦於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船船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船船走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潛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即令人送潛赴汴漢主欲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為扞禦之備又遣保興率國內兵拒戰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捲之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疲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廷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死於陣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烟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襲澄樞李託相與謀曰北軍之來利吾中國珍寶耳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明日張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屬送汴有官者十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豎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　三月丙申詔廣南有買人男女為奴婢轉傭利者並放免僞政有害於民者悉以聞除之　張至汴帝遣呂餘慶問張反覆及焚府庫之罪張歸罪龔澄樞李託明日有司以帛繫張及其官僚獻於廟社帝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張張曰臣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帝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託斬於午門外釋張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張體質豐碩眉目俱疏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結勒鞍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帝謂左右曰張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張在國時多置酖毒臣下一日從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張先至賜以巵酒張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張酒自飲而別酌以賜張張大慙謝張後於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卒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於禁中張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槖為

諸國降王長帝大笑

張溥曰劉隱據南海傳國弟陟再改名龔術者言其不祥又改玢後劉銀竟任龔澄樞以亡國異哉劉玢無道為弟洪杲所弒晟復殺洪杲而自立淫逆好殺其世種也張能聲蠡撫柔越閩北距五嶺南負重溟猶足自支而不仁更甚昆弟大臣次第翦屠婦寺盈朝太阿倒執尉佗黃屋其可久乎邵廷琯忠於國計請飭兵備通宋使竟遭讒誅南唐主承璽祖之命遺書敦勸情深二諫反執行人犯天怒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銀之謂也潘美進師象衆奔北組頸闕下沸沽山河彼暴同猱皓慝猶叔竇羊頭話應酬舞降王五十五年豈盡天數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平江南

南唐臣杜著薛良獻平南策帝斬著配良

唐主景疾卒子煜即位于建康

太祖建隆元年南唐主李景以御服錦綺金帛來賀即位十一月帝平李重進令諸軍習戰艦於迎鑾鎮景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鑑朝於揚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來奔獻平南策帝方惡其不忠斬著下蜀市配良廬州牙校遂還汴

二年二月唐遷都於豫章初唐主景之襲父位也屬中國多故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覦中原之志及淮甸入於周寢以衰弱帝既平揚州雖戮其亡叛景終不自寧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　八月甲辰唐主景方議東遷以疾卒於南都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即位遣其戶部尚書馮謐奉父遺表於帝願追尊帝號帝許之煜乃謚景為文孝皇帝廟號元宗陵號順陵煜初名從嘉聰晤好學善屬文工詩畫明音律

煜好浮屠法而忘國守邊

三年六月詔唐主煜應朝廷橫海飛江水闢懷順諸軍親屬有在江表者悉遣令渡江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喜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其大慶更以貢宴為名別獻珍玩　秋七月南唐遣其臣徨如壁貢金銀錦綺千萬是月放南唐降卒弱者數千人歸國　十一月賜唐建隆四年曆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為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瘡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

唐相韓熙載

煜先幸周氏後立為后

開寶元年五月唐以韓熙載為中書侍郎熙載顯德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儉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帝受禪景益重之欲以為相以帷薄不修而止至是復用　唐主立周氏故后妹也美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於唐主后卒遂

煜寵任陳喬張洎徐遠徐遊

煜遣弟從善朝貢遂去國號貶制度

林仁肇請復江北廬舒請取吳越煜皆不聽

煜遣弟從善入朝帝命曹彬等伐江南戒勿暴掠

冊立之唐主頗留意聲色霓裳羽衣曲久絕不傳后按譜盡得其聲調唐主常欲以戶部侍郎孟拱辰宅賜教坊袁承進御史張憲上疏力諫不聽初唐宰相嚴續盡忠不貳與執政議多不同求罷政事唐主許之於是百司政事皆歸於樞密院樞密副使陳喬柔懦畏怯猾吏潛結權幸多為非法紀綱並壞而張洎方以文學得幸特授清輝殿學士與太子太傅徐遠太子太保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機務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于元楠等宣行之中書密院俱同散地

四年十一月唐主遣其弟從善來朝奉方物入貢帝以從善為泰甯軍節度賜第留京師唐主手疏求遣從善歸國優詔不許時唐主事中國雖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南漢亡懼甚因上表乞去國號改唐國主為江南國主唐國印為江南國主印且請賜詔呼名帝許之唐主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其餘稱官多所更定先是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對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餐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之偉度

五年二月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成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於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讎也他日必為北朝特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聞帝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待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

七年春正月江南主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貢奉疏求弟從善歸國帝不許江南主天性友愛自從善來使被留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

九月癸亥遣曹彬等將兵伐江南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時喬與洎掌樞密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宗祀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冊帝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帝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帝誡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多殺也又曰臣陷之日慎勿殺戮設

樊若水上言江南可取狀帝遂造浮梁潘美等用以渡江

美敗鄭彥華杜真高唐英雄父子八人死義

江南兵敗煜殺皇甫繼勳煜遣徐鉉來求緩師帝不許

鄜令王明等擒朱令贇

金陵城陷陳喬自經鍾情繼後

若困關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荊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於銅陵進次采石磯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來歸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低北岸凡十數往還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帝悅之遣使往荊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荊渚而下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水為右贊善大夫及師南下以若水為嚮導既克池州即用為知州十一月若水請試舟乃先試於石牌口移至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率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王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數十人江南主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侯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王師將行江南主誡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沂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步軍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為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八年二月曹彬連破江南兵於白鷺洲新林港遣田欽祚攻溧水江南統軍使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倘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沒於陣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進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陣於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勝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侯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艘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陴者爭道溺死千計初陳喬張洎為江南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宋師江南主遂佛然為慮自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焉談不恤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楠等莫得通王師駐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時兵政皆屬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眾言輒云北軍強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欲夜出邀戰者繼勳必杖其背拘囚之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立柵旌旗滿野知為左右所欺始驚懼收繼勳付獄殺之遣使召神衛軍都虞侯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冬十月江南都虞侯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迫遣學士承旨徐鉉求緩師鉉至言於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論辯不已帝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歸江南朱令贇自湖口入援眾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遣戰艦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遣橈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犄角襲之令贇乘其大航建大將旗鼓至浣口明合步軍將劉遇急攻之令贇勢促縱火拒戰會北風

死之

煜與湯悅等赴汴

彬

封煜為建命侯

曹翰殺胡則屠江州

甚大反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贇全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蹙日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為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某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彬即稱愈又明日城陷初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縊死勤政殿學士鍾傳朝服坐於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軍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怒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衣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縗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九年春正月乙亥曹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授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責張洎曰汝勸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拔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為然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令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為太子中允　二月庚戌以曹彬為樞密使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豫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無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衆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兵悉取貲財而屠其民　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壬辰隴西公李煜卒

張溥曰江南李景困於四戰稟周正朔宋初入貢號為順臣子煜繼立貶損制名小心益謹明天子在上可以憑而敖矣亟竦朝氣務盡平者時當一統地處必爭也李景之世杜著群良爺宋獻平江南策藝祖戮辱境上王者無私二心之臣其知懼乎迺若水懷憤不第詣汴上書圖造浮梁帝復延之廟堂遇以國士謀吳之心又何嘗一日忘也煜喜讀書屬文工書畫知音律兼信浮屠法度其才能亦梁簡文陳後主類倆林仁肇忠謀被間望甫繼勳驕貴握兵用舍乖方遂膠何悔李牧誅而趙亡范增死而楚滅強大且然況闇弱哉五代風靡莫君如奕太祖平荊楚取巴蜀俘劉鋹太宗削吳越伐太原其臣死事者寥寥也南唐之亡李雄父子戰死鍾傳舉族畢命陳喬善柔亦憤而自縊疾風勁草吳猶有人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太祖欲盡令武臣讀書

范質等相坐論之禮遂廢

太祖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卯遣使分鎮諸州　是月視學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於孔頲坐端令文臣分模

太祖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卯遣使分鎮諸州　是月視學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於孔頲坐端令文臣分模

餘贊慶臨視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帝嘗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尽第之外不殖貨產真宰相也是日以質及王溥魏仁浦同輔政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疏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帝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庚寅賜貢士楊礪等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自是歲貢舉二年春正月度民田而使者多不實是帝謂曰田蓋欲勤恤小民而民敝愈甚令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為令又置義倉官所收貳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夏四月詔郡國置前代帝王賢臣陵家戶

詔許不時上章

帶幸武成王廟去白起配享以二科取士

三年二月甲午詔自今百官每五日內殿起居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不時上章無以觸諱為懼　己亥詔曰王者禁人為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世屬亂離則糾之以猛人知恥格則濟之以寬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甚非愛人之旨自今竊盜贓滿五貫足陌者死

乾德元年秋七月帝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廡指白起像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二年春正月行四時參選法詔陶穀等四十七人各於見任幕職京官中舉堪為郡守副佐者一人除官之日仍書舉主姓名如謬舉致職事乖方者並連坐　夏四月丁未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取博州判官賴贇宋初取士有三科一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曰經術優深可為師法一曰詳閑吏理達於教化凡內外職官布衣草澤皆得充舉並諸州解送吏部試論三道

置榿庫封以備兵荒

令中書覆試陶穀

廷試策一道應制科者自贇始

三年八月置封樁庫帝平荊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為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饑饉之備嘗論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四五百萬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歸於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我以二十匹絹購一胡人首彼精兵不過十萬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

四年三月甲辰詔翰林學士常參官於幕職州縣及京官內各舉堪任常參官者一人不當者連坐

開寶元年三月初覆試貢士是科權進士合格者十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第命中書覆試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宜私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三年秋七月己巳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帝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受禪初頗好微行或減其輕出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嘗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為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嘗縫用青布帳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宮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爾服此眾必相傚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豈可妄用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為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則未嘗貰

命減吏員

帝悔誤決一事

帝戒永康公主衣貼繡鋪翠襦

帝減刑戮獨不貸贓吏

張溥曰藝祖受禪之元年即遣賑諸州躬孝太瑩君道立矣至開寶九年崩帝在位凡十七年仁聲善政史不勝書惟信史珪石漢卿而殺張瓊與鄭起楊徽之有私憾而出為縣令高明柔克未或盡善帝亦旋悔之無傷令德也唐自安史之亂政出方鎮歷五代不解專兵則好爭專利則繁賦專殺則苦刑帝知其弊痛改革之先收兵權然後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漸取其柄天下勢一號令迺行防亂之嚴未有密於此時者也然歷觀行事帝皆以仁者之意施之非獨聖政有聖心焉散禁兵而功臣無雲夢之疑更法制而郡縣無商君之惑知帝之志在於安天下不在於私天下也周官雖善必本諸閨雎麟趾其是謂乎初政取士務紀徽倖陶穀之子不假以官張齊賢有宰相才遺留晉王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宜後世賢人君子於宋獨多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禮樂議

太祖建隆三年夏四月太常寺博士聶崇義上三禮圖先是周世宗時將稀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稀祫之禮崇義上言其畧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儉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後以五年為禘且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

聶崇義言禘祫禮三證

崇禮上三禮圖尹拙駁正三禮崇義復引經義釋之下實儀裁定

拙崇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張昭等為定議

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祫其太學博士議云按禘祫之禮三年再宋高祖孝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帝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親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閒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閑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世宗詔參定郊廟祭玉崇義因考正三禮至是奏上之帝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寖歷年祀寧免差違聶崇義典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實刊正疑訛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奬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所冀精詳苟有異同善為商確　尹拙駁正三禮聶崇義復引經釋之下禮部尚書竇儀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寖遠圖繪缺然踳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眩味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為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案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璜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之文即無蒼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敕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復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聶册君取其說為圖三卷多不案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刪為二卷其阮士信即諶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諶之紕謬兼三卷禮圖刪為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為之說安得使入周圖如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為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為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作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儗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為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理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擬聖人之妄而居上公之

位有益於教，亦為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準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為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圍印之邃亘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祼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郊真而手秉尺二之圭，祼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祼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異矣。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為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為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為祼準，近代音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差違，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為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輒崇義去釜畫鐘，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鐘，案易說卦云坤為釜，詩云維錡及釜，又云溉之釜鬵，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燀物而祭，即釜之為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

乾德元年二月，太常竇儼上言曰：三五之典，禮樂不相沿襲，洪惟聖宋肇建皇極，一代之樂，宜乎立名，樂章，固當易以新詞，式遵舊典，從之。因詔儼專其事，儼乃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為高安，祭地為靜安，宗廟為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為嘉安，皇帝臨軒為隆安，王公出入為正安，皇帝食飲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為順安，皇太子軒縣出入為良安，王冬朝會為永安，郊廟祖豆入為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為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靜安，五月有司上言，禧祖文獻，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順祖惠元，皇帝室奏大雷之舞，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大順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慶之舞，從之。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奉詔撰定祀感生帝之樂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用保安，奠玉幣用慶安，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獻用崇安，飲福用廣安，亞獻用文安，送神用普安，五代以來，樂工未具，是歲秋行郊享之禮，詔選開封府樂工八百三十人權隸太常習鼓吹四年，春遣拾遺張古取成都孟昶永偽宮縣至京師，太常官屬閱視，考其樂器，不協音律，命毀棄之。六月，判太常寺和峴言：大樂者，舊制，宮縣三十六虡，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上，望詔有司別造，仍令徐州求泗濱石以充磬材，許之。先是，晉開運末，禮樂之器淪陷，至是始令有司復二舞十二案之制。二舞即文舞一百五十人，按視教坊，開封樂籍，選樂工子弟以備其列，冠服準舊制，鼓吹十二案，其制設虡牀十二，為龍騰倚之狀，以承其下，每案設大鼓羽葆鼓金錞各一，歌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十月，峴又

竇儼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

陶穀等撰定祀感生帝之樂章

毀孟昶偽宮縣

和峴請求泗濱石以充磬材

令有司復二舞十二案之制

言樂器中有又手笛樂工考驗皆與雅音相應按唐呂才歌白雪之琴馬滔進太一之樂當時得與宮縣之籍況此笛足以協十二旋相為宮亦可通八十四調其制如雅笛而小長九寸與黃鍾管等其竅有六左四右二樂人執持兩手相交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望于十二案十二編磬并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令式詔可太祖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又念王朴鑽儀表名知樂皆以淪沒因詔和峴討論其理峴言以朴所定律呂之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別創新尺以定律呂自此雅音和暢事具律歷志自國初已來御正殿受朝賀用宮縣次御別殿奏臣上壽樂坊樂是歲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賀畢羣臣詣大明殿行上壽禮始用雅樂登歌二舞是月和峴又上言郊廟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義以楫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樂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案尚書舜受堯禪亦奏韶舞今按唐武德初因隋舊制用九部樂貞觀增為十部樂太宗以功業定四海始製破陣樂舞圖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為八行行十六人皆著金甲執戟引舞二人各執五采旛其舞六成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揚底定四變象荊湖歸復五變象邛蜀納款六變象兵還振旅乃別撰舞曲樂章其鐃鐸雅相金錞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即依樂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請於郊廟仍舊通用又案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雁天馬之義加景雲河清歌名燕樂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荊南見甘露京兆東州進嘉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綠毛龜黃州進白兔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奏之有詔二舞人數衣冠悉仍舊制樂章如所請六年峴又言漢朝獲天馬赤雁神鼎白麟之瑞並為郊歌國朝合州進瑞木成文馴象由遠方自至秦州獲白鳥黃州獲白雀並合播在管絃薦於郊廟詔峴作瑞文馴象玉鳥皓雀四瑞樂章以備登歌未幾峴復言按開元禮郊祀車駕還宮入嘉德門奏采茨之樂入太極門奏太和之樂今郊祀禮畢登樓肆赦然後還宮宮縣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安樂章本是御殿之辭伏詳禮意隆安之樂自內而出采茨之樂自外而入若不並用有失舊典令太樂署丞王光裕誦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律別撰其辭每郊祀畢車駕初入奏之御樓禮畢還宮即奏隆安之樂並從之

峴創新尺定律呂

峴議郊廟殿庭先奏文舞

詔峴作四瑞樂章以備登歌

峴請撰采茨曲

張溥曰禮樂之難興也創業之主猶嫌焉馬漢高祖禱枌榆祀蚩尤興師滅秦不好儒學祠官女巫雜置無統叔孫通因時節文野習綿蕞漢儀雖修尊君抑臣與古不當樂章蔑聞惟傳制氏沛宮大風一歌孝惠時立原廟令歌兒曹習吹相

和房中之樂亦皆楚聲唐興武德四祖廟建祖孝孫張文收考古音作大唐雅樂旋宮之義久亡而復宋藝祖受禪右文命竇儀定三禮和峴正雅樂二代修明視漢為優顧於周官制作之原未有睹也雖然三代損益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禮之尚因也久矣漢因者秦唐因者隋宋因者五代亡國禮樂存焉者寥寥豈獨在後王哉周室文備暴秦湯滅六代韶舞五行壽人皆非始皇所悅秦詩書者李斯廢古樂者趙高胡亥之世雅音盡矣沛公謾罵制襲秦舊雖有前王遺則委棄弗道也元魏典禮史稱可觀隋幷天下文參南北至牛宏何妥新樂既成專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恐學家皆議悉毀前代金石樂益破散煬帝繼之倡優雜糅身弒國殲唐高鼎革未遑改創太常樂府所用多舊文爾唐季五代喪亂相仍儀文不備周世宗臨觀殿懸嘆樂淡遊命竇儼王朴詳定律管其聲頗高藝祖因而立尺寸審中和十二律管作焉禮樂之盛而忽亡也朝廷患之而草野不敢議其亡而欲興也草野議之而朝廷不能斷漢初之不議猶秦唐宋之初不斷猶隋周是以越千有餘歲而莫定也然盛德之主言禮樂禮樂之作本人倫漢高侮慢太公分羹擁篲任呂后而殺功臣寵戚姬而搖太子幾危社稷唐高祖悅晉陽宮人太宗納巢剌王妃卒胎武韋之禍禮崩樂壞孰大於此安能與天地同和節哉宋代嚴家法尊理學則庶幾近之矣學者論宋法周而失於弱非虛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

治河

太祖議築古堤不果

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按行黃河治古堤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詔民治遥堤以禦衝決之患

三年秋大霖雨河決陽武梁山濼鄆亦決詔發州兵治之

四年八月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堤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

詔發畿甸丁夫繕築河堤歲以為常

五年春正月帝以河堤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霑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堤使

開寶五年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於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民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為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漸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圍黎元每閱前書討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治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壅塞故道小

田告暴禹元經十二篇

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廢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奬時東魯遠人田告者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

太宗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堤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邱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

使者奏治遥堤不如分水勢

三年春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堤以備水患

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詔發丁夫塞之堤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遥堤舊址使回條奏以為治遥堤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堤防唯滑與澶最為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於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為斗門啟閉隨時務乎均濟通舟運溉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　十二月滑州言決河塞羣臣稱賀

詔發卒代民治河

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治堤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步軍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

梁鼎請于迎陽鑿渠引水

涪化四年冬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十餘區詔發卒代民治之是歲巡河供奉官梁鼎上言滑州土脈疏岸善隤每歲河決兩岸害民田請於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之

五年春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宣使羅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至州西鐵狗廟凡五十餘里復合於河以分水勢

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任中正等議其價賞遂寢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輸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於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西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出邢洛如夏書過洚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於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堤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邦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夾右碣石入於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堤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四大河北逕清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入於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

垂又言疏河利害議不通行

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堅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於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衛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為門西北注滹沱滹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廣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中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邱之暴衝則濫兗泛濟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閒今大河盡東全燕隔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也一日俟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為易語稽古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為周悉所言起濟臺而下派之為六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為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懼入滹沱滹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為民患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為煩費其議遂寢

天僖三年六月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復潰於城西南岸權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於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即遣使賦諸州薪石楗橛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萬人治之

四年三月河塞詹臣入賀上親為文刻石紀功是年祠部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至並稱黃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沒民田難於隄備臣亦以為河水所經不無為害今者決河而南為害既多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污下東河泄水又艱或者云今決處漕底坑深舊渠逶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為難若決河而北為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甯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為難臣於兩難之間輒或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漳逕筱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麓為二渠一逼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雎股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於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

陳堯佐作木龍以護岸

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罷之　初滑州以天臺決口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及西南隄成乃於天臺口旁築月隄六月望河復決天臺下之衝南浮徐濟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困民力即詔京東北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村隄防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

五年春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豐埽於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復垂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有謂嘉獎說者以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為水勢之名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華始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甚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菁華開謂之菜華水四月末麥顆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冰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礬腥併流於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礬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芙蕖華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水雜流乘寒復結謂之凌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徙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創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埽岸故朽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隤謂之淪棬水浸岸逆漩謂之上展順漩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徑窄水猛驟移其將溢處望之明白謂之棧白亦謂之明灘滿怒略停勢稍泪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減土頗為疏壤深秋則白減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豫調塞治之物稍芟新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秋謂之芟伐山木榆柳葉謂之梢斬竹纫芟為索以竹為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竒平之所為埽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梢梢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橛杙閱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滿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殺水勢護隄焉凡緣河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鬧封府有陽武埽滑州有韓房二村憑管石堰州西魚池迎陽凡七埽（舊有七里曲埽後廢）通利軍有齊賈蘇村凡二埽澶州有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大北岡孫陳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孫杜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東西北凡四埽鄆州有博陵張秋闕山于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齊州有柔金山史家渦二埽濱州有平河婁定二埽棣州有聶家渡堤鋸牙陽成四埽所費皆有司歲計而無闕焉

張溥曰漢唐建都關中漕仰山東唐漕仰江淮運貢所經止河漕一路宋都汴梁四衝八達之地漕運分四路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為最重然則宋初治河視二代尤急哉神禹治河自大伾而北釃為二大陸而北播為九主於分勢順導周定王時河徙而南漢則大決瓠子武帝君臣負薪宣房哀傷作歌屢徙屢決數世不定東京訖唐河水與鑿渭伊汝間溢為敗無大橫決者以河自漢末八十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為八水有所洩為力分偶合於禹功也天子即威武水官即四出大畧循禹故道則安迎禹故道則決三代以來未嘗改也漢武憂河移徙親沈壁焉用事諸臣爭言水利瓠子既歌穿汾陰通褒斜鑿龍首浚六輔歲興大役無功輒止大不得已惟有因其自然勿加隄塞而已宋初河決濮陽陽武塞祖詔云詳究經濶但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圩岸至哉王言賈讓三策蔑加也厥後河再北徙禹跡可復而大臣喜功務強使東注水道行能無困乎然唐都冀方三面距河轉漕利克青沿濟以達河徐揚浮淮泗以入河荊逾洛豫浮洛以達河雍梁咸會渭以亂河以底河為至而總銓桔服粟米輦賦於帝畿百官食禾兵禹封并無庸事漕漢高祖都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天下粟入京師給中都官者歲不過數十萬唐都仍西漢本沃野饒多出粟高祖太宗時用物節而易贍漕東南之粟歲不過二十餘萬石宋則仰食四方寄命江淮漕亟而河患殷矣汴亡而河遂委之於金然則欲治河者盍慮先省漕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

金遷之盟

太祖為天子杜太后戒以可憂

太祖建隆元年二月乙亥尊母杜氏為皇太后太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濟匡胄光義光美匡贊匡濟贊早卒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帝拜於殿上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太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

太后遺命立長君帝藏金書于金匱

二年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崩太后疾帝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皆祖考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天下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為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崩謚曰昭憲　秋七月以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為開元尹

趙普罷相上表訴顧命事以為後日地

帝崩光義即位有燭影斧聲之疑

太宗自將伐漢呂端勸齊王廷美請行武功王德昭憾帝怨自殺

德芳卒普請備樞軸以察奸變

乾德二年六月以皇子德昭為貴州防禦使故事皇子出閤即封王帝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三年六月加弟光義中書令光美同平章事子德昭貴州團練使

開寶六年八月趙普罷相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知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與聞顧命知臣者君顧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之金匱　九月封弟光義為晉王班宰相上又以弟光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

九年三月以子德芳為貴州團練使　九月帝幸晉王光義第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冬十月帝有疾壬午夜大雪帝召晉王光義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俄而帝崩時漏下四鼓矣宋皇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甲寅晉王光義即皇帝位改名炅號宋后為開寶皇后遷之西宮以弟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為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興元尹廷美即光美也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二月帝自將伐漢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上御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弟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　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未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贈中書令追封魏王謚曰懿　冬十月論平漢功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

六年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歧王謚曰康惠　時盧多遜專政趙普奉朝請累年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為權倖所沮遂備道路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語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之非矣九月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

七年三月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為亂遂罷廷美開封尹為西京留守賜襲衣犀帶錢千萬綵絹綵各萬匹銀萬兩西京甲第一區詔樞密使曹彬餞廷美於瓊林苑以太常博士王遹判河南府事開封府判官閻舉判留守事進柴禹錫樞密副使

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閤門使嘗其告廷美陰謀功也貶左衛將軍樞密承旨陳從龍為左衛將軍皇城使劉知信為右衛將軍弓箭庫使惠延真為商州長史禁軍列校皇甫繼明為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定人王榮為濮州教練使皆坐交通廷美及受其慫慂也或告王榮嘗謂廷美親吏狂言我不久當得節帥坐削籍流海島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於帝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芬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芬相繼殀沒廷美始不自安榮禹錫因上變以搖之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趙普復相慮多遜心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守堂官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小吏王繼勳等命翰林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御史滕中正等雜治之多遜具伏言累遣趙白以中書機事密告廷美且曰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遣之弓矢多遜受之閻密恣橫不法言多指斥王繼勳嘗為求訪聲妓怙勢贓污皆伏罪獄上帝詔文武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怨望詛咒大逆不道宜行誅戮以正刑章趙白等處斬詔削奪多遜官流崖州餘從其家屬期親於遠裔趙白樊德明閻密王繼勳等悉斬於都門外籍其家貲廷美勒歸私第其男女等復正名稱德恭等仍為皇侄王侄女適韓崇業者去公主駙馬之號並發遣西京就廷美居止貶閻矩為涪州司戶參軍滕嶷為融州司戶參軍皆廷美官屬坐輔導無狀也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妻楚國夫人張氏削國封以閻彥進知房州秦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淺乃坐符他事流之春州歲餘卒

八年冬十月趙普罷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雍熙元年春正月卒於房州年三十八帝聞之嗚咽流涕謂宰相宋琪李昉等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兇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置之於法俾居房陵冀其思過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逝痛傷奈何因悲泣感動左右詔追封為涪王謚曰悼為發哀成服以其子德恭德隆為刺史廷美之得罪趙普為之也真宗即位追復為秦王妻張氏為楚國夫人仁宗贈太師尚書令徽宗改封魏王　初普以佐命功代范質等為相帝傾心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帝不許明日復奏不許明日又奏帝大怒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帝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帝素惡其人不許普堅以為請帝怒曰朕固不與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普亦隨之帝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允其剛果類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為言帝曰

廷美不自安榮禹錫告變趙普主之遂得罪

普密奏廉多遜交通廷美遂流崖州并斬趙白等

廷美勒歸私第閻矩滕嶷皆貶

普諷李符奏遷廷美又誣符罪流之春州

廷美寢悸疾卒帝祥流涕

普剛果忌刻

吳興希普意氣流雷德驤實有隱陳寇帝疑普旣不復召

吳越王錢俶歲朝貢

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普獨相且十年頗專喜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機以贓論死廷臣多已之帝常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置廉下未及發而帝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爾書生耳時官禁私販奏牘未多自稱普帝貸都下三司使趙玭以聞帝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為救解得止而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言淹不悅先是開寶初判大理寺雷德驤以寺官屬附會普增損刑名憤悵見帝面白其事辭氣俱厲帝怒曳出之貶商州司戶參軍久之知商州吳興希普意氣德驤怨望坐削籍流竄武德驤子有隣擊登聞鼓陳寇併訴中書吏他不法事帝為下御史獄鞫實帝愈疑普遂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辭居正與普更知印押班以分其權普竟罷終帝世不復召久鬱鬱不得志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遂因上變事得召為司徒侍中而秦王廷美之獄竟成於普八年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歸泉下帝為之動容明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因詩以道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墮淚宋琪對曰昨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張溥曰燭影之疑事所必無然君子姑存者惡太宗之忍也昭憲并遐金匱定誓太祖手挈天下以與弟皇天后土實式臨之曾幾何時德昭廷美俱非所慈母奉拳拳先慟地下鄭莊悲姜氏未聞此酷也又何有於兄弟哉開寶中趙普罷出河陽私表自訟名為拱護皇弟而志存椎及太祖不容寶同金縢仁人之心宜過於厚盧多遜專政與普積釁普心傾之發端秦王告變之徒如柴禹錫者蝟毛而起淮南霧露一朝溘殞天子猶恨恨不已普益得售其奸誅流滿朝痛填骨肉萬世首惡非二人誰歸乎太祖寵隆周室竊器弗難有子不享或云天道然太宗虎視大物不疑之名推凡居之徐取納懷直忘久假哲人世繼南渡始絕獲天過厚當奎典午死不服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吳越歸地 陳洪進附

太祖建隆元年三月吳越王錢俶遣使來賀即位自是歲朝貢

開寶七年冬十月伐江南詔加吳越王俶為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先是俶遣判官黃夷間入貢帝謂之曰汝歸語元帥江南偏安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尋密告以師期遂有是命

俶受宗命攻江南沈虎子諫不聽

俶與妻子入朝留月遷遷

俶入朝崔仁冀勸其納土遂不得還

俶遇疾暴卒

留從效卒陳洪進諫其子紹鐬而立張漢思後知其欲殺己復遣之而自立

八年夏四月吳越王俶既受命以沈承禮權知國務而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攻其關城又敗其軍于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合以書上帝優詔褒之

九年二月吳越王俶來朝先是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峻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即當復遷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叙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己酉吳越國王俶來朝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並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且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俶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丁亥詔封俶為淮海國王授俶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崔仁冀並為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俶緦麻已上親及管內官吏悉至汴京凡十四十四艘以范文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文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

八年十二月俶改封漢南國王罷天下兵馬大元帥

端拱元年八月戊寅俶生辰帝賜燕是夕暴卒

陳洪進者故清源節度使留從效牙將也建隆三年三月從效卒子紹鐬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鐬夜召與燕洪進誣紹鐬謀附吳越執送于庭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而自為副使已而漢思惠洪進專因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洪進巫走出甲士皆散自是吏相為備一日洪進衲大鎖安步入府中叱退直兵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即合其戶而鎖之使人叩門而言曰郡中軍吏請副使知留務眾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漢思惶懼不知所為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曰留後授吾印以莅事眾皆賀即日遷漢思別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于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來告且請制命

乾德二年二月改清源為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洪進歲貢多厚斂于民一州其苦之

洪進來朝獻漳泉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洪進來朝因獻漳泉二州縣十四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諸子皆授要都虞候之官　洪進後從平太原封岐公雍熙三年卒

張洎曰河西實融吳越錢俶異世並美非以其知幾善順哉俶初受宋命同伐江南流虎子抗辭阻聽比之草表伏閤鳶刀爭在差稍慷慨然天下既定一隅何為忘虞寄之而效王元之妄多見其不知量也淳泉陳洪進初助留從效殺黃紹頗繼同張漢思却從效未幾又取漢思而代之鷹鸇翻睿非客奠歸俶頒國入朝西楚長淮盡地居守可以世世而暴亡于太宗之賜宴流星雖墜疑非考終洪進黠武一門萬石平登上壽公侯歸命各有幸不幸乎

荊罕儒攻北漢汾州戰死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平北漢

太祖建隆元年夏四月北漢王劉鈞自將兵至潞州趙李筠舉兵敗北漢主懼引師歸　八月鄜延節度使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俘獲甚衆晉州鈐轄荊罕儒復率衆攻汾州為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戰死罕儒驍將帝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

二年二月北漢侵潞晉守將擊走之

乾德元年秋七月漢宿衛將直王隱劉昭超繼宗謀逆伏誅辭連其樞密使段常北漢主素常為汾州刺史尋繼殺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與婦通而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為妃嘗以所出非偶恐貽笑鄰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用故咸怨常因譖殺之宛非其罪國人憐之　八月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詔以為平晉軍契丹救之不及　九月北漢以契丹攻平晉軍潞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郭進救却之進御下嚴毅常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遂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帝從之　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為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為及五臺山僧繼顒參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為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為獨相机事悉以委之　契丹主以書貽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號助李筠殺段常其罪有三北漢主引父為子隱謝之初北漢與契丹歲使不絕自是契丹使不來而北漢使往則見拘羈臣悉以使北為懼北漢主乃命

北漢段常誅劉鈞立郭氏為妃後遣譖殺

郭進却北漢契丹兵

鈞以國事委郭無為

鈞從子繼文使契丹被拘

李繼勳屢敗北漢兵

鈞殂養子繼恩立

帝聞鈞卒遣潞勳伐北漢

侯霸榮弒繼恩無為殺之張昭敏議迎立繼文不從遂立繼元

無為勒鈞納款不從

從子侍衛親軍使繼文請命，亦被拘。繼文崇之嫡孫，魁梧有風局，沈毅寡言，契丹主亦厚禮之。

二年，二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初，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帝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遼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于遼城下，北漢遼城刺史杜延韜危蹙，籍部下兵三千人降于繼勳。契丹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

三月，北漢耀州團練使周審王等來降。

四年，北漢復取遼州。

五年，北漢將閻章樊暉各以岩來降。

開寶元年，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初，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初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為子。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恩冀欵非濟世才，恐不能了吾家事，將余何無為不對。至是病篤，召無為付以後事。繼恩既嗣位，怨為初不助己，且患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疏之。八月，戊辰，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初，帝嘗因諜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體漢氏之不血食也。帝哀其言，謂諜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馬峻等領軍陀圍北谷，峯至銅鍋河，李繼勳前鋒將何繼鈞擊破之，斬首三十餘級，遂等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九月，北漢主欲逐郭無為，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閤，反扃其門，時繼恩獨處喪次，見之驚，趨繞屏，霸榮翻榻以刀擿其背，殺之。無為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為授意于霸榮，亟殺之，以滅其口。無為與樞密院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參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厭民望。世宗嫡孫繼文久留契丹，慫慂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虜援。無為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十一月，北漢主遣使告即位于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輔烈將語道兵救之。帝亦遣使齎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為詔，許以邢州節度使。無為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初，帝使諜者惠璘偽稱嚴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為知其詐，使為供奉官及宋兵入境，璘即奔赴之。風谷候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為鞫之，無為釋不問。有李超者，知璘姦狀，上告無為，怒，并超斬之，以絕口。李繼勳等聞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因大掠晉絳二州。北漢主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為孝和后郭氏所責，既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于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惟逼辱，無復嫌間。世祖十子，鎬、鏡、錫最有賢行，繼元讒羣小之諮，幽囚之，未踰年皆死。

繼元遣范超栽李和郭后世祖請于皆幽死

魏仁浦諫親征太原不聽

無為勸繼元降宋不從

契丹兵救北漢韓重贇何繼筠擊敗之

李光贊請帝班師

繼元殺無為

趙鄂勸請契丹主遣還北漢使

僧繼顒獻首飾于繼元遂為中

繼元殺弟繼欽又殺張崇訓等

二年三月帝以李繼勳等師遲無功謀再舉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帝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為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于城四面繼勳軍于南趙贊軍于西曹彬軍于北完進軍于東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帝又命壅汾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謂臣無為痛哭於庭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刺莫動眾心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止　夏四月契丹復救北漢帝度其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韓重贇倍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趍授以方略繼筠遇契丹兵于曲陽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贇亦先陣于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贇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餘人帝命以所獲契丹俘示于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降　閏五月壬子帝班師時契丹主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帝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帝將開壁門將作使趙遵曰受降如受敵詐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謀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引北漢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侯趙廷翰請先登帝壯之俾率眾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時帝師頓于甘草池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帝以問趙普普亦以為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于山東河南而還北漢主藉宋所棄軍儲得粟三萬斛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　太園之圍南城為汾水所隔郭無為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付無為自登七星門送之無為行至北橋值風晦冥而止至晨閻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為獻地之謀縱跡屢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徇

三年春正月契丹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繼元無輔政事令趙鄂亦言我與晉陽父子之國先君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乃盡索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為平章事李弼為樞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契丹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為代州刺史李弼為憲州刺史　是年北漢主以僧繼顒為太師兼中書令繼顒本劉氏孽子以宗姓授鴻臚卿嘗游華嚴見地有寶氣乃于園栢谷置銀場募民鑿山官收十之四繼顒自督所獲即倍于民時北漢主多內寵繼顒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遂有是命

六年十二月北漢主殺其弟劉繼欽初北漢為大內都檢點父鈞以其幼弱命劉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為我盡力耶乃黜居交城尋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

帝令党進等五道攻太原

趙普議勿先下太原故帝至城下即遣師太宗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不可曹彬力贊之

進遣田欽祚浚侯通繼元出降

潘美等屢敗漢兵

繼元出降宋

皆必族其家自帝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計大將張崇訓鄭進衛儔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曦等先後俱以謚見殺

九年八月帝令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于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于契丹契丹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師還先是帝嘗微行過趙普與普謀下漢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以為然故雖連年攻伐至城下輒退師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庚寅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為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二月甲子帝自將伐漢三月己未漢求救于契丹契丹主遣耶律沙為都統敵烈為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都部署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契丹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斜軫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祚護石嶺屯軍盜為奸利進不能禁屢形于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凌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聞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夏四月帝發鎮州行營都監折御卿分兵攻岢嵐軍下之遂取嵐州漢人于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軍使解暉折彥贇等先發兵圖之繼遣尹勛往城遂陷庚午帝次太原時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天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眾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于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終始富貴詔雖入城而諸將屢攻不可遏帝猶慮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却甲申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勳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于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劉保勛知太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又搜漢相李暉以下官有差詔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其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眾

陳邦瞻曰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薊其不能取燕薊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朴與周世宗謀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後乃及太原蓋燕定則太原直囊中兔耳將安往哉太祖趙普雪夜之言亦朴遺意也太宗一日忘其本謀急于伐漢盡銳堅

城之下堡能克之師已老矣復議攻無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一敗而沒世不振再舉再失利皆由太宗不能知天下之大勢倒行逆施以致顛蹶也

張溥曰劉崇以漢祖知遠之弟偏據太原與周世讐子鈞繼聖猛強不下藝祖龍興哀鰥求存赦而不討雖王者恤小量務容柳地勢足中國所急也鈞祖無子劉氏嫡孫有繼文在迎自契丹使正君統繫人心結虜援莫善于此舍此不立反王綝劉兕殺漏載夫豪甚矣張昭敏正論復裕不行繼元何氏子懿然弟及擁位無恙即使賢明善守不虧國步漢家宗廟已久絕食重以昏殘本支破滅老成誅夷時日害喪其誰忍之藝祖惡繼元之抗六飛屢駕懲于季光贊趙普之言揚師輒還留為邊蔽太宗獨斷整旅剪除羣于契丹勝算捷見以殫丸之區盡中國之銳卒之太原雖下而燕薊不復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豈老謀猶有未審者耶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二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契丹和戰

太祖開寶八年三月契丹主賢命其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　帝命達書許之契丹乃使克沙骨慎思來結成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于宋無受浸伐　秋七月遣閤門使郝崇信太常丞呂端使契丹報聘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耶律敵禽來弔太祖山陵尋遣幸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有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膂力之材何可勝計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不可奪厚禮遣還　帝曰仲甫達使絕域可謂不辱君命矣得數人如此朕何患也

四年春正月帝伐北漢契丹遣使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　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自是和好中絕　帝既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老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　帝意決五月庚子遂發太原　六月丁卯次東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兵千人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劉厚德亦以城降庚午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奚底軍于城北帝率衆擊走之壬申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　秋七月契丹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備禦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癸未帝督諸軍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于高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甲申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輿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庚寅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

契丹主賢請通好

契丹遣使會葬太祖

辛仲甫報謝不辱命

太宗伐北漢契丹和好中絕

崔翰贊帝取幽薊

契丹劉宇等多以城降

耶律沙戰敗于高梁

河遏休哥斜軟兵至帝遣大敗劉廷翰等大破契丹韓匡嗣遁走

李昉止帝伐幽州

休哥戰勝奏凱

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　乙巳帝至自范陽　九月丙午契丹寇鎮州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是時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于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陣于前崔彥進潛師蹑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西大敗之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

五年三月契丹兵十萬寇雁門代州刺史楊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陉出至雁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騎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即引去業本北漢節度使劉繼業為漢主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面每授偽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帝素聞其勇欲招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擇甲來見帝慰撫之復姓楊氏止名業拜代州刺史時以業善戰號楊無敵　冬十月契丹主賢入寇圍定州遂攻保州關官軍陣于水南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哥追至莫州　十一月己酉帝自將禦契丹戊午次大名會契丹主引去帝欲復伐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帝以劉遵曹翰為幽州部署遂還京　時幸臣多迎帝意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闕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為勞臣愚以為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粟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于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為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風憲忻代未有軍砦入寇則四救須先援遷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人心已定乃于雁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撓而致之若緣邊諸砦無貪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當敵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一作邊部）當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人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用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陛下以德懷遠以惠勤民內治既成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帝嘉納之

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于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于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特太宗時未有可取之機耳

契丹主還國以耶律休哥為于越于越契丹至貴之職也休哥智略宏遠善料敵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

帝約渤海高麗伐契丹守不應

契丹主賢卒遣詔立隆緒

帝聽賀令圖言遣曹彬等伐契丹

彬等敗契丹

田重進再破契丹

趙普請班師不聽

彬等乘勝遠進遣帝持重緩行之諭遂敗于岐溝關

六年、春正月癸卯、置平寇靜戎二軍。辛亥、易州破契丹數千衆。復改靜戎軍為安靜軍。秋七月、遣使如渤海。渤海本高麗別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為東丹府、時帝將大舉伐契丹、遣其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士字、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竟無至者。帝後復遣使如高麗諭令發兵西會、高麗亦不能應。

七年、九月、契丹主賢幸雲州至焦山有疾、命弟德讓耶律斜軫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而卒。隆緒小字文殊奴、生十二年矣。既嗣位、謚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為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后以德讓為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勃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耶律休哥為南面行軍都統。

雍熙三年、春正月庚寅、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為都部署、將兵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賀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于是以曹彬為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杜彥進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為雲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雁門。三月、癸酉、曹彬趙涿州、遣先鋒將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殺其將賀斯、虜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于新城東北。丁丑、田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衆來拒、重進陣于東谷口、部將荊嗣出其西、乘暮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投崖而下、殺獲甚衆、挑戰數日、敵勢頗張。時譚延美屯小沿嗣令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于道側、嗣以所部疾趨往鬬。契丹兵見其旗幟、綿亘疑大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崩潰。生擒大鵬翼、飛狐靈邱皆降。丁亥、潘美自西陘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寶州、破之。刺史趙彥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夏四月、己酉、田重進戰于飛狐北、再破之、殺其二將。趙普上疏曰、伏覩今春出師、將有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薦更、已及初夏、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鬬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漸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于此際、或候指蹤、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寇。不報。五月、庚午、曹彬引兵退、與契丹耶律休哥戰于岐溝、敗績。初、諸將唯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兵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盡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饋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

前反退軍以援芻粮失策之甚也巫遣使止彬勿前忽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侯美盡鋭各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耻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粮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暮食則擊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整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粮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駝羅口將大兵應援趙涿州彬信復退休哥因出兵蹦之戰于歧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糜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河水為之不流棄戈甲如邱山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勛死之休哥請乘勝畧地至河為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無封休哥為宋國王丙子帝召曹彬米信及崔彧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從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時契丹耶律斜軫將兵十萬至定安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斜軫追及戰于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斜軫戰于飛狐又敗于是渾源應州將皆棄城走斜軫乘勝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潘美既敗于飛狐副將楊業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斜軫已陷寰州兵勢甚勝楊業遇之欲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以為畏懦欲從雁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不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于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于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副部蕭撻覽伏兵于路業至斜軫擁眾為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至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台望之無所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没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撫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奚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禽其子延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奸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眾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于是雲應朔朔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前美三任除侁名初議興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忿帝悔謂樞使張齊賢等曰卿等其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秋七月庚午以曹彬等還詔失律各貶官有差初米信軍潰

潘美敗于飛狐王侁等遇楊業進戰又失陳家谷口之約業遂被擒不屈死麾下百餘人皆從之

曹彬等貶官隔李懷隆田重進以不敗進戰

張齊賢請行代州

劉廷讓等與休哥戰于君子館一軍盡沒

賀令圖被執

齊賢大敗契丹

李維清李騎等隸罷八丁取一

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不敗詔以進重爲馬步軍都虞侯繼隆知定州　丁亥以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齊賢以言事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　十一月壬寅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以耶律休哥爲先鋒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趙蕆休哥聞之以兵扼要害逆戰于君子館天方盛寒士卒皆不能彀弓弩會隆緒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爲後援繼隆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皆死之先是休哥謀紿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遺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引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哥據胡床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鬬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簿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令圖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且貽中國之害　壬子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並言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桓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衂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燒芻契丹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于生鐙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撻烈哥官使蕭打里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

四年春正月丙戌詔行營將士戰敗潰散並釋不問緣邊城堡備禦有榮者俱以名聞錄兇事文武官子孫　癸巳詔河北雍熙三年以前逋租敵所蹂踐者給復三年軍所過二年餘一年　二月繕治河北諸州軍城隍　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于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兵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鬬或慮人情搔動因而爲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端拱元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緒攻滄州城破遂進攻長城士卒潰圍南走隆緒邀擊之殺獲略盡　十一月契丹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之己丑郭守文破契丹兵于唐河　時北部騷動帝憂之訪羣臣以邊事右拾遺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略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帝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衰平也然文景之世軍臣單最爲強盛候騎至雍火照甘泉衰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耶蓋文景當軍臣強盛之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爲深患者由平德也衰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係于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契丹即強盛至如撓邊侵塞豈有候騎

張洎請于沿邊建三大鎮

宋琪等請修好息戰

尹繼倫大敗契丹兵于徐河

折御卿擊敗韓德威等于河汉何承矩戰却契丹御卿卒于師

至雍火照甘泉之事乎亦在乎外任人內修德耳臣愚以為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幽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禁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癸巳詔議北伐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為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于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南侵制敵之方盡于此矣宋琪言國家取燕于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今大軍于易州循孤山涉泺水抵桑乾河至安祖寨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下視孤壘浹旬必克山後八卅間薊門不守必盡歸降敵使然也然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為言帝納之

八月尹繼倫大破契丹兵于徐河時朝廷聞契丹兵復至遣李繼隆發真兵萬餘護送粮餽數千乘趨威虜耶律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遁則乘胜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于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卷兵啣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宛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為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伺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為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至道元年二月契丹大將韓德威率衆萬騎誘党項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折御卿邀擊敗之于子河汉勒浪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合剌等德威僅以身免　夏四月契丹寇雄州何承矩條子河汉之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丹諜知愧忿將襲取承矩以雪恥夜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丹酣戰契丹復走帝聞謂承矩輕佻生事罷之　十二月契丹韓德威諜知折御卿有疾遂帥衆犯邊以報子河汉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既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遭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于軍中乃其分也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明日卒于師契丹兵亦退

張溥曰太宗初即位平北漢伐契丹皆自將有功幽州之圍虜帥多降指盼燕薊將為我有忽敗于高梁河脫身走免後雖劉廷翰等追北逐城楊業斬將雁門而瓦橋關一役僅能抵捍終耶律賢之世宋未有加也賢死隆緒立蕭燕燕以一婦人擁十二歲兒專決國政勢若可乘而北伐議起時帝當陽又數年矣用兵以來所向必克曹彬捷于涿州潘美捷于璟

朔田重進捉于飛狐蔚州勝敕在我無慚吊伐而師還節制敗績歧溝自是陳家谷君子館輿尸屢告自夏迄冬王所三
朝帝遂厭兵無志燕薊論者謂張齊賢議撫馭趙普請班師老成謀國不啻金湯然山前後十六州久淪左袵汴京藩離
勢在必爭太宗進取未聞失策且問國太師幾力中宸仁義若魯彬驍勇若楊業如熊如羆何遽不衝霍若而軍既次涿
反退雄援粮一敗不支請路並喪街亭之辱武侯同敗憲者其天耶建隆以來契丹主兀律殺其叔李胡後畋懷州為近
侍所弒賢以世宗次子代立身嬰風疾委國蕭氏乘亂而圖或在斯時藝祖以經營方夏力有未遑太宗鼓銳太原而復
謀疏河朔大梁安枕又何日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西夏叛服　繼遷　德明

太祖建隆元年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入貢李氏自思恭歷唐末五代世有夏州周顯德中封彝興西平王至是加太尉
乾德五年李彝興卒子克睿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李克睿卒子繼筠立
四年王師伐漢繼筠遣其將李光遠光憲率蕃漢兵渡河畧太原境以張軍勢
五年李繼筠卒弟繼捧立
七年五月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地繼捧自陳願居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緦麻以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併
官其昆弟克信等十二人有差遂曲赦夏州管內以曹光實為四州都巡檢使　六月李繼遷叛走地斤澤繼遷繼捧族弟也
時為管內都知蕃落使居銀州聞朝使至遣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葬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
八年知夏州尹憲都巡檢曹光實襲繼遷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獲其母與妻繼遷遁去
雍熙二年二月繼遷陷銀州先是繼遷既敗轉從無常處復連聚豪族漸以彊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歸之繼遷
因語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日絕之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興復乎衆曰諾遂與弟繼冲赴夏州詐降誘殺曹光實于
葭蘆川因襲據銀州復破會州焚城郭而去事聞朝廷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之　五月徵田仁朗還副將王侁擊繼遷
走之初繼遷既殺曹光寘遂圍三族砦砦將折遇也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留月餘候報時繼遷乘
勝進攻撫甯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甯小而

李繼筠遣將暮太原
李繼捧入朝獻地
李繼捧叛走地斤澤
尹憲等襲破繼遷繼遷與繼冲誘殺曹光寘遂據銀州
田仁朗謀擒繼遷戒王侁等所

讓而下獄

郭守文等擊降諸蕃

繼遷降于契丹賜義成公主

固非決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強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其閑暇縱酒摴蒱俟等因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為詞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為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是月俟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獲其黨折羅遇麟州諸蕃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俟遂舉所部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也遁去時詔郭守文與俟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塩城諸蕃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蕃百二十五族悉內附

三年繼遷請降于契丹契丹冊封為夏國王以義成公主妻之　夏四月夏州安守忠以眾三萬與繼遷戰于王亭鎮敗績繼遷追至城門而還

命繼捧鎮夏州賜姓名趙保忠

繼遷請降賜姓名趙保吉

繼遷復叛

詔李繼隆討繼遷

端拱元年五月復以李繼捧為定難節度使遣之鎮帝嘗謂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會有言繼遷惡知朝廷事疑繼捧洩之乃出繼捧為崇信軍節度至是繼遷侵擾日甚諸將用兵無功帝從趙普計復命繼捧鎮夏州賜姓名趙保忠厚賜而遣之以招繼遷

淳化二年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先是繼捧至夏州數月即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授繼遷銀州刺史然寇無降心也至是與繼捧戰于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繼捧乞濟師乃遣翟守素出兵援之守素至繼遷納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為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未幾繼遷復叛

繼遷襲繼捧掠其營繼捧出走繼隆執之送汴

五年春正月詔以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討李繼遷先是轉運副使鄭仁賀議禁鹽池用困繼遷繼遷遂率邊人四十二族寇掠環州邊將多為所敗久之繼遷欲徙綏州民于平夏部將高文旺等因眾不樂反攻敗之繼遷復圍保安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朝廷乃命繼隆討之

呂蒙正諫隋夏州城

三月乙亥李繼隆將兵入夏州時繼捧聞繼隆且至先挈其母妻子女壁于野外上言與繼遷解怨獻馬五十匹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屬境繼遷因襲繼捧營欲併其眾繼捧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閉門迎繼隆繼隆執之送汴繼遷遁去繼捧至京赦之封宥罪侯　夏四月甲申隋夏州城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墮其城宰相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每為關右之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乃詔墮之遷其民于銀綏是年繼遷復遣使貢馬謝罪

繼遷不受節度之命

帝令繼隆等五路討繼遷

呂端請勿斬繼遷母

王德用平十七戰却契丹

李至張齊賢議棄靈州

至道元年六月李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橐駝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圃俾圖觀之士皆招雨石弓有餘力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巨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帝留浦京師遣使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　秋七月李繼遷寇清遠軍守將張延擊敗之

二年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初帝命白守榮等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守榮眾潰運餉盡為所奪帝怒命繼隆為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瑋自河西還言繼遷眾萬餘方圖靈武城中告急使為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矣呂端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自解或云盛夏涉旱海水泉竭糧道艱阻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即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保安軍奏獲繼遷母帝用寇準議且斬之呂端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斬之徒樹仇怨益堅其叛不若置之延州善養視之以繫繼遷心帝從之　八月李繼隆率諸將進軍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峽直趨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于丁罕合行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范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賊銳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却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之一軍肅然賊見其師整不敢過廷召等大小數十戰互有勝負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破賊

三年二月李繼遷遣使納款且求蕃任會帝崩太子初即位方在諒陰許之授繼遷充定難節度使且割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繼遷尋遣弟瑗詣闕謝未幾復抄邊

真宗咸平五年三月李繼遷大合蕃部攻陷靈州繼遷改靈州為西平府居之先是帝以靈武事訪李至至言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今靈州不可不棄若移朔方軍于環州保固邊境亦一時之權也帝不決時繼遷抄掠益甚帝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畧使禦之齊賢亦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無益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舍之則戎狄之利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十里西域戎狄合而為一二患也龔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惟資西域西域既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寔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如舍靈武復合為一夏賊築黠俾諸戎不得貨馬未知戰馬何從來三患也請築浦樂糧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域之外不築此二城為唇齒與捨靈武無異帝覽奏復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上疏引漢棄朱崖為喻請棄靈武守環慶

李流請部分靈武軍民歸帝不從遂陷

潘羅支射死繼遷

契丹封李德明為西平王

曹瑋請擒德明不報

德明奉表歸款

德明求集百萬王旦請詔令眾師來取乃慙而止

與李至前議合，輔臣復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繼遷不死，靈武終非朝廷有也。與其分靈武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怠矣。帝不從。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會繼遷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于繼遷，繼遷勢益張，復攻定州，懷遠曹燦以蕃兵邀擊之，稍稍斬獲，而王超所將大軍卒不能進。靈州遂陷，知州事裴濟死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

六年六月，李繼遷圍麟州，詔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知州事衛居實出奇兵突戰，繼遷拔營遁去。十月，李繼遷轉攻西蕃取西涼府，都首領潘羅支偽降，集六谷蕃部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死。子德明立，契丹封德明為西平王。時環慶遷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慰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于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景德三年九月，李德明奉表歸款，復遣劉仁勗進誓表。十月，授明明亮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如內地，因索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敵駝馬謝恩而已。自是德明歲朝貢不絕。

大中祥符三年，夏州飢，德明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眾來取。德明得詔，慙曰：朝廷有人，遂止。

九年，德明表邊臣罕守舊制，各務邀功，漸乖盟約，詔答之。

乾興二年，德明以兵攻麟州，柔遠砦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命曹瑋為環慶秦州緣邊巡檢安撫使備禦之。是年，德明城懷遠鎮為興州。

仁宗天聖九年十月，德明死，子元昊立，事見後。

張浦曰：西夏之役，廷臣異議，請棄靈州者，李至、楊億也。請築浦樂糧德二城以通河西糧道者，何亮也。請部分軍民空壘而歸者，李沆也。夫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唐藉以中興，非西漢末崖比。倡言可棄者，非矣。拓跋夏者，故党項部戎種也。貞觀中歸唐，賜姓李，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四傳至繼捧，當宋太宗時，以家難入朝，撫綏拓清百世一日也。繼遷奔叛，設募離黨，可以計滅。帝誤聽王侁徵還田仁朗，賊勢漸縱，又用趙普策，使繼捧入夏招懷夫。繼捧懦而不制繼遷，狡而得眾，彼惟為昆弟諸父所忍，祈留京師，反令其歸招繼遷，無論繼遷不肯下，反失一繼捧矣。

繼捧再獲無益中國而繼遷坐有五州莫敢難也田仁朗欲厚賂酋長令圖折首張詹賢議招致蕃部分地聲援二說可行復歸巢舍靈州忽陷夏乃日逞繼遷中流矢死德明初立曹瑋願假精兵乘其國危于弱擒送闕下帝猶預不報至元昊習兵而宋重困矣但慕春秋不伐喪而不知卧榻鼾睡太祖有明戒也訊宋亡者云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于夏事已見之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四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五

交州之變

太祖開寶六年五月交州丁璉入貢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攻承美執之置交州節度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將吳處玭爭立誰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玭等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為節度使尋遜璉位漢既亡璉入貢授靜海軍節度封交阯郡王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秋七月交州丁璉及其父部領相繼死璉弟瑤謹行軍府事瑤年尚幼大將黎桓幽瑤別館而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于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預為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為然以仁寶為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張濬崔亮劉澄賈湜王僎並為部署將兵討之全興濬亮由邕州澄湜僎由廉州進桓聞之乃遣使為丁璉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六年三月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于是知邕州侯仁寶率兵先進孫全興等頓兵花步黎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為所害會炎瘴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于軍徵全興下獄尋棄市

八年春黎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遣使來貢併上丁璉讓表帝賜桓詔曰朕且欲璠為統帥之名卿居副貳之任若璠將材無取童心如故然奕世承襲載綿星紀一朝舍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宜遣璠母子盡室入朝即降制授卿節旄凡茲兩遂爾當審處其一桓不聽命

雍熙三年以黎桓為靜海軍節度使桓復上表求正領節鎮朝廷懲孫全興之敗不欲用兵許之丁氏由此遂滅

四年復封桓為交阯郡王

真宗景德三年五月交州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知廣州凌策等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叛請發李道兵討之帝

交州丁璉入貢封交阯郡王

丁璉及其父死黎桓幽璠而領其衆侯仁寶請討之

黎桓誘殺仁寶

黎桓上丁璠讓表

桓求領節鎮許之丁氏遂滅

黎桓死子龍廷殺兄

自立凌策等請討之帝不許賜名至忠

李公蘊弒至忠而自立帝仍封之

李乾德三道入寇沈起劉奭皆貶邕州城陷蘇緘死之城中無一從賊者郭逵趙高敗交人殺李洪真乾德納款

以桓素修職貢不欲伐喪令緣海安撫使諭曉之龍圖復入貢後賜名至忠

大中祥符三年春交州大校李公蘊弒其主至忠自立為留後遣使入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公蘊尤而效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遂用桓故事封公蘊為交阯郡王交州自公蘊後世修職貢不絕然數盜邊至其王乾德遂大舉入寇神宗熙甯八年也時朝廷方議開疆知桂州沈起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為保伍又于融州強置城寨殺人以千數交人以為言龍起以知州劉奭代之奭至奏罷廣南所屯北兵而用槍杖手分戍復聽偏校言以為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盡遏絕表疏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邕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土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州除奭名

神宗熙甯九年春正月交人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扉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于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忠勇二月以郭逵為安南招討使時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時相怒乃以天章閣待制趙卨為招討使將兵討之卨言逵老于邊事願以為使而已副之故有是命　冬十月郭逵敗交人兵于富良江初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卨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机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偽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逵不敢渡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桄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為順州赦乾德罪治沈起劉奭問罪之罪安置隨秀州

陳邦瞻曰交州在宋世凡再叛初以侯仁寶後以沈起仁寶死起竄足為邊臣不務安輯而生事者之戒雖然交州小醜再勤王師卒無成功宋之不振甚矣

張溥曰花步之賊侯仁寶首禍邕州之屠難發沈起二臣喜事開釁論罪交州皆可斬也然太平興國中黎桓桓囚丁璿代總國眾不臣跡著討非無名獨惜仁寶獻策僅為身計謀之不詳盧多遜復倉猝用兵未成廟算遂使開國天威喪于跕鳶一隅後雖戡將罷師詔書羈縻桓對王使夷歌勸酒亦貌恭而已豈能若士燮化越俗尉佗稟漢令哉黎桓既死龍廷殺兄漲海方亂勢可摧枯真宗姑息不討及李公蘊弒黎至忠稱留後復充耳置之反行封賞王靈頓矣馴及熙甯李氏繼襲世已三傳坤後含宏為日蓋久沈起逢迎安石搆怨交阯與王韶洮河之役一時並興空死蘇緘重為國辱真宗

可伐而不伐神宗不可伐而伐之違時致敗起罪無怨重于仁寶矣宋鎬等至文州言其土風茅竹編屋海汉娛宥撐魚
吳虎隔絶天朝服而舍之由來已然奈何大宋獨與爭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蜀盜之平

王小波作亂殺齊元振

太宗淳化四年春蜀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嘉功利于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耨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羅賤販貴以規利小波因聚衆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爾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寘之以錢以其平日愛錢故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十二月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于江原玘射中小波已而為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其黨推李順為帥寇掠州縣陷邛州永康軍衆至數十萬

小波殺張玘尋亦創死其黨推李順為帥李順據成都趙昌言請急討

五年春正月戊午李順攻陷漢州復陷彭州遂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遣兵急討無致滋蔓帝從之遣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記路進討以雷有終為陝路轉運使　二月乙未李順分遣楊廣數萬衆寇劍門上官正為劍門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衆斬馘幾盡餘衆三百奔還成都順怒其驚衆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其盛深以棧道為憂正以孤軍力戰破賊于是閬道無虞王師得以長驅而進　李順圍梓州初知梓州張雍聞王小波起即練士卒募強勇為城守計鄰綿州金堂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至是順遣其黨帥衆二十萬圍梓城中兵纔三千雍悉智力禦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普顯來援賊乃潰去　己亥王繼恩師至綿州賊潰走追殺其衆遂復綿州還曹習破賊于老溪復閬巴蓬劍等州　五月王師至成都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具黨張餘復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免之　辛未降成都府為益州　八月甲午以王繼恩為宣政使初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酬之帝怒深責相臣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　辛丑以張詠知益州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時復張大詠至勉正親行賞罰發擧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蕩平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計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賫從詠

上官正以孤軍破賊張雍悉力禦順

宰相欲除王繼恩宣徽使帝深責之

張詠知益州欲化賊為民

上官正等大敗張餘

帝以蜀屢漸平下詔罪己

宿將獲張餘

趙廷順等八人為亂殺符昭壽欲奉劉紹榮不從即擁王均為主

楊懷忠敗賊黨

論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都訛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誠斷不在乎嚴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三人皆有學行為鄉里所稱逵教勉就舉士由是知勸民有謀訴者詠酌量情法輕重判數語以示之蜀人刻為戒民習風俗為之敦厚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月餘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了吾無憂矣　癸卯以參知政事趙昌言為川陝都部署時王繼恩在蜀不能戢眾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即前晝攻守之策帝喜命昌言帥蜀自繼恩以下並授節制既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眾兵尋罷知鳳翔府上官正復雲安軍先是張餘賊眾攻夔州白繼贇大敗之于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艘正復連破賊于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陵州又為知州張旦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于雲安軍復其城

至道元年二月丙午四川都監宿翰獲張餘于嘉州先是四川行營衛紹欽楊瓊屢破賊眾復蜀邛等州帝以蜀盜漸平下詔罪己畧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永鑒前非庶無二過聞者感悅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之餘走嘉州為軍士所獲　是年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為四川招安使蜀寇悉平後數年復有王均之變

真宗咸平三年春正月甲午益州戍卒作亂推王均為首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侯王均董福分領之福嚴眾有法所部皆畏憚而昭壽亦驕恣侵虐軍士素怨之是月朔戍卒趙延順等八人為亂遂殺昭壽益州官吏方賀正旦閭閻婦女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逾鎖城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言刃格鬬眾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拈弓矢罵曰我本燕人秉虜歸朝豈能與爾同逆耶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為亂盍往招安之叛卒見均即擁之為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鍇為謀主均帥眾攻陷漢州進攻綿州不克直趨劍州為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益州當時幸河朔發大明聞之以戶部使雷有終為川陝招安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為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之上官正李繼昌等守隸焉　時知蜀州楊懷忠聞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懷忠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賊黨戰數合懷忠不利而退復徼嘉眉等七州合兵再攻益州敗之乘勝逐賊至州南十五里皆于雞鳴原以候王

王均請殺官軍

雷有終等復益州均蟠死

復以張詠知益州

王禹偁言江淮諸州三大患

師鈞亦閉門自固　二月癸亥雷有終等至益州時都巡檢張思鈞已克漢州遂進壁升仙橋賊出攻砦有終擊走之　丁卯王均開城門偽遁雷有終等師兵入城號令不肅官軍競剽掠賊閉關發伏布床榻于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為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得免李惠死之官軍退保漢州益州城中民皆奔進四出復為賊黨追殺或囚縶之支解族誅以恐眾又脅士民之少壯者為兵先剌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榜招之至則署其衣袂釋之日數百人　冬十月甲辰雷有終復益州初賊由升仙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師兵逆擊大敗之王均單騎走還城遂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于城北分遣將校攻城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兩城渭不能上有終命為洞屋以進賊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之賊由是消沮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冢氈秉燧以入悉焚其望樓机石先遣東西南砦鼓譟攻之有終普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之均夜與其黨二萬人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明日執富受偽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寬酷均既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已丑有終遣楊懷忠追均至富順及之大敗其眾遂入城均蟠死懷忠取均首僭偽法物降其黨六千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流牛皃僊州張逋連州

四年十二月　丁未詔蜀賊既平降追捕亡命餘註誤之民並釋不問訛言動眾者有司斬以聞

六年冬十月復以張詠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下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帝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是時內地亦多寇盜濮州賊夜入城掠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寨王禹偁時守黃州上疏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為強幹弱枝之術亦胙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較漕闕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圮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為重鎮乃與滁州無異竊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數員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自修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黃州城池器械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為災盜賊竊發雖思備禦可以支吾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社稷偽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維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頽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神斷許諸郡酌民戶眾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畧之虞矣（按禹偁此疏深切時弊故附見于此）

張浦曰王小波李順亂于涪化王均亂于咸平不數年間蜀凡再變小波起閭閻推埋爲合身死而順繼之順死張餘又繼之猶東二日大盜孫恩之後有盧循循之後有徐道福也王均領神衛卒戍益州縱下剽暴軍士嘯呼脇爲戎首其磨厲勳乎西蜀地狹民稠若禁私市編戶羣騁一良有動彈治之足矣委柄宦官將驕士隋雖獲小勝終敗道也王均迫于亂卒人心不固鋤而去之易于李順王繼恩四年而成功雷有終一載而奏績書畏兆民有以哉張詠蒞蜀先作士氣化賊爲民止亂之方莫長于此太宗好生下詔罪己聞者感泣禹湯之興勃焉豈德宗奉天比乎繼恩掖庭役諺任檀車賊敗復颺功不補罪乃明主方惜繁纓而執政欲書帶礪何多論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六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太宗致治

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己未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

富弼曰太宗求治之切故詔羣臣論事欲面奏者即時引對此言路所以無壅也自後臣僚非差遣合上殿者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奏邊事踰月不得報邊事尚拘常例況他事乎

二年春正月戊辰帝親試禮部舉人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爾爲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誤置下第帝覽之一榜盡賜進士及第又詔禮部閱其十五舉以上及諸科並賜出身召邢昺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帝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又九經七人不中格特賜同三傳出身帝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于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謂致治之具矣　辛未詔曰虞書考績炎及三年漢官奏課率分九等應諸道州府曹掾及縣令簿尉亦是吏部南曹給印紙歷子俾州縣長吏書其績用過僭秩滿有司祥視而差其殿最斯舊章也執事者其申明之毋或敝欺以紊經制三年二月丙辰立崇文院凡古今書籍盡貯之　六月癸未詔職官贓罪雖會赦不得敘者爲令

五年二月定差役法初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爲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

六年二月詔曰朝廷申勸懲之道立經人之規應羣臣掌事外州悉給御前印紙所貴善惡無隱殿最必書俾因秩滿之時用行考績之典通聞官吏頗紊綱條朋黨比周迭相容敝求益細碎妄有指言蠹有巨而不章勞雖微而必錄宜行戒諭用儆因

太宗欲用張齊賢一榜盡賜及第

擢邢昺九經及第

立崇文院定差役法

田錫上言軍國要機朝廷大體

置京朝官差遣院

田錫應詔直言

帝閱李昉誦白居易意德舞詞自愧不如廣荣

親耕籍田詔置書籍于三館

張佖建議置左右史起居注進御自梁周翰始

趙普請誅侯莫陳利用

循自今應出使臣僚在任日勞績非尤異者不得抗書曲有殿犯不得引匿其餘經常事不在抗書之限　九月左拾遺田錫上封事言軍國要机一朝廷大体四其一以議平漢之功駕馭戎臣為要机而大体之一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建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使不聞升陛紀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其三言尚書省諸曹苟閼非太平之制度宜修省寺以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獄具皆有定式未聞以鉄為枷也昔唐太祖觀明堂圖見五臟皆麗于背遂禁鞭背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于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　置京朝官差遣院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中書奏授謂之差遣院

雍熙元年六月詔求直言知睦州田錫上疏言時久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肅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録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宜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不賢當撰而任之奈何置之為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帝嘉其論

帝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恭知政事李昉微誦白居易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宛囚四百來歸獄帝聞之遽起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謹朕矣

二年秋七月詔諸道轉運使及長吏廣丰儲廩以防水旱

端拱元年春正月乙亥親耕籍田　五月辛酉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于外則奸邪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至每與同官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虞部郎中張佖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梁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典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御朝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依舊中書修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机密亦令本院編纂每月終送史館自餘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送以備編録乃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正殿以記言動別為起居注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　內侍侯莫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趙普按其罪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

淳化元年十二月詔中外所上書疏及面奏制可者並下中書樞密二司中覆頒行帝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寬猛得中寬則政

寇準言旱望之災錄用刑不平

帝嘉準直比為魏徵

王禹偁請禁宰相樞密見賓謝泌敗之帝即追還前詔

帝從梁鼎言置審官院

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呂蒙正進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上封事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夫狂夫言而聖人擇焉亦古訓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甯謐正當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等論此事何憂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存此心則刑清訟息矣

二年帝以旱蝗詔近臣問以得失眾以天數對寇準獨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不平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唯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賕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乃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汚汚頓首謝于是切責汚而以淮可大用遂自樞密直學士拜樞密副使準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時王禹偁上言請自今庶官侯謁宰相並須朝罷于政事堂樞密使預坐接見將以杜私情詔從之左右言謝泌疏駁曰伏覩明詔不許宰相樞密使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疏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煩陛下以聰明寄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庶官請見咨事晷無解衣之暇幸今世道清明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寡姑息之臣奈何疑執政為衰世之事乎帝覽奏即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章付史館

八月己卯置審刑院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深刻乃置審刑院于禁中審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

四年二月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梁鼎上言曰慶曆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代以還率由此道唐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至薄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勵績效著聞五代兵革相繼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畧蔑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體寖成苟且之風是致水旱荐臻獄訟填溢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望陛下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几官得其人民受其賜于是改磨勘院為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

張浦曰三代而下得正統者稱漢唐宋高祖反暴秦之跡呂后專政劉氏幾危太宗削平宇內推位讓父猶啟建城元吉之變藝祖受禪雖不正幸兄弟友愛賢聖序及人倫極盛而浩陵敗兆武功自殺開寶宋后崩不成喪議者不能為晉王怒也史稱帝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却女樂戒畋游絕遠物抑符瑞閔農考績講學勸課彬彬至治成康文景亦曷尚茲獨天顧內虧胎訊大德假令堯舜帝摯之後舜驩兜於于宛尚書二典不作久矣文怪帝好直言鯁士滿朝若田錫王禹

倘者流鋪陳治道何以獨缺五倫秦王之獄趙普進而盧多遜竄帝所傷心路人知之摩土左右宜默默也天下大物與子大經德昭縱存豈容再悞惜不得其死耳若青齊父老詠歌神聖願率子弟清路封禪泰山設武功南面又安能致此一統諸君往往業盛于閥基而禍生于家室豈毅運相仍當時百六猶有未盡者乎甚哉純乾之難處泰之不易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七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營田之議

何承矩請北邊屯田

太宗拱端二年春以陳恕樊知古為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又詔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田尋皆罷滄州節度副使何承矩上疏曰臣幼侍先臣閱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于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于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為屯田可以遏敵騎之奔軼俟明歲間閱南諸泊悉雍闐即播為稻田其沿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寔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如此數年將見彼弱我強彼勞我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抵西山百里許無水田處亦望選兵戍之閒其精銳去其冗謬夫兵不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若兵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帝嘉納之屬霖雨為災典者多議其非便承矩引援漢魏至唐屯田故事以折眾論務在必行又言宜因積潦蓄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閻人黃懋上書言閻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二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為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為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何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既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蘆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于陳許鄧潁賢蔡宿亳至于壽春用水利溉田陳跡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方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望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為種植公田未遍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傅子曰陸田命懸于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虫災之害亦少于陸田水由既修其利兼倍矣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

黃懋奏引水溉田之法

陳堯叟等請大開屯田

陳靖請勸民墾田皇甫選何亮阻之

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按視經度然不果行

至道二年直史館陳靖復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于積穀而務農鹽鉄榷酤斯為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遼遠雖加勸課未據獲利今京畿周環一十二州幅幀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而鄉縣撓之每一戶歸業則剌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于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及既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于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值或里胥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絶意歸耕如授以閒曠之田廣募游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丰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果孳畜羊犬豕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並力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即計戶定徵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市餱粮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于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部帝覽之喜詔靖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民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田授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之粮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為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為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慮者為中品既埆瘠復患于水旱者為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為限若寬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疏韭及桑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稅宰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以其狀附有司詔鹽鉄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為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

張溥曰陳靖墾田之議即後魏李安世均田之策皆官取閑田以授民也安世之制頗仿井田審經術準分數露田立還受之法買賣合均給之數公田非強奪爭田以年斷通行差便靖則閒曠之田有授無還官給牛種廣募游惰五年以後收租責償費多難行馬端臨氏論之祥矣然晉遺劉石傾覆神州僭逆相仍五方清亂魏定燕趙逐荒九服地大網濶鼎建鼓易安世因無制之民量人畫野不耕之土邑地相參桑田無擾露田必均邱墟瘠鹵盡成良疇無王莽王田之害有

趙過代田之利上下安之未有起而與爭者也宋承唐五季之餘太祖削平諸國除藩鎮留州之法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稻粱桑麻務盡地力再傳以後法令寖而議論多因循易而改作難是以引水溉田黃懋言之何承矩在之屯田省運陳堯叟等言之太宗嘉之勸民墾田陳靖陳恕等贊之廟議舉行公私便益而呂夷簡選何亮斤言排沮蹔時立罷惜小費而亡大利國家興革其可庸人度量哉農田不修而後有方田方田作脩而後有公田端拱至道之間既失于聽言之不斷熙甯元豐之際又失于任人之太專宋所以富強無策而日就削弱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至道建儲

楚王元佐以哀救廷美發狂被廢

太宗雍熙二年九月辛亥廢楚王元佐為庶人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撾笞刃傷侍人疾少間帝為赦天下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廢為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召還居於南宮

馮拯等請立太子斥之嶺南

寇準請決定儲貳

淳化五年九月壬申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初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至是寇準自青州召為左諫議大夫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中人中官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詔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

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宮外戚之禍者以立太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婁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言真萬世法也

至道元年八月壬辰詔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召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沆至必先拜至等上表不敢當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冰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

詔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

詔太子以師傅禮事李至李沆

帝崩王繼恩等謀立元佐賴呂端而後定貶繼恩等

勛以謙中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帝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若動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未有當必須力言至於禮樂詩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之言諭也

三年二月辛丑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共謀立楚王元佐三月癸巳帝崩年五十九時皇后令王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紿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甯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撤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初帝欲以端為相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時同列奏對多異議唯端罕所建明一日內札戒諭自今中書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　五月甲戌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李昌齡為忠武行軍司馬降王繼恩為左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潯州

張洎曰太宗九子元佐居長聰警善射狀貌類父竟以狂廢然推本心疾由痛秦王罪非戾園仁同漢惠舉世哀之帝崩王繼恩李昌齡等謀立元佐揆以立長亦非逆節但壽王元侃久正東宮一朝動搖亂不可長也寇準論建太子勿謀他人片言決議神器有歸無定策之名安社稷之本陳堯叟悔謝弗如呂端持重善處大事初佐秦王勸其扈從河東釋太宗之惑決嫌疑定猶豫所素斷也迨閉寺人於閤中覩真王于殿上元老垂紳百官屏息謂之顧命周公其人浩陵之禍元佐力救豈曰下愚發疾焚宮貶就臣列歷事真仁傑然不恕名為清狂終獲壽考縱不得帝幸無不孝弟名此太宗所見而流汗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九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

咸平諸臣言時務

王禹偁疏言五事

真宗咸平元年春正月翰林學士王禹偁上疏言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為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遼臣俾達其主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己而為民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畜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由所畜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為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

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稅算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使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榮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為官擇人士君子學行脩於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沿革未嘗遠去其道隋唐始設科試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為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以下謂之旨授官令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為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者井田之法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民益困然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為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縑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為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耗費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如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憸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同體也故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知人任賢之德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唐元和中憲宗嘗命裴洎銓品庶官洎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洎為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戮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品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振舉綱紀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為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

柳開上言立法

祥符請以三部使額遷吏六卿

流不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　冬十月知代州柳開上言曰國家創業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孟州稍靜望陛下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即羣小畏服又西鄙今雖歸朝他日未必可保苟翻有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為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番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完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忿多命人使西入甘涼厚結其心為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雖眾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懸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庭更召貔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內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為左右贊弼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三千戶以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免虛費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寧同僚之內多或不和同隊則致於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恭惟太祖神武太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不用無事不知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即斷合行即行愛惜忠直之臣體察姦諛之黨臣久塵著位寤何恩寵辭狂理拙唯聖明恕之

二年春正月舉入閤故事右司諫孫何上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有吏部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正版圖而阜貨財有刑部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繕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主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今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焉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王事今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唐之盛時亦不聞分別利權取便額而軍需取足及玄宗侈心既萌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為租調地稅使始開利孔以構禍階至於肅代則有司之職盡廢而言

何獻五議

禹偁請預防饑荒

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於是叛亂相仍經費不充迫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辛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今國家二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此時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慎擇尸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郎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郎分判之則二使泊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則進無捨克之慮退有詳練之名周官唐代可以復矣茲事非艱在陛下行之爾先是何嘗獻五議其一請擇儒臣有方畧者統兵其二請世祿之家肄業太學寒儁之士州郡推薦而禁投贄自媒者其三請復制舉其四請行鄉飲酒禮其五請以能授官勿以思慶例遷上覽而嘉之

三年冬十月知黃州王禹偁上疏曰臣際會昌辰忝官通籍凡有見聞皆合論奏然而言關災異事涉機宜苟非不諱之朝即恐犯時之忌今者不避逆耳用明匪躬臣本州去年十一月城南長圻村兩虎夜鬬一虎死食之殆半當時即欲密奏值鑾駕北征既非吉祥難聞行在臣但只隄防盜賊撫恤軍民而已又今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夜牽雞忽鳴至今時復夜鳴未止又十月十三日雷聲自西北起與盛夏無殊臣伏讀洪範五行傳及春秋災異史記天官書兩漢五行天文志以此詳校虎者毛蟲屬金金失其性則有毛蟲之妖又云虎相食者其歲當大饑雞者羽蟲屬火火失其性則羽蟲之妖又云雞夜鳴主兵革故昔人聞雞夜舞是矣雷者震也屬木木失其性則有冬雷之妖又云發雷之地饑饉此皆得於儒學不在禁書然事有數年而後應者亦有終不應者要在臣下無隱帝王盡知或脩德以答天心或設備以防時難故詩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只如咸平元年彗星出呂端等請臣作避位表臣具言星見虛危齊分請於青齊間設備以應天戒端等俱以為然不知自後作何措置臣緣不在司言之地不敢侵官去年胡虜犯邊果入齊地是天以文象告人人不知自備也端雖物故李沆以下皆見臣言今黃州有此災祥不能依前寢默雖妖不勝德終無累於聖朝而遇事敢言亦粗由於忠鯁今年禾小稔臣下無慶然恐應在宅時即合先有制置伏望陛下恕臣拙直察臣愚衷令海甸之間防飢荒之事假令災祥不驗猶勝臨事無備矣臣又念古之循吏政感神靈宋均猛虎渡江臣則有虎相食嗤魯恭雉馴桑下臣則有牽雞夜鳴百里嵩甘雨隨車臣則有冬雷暴作此皆臣化人無狀布政失和合真常刑亦當自劾又慮他人陳奏臣則有昧敵之愆上為之撫然

張溥曰稱宋治者以咸平景德間為極盛時天下一統已四十餘年君臣恭和百官奉職吏無殘賊風俗樸素四方有敗天子畢聞遣視災傷屢詔賑貸庶幾哉與西漢文景比烈矣未幾天書見封禪興改元大中祥符妖自上作帝德闕焉伊尹復辟告歸陳戒作咸有一德之書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賢君尚終尤慮廩乎何真宗之

不思也然景咸之際趙保吉陷靈州而斐濟死王均亂益州而劉紹榮死契丹隆緒大舉入寇而康保裔死王繼忠執數年以來干戈數動廟堂旰食下求賢之詔決親征之師用雷有終以平亂辛用潘羅支以敗西夏用寇準以定契丹憂深計遠未嘗敢一日暇豫稱觴賜酺也澶淵功成侈大郎彰玉清昭應會靈景靈土木繁起朝元齋待延恩天安神怪恍惚五鬼握柄方士接朝民訛天變大業幾喪豈外患反福內甯反禍哉唐憲宗勵精元和擒劉闢於劍南執李錡於西浙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討吳元濟而淮蔡安平李師道而淄青靖剛明果斷可望中興而晚節稍隳遽罹賊臣後唐莊宗龍躍虎步問鼎燕梁三矢灑恨大事立成而荒佚盤遊忽遭郭門萬之變憂患者生安樂者死有國家者之大致也真宗治臻於虞寇而志惰於和盟鮮終之憾亦以此耳咸平諸臣應詔直言五事五議猶然政間李沆為相日奏艱難止邪未萌則誠大臣格心先務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契丹盟好

真宗咸平二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時鎮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餘畏懦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聞道遣使督潛出兵合擊潛不聽范廷召怨詬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嫗銓轄張昭允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召仍許出師為援廷召復求援於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領兵赴之遇虜于瀛州會暮約明日合戰而廷召潛遁保裔不之覺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毋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死之契丹乘勝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業之子也集衆登陴固守以俟援兵會天大寒汲水灌城上倏忽為冰堅滑不能登契丹兵乃引去掠祁鄧邢洺州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詔聽邊民越拒馬河塞互市易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緣邊戰權司自淘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餘里此天險也太宗置砦一十六鋪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舟百艘往來巡警以舟姦詐則緩急之備大為要害今聽公私貿市則人馬交度深非便宜且砦鋪皆為虛設矣疏奏即停前詔　十二月帝親御契丹以李沆為東京留守里寅駕京師次陳橋戊午駐蹕澶州辛酉宴從臣於行宮以王超等督先鋒亦以陣圖俾識部分壬戌賜近臣甲冑弓劍幸浮橋登臨河亭賜澶州父老錦袍茶帛甲子次大名錢若水上疏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為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為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傅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

契丹入寇傅潛范廷召遣康保裔死之

何承矩請止緣邊市易

錢若水言御敵安邊之術

孫何言擇將帥防邊闕合救援運糗糧

流傳潛于房州

斬令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契丹入寇契丹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儒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置制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城守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孫何上疏曰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多以高祖之大度兼蕭王之赤心神武冠於百王精兵倍於前代分閫仗鉞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為心賊遺君父為恥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強兵坐違成算遂使腥羶得計蛇豕肆行焚劫我郡縣係累我黎庶陛下攄人神之忿怒憫河朔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淵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鎮定道路已通而德棣烽塵未息此殆將帥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壅閼鄰境不相救援糗糧須俟轉輸之所致也將帥者何或恃勇無謀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堡不恤人民邊奏者何謾塞之臣固祿守位城池焚劫不以實聞老幼殺傷託言佗盜不援救者何緣邊州縣城壘參錯如輔車唇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託稱兵少不出或待奏可乃行俟輦輸者何敵騎往還焱馳鳥逝羸糧嘉從萬兩方行迨乎我來寇已遁去此四者當今急務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謀臣防壅閼則莫若凡奏邊防陛見廷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令聽其便宜運糗糧則莫若輕齎疾驅角彼趫捷令大駕既駐鄴下契丹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薦食者惟東北無備之城繕完周防不可不慎且蜂蠆有毒豺狼無厭令契丹西畏大兵北無歸路獸窮則搏物不可輕餘尊尚或稽誅奔突亦宜預備大河津濟處處有之亦望量屯禁兵扼其要害則請和之使不日可待帝覽而嘉之及傳潛逗撓無功何又請斬潛以徇　丁卯召見大名父老勞賜之聞康保裔死優詔賻恤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召傳潛還流之房州

三年春正月己卯朔駐蹕大名府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丁亥范廷召等追契丹於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寇遁

出境庚子帝至自大名　帝時出手詔詢錢若水備禦北虜之術若水上疏曰臣讀前史論匈奴者多矣若漢婁敬樊噲李布賈誼晁錯主父偃徐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董仲舒之所陳特和親征伐之二議唐李靖魏徵溫彥博郭正一狄仁傑之所及亦不過戰守之兩端晉桑維翰不背約之言出於微弱故相趙普請回軍之奏姑冀息民悉非遠謀臣所不取嚴尤謂自古禦戎無上策臣竊笑之守在四夷制勝以靜非上策而何臣聞唐魏博一鎮爾兵戎固不衆於今日而胡騎未嘗南牧者以幽薊為北門扼其險阻故也石晉割地之後由定武達滄海千里受敵雖設二關鎮之以重兵莫可以禦故晉末度長河漢初復擾邊徼以周世宗之英武曾未能絕其寇中山窺上黨今御札詢備禦剪滅之術臣以為不得幽州未可翦滅也後唐莊宗在河北命周德威取幽州然後南向而爭天下蓋先有萬全之計使不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心將不能料敵重兵在外輕兵在內則令之所患也臣願陛下選智謀可以任邊郡者聽召壯士以為部曲而官為廩給之又募民為招收軍厚其糧賜蠲其租賦彼供輸兩地各有親屬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是同心將能料敵而在外者皆輕兵矣然無以統衆則不能用衆無以制勝則不能必勝故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以專閫外之事有警則督戰已事則班師既無舉兵之名又得馭兵之要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備禦之方舉在此矣若乃患民力之困則廣邊地之營田患戍卒之驕則嚴將帥之法令古論有之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又曰功不勸謂之止善罪不懲謂之縱惡昔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戍卒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小衂臣願陛下推太祖所以待進之心而待諸將則法令不患不嚴勸懲不患不至矣帝善其議　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契丹輕而不整貪而不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以馳騁為容儀以弋獵為耕鈐擲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行不以為苦復恃戰騎之利故頻年犯塞臣聞兵有三陣日月風雲天陣也山陵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設陂塘綿亘蒼海從有敵騎安能折衝昨者契丹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安居即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百里縱有邱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因而廣之制為塘埭自可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不悅詩書不習禮樂不可守疆界制禦無方動誤國家雖提貔虎之師莫過犬羊之衆臣按兵法凡用兵之道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此料敵制勝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否則必敗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也伏望慎擇良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祿使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為守戰之備脩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闢田疇勸農畊畜芻粟以備凶年完長戟修勁弩謹烽燧繕保戍以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安堵矣臣又聞古之民王安集吏民順俗而

三顯敗契丹

王繼忠敗降契丹帝謂其已死優詔贈官以舉士安寇準同平章事

契丹大舉入寇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閩蜀成都寇準獨請親征

以欽若判天雄軍

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齊桓晉文收合義兵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有膽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赴遠輕足善鬬者聚為一卒此三者兵之練銳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況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以蠻夷伐蠻夷中國之形也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邊鄙甯且聚膽勇樂戰輕生之徒古稱良策請試行之且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外邦之情偽知山川之形勝望於邊郡置營召募不須品度人才止求少壯有武藝者萬人俟契丹有警令智勇將統而用之必願成功此中國之長算也又如榷場之設蓋先朝從權立制以惠契丹縱其渝信犯盟亦不之廢似全大體今緣邊榷場因其犯塞亦即停罷蓄藏以臣上計於是州置場貨茶而邊氓未有所濟乞延訪大臣議其可否或文武中有抗執獨議是必別有良謀請委之邊任使施方畧責以成功苟空陳浮議上惑聖聽祇知靈州足為證驗況茲契丹又非夏州之比也

四年冬十月契丹入寇以王顯為鎮定三路都部署禦之是月顯與契丹戰于遂城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進次滿城而還

六年夏四月契丹耶律奴瓜蕭撻凜寇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至康村與奴瓜戰繼忠陣東偏為敵所乘斷餉道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倦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見契丹主于炭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景德元年八月以舉士安寇準同平章事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便氣對曰準忘身徇國東道嫉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中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而北戎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帝曰然故有是命九月契丹大舉入寇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召羣臣問方畧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閩州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不知誰為陛下畫此二策帝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謝天然後北伐耳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因問準曰今虜騎馳突而天雄軍實為重鎮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孰可為守準以王欽若薦且曰宜速召面諭授敕俾行欽若至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欽若驚懼不敢辭閏月乙亥以參知政事王欽若判天雄軍兼都部署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遣其統軍順國王蕭撻覽攻威虜順安軍三路都部署擊敗之斬偏將獲其輜重又攻北平砦及保州復為州砦兵所敗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合眾攻定州宋兵拒于唐河擊其游騎契丹遂駐兵陽城淀號二十

契丹從王繼忠言遣書議和舉士安請羈縻之

曹利用力拒議太后求關南地帝念臣下寒苦卻貂裘表

張環射殺蕭撻覽魏能楊延朗善守人目為銅梁門鐵逐成

王旦直入禁中下令甚嚴

帝至澶州準與高瓊議國請渡河契丹引去

契丹使請盟準欲不許遂諧而許成

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倘佯無鬬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時故將王繼忠書議和舉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又恥無名且彼實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入之於是詔諭繼忠曰朕豈無窮兵唯思息戰如許通和即當遣使已卯高繼祖率兵擊敗契丹於岢嵐軍李延渥又敗之于瀛州　冬十月遣曹利用詣契丹軍時契丹數戰不利復令王繼忠附奏議和帝遣利用利用至軍蕭太后欲求關南地利用力拒之　庚午帝親征車駕發京師以李繼隆石保吉為鄭前排陣使是日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癸酉駐蹕常城縣甲戌寒甚左右進貂帽氈衣却之曰臣下皆苦寒朕安用此　壬申契丹兵直犯前軍而陣未接戰蕭撻覽出按視地形李繼隆部將張環守牀子弩射殺之撻覽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既死虜大挫衂時王欽若在天雄軍閉門束手無策但脩齋誦經而已唯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及賊退出境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敗衂故時人目二軍為銅梁門鐵遂成蓋由二將善守也　以王旦為東京留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捉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　丙子帝次澶州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寇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過殿前都指揮使高瓊瓊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入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蓋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發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抗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召諸將撫慰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會鄆州得契丹諜者縛至斬之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傳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　十二月庚辰契丹使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宜許之時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拆槩

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存譿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晉畀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為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非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足成約而還。癸未，帝幸季繼隆營，命從官將校飲犒腸諸軍，有差。詔以將班師，謝兩京。甲申，契丹使姚東之來獻御衣食物。乙酉，帝御行營南樓，觀河，遂宴從官及契丹使。丙戌，遣李繼隆使契丹定和，戒諸臣勿出兵要其歸路。甲午，車駕發澶州。乙未，契丹使丁振以誓書來，以兄禮事帝。丁酉，契丹兵出塞。戊戌，帝至自澶州。辛丑，錄契丹誓書頒兩河諸州。

士安選馬知節等悉當其才

王曾議國號不當對稱南北不聽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壬子，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為一省，北面部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九十餘員，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又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守定州，楊延昭知保州，李允則知雄州，保全照知鎮州。他所擇任悉當其才。是時，以契丹脩好，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宦者。二月，癸卯，遣太子中允孫僅，如契丹賀其太后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為北朝，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不聽。秋九月，歸幣于契丹，自是歲以為常。冬十月，遣職方郎中韓國華，如契丹賀正旦。十一月，契丹遣使來賀承天節。十二月，契丹使來賀明年正旦，自是皆歲以為常。

蕭太后與韓德讓通後乃同契丹主隆緒謂羣臣曰：康肇弒君，論而立論，凡詢而相之，契丹主隆緒謂羣臣曰：康肇弒君論而立論，因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蕭敬烈

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帝以問宰相王旦，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二年十二月，甲辰，契丹太后蕭氏卒。蕭氏有機謀，善馭大臣，得其死力，每入寇，親被甲督戰，及通好，亦出其謀。然性殘忍多殺，幾與韓德讓通，賜姓名耶律隆運，拜大丞相，封晉王，未幾，德讓亦死，陪葬陵旁。

三年五月，契丹伐回鶻，破肅州。六月，契丹饑，來市糴，詔雄州糴粟二萬石賑之。冬十月，契丹使耶律宥來告伐高麗，先是高麗康肇弒其主誦，立詢，凡詢而相之，契丹主隆緒謂羣臣曰：康肇弒君論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蕭敬烈

真宗崩契丹主舉哀

契丹大閱張知白止仁宗練兵

契丹詳穩大延琳及蕭孝穆討平之

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真立母蕭耨斤立自為太后遣使訃玉后隆緒遭母喪不肯以日易月

契丹禮重孔道輔耨斤欲立少子宗真遷之慶州

以年荒未可隆緒不聽十一月契丹軍渡鴨綠江肇戰敗退保銅州契丹進兵攻之遂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契丹焚開京宮室府庫而還自是用兵連歲始罷

乾興元年二月帝崩契丹主隆緒集蕃漢大臣舉哀遣耶律僧隱等來弔祭置帝御延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命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帝諱者悉改之

仁宗天聖二年十二月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帝聞問二府眾請練兵以備不虞張知白曰契丹脩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耶若終以為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為名彼亦不暴起未幾契丹果罷去

七年八月契丹詳穩大延琳據遼陽反初遼東自神冊附契丹無榷酤鹽麵之征馮延休韓紹勳相繼為戶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薊飢戶部副使王嘉獻計造船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路險艱多至覆沒轉扑緩征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因之為變遂囚留守蕭孝先殺韓紹勳王嘉等以快眾情僭號興遼契丹主聞亂徵諸道兵命南京留守蕭孝穆討平之

九年六月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真立宗真宮人蕭耨斤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己出至是立為耨斤自立為皇太后聽政宗真改元景福號隆緒曰聖宗初隆緒遭母喪哀毀骨立羣臣請改元隆緒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羣臣請以日易月以法古制曰吾契丹帝也甯違古制不為不孝之人至是疾革屬子宗真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命汝為嗣我死汝母子切勿殺之且曰宋朝信誓當守而勿失及卒左右希耨斤旨誣齊天后弟謀逆耨斤令鞫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為太后令不果反罪之可乎耨斤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耨斤不從遷之上京後竟殺之　秋七月丙午朔契丹來告哀帝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絕然徑出優使主客者邀還坐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為至是益加禮重

景祐　年五月契丹太后蕭耨斤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其謀白于契丹主宗真

后尋遷之慶州

七括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為皇太弟

慶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來求關南之地時契丹主漸長國內無事戶口蕃息慨然有南侵之意會元昊反中國旰食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乃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強弱聖慮所悉澶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

契丹求關南地及夷簡薦富弼報聘

弼不肯以使受爵夷簡請建都大名以伐契丹之謀

王德用教士卒習戰

弼折契丹割地結婚之請

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末至呂夷簡奏當弼為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末託疾不拜弼曰吾二帝使北虜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末笑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末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脩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　夏四月富弼如契丹　五月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河北京東官為邊備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戊午建大名府為北京即真宗駐蹕之所　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戰契丹使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虜中始懼　富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上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當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

弼往契丹啟事國書以折政府邪謀

弼爭歲幣獻納二字晏殊竟以納字許契丹

契丹主為夏元昊所敗

弼再辭爵

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問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爾弼曰結婚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癸亥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為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為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　九月富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侮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疋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李燾曰時契丹實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呂夷簡等乃許與過厚遂為無窮之害

十一月以富弼為翰林學士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得顧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敢受賞乎

四年五月契丹伐黨項夏人救之契丹遂伐夏遣使來告師期　冬十月契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蕭金城遣弟重元將騎兵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遣樞密副使蕭革迓之而進軍次于河之曲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結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為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告執駙馬蕭胡覩

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　十一月契丹以雲州為西京雲州即雲中也契丹建為西京大同府於是契丹境內凡五京五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千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契丹蕭惠伐夏而敗契丹復夏主諒祚之母

皇祐元年三月己未契丹遣使來告伐夏　九月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南河進以伐夏戰艦糧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逺鎧甲載於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敝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遮遏者射之惠纔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　冬十月契丹復伐夏獲夏主諒祚之母于賀蘭以歸

宋真卒子洪基立

五年契丹及夏平

至和二年夏四月己亥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持本國三世畫像來求御容　八月契丹主宗真卒廟號興宗子洪基立以太弟重元為太叔遣使來告哀宗真性佻悅嘗因夜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手觀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勳勞宜序進之宗真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稷之福耶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臣以絕其言　遣知制誥劉敞使契丹弔祭敞入境契丹導之行自古北至柳河回殆千里欲舍示險逺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為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為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

胡宿奉御容如契丹

嘉祐二年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初契丹主宗真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來求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諭使更致新主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為順況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以洪基像來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訖蕭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益一都虞侯耳

八年六月契丹太叔重元反兵敗自殺

英宗治平二年六月詔遣官與契丹定疆界

三年春正月癸酉契丹復改國號曰遼

神宗熙甯七年三月遼主以河東路沿邊增脩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

神宗憂遼事韓琦議宜遣報使

遼蕭穆甲黃嵬山沈括廉屈之

張方平言祖宗御戎之策

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遂遣太常少卿劉忱等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於代州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奏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船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强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徧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番騎三也极團保四也河北諸州築城鑿池五也又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故疆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畎畝商歎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宜遣報使具言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驚稟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無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敢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弼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為憂故深指時事云八年三月遼人復來議疆事劉忱等與蕭素會於大黃平三議不能決虜初指尉朔應三州分水嶺土龍為界及忱與之行無土龍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凡山皆有分水虜意至時可以固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等遷延為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遣而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謂括曰兩府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禧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滔麗人情向背為使契丹圖上之　帝問張方平以祖宗禦戎之策孰長方平曰太祖不勤遠畧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舊豪許以世襲故邊圍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閱諜詳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力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又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延讓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纏邊之變二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

矣真宗之初趙德用納欵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畧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徼幸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上問虜意安在方平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惰習不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廬英頗泄其情六符變色曰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黠知故事今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父上曰朕以慶歷講和之後中國不為善後之備欲脩輯為應兵耳方平曰應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　秋七月戊子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於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分水嶺為界蕭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　十二月遼主洪基殺其后蕭氏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遂族誅惟一而賜后自盡

十年十一月遼主洪基殺其太子濬濬蕭后之子也乙辛既譖殺蕭后謀構濬以罪陰令護衛耶律查剌誣告都宮耶律撒剌及忽古等謀廢洪基而立濬遼主信之誅撒剌等廢濬為庶人徙于上京乙辛夜遣力士殺濬以辛聞

元豐三年春正月遼出耶律乙辛於興中府乙辛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因言宋衛王和魯斡之子淳可為儲嗣羣臣畏乙辛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兀納夷離畢蕭陶隗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猶豫不決會獵于黑山見屩從官屬多隨乙辛後始惡其專遂改乙辛知南院大王事乙辛入謝遼主即日出之與中府其黨多黜遂封延禧為梁王設旗鼓捜剌六人以護衛之時延禧生六年矣

建中靖國元年遼主洪基卒孫延禧立是為天祚帝事見後

張溥曰澶淵親征寇準決策王欽若謂以天子為孤注夫咸平景德之際契丹數寇外張虛聲輕中國南面之君不能出國門一步恣其恫喝準力請渡河軍心始壯強將勁旅左右夾輔全而後動豈僥倖人主哉蕭撻覽射死魏能楊延朗戰勝虜勢漸衰黃盖高呼請和使至眷旆還國軒輊妄如視彼閉門天雄者何啻棘門灞上乎晉孝武時苻堅入寇謝安端坐淝水大捷準才有為過安親征之謀諺云一擲彼謂人者誠罔極矣宗真繼位弱於隆緒其母稱斤才智又不如蕭太后乃妄請關南地可咄嗟勿聽而仁宗厭兵黷武受之富弼忠直口折羣夷力爭獻納又為妾殊所阻增幣成盟大澶淵之行乞和自虜欽若猶以城下相譏令胡為半不法愚宗之擒頡利而為呂后之容冒頓太平師濟徒虛語爾神宗御極洪基稍微漢過不先卧鼓自若王安石忽唱取與許割分水棄地七百里遂開兵端誰東國成卒勞百姓殆哉

王安石勸帝割新疆失地七百里

遼耶律乙辛誣殺蕭后并及太子濬

遼主燕乙辛而封延禧

洪基卒孫延禧立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天書封祀

寇準為相不次用人

真宗景德三年二月、罷寇準平章事、出知陝州、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日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竟罷為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欽若謀造天書帝以美珠啗王旦遂無異議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大赦改元、帝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淵之盟為辱、嘗怏怏不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威幽朔、乃可滌此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若世絕倫之事、乃可耳、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沈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宣無不可、欽若乃乘閒為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遂決、遂召王旦、飲甚暢、以尊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至是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伺神貺、至是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侍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啟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於宋、付於眷、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復命、堯叟讀

之有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論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記帝復跪奉讀以所織帛盛以金匱羣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酺五日改左承天門為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衛扶侍使有大禮則命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附欽若孫奭言天書有異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三月詔議封禪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官吏藩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餘人凡五上表請帝封禪帝意未決召丁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先是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多至旰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游優無事耶宰相李沆曰強敵外患足為儆戒他日四方甯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為不然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至是其言果驗

夏四月乙未以王欽若參知政事丙申以王旦為封禪大禮使王欽若為經度制置使以馮拯陳堯叟為分掌禮儀使丁謂等計度財用謂時權三司使遂著景德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校優詔獎之　六月乙未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未幾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於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奉至社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大書於泰山即密諭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拜受之授陳堯叟啟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嘏嘉瑞黎庶咸知祕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復奉以升殿於是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未幾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木瑞木三脊茅等不可勝紀九月令有司勿奏大辟業以天書告於太廟　乙酉親習封禪儀于崇德殿　作玉清昭應宮奉天書也知制誥王曾都虞侯張文皆上疏諫不聽　冬十月帝發京師以王輅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車駕至泰山王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齋戒三日登山道經險峻降輦步進鹵簿儀衛列於山下享昊天上帝於圜臺陳天書於左以太祖太宗配命羣臣享五方帝及諸神於山下封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符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於石礎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礎帝登圜臺閱視訖還御幄宰相率從官脩賀明旦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儀禮畢御壽昌殿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考送舉人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為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

山若等獻芝草

三曹張文諫作玉清宮不聽

於殿門　十一月戊午帝過曲阜縣謁孔子廟酌獻再拜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祭以太牢賜錢三十萬帛三百匹又追謚齊太公望為昭烈武成王周文公旦為文憲王太公立廟青州周公立廟曲阜尋復追封孔子廟配享從祀者顏回為兗國公閔損曾參及漢儒左邱明以下為郡公侯伯　丁丑帝自奉山奉天書還宮群臣爭頌功德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安逸而忽於兢畏願毋以告成為恃　十二月辛卯帝御朝元殿受尊號宰相王旦等各進秩有差

孫籍請讀畢戒

周起請勿恃告成

二年二月以方士王中正為左武衛將軍先是汀州人王捷言於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鏡神劍益司君真君也是為聖祖宮者劉承珪以聞賜捷名中正得對龍圖閣既東封加聖祖號為司命天尊授中正左武衛將軍恩遇甚厚　十二月辛丑權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於朝堂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獨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於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為治道言哉不省

王捷以丹術神劍蒙恩遇

崔立獨言災異

三年六月河中府進士薛南及父老僧道千二百人請祀后土於汾陰　八月丁未詔明年春有事於汾陰戊申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為祀汾陰經度制置使以王旦為大禮使王欽若為禮儀使　冬十月庚申丁謂上大中祥符封禪記　十二月陝州言黃河清集賢校理晏殊獻河清頌帝作奉天庇民述示宰相

孫奭疏祀汾陰不可者失十

四年春正月辛巳以將祀汾陰詔執事懈怠者罪勿原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曰先王十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十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都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為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啟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為異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疫疹飢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

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為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考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為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危兵災關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檢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為之臣切為陛下不取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為可取願少賜清閒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甯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雜至甯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役黃巢出於凶飢隋煬帝勤遠畧而唐高祖興于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飢之墟脩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飢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覬覦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嘗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蹴國摩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為可戒誣下罔上為可羞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繼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飢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邊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臣愚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時羣臣爭奏瑞祥疏又上言方今野鵰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為可罔下民為可愚後世為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帝知其忠而不能從乙酉帝習祀后土儀丙申詔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日為天貺節丁酉奉天書發京師　二月壬子車駕出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嶽癸丑次河中府丁巳至寶鼎縣辛酉祀后土地祇壬戌大赦賜天下酺三日作汾陰配饗銘河瀆四海瀆　召草澤李瀆劉巽瀆以足疾辭再拜遣使存問瀆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瀆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舍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巽至授大理評事

乙巳次華州召見隱士鄭隱李甯賜茶果棗皁辛未次閿鄉召見道士柴又玄問以無為之要　三月甲戌次陝州遣陝令王希召草澤魏野辭疾不至上言麋鹿之性頡纓則往望回過聽許令愚守詔長吏常加存撫命工圖其所居觀之野居陝之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以清苦聞于時嘗以詩諷寇準王旦乞休帝故不強其出　己卯次於西京丙申謁諸陵　夏四月甲辰朔帝至自汾陰宰相親王以下進秩有差　九月辛卯以向敏中等為五嶽奉冊使加上五嶽帝號帝御朝元殿受冊

典請娶祥瑞之妄

魏野辭召

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號五鬼旦嘆李沆先識時人目欽若為夔相馬知節獨非祥瑞

五年八月作會靈觀奉祀五嶽　戊子以王欽若陳堯叟並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為樞密副使時天下又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竝講崇典大脩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為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祕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夔相性傾巧敢為驕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知節以衆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於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冬十月戊午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汝明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座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晝夜一簪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聖祖至朕再拜殿下俄有六人至揖聖祖皆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復降祖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忘前志即離座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詔天下避聖祖諱玄為元朗為明凡載籍偏犯者各缺其點畫尋以玄元聲相近改玄為真玄武為真武已未大赦　閏十月己巳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通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遂加太廟六室尊號羣臣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戊寅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邱以奉聖祖聖母且詔天下天慶觀並增建聖祖殿辛巳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尋以丁謂為奉迎使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於宮以王旦為刻玉使王欽若丁謂副之　戊子御製配享樂章並二舞名又曰發祥流慶武曰隆真觀德

十一月丙申帝親祀玉皇於朝元殿甲辰加王旦門下侍郎尚敬中中書侍郎內外官加恩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為之

丁未作汴水發願文　十二月戊辰作景靈宮於京師奉聖祖也

六年春正月癸巳朔司天監言五星同色　六月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人詣闕請謁太清宮　八月庚申詔來春親謁太清宮庚午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孫奭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於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且以明皇為今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為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夸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己之言覺悟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悟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為封泰山祠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令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為非也奏為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議論以示羣臣然知奭樸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

奭諫謁太清宮

帝作解疑論

七年春正月帝將如亳州謁老子命王旦兼大禮使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　壬寅奉天書發京師丙午次奉元宮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千本戊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寶册己酉謁老子於太清宮并亳州為集慶軍節度減歲賦十之三太史言含譽星見庚戌賜酺三日　二月辛酉帝至自亳州壬申祀天地大赦　十一月乙酉玉清宮應宮成初議營室料工須十五年脩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劉承珪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謁玉清昭應宮奉安刻玉天書於寶符閣以帝容立侍其側還御崇德殿受賀赦天下非十惡枉法贓咸除之帝製誓文刻石置於寶符閣下又製欽承寶訓述以示中外　九月知陳州張詠卒遺表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

九年春正月丙辰置會靈觀使以丁謂為之

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詣玉清昭應宮薦獻上玉皇大天帝寶册衮服壬寅上聖祖寶册己酉上太廟謚册辛亥謝天地於南郊大赦御天安殿受册號乙卯作欽承寶訓述示羣臣　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己者會有詔以曾為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九月癸卯王曾罷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畀主置其門賀氏訴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子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非讓觀使雖怫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憎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蹴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己酉王旦卒旦自祥符以來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臨終語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節為過莫瀆我死之後當削髮披緇以斂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議者謂旦得君言聽計從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

二年夏皇城司言保聖營之西南營卒有見龜蛇者因就建真武祠令泉湧祠側疫癘者飲之多愈詔即其地建祥源觀任布上疏言不宜以神怪衒愚俗不報

三年六月甲午王欽若罷判杭州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先是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降于乾祐山時寇準判永興軍婿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遂以上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曾宗道言姦

詠遺表乞斬丁謂帝嘆其忠

王曾不受兼會靈觀使欽若譖罷曾

王旦臨終自恨不諫天書

任布諫建祥源觀王曙與周懷政善勸準以朱能天書上聞

令七年而成玉清昭應宮

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上疏曰朱能者姦險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秘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唇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既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驗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讖國經費孝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君老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璧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于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御丘寶符安能排難耶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皆不聽寇準由是得召用矣時欽若恩禮衰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蓄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罷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之詐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大喪平生矣準不懌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帝崩冬十月葬永定陵以天書殉

史臣曰真宗英悟之主其所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為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啇臻天書屢降導迎眞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呼可怪也他日脩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徵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敗忿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雁鶩自投地皆稱為天賜祭而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覘之志歟然不思脩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仁宗天聖七年六月大雨震雷王清昭應宮災詔繫守衛者於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故竭力成此宮令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王曾呂夷簡又助雍言中丞王曙亦言王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天變未警願除其地罷諸祠祀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復言此實天變不當置獄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下詔不復脩治

諷讀勿復脩治

以二殿為萬壽觀罷諸宮觀使

張溥曰漢武帝好神仙舉朝卷舌唯東方大夫詼諧喜祿帝笑而不罪也真宗天書上下同狂孫奭苦諫不避煩數崔立孫籍周起等誇誕盡荷包容豈天子鑿空心實知非無庸寧電耶王欽若構害寇準謂澶淵辱國當以封禪洗之棄人事崇鬼魅其說不輕帝亦徬徨朝宁私畏大臣迫王旦納美珠奉天冊事遂速成唐高立武后非李勣不決旦失類是後悔奚贖哉準固社稷臣受惑王曙奏朱能偽書得喪交懷大賢易慮不學無術此其大者後因以坐貶身沒雷州爰建霍光之忠晚負新垣之誚五鬼可誅一言難盡恐當年先為寢相笑矣陝州魏野草堂作詩諷旦準乞休言外遠致似以茂陵封禪為病惜兩君子不悟耳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終

丁謂之姦

寇準薦丁謂李沆言其不可使在人上

準笑謂拂鬚遂成仇隙

真宗天禧三年六月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先是準與謂善嘗薦其才於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謂誠才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準終不以為然謂既因準援驟漸致通顯雖同列而事準最謹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謂大慚恨遂成仇隙四年六月丙申寇準罷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為憂一日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授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出則撫軍入則監國古之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力證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為太子太傅

真宗得疾準請太子監國既而漏言謂遂將矯制

七月丙寅以李迪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　庚午以丁謂馮拯並同平章事　癸酉入內都知宦者周懷政伏誅丁丑貶寇準知相州初帝得疾自疑不起嘗卧周懷政殿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宦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謂等因疏斥之使不得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微服夜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盡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並發宋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為太常卿知相州而罷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之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輒云與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爭忿始此　八月乙酉以任中正王曾並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副使

懷政政謀傳位太子丁謂楊崇勳等告其謀帝誅之

貶準相州

朱能拒捕而叛衆潰自殺

李迪斥謂帝令並罷

王曾語錢惟演請皇后加恩太子

壬寅、貶寇準為道州司馬、時遣使捕朱能、能殺中使擁衆叛未幾、衆潰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初帝欲謫準江淮間、謂竟除道州、同僚莫敢言、王曾獨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　九月帝疾愈、丙辰、始御崇德殿視事、治朱能黨死流者三十人、壬戌、給事朱巽、郎中梅詢坐不容朱能、妄謫官　十一月戊辰、李迪丁謂罷、時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太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制、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台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劾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詈臣耳、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翰林學士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于樞密院南門、殊惶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　庚午、詔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以丁謂兼太子少師、馮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

陳邦瞻曰、當國家危疑之際、定社稷、安人主、此天下之所謂大忠也、然而非智不濟、夫轉戶者係樞、智者於安危之際、亦能得其樞而轉之耳、方宋真宗之寢疾也、事皆決于劉后、而太子非后出、丁謂以奸邪亂政、錢惟演復以后戚佐之、一有搖動則宋事去矣、當時寇準李迪皆忠臣、其計皆在逐謂與演、而后乃可制、后可制而太子乃可安也、夫此策而濟、已非善處人母子之間、且慮無以善其後、此策而不濟、則禍豈可測哉、周懷政之死、太子得不廢者、特天幸也、夫當時不難逐謂而難于安后之心、后心不安、則呂武之事且復見、奸人之欲為謂者皆是也、可盡逐哉、后心安則去謂如孤豚腐鼠耳、善乎王曾之告惟演也、曰太子幼非東宮不能立中宮非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夫后直懼劉氏之不安耳、非有則天改易命之志也、彼曉然知太子安而已安、豈忍復為邪謀也哉、蓋自是而小人倖僥之計始不得入、則曾之一言有以深動其心也、然是言也、非由惟演進、則后不信、是又曾之所以為智也、萊公號為能斷大事、然于此不

如沂公達矣

五年十一月丁謂加司空馮拯加左僕射曹利用加右僕射時謂威權日盛朝臣多附之起居注李巽獨不詣謂或問其故巽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枯勢視所為必遠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罷知亳州

乾興元年二月庚子大赦癸卯羣臣上尊號甲辰封丁謂為晉國公馮拯為魏國公曹利用為韓國公　甲辰帝不豫增劇閤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宰相群臣畏謂威莫敢言　戊午帝崩遺詔太子受益柩前即位更名禎壬申皇太后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吾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二矣尊太后為皇太后淑妃楊氏為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議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納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晝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非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眾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　庚申命丁謂為山陵使　戊辰貶寇準為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為衡州團練副使先是先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猶誅立已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眾曹璋亦謂知萊州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尚有言乎恐其未免耳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攻曰當醜徒千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致沈劇且使人迫迪行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敕詔準就賜以錦囊貯劍於馬前不將誅戮狀至道州眾皆惶恐不知所為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使不得已乃授敕準拜於庭升階復晏至暮乃罷丁謂欲邀位齊附已許以知制誥齊退而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此豈宜為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遂拒不往

己酉命參知政事王曾按視山陵　六月庚申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罷時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刑中和言於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有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弟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經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為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丁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眾議曰宣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丁謂屈允恭依違不決內使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感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

止誅允恭

任中正與謂同罷

胡則以附謂貶

謂毀劉德妙為妖誕事貶貶謂

崖州準禁家僮殺謂

謂為書已感君書以計使劉燁上聞得近徙

齊明準為掊惡惟演反覆請太后罷之鞫詠論逐惟演

用等就丁謂弟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丁謂包藏禍心今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少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為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呂宰等莫敢辨虛實賴神聖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丁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耶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執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宣諭天下初謂舉進士客許田胡則厚遇之及謂貴顯則遽進用至是謂罷則亦出為西京轉運使改命馮拯為山陵使　七月辛未以王曾同平章事　丙子以錢惟演為樞密使　辛卯貶丁謂為崖州司戶參軍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鞫問之德妙具言丁謂嘗教之曰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以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於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今德妙持入內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仍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丁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羔羊逆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閭家僮謀欲報讐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俟謂行遠乃已謂機敏有智謀險狡過人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屬西京嘗為書自克責敘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遺人至於洛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曾衆僚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徙雷州　十一月丁卯錢惟演罷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熏灼因附之與謂婚姻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曰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於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己因濟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可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鞫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侍恃奏事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出於動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尤善奬勵後進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故切切求入中書為時議所鄙

張溥曰丁謂善文章與孫何齊名王禹偁稱其韓柳以下經畫夔州功刊石柱楊劉望渡斬囚濟師其才豈王欽若等哉乃陰賊發心始附寇準旋而背之遂謀亂國或云謂任術數準能色荒使為我役欽若之黨可孤天書奉祀可不成也然陰陽內外道不相謀謂必圖準李沆先知之準自不覺耳周懷政之獄朱能之叛準皆可死幸而得全者聖朝寬大公論

尚明也以謂之心何日忘殺準哉山陵穿穴雷允恭恃寵自專謂與附和不道無將或未敢出然賊臣權宮宰固宮府不乘太后之怨正兩觀之誅檮杌藥罔必復晝嘯此去邪勿疑王曾所以獨稱大臣也劉德妙出入謂家與丁玘通造說龜蛇老君極誕小人干進多假巫師中貴人力究以此獲敗欽若似裴度丁謂類賛曰異人之言又何足信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

明蕭莊懿之事

真宗景德四年四月皇后郭氏崩謚曰莊穆

大中祥符三年四月甲戌皇子受益生後宮李氏所誕也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德妃莊重寡言帝命為司寢既有振從帝臨砌畫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生子男左右取釵以進如故已而果舉子劉德妃攘為己子李不敢言中外亦不知

五年十二月丁亥立德妃劉氏為皇后初后父通為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於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為業攜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竟立為后既立以無宗族吏以美為兄改其姓為劉間李迪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閒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撮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初帝欲立劉后使丁謂諭楊億草制億難之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草之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帝崩太子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淑妃楊氏為皇太妃　三月庚寅帝初御崇德殿太后設幄次於承明殿垂簾以見輔臣　八月乙巳太后同帝御承明殿垂簾聽政

仁宗天聖元年五月庚寅議皇太后儀衛制同乘輿

三年春正月辛卯長寧節近臣及契丹使上太后壽於崇政殿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帝率羣臣朝太后於會慶殿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太后嘗聞參知政事魯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坐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說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自是后左右用事者多憚宗道目為魚頭參政

李同寢誕仁宗劉德妃攘為己子　郭后崩立劉氏為后　李迪諫不聽　劉氏以襲美為兄改姓劉　楊億不肯草立劉后制

范仲淹再疏請太后還政

李宸妃卒呂夷簡奏請厚葬

詩奎諫太后服衰冕

劉太后崩

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太后御於地

太后遺詔太妃稱制蔡齊非之

七年十一月癸亥冬至帝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寧殿遂同御太安殿以受朝祕閣校理范仲淹先期上疏曰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謬辱公薦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八年二月范仲淹疏請太后復辟其略云陛下擁護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堅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報

明道元年二月丁卯真宗宸妃李氏辛李氏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為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為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及卒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對曰太后不欲全劉氏子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司天布貞言歲月未利夷簡祕其說請發哀成服且謂入內都知羅崇勛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斂用水銀實棺后悟乃以一品禮殮之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言鑿垣非喪禮宜自西華門出太后從之殯於洪福院

二年二月乙巳皇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辭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衣袞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群臣上太后尊號丁未帝祀先農於東郊躬耕籍田命宰相張士遜撰謝太廟及躬耕籍田記檢討宋郊言劉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籍田記

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乾興以來貶死者復官謫者內徙

甲午皇太后崩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釦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於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腊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官者羅崇勛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勛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殮謚曰莊獻明肅禫祭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詔尊太妃為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曰臺吏毋退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

龐籍盡焚垂簾儀制

帝追尊李宸妃啟視祥宮待劉氏加厚

帝始親政召宋綬范仲淹羅崇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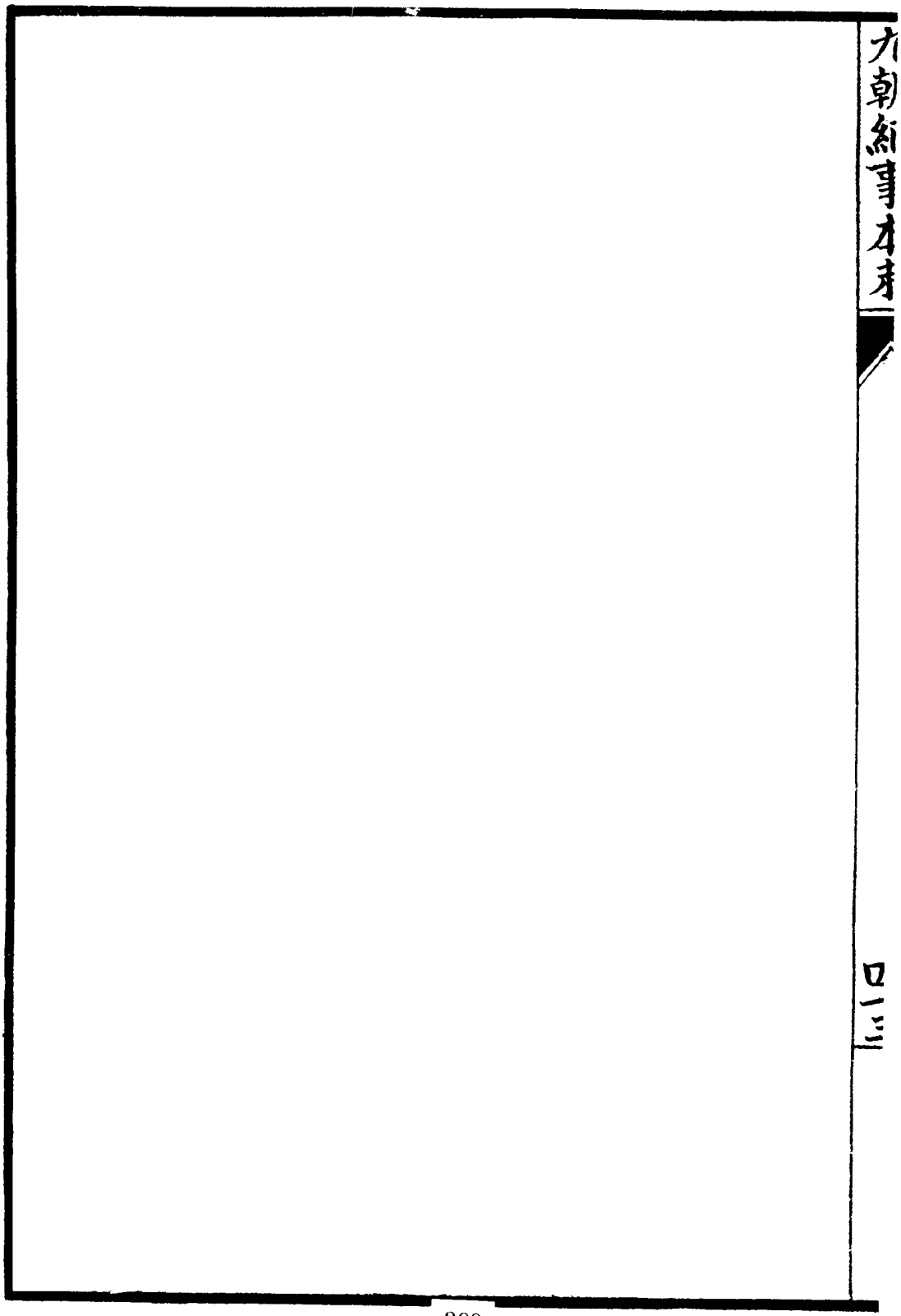
仲淹請勿追誠太后作奉慈廟以奉劉李二太后神主

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宜躬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為皇太后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　夏四月壬寅左右有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為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院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嘆曰人言豈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壬子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以范仲淹為右司諫仲淹聞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參決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刪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而已　初太后愛帝如己出帝亦盡孝始終無毫間隙至是帝親庶　言者多追誠太后時事范仲淹上言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過以全大節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冬十月丁酉葬莊獻明肅皇后莊懿皇后於永定陵詔定祔廟禮翰林侍讀學士宋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坤儀廟故事請別築宮遂作奉慈廟以奉二神主

張溥曰劉德妃雖所出微其明智英斷亦宋一賢后也真宗初欲立后李迪難之丁謂獨諂附要楊億草制後日垂簾即竊謂不恕女主初政先誅四凶海內肅然又任王曾呂夷簡為相魯宗道薛奎等輔以讜論虛懷無忤至斥程琳之獻圖却劉綰之進羨帝王大度邈乎唐德憲以上矣李宸妃后之侍兒王鈐發兆元良誕生后取而子之慈愛同己出宸妃畏威退處群嬪猶愈於成皇薄姬不獲近高祖也妃薨夷簡力請厚葬涼薄生前崇高身後后即少仁亦善補過者哉閻麗東漢后妃明德馬后養肅宗賈氏不顯章德竇后養和帝梁后憂死宮房嫉忌婦人所不免也兒女彼此情尤極難劉后素剛賢章德遠甚宸妃後宮等夷度不過如南陽賈貴人耳宜乎千秋以後外戚無梁嫕之訟天子篤敬陵之孝也真宗不豫時皇后決政王曾進加恩太子之言夷簡請一品禮殮宸妃劉氏用安宮庭母子間以善全為本此尤三公大臣職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終


六朝紀事本末
四一三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明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郭后之廢溫成事附

帝寵張耆等因郭后言因罷吕夷簡

后誤批常頵奏簡脩懾因請廢之孔道輔等力諫不聽

道輔仲淹聚外黨弼之不聽

帝欲立陳氏女為后

仁宗天聖二年十一月乙巳立皇后郭氏后平盧軍節度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疏

明道二年夏四月吕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罷先是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絶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勸帝語甚切帝因與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語於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内侍都知閻文應詗之乃知事由郭后也由是深憾於后　八月戊午復以吕夷簡同平章事　十一月美人張氏卒追册為皇后　十二月乙卯廢皇后郭氏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素與皇后爭忿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内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吕夷簡告之故夷簡以前憾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敕有司不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甯宮臺諫章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煥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鋒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為通道輔扣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邪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趣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發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景祐元年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美人尚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　九月甲辰詔立曹氏為皇后彬之孫女也初郭后廢帝命宋綬作詔云當求德閥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詔戾乎王曾

因宋綬王曾劾奏乃立曹氏

帝追憶郭后遣閹文應視疾后暴崩仲淹劾奏其罪竟死

曹后諫止張燈復定顏秀等亂夏竦曲庇楊懷敏丁度爭之不得

張美人以危躍功進貴妃張堯佐驟除四使唐介等力爭之

堯佐復除宣徽使言介衛前切責文彥博遂坐貶

帝命中使護介

入對又論奏之乃罷陳氏而立曹氏御史裏行孫沔請終莊獻喪制而後行秘書丞余靖亦以為言不報

二年十一月戊子故后郭氏暴卒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詞甚悽惋帝亦悔焉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閹文應以常譜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憾之以禮斂葬而停謚冊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於道

三年春正月壬辰追復郭氏為皇后丁酉葬皇后郭氏

慶歷八年帝以閏正月望夕將張燈曹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為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於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媼毆小女子紿奏后吮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邪陰遣人挈水踵賊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捕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鞫於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於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十二月丁卯冊美人張氏為貴妃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危躍功夏竦建議欲尊文同知諫院王素因言賊本起皇后閤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為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郯郯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皇祐二年十一月己未詔外戚毋得任二府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堯佐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

三年冬十月復除張堯佐宣徽使知河陽侍御史唐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為首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閤金奇錦緣奄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逐竄介徐請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譴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豪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介猶力爭帝聲色俱厲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乞賜寬貸遂貶介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罷彥博知許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天下稱真御史者必曰唐子方云

至和元年春正月癸酉貴妃張氏卒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為郡王伯父堯佐至太師姻戚莫不顯貴然帝

水貴妃卒
連冊為溫
成皇后猱
沔不肯讀
冊陳執中
奉行惟謹

謝絳因水
旱言時事

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貴妃雖專寵特異終不紊政及卒帝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為溫成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務以非禮導帝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因力求罷時陳執中為首相奉行溫成喪事唯謹且引王洙為翰林學士士論由是爭咎執中

張溥曰光武之陰后仁宗之曹后皆繼廢后得立垂美史書此適會天幸盛德之君終不忍言也東漢郭后豪家貴種光武擊王郎至真定納之有寵後以怨廢立陰貴人詔群臣無上壽稱慶仁宗於郭后既廢居瑤華猶遣使存問賜以樂府二君明聖一時感溺變易後宮谷風之刺慙愧積心豈如漢武唐高好色迷復乎明肅垂簾呂夷簡秉政善和中外獨於仁宗廢后身為唱道夫人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以無罪謫母子不能諫則已甚矣又助之攻陷父不義大逆當死才識如夷簡甯獨不聞乃惑明肅則進安劉之策憾郭后則主長甯之議前為順子後為逆賊怨涓滴而罪江河萬世而下與李義府許敬宗同蒙惡聲莫非功名一念深為累也范仲淹事明肅則請還政事仁宗則諫廢后子道臣道無不克盡夷簡獨怒而出之嗚呼綱常名教天下後世所同也百爾執事私喜怒於其間又何為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

天聖災議

仁宗天聖四年六月庚寅大雨京師平地水數尺壞屋溺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五年六月京師大旱通判常州謝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槁秋成絕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為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顓事者如誅罰絕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茲謂隔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己之詔修順時之令宣群言以導雍蔽近幸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為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為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時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佞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昔兩漢日食地震水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

蘇舜欽言玉清宮災殺罷再造

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致資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蟲孽漸熾河水妄行循依違之迹行尋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滅壁願下詔引咎損大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勿崇私恩更進真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乎上大惠洽於下豈有時事之艱哉帝嘉納之

七年六月丁未夜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中丞王曙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漢遼東高廟及高園陵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為天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滎陽縣尉蘇舜欽詣登聞鼓院上疏曰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溜者幾於十九臣以為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於刑罰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為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獄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霓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夷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可以變災為祐浹日之間未聞為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讙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廩流衍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於內百姓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為國況天災之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己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為陛下計莫若求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給足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脩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脩己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獨變異罪在朕躬群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大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己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侯分別宮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權盛讒興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下及濫災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信讒讒逐其大夫華弱

奔命之應今害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內省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

張溥曰真宗崇奉天書司天監每奏日食不應群臣表賀迄仁宗即位其風未改也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茫雍王曙等始獻直言群臣詔諛亦少變矣原是宮之興自大中祥符元年至七年而後成丁謂竭蹶智力夜以繼日雕牆峻宇遠過漢帝栢梁武后明堂一炬焦土內庭震驚然真宗好怪符瑞踵來野鵰山鹿秋旱冬雷莫不拜表公朝一握為笑因循二十餘年穹宮寶籙天昭彰失德後嗣欲誅牛腹之書憚改先人之志大烈具揚須臾湯潦皇天所以善成仁聖也成周宣榭講武之堂桓僖二公魯之近祖忽然而火說春秋者列戒不一況無名之祀不制之宮哉諸臣因變救過以燔為幸董生經義異於姚璹媚竈矣然王曾正色由此罷相西漢災異策免三公反累賢者舉朝拱默於論諫又何取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

茶鹽榷罷

仁宗天聖元年春正月癸未命三司節浮費遂立計置司罷榷茶鹽行貼射通商法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救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權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為虛實三估謂之三稅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偫不受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其後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茶法大壞至是上命諮等較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為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稅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嶺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粮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諮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顆鹽淮浙蜀廣嶺海或井或鹹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池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

仁宗納俞獻卿言立計置司李諮等議榷茶擬罷三稅而行貼射見錢法

左奠論罷貼射法茶法復壞

盛度主隨畫解鹽通商五利

李諮請復行貼射法復榷鹽法

范祥畫解鹽通商之法已拯言其便

三年十一月復榷茶鹽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入茶二者不得相為輕重既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蠭起上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榷之

八年八月復解鹽通商法上書者言榷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於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因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輦用民兵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腿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鏹不出民用益虧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課耗矣

景祐三年三月罷榷茶復行貼射法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稅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

慶歷二年春正月丁巳復榷鹽法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為奸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

皇祐四年九月以范祥為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自復榷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嘗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倘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籍籍譁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況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為轉運使於是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榷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點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嘉祐四年二月罷榷茶自茶為官榷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臟茶之禁尤嚴歲報刑辟不可勝計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

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其禁帝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耳既而葉清臣請令通商收稅以免輦運之勞弭刑辟之濫又茶與鹽均為人用宜以口定賦三司議以為不可行於是薛作佐郎何高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於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為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於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錢遂下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峻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間幅員數千里為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懽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為生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實明刑無或有貸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省刑其意良善然茶戶先時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取茶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受罪先時商賈為國遷貿而州郡收其稅今商賈以利薄不行致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主是說請除前令帝不聽

神宗熙甯二年三月以薛向為江浙荊淮發運使時范祥卒以向繼領其事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令群牧主其說請久任向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群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向請即永興軍置賣鹽場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永興為鹽鈔官本官自鬻之而罷通商從之

七年夏四月初榷蜀茶時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浦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即蜀諸州叙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司盡榷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取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劉摯蘇轍論取陸師閔遂罷成都榷茶場

蔡京更鹽鈔法商賈不通章繹奏其誤民京奪繹官

黃廉茶政人皆稱便

八年十二月更定解池鹽鈔法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温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三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哲宗元祐元年秋七月罷成都榷茶場時劉摯蘇轍論陸師閔在成都增場榷茶其害過於市易遂貶師閔官均論集賢修撰黃廉往附察確出為陝西都轉運使廉至陝謂茶政隨事制宜便於公者不苟去以為名害於民者不苟存以為利請權熙秦茶勿改而罷成都茶場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為萬八千匹朝廷從之歲餘人皆稱便初陸師閔歲計茶息以二百二十萬緡掊克斂怨無所不至及廉盡除公私之病比數年亦得百二十萬

六年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詔鹽復許通商

徽宗崇寧二年夏四月更鹽鈔法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强而固恩寵俾商人先輸錢於榷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支鹽而猶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資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於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為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繹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繹官

張溥曰茶之有稅始於唐趙贊德宗出奉天悼悔罪己即下詔罷之既而張滂復稅取民悉矣穆文之世王播王涯增榷害民訖宋不改乾德時東南六路閩浙歸職方餘尚未平太祖榷法禁南商擅中州利置場官買太平興國中樊若水建議其法始密厥後理財之臣務盡遺利數議更張大概無過林特之現錢買鈔實錢算茶李諮之使客買茶官場收利主抑茶商及邊民耳鹽罌始於齊管仲鹽官始於漢孔僅東郭咸陽鹽鈔始於宋范祥召商中鹽則端拱二年令也然唐即榷鹽舉天下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歷增六百餘萬緡而宋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鹽歲四百萬緡比唐世天下之賦已三之二紹興末秦州海甯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為錢六七百萬緡則一州之賦浮於唐之天下也取贏而法峻即欲無病不可得矣夫茶之在民可以無取者也鹽之在民不能無取者也可以無取者捐以予民而不利其入則榷務貼射交引茶蘇皆可棄而不言即以茶博馬川陝置司但嚴虜禁豈屬民哉不能無取者弛之也非法斂之也有道或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值給江淮鹽則折中倉可行也或運艘回空便道載鹽散於諸路則鹽倉轉搬可行也或民丁竈戶許其私煮成鹽赴官告賣定價則官給牢盆可行也仁皇御極山澤弛禁茶不為民害者六七十載天下歸美於韓琦相業徽宗之世蔡京改法一錢之利皆歸京師禁榷通商令或閒行而請引抽盤商稅更酷其於鹽法則廢轉搬倉而置提舉官

劉筠等議郊廟文舞武舞之序

燕肅等請修治王朴律準

范仲淹薦胡瑗阮逸較鐘律丁度以所造非古制罷之

命李照重定雅樂

屢更制以罔小民虛張數以欺人主名為充美實害深增額宋竟以此不振財利之難言也尤先逢小人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

正雅樂

仁宗天聖元年冬十月翰林侍講學士孫奭言郊廟二舞失序願下有司攷議於是學士承旨劉筠等議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執競以祀武王漢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廟每室樂歌異名蓋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隨變屬者有司不詳舊制奠獻止登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復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蓋廟室各頌功德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禧安之樂而縣樂舞輟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

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並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館宋祁內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理李照預焉於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以屬太常　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布衣胡瑗召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試秘書省較書郎

二年二月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時承平日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考定樂器並見工人帝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王朴所造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苟意造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鎛磬無大小輕重厚薄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虡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錫慶院鑄之既成奏御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又自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為十二管定法乃詔內侍鄧保信監視群工照並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為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內都知閻文應董其事中書門下總領焉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別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宋祁冠卿照討論樂理為一代之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鐘律者在

徐復突胡瑗作鐘變古

李照鑄樂斗

李照請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馮元等駁之

馬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

所亟以名聞於是杭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他以樂書獻者悉上有司時胡瑗所作鐘聲大變古法徐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所作皆不効復字復之建州人初遊京師舉進士不第退而學易流通衍卦氣法自筮無祿遂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一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鼗竹高下制度皆洞達尋召見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　五月李照上雅樂制度既改制金石則絲竹鞉土革木亦當更制奏可照乃鑄銅為龠合升斗四物以與鐘鎛聲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二十黍為黃鐘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二倍於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鎛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銘曰樂斗後數日潞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處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甯有一之於律呂專為十二數者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為十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為不可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四清之意蓋為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不相陵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世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為尊輕清者為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為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為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為且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鍾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

三年二月命官較阮逸胡瑗等所定鐘律　秋七月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宋祁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以聞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於馮元宋祁其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算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鈞鍾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鍾下編都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以後歷代無有

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鍾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蓋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衡之制況周禮國語姬氏聖經翻謂無憑孰為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斛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鍾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甌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鍾之宮乃取李照新鍾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鍾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並定以聞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為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為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分中尉元正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絳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今將保信黃鍾管內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為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鍾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復將實龠秬黍再累者較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鍾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鍾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為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及所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較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鍾磬各一架雖合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較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鍾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與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貽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鍾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並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疏舛不可應用

丁度等言阮逸胡瑗鄧保信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逸度量法皆不可用

宋綬等言請如韓琦議郊廟復用和峴

寶元元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鍾律嘗覽景祐廣樂記觀李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己意別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判太常禮院詳定以聞既而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為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鐘磬不經雕磨者猶存三縣奇七虡郊廟殿廷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並鞉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鎛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推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搖鞉以應之又所造大等

王堯臣等言阮逸編四清聲譜法不可用

詔秘閣製局定雅樂

宋祁田況蕭房庶曉

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並行今既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

皇祐二年五月丁亥朔新作明堂禮神五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　六月己未內出御制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為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為七音凡三十聲為一曲以子毋相生凡三十八聲為一曲皆黃鍾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為二曲皆無射為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為三曲亦無射為均皆自黃鍾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徵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肆於太常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預參議阮逸所上編鍾四清聲譜法用之於明堂者竊以自唐末世樂文隳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窮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笙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三弦阮九弦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鍾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鍾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拘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為律明人皆可及若彈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　秋七月御置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　閏十一月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鍾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隳學者罕專歷古研尋亦未完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為改更未適茲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稷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於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制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顧同詳定及乞借參政高若訥所較十五等古尺並從之　宋祁田況蕭房庶曉言律祁上其所著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制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丈尺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

音律范鎮是庶議司馬光獨與論難

王堯臣等請樂名大安詔從之

范鎮言得真黍始可為樂

王洙請仍以皇祐黍尺鑄鐘磬

於黃鐘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直祕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庶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為是數與論難紛然世鮮鐘律之學竟不能決

三年春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揚七州軍采磬石令諸路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秋七月丁巳兩制禮官王堯臣等言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獨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由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隆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祗覽所議孰復於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戡武章聖恢清淨之治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跡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鍾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

四年五月戶部員外郎范鎮上言陛下制樂三年有司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通也今有形之物皆相戾而不合則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必得真黍然後可為耳鎮自謂得古法司馬光終不以為是

五年夏四月甲午命劉沆梁適監議大樂知制誥王洙奏黃鐘為宮最尊者但音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為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二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據此以黃鐘為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止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為鐘大小之制則黃鐘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鐘纔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為宮即黃鐘大呂反為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強之象今參酌其鎛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真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為法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　五月王洙長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為宮為諸律之首益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為率與古為異亞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

胡宿言新舊樂無並用之理

胡瑗改鑄李照所得古編鐘劉義叟聽其聲臺帝有疾

楊傑條舊樂之失神宗命劉凡范鎮與參議

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家之是月知諫院李兄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嘖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王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有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廢罪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事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較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　六月乙亥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觀宗廟祭器　八月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為然至和二年二月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與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濕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粤朕皇祖保和鐘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奔鬱而不揚其鑄鐘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

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人以劉羲叟之言為驗

七年翰林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為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柷敔者聖人用以為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鳴球與柷敔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柷敔

神宗元豐三年六月詔楊傑等議樂帝自即位於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將有事於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召致仕秘書監劉凡侍郎范鎮與傑參議凡言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儒者泥古致詳於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考於聲則不諧且古樂備四清聲沿五季亂離而廢請增之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攷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范鎮欲求一稈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凡傑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預焉乃復上疏曰太常鎛鐘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二代莫能為者禁中又出李照

詳定所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八虡

鎮進鐘律請樂哲宗賜詔嘉之

胡瑗所鑄銅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律合王朴黃鐘律比朴樂纔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較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為黃鐘則是商為宮也方劉几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鑄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靈鼓靈鼗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為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木為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為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四年冬十月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實之於牀並非其序請親祀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有匏竹不實於牀其郊廟上下之樂亦以此為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鎛十二虡為宮縣明矣故或以為配十二辰或以為配十二次則虡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虡甚者又以為三十六虡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八虡太常以為用宮架十二虡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鎛鐘十二虡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虡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邱如之

哲宗元祐三年十二月甲辰范鎮定鐘律諸樂器以進令禮官太常參定賜鎮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鄭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冀袞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攷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嘆不忘　閏月甲辰詔百官觀新樂　范鎮樂成著為八論自叙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流通貫穿一無抵牾樂下太常楊傑上言元豐中詔范鎮劉几與臣詳議大樂既成而奏稱其和協今鎮新定樂法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仁宗制作神攷睿斷奏之郊廟朝廷蓋已久矣豈可用鎮一說而遽改之遂著元祐樂議以破鎮說禮部太常亦言鎮樂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仍詔樂如舊制

張商英薦吳良輔脩樂

魏漢津自言得李良鼎樂法蔡京薦之召見

陳暘上樂書命何執中看詳暘論漢津二變四清為樂窾

元符二年春正月詔前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按協音律改造琴瑟教習登歌以太常少卿張商英薦其知樂故也初良輔在元豐中上樂書五卷其書分為四類以謂天地兆分氣數爰定律厥氣數通之以聲於是撰釋律律為經聲為緯律以聲為文聲以律為質旋相為宮七音運生於是撰釋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故經之以六律緯之以五聲聲律相協和而無乖播之八音八音以生於是撰釋音四物兼采八器以成度數施設象隱於形攷器論義道德以明於是撰釋器類各有條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經傳精以講思頗益於樂

徽宗崇甯元年詔以大樂之制訛謬殘闕樂器敝壞制度不齊秦漢之後樂經散亡爭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梁惰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成象曲不協譜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議樂之臣無所依據乃博求知音之士於天下於是有魏漢津者本蜀黠卒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以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律不獲用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蔡京復薦之乃得召見獻樂議曰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耦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曾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本范鎮之役稍窺見其制作而京託之於李良云

二年九月禮部員外陳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命吏部尚書何執中看詳謂暘欲攷定音律以正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暘論曰魏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益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黃鐘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內脩外之先務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脩為典訓以貽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迺稱朕諮諏之意焉

三年春正月甲辰命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時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為帝言方今衆瑞所積盈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感其說而制作營繕之事興矣至是京以門客劉昺為太司樂命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漢津上言曰臣聞皇帝以三寸之器名為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為黃鐘之律兩效黃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音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取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以備萬物之象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

奉安九鼎于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

鼎樂成帝御大慶殿受賀北方寶鼎忽破

二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調管為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論樂語多無稽之言然曉陰陽術數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

四年八月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乙酉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埤堄堄墁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冏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座大鐘及二十四氣鐘時制新樂亦成大司樂劉昺言大朝會宮架舊用十二熊羆按金鉦鏞鼓戚籥等與大樂合奏今所造大樂遠稽古制不應雜以鄭衛詔罷之又依昺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為一變執籥秉翟揚戈持盾威儀之節以象治功庚寅樂成列於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揔止之既奏新樂帝顏和悅百僚稱頌　九月朔以鼎樂成帝御大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僚奉觴稱壽有數鶴從東北來飛度黃庭回翔鳴唳乃下詔曰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愈遠遺聲弗存迺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垂之器於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為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于庭八音克諧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王之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新樂之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其舊樂勿用先是瑞州上古銅器有樂鐘鬳其款識乃宋成公時帝以端王繼大統故詔言受命之邦而隱逸之士謂魏漢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於太常至是專置大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為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為制甚備於是禮樂始分為二加魏漢津虛和沖顯寶應先生帝幸九成宮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為北方致亂之兆

大觀元年五月甲午詔頒親樂於天下

二年二月劉詵上徵聲詔曰自唐以來正聲全失無徵角之音五聲不備豈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劉詵所上徵聲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譜按習仍增徵角之譜候習熟來上初進士彭汝進樂書論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尚闕禮部員外郎吳時善其說建言乞召汝進至樂府朝廷從之至是乃降是詔

三年五月帝御崇政殿親按晏樂召侍從以下侍立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令有司播之教坊試於殿廷無遠邇焦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新樂頒行其舊樂悉禁　八月大晟府奏以雅樂中聲播於宴樂舊闕徵角二調及無土石革三音今樂並已增入詔頒降天下　九月詔大晟樂頒於太學辟雍諸生習學所服冠以弁袍以素紗皁緣紳帶佩玉從劉昺製也昺又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尅四時之禁不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仍作得羽而生以徵為相

若用商則刑用宮則戰故春禁宮商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宮為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宮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為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為相若用徵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乃作得商而生以角為相若用宮則刑用徵則戰故冬禁宮徵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淫哇清雜干犯四時之氣久矣陛下親灑宸翰發為詔旨淫哇之聲轉為雅正四時之禁亦有所頒協氣則粹美繹如以成詔令大晟府置圖頒降

四年春正月大晟府言宴樂諸宮調多不正如以無射為黃鐘宮以夾鐘為中呂宮以夷則為仲呂宮之類又加越調雙調大食小食皆俚俗所傳今依月改定詔可

張溥曰梁武帝篤信佛法制善哉大樂大勸等樂十篇法樂梵唄童子和歌而侯景亂起陳後主遣宮人習北方簫鼓洒酣度曲哀思綺怨男女隕涕而隋師渡江唐明皇升胡部樂於堂上以涼伊甘等州為名而安禄山竟反宋徽宗鑄九鼎制大晟樂而汴梁遂陷新聲奇濫喪亂接輯信矣然歷朝定鼎傾否為泰時方大定天子好文制禮作樂地天可通而羣臣聚訟朝夕數更以明堂澗色之典生盈庭不決之疑如汴宋築舍言人人殊又何異也太祖受禪乾德中有和峴樂仁宗景祐中有李照樂皇祐中有阮逸胡瑗樂神宗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哲宗元祐中有范鎮樂至徽宗崇寧中用魏漢津而樂益不可聞矣峴之言曰王朴定尺短於古石尺四分樂聲較高十二律管可更造也照之言曰編鐘樂斗法依神瞽十二中聲可留四清聲可去也瑗之言曰黃鐘律管徑三圍九其法非古不如和峴舊樂之修理也逸之言曰周禮嘉量聲中黃鐘樂之本也傑凡之言曰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為度執古器而調聲必不合也鎮之言曰太常鑄鐘非三代之法莫能為以律生尺非得一稃二米之真黍莫能成也數家之言馳騁要眇校竹管計秬粒銅出大府黍來上黨白石英磬中金範鐘宮架損而忽益側垂改而復乘辨證無形是非角立舍聲更器徐復笑其難用周誦漢斛司馬光謝而不觀後聖復生未有不反唇者也儒者交譏而異端乘之漢津以西蜀黔卒妄稱鼎樂得諸神仙九鼎本黃帝身度祖太禹且謂帝王中指律管所出不經已甚而尊信若神總由彼此無稽上下同惑紛爭之後變為誕罔所以至爾雖然雅樂未正治不加貶而淫哇方奏大亂即生學者鑑後王之所以失即可測前王所所以得矣韓琦云政平令簡民物熙洽治古極樂象器難求諒哉斯言所謂不言樂而樂存者也

慶歷黨議

仁宗景祐元年冬十月除范仲淹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尋權知開封府仲淹先以諫廢后事貶睦州至是復召時御史臺辟石介為主簿未至即論事坐罷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中丞杜衍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閾已用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史今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辣及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

石介以論事罷歐陽修貽書責杜衍

三年五月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餘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敝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讒刺大臣重加譴責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簉疏漢皇吳主孰聞嘗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新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諒有素臣與之誼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尋改唐州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納曰仲淹以無罪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為宰相無敢送仲淹獨龍圖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之或以詩贈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譬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都人士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牋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蘇舜卿上書曰愚觀前代神聖之君好聞黨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偏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逞也臣覩近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敵君自任未或不忘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指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廷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

仲淹獻四論呂夷簡貶之余靖尹洙疏救被斥歐陽修書責高若訥不能諫坐貶

韓縝請以仲淹朋黨牓朝堂

蘇舜卿上書請勿罪孔道輔范仲淹剛直敢言

葉清臣疏救仲淹等皆得近徙

舜卿疏黜王隨石中立觀衆高若訥

中外薦仲

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恩皆罹中傷竄責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謂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賤疏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傑固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嘗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敦肯獻納物情敬塞主慢孤危軫念於茲可為驚恒望陛下發德音賜前詔勤於納采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不報

四年十二月地震直史館葉清臣因上言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咋舌不敢議朝政者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書奏數日仲淹等乃得近徙

寶元元年春正月詔求直言蘇舜卿上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臣惟妖祥之興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修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如無事時諫官御史不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以啟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議咸有憂悴之色臣欲言又言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謫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但恐橫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霆暴作臣以為國家闕失衆莫敢為陛下言者惟天丁甯以告陛下果能沛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言臣不勝幸甚竊見陛下比年稍遇能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過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旰昃乃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真宗末年不豫始閒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選益藏誅斂科索殆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以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天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近王隨自吏部侍郎權平章事此乃非常之任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器石中立在朝行以詖諧自任物望甚輕乃為執政又張觀為御史中丞高若訥為司諫二人者皆溫和軟弱無骨鯁敢言之氣斯皆輔臣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及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能得其人則近臣不能文過乃馭下之衆也上頗納用其言　冬十月丙寅詔戒百官朋黨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遽誣以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衆帝曰向貶中淹為其密請建立皇太弟非但詆毀大臣也今稱薦者如是似涉朋黨乃下詔戒之程琳

淹上有衆帝疑其朋黨下詔戒之

盛度程琳等以馮士元事連坐

被黜孔道輔為張士遜所賣發憤卒

帝從富弼言除越職言事之禁

以歐陽修王素蔡襄余靖為諫官

修進朋黨論

為帝開說帝意頗解李若谷亦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汚良善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槩以朋黨名之恐正人無以自立帝納之

三年十一月盛度程琳罷初張士遜惡琳而疾孔道輔不附己欲幷去之會閤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知府鄭戩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龐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太常博士呂公弼等十餘人士遜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盍見上辯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道輔聞附並出之於是度坐令士元強取其鄰所賃官舍琳坐令士元給市張遜故第籍與公弼公弼坐令士元市女口度罷知揚州琳知潁州籍等皆被黜罰士元流海島而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始知為士遜所賣發憤而卒然天下皆以直道許之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食富弼上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然之於是盡除越職言事之禁詔中外臣庶極言朝政闕失慶曆三年三月增置諫官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襄喜開賢路而慮正人難久立因上言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修等三人忠誠剛直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讒之之說其讒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彭君過耳願陛下察之無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修每入對帝必延閤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自范仲淹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議遂起修乃為朋黨論以進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代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

葉清臣極論時政

歐陽修蔡襄王拱辰余靖等論罷夏竦

石介作慶歷聖德詩孫復知其有禍

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喪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夏四月以夏竦為樞密使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　時帝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葉清臣聞之極論時政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惇厚人止足宰相用儉佞之士則貪鄙昌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議以惑聽明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此日人士竟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或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為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為宰相附腋宰相所惡則摭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倡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嘗對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為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求禧為御史勸陛下宮中蓄大設棘以為守衛削弱國體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為諫官王達兩為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剥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帝覽而頷之　乙巳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為樞密使初召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切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蕙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為樞密使靖亦自請還節鉞從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辨乃徙判幷州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　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過事奮衆敢為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衆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為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曰於惟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闡闔晨坐太極書開閶闔躬覽英賢手鉏姦桀大聲颯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初如雷之發混蟲蹢躅妖怪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喜吉初聞皇帝憂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衆殊重慎微密君

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奎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垂簾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讜議為予司諫正予門闌為予京兆尹讒說賊叛予夏徃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嘗羊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慰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咎罰諫官一年奏書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屢竭契丹忘義擾杭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憯卒復搆好民得食稻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烈觀弼之心鍊金煆鐵寵名大官以酬勞竭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資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行汝來予之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落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廢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壘其視居樸其人渾朴不施剞劂可囑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行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讜言論磔弼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試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舍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歲予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儔匹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皇帝聖明思弼辨別舉擢畯良掃除妖孽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好之去如疽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紾左右正人無有妖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黙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手不失其機恭己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明乃克明則不二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帝德君臣跡踏重足屏息交相救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弼諸侯危慄墮玉失寫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修貢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羣臣讋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好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為此鬼怪輩壞事也　五月呂夷簡罷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己才庸晝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寢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之遠識致陸國事益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己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己不可奠復思己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東朝政於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殘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嗟隆盛之基漸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為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儉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論

歐陽修希靖論罷王舉正而用仲淹

帝閱天章閣召對仲淹退上十書

帝命富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而欲行澄汰小人始不悅

韓琦條宜先七事又陳救弊八事

仲淹勾不才監司

更定磨勘法

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啟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盡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謇切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至是婺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受事於門貪戀權勢病不知止乃命夷簡不得同議軍國大事　秋七月丙子王舉正罷歐陽修余靖論舉正懦默不論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罷知許州　八月丁未以范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書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慎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劃一頒下　復以富弼為樞密副使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邊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晝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癸丑以韓琦為陝西宣撫使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賢才備河北固河東營洛邑收民心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嚴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　九月戊辰呂夷簡以太尉致仕　冬十月以張昪之王素等為都轉運按察使先是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否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昪之等首被茲選昪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逐罷之壬戌詔曰考課之法舊矣祥符之際治致昇平凡下詔條全務寬大考最則有限年之制入官則有循資之格及此事邊因緣多故思得應務之才無廢素餐之道非賞勸衆志不激厲非甄別人情不憤悱其申凡日著於甲令因更定磨勘法初太祖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而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引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得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非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

更定蔭子法而任子之恩殺

仲淹請辨邪正

范仲淹富弼任事生怨夏竦使女教習石介書為飛語上聞遂請行遵奏調語仲淹欲經制西事不當離朝廷

杜衍為相封還內降

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序。景祐四年始置磨勘司，然每遇恩慶百僚多得序進。真宗即位，始罷之，惟郊祀恩許加勳階爵邑，至是范仲淹富弼以官冗由磨勘率易至高位，故獲蔭者衆，乃令待制以上自遷官後六歲無故則復遷之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有闕乃補。少卿以上遷官聽旨，其法始密於舊矣。

十一月丁亥，詔曰：周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於世胄。而今之蔭法，推恩太廣，以致疏宗豪澤稚齒授官，未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並階仕進，非所以審爵重民也。其著為令，於是更定蔭子法：初太祖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常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二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寖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其制。凡選人遇郊赴銓試不試者，永不預選；且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第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

四年夏，帝與執政論及朋黨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各為一黨，在主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不可禁也。

六月壬子，以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時仲淹奏防秋事，近願罷臣參知政事，特賜知邊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遂有是命。始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己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籍籍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溥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寖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為伊霍，且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不許，適閒契丹伐夏，仲淹固請行，乃獨允之。仲淹將赴陝西，鄭州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問何事遽出，仲淹對以曾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若欲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為便。仲淹愕然。仲淹既去，朝攻者果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

羅從彥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而富弼等蚩於讒間，不棄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同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為之不懈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權幸不得搆其成。若慶歷之事，銳之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有未至邪？

八月，以富弼為河北宣撫使，從弼請也。弼及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

九月甲申，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為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衍務裁僥倖，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十數輾，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

以陳執中參知政事 後裹孫甫等論劾不聽

王拱辰諷魚周詢等劾蘇舜欽 主益柔以傾衍及仲淹

章得象謀自仲淹 忌明遠論罷仲淹劾陳執中譖罷衍

尹洙奏罷城水洛之役劉滬不

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執中自知青州詔還諫官裹孫甫等爭言執中雖係陳恕之子然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也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齎敕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論陳執中邪朕已詔之矣乃不敢言　十一月詔戒朋黨相奸並戒按察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深為苛刻及文人肆言行怪者

五年春正月乙酉杜衍范仲淹富弼罷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王貽永為樞密使吳育龐籍為副使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為亦稍阻止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增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祠神以伎樂舜欽賓客校理王益柔適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壻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益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同國休戚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為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舜欽既放廢寓於吳中與高人逸士吟嘯自適衍亦見不為人所容數求去不許仲淹不自安奏乞罷政事帝欲聽其請章得象謂仲淹素名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出賢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謝表上愈信得衆言於是富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衆等意遂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仲淹引疾求解邊任改知鄧州　二月辛卯詔罷京朝官用保任敘遷法又罷磨勘蔭子孫新法

三月辛酉韓琦罷時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乃上書曰陛下用杜衍為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弼命使虜以正辨屈強虜卒復和議士身立事古人所難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羨之陛下兩命弼為樞密副使皆忘其有功辭避不受遷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綱紀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爾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余深曰賊數犯塞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常不滿二萬人而當賊是全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為賊困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無故奪諸羌之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深

受代洙械治之為鄭戩所劾韓琦是洙遂與洙同罷

靖修等以黨被逐董士廉遂訟洙罪

石介卒夏竦以孔直溫事陷之請剳其棺

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禆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慶州，又徙晉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因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讎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唯指為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為陛下惜之。羣邪益忌，修因傳致修罪，左遷知滁州。遷洙知潞州。時諫官余靖歐陽修輩既已相繼罷去，而天下目之為賢者，執政指之為黨，皆欲因事斥逐之。董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水洛事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濫，自京師貸息錢到官，無以償，洙惜其才，嘗假公使錢為償之。迫按問而錢已先輸官矣。竟坐此貶監均州酒稅。六月，石介卒。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舉進士，歷官國子直講。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魯人稱為徂徠先生。貌厚氣完，學篤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是是非非，無所忌諱。以故小人嫉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介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時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併所遺孫復詩。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深怨石介譏己，常欲報之。因言介詐死，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馬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知兗州，以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具狀上之。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貶孫復監酒稅，稅介子孫羈管池州。

張溥曰：仁宗廢后呂夷簡贊之，君臣失德之大者也。孔道輔范仲淹等叩閤力諫，同時貶逐。公論邑邑者三四年。郭后暴崩，帝有悔心，仲淹劾竇閻文應，言路稍開，夷簡被誅，斥羣臣為朋黨。四賢一不肖之名，遠播蠻貉，慶歷年間，正人拔茅大姦脫距，聖德誠盛。亡何，仲淹與富弼杜衍韓琦相繼罷去。二三君子進難退易，斯固故歟。母后幽廢，變在乾坤，同為臣子義無緘默。執政雖賢，可無愧也。一念之私，欲鉗言者，揚波止沸，其勢益急，畏彼多口，呼為黨人，榜朝堂禁中外衆不加阻是非，更明。凡賢者名高，皆大臣娼嫉，玉汝於成也。仁宗景祐三年戒羣臣越職言事，寶元元年戒百官朋黨，慶歷四年戒朋黨相訐，數年以來，揭之詔書，惟恐人言，以恭己樂受之。啓懸誹謗妖言之律，豈其中心哉？宰相主之，右右助之，天下所非，謂之孤立。天下所是，謂之朋黨。雖甚神聖或暴或寒，莫能自必也。予猶痛心者，天子雅知仲淹等賢，旋退旋進，至夏竦避位，石介作詩，內陽外陰，世已治矣，猥以欲速不達，貴倖側目，帝漸疑而弗任也。抑思治無大小，非久不成。孔子治魯，子

產治鄭咸先諭後戮教笞鞭箠易於見德飲食劇飽易于見怨此人情也仲淹等既遭逢明主發皇經綸曷不以唐虞九年姚崇十事顯告敷奏寬歲月考最績使上下無疑讒間不入然後快所欲為而毀言方至遽請行邊君門萬里一人窺隙年非分陝跡近居東即周召當此政何以立且彼所改更其最密者無過嚴磨勘裁任子未嘗如楊水漸石罷困臣庶而盛朝覓大不若繩墨帝方博愛兼聽旦夕望治聞言遽罷責近效於二年求王道以可善欲平無陂不終日矣夷簡於仲淹始忌之終敬之安撫之役亦曰公欲行政宜留朝廷貴昌朝章得衆等素比肩無忤也恐其復入尼之反其仲淹之志不沮於所怒而沮於所狎庸人積薪視夸夫專國禍較烈云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九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

夏元昊拒命

仁宗天聖六年五月夏王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元昊小字鬼理性雄毅多大畧善繪畫圖面高準臆浮圖學通番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自帝其國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

明道元年十一月夏王德明卒遣使立其子元昊為西平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吾性所便英雄之生當帝王耳何錦綺為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番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分命番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為顯道稱于國中

景祐元年秋七月慶州柔遠砦番部巡檢嵬通攻元昊後橋諸堡破之元昊遂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峯伏發被執既而放還下詔約束之元昊雖常奉貢然車服僭擬改元開運或言石晉敗亡之號也更曰廣運初華州有二生張吳者俱困場屋薄遊不得志聞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悅日尊寵用事凡夏人立國規模入寇方畧多二人教之

華州張吳二生以策干元昊

三年冬元昊攻回鶻瓜沙肅州克之元昊既遂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州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為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置三萬人以備契丹河南監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廓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番回紇餘兵駐賀蘭靈州興州慶府為鎮守總十五萬人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分鐵騎三千為十部元昊自製番書

元昊地方萬里

夏元昊數詆其父勿臣宋

形體頗類八分以教國人紀事

夏山遇數諫元昊勿反不聽遂來降朝勸執送元昊殺之

寶元元年冬十月元昊僭稱帝建國號曰大夏先是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寨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反遣使奉表畧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遙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偶以狂斐制小番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番唃廝囉張掖交河莫不服從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坺之疆土建萬乘之邦家再讓靡遑屢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號大夏改元天授伏望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

元昊反表至張士遜謀討之吳育進諫不聽

二年六月詔削元昊賜姓官爵初元昊表至宰相張士遜即議絕和問罪群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即誅滅吳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稱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又上言姑許其所求彼將無詞然後陰敕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為深害矣奏入士遜笑之至是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于邊募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慢書納旌節及所授勅誥置神明匣留歸嬖族而去　七月戊午夏竦移知涇州與范雍各加兼經略使馬步軍都總督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蹙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戎疆吏謹封堠嚴卒乘來即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屬役者不過河外小羌耳況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師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掘穴河池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賊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纜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離三詔喻厮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守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官冗兵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城多議征討反以竦為怯吳育又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

夏竦條奏陝西十事

要置不復修一有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為逮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修綱紀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矣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賞賜回鶻可汗并其相手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德明乃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啗鄰境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吐蕃部離散其黨與使併以攻而均其恩賜則此伐謀之要也因錄上真宗時通西域諸番事迹　十一月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敬直從西戎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勤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

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砦疏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雍聞元昊且至甚懼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砦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還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万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退之賊復敵盾為陣官軍復擊卻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丁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卻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仗劍遮留得千餘人轉鬬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且賊酋舉兵四出合擊絕官軍為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沒於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東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雍貶知安州贈平元孫官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故及于敗　帝因劉平石元孫之敗問所以禦邊判太常禮院丁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埸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擇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陣輯寧幾二十年為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為制禦之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時西疆未甯一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度言符堅以百萬師入寇謝安命駕出游以安人心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從之　二月丁亥以夏守贇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為都鈐轄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為鈐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贇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　時

葵酉詔募士勇隨廝囉及他番部併力攻夏

狄青擊走元昊帝命圖其形以進

元昊寇延州范雍閉城堅守黃德和先遁劉平石元孫戰沒

丁度上備邊要覽

富弼諫遣王守忠鈐

韓琦安撫陝西琦薦范仲淹知永興軍　士遜罷夷簡　仲淹請嚴邊城實關內　夷簡請超遷仲淹　詔仲淹兼知延州敵人言其腹中有數萬甲兵　琦使任福等破下四

西事日擾括緡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於陝西雜里儲訪知邊事者釋褐所至州縣罷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　三月丙辰詔大臣條陝西攻守策戊寅王竤陳執中張觀罷初天聖中竤使河北還真定時曹瑋為總管竤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竤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騎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以為非策又從而殺之失眾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竤以為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竤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與執中觀同罷竤始嘆瑋之明識　夏五月壬辰張士遜罷以呂夷簡同平章事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為然遂罷士遜而用夷簡　戊寅以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使范仲淹為陝西都轉運使夏守贇庸怯寡方略召與王守忠俱還范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有二三若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能安枕矣為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是月元昊陷塞門諸砦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着作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略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地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而韙之　秋七月乙卯除范仲淹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范仲淹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為長者既而仲淹入謝上論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　八月詔范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眾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廊地為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從兵就食河省雜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九月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許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時石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

種世衡城寬州教民習射

仲淹欲謹守觀釁琦獨次請進

任福遣琦

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過石橫亙工徒曰是不可并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定償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然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蕃漢通貨利城遂富實教民習射以銀為的中者與之或爭徭役亦使之射中者優免有過失者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能射　十二月癸未出內藏絹一萬助糴邊儲　戊申鑄當十錢以助邊費

慶曆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數益猖厥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杜衍亦曰僥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候春深賊馬瘦人飢其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徼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剿黠虜若鄜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于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琦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曰大凡用兵當置勝敗於度外琦又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己諫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前而行乘賊驕墮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此乃待賊太過也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愈威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何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時元昊遣延德邊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為書貽元昊備陳利害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　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逼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傳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為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遠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過鎮戎西路巡檢尚鼎劉肅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因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龍落川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腹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

節制敗於好水川

尹洙為歐傳作憫忠辨誣二篇仲淹焚元昊悖謾書

夏竦賢婢軍中竊致兵變

折繼閔敗元昊

口候者言夏人有砦不多明日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陷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旁得數銀泥合封囊甚密中有動蹤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衆動欲據其地忽夏人陣中樹絶老旗懌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墮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鬬鎗中左頰絶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官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五亭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傳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其敗琦遷至半途陣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軍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琦掩泣駐馬不能進范仲淹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奏至帝震悼為之旰食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當時言者又謂福之敗由冬軍耿傳督戰太急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經略判官尹洙以傳文吏無軍責而死于行陣又為時所誣為作憫忠辨誣二篇　三月元昊答范仲淹書語極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邪時朝廷命仲淹陳對仲淹奏曰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張故復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其議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杜淹曰仲淹志在招叛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助己而夷簡默無一語上顧問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獎責而已乃降仲淹知耀州　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中議多異同故分命竦也鄜州執中也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軍中幾至兵敗元昊命募得竦首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　六月壬辰詔陝西諸路總管司嚴邊備毋輒入賊界賊至則禦之　秋七月元昊寇鄜府州折繼閔敗之　八月元昊寇金明砦破寧遠砦砦主王世亶兵馬監押王顯死之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知州王餘慶兵馬監押孫吉死之　時元昊遵兵分屯要害以絶麟州餉道楊偕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嘗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琉璃堡破之又戰於柏子砦及兎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十餘柵河外始固　冬十月夏竦陳執中罷時

張元屢破元昊河外始圖

方平論罷陝執中

方平言王沿不當與琦等同列

罷籍蕃酋城砦延民以安

羌人愛仲淹呼為龍圖老子

仲淹築大順城環慶少寇

帝恤用兵

賈昌朝言削方鎮太過用親舊

元昊攻鎮戎軍葛懷敏敗死

知諫院張方平言陝為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則傷殘安用為統帥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言改陝判河中執中知陝州　分秦鳳涇原環慶廊延為四路以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各兼經略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沿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廊慶渭三州合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堠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于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閒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閒賊力有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判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不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傍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龔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晝夜路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番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寇與將卒雜處鉤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自西方用兵帝為旰食然元昊亦困弊漸有自悔之意知諫院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豹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二月閏九月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涇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嗟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羌土分冊之剛浪嗟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又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世衡與籍咸疑其詐乃也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沿使副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餘軍九千六百馬六百皆為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州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汾以東皆閉壁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援之元昊乃遣議者欲以金繒啗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況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

恩倖之獎

王堯臣言琦仲淹不當置散地

仲淹願與琦同經略涇原

諸羌感恩畏韓范詔琦仲淹便宜從事

元昊請和盜詔籍招納

契丹請勿納元昊吳育上答詔事宜

種世衡知

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伺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獎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效，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　冬十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人屯涇原。庚申，詔恤將校陣亡，其妻女無依者養之宮中。　十一月壬申，夷氣貫北斗。辛巳，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薦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并駐涇州。琦兼秦鳳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深用其策。於是復置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范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為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詔討等使，則四路當畫疆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禀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賊將聞之驚破膽。

三年春正月，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請也。　癸巳，元昊上書請和，時西鄙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至，亦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仍使文貴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要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寖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為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歡。今二番自鬬鬬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狼烟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為討之。如此則彼不能歸罪我矣。　於是詔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與育議。范仲淹巡邊，知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通，以種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

環州牛奴訛感服

素強悍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子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夏四月癸卯賀從勗至京師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如夏州許冊封元昊為夏國主歲賜綵十萬匹茶三萬斤

鍾其惡帝命不佑亡可俟也為宋計者用吳育之言當僭表初至姑許所求密修戰備拊背扼吭使不敢動上也不得已而行范仲淹之策嚴邊城實關內堅持踰年敵必困弱次也乃張士遜庸人寡慮輕動干戈趙彼速反延州之戰黃德和先奔劉平石元孫戰沒士氣沮傷西事日擾繼以韓范行軍重聲稍振任福又違琦戒令轉鬬陷伏哨鴿摩天橫尸盈野定州告之役葛懷敏復死三戰皆北關右大震幸而老成再鎮賊亦苦兵竹冊方賜子褥旋作中朝未揚郭李之威狂夫已蹈安史之戮始悔向者用兵未識天心空勦民命也任福之敗韓琦為帥罪可同坐釋而任之卒奠西鄙仲淹焚元昊嫚書宋庠欲置之死帝不深罪而四路功成仁宗寬宏善任刑名秋荼所弗尚也韓范因之守封疆定社稷為宋元臣彼碌碌刀筆吏惡足與論天下事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終

儂智高求內附不許乃與黃師密等謀據廣南

儂智高

仁宗皇祐元年九月乙巳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初儂氏自唐初即雄於西原世為廣源州首領唐末交趾強盛廣源服屬之知儻猶州儂全福為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據儻猶州建國曰大歷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阯乃乘間竊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舉全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夏四月癸卯賀從勗至京師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如夏州許冊封元昊為夏國主歲賜綵十萬匹茶三萬斤

鍾其惡帝命不佑亡可俟也為宋計者用吳育之言當僭表初至姑許所求密修戰備拊背扼吭使不敢動上也不得已而行范仲淹之策嚴邊城實關內堅持踰年敵必困弱次也乃張士遜庸人寡慮輕動干戈趙彼速反延州之戰黃德和先奔劉平石元孫戰沒士氣沮傷西事日擾繼以韓范行軍重聲稍振任福又違琦戒令轉鬬陷伏哨鴿摩天橫尸盈野定州告之役葛懷敏復死三戰皆北關右大震幸而老成再鎮賊亦苦兵竹冊方賜子褥旋作中朝未揚郭李之威狂夫已蹈安史之戮始悔向者用兵未識天心空勦民命也任福之敗韓琦為帥罪可同坐釋而任之卒奠西鄙仲淹焚元昊嫚書宋庠欲置之死帝不深罪而四路功成仁宗寬宏善任刑名秋荼所弗尚也韓范因之守封疆定社稷為宋元臣彼碌碌刀筆吏惡足與論天下事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終

智高陷邕州宋旦不

仁宗皇祐元年九月乙巳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初儂氏自唐初即雄於西原世為廣源州首領唐末交趾強盛廣源服屬之知儻猶州儂全福為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據儻猶州建國曰大歷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阯乃乘間竊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舉全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琪信之不設備智高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紿眾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共死眾從之遂率眾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臣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

四年五月智高陷邕橫諸州遂圍廣州詔鈐轄陳曙等發兵討之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琪等欲任司戶孔宗旦以事宗旦不屈大罵而死智高即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啟歷置官屬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縣梧康端龔封八州知封州曹覲知康州趙師旦皆戰死智高進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緘范慕莊

屈死

魏瓘等力禦智高廣州不陷

尹洙薦狄青于韓琦范仲淹

狄青願貴不除面涅

孫沔撫廣南請騎兵精甲以行智高求難

桂節度使梁適請勿許

帝命任守忠副青撫廣南李兌讒罷之罷籍刀貿青可用

文肚請助討智高青奏勿許

青斬陳曙三十二

勇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路得黃師密父斬之以徇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益修守備城得不陷事聞命陳曙討之又以余靖為廣西安撫使同提刑李樞及曙經制賊盜事復以楊畋體量安撫廣東廣西鈐轄兵赴之　六月丁亥以狄青為樞密副使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因晨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狄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詔拜副使臺諫王居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　秋七月儂智高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為廣南安撫使初以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臣觀賊勢方張宜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昭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乃今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茶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龐州加廣南安撫使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為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窮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為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番落數百騎益以禁兵藉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特命入帝都知任守忠為青副知諫院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擊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儂智高陷賓州復入於邕時交阯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奏曰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願罷交阯助兵帝從之　十二月狄青勒兵賓州陳曙兵敗青斬之以徇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戰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鬬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秉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秦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所以致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睨眙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五年春正月狄青夜度崑崙關大敗儂智高於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眾莫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曰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為殿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番

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為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密儂建中等及偽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等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梟師密等於城下欽屍築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曰甯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召青沔還後二年靖還都監蕭注入特磨道生獲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又募使士使大理求智高重譯得至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首至京師乃誅其母及其弟子　五月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使賞平廣南功也龐籍及臺諫朝士皆論青不可掌省府帝不聽

青先度崑崙關智高等敗死廣南悉平

青為樞密使籍等交論帝不聽

張溥曰儂全福妻阿儂再嫁商人而生智高智高十三歲忽有二父即殺商人殘忍喜亂其天性也長據儻猶交人執而釋之使知廣源智高內懷怨恨求附中國使朝廷納其全速俾處鬱江峭絕之鄉與交阯各立椎髮左衽戰鬬用命未必非二南一奧藩也無故拒卻激其背叛焚巢入寇邕州守曹覿等相繼戰死機敗師久無功以南土之久安當文吏之迂緩一夫據臂二廣震驚勢所必然龐籍力贊仁宗專任狄青拔戟揮鋒先斬敗將疾趨崑崙絳不倒北農種糧收童謠驗矣唐憲宗時劉闢反蜀杜黃裳請罷中人監軍專委高崇文西川立平仁宗君相亦然任將之效皆可觀也阿儂適三夫慘毒有謀奸食小兒智高攻城脇邑多仗其策非此母不生此子物固各以類夫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二

貝州卒亂王則

仁宗慶曆七年十一月貝州賊王則據城反以明鎬為河北安撫使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則冀俗尚妖幻相與習為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則之與母訣也嘗刺福字於背以為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衆以書語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至日反時知州張德一方與官屬謁天靈觀則率其徒刼庫兵執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遂殺之又殺司理王獎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莅戰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等繼城出保南關入鏡建營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誅之由是營兵在外者皆懾服南關得不陷則僭稱東平王國曰安陽年號曰德勝旗幟號令皆以佛為稱城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稱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繼城

王則因張得一殺董元亨等據貝州城反命明鎬討之

下者日衆於是令民伍伍為保一人縱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鎬為體量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諸衛上將軍鎬至貝州民汪文慶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為內應夜垂絙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衆拒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縋而出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為距闉將成為賊所焚鎬乃即南為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

八年春正月朝廷以則未下命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鎬為之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彥博自貝鎬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衆登城則縱火牛宮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追則擒之餘衆保村舍者皆被焚死竦復言所獲恐非真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於市賊據城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為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詔以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鎬端明殿學士封賈昌朝為安國公侍講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為有罪不當賞弗聽

夏四月以明鎬參知政事文彥博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故也

張溥曰仁宗慶歷之世號為極治四年而有歐希範之亂七年而有王則之亂小醜陸梁敢捍明聖其大禹之苗民乎東漢張角初奉黃老道畜弟子稱大賢良師咒符水已病百姓信之遂密至三十六方黃巾標識一時俱起東晉孫泰世奉五斗米道師事杜子恭得其秘術孝武召見稍遷輔國將軍後集徒衆謀亂被戮而孫恩盧循因遂相繼反海上宋時王則以貝冀喜妖背刺福字訛言彌勒出世僭號東平王旗幟號令悉以佛稱方臘居清溪堨村左道惑衆謂傳地基天子建號聖公紅巾六等鬼神扇惑盜賊之起必先有衆聚必先有託降神書符扶鸞禱聖與端公太保之稱白蓮白雲之會皆託而聚之術也吳廣陳勝起兵行卜以鬼丹書魚腹篝火狐鳴意在感衆舉事姦宄效之史亟紛若唱禍福造神怪愚民一集即成勁寇但遇靈帝則為張角之蔓延遇仁宗則為王則之速翦爾明鎬既第獻真宗頌上六宄書辭奎稱其沈鷙有謀能斷大事巡邊備賊著名并州及副文彥博討則約結內應地道出奇則叛僅六十六日而滅由帝善任彥博彥博善任鎬也太宗淳化間作亂者王小波李順真宗咸平間作亂者劉盱王均俱蜀寇也於是廷臣聚而憂蜀謂其人多變不可以齊魯待也及王則起貝州欲連得齊朝論又憂河北矣山東之地王者得以為王霸者得以為覇猾賊得以亂天下則謀不成賊固無能亦天牖仁聖也迨金人入而河北亡宋遂蹙而南矣盜賊據之中國或與爭金人據之天子不敢問使宋能以治盜者治虜庶大裸猶堅城而臨安可不都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

陳曜請疏鄆滑界廢卽河以分水勢開河分水之議起

議開六塔歐陽修疏言五不可

浚六塔二股河

仁宗天聖元年秋七月詔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

六年八月河決於澶州之王楚埽

八年始詔河北轉運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請疏鄆滑界廢卽河以分水勢遣使行視之

慶歷元年詔權停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開河分水之議起焉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清渠注乾甯軍

二年秋七月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

至和二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高下之勢先是朝廷既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故有是命翰林學士歐陽修上疏曰朝廷欲勢利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古道夫動大眾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中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以來興役動眾勞民損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奪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遠指他事且如何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途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欽怨舉事輕脫為害若斯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三十萬人之眾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當務安靜振恤之猶恐其起為盜況於兩路聚大眾興大役乎此其必可不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歛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則遠者難為赴役就河便近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掃岸久廢頃須興緝補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緣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耳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旋回注是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年故道已平而難鑿安

第九十六冊
224

修言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二說俱非宜疏下流浚以入海不聽

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屢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有聲巨嶲山摧海水搖湧如此不止者將十年天地譴戒宜不須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乃欲於凶險之年聚三十萬之大眾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此而發也況京都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取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慮宜速止罷用安人心　九月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堤埽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待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修又上疏曰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吞穡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開而恩冀之患何為尚告奔驟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何此臣又謂近乎欺罔之謬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慢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水為患至慶歷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全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慶京東故道工料但云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北銅城已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害其少者而為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稍艾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為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矣且六尺之方以開

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捍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分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處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眾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此則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處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帝不聽卒從仲昌議

六塔河復決劉忭奏罷其役流李仲昌于英州

嘉祐元年夏四月六塔河復決時殿中丞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以致復決溺兵夫漂蕩廬不可勝計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內使劉忭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犯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鍾厥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於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潰於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

轉運使上四界宇二股河圖

五年春正月議鑿二股河自李仲昌塞河事久無議者至是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溝洫志所謂平原金隄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全赤河使其深六尺為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於恩冀乾甯入於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於海分而為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

浚二股河又浚五股河

李立之請創生隄不聽

英宗治平元年始命浚二股河以紓恩冀之患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

神宗熙甯元年六月河溢恩州又決冀州棗強埽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於是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生隄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宋昌言謂今二股河內變移請迎河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都水監復奏慶歷中商胡北流於今二十餘里自澶州下至乾甯軍創隄千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塞致上下埽岸屢危雖創新岸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便詔翰林院學士司馬光入內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隄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

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撟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紓恩冀深瀹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甯入於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隄帝不聽卒用昌言

司馬光請如宋昌言築置上約

築置上約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舍堤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濶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來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愛逼湍怒又無兵夫修護隄岸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東狹不能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為一其患愈大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為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其事實故也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何如安石以為可治帝曰欲作發河甚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往往河可東北流可閉帝然之　七月張茂等奏上約屢經泛漲并下約各已無處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等州水患司馬光言張茂等欲塞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二三年間東流益深濶北流漸淺塞之便帝曰今不俟東流順決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奈何且若河水嘗分三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若止約流失其事不可知上約存則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為二流於茂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為害大分則害小矣茂等堅欲塞北流皆為身謀不顧國力與民害也帝卒從茂議

王安石言六塔可治二股河張茂等議塞北流司馬光言有害帝不從

帝從張茂則等言開修二股河上流并塞決口

四年秋七月北京新隄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時新隄凡六埽而決者三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為一帝憂之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張茂則等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湮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轉運使開修二股河上流併塞決口

安石言修二股河之利

五年夏四月二股河成六月河溢夏津帝語執政聞東京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役猶多若河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作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瀦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況調夫已減於去歲若大葺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

安石從李公義言

六年夏四月置疏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為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櫂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剔制濬川耙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耙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可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

信言制濬川杷

置疏濬黃河司

河決澶州大彥博言當增修隄岸

陳祐甫請修禹故瀆

帝言治可無違水性

李立之請立東西堤

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河事卒無成功

去來撓蕩沙泥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工爾今第見水即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淺澱河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修常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至是遂置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以度部郎范子淵為都大提舉公議為之屬當是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嘗虞壅遏外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從之

十年秋七月河決澶州自開直河水勢漸漲田廬益壞至是遂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鄆徐尤甚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實未嘗增修隄岸今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之咎

元豐元年夏四月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五月新隄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初河決澶州河北外監丞陳祐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隄防歲增未免泛溢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隴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得持久惟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滕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於海口從之

四年夏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州為甚六月戊午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決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修立隄防令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嘗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河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輔臣皆曰誠如聖諭已而立之言河統自乾甯軍至劈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堤五十九埽詔從之立之在熙甯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熙甯初專主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然糜廢財力卒無成功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降范子淵知陝州中丞呂陶劾其罪故也中書舍人蘇軾作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為至言

九月詔秘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時河流雖北而滕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

呂陶劾降范子淵

范子奇起回河東流之議

張問王令圖起減水河之議

王孝先請修減水河范純仁力言回不可乃遣范百祿事行視

編戧力言回河之非范百祿同之乃罷役

往東出小吳之決既未塞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灾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隄置約復故道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吳北岸修進鋸牙擗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十一月問復上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小大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為然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既從之矣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別相視

二年二月令圖問欲必行前說朝又從之三月令圖死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令圖議

三年十一月遣吏部侍郎范百祿等行河時王孝先請修減水河王覿言其便安燾深以東流為是上疏言之於是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宜興役回之范純仁王存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萬一以冀成功其不可輕舉也丈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力主其議范純仁又陳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為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時西夏本不為邊患而好事者以為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於是收回詔書而遣百祿等行視戶部侍郎蘇軾上疏曰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聚梢椿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今回河大議雖寢然聞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隄防其費又倍矣今建議者其說有三臣請折之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瀕邊都饋運既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滅失此大利天實使然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湮滅已一二百里何由復見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也二曰忍棄以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臣聞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況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唐水以捍契丹之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昌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己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雖已遣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

吳安持李偉力主東流謝卿材上河議一篇不聽

詔置北流軟堰蘇轍趙偁力言其害不聽

夫防力主之竟純仁蘇轍趙偁皆言不可

其不觀望風旨也願亟收回買稍草指揮來歲勿調開河役兵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阿附以誤國計會百祿行視東西二河亦奏言東流亟卻北流順下決不可回明年使回入對復言願罷有害無利之役未聽久之乃罷回河及修減水河數月尚書省復議回河是時吳安持李偉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世河流稍行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篇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為然會李偉復言今河已分流若興功可令全復故道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閉北流乃為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即今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

五年二月詔開修減水河尋以外路旱暵權罷

七年冬十月以大河東流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監丞李偉再任

八年二月詔北流軟堰並如都水監所奏門下侍郎蘇轍言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為名實作硬堰陰為回河之計不宜聽趙偁亦上疏曰臣竊謂河勢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徼倖盜功或取此捨彼誇張眛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殆無窮已臣竊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為利未能去則為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知其北流伏槽之水易為力而不知闕村方張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為利而不惜上下壅潰之患是皆見近忘遠徼幸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為說姑為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為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為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不聽　十二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濶而深又自北京往洛州過楊家淺口復度見水之趨北者纔十二三然後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於是吳安持復領都水而呂大防立主其意范純仁蘇轍復爭之遂詔本路安撫轉提刑司詳議紹聖元年正月也轉運司趙偁議與純仁轍合偁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隴六埧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為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房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闕村河門修平鄉鉅鹿埽焦家等堰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湮而上流橫潰為害蓋廣若直閉北流東從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破隄為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

仁宗命皇后撫鞠宋室子宋實

五宗望頌東流之功

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郭知章又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論議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　十月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分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稟成算自閼村下至栲栳隄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隄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還故道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左師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佑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

張溥曰六塔之議始於李仲昌二股之議始於韓贄既而持議寖行河決日甚者王安石也安石專政變法均輸藉泉榷市易藉市司青苗藉國服農田水利藉遂人僱役藉司徒保甲保馬藉伍兩方田藉井牧矯世反古咸託周官獨塞北流修二股操說無本李公議獻鐵龍爪黃懷信制滑川把世共非笑信用不疑水官數出未獲一效則幾以河為戲矣六塔役興歐陽修言不可者五屢疏抗爭竟置不省及商胡塞而河力壯六塔雖開不能容也一夕大決漂溺無算仲昌遂流英州回河為害覆轍昭如殊幾而復言二股蓋即疏六塔檔口并二股河道使東也程昉宋昌言張巽范子淵等游談紛紜安石力為之主神宗即有開河放火之憂終不能違大臣之意亦徒魚鱉其民耳伯緜治水九載弗成病由方命圮族以其強自任而敢拂眾也安石悻愎方命甚矣熙甯之初專欲導河使東流閉北流元豐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舊迹令北去帝憂民甚思順水性而水臣皆為安石使事竟不治緜之治水隨高堙卑障之也禹之治也決川疏河導之也回河東流務逆水行豈獨障之乎宰相之才既不及緜天子之斷又不若堯宜其淪胥相視底定無日也然仲昌欲穿六塔渠富弼嘗主其畫宋昌言請開二股詔司馬光相度奏可范子奇棄流之策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交口善之老成碩德論河不詳安石堅僻又何誅焉政和年間孟昌齡獻導河議成巨澤稍因水決循北流蔡京即攘為功繕禹繼文修然自大國家之利未興而奸臣之寵已極宋事大抵然耳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四

英宗之立

仁宗景祐二年春二月育宗室子宗實於宮中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甯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撫鞠之生四年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終

范鎮請建儲凡十九上司馬光等繼言之皆不聽

嘉祐元年五月罷知諫院范鎮先是帝暴疾宰相丈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且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宗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而事以政事以繫億兆人心俟有聖嗣復還還邸章上不報丈彥博乃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賠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為計亦已疏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服衆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彥博諭之曰今閒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缺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事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隔於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宰輔丈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聽

韓琦既相屢請建儲

包拯請復建太子

汝南王允讓卒以終

三月六月以韓琦同平章事時羣臣皆以建儲為言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以包拯為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已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四年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怒不見於色知大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卒諡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典有加

實被邸與有加

光請立儲帝心感動琦力贊其成

帝崩曹太后召英宗嗣位

六年六月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事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自古皆有之　十月壬辰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初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為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先年韓琦初入相嘗乘間言之及懷孔光傳以進帝不答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至是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遂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裁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數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中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批中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凡十八章而後許之

七年八月己卯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　九月乙巳朔進封皇子曙鉅鹿郡公宗實既終喪韓琦言中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閱之數曰王珪真學士也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邀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述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賢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詔君命詔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始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

八年春二月癸未帝不豫丙戌中書樞密奏事於福寧殿之西閣　三月辛未帝崩於福寧殿年五十四遺制皇子即皇帝位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於是皇后悉啟諸門鑰實於前黎明召皇子入嗣位皇子驚再言曰曙不敢為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夏四月壬申朔皇子即位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宰臣不可乃止　乙亥帝有病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已卯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紀

立高氏為后

韓琦歐陽修調和兩宮

劉敞進讀

史記釋兩宮之疑

琦請太后撤簾還政

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假借宮省肅然　庚子立高氏為皇后后侍中璦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於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撫鞠於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為配既長出宮婚於濮邸封京兆郡君生三子至是册為皇后　秋七月帝疾瘳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譖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洶懼知諫院吕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能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脩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敢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壬子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冬十月　甲午葬仁宗於永昭陵　十二月己巳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先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英宗治平元年春正月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畀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郤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之享賢如馬鄧不免顧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遂起琦即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尚書右僕射吕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蓋自慶歷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丙辰上皇太后宮名曰慈壽　秋八月內侍都知任守忠竄新州初章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甚稟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來有儲嗣屬意於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搆兩宮知諫

司馬光呂海勃實任守忠韓琦填空頭敕即日押行蔡襄以疑請罪

富弼求解政

以文彥博為樞密使

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呂誨亦上書論之帝納其言明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發趙概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空頭勅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實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二年春二月罷三司使蔡襄帝自濮邸立為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人疑為襄及即位數問襄何如人韓琦等為救解帝意乃釋襄請罷出知杭州　秋七月富弼罷嘉祐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弼為樞密使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於眾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户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諸推恩此特絲毫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為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病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　以文彥博為樞密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固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暫煩卿西行即召還矣乃改判永興軍尋有是召

張溥曰昌陵友讓而身失天下昭陵聖德而後宮不育阜陵大孝而家有逆子三者皆天道之不可信者也崇陵少號英武非次得立既受內禪制於妬后子道不修其人病惑固不足道厚陵以濮安懿王第十三子四歲即養大內豫王生歸濮邸王薨起復知宗正寺立為皇子帝後巡三讓進退有禮天性大倫所素篤也光獻初立為后即母養帝配以女甥二十餘年慈孝甚備一朝即尊疑間反起豈人情乎左右之善間也伺醉飽察顏色假語言之微構宮寢之隙慈親孝子一入其說鄭莊武姜誓死不見漢武帝所以焚蘇文而封車丞相也任守忠覘昭陵無子欲援昏弱計不得行即謀間兩宮陳源得罪壽皇崇陵特著以為內押班即與楊舜卿林億等比而譖間小人輒張身處禁密上危君父何所不及但厚陵為復之初九其復不遠崇陵為復之上六其復則迷是以韓琦歐陽修數言而立悟黃裳彭龜年等舉朝泣諫而弗答也昭陵儲嗣未定文彥博等請立太子猶豫數年而後決厚陵不豫議立穎王張方平草制泫然泣下手握大器以與後人親雖父子君雖明聖不免動心若體非血胤母老深宮因緣疾疚箕斗簸揚為間尤易當斯時也辨之早去之疾非古大臣昌定哉光獻撤簾還政德高馬鄧宣仁抱孫垂簾唐虞比治繼以欽聖向後修德無改昭慈孟后患難文明婦姑四世為周姬姒亦從來后妃之絕盛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四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五

刺義勇

英宗治平元年十一月刺陝西民為義勇軍時韓琦言三代漢唐以來皆藉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夷非近所蓄冗兵可及也唐制府兵最為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因循至於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棟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東河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令若以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久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少擾而終成長利矣詔從之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三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疏畧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曰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戶三丁之內刺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為非便臣切意議者必以為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兵民以備緩急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歷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為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當是之時閭里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鬬官中既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至今二十餘年終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足以為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為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為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減耗三分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驚擾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慶慶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敝也況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為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大幸速上六疏力言不聽乃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帥衆使縣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貴先聲為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歷間鄉兵刺為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為陝西之患初琦嘗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

韓琦請刺陝西民三丁之一為義勇掌司馬光六疏力爭不從

見唐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籍強悍無賴者以為兵民民雖不免養兵之費而免父子兄弟夫婦生離死別之苦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也至是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琦雖光亦疏極言其不便竟不為止

張溥曰宋初民兵在河北河東曰弓箭社神銳忠勇壯强忠順在陝西曰保毅若戶强人弓箭手義勇在麟州曰義兵在川陝曰土丁壯丁在廣南東西曰槍手土丁在荆湖南北曰土丁弩手在邕州曰溪洞壯丁皆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在所團結訓練以為防守者也英宗治平中韓琦當國議會陝西義勇涅手臂要即土兵而精之非有刱制變法也司馬光何五六疏上面折力諍哉曰憂戎邊耳仁宗之世西師屢興止兵不足乃籍陝西之民三丁選一以為鄉弓手未幾刺充保捷分戍邊州師罷而後揀放一民兵也始而鄉既而戍終而沈戍則民而皆兵沈則兵復為民梭百姓而壞軍政害之最近者也琦嘗言以民養兵其害淺調兵於民其害深誦杜甫石壕之詩傷漢唐立法之敝戍邊勞苦久心惻焉光之所憂豈不先念決意議刺者謂勅榜約束永無戍役耳不知鄉兵見戍役之者易詔令不信守之者難大臣變更臨期調發即天子莫能自必也琦憂養兵之費而思府兵之利則議刺義勇光見保捷之擾而憂刺民之害則止刺義勇蓋琦但見其已然知土兵賢召募光則見其將然知刺民必至戍邊也然則行琦之法用光之言三路義勇專衛鄉里以為戰守與唐之昭義步兵頡頏中原雄視敵國不亦可乎乃王安石出變義勇為保甲分番戍守諸路驛騷軍民兩廢益信光慮曲突非過計也義勇之議司馬光與琦異雇役之議蘇軾與光異濮王典禮則呂誨包拯等交詆歐陽修與琦無已也君子不黨非其章章者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五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六

濮議

英宗治平二年夏四月戊戌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漢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畧云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若親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惑深為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

呂誨等請從珪議并劾韓琦逐點外趙抃等力爭請同貶濮議亦寢

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承祧先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今實為宜稱於是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為案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三年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諫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三年春正月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遂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出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令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紀亂統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為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為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納繳御史敕誥家居待罪帝命閤門以誥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於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新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甯縣時趙鼎趙瞻傳堯俞使契丹還當以與呂誨言濮王事即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降之風未彰而屢誅言官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程頤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於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生矣　歐陽修為後或問上篇曰為人後者不絕其所生之親可乎曰可矣古之人不絕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於經見之何謂降而不絕曰降者所以不絕若絕則不待降也所謂降而不絕者禮為人後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為期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問者曰今之議者以謂為人後者必使視其所生若未嘗生已者一以所後父為尊卑疏戚若於所後父為兄則以為伯父為弟則以為叔父如此則如之何余曰吾不知其何所稽也苟如其說没其父母之名而一以所後父為尊卑疏戚則宗從世

數各隨其遠近輕重自有服矣聖人何必特為訓降服乎此余所為若絕則不待降者也稽之聖人則不然昔者聖人之制禮也為人後者於其父母不以所後之父尊卑疏戚為別也直子於其父子之間為降殺爾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為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為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所以勉為人後者知所承之重以專任人之事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為也故聖人之於制服也為降三年以為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著於六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以見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也此所謂降而不絕者以仁存也夫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為子於此則不能為子於彼矣此里巷之人所共知也故其言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此一切之論非聖人之言也是漢儒之說也乃眾人之所能道也質諸禮則不然方子夏之傳喪服也苟如眾人一切之論則不待多言也直為一言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則自然視其父母絕若未嘗生已者矣自然一以所後父為尊卑疏戚矣奈何彼子夏者獨不然也其於傳經也委曲而詳言之曰視所後之某親某親則若子若子者若所後父之真子以自處而視其族親一以所後父為尊卑疏戚也故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猶嫌其未備也又曰為所後者之兄弟之子若子其言詳矣獨於其所生父母不然而別自為服曰為其父母報蓋於其所生父母不使若為所後者之真子者以謂遂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則視其所生如未嘗生已者矣其絕之不已甚乎此人情之所不忍者聖人亦所不為也今議者以其所生於所後為兄者遂以為伯父則是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矣為伯父則自有服不得為齊衰期矣亦不得云為其父母報矣凡見於經而子夏之所區區分別者皆不取而又忍為人情之所不忍者吾不知其何所稽也此大義也不用禮經而用無稽之說可乎不可也問者曰古之人皆不絕其所生而今人何以不然曰是何言歟今之人亦皆然也而又有加於古焉今開寶禮及五服圖乃國家之典禮也皆曰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母齊衰期服雖降矣必為正服者示父母之道在也為所後父斬衰三年服雖重矣必為義服者示以義制也而律令之文亦同五服者皆不改其父母之名質於禮經皆合無少異而五服之圖又加以心喪三年以謂三年者父母之喪也雖以為人後之故降其服於身猶使行其父母之喪於其心示於所生之恩不得絕於心也則今人之為禮比於古人又有加焉何謂今人之不然也　下篇曰子不能絕其所生見於經見於通禮見於五服之圖見於律見於令其文則明矣其所以不絕之意如之何曰聖人以人情而制禮者也問者曰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為止於此則不得為子於彼此豈非人情乎曰是眾人之論也是不知人義者也聖人之於人情也一本於仁義故能兩得

而兩遂此所以異乎衆人而為聖人也所以貴乎聖人而為衆人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謂天性之至者仁之道也為人後者權也權而適宜者義之制也恩莫重於所生義莫重於所後仁與義二者常相為用而未嘗相害也故人情莫厚於其親抑而降其外物者迫於大義也降而不絶於其心者存乎至仁也抑而降則仁不害乎義降而不絶則義不害乎仁此聖人能以仁義而相為用也彼衆人者不然也其為言曰不兩得者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矣夫所謂仁義者果若是乎故曰不知仁義者衆人也嗚呼聖人之以人情而制禮也順適其性而為之節文耳有所強焉不為也有所拂焉不能也況欲反而易乎其可得乎今謂為人後者必絶其所生之愛豈止強其所難而拂其欲也是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曰爾所厚者為我絶之易爾之厚於彼者一以厚者此是豈可以強乎夫父母猶天地其大恩至愛無以加者以其生我也今苟以為人後之故一旦反視若未嘗生我者其絶之固已甚矣使其真絶之與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絶之與則是仁義者教人為偽也是故聖人知其無一可也以謂進承人之重而不害於仁退得伸其恩而不害於義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於偽惟降而不絶則無一不可矣可謂曲盡矣夫惟仁義能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以濟於人事無所不可也故知義可以為人後而不知仁不絶其親者衆人之偏見也知仁義相為用以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使不入於偽惟達於禮者可以得聖人之深意也問者曰為人後而有天天下者不絶其所生則將干乎大統奈何曰降則不能干矣自漢以來為人後而有天下者尊其所生多矣何嘗干於大統使漢宣哀不立廟京師以亂昭穆則其於大統亦何所干乎　曾肇為人後議曰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為之後為之後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絶故有以支子為之後者為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為之降已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里服之又為之降已親之服然後以為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言之如此況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為宗廟天地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重其本親加以位號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已親之服而於已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為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為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此者此

其服為所後者而非其為己也為其父母期為其昆弟大功為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為己而非為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為己名為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為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為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為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為大功為小功為緦麻為袒免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為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為毒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為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制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為重無緣乃絕之矣夫未嘗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為其推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為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為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人宗其意可謂即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為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為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為人之後者為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為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為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為二而使之為一所以使為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為己而非為所後者有為所後而非為己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迺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為二而欲強使之為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強使之為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易則惡在子欲絕其名也故古聖之人知不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而能使其屬之疏者相與為重親之厚者相與為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為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為之服斬衰三年為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已親矣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疏者相與為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為輕而為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為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為二而強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此見於經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謂宣帝親謚宜曰悼魏相以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為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為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為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

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可去此出後之義所以有報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叙恩所以為降則知為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為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為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義如此其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為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有所載籍以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為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未嘗異議也不從經文於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未嘗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特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為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於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所無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為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司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其革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立廟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為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皇考為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為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為事考之稱尊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為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羣下以皇考為父沒之通稱也以為尊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為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為父沒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為事考之稱尊者施於為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羣下以皇考為父沒之通稱者施於為人之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為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尊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為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沒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策之文有宗廟祭祀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策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祀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以為未嘗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榷焉

張溥曰濮安懿王追崇禮議司馬光持重本宗正論不易大儒歐陽修獨有疑者以王珪等沒本生而稱皇伯也漢哀帝

以定陶共王之子入繼成帝。董宏佞人。諂附傅太后。求上尊稱。冷褒段猶等和之。師丹抗名正統。爲朱博劾。罷光祿。英宗朝議濮王宜準先朝封期尊屬酬以萬官大國。卽丹意也。然修等據禮所生所後皆稱父母。皇伯之號經無明文。雖善折衷而同聲諱笑。兼罪韓琦。豈元德重臣好媚人主如博等云爾乎。國家之事一變而議論再變而意氣三變而死生禍福生焉。卽濮議所爭可奉行者稱親。可辭免者稱皇。稱后琦言當甚可以無訟。然本光之議儒者世守以死爭之。本修之議奸人借資敬昂廟廊立取富貴者比比而有。何則新王嗣位追念本親。修之議所樂聞也。光之議所不樂聞也。天子以樂聞者爲忠孝。必以不樂聞者爲詆譏當日之議止排皇伯之非。不意降而後世世統大義亦寖失也。君子立言又烏容不慎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六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七

王安石變法

仁宗嘉祐五年五月己酉。召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不求試。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尋通判舒州。文彥博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召試館職。不就。歐陽修薦爲諫官。安石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又辭。銀求外補。知常州。移提點江西刑獄。與周敦頤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授之美官。唯患其不就也。及是爲度支判官。聞者莫不喜悅。安石果於自用。於是上萬言書。大要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冀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用。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上覽而置之。

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遍。亦略見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蓋有在也。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

王安石爲智畧歐陽修文彥博所稱又與周敦頤相得

安石知鄞縣有善政

安石上萬言書仁宗覽而置之

安石終英宗世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稱揚安石神宗召安石吳奎獨言其不可用曾公亮力薦安石以間韓琦琦言安石不可處輔弼之地安石請帝法堯舜自以裒衰自待司馬光闢安石理財之說

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謙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詔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英宗治平四年閏三月癸卯以王安石知江寧府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神宗在藩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甄稱此非維之說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或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乃有江寧之命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即起視事

九月以王安石為翰林學士時宰臣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曾公亮因力薦王安石覬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從之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

神宗熙寧元年夏四月乙巳王安石始至京師時受翰林學士之命已七越月矣詔安石越次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昧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可躋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皐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然嘗患無人不可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皐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皐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十一月郊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二年二月庚子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初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史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古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

公意以爲安石入相唐介言其必擾天下

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爲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卿所施設以何爲先安石對曰末世風俗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甲子議行新法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均濟貧之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宏羊劉晏巖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爲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多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凡有奏請朝臣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路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石曰利以和義善用之堯舜之道也時爭新法廟堂諸大臣議論多不協安石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抃曰君言失矣堯舜契稷之時何書可讀安石不應　夏四月丁巳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詹儀王廣廉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意析骨而少詐故無欺罔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唐楊炎爲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當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租調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取庸錢且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耶不聽　六月丁巳罷御史中丞呂誨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入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諸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神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言changes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

安石信任呂惠卿曾布以行新法

遣劉彝等八人察農田水利賦役蘇轍言不便

安石執政呂誨彈之遂被罷

定均輸法
蘇向請置
官屬條畫
力言其非
後亦不就

范純仁請
退安石遂
左遷
安石議登
州婦人獄

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願可緩耶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寒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毘大姦得路羣陰蠭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諭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為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自用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　秋七月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徙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江浙荊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於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為擾多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乃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八月罷知諫院范純仁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遫小臣咨詢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法今乃效桑宏羊行均輸之法而使小人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劉琦錢覿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趨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為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遂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壬戌貶判刑部劉述等六人初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論帝命司

與司馬光韓琦范鎮遂罷序

蘇轍惠卿不合安石罷之

常平廣惠倉之法變為青苗轍與安石力爭不得

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為是光謂因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以謀與殺分為兩事而謂謀為所因得以首原乎帝方意嚮安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至是詔從安石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著為令時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封還其詔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述遂率侍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翼然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權取為己功開局設官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去年因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陛下不察而從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事事更張靡而不用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罷逐以慰天下曾公亮畏避安石陰自結援以固寵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皆宜斥免疏上安石奏先貶琦監處州鹽酒務顗監衢州鹽稅殿中侍御史孫昌齡始以附安石得進顗將出臺置昌齡而去於是昌齡亦言王克臣附奉富權欺蔽聰明遂黜昌齡通判鄧州安石欲置述於獄司馬光范純仁爭之乃貶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諷貶通判復州師元貶監安州稅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與呂惠卿議論多不合會遣入使於四方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而不敢言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之止之乃以轍為河南府推官　九月丁卯行青苗法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慮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惠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緡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為青苗矣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笞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適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嘗徐思之由是踰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

王巖淑附會青苗遂得內召

光言呂惠卿不可用安石不悅

光辟呂惠卿變法之言

光言青苗之弊

富弼與安石不合而

萬貫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廣濟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壬辰王安石薦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為也帝言安石不好官職自奉甚薄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慢此其所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真奸邪而為安石謀主安石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為奸邪也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諫諍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帝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講畢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之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才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他語抵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鬻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皆貴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況法許之乎光又講漢史至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曰辯即讒說殄行若憂讒畏罔為讒安得不默光曰進讀及之爾時事臣不敢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潘夙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也光曰公著平居與僚輩言猶三思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光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在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司互相表裏使熾張如此乃始逼於公議復言其非此所可罪也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王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為是天下皆以為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　冬十月丙申富弼罷時王安石用事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

羅

陳升之入相光憂其壞風俗

光言安石不曉事又執拗

安石與升之小異遂羣韓絳共事

李常程顥論廣淵抑配捂克不聽

韓琦疏論青苗之害帝亦罷其法安石求去韓絳勸留之視事林新法益堅

孝敬好善疾惡嘗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待其得志逐身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一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溫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十一月乙丑命韓絳置制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欲傅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以議論盈廷引升之為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于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何為不可由是二人遂不合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為助　丙子頒農田水利約束自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三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　置諸官提舉官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舉二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既置往往迎合王安石意務以多散為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為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捂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適奏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額之言皆不行　閏月遣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　三年二月己酉河北安撫司韓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令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數三等而下更許皆借且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併之家今令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入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貲索同保均賠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與利之臣紛紛四行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諸路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桑宏羊籠

文彦博亦言青苗之害

帝欲大用光安石力阻

安石欲援孫覺鞏言新法之貶逐坐貶

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來去帝命司馬光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辯帝為巽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比欲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為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令曾布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彦博亦以青苗之害為言帝曰吾遣一中使親問民間皆云其便彦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嘗與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交結帝遣使潛察府界僦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壬申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初光素與王安石厚乃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辯論於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外託劇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實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亦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任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大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亡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宮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追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乙酉韓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從之　三月貶知審官院孫覺知廣德軍帝初即位覺為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援以為助自知通州召還累改知審官院時呂惠卿用事帝問於覺覺對曰惠卿辨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為利之故屈身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斂貸持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國用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寢罷遂

程顥請罷青苗錢劄子提舉

呂公著言惠卿奏邪安石誣貶之宋敏求不肯草制

安石堅持新法趙抃悔恨上疏遂去位

韓絳入相陳襄請罷之不報

李定言新法便安石便知諫院宋敏求等執奏落職照寧

坐奉詔反覆貶知廣德軍　程顥上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覬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行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為害已多孟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暌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為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苦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譁衆論益讙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蚤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為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慢亟推去息之仁況糴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既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夏四月戊辰貶御史中丞呂公著時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也王安石怒其深切會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遂誣公著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於是貶公著知潁州且命知制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言數陳失實安石怒命陳升之改其語行之　己卯趙抃罷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試公論為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蔡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　以韓絳參知政事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為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之事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陳升之用是為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遂預政事是中書大臣皆以利進之罷絳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庶不害於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不報　癸未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定少受學於王安石舉進士為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例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實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隨事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罰銅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照寧三

三舍人 程顥張戩 李常以爭新法罷官

舍人　壬午，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戩右正言李常時顥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之而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為者也況於措制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預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早賜降責帝令顥詣中書議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媿屈戩與臺官王子韶論新法不便乞召還孫覺呂公著又上疏論王安石亂法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循從李定以邪謟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摙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為無罪升之有愧色常上言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析局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為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不奉詔顥言既不行懇求外補而戩常亦各乞罷乃罷常通判滑州戩知公安縣子韶知上元縣安石素善顥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為京西路提點刑獄顥辭乃改發書鎮宿軍節度判官數日之間臺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請以姻家謝景溫為侍御史知雜事帝從之　五月癸巳詔并邊州郡毋給青苗錢甲辰詔罷制置三司條例歸中書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可併入中書令安石言修條例未畢且臣與韓絳共領是司每請間奏事今絳在密院未可併請緩之至是絳入中書乃降詔以其事還中書又以手札諭安石凡修條例司屬悉授以官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法付司農寺命呂惠卿掌之　九月以曾布為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寺王安石嘗欲置其黨一二人於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淺人尤不服尋罷　山陰陸佃嘗受經於王安石至是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吾與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還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不行以劉庠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為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書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齊治乎庠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大臣也　庚子曾公亮罷公亮

詔罷三司條例歸中書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

李承之詭言新法之便陸佃說遂不行劉庠言新

政之非

曾公亮以老求罷吕公著對策直言

孔文仲對策力談新法宋敏求第為異等安石怒而黜之范鎮極論青苗之害安石草制誣鎮之逐致仕改諸路更戍法

初倪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嚮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之同者嘗遣其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略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集禧觀使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己於是聽其罷相　乙巳親策賢良方正太原判官吕陶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自思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帝嘗之使馮京讀稱其言有理會范鎮所薦台州司户參軍孔文仲對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為異等安石怒啟帝御批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論文仲不當黜帝不聽范鎮上疏言文仲草茅疏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明之累亦不聽吕陶亦止授通判蜀州　癸丑罷司馬光知永興軍　冬十月翰林學士范鎮之致仕許之鎮上疏言臣言不用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復極論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有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户部侍郎致仕鎮謝表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為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使天下陰受其賜無知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議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於時將帥之臣奉朝請攜貳之民收隸足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為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户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為所在防守者曰鄉軍且籍塞下以為藩離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至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乙丑立保甲法時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為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家十家為保有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保有都保正副正客户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下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才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己又

王安石立保甲法趙子幾迎意請行王拱辰抗言其害

以絳安石同平章政事

行募役法光論其不便

姜潛撤青苗榜去官

陳舜俞論新法不便被謫後復言其便

司馬光歸洛

非敕律所聽糾皆無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依法鄰保今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為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為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為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為沮法拱辰曰此老成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　丁卯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政事　戊寅行募役法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名以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於開封府遂推行於諸路既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帝知之以詰於安石安石力言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羸餘若羣訴必可免彼既聚眾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尋以臺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徒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耶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戶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而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為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糴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為生乎此法卒行富者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庚辰王安石提舉編修三司令式時天下以新法騷然邵雍屏居於洛門人故舊往宦中外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邪

四年三月辛卯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陳留知縣姜潛到官纔數月青苗令下潛即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即移疾去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稅至是復上書言青苗法實便初迷不知爾識者笑之　夏四月癸酉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先是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匿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匿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事　出直使館蘇軾通判杭州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

安石惡蘇軾言政令得失使權開封府推官

蘇軾論新法不便安石使謝景温劾之出外

令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王安石不悅命軾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常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為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異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富與貴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務專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有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不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言其利流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守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温論奏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築工水師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以鄧綰為侍御史判司農寺初綰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為宋興百年習安弛治當事更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不不歌舞聖澤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其諛佞由是安石力薦於帝遂驛召對會夏人寇慶州綰於帝

鄧綰諂附安石惡卿而得好官

呂誨以身疾喻朝政

韓維言保甲法不變出知襄州

富弼不行青苗

楊繪言老成當惜安石惡之

前數陳甚悉帝問識王安石呂惠卿否綰對曰不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屢安石致齎陳升之以綰練習邊事使復知寶州綰聞之不樂誦言曰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綰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而呂惠卿居憂苗希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藉綰以威眾故有是命　五月甲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誨有疾素乞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跋涉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無足惜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識與不識咸痛惜之　時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徙之戍邊父子聚泣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安石對曰日力可惜韓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矣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為天下者如此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為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戶保甲法未幾維出知襄州　甲戌富弼移判汝州弼在亳州持青苗法不行曰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提舉官趙瀆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付有司鞫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左僕射移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謫猶不失富貴昔蘇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格帝不答弼行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貢舉或稱安石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為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媿色蓋弼亦素畏安石也

秋七月丁酉御史中丞楊繪言提舉常平張靚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楊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富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修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　劉摯為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入見帝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事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令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令倚以為聚斂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會楊繪又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葬逼縣民使訟

劉彝之楊繪論助役之害

助役事撓以他故下蕃於獄而自鞫之是希安石意指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劉彝亦論趙子幾據撓賈蕃是欲鉗天下之口乞按其罪於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彝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為曾布請為之既作十難且劾楊繪劉彝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彝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辯彝奮然曰為人臣豈可歷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斂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為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甚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者為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值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致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首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佞少儇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為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為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擊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州謫彝監衡州鹽倉璪亦落職遣訪察使遍行諸路促成役書　八月以王雱為宗政殿說書雱安石子為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鄧綰曾布力薦之遂有是命雱嘗稱商鞅為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為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昊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與姑退雱不樂　九月鬻諸路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歲收六百九十八萬六千緡穀第九十七萬六千六百石匹有奇既而司農并祠廟鬻之驟民為賈區其中　冬十月以鮮于侁為利州轉運副使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時為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為奏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為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為相侁惡其沽激要君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侁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為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使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與民

縮布力薦王雱

雱大言斬琦弼

鬻諸路坊場河渡

李瑜多定利州路助役錢數鮮于侁爭減之帝黜瑜而擢侁

侁奏惡安石

佻聽部民不請青苗錢

富弼致仕

行市易法行保甲養馬法

安石欲罷李評帝不聽遂求去不許

頒方田均稅法

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佻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

五年春正月己亥置京城邏卒察誘時政者收罪之　三月富弼致仕弼至汝州兩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都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復授司空武寧節度使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富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帝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丙午行市易法六市易司皆隸焉　夏四月丙午行保甲養馬法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詔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值令自市先行於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通償有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遍行於諸路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帝多從其言又嘗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會評妄奏罷閤門官吏安石言其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評有罪然未始罪評也明日安石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天下事方有緒卿何得言去安石固請帝曰卿得非以李評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詰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為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者未幾安石復自齎表入請帝不視以表授安石固令就職　八月甲辰頒方田均稅法帝惠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盈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眾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畔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以鉅野縣慰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六年夏四月己亥文彥博罷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眾論以靜重為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宜兼偏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為己而發奮然排之曰求去

安石排罷彥博

鄭俠發馬遞上流民圖帝權罷新法安石收俠治罪新法復行

民害何為不可若萬事隳壞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為損國體欲民怨致華嶽山崩為帝極言之且曰衣冠之家罔利於市縉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為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彥博求去益力遂以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　九月收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賠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祇應而禁中賣買百貨并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七年夏四月癸酉權罷新法自去歲秋七月不雨以至於是月帝憂形於色嗟歎懇惻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草暵雖久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為安石所焚拔感其知己思欲盡忠及滿秩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至是俠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嗷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披鎖械而負瓦擿木賣以償官果果不絕乃繪所見為圖及疏言時政之失詣閤門不納遂稱秘急發馬遞上之其略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并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顛躓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民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覽亦可流涕況於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衙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甲戌輔臣入賀雨帝出俠圖及疏示輔臣問王安石曰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上章求去外閒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獄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丙戌王安石罷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釁老成正士廢無殆盡儇慧巧佞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閒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眾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邪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是邪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

安石去位 蔡繹惠卿自代

曾布呂嘉問并罷

惠卿用呂和卿計創手實法蒲宗孟言其便

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乙蔡繹代己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繹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遍遣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更違法之故為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所更廢　五月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罷先是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問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奏法在公以是嫁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細碎市易總及果實水炭大傷國體安石力辯至譏帝為叢脞不知帝王大略帝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為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及帝以旱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祗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於實挾官府而為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怨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曾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駸駸乎閭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鹵豈不貽笑四方帝頷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新法出知饒州以章惇為三司使　秋七月立手實法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物宅資貨畜産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舊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獲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該一縣之民物産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簡括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狀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荊湖訪察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張弛其法從之民於是益困矣　冬十月庚辰置三司會計司初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稽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主新法

王安石雖綜覈惟謂置三司會計司

鄧侯臧劾惠卿編管江州

張璪鄧綰鄧潤甫承惠卿旨劾馮京王安國

安國言安石知人不明聚斂太急

惠卿謀害安石鄧綰等挾李士寧之獻以撼之韓絳請復用安石謀遂不行

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賂取如故往往臨大辟議者不以為善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縮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為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為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八年春正月鄧侯上疏論呂惠卿明黨雍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及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并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劫罵等事惠卿奏為誘亂今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治之遂編管侯於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侯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侯曰以此為正人劾馮京與呂惠卿同在政府議論多不合而王安石弟安國素與侯善御史張璪承惠卿旨劾侯嘗海京之門交通有迹鄧綰鄧潤甫言王安國嘗借侯奏草觀之而有製成之言意在非毀其兄於是故安國謫田葉出京知亳州時侯貶汀州已行惠卿又令舒亶捕之道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友書悉按姓名　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侯以死帝曰侯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侯英州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扶溝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來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於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費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霸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峻法殺人致秦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國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尋改秘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言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逐之　二月癸酉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有剸割之意忌安石復用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志一時朝士見惠卿得君謂可傾安石以媚惠卿逐見明附之而鄧綰鄧潤甫因李逢之獄又挾李士寧以撼安石安石聞而怨之時韓絳顧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惠卿聞之不安乃條例安石兄弟之失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二上封惠卿所言以示安石安石上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須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安石承召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洛京初蜀人李士寧者得道養生之術自言時已三百歲矣又能言人休咎王安石與之有

蔡承禧鄧綰論罷惠卿

館動章惇出知湖州

帝以災異求言安石言責不足畏

舊每延於東府，延甚敬安石，鎮金陵，呂惠卿參大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室趙世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獄推治之，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救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李逢劉育磔於市，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眾。惠卿始與此獄，引士寧意欲有誣衊會安石再入秉政，謀遂不行。冬十月庚寅，呂惠卿罷御史蔡承禧論惠卿歛君玩法，立黨肆奸，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貿田，共為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綰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奸，出知湖州。乙未，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天下，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程顥應詔論朝政極切，差知扶溝縣事。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於國僑不聽，鄰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竊聞兩宮以此為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苦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勉慰起之，其黨譸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有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竭，祈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枸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罷訟者趙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手實法

詔罷手實法

王雱令呂嘉問練亭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

王安石安石安石

十人惠卿發安石私書帝遂召用馮京

范仲淹宋郊等請復古勸學仁宗遂詔天

天下之忠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充不能用　以馮京知樞密院事時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為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張溥曰王安石之名起於歐陽修文彥博盛於韓維呂公著一時名賢如司馬光范鎮皆與友善而韓琦富弼又交引為侍從意其人亦仲尼之徒耶驟秉國鈞中外老成其除始盡向所師事者目為拱默太言無忌非病狂易何失心若是彼讀書深山敝衣垢面懷文不獻累召不起博學堅行談亮舜薄公卿神宗想慕青邱恐不得當一朝御極委以社稷君臣魚水寓特漕濟傳巖哉乃銳精變法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馬方田諸役天下皆言其不便而安石獨是之攻之者多助之者少得一附和知己恨晚呂惠卿投意引重佐以曾布鄧綰李定等諮相傳會而韓終以夙昔厚善陰主其間法雖必行天下已亂且安禮安國其親弟也非兄所為終不覺悟當日憤憤惟在務伸己說苟一逆我賢者皆不肖天性之親皆仇讐也四顧六合獨有惠卿天子宵旰圖治遊思磨礱輒以堅卧要之同歸敗轍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誤神宗者安石誤安石者惠卿安石已矣其如帝何彼初知鄧綰起隄堰決陂塘貨穀與民出息以儥邑人稱便遂執此以往曰我宰天下有餘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執政非長吏之任也鬬鷄少年豈州婦人二獄朝議法允安石偏抗詖論他日恨諒大率此類性實異人猥遭殊眷古來以臣負君未有如安石者也當其名震京師蘇洵獨著辨姦論識以王衍盧杞在金陵時鮮于侁言用必為亂詰祐間上萬言書帝覽而置之安石不易知能知之者仁宗與洵侁耳曾公亮嫉韓琦薦安石以為閒隙實三年帝以琦言諭罷青苗趙抃請俟安石之出遂敗乃事二人固賢猶有此失欲君子勝小人不慕難乎然安石雖強直為名高其行新法也每結中使惑主聽為術已下不屑道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七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八

學校科舉之制

仁宗慶歷四年三月乙亥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與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郊等奏教不本於學校事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患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至是乃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

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

用王拱辰等言以錫慶院為太學

胡瑗教授湖州詔取其法為令

瑗興武學規矩

范仲淹去位科舉新學遂罷

王安石議變科舉法

可驟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束之則夫豪傑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教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為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務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議於州者令相保任有違服犯刑禁行實名等禁三場先策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夏四月壬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藪矣而國子監纔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　五月壬申帝至太學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至是與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者為令式瑗上書請興武學其略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舟州軍事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涖武學每日令講論諸使知忠考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

五年二月罷科舉新法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為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當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今悉罷之

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更定科舉法從王安石議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王安石又謂孔子作春秋實垂世立教之大典當時游夏不能贊一詞自經秦火煨盡無存漢求遺書而一時儒者附會以邀厚賞自今觀之一如斷爛朝報決非仲尼之筆也儀禮亦然請自今經義毋以進講學校毋以設官貢舉毋以取士從之時詔議貢舉咸謂宜變法便蘇軾獨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雖因今之法臣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當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廢庶固常立學矣天下以太平可待至於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理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啟民財以養遊士置學立師而又

始命諸州置學官立太學生三舍法

劉摯請罷諸路學官煩密之制

置律學

時間不師教者屏之遠方徒為紛紛其與慶歷之際何異至於科舉或曰鄉舉德行而專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彌縫或曰變理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裕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　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帝喜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王安石言於帝曰今人材之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則當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進士科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之士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名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麗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為期集費　五月庚寅始命諸州置學官率給田十頃贍士併置小學教授　冬十月戊辰立太學生三舍法宋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為之太學生八品以下子孫及庶人子孫俊異者為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垂意儒學以天下郡縣既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次差升舍其最優者為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以慶歷中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帝漸增至九百人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湫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為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選選或主判官奏舉釐生員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一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於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

從王安石言策武舉之士

頒行王安石三經新義及字說傳注悉廢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從劉摯言命程頤等修定學制

六年三月己未置諸路學官更新學制有司立為約束過於煩密劉摯上疏曰學教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羣居衆聚帥而齊之可不無法亦有禮義存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必下以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豕遇之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為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　丁卯詔進士諸科並試明法注官　乙亥置律學詔士之注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設教授四員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九月辛亥初策武舉之士先是武舉試義策於祕閣武藝於殿前司又殿試則又試騎射又策於庭策武藝俱優為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為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未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令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借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八年六月己酉王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義其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一時學者無不傳習有司純用以取士安石又為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注悉廢矣

九年三月甲戌親策進士並試律義斷案

哲宗元祐元年夏四月丁亥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己惟懼玷缺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與升甲罷謁進之制　五月戊辰命程頤等修定學制太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凝密博士諸生禁不能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為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考詳修定條制頤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義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任委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秋七月癸酉立十科舉士法舊制銓注有格概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材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神宗即位乃革去奏舉而槩以定格於是內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及帝即位左司諫王嚴叟言自罷辟舉而用選格可以見功名而不可見人材於是不得已而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逐謂薦舉而不與問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逐非雅名也況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豈為通術遂復內外舉官法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

而短於彼雖舉數稜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指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臣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訟獄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獻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既執政按籍視其所嘗按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得才先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舊交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偽萬端與其聽游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知所舉謹責無所寘宥則不敢妄舉矣詔從之

王嚴叟請復內外舉官法

司馬光請設十科舉士科結罪保舉

二年春正月戊辰詔毋以老子列子命題試士時科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　夏四月丁未呂公著請復制科詔曰祖宗設六科之選策三道之要以網羅天下賢俊先皇帝興學校崇經術以作新人材變天下之俗故科目之設有所未遑今天下之士多通於經術而知所學矣宜復制策之科以徠拔俗之才裨於治道蓋乃帝王之道損益趨時不必盡同同歸於治而已今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自今年為始

呂公著請禁老莊命題及王氏新學公著請復制科

四年夏四月戊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己說又言舊明法最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詩律義凡詩賦進士於易書詩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一道論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試論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凡四場其經義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春秋為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試本

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

光請罷明法科

復制通禮科

詔進士專習經義罷習詩賦

改置宏詞科以試進士

蔡京請與學貢士又請建外學

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孟子義一道次試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精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為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自復詩賦士多鄉習而專經者十無二三矣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學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今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明法科

六年夏四月乙未復置通禮科先開寶中改鄉貢開元禮為通德熙寧中嘗罷試科至是禮官以為言乃復置以試士

八年三月庚子詔御試舉人復試詩賦論三題中書請御試復用祖宗法且言士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員總三千一百餘人而不兼詩賦纔八十二人耳遂下是詔

紹聖元年閏四月罷十科舉士法　五月甲辰詔進士專習經義罷習詩賦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術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宮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習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所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六月申除引用王安石字說之禁

二年夏四月丁亥詔依元豐置律學博士　五月乙巳命蔡下詳定國子監三學及外州學制徽宗崇寧元年八月甲戌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下舍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圜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於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三年九月罷科舉法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為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皆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四年五月甲寅立詞學兼茂科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故改立是科歲附貢士院試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行三舍法於天下

張溥曰三代以後文治首宋然藝祖初受命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諸科招徠四方鮮有應者舉人到闕陳習武斃帝怒欲隸之兵號呼謝罷學校之設實始慶歷時開國幾八十年歷君凡四世矣唐世興學設科專尚詩賦天下競聲偶趨祿

利蕭統文選尊為六經自楊綰鄭餘慶鄭覃以大儒輔政議抑進士之業優學科先經誼後辭賦終已莫行宋振五代流風不改范仲淹執政志在復古請興學校本行實科舉新法方張即廢王安石起於熙寧罷詩賦明經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去聲明記誦之陋修廣厲學官之實即仲淹議也海內喧嘩學徒并散此易故哉仲淹之言天下之公也安石之言一人之私也安石欲學者之從己則懸科第以餌之欲科第之盡出其學則倡一道德同風俗之說以籠之變聲律為議論變黜義為大義其說未嘗不彷於胡瑗之經義治事歐陽修之先試論策而究之所謂議論皆王氏之新法祖宗之成憲也所謂大義皆王氏之新經非孔孟之遺訓也葉祖洽對策阿諛特擢第一孔文仲毀薄時政竟罷制科至熙豐復策問王莽蘇嘉極論為非安石即怨逐學官吏以私人判監舉之吏三舍之設飛語之罰升舍之獄無非崇私學棄羽名一道德而道德先喪名同風俗而風俗益紛紹聖崇寧間大慝當國立科造士咸以尊經書抑史學廢詩賦為言然為荊舒三義則託尊經為涑水通鑑蘇黃唱酬則斥詩史外託正論曲售姦回羣邪充塞豈知六籍載文優劣哉論策之說既文姦而誤國則詩賦之說復軼起而間勝姚康曰顏孔為心者雖日視淫靡莫遷其操榮跖為行者雖日聞仁義莫治其性蘇軾曰上以孝取則割股廬墓上以廉取則帶車羸馬痛言人情着明深切於是舉世之趨一之於文鄉舉里選不得已而為餬名鎖廳以無心之過望其拔十得五斯已難矣古之取士以人今之取士以天防奸之法愈密而得人之效愈疎非大興教養善治無繇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八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九

元豐官制

神宗元豐三年六月丙午詔中書詳定官制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占供職亦不諫任詳其官人授受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逸而不任諫以階勳爵邑有無為輕重議者多正名為請帝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制局於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使承旨張誠一領之　九月乙亥正官名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特進易左右僕射自是以下易名有差　詳官官制所上寄祿格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

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竇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寇其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名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四年秋七月己酉詔定選格初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稍損益之凡入仕有貢舉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兩京都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帝自即位欲更制度建議之臣以為唐銓與令選殊異雜用其制則有留礙煩柔之弊乃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令大理卿崔台符同尚書吏部審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遂定銓注之法悉歸銓部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文臣寄祿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中書省敕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升朝官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衛仗司以下非樞密院宣受者歸尚書右選自初仕至州縣幕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借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凡應注擬升移敘復蔭補封贈酬賞隨所分隸校勘合格圖甲以上尚書省審中散大夫閤門使以上則列選敘之狀上中書省樞密院得畫旨給告身祖宗以來中書有堂選百司郡縣有奏舉雖小大殊科然皆不隸於有司王安石言於帝曰中書總庶務今通判亦該堂除選徒留滯不能精擇宜歸諸有司帝曰唐陸贄謂宰相當擇百官之長而百官之長擇百官今之審官苟得其人安有不能擇百官者哉欲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而止至是既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除亦廢

今崔台符等定選格悉歸銓部

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并罷堂除

五年二月癸丑頒三省樞密六曹條　四月癸酉以王珪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浦宗孟為尚書右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復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並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故確名為次相實專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雖為首相拱手而已

蔡確陰奪王珪相權

張溥曰官制之不一也秦吏周制王莽吏漢制煬帝吏隋制武后玄宗吏唐制蔡確蔡京吏宋制皆亂亡隨之有國家者命官出治固無取於多變哉宋興失制名號品秩咸襲唐舊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九寺五監互以他官典領名實抵迕真仁以來田錫孫何楊億吳育等屢請正名未遑釐定元豐中神宗覽唐六典慨然周官舉新厥制百官領空名者一切罷去易之以階臺省寺監司曹各還其職於是長吏正治則察月御史旁治則察季部省統治則察歲法彬彬矣乃論者訾

之曰宰執侍從之遷為一等卿列館職之遷為一等進士為一等世賞雜流各為一等此舊制也昔之流品甄別今之流品混淆昔之官品難於進今之官品易於高昔以一官治者今析為四五昔以一吏主者今增為六七畢仲游心傷其弊有正階正品正事之議然則元豐改制徒冗官多事於治無益也夫藝祖太宗之世朝廷清明君相一德中外官大任使大黜陟天子必與兩府大臣公聽並觀論定後遷百司庶府出入分涖皆得以其職自達於上體統正而事權通即無定員專任治猶有餘熙豐之制祖宗恩澤裁省無幾而律令入官格目加優王安石變易條例增置提舉率令進喜事之人曾鞏患其費國司馬光惡其病民憂亂不暇何言建草裁參確欲奪相權則奏請中書造命章惇適官門下則不廢合班奏事太師異數累朝慎重趙普文彥博而下未或借假蔡京則儼然有之而童貫封郡王梁師成官太尉遂亞體無忌小人更制但知己寓識治亂主人不先急人而惟法之務未見其能理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九終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明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西夏用兵

英宗治平三年夏四月夏人寇邊經畧使蔡挺擊走之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宗語不遜詔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扵熟戶擾邊蹇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慶經畧使蔡挺使番官趙明擊之掠祚衷銀甲氈帽督戰挺先遣強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從寇渠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十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詘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祚諒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五邊備過當事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四年春夏主諒祚遣時獻方物謝罪時神宗新即位因賜詔曰朕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邊陲驚擾人民誘迫熟戶去秋復直寇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累聞人情共憤群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此邀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勝篡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既自省於前辜復願堅於永好尚奏封所叙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　冬十月癸酉青澗守將种諤襲虜夏監軍嵬名山遂復綏州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於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以衆來降情偽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成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詵初劾諤擅興之罪欲浦治之未樂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　种諤既受嵬名山降迫十一月夏主諒祚乃許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卨言虜既欲王官而又棄綏不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遣書執政情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達

安置种諤于隨州

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為陝西宣撫使

韓絳使种諤襲敗夏人

夏人陷無啇諸城詔治諤罪降亦坐罷

詔李憲等會五路之師伐夏

夏人幽其主秉常

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改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挫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論种諤乃下吏貶諤四官安置隨州是月郭逵訓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李崇貴韓道蓋夏王諒祚乃鉤索以獻

神宗熙甯元年三月庚辰夏王諒祚死子秉常立遣其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已執送之矣及李崇貴等至言楊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遣之寶劍寶鎧及金銀物初定歸時上其劍鎧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軍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賈已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諭責宗道崇貴等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遣劉航冊秉常為夏國王

三年八月己卯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為陝西宣撫使先是夏人築開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番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甫禦之信等大敗而還復圭懼欲自解既執信等斬之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若荔原堡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於榆林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慶等數人死焉韓絳請行邊王安石亦請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絳為陝西宣撫使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辟命兼河東宣撫使

四年春正月己丑韓絳使种諤襲夏人敗之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於延安措置乖方選番兵為七軍復以种諤為鄜延鈐轄知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番兵皆怨望絳與諤謀出兵取橫山安撫使郭逵曰諤狂生耳朝廷徒以种氏家世用之必誤國事絳奏逵沮軍事召還之既諤師師襲敗夏人於曜厄因以衆二萬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為報復計呂公弼言諤啟邊患不便宜戒之弗聽已而絳言諤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　三月丁亥夏人陷無啇諸城初种諤進築永樂川置捕領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築撫蕃故城即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段蘆川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來攻順甯砦圍無啇折繼昌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無啇咫尺曜凡兵勢尚完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沮然失措欲作書召璞達戰恃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沒者千餘人詔棄曜凡城治諤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終生興師敗衂罷知鄧州果不出郭逵所料云

元豐四年六月夏人幽其主秉常知慶州俞充知帥有用兵意屢請伐夏又言諜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　秋七月庚寅詔熙河經制李憲等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大舉伐夏而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脰而來爾帝壯之乃決意

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邊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遣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鄜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執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錢，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孰使成功？兵必為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之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氈、瞎氈兵會伐。六月丁丑，李憲總熙秦七軍及董氈兵二萬，敗夏人於西市新城，庚申，又襲破之於女遮谷，斬獲甚眾，遂復後古蘭州城之請，建為帥府。辛亥，鄜延經略副使种諤率鄜延兵出綏德城，以攻米脂，夏人八萬家救，諤戰於無定川，敗之，遂克米脂。冬十月庚午，環慶經略使高遵裕將步騎六萬七千，出慶州，與夏人戰敗之，復通遠軍，种諤遣曲珍率兵通黑水安定堡，與夏人遇，亦大敗之。內使王中正率涇原兵出鳴叫渡，無足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恥無功，遂入於宥州，時夏人棄城走河北，城中遺民百餘家，中正並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時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伐夏，既入境，而慶州兵不至，昌祚次磨嘴隘，遇夏眾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纔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凍餒，遂潰而還，餘軍纔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昌祚，亦還涇原。种諤留千人守米脂，自率大眾進攻銀石，夏人遂破石堡城，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以眾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裸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乃引還。初詔李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帥東上，營於天都山下，梵夏之南平內敵並其餘眾，追襲其統帥仁多唆丁，敗之，次於胡盧河，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

五年春正月庚子，貶高遵裕等官。初，夏人聞朝廷大舉，母梁氏問策於延，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鈔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論敗師罪，高遵裕責受鄧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李憲欲以開蘭會功贖罪，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況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經略安撫置制使，知蘭州李浩副之。三月，壬寅，鄜延路副總管曲珍敗夏人於金湯。夏四月，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令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王安禮曰：鈔不可賒，必變而為錢，錢大變

李憲復古蘭州，种諤克米脂

高遵裕復通遠軍，劉昌祚高遵裕止兵，為夏所敗

李憲獨不至宥州

貶高遵裕等官，李憲獨不議罪

孫固正諫不聽，憲復上再舉之策

種諤上洗括城橫山之議

徐禧議城永樂

夏人攻永樂徐禧不用高永亨高永能曲珍之言而敗死

為芻粟令拒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乃今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　六月辛亥環慶經略司遣將與夏人戰破之戊辰曲珍等敗夏人於明堂川　知延州沈括議欲盡城橫山卜畋乎夏使虜不得絕磧為寇种諤自以西討無功遂上其策於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為然遣給事中徐禧及內使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灑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耶珪無慙色聞者恥之徐禧至鄜延种諤上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遷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徐禧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實為後偉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砦名雖非州實有其地儻來疆塞乃自復心已與沈括議築砦若名為城永樂則西夏必力爭不可帝從禧議詔禧護諸將往永樂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為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往饋餉禧以諉跋扈奏留諉守延州而自率諸將往築之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二十五里賜名銀川砦禧括及李舜舉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永樂　九月丁亥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十騎趨新城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時夏人三十萬已屯住涇原北邊人來告者十數禧曰彼若大來是吾立功名取富貴之日也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泉恐不可守禧以為沮眾械送延州獄禧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曰先至者皆精兵及其未陣急擊之則敗散後雖有至者亦不敢進此常勢也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眾進薄城下珍兵陣於水際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眾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敵先自退耶乃以七萬人陳於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眾繼之珍銳卒敗奔還踩後陣夏人乘之珍眾大潰珍收餘眾入城夏人圍之厚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至絞馬糞汁飲之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為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永能皆為亂兵所

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仅去二十餘萬夏人攜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設險之利未有如義合米脂浮圖峪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蔴義保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為之不食自靈武之敗秦晉困竭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誘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困斃矣初帝之遺禧也王安禮誡曰禧志大才疏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火置獄蓋為是也又每臨朝歎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每為朕言之於是徙公著知揚州

王文郁擊敗夏人

劉摯劾貶李憲

皆威擊敗夏人

夏秉常遣使來貢

六年二月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西關李浩閉城拒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過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遵所以破合肥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討逐故德擢知州事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為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略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與慶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為熙河安撫經略都總管　五月夏人寇麟州神堂砦知州嵗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恐失利損威以張虜勢　閏六月夏王秉常亦以困弊於兵令西南都統鄔星寵名濟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慶敗國用益竭乃遣誤國咩迷乞遇來貢上表曰臣自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猶甚歡和不意憸人誣聞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搆怨戕致交兵今乞朝廷亦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別効忠勤帝賜詔曰比以權強敢行僭叛朕用震驚今邊臣往問罪而不報王師徂疆蓋計有罪今遣使造庭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毋趣出兵爾亦慎守先盟復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復城砦徹循毋出一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惟乞還侵疆不許

夏人寇蘭州不克

秦晉敗夏人

夏秉常辛子乾順立

七年春正月癸丑夏人寇蘭州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翔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矢如雨電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尋復寇延州德順軍定西城及熙河諸砦　九月夏人圍定州城熙河將秦貴敗之

司馬光文彥博請棄蘭州米脂等五砦安寨

哲宗元祐元年秋七月乙丑夏國王秉常卒子乾順立初秉常遣訛囉聿來蘭州米脂等五砦神宗不許及帝即位秉常復遣使來請司馬光言此乃遷都安宅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既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以為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恥無乃甚於今日乎群臣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為兆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

移行止棄蘭之義詔以米脂等四砦還夏

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耶邠怨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遷人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損予以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盡畫以給還遣穆衍往吊祭衍奏以為蘭棄則熙危危熙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議遂止尋遣使封乾順為夏國王

夏乾順母子陷金明砦

五年二月己亥夏人來歸永樂所掠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　秋七月夏人來議分畫疆界

章楶城平夏

六年九月夏人寇麟州又寇府州

七年冬十月夏人寇環州

呂惠卿遣王愍破宥州

紹聖三年冬十月壬戌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乃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百里是月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乾順子母親督樽鼓縱綺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舆戰死初帝聞有夏寇泰狀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數日即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

夏乾順母子陷金明砦

四年夏四月甲辰知渭州章楶城平夏楶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胡盧河川據形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出胡盧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夏人聞之即衆來襲楶邀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　八月鄜延經略使呂惠卿復宥州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愍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威羌二城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肆開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屢被爵賞

章楶城平夏

元符元年冬十月己亥夏人圍平夏章楶嬰之獲其勇將鬼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通斬獲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楶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圍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至厭矣章惇與楶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夏及是有平夏

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

許夏人通好
閏節夫附蔡京以進築城累得貢
蔡京使王厚招仁多保忠夏人來寇殺高永年
劉法大敗夏人
西邊之柄皆屬童貫
王愍劉仲武攻夏敗績
劉法屠仁多泉城
种師道克臧底城河劉法敗死
童貫以捷

之捷夏人不復振

二年三月丙辰夏人求援於遼遼主遣僉書樞密院事蕭德崇來為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之復書謂若果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　冬十月許夏人通好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鬼名濟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收安徽宗崇寧三年十二月以閏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初蔡京任節夫帥鄜延即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當調遣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蓋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遠壖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至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方主之故有是命

四年三月貶三厚于鄧州初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京數上京貢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忠還為夏遷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渭延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論首從賞同斬級令閏節夫在延安大加詔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與羌酋谿賒羅撒合兵通宣威城知鄜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為羌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衆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之名敕御史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縠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令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惟王厚坐逗遛貶為鄧州防禦使

政和五年春正月童貫遣熙河略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略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　二月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略安撫司以貫統領之於是西邊之柄皆屬於貫　九月王厚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六年春正月童貫使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人多泉城城中力孤守援不至乃降法受而屠之渭州將种師道克夏臧底河城師道世衡之孫也

宣和元年三月童貫使熙河經略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彊遣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蔡哥率步騎為三陣

間夏禁哥留震武城以疫南朝

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饑馬渴死者甚衆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岭守兵追之斬首而去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于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策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城三戚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時諸將所築城砦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闢輔為之蕭條矣劉法既敗兜童貫乃以捷聞受賞者數百人　六月夏人遣使納款詔童貫罷兵

張溥曰西事之不靖也一敗于种諤之復綏州二敗于王韶之謀河湟三敗于俞充之請西伐四敗于徐禧之城永樂然河湟之策非盡不可行者也西北自武威以南至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其地可耕其民可使欲取西夏先復河湟欲復河湟先結沿邊羌種漢招西域而勾奴斷臂唐棄維州而吐番復強前鑒不遠昭言非妄所失者王安石梗李師中議行之無序耳王韶至秦欲築渭涇上下兩城立屯宿重兵撫納洮河李師中則恐發兵生疑請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番族諸番族既叛夏則必乞修城砦因其所欲發兵助築夏人鈔略可以斷絕本韶之意先招撫而後築城一策無大抵牾也廟算專慮先後乘方撫甯挫折西兵日剔雖戰捷木征功不補患矣夏主諒祚狂童無能遠遜元昊東常既立守成猶父不聞跳躍熙甯之際邊臣開釁曲在朝廷元豐不懲復誤大舉竟以俞充一言五路並發李憲握兵諸將迫撓靈州師潰憲又不至上策再舉更任征伐夫多militia漏師寺貂為宗相州大敗罪在朝恩憲本閹腐諺詹大帥辱國已甚敗而不誅赦而復任蘭州之寇宜其及也橫山築城議發括沈徐禧贊之及至鄜延又忽變策改城永樂夏人來攻城陷軍沒禧與李舜舉李稷高永能等皆敗死同室造車臨歧畏徹顛躓之禍獨國受其說者謂靈州之役尚林父之戰邲也永樂之役楚囊瓦之城鄢也种諤以開疆坐貶而屢預西謀韓絳以宰相行邊而喪師復召安石主兵成敗之際若閎閒焉國既無法又誰與立功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一

熙河之役

神宗熙寧三年冬十月鼓秦鳳經畧使李師中知鄜州先是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平戎二策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種自威武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其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

王韶上平戎二策請招撫唃廝囉征

安石使韶移市易司于古渭

俞龍珂歸朝賜姓名包順

帝從張守約言以古渭砦為通遠軍

王韶破諸羌逐城武勝

韶措置洮河朝廷不與計財

瞎藥等來降賜姓名包約

景思立敗死

木征寇岷州

辛令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併合而兼撫之時也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為諸戎所畏若招撫之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於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帝異其言召問方略王安石以為青請以韶嘗辦秦鳳畧司機宜文字韶請策謂涇上下兩城屯兵以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為不便詔師中罷帥事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稍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為本詔秦鳳經畧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失安石王韶議為削師中職從知舒州而以實舜卿知秦州與內侍李若愚按閱田所在僅得地一頃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敗安石又為調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韶太子中允

四年八月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時議取河湟自古謂岩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番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番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詔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龍珂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姓包名順

五年五月以古渭砦為通遠軍帝至復河隴會定州駐泊都監張守約請以古渭為軍根本隴右帝從之以王韶知軍事行教閱法　八月秦鳳路沿邊安撫王韶引兵擊吐蕃乞神平破蒙雍甫抹耳水巴等族初諸羌各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鬬則我師必從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為吾有乃徑趨抹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鬬師小却韶躬環甲冑麾帳下兵逐戰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木征渡河來援餘黨復集韶戒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韶言措置洮州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王者善計自有忖度豈為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由是韶進討敢斷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冬十月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通遠軍計鎮洮軍為熙州以王韶為經畧安撫使兼知熙州然河洮岷二州猶未能復也　十一月河州首領瞎藥等來降以內殿崇班賜姓名包約

六年二月王韶復河州獲木征妻子　九月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其城降初王韶既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回軍擊之吐蕃木征遂據河州韶進破訶諸木藏城守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險隘釋馬徒行或曰至六七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屋官軍韶力

戰破走之河州復平未令征閩先聲遂以城降韶入岷州於是宕洮疊三州羌酋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書至帝御紫宸殿受群臣賀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進韶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

七年二月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別將戰於臨白城敗死　三月壬寅木征寇岷州木征雖屢敗而董氈別將青宜結鬼章之衆復數擾河州屬蕃時王韶入朝景思立既敗死木征勢復熾遂寇岷州刺史高遵裕遣包順擊走之　是月遣使分行諸路募武士赴熙河　夏四月木征復寇河州圍之時賊勢方盛王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一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蕃結河州族斷夏國通路進臨洮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自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臨白城後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木征赴京師初景思立之覆師也羌數復熾朝議欲棄熙河帝為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恃勇勿出及是帝大喜以木征為管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木征為韶所敗而降賜姓名趙思忠

蘭氈納支大破鬼章

帝遣李憲措置鬼章

王韶罷

八年十二月以王韶為樞密副使

九年二月吐蕃鬼章寇五羊蕃將蘭氈納支大破之十二月鬼章聚兵洮岷脇新附羌多歸之帝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憲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種諤復洮州執鬼章青宜結送京師

十年二月王韶罷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遂罷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江州韶銳志開邊驟踐政地然用兵有饑暑疫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常夜卧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復貴量　夏四月賜熙河路兵特支錢戰死者賜錢　十一月以宗哥首領青宜結鬼章為廓州刺史阿令骨為松州刺史

贍征知下多叛自青唐來降王贍

哲宗元祐二年八月岷州將种諤復洮州執鬼章青宜結檻送京師初董氈既死養子阿里骨嗣為邈川首領邀鬼章使率其衆據洮河岷州諤等帥師執之還居泰州驍令招其子結吻凝及部屬以自贖阿里骨懼乃上表謝罪

贍征初阿里骨死子贍征嗣贍征恃嗜叛部曲滕氏大酋心牟青氈等有異志以贍征李父蘇南党征雄武諤殺之其壻曾吃獨錢羅結得逃奉董氈踰踈欺溪巴溫之子的樓據溪哥城贍征攻殺的樓錢羅結奔河州說知州王贍以取青唐之策贍言于朝章惇許之至是贍引兵趨邈川守者以城降贍留屯之贍征

心牟欽氈立曩楞毗擊降之

篾羅結歸部復叛朝謀棄鄯湟州以畀吐蕃瞻自縊死

葉京薦高永年王厚為帥

詔童貫監洮西軍

王厚擊殺多羅巴二子逐復湟州

王厚復鄯州廓州

王廝敗谿賒羅撒欲窮追之為童貫所阻

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來降于瞻詔以胡宗回帥熙河以節制之　八月城會州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熙河為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會州以西安城北六岔隸之　閏九月吐蕃龍楞復據青唐王瞻擊降之詔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初瞻征既降于王瞻而王瞻與總管王愍爭功交訟于朝於是青唐大酋心牟欽氈迎溪巴温入城立木征之子隴拶為主其勢復張瞻征大懼自髡為僧以祈免熙河師胡宗回督瞻進師瞻急攻隴拶及心牟欽氈等皆出降瞻入據其城以青唐為鄯州瞻知州事邈川為湟州王厚知州事

二年三月詔棄鄯湟州以畀吐蕃初王瞻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羌衆攜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反瞻擊破之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瞻又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湟其臂無應者錢羅結請歸帥本路為倡瞻聽之去遂嘯聚數十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瞻因棄青唐而還溪巴温與其子溪賒羅撒據之舉羌復合兵攻邈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並棄邈川且謂隴拶乃木征之子遂命知鄯州賜姓名曰趙還德其弟邪辟勿丁吹曰懷義同知湟州加瞻征徽宗嗣元年十二月蔡京論前宰執韓忠彦等議棄湟州失策復薦高永年王厚為帥從之二年夏四月詔宦者童貫監洮西軍　六月童貫復湟州初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職會羌人多羅巴奉谿賒羅撒謀復國趙懷德畏偪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事童貫善因言貫嘗使挾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州適禁中太乙宮火帝下手札止貫毋西兵貫發事遽納舜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遂行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而進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要害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過厚遂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於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蕃悉彦為磁州團練副使安燾為祁州團練副使曾布為賀州別駕范純禮為靜江軍節度副使奪將之琦三秩凡預議者貶黜有差

三年夏四月王厚復鄯州廓州　五月封蔡京為嘉國公以王厚為武勝節度留後初後率大軍次于湟命高永年將左軍別將張誠為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哥州羌置陣臨宗水倚北山谿賒羅撒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強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鬼茲公主與諸酋開城門以降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為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

熊本擊降柯崇等

羅撒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軍趨鄜州羌酋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入鄜州詔加京司空封爵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史臣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為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王安石王韶章惇王厚王瞻蔡京王黼王厚三用師于其國唃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秦隴乃能束其後而贖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

張溥曰吐蕃自唐末衰弱種族分散儀渭涇原環慶及鎮戎秦州暨于靈夏各有首領宋建隆二年五部致貢其後獻地錫命恭順世守至潘羅支擊殺繼遷唃廝囉計破元昊藩屏中國夏人震慴論厥勞者謂賢于漢西域之制匈奴矣熙甯之際王韶開邊唱復河湟繼以王贍表績于青唐王厚梯威于鄜鄜元符崇寧間功若赫焉或曰韶起孤生善用兵平戎三策智由獨決一出而招包順策古渭城武勝走瞎征平河州諸將奉指每戰必捷有子十人厚尤習羌事前服隴樓後破羅撒奪地盡還彼父子雖喜功好殺亦一時將帥材也唃氏固效命乎董氈簡通比既死阿里骨瞎征代立非其種也據地負固掩而取之崇寧背德哉然洮河之役王韶開之王安石王之非討有罪欲求邊利也諸戎罪小於清井之六姓而將相計出於王恢之馬邑間而獲勝亦幸耳哲宗之元符章惇王瞻徽宗之崇寧蔡京王厚二奸秉國豈知制勝但以事始安石志專奉行瀘川之城障當修青唐之遽取非策不暇問也且神宗用兵始于熙甯三年終于元豐七年撫甯臨洮則敗种諤欽廉没則貶沈起靈州敗則貶高遵裕蘭州圍則敗李憲以至蘇緘死於邕州景思立死於白踏城徐禧等死於安樂敗北屢告將士傷夷而宰相獨不議罪惇京其見之矣勝則居功敗不任咎又何已而弗為也惇在熙甯降梅山峒蠻而置安化擊南江蠻而置沅州軍旅之事猶或與聞京邪媚工妒論兵無稱藉捉湟鄯晉官封公以六軍之血戰為權佞之榮身孥懷光恨恨於盧杞豈無故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二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一終

瀘夷

神宗熙甯六年五月瀘夷叛詔遣中書檢正官熊本為梓夔訪察使得以便宜措置諸夷事

七年春正月熊本平瀘夷本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及至部以為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為嚮道爾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獨刺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彊弩遣大將王宣等帥以進討賊悉力旅拒宣敗之黃草下追奔深入柯陰窘迫乞降本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官以其酋酋悉知歸徠州其子及弟

本擊降本斗

乞弟阿訛叛詔韓存寶擊之無功而生誅

為蕃部巡檢於是滇卄長官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願世為漢官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日去百年之患至於徼奏詳明近時鮮儷擢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

八年十一月熊本擊渝州獠渝州南川獠木斗叛詔本安撫之本進營銅佛壩破其黨木斗舉溱州地五百里來歸為四砦九堡建銅佛壩為南平軍召本還知制誥

元豐三年夏五月詔中州團練使韓存寶經制瀘夷先是渝州獠寇南川其酋阿訛奔箇怒熊本重賞徼斬之阿訛樂點習知邊隙箇怒匿不殺會箇怒老以兵屬其子乞弟遂與阿訛侵諸部羅甸夷叛犯納溪提刑穆珣言羅甸起端不如誅則烏蠻觀望為害不細乃詔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椅角討湯五十六村十三囤蠻乞降承諸賦乃罷兵至宜足乞弟率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甸之賞數日乃引去知瀘州高敘遣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三千守江安而以賄招乞弟與盟于納溪蠻以為畏已益恃慢盟五日遂率衆圍熟夷羅箇牟族王宣救之一軍皆沒事遂張驛召存寶授方略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怯懦不敢進乞弟送款給降存寶信之遂休兵于綿梓遂資閒

四年秋七月韓存寶坐逗遛無功誅于瀘川以步軍都虞侯林廣代將時乞弟復送款帝以其反覆無降意督廣進兵廣遂敗乞弟于納江破樂共城斬首二千級乞弟遁廣帥兵深入自發納江即入叢箐無日不雨雪兵夫疫病死亡不可勝計往往取僵尸竈割食之過鴉飛不到山至歸徠州竟不得乞弟而還時朝廷德南安無功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

張溥曰清水夷者羈縻十州五囤蠻也雜種夷獠散居溪谷臣附宋朝慶歷初烏蠻王子得羞請復建姚州鑄印賜之傳于羅氏鬼王未嘗侵叛神宗之熙寧七年忽謀入寇非其君之罪也鬼王死僕射立弱不能令而晏子箇怒二酋執國命晏州三外六姓納溪二十四姓盡役屬焉蠢茲蹯躅遂為通豺非赫帝　莫崩厥角也熊本能文兼習夷俗帝假以便宜招阿陰服羣酋瀘川遂平史言王安石執政本上書取媚君子所疵然棄瑕錄長文武不廢尚能戡難節予可也元豐之際韓存寶林廣復出西南用兵益紛紛矣箇怒匿阿訛而不殺乞弟平羅甸而求賞逆雖強梗罪非大逆王者無外可置勿問必欲窮兵兩年深入萬里則謀國者過也存寶受命經制王宣軍沒羈留不進罪固當誅林廣奮孤軍之氣決樂共之策通行水陸運壇殺降功成甚銳然黑崖空乏度三軍隨指老酋破壘乞弟不得即云善戰於國家宜盡乎神宗外勤遠伐內務息兵授麥文昨密詔聽廣班師明照徼外義固大子漢武之責楊僕也本年二酋時范百祿作誓文立石武寧砦有云鬱熊猋猱羣馺貔虎殲其渠酋判其黨與又云惟十九姓往安汝堵吏治汝責汝力汝布吏時汝耕汝稼汝黍汝稷

王言周宣石鼓唐憲淮西風烈尚存是故君子不罪初征而懲後舉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三

元祐更化

哲宗立太皇太后高氏同聽政蓋隆奇法

司馬光疏開言路

光關三年無改之議

神宗元豐八年三月帝崩皇太子煦即位時年十歲太皇太后高氏臨朝同聽政太后既聽政即散遣修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廷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宰相王珪等弗與知也　司馬光聞先帝喪入臨時光罷官居洛十五年矣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有君實至是入臨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至人聚觀之光懼亟還太后遣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疏曰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治亂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由岐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陛下新臨大寶太皇太后同斷萬機初發號令斯乃治亂之岐塗安危之所由分也當以要切為先以瑣細為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是致下情壅而不上通上恩塞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臣愚以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須下諸路州軍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投下委主判官晝夜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強有抑退群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詔從之　夏四月甲戌詔曰先皇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奏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宣布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　五月丙申詔百官言朝政闕失榜於朝堂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禁遏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宜或迎合己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罪無赦太后復封詔草示司馬光光曰此非求一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謂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謂其非職而言罰銅三十斤光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丙辰以蔡確韓縝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詔起司馬光知陳州光過闕入見留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救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

召程顥為宗正寺丞以疾不行

呂公著上十事

詔罷保甲法

罷方田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

罷市易法貶呂嘉問罷保馬法

孫覺等交論確罪罷政

非子改父也於是衆議少止

羅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母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況當易危為安易亂為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為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先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於治豈亦先有以召之耶

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時朝政方新賢德登進顥雖小官特為時望所屬故有是召會顥以疾不行尋卒　丁亥詔中外臣庶許直言朝政得失民間疾苦　秋七月戊戌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初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為務與己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為之宜不難矣因上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節欲省刑去奢無逸既至遂有是拜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只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盡者一一舉行之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民歡呼鼓舞稱便　詔罷保甲法初保甲法行於京畿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凡置會校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歲省舊募兵錢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緡而民間應調不勝其苦先是司馬光言於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間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塍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罷詔之　十一月丙戌罷方田　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熙寧末侁已嘗為是官至是吳居厚賤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　十二月壬戌罷市易法時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論市易以為難曰平均物置而其實不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為況所獲不如所亡願趣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　罷保馬法　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庚寅右司諫王覿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上十會右諫

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未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蔡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寃獄苛
間及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其所
建白於是公論益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
將官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與呂公著書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
屬公既而詔免朝參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
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　辛亥章惇罷言者論惇讒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與蔡確等惇不自安及確罷論者益力會與
司馬光爭辯役法於太后簾前其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　三月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復差役法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
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為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
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丁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
叟請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司馬光復
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
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為姦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買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斂役錢積
寬剩以為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
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於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
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
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為之敕務要曲盡初章惇取光所奏疏略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
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
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吏胥緣以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
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
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使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
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初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
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蓄

遼人聞光相戒無生事

光言免役五害

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入為出毋多取於民則善矣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軾獨以實告而光不察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為招募范純仁謂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孰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公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設議或難同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求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改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寫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略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險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衛尉丞畢仲游與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法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廢罷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罷蠲去者皆可復行矣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復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嘗然亦竟不為之慮　以劉摯為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綜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為近似而上之意本然今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固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概定差一路為之騷動者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為之禁哉　壬寅以呂公著

范純仁與光同志而聽事多類正

蔡京奉行改役獨如五日之期

畢仲游與光書憂新法雖罷而將復

載章惇呂惠卿詞天下稱快

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

司馬光卒

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詔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　五月丁巳以韓維為門下侍郎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民利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變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召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及詳定役法四方多言差役便民維曰是小人希意迎合者也不可盡信司馬光不能從　六月甲辰貶呂惠卿為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相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犇走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焉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等稍安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八月辛卯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司馬光以疾在告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穀給斂出息之法限正月以散及一半為額民間絲麥蠶豆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半納者止出息一分臺諫劉摯上官均王覿蘇轍交章論其非光讀先朝散青苗本為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今禁抑配則無害也中書舍人蘇軾錄黃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為害至此民家皇皇入為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今若許人情願則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非良法也會臺諫王巖叟宋光庭王覿等交章乞罷青苗光大悟力疾請對太后從之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糶青苗錢更不仗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

九月丙辰朔司馬光卒時兩宮虛己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語語如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其家得遺表八紙上之皆當世要務太后為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　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

二年夏四月辛巳呂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啟北牖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閒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寺

常安民貽公著書憂勝小人為害難

呂大防范純仁同心相王室呂公著卒范純仁罷

文彥博罷

軾言差役未便

呂大防劉摯欲用調停之法蘇轍斥其非

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内之英才使皆盈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高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東之五王中興唐室以為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夷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扶士如轉鉅石雖有奇特懷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為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柰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恣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大防大厚顓直不植黨與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重士風二人同心幾办以相王室太后亦傾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

四年二月甲辰呂公著卒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憫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　六月甲辰范純仁罷　冬十月癸丑帝御邇英殿講官進講三朝寶訓時呂大防見帝年益壯日以進學為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於座右又摭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至是帝御邇英殿召宰執講讀官讀三朝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進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耳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因數其事親事長治内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八法以進且曰虚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王弼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帝深然之

五年春正月庚戌文彥博罷　五月壬申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具利害以聞初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言未便昔日雇役中戶歲出幾何今日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幾年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吏百端蝕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實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僚使與賦臣取差雇二法便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衆遂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議大夫劉安世同看詳具利害以聞先以蘇轍為御史中丞時元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夫以

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於內以自遺患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水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原矣而議者惑於眾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有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六年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諫納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能然蓋其類應之者眾上下蒙蔽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內君子而外小人則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不可不察十一月乙酉劉摯罷

七年夏四月丙午王巖叟罷　六月辛酉以呂大防為右光祿大夫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門下侍郎范百祿為中書侍郎梁燾鄧雍為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

八年秋七月丙子召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和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闇猥不可復相不報純仁既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轍即從旁誦其彈文然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大防欲引楊畏為諫議大夫純仁言其不可用

張溥曰神宗崩哲宗即位召程頤為宗正寺丞未至而卒朝野哀傷元祐元年秋九月河內公司馬光卒三年冬十二月蜀公范鎮卒四年春二月東平公呂公著卒則老成幾盡矣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孔子殁魯哀公誄之感然於天之不遺一老元祐之初群賢彙征天下望治元德先逝澄清安託然而聖政日新庶務畢舉者以宣仁太后在上也宣仁故高瓊曾孫光憲曹太后少鞠之宮中命配英宗生神宗及岐王顥嘉王頵神宗不豫邢恕蔡確屬意二王太后獨

決延安之命不立愛子而立適孫要為天下萬世計爾神宗在潁邸時孝友好學一即尊位敬相求賢勵精三代既頒心王安石創行新法傍徨民瘼惟恐不當靈州永樂之役臨朝痛哭寢食並廢竟憂悸疾崩人君之不壽也或以聲色崩或以逸游崩或以餌金石惑神怪崩獨神宗以想望太平求治不得而崩新法為害其可一朝居乎銳然更始與物維新慈毋垂簾之化固孝子山陵之志也一聽政而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通賦未幾而府界三路保甲罷沅州增修堡砦罷矣方田罷市易罷保馬罷後苑作院罷增直錢鑄監罷成都榷茶場罷王氏經義字說禁矣熙河經制財用司罷青苗法罷矣一聽政而貶吳居厚呂嘉問與邢恕未幾而章惇免韓縝免張璪免李清臣免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黜矣范子淵陸師閔貶鄧綰李定放呂惠卿蔡確安置矣欲任賢也必先去邪邪一去賢未有不任也欲興利也必先除害害一除利未有不興也其為政也簡其操術也獨三章之約漢高稱仁四凶之誅虞舜垂哲千載極治於宣仁僅見爾或疑人情善反道貴包荒紹聖元符之禍激成於元祐使少從容可幸無變知陰陽並立陽嘗不勝一陰五陽君子猶懼況其雜也呂大防范純仁稍議調停而楊畏李清臣即起而乘之宜邢正兼用宣仁先凜凜也夫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三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四

宣仁之誣

神宗元豐八年春正月戊戌帝不豫　二月癸巳帝疾甚三省樞密院入見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許之　三月甲午朔立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頵日問起居高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毋輒入且陰勅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為踐阼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謀密語太后之侄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耶恕知計不行反宣言於后屬意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於朝　庚子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甲寅尊臣請帝同大皇太后聽政蔡確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發憤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慚懍而退

神宗不豫立太子煦高皇太后垂簾聽政

邢恕蔡確蔡京謀廢岐王而與王珪表裏道李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

確乞復高遵裕官太皇太后不許

太后不御文德殿

哲宗元祐元年春正月丙辰立神宗原廟太皇太后詔曰原廟之立所從來久矣前日神宗皇帝初即祠宮並建寢殿以崇嚴祖考其孝可謂至矣今神宗既已升祔於故事當營館御以奉神靈而宮垣之東密接民里欲加開展則懼成煩擾欲採繹紳之議皆合帝后為一殿則慮無以稱神宗欽奉祖考之意間治隆殿後有園池以后殿推之本留以待未亡人也可即其地立神宗原廟吾萬歲之後當從英宗皇帝於治隆上以寧神明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安民之心不亦善乎

二年三月神宗既祥太皇太后詔曰祥禫既終典策告具而有司遵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謂予當受冊於文德殿雖皇帝盡孝養之意務極尊崇而朝廷有損益之文各從宜稱仰惟章獻明肅皇后輔佐真廟擁佑仁宗茂業豐功宜見隆異顧予涼薄敢企徽音稽用舊儀實有慚德將來受冊可止就崇政殿又諭執政曰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衙豈女主所當御哉

邢恕請尊高氏太后怒而罷之詔減親屬恩澤

三年八月邢恕為太后姪公繪作書上太后乞尊禮高氏太后怒罷恕　十二月甲寅太皇太后詔曰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莫於今上有久閑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原吾今自以渺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陰補私親穹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臺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恩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準此

吳處厚發蔡確謗詩臺諫交章論確譏謗范純仁欲寬之不聽安置新州

四年五月安置蔡確於新州確失勢已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因解釋其語以為謗訕且論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之中書於是臺諫上確怨謗乞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曲為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京未厭眾論執政議貶確於法范純仁王存以為不可爭之未決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乃不復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寘誅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言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常坐貶知鄧州中書舍人彭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封還詞頭汝礪坐貶知徐州侍御史盛陶言不可長告訐之風亦坐貶知汝州初確之貶析未上也梁燾自路州召為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勳書

呂大防欲治蔡確當駁仁不可

劉摯與大防有隙鄭雍揚畏逐誠真適惇恕

范純仁薦忠彥論帝法仁宗

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勳耶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害惡帝乎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為社稷也　六月甲辰范純仁罷呂大防言蔡確當盛不可不治純仁言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時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當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穎昌府傅堯俞言於太后曰蔡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餘可一切置之以陛下盛德何所不容確詞縱涉謗訕願聽之如蚊虻過耳無使有纖芥之忤以奸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

六年十一月乙酉劉摯罷摯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與朋讒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邢恕亦謫監永州酒稅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如東漢險人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奏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摯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覬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宋光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父通匪人為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辨而梁燾王巖叟累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垂簾之初摯斥排奸邪實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為也遂罷知鄧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為黨亦罷知亳州

八年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初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卿等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為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殂其臣下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　十二月乙巳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趣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時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其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譸哉因以仁宗嘗言明肅垂簾時

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放而行以戒諛俗韓忠彥亦言於帝曰昔仁宗始政群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宗則善矣給事中呂陶復進曰太皇太后保佑九年陛下尊而報之惟恐不盡萬一有姦邪不正之人謂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

哲宗紹聖元年三月乙亥呂大防罷大防宣仁時猥乞避位后曰上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大防為山陵使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從之十一月壬子特追復榮確觀文殿大學士四年冬十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為萬安軍司戶參軍初恕久斥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榮確於鄧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左驗會司馬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紿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頌確功於燾且出康書為證既而恕帥中山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為相欲立岐王遣士充傳道語言於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唱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為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庸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為中丞恕遂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設為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尤可慮又令王棫為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於是詔追貶珪而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元符元年三月下文及甫於同文館獄及甫彥博之子也初劉摯嘗論列及甫又嘗論其父彥博不可為三省長官故止為平章事彥博既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修撰補外父母喪將除摯與呂大防猶當國及甫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於膺揚者益深其從實繫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其為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賈馬都尉為粉侯韓嘉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意遂置獄於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為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劉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耳會劉摯梁燾已貶死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梟鉅摯燾子孫於

來之邵劾大防

邢恕紿司馬光頌確功復誘高士京誣王珪

章惇蔡卞引恕自助

恕借丈及甫書令蔡渭誣告逮問蔡京安惇雜織劉摯梁燾王巖叟等罪坐其子孫

怨等結郝隨誣宣仁與呂大防等廢立起獄雜治張士良大哭不服惇忤乞作詔請廢宣仁向太后正言帝焚其奏

嶺南勒停王巖叟宋光庭諸子官職蔡京覬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於上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章惇蔡卞恐元祐諸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為助媒蘗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閤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崖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閤自彬州召還使察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於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為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事得寢

張溥曰宋代稱治莫盛於元祐為之主者宣仁高太后也后妃英宗即謝高士林官柔讓不專本其天性神宗即位變更法制后時以皇太后居寶慈宮嘗流涕語帝憂王安石亂天下帝崩始同哲宗聽政海內又安或謂神宗子也宣仁母也子行不順教誨惟毋熙豐之間羣小馳騖嘗宣仁曷不勸帝早遠佞人守成憲亂而後改事乃多矣然女主垂簾國家所諱哲宗十歲孩童無知太皇太后慮深社稷不得已而朝群臣若壯子當陽政由外出朝廷大事豈所預聞惟神宗素志慕堯舜而所任皆驩兜太后深宮哀念未嘗不憐而泣也忽然抱孫寧堪再亂親賢遠奸修革庶政掩吾子之非奠配天之業非求名而為處勢適然爾賊臣章惇輩黜憤放廢媒蘗聖人詭宣訓之辭造同文之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盍思開寶以來太宗謀契丹仁宗困西夏君子雖進而未盡用小人雖退而未盡舍獨至元祐九年聖政萬事畢舉那正分途中外晏謐委裘恭己功高數帝且先皇太漸宰相問疾太皇太后手撫延安稱兒孝順立為太子黃袍密制衮踐祚屹然動業如此慈愛如彼哲宗寧無人心遽為賊臣蒙惑小宛所以歎彼昏也張士良雜治不服向太后指天明誣帝稍感悟宣仁不廢然故號雖存紹述方銳謗騰國史南渡乃辨以上言之則孫攻王毋以下言之則臣弒其君逆賊之變顯有斧鉞陰有惇卞亦何所不至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五

洛蜀黨議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辛巳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頤在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

司馬光呂公著疏薦程頤

召還蘇軾

畢仲游飛軾以言語文章規時政

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秘書省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于天資而補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閒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頷之　九月丁卯以蘇軾為翰林院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陟華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道冀有所啟悟常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以書戒之軾不能從

二年三月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閒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美盛豈獨子孫所當為亦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位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八月辛巳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惠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二人遂成嫌隙軾嘗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宗之忠厚懼百官六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偷欲法神宗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軾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覿言軾命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歧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臨朝宣諭曰詳覽軾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

洛黨首程頤蜀黨首蘇軾朔黨首劉摯呂大防范祖禹不立黨

范純仁上歐陽修朋黨論主靚以劾宗愈出外

頤守制歸臺諫劾罷易

楊康國論蘇轍如王安石

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呂公著問上不御殿知否且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明日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給事中顧臨諫章力訟頤不宜在經筵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頤汙下險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徧謁貴臣假造臺諫騰口閭亂以僧恩誰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乃罷頤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眾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攻議愧呂大防秦人籍忠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奸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冬十月貶右司諫賈易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亦直惟訊大臣太甚耳乃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爭臣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衆皆歎服

三年三月孔文仲卒呂公著曰文仲本以抗直稱然憸不曉事為諫議時乃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知為所給憤鬱嘔血以致不起公著之言蓋指其劾程頤也　以胡宗愈為尚書右丞諫議大夫王覿以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在慶歷時同為執政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並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覿知揚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五年春正月程頤以父憂守制去臺諫復論賈易詔書頤再貶易知廣德軍

六年二月以蘇轍為尚書右丞轍除名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踐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排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不又用一王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很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　翰林院學士承旨蘇轍罷軾自杭州召還未幾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君錫知鄭州呂大防請併軾兩罷乃出軾知穎州尋改知揚州

賈易趙君錫劾軾大防請兩罷之頤將除館職蘇轍沮之董敦逸黃慶基劾軾大防力為辯明太后罷二人官

七年三月程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沕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上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恐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詔勸講必有補於聖明除頤直祕閣判西監頤再上表辭御史董敦逸摭其有怨望語改授管勾崇福宮　九月召蘇軾為兵部尚書兼侍讀軾自揚州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黃慶基言軾為中書舍人時草呂惠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為表裏以紊朝政呂大防奏曰先帝欲富强中國鞭撻西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捄改蓋理之當然比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為其兄辯所撰惠卿謫詞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初非謗誹先帝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於是罷敦逸慶基為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

張溥曰元祐之初正人登進程頤以崇政殿說書召蘇軾以翰林學士召成拔擢不次在帝左右未幾以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劾軾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等劾頤洛蜀交攻遂分二黨六七年間廢罷不一終宣仁清明之世竟未施用海內惜之唐長慶太和之有黨也始於李宗閔李逢吉牛僧孺惡李德裕李紳而排之目以為黨飛章訐竪一網立盡此皆小人結約急為身謀功名累心而思怨日迫明知君子有益於國而深畏其不利於己是以背公論聚死黨奮發揣測而不顧也軾與頤合志同方出處不異熙豐之際或堅卧山林或放逐湖海一朝遇主攜手偕行方冀其一心奉公更化善政司馬光未竟之業諸賢力贊其成而口語參商攻訐競起初不聞有國家大政爭若新法仕途抵巇怨若牛李也右頤者訐軾曰謗訕右軾者訐頤曰矯激在兩賢本無罪可指而言路亦非積憾為讐特以師友各地辭色不下嘲侮小嫌詆訐靡已即盈朝之上書猶家人之室鬬耳迨章惇蔡京專國反政頤軾之徒竄竄接路端門之碑姓名並列此固向之攘臂勃谿忿詬角立者小人所為一黨而並擊之治世不同福亂世則同禍諸賢當此亦當自悔其漆離之不固而水火之必傷也漢桓帝時周福房植有名當朝鄉人輿謠賓客譏揣亦學舍獻言耳宜官借之即來告變而捕鈎黨頤軾之爭不關臧否而黨議即興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超然評論亦稱朔黨與之鼎立始以相爭者為黨既則不爭者亦為黨小人之害君子張而大之惟恐其黨名之不著迫而乘之又惟恐其黨羣之不成也宋淳有言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洛蜀之議呂公著等所痛章惇等所快也文章理學百代共師而其燃豆泣隙生氣類無黨之凶反甚於有黨矣祐

君子之失未有大於此者況呂大防復招楊畏而使入乎

紹述

范祖禹疏小人害政　蘇轍附名同進　蘇轍曹輟奏正劉瑗樂士宣等

哲宗元祐八年冬十月帝始親政時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憲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今日乃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眾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言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唯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群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樂士宣等十人復職蘇轍諫曰陛下視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侍講曹穫亦以為言出知潁州范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意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動搖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治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拯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奸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言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軌轍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于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遂盛李林甫楊國忠皆自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熏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臣所以敢極言之上曰所召內臣朕豈

蘇軾補外上請勿變法

楊畏首叛大防乞召章惇為相

鄧潤甫首唱紹述李清臣發策盡紹元祐

有意任用止欲各與差遣酬祖禹乃退　十二月端明殿侍讀學士蘇軾乞外補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戒懼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輩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　呂大防為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曾布中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遂復章惇為資政殿學士呂惠卿為中大夫王中正復遥授團練使給事吳安詩不書惇錄黃中書舍人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詰詞皆不聽劉安世極諫章惇等不可用貶出知成德軍

紹聖元年二月丁未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右丞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亦多不由進擬乃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三月策進士于集英殿李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心焉其意蓋紹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力訪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之梓宮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蔽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元年已行之事擢任屢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

楊畏覆考進士以主熙舉首甫前列者

張商英攻司馬光等至比宣仁為呂武

趙挺之劾蘇軾誹謗熙之英州

曾布疏請改元

帝貴起惇為相參下爭皆屬意地

陳瓘語惇消朋黨

惇用林希掌制誥試天祿名臣

殿待罪眾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及進士對策曰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舉者置前列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司馬光諭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二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至是徙江寧過京留拜承旨　夏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帝初即位捐吏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時為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母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復屢詣執政求進且為詆詞貼蘇軾求入臺諫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為河東提刑至是召為右正言商英在外久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已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詰命無非指摘抉揚鄙薄嗤笑剪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發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商英又論司馬光文彥博奸邪負國至比宣仁為呂武全臺御史趙挺之等復會劾蘇軾草麻有民亦勞止之語以為誹謗先帝黜軾知英州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帝不聽　癸丑白虹貫日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詔改元祐九年為聖紹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時帝欲相章惇祖禹力言惇不可用遂罷　壬戌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帝有紹復熙豐之志首起惇為相於是專以紹述為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程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報復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眾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舟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為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繼述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奸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奸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又曰譬如此舟移置之左則左重移置之右則右重俱不可也熙寧未必全是元祐未必全非惇不悅帝既相惇范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穎昌府　召蔡京為戶部尚書　以林希為中書舍人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

罷卞盡改正史

追奪司馬光等贈謚貶呂大防等官

常安民言呂惠卿之奸

卞進重修神宗實錄祖禹等皆貶竄

常安民首發蔡京之姦

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帝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　丁卯章惇請復行免役法差雇兩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蔡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初司馬光盡革熙豐之政而罷雇役復差役獨於人情未協至是京惇相倚遂執以為詞復行免役法識者愈見其姦　戊辰以蔡卞為國史修撰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婿也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而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求安石舊作日錄盡改正史　閏月壬申復以陸師閔等為諸路提舉常平官　五月以黃履為御史中丞元豐未履為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惇確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為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讎怨元祐舊臣無一得免矣　秋七月丁巳追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時臺諫黃履周秩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溥忠劉拯井亮采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叱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塚斲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謚仆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為秘書監摯為光祿卿轍為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秉為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為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擊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謫吾曹死吾所恨正慮意在報復奈天下何　八月罷廣惠倉復免行錢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決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十一月壬子特追復蔡確觀文殿大學士　十二月蔡卞進重修神宗實錄於是范祖禹及趙彥若黃庭堅等坐詆誣降官安置永州黔州遷卞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辨大要言王安石多有是處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錄從安州居住

二年冬十月貶監察御史常安民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眾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

安民童奏數十百上惇布怒而排之

惇譖罷安燾明堂赦惇不肯從大防等純仁疏理絡職李清臣罷

追貶光等官

流大防等貶韓維等

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尚隱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談佞無恥近乃尤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乞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顓國植黨宜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柰何以言論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為時相遊說耶惇益怒安民又言曾布之姦於是惇布比而排之取所貽呂公著書白帝以為比帝于漢靈帝怒安民不辨賴安燾救得免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於蘇軾兄弟遂出為滁州監酒稅　十一月安燾罷時章惇用白帖貶謫元祐臣僚燾嘗于帝帝疑之鄭雍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帝燾言不行愷悰書燾與常安民表裏出知鄭州　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范純仁聞之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季之黨過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即今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災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謫不出里居今趙彥若已死貶所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原放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四年春正月李清臣罷知河南府

史臣曰哲宗親政之初見虞宋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弼諶俾日邇忠讜絕回遹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而清臣怙才躁進陰覘柄用首發紹述之說以亂國是奪姦嗣之衡決貞陽遂重為縉紳之禍

二月己未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為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責遂追貶司馬光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為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為雷州駕部奪趙瞻傅堯俞贈謚追貶韓維到任及孫固范伯祿胡宗愈等遺表恩未幾復追貶光宋崖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　癸未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為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

純仁以謫行檟不怨悖

貶丈彥博

悖議遣呂升卿等殺僨南流人

帝諭勿治

蹇序辰請編類光等言行繒紳無譁脫禍

薛昂林旬欲毀資治通鑑

大防卒于道

貶竄劉安世程頤

徼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舒州孳鼎州團練副使轍化州盡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柳州居住尋安置柳州韓維洛職致仕再謫均州安置王覿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勉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通隨峽衡蔡亳單饒均池信和金光儀連橫等諸州居住王汲落職致仕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張耒兗補之賈易並監當官未光庭孫覺趙鼎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為別駕中書舍人葉濤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悖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時韓維謫均州其子訢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為以致宰相豈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悖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悖為之哉　甲申貶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先是左司諫張商英嘗言彥博背國負恩朋附司馬光故貶　甲辰蘇軾謫授瓊州別駕移昌化軍安置范祖禹移賓州安置劉安世移高州安置　章悖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悖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司正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章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稟繹而藏之歲久必至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悖蔡卞請即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擱拾附著纖悉不遺凡一百四十三帙上之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鄒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並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言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臣願加省察以為來事之監卞稟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目議沮　己亥呂大防將赴舒州卒于虔州之信豐大防為相用人各盡其能不事邊幅而天下臻於富庶竟以貶死天下惜之上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請歸葬即許之一時議者謂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意也　十一月癸酉貶劉安世于柳州安置程頤于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竄涪州在涪與門人講學不輟周易傳亦在涪所著也　復立市易務

再葬祖禹劉安世

惇便士豪判官殺安世其人夜半忽元惇等進新條令式

卞勸惇置看詳訴理局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

元符元年六月戊寅朔改元甲午蔡京等上常平免役法　秋七月再竄范祖禹於化州安置劉安世于梅州初章惇惡范祖禹劉安世元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貶二人安世至貶所惇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脇安世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士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且至家人號泣不食安世飲食起居如平時至夜半其人忽嘔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尋卒祖禹在纔逕勸講論諫常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擇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貴誼陸贄不能過也

二年八月癸酉章惇等進新修敕令式惇讀於帝前問有元祐所無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有可取者乎惇等對曰取其善者　九月癸卯命御史點檢三省樞密院並依元豐舊制　閏月置看詳訴理局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發臣置訴理所凡得罪黜竄之間者咸謂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得意繼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書舍人塞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謠

張溥曰紹述之論發于楊畏李清臣此固小人之靡也畏幼孤好學刻志經術事親有孝名猥為王安石呂惠卿所知力尊邪學司馬光入洛畏懼得罪面進諂言光薨而旋謗之且始附呂大防攻劉摯後即背大防始附蘇轍攻范純仁後即背蘇轍反譎性生彼亦自謂跡在元祐心在熙寧也清臣博學盛名韓琦以兄之子妻之歐陽修壯其文比之蘇轍乃怙才躁進覬望相位紹聖策士議主紹述國是遂變此兩人者初喜聲譽喜交君子今脩即無改不失令士迫切求用竟甘戎首鄙夫患失良可畏也元祐八年宣仁甫崩哲宗親政即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君心不正君子見微而憂小人知著而喜改元以前大防等罷章惇等進二三月間勢已燎原其後竄正人廢母后誣宣仁于在天既故老于九京惟日亟亟曰此志考志也抑思宣仁太后神考之母司馬光呂公著諸臣先朝所遺為人子者誣先帝之母逐先帝之臣不孝莫大焉藝祖創法歷世長治安石惠卿變更啟亂神考寢疾嘗心痛之元祐欲復祖宗之法不得不罪變法之人蓋復法者其本志而去小人者其餘也紹聖欲罪復法之人則託言紹神宗之政蓋去君子者其本志而紹述者其名也蔡確起大獄王韶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徐禧种諤造西事以至兵居厚鐵治劉定保甲王子京蹇周輔畚瞻畢季禦陸師閔市易咸附麗王呂割剝天下即彼羣奸何嘗不心知其非而黨與既成富貴念急反唇塗面閉堂而起變法者塗炭海內稱為元功復法者惠懷兆庶訕為罪府毋蓋子失而謂之歸過于君臣行君令而謂之毀謗不道務反公議以快驅除大防等復察奸不密自破藩籬一人操戈譽朝喪氣九年聖政敗于須臾邦國殄瘁來如何已然楊畏進于元豐顯于元祐遷于紹聖徒號三變不免惇怒清臣謀相不得惇亦惡之狂婦遮呼劾罷不起賊臣先驅潰閑無補才人智士尤戒失身

從橫之學宜再足慕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七

孟后廢復

章惇蔡卞擠范祖禹劉安世諫乳媪事坐罪貶竄

惇等請立劉妃為后

哲宗元祐七年夏四月己未立皇后孟氏后洛川人馬軍都虞侯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慮選世家女百餘人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皇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册后六禮儀制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韓忠彥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册使蘇轍皇叔祖宗景充告期使皇伯祖宗晟范百祿充納徵使王存劉奉世充納吉使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使帝御文德殿册為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有繼又必此人當之

紹聖三年八月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英州時劉婕妤專寵內庭前祖禹元祐中聞禁中見乳媪以帝十年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說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處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太后深嘉之至是章惇蔡卞擠諫乳媪事乃指婕妤也於是坐二人構造誣謗之罪

九月乙卯廢皇后孟氏初劉婕妤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兒訶之婕妤不顧閣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坐朱髹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眾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或已撤捉婕妤座遂仆於地慙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譖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婕妤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己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聞曰姊寧知宮中甚嚴與外間異耶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燔符於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後養無聽宣天人燕氏尼法端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等即皇城司鞫之捕逮宮者宮妾三十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存命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衆皆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王清妙靜仙師法名沖真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隨搆成是獄天下冤之踰兩旬敦逸奏申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臣常問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帝欲貶之曾布曰陛下以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之何以取信中外乃止

元符二年九月丁未立賢妃劉氏為皇后后多才藝被專寵既搆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

徽宗即位　何文正士言孟后事　詔復為元祐后

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時鄒浩方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為天下擇母而所立皆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宗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宗既廢后並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於妃嬪而下其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或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陛下臨朝既歎以為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為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秦告天地宗廟以來陰霾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為難而以萬世公議為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浩曰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踏四顧凝然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詆浩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擢拔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為陛下論得失乎幸與善地不聽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游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眾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凡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曾誕者嘗言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

閏月子茂卒

三年春正月己卯帝崩無子弟端王佶即位　辛巳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　五月丙子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

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還居慈寧

陳邦瞻曰按陳瓘論廢后事有曰當時致此之因蓋生於元祐之說也以繼神考為說以譬毀宣仁為心者其於元祐譬如

馮澥等論復后之非
蔡京等主復廢之
鄒浩發諫
草京使人偽造之構使遠竄
劉太后有罪自殺
高宗尊謚后更號隆祐

刈草欲除其根瑤華乃宣仁所厚萬一有預政之時則元祐未必不復是以任事之臣懷刈草之慮則瑤華恐得而不廢矣知經術者獨謀於心宰政柄者獨斷於手方其造意自謂密矣而已難逃於見微之士嗚呼小人之愚其君一至是哉其可畏也人情莫親於父子莫昵於夫婦李林甫而明皇不能有其子蔡卞章惇之計行而哲宗不能有其妻哀哉

徽宗崇寧元年冬十月甲戌復廢元祐皇后孟氏時元符皇后閤官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為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何丈正狂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疏逖小臣詆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温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出后於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相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户參軍黄履祈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龍大等十七人於遠州　十二月追謚哲宗子茂為獻愍太子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偽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己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貶浩於昭州

二年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為皇太后宮名崇恩

政和三年二月太后劉氏自殺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于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為左右所逼即簾鉤自縊死謚曰昭懷

高宗建炎元年春正月尊廢孟氏后為元祐太后　七月元祐太后避金兵如揚州　八月更號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易以所居宮名從之

二年冬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

三年秋七月隆祐太后如洪州復如虔州

四年三月遣使迎隆祐太后于虔州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受朕不啻己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擾攘當奉迎以慰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盧益辛企宗等奉迎于虔州　八月太后至越州

紹興元年夏四月隆祐太后孟氏崩謚曰昭慈獻烈詔權攢于會稽縣之上皇村俟事寧歸葬哲宗山陵

張浚曰宋代册后哲宗孟氏儀文尤備宣仁欽聖教誨宮中宰執大臣與司六禮文德親册賀有賢助劉御侍即明豔才藝善順兩宮帝與后亦未有間也撤坐垂簾禱祠興獄皆賊悖與郝隨搆之時太皇太后已崩四年矣羣奸紹述欲行誣謗亟發難於孟后其事以仁宗廢郭后為辭而無將之謀視呂夷簡閻文應尤加惡焉孟后廢於紹聖之三年劉后立於元符之二年帝雖寵婕妤尚畏人言久乃正位使當廢后時廷有諍臣華陽之眾庶遮阻乎無如舉朝皆悖黨何也悖等附婕妤謀廢后先撼范祖禹劉安世向日乳媪之諫指為訕斥嶺之遠方鉗天下口孟后既廢元祐諸臣死者奪官生者流眾同文獄起上誣宣仁海內謂之堯舜賊臣比以呂武哆侈南真天地睽冥尚不佐闕即稱善士孰知父母有過號泣三諫之義哉鄒浩伏義枕藺立逐新州王回為治南裝連詔詔獄網羅之密幾不容世有欒公烈究之非帝意也皇城榜掠孟后獄成董敦逸傅會奏牘猶為呼冤帝不加罪告疏停婕妤册禮亦從容與辨未嘗怒呵帝豈憾后者哉憾后者哉悖也宣仁功造王室而幾夷庶人則不孫神宗父道可改而反益其盛則不子九年善政而自毀成勞則不君孟氏賢淑而廢居瑤華則不夫無道之名受者哲宗行者悖實天子不自為而大臣代之為下快其私上蒙其惡是謂極愚且黷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七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八

建中初政

哲宗元符三年春正月帝崩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奠難加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似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參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于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柩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拜泣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

三月辛卯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鎮州推官崔鶚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為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為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書竇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捲卷興嗟矯所以然山林不返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私所聞不敢一吐是

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為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奸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未雇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為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也臣請言奸人之迹夫乘時詆毀以盜富貴揣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奸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綦廷謂之奸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擅賞罰自報恩怨謂之奸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徵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下之罪謂之奸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為貍非特不知狐又不知貍是故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謬賞濫罰實謬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過而謂之奸是欺天下也至如惇很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為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耶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其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螟蝗其究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自反覆畜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為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項鄴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實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授　召襲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應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為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狂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　夏四月丁巳復范純仁等官時純仁在永州帝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茲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純仁入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時蘇軾亦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成都玉局觀　乙酉蔡卞罷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脇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

鞫忠彥等
薦襲夬陳
瓘鄒浩居
言路
帝從瓘言
出惇知潭
州
復范純仁
等官

巨奸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下深阻寡言議論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無一語一時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襲夬論惇卞之惡大略以為昔日丁謂當國號為憑虐雖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待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惇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忠臣義士朽骨銜寃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海內之人憤悶而不敢言皆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為皆卞發之為力居多望來公論昭示顯黜未報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罪浮於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甯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州　己丑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贈忠彥言之遂有是詔　六月陳瓘論邢恕矯誣定策之罪安置均州　九月辛未章惇罷惇為相專國復怨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由是正人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兼山陵使靈輿臨淳中踰宿而行臺諫豐稷等劾其不恭罷知越州　冬十月丙申安惇蔡序辰除名放章惇於潭州惇既罷陳瓘等以為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剉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蔡序辰等受大臣風諭迎合紹述之意傳致語言指為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使居潭州　蔡京林希罷時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侍臧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襲夬亦言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讐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煅煉附會願考誰其實以正奸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遇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奸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石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徒知揚州　丁酉以韓忠彥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乘輿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布以為無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日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即位銳意圖治延進忠純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明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

襲夬等論罷蔡卞

從韓忠彥言追復文彥博等官陳瓘論黜邢恕

豐稷等劾罷章惇

從陳瓘等言安惇蔡序辰等除名放章惇于潭州

陳師錫襲夬豐稷論罷蔡京

陳祐論罷林希

曾布始附章惇後與乘輿遂得拜相

豐稷指布佞人

改元建中靖國王覿直諫

徐勳言是非不可兩存

任伯雨語去小人

范純仁辛遺表請明黨仁誣謗伯雨論惇章八上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秀驍為雷州司戶參軍後徙睦州

伯雨半歲上一百八疏幷欲繳布布覺而罷之

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為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要路異時惇卞繼未至一舉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布之拜相也御史中丞豐稷欲率臺屬論之遂遷稷工部尚書稷力乞補外不允謝表有內侍已成於怨府佞人方剡於奏章之語上問佞人為誰曰曾布陛下斥布則天下事定矣　己未詔禁曲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　十一月庚午詔改明年元年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改元為建中靖國詔下御史中丞王覿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為戒時任事者多乘異不同覿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於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闢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為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於後至于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為有失也當國者忽其言遂改為翰林學士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勳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春青主戌朔有流星光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　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當改元時方孟春其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以五色推之赤為陽黑與白為陰以從事推之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漸衝正而西散為白王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為警戒陛下進忠良絀邪佞正名分擊奸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為休祥矣又言比日內降寖多或恐矯傳制命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　范純仁辛遺表言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祐之憂勤不顯又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凡八事謚忠宣　二月丁巳賜章惇為雷州司戶參軍初任伯雨論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覘逞異志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真陛下與皇太后于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永惇為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遊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巷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死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黜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

布憚范純禮正言啖王說誣罷之　陳祐六疏劾布帝不從　范致虛上書應附紹述　江公望以正言罷職

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　六月戊午尚書范純禮罷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更推行之或有未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闕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籍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士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況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潁昌府　帝初政虛心納諫海內想望庶幾慶歷之治曾布入相遂右紹述諫官陳祐六疏劾之不從賜罷降敕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諫江公望聞而求對面請其故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為相耳公望言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諫官者七非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豐祐正事得失且曰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上意感悟業從之矣會前太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士法不當變且言臣讀御製泰陵挽章曰同紹裕陵此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江公望又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已為同忠於君為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驟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祛之隙也先帝信譬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者渝之祟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罷　秋七月丙戌安燾罷時燾密奏紹聖元符以來用事者假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位而挾私讐下則欲希進而肆朋附並為一談牢不可破彼自為謀則善矣未嘗有是髮為朝廷計也當熙甯元豐間內外府庫無不充衍自紹聖元符以來傾府庫竭倉廩以供開邊之費願陛下罷無益之人厚公私之積早計而預圖之則天下幸甚又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上不悅遂自樞密院出知河陽府　八月陳瓘上疏言臣嘗乞別修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臣今為宰相故也不報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籍口未嘗及人睚眦之過時兼權給事中嘗布專主紹述取王安石甯熙間所紀日錄以為依據欲引瓘附已使人語瓘謂將去權即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宰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明日遂投書于布論其尊私史而壞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即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

陳瓘不附布而被黜乃著尊堯集

命陸佃修哲宗實錄

蔡京結童貫徽欽得主知

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布得書大怒瓘復錄所上布書及所賞著日錄辨國用須知以上三省且乞數奏事行賞黜逐黜瓘知泰州瓘始著合浦尊堯集為十論盡辨其所紀載猶未誰言王安石之非及北歸又著四名尊堯集為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曰論兵曰處己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詞矣　冬十月召陸佃為禮部侍郎佃上疏曰近時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計人為風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弱相率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夫善變前人者不必因所為否者替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替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替之之過也願咨謀仁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為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遂命修哲宗實錄遷吏部尚書拜尚書右丞

十一月庚辰詔改明年為崇寧

張溥曰神宗十四子八王早薨惟哲宗與申王似端王佶莘王俁簡王似睦王偲在哲宗崩無子申王以目疾不得立章惇屬意簡王向太后不聽而端王正位是為徽宗竟喪天下設建辟之時朝議從惇端王不帝宋可無敗乎然觀即位之初詔求直言讎吳陳瓘鄒浩任伯雨等並列諫職尊孟后錄忠舊而蔡卞邢恕章惇蔡京安惇蹇序辰諸賊以次貶罷帝非不可為善者也神宗有堯舜之資王安石呂惠卿相之而熙豐釀亂哲宗非有終之主司馬光呂公著佐之而元祐稱治一人在上豈能獨理助其成者二三執政爾申端諸王才皆伯仲無大過人者幸而端王之立斷出太后賊臣不得擾功亦有憾於惇之敗公論奮其翦除一年之內獲睹清明若立申王惇將以蓋世之惡挾定策之勳鋭精紹述害政殺人必又甚焉欲如建中靖國其可得歟太皇太后親立哲宗邢恕蔡確猶欲誣以廢立自矜推戴章惇祖之圖為霍光其謀不成社稷福也豈容以崇寧後日之惡追非太史立嫡之諍乎帝初立時曾布叱惇柩前位定帝遂惡惇而德布不知布之姦深猶惇也明年改元而邪正雜來蔡京既入而小人專用去一惇進百惇亂數究矣太皇太后聽政九年至元祐八年崩向太后聽政六月至建中元年崩二后殂落之時即奸臣變法之日自古慮國家者患女主而宋之亂反以無女主故又世運一異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九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八終

蔡京擅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復詔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初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旨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畫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與之遊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

曾布與韓忠彥交惡引京自助京首論神宗實錄除妄悖蔡卞之罪鄒浩武請用蔡京以紹述獻愛莫能助圖

豐稷以論京而罷復那恕等罷忠彥

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奏官衆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有是召京首論二事其一言神宗一代之史非紹聖無以察正元祐之誣謗今復詔參修是紛更也願令史官條具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祐置訴理所以雪先朝得罪之人紹聖命安惇蔡卞辰敦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是則訴理為是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則兩朝之謗終在疏奏上益嚮之　初鄒綰之子浩武為趙居卿恐不為清議所容當圖所以求知於上因入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常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為人臣尚能紹述其父之志陛下為天子反不能紹述先帝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例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以能助紹述者序於左執政中惟溫益蔡京一二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之屬而已其序於右者則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皆指為害政不欲紹述者帝出以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浩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興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浩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藉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浩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罷禮部尚書豐稷稷初為諫官即論罷蔡京又陳曾布之姦至是以積忤貴幸罷　十二月冊

崇甯元年五月庚申韓忠彥罷左司諫吳材等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逐罷知大名府　己卯陸佃罷佃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敘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尚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於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得問言者亦勿輒言搢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　庚辰以許將溫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為尚書左右丞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鼛善鼛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鼛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　閏月壬戌曾布罷布初用王安石薦在神宗時凡上前所言皆安石所欲建明也又上書欲神宗專任安石以刑法脇制天下使無敢言哲宗親政宰相章惇託紹述以快私忿布贊之甚力惇興大獄無能救解或陰擠之惇逐而布總右揆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逐蔡京至崇甯初知上意所向又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引京以自助京懷舊恨與布大異會

京與布大異布怨辨上前錢通論罷之

蔡京復相

京置議司

京與强浚明葉夢得籍司馬光等百二十人為黨

以鍾世美等四十一人為正等趙禼以范柔中等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

布擬陳祐甫為戶部侍郎祐甫之壻婿也京言布以爵祿私其所親布怨辨久之聲色俱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遹論之布請罷遂出知潤州　秋七月戊子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中道未究先帝纘之兩遭簾帷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今特相卿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己丑禁元祐法　甲午詔置講議司於都省蔡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甯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講議之凡所設施皆從是出而法度屢變無常矣　八月己卯以趙挺之張商英為尚書左右丞商英為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復紹聖役法

九月己亥立黨人碑於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點陟之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强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公亮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王汾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吳安詩張耒歐陽棐陳瓘鄭俠秦觀徐常湯鵬杜純宋保劉唐老黃隱王鞏張保源汪衍余卨常立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廷堅李祉陳祐任伯雨朱光裔陳郛鮮于侁賈易鄒浩張舜民餘官程頤謝良佐呂希哲呂希純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司馬康吳安詩張耒歐陽棐陳瓘鄭俠秦觀徐常湯鵬杜純宋保劉唐老黃隱王鞏張保源汪衍余卨常立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廷堅李祉陳祐任伯雨朱光裔陳郛鮮于侁賈易鄒浩張舜民餘官程頤謝良佐呂希哲呂希純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君貺韓跋內臣張士良魯燾趙約譚裔王俌陳詢張琳裴彥臣武臣王厚可張巽李備胡凡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甯紹聖之政有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遹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冬十月戊寅蔡卞知樞密院事十二月丁丑　詔邪說詖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並勿施用

二年春正月乙酉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柳州陳祐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溫州張舜民商州馬涓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窮州　丁未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三月乙酉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教授者監

毀司馬光等十八人畫像

張商英與京不合石豫等劾罷之

京自書表黨碑石工安民不肯鐫字

鑄當十大錢

蔡卞有寵于上罷諫議司張康國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詔王安石配享孔子詔重定黨籍三百九

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無得至京師　丁亥策進士于集英殿時李清臣禮部第一陳瓘之甥也安悅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陷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詭陷出身而賜悅第又黃定十八人皆上書邪等上臨軒謂之曰若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于若亦竝黜之　夏四月丁卯詔毀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十人景靈宮繪像乙亥詔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秦觀文集　戊寅以趙挺之為中書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為尚書左右丞安惇同知樞密院事　除故直秘閣程頤名言者布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近以入山著書妄及朝政詔毀頤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八月戊申張商英罷商英在元祐中嘗著嘉禾頌擬司馬光於周公且酬蔡光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詔以商英論議反覆會嘗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交章豈容在列落職知亳州名入元祐黨籍　時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自太祖以來諸路置監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未嘗鑄當十錢至是蔡京將以利惑上始請鑄於諸路與小平錢通行于時　時四方承平府庫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如糞土屬朝所儲大都掃地矣以蔡攸為秘書郎攸京長子也有寵于上至是賜以進士出身逾有是拜　夏四月罷講議司詔諸州見行新法文移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例推恩自張康國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尚懼講求未盡乞令諸路官司有未興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倣川峽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併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吏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引趙挺之以為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六月壬寅頒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　癸酉辟雍初成詔荊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史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廢使都人縱觀　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無復彈奏户部尚書劉極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遽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悅風臺

京援張康國甚力

京用胡師文為發運使而輸擺法壞京誅去蔡卞

曾孝序正言京遵宋聖寵劾竄嶺南

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

蔡京罷吳執中請念其體貌

臣劾之出知蘄州　秋七月辛卯復行方田法　八月許將罷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收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為謗且謂將在元祐則盡更　元豐之所守在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為遂罷知河南府諤蔡京之黨也　九月乙亥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鄭洵武為尚書左右丞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為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聖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　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為承旨遂拜右丞　以胡師文為戶部侍郎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擺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於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為發　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擺之法壞矣

四年春正月蔡卞罷卞立心傾邪一意媚竊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兄京睨達而位在上致己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請以童貫為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　三月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先是知慶州曾孝序于嶺南初孝序察訪湖北過闕蔡京畏孝序見帝言舒亶事密遣客以美官啖之孝序不從又與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糴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六月戊子趙挺之罷初帝以蔡京擾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奸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五年春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其長竟天甲辰以吳居厚為門下侍郎劉逵為中書侍郎乙巳以星變避殿損膳詔求直言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覽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明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　丁未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觀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二月丙寅蔡京罷京懷奸植黨威福在其手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取斥羣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啟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文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其名雖出

挺之與達同心輔政

蔡京既罷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與劉達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釐正之然挺之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達專其說達亦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初蔡京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詰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微笑而已　三月丙申詔星變已消罷求直言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已未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六百七十人時蔡攸揣蔡京且復用其所對策曰陛覽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纘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奸言乘閒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為疑動搖國是不以為憚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於是擢於第一以所對策頒天下　冬十二月己未劉達罷時蔡京令其黨進言於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感其說復有用京之意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往來鄭妃父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省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乃吏張邪帝怳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達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達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達知亳州

蔡攸揣京且復用對策逢迎擢為第一　鄭居中約劉正夫請罷用京

鄭居中不得相疑怨蔡京

大觀元年春正月甲午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壬寅吳居厚罷壬子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為尚書左右丞子美初為河為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損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路漕臣效尤爭進羨餘北珠出於女真子美市於遼遼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真深怨之而子美用是顯　二月己卯復行方田　三月丁酉趙挺之罷以何執中鄧洵武為門下中書侍郎梁子美為尚書左右丞　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蔡京之再相也居中有力焉京薦之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為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以為重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為請改授中太乙宮使居中不懌蔡京為言宥府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沮之於是居中疑京援己不力怨之　以蔡攸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以葉夢得為起居郎時蔡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上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于陛下則令不可復令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擾無

京欲陷逵起章疏盜鑄之獄

方軫上書請誅蔡京遂流嶺南

京使執中論康國康國先白于帝帝怒黜執中康國早朝暴卒石公弼張克公劾罷京

執中謹事京代為首相

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憂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生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甯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為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為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為先上然之　九月貶侍御史沈畸監信州酒稅罷御史蕭服於處州時蔡京怨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縡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彊抑使承死者甚眾京猶以為緩遣侍御史沈畸御史蕭復往代畸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畸監信州酒稅服鬻管處州而縡竟竄海島　閏十月復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居中既怨蔡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霆得兩首龜於黃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首宜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已故申前命　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時軫上書言蔡京脾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啟之也善則稱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歐者無日無之京分為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

二年春正月戊寅加蔡京太子太師

三年三月壬申張康國暴卒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浸為崖異時帝惡京專愎陰令康國阻其奸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為中丞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至是康國早朝退趨殿廬得疾仰天吐舌舁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六月丁丑蔡京罷京專國日久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上亦厭京遂罷為太乙宮使初上為端王時大使局有郭天信者言王當有天下及即位言驗得寵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為之恐後屢白不已上始疑京故罷　辛巳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大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即位以來五命相矣若韓忠彥之庸懦曾布之贓汙趙挺之之蠢愚蔡京之跋扈皆天下所不堪者今陛下知蔡京之奸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盡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沴

京致仕石公揭洪彥昇等共勸之　毛注勿逐葉夢得　帝使侯蒙密佃京　公弼等極論京乃貶京居杭州　張商英與京異同受相命之又彗滅雨降商英作政典以黜京妄　鄭居中諷

已深宜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黃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遼傳之經略燕雲元是猶以蚊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　十一月己巳蔡京進楚國公致仕仍提舉修哲宗實錄朝朔望石公弼言蔡京盤旋京師無去志餘威震於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言蔡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奸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竄逐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為腹心交構黨與帝為逐夢得提舉洞霄宮而遷注侍御史注復極論京受孟翊妖奸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宪朋林攄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傳咸謂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復用大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之枝界遠方以禦魑魅皆不報

四年二月己丑以余深為門下侍郎張商英為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可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佃京所為京聞而銜之　五月丙辰以彗星見詔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遂極論蔡京罪張克公亦論蔡京輔政八年擅寵海內輕賜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圖土聚徙郡之惡及不軌不忠之罪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遣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讒碎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己而別為禁防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己而重寘於法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　甲子貶蔡京出居杭州　六月己亥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十二月張商英請編熙甯元豐事號皇宋政典詔就尚書省置局商英謂蔡京以紹述為名但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故作政典以黜其妄

政和元年八月乙未復以蔡京為太子太師　丁巳張商英罷商英為政持平改蔡京所鑄當十大錢為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船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嚴憚之嘗嘗升平樓戒主者遇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為先于公座論言故不便者得預為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嘗立省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己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知惠州時方技郭天信有寵于上商英

張九公論罷商英
陳正彙訟京蔡疑執送京師斷鍊流海上

京自杭州召還京三日一至都堂作御筆以制言者

更定官名元豐之制大壞

因與往來事覺居中因諷中丞張克公併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　冬十月鸞管陳瓘于台州瓘以忤蔡京竄楙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搖動東宮迹杭守蔡嶷執正彙送京師陰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過使諗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宜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矣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奸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于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聞也內侍黃經臣竊聞其辭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獨以所言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帝命取瓘所著尊堯集張商英先已取其集將上而商英罷相瓘遂表奏乞進尊堯集于御前開拆仍於奏牘寓意言王安石不宜配享聖廟帝謂其語言無緒竝係訕誣鸞管台州初安石嘗日錄八十卷瓘謂安石此書訕訕宗廟及瓘貶廉州乃著合浦尊堯集以日錄訕誣之罪歸於蔡下後又著四明尊堯集痛絕王氏以發揚熙甯用舍宰臣本末之緒而自明改過之心至是聚台州何執中奉行蔡京奏旨起遷人石憖知台州欲實瓘以必死憖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脇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宣被制旨耶憖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耳瓘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短淺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況尊堯集已上進矣憖慙揖瓘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憖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二年二月戊子詔蔡京復以太師致仕賜第京師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于內苑太清樓　夏四月復行方田　五月乙巳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京憑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勾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必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是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

呂中曰自好臣創御筆之令凡私意所欲為者皆謂御筆行之違者有刑於是給舍不得繳臺諫不得言而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攬權者上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從中出此言真為萬世法

八月焚元祐制詞　九月更定官名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吏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倣機庭之號修六尚局建三衛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為三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官皆非三公竝宜罷仍立三孤為次相之任更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尚書左僕射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冗濫名且混雜甚者走馬承受并擁使華重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追封王安石為舒王

京怨太子碎琉璃酒器諷言者擊逐陳彭年

黃葆光獨攻京京中以他事貶竄

倣道君帝娛樂寵倚其又曹輔疏諫微行王輔奏罷之

三年春正月癸酉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子雱為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廷

五年秋七月詔建明堂于寢廟之南以蔡京為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八月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於池州初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湯吾志耶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六年夏四月庚寅詔蔡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總治三省事　五月庚子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劉正夫為少宰御洵武知樞密院事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鄭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為少宰

七年六月戊午朔以明堂成進封蔡京為魯國公京辭兩國不拜詔官其親屬二人　八月癸亥鄭居中罷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京懼其起復以居中王珪婿也乃使蔡確子嶷重理定策事以沮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文立石墓前欲借撼居中然卒不能害　十二月罷侍御史黃葆光於昭州初葆光為左司諫始respect職即言三省吏猥多乞非元豐舊制者一切革去帝命釐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蔡京怒其異己密白帝降內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省之計徒為苟賓郎明年復拜侍御史至是大旱帝以為念葆光上疏言蔡京彊悍自專侈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災異疏上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遂有是竄

宣和元年九月道德院生金芝帝幸觀之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絛及攸子行皆為大學士絛尚帝女茂德帝姬家人厮養亦居大官滕妾封夫人每侍上恒以君臣相忧為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罢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攸有寵于帝進退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黼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戲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于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　冬十月甲戌以紹述熙豐政事書布告天下　十二月丙申編管正字曹輔于彬州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語自是郎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卻坰極遊樂而後返道途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為常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心腹離則為楚越睚眦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惻然惟恐或傷一旦宮闈稍寬衛士輒踰禁城

蔡攸在京致仕

帝意蘭與梁師成交結何桌論罷之朱勔力勸用京

蔡攸忌條與白時中李邦彥謀讒之帝命童貫諭京謝事

幾觸實瑟誅有之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況今蚩愚之民見差科日增宣能一一安分萬一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臣願陛下深居高拱臨之以穹昊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則臨時降旨稍為裁節比諸微服不猶愈乎帝欲疏出示宰臣令付都堂審閱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今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郡卅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夕有惡鳥鳴屋簷聲若紡輪心知其有禍弗恤也及脫怡然就道

二年六月戊寅詔蔡京致仕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讐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為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耶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曾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十一月以王黼為少保太宰初京致仕黼陽順人心遽反其所為四方翕然稱為賢相及拜太宰遂乘高為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京省稍襲京迹

六年十一月王黼罷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之黼以鄆王楷有寵陰為奪宗之計未成及帝幸其第觀之而黼第與梁師成連牆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宮眷待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桌論黼姦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罷　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治事悉決于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為之至代京入奏事絛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咕囁耳語宰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姿為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父兄韓梠為戶部侍郎媒孽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頁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私財白時中李邦彥等惟奉行文書而已

七年夏四月勒蔡京致仕蔡絛鍾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于帝請殺絛帝不許白時中李邦彥亦惡絛乃與攸發絛姦私事帝怒欲竄之京力白免乃止勒停侍養因安置韓梠于黃州絛侍讀毀賜出身敕欲以撼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詔從之

史臣曰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顓狙伺為固位計始終一說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蔑廣罷廣起且擇與京不合者以祝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匐伏叩頭無復廉恥燕山之役京送彼以詩陽寫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為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隸以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為虛器患得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蟠牢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

張溥曰蔡京以崇寧元年秋七月相至五年二月而免此五年者王安石配享孔子黨人立碑州縣花石綱起涇原寇至大亂成矣大觀元年春正月京復相三年六月而免明年貶居杭州京罷者二年矣政和二年五月又詔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宣和二年六月始致仕則京又相者八年迨六年之十二月又詔領三省事明年四月乃勒致仕徽宗自即位迄乎北狩在位凡二十五年而京居相位者十七年帝之紕政莫非京為也然歷年雖久中罷者三人方昌喪忽然謝政一陽來復宜遂無時迺以史考之京崇寧之免代相者趙挺之也是以有大觀之入大觀之免代相者何執中張商英也是以有政和之入宣和之免王黼執政是以有三省之詔京黼國賊朋比無論其他即能異同究亦雨人類也紹述建議挺之商英奮排元祐京籍上書邪等執中附麗立禁姦深性成物以類聚帝雖薄京忌其專政或用趙挺之劉逵張商英張康國以間之或用劉正夫以察之密勿翕張自謂若神不知羣奸滿朝探意離合附京者修而攀京攻京者修而援京天心忽悟寤寐旁求皆京具體耳且劉逵請毀黨碑覓邪禁直情不顧不滿歲而余深石公弼攻之出知亳州張商英入中書有商霖之賜羣革弊疏輿望翕歸不數月為張克公論罷張康國始因京進後寖蔑異京使人彈之他日暴死帝亦不問惟執中柔憸為京盡力久据政府恩禮特殊居中正夫受命伺閒未幾罷閒猶然首罷王黼為相名反蔡京毒痛無改帝即疑京其京之所愛無不進也京之所惡無不退也最後京四當國事決少子蔡攸疾之父子覺生大姦始拔是去京者攸也非帝也神宗于王安石愛敬而不能罷歷十八年而沐宋亂徽宗于蔡京賤惡而不能罷歷二十五年而沐宋亡皋陶之謨曰在知人在安民旨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

花石綱之役

徽宗崇寧元年春三月命宦者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諸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鋪抹雕刻織繡之工曲盡其巧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

蔡京變宋冲并為其子醜帝迹令醜領蘇杭應奉局

幕京醜重買等請帝作延福宮

置提舉御前人船所命鄧文誥領之

三年二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四年十一月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州初蔡京過蘇州欲建僧寺閎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郡人朱冲不可京即詔冲語之居數日冲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器其能踰年京還朝遂挾冲子勔偕來寘其父子姓名於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時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召貢五六品至是漸盛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州命勔總其事勔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按歲剔數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指為御前之物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艮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人或鬻鬻子女以供其須劚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旁雖商船揭所貢暴其上舟人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　勔勢熾薰灼衣人臧夫候門奴事自直秘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

大觀四年閏八月以張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

政和四年八月新作延福宮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訴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誇尚各為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距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台相望鑿池為海疏泉為湖鶴鹿豢文禽奇獸孔雀諸柵蹄尾動以千數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為文以記之其後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并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請之先賞尋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七年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璧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奇花異竹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蒼梁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邑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需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妄進名為便民而實擾害如故　十二月作萬歲山

第九十六冊　27 B

宣和三年春正月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貫遂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罪己罷諸應奉造作局又御前花石綱運併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氏大悅　閏五月復置應奉司方臘既平王黼請復置應奉司

臣專總領庶杜奸謀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於內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漕輓之卒為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歸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纔十一

四年十二月萬歲山成更名曰艮嶽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嶠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峰并峙有雁池巃嵸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沚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雍翠巖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作兩洲東為蘆渚浮陽西為梅渚雪浪亭西流為鳳池東出為雁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雲廳復由磴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石復有麗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為漱瓊軒又行石間為煉丹凝觀圜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漸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閑館飛岑亭支流別為山莊為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為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充積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邱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王法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為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自為艮嶽記以為山在國之艮位故也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牐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降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羣閹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台樓觀不可稱紀又以金芝產于萬壽峯更名壽嶽諸巨璫爭出新意謂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園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辟翁素以豢擾為優場戲請於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儓鳴躍張黃蓋以游至則以巨盤盛肉炙梁米翁致禽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飫翔集聽其去來月餘而園禽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龍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上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翁翬光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岡阜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

張溥曰陳後主之亡也三閣十客長夜新聲將山鳥語臨平湖開自賣佛寺為奴而終不能獻勝隋煬帝之亡也東京西苑神山離宮自長安至江都開渠行舟千乘萬騎遶東歌作而身死丹陽宮宋徽宗之亡也宮新延福山成萬歲花石應

奉雲擾東南而青城之禍蒙塵霄都甚哉為人君者樂不可極也後主之樂孔範施文慶導之煬帝之樂虞世基裴矩導之徽宗之樂蔡京童貫導之京之言曰泉幣壅積和足廣樂富足備禮此熙豐之法行之效也熙豐之法誰為之王安石也安石變法而正于元祐元祐更化而反于蔡京熙甯元豐之說小人所借以取富貴空善類也神宗有堯舜之志而急於富強安石則言新法青苗藉口於泉府之國服出息徽宗無漢武之器而樂于廣大蔡京則言豫大豐亨藉口於周官之惟王不會撰說雖異逢君則同京固謂爺藏告盈天子無逸則信熙豐益堅信熙豐益堅則任若蘧益力而不知色禽音酒亡國形具浸淫禍發而莫救也其父好儉其子好奢封君大家敗且立盡天下雖富南面雖尊未有無度而不貧既貧而不亂者也宋動黜徒才劣桑孔薦進大官逐領花石搜巖剔谷東南苦之而京且曰山林閒物人之所棄於民何擾夫以萬乘之勢為民間之求威福橫溢何必金車玉馬草木竹石費累百鍾瓦礫臭腐氣皷憑焉所取者徽所挾者重下弗堪而上弗覺莫此為甚京奈何以欺人主也方臘亂作詔罷應奉局京復啟行之羣奸相仍意猶紹述罔知天戒佐元仙伯逆於五斗之妖賊壽嶽禽督良於天津之杜鵑詩曰戎成不退饑成不遂蓋謂此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

道教之崇

徽宗崇甯四年五月賜信州龍虎山道士張繼元號虛靖先生

大觀二年三月頒金籙靈寶道場儀範于天下

政和三年夏四月作玉清和陽宮於福甯殿東奉安道像帝所生之地也

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老志濮人初為小吏遇異人受以丹遂棄妻子結庵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革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於蔡京第嘗織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織中秋與喬貴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處太甚漸以為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踰年而死仔昔洪州人初隱於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發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沖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寖加朝臣戚里寅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並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即

王安中請嚴察方士封劾京罪

王仔昔為王老志奏京薦王仔昔

徐知常虞林靈素

靈素請立道學

作上清寶籙宮

林靈素論道經上下閑矣

行卿章以近天甯節俟過此當為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久待禁中泣拜延祈帝為遷安中翰林學士　十一月癸未祀天子圜丘帝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儀仗前導祭攸為執綏宮王輅出南薰門帝迎曰王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臺殿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靈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十二月癸丑詔求道教仙經於天下

四年春正月戊寅朔置道階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信遂賜號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脩撰直閣之名

六年春正月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靈素溫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匄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寵衰帝訪方士於左階道錄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下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王清王者上帝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即下降於世其帝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為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遂賜號賞賚無算為改溫州為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名呼風雷聞禱雨有小驗而已　閏月丁未從林靈素之言立道學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祿大比許襴襆就試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史　夏四月會道士於上清寶籙宮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形勢加以火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益信道教於是蔡攸謂有珠星墜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及聞林靈素士宮遂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極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路　九月辛卯朔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effulgent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上寶冊禮儀一如上帝尋改宮名為玉清神霄宮又鑄神霄九鼎安置如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

七年春正月甲子會道士三千餘人于上清寶籙宮詔林靈素論以帝君降臨事乙亥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時道士皆有倚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飫餐而襯施錢

道錄院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靈素與馮浩誣死王仔昔

林靈素張虛白出入與諸王爭道

靈素欲盡廢釋氏

帝以太子之訴斥靈

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人聽靈素講經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雜以滑稽媟語上下為大閧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錄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夏四月庚申道錄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初帝諷道錄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神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寤上帝願為人主今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於是道錄院上表冊之然止於道教章疏內用而不施於政事　十二月方士王子昔下獄死仔昔倨傲而驩帝待以客禮故遇宦者若童奴又欲攀道士宗已林靈素忌之乃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下獄死

戊辰帝言天神降於坤甯殿詔示百姓且刻石以紀之初帝惑於林靈素之言建宮觀於天下又造青華帝君正盡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眾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宦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為帝誥則莫不如志尋加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視中大夫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從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立元成節以青華帝君八月九日生也

重和元年八月辛酉詔頒御註道德經　丙戌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博士二員　冬十月置道宮二十六等道職八等

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詔更寺院為宮觀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於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　六月甲申追封莊周為微妙元通真君列禦寇為致虛觀妙真君仍行冊命配享混元皇帝

二年春正月甲子罷道學放林靈素歸田里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誠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方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挺將擊之走而免帝始厭之然橫恣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敬避太子入訴于帝帝怒以靈素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溫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故違罪詔徙置楚州命下而靈素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張溥曰漢武帝在位五十餘年用兵斂財疲耗海內以至神仙土木靡役不舉幸不為秦續者大權在握政不下移也徽宗才弱國家富強非西漢比顧慕武帝縱逸欲願已極矣方士魏漢津王老志王仔昔林靈素之徒雜然並進鑄九鼎册道君又何愚也漢津本蜀黎平自言得李八百黃白訣以聲律身度之說炫惑天子老志轉運小吏云服鍾離先生丹能測宮闈無語仔昔學儒不成稱遇許遜閒焚符為宮妃療疾自技能微小豈聞道者流靈素晚出言尤無稽譽人主為大帝

大臣為仙官。貴人長秋。咸有名號。三尺童子。猶掩口而笑之。帝心獨喜者。萬乘之君。位尊志盈。所難者壽。又自以帝王有真神靈。非常聞言內喜。憑虛御風。神宵玉清。日暮遇耳。蔡汴師越州時。張懷素為言。孔子誅少正卯。彼諫其已亟。楚成舅。榮陽聞疾戰嘗憑高以觀。此最誕妄。而卞偏好之。漢津議樂遷怪。祭京獨以為神。君臣一心。馳騖恍惚。唐代宗崇釋氏。牢相元載王縉杜鴻漸無不佞佛者。所謂大觀在上也。然漢文帝信幸新垣平。至武帝而孚少君等出。真宗惑丁洲王捷。徽宗因而濫觴作法于涼。為子孫常蓋先慎諸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終

宋史記事本末卷之五十二

金滅遼

神宗熙甯七年十二月。遼女真部節度使烏古迺死。子劾里本嗣。初女真之先。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隣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甸東憑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拏。又號完顏氏。於夷狄中最微。唐貞觀中。靺鞨來朝。自是中國始聞其名。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部。以部長為都督。朝廷為置長史監之。五代時始稱女真。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其民在南者。繫籍於遼。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於遼。號生女真。已而避遼主宗真諱改曰女直。又有曰黃頭女真。其人驍朴勇鷙。謂之回霸。自東沫江之北。甯江之東。地方千餘里。自推豪俠為酋長。僻處契丹東北隅。宋太祖建隆二年。以馬入貢。三年四年。復遣使貢馬。自是不絕。太宗淳化二年。首領野里雞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置三柵於海岸。每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乞發兵共平三柵。太宗降詔撫諭。而不為發兵。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征高麗。道由女真。女真復與高麗合兵拒之。天禧三年。復遣使至。自天聖後。役屬契丹。不復入貢。至烏古迺能役屬諸部。會遼五國酋長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遼將致討。烏古迺恐遼兵深入。得其山川險易。或將圖之。乃告遼曰。彼可計取也。若用兵必將走險。非歲月可平也。遼從之。烏古迺因襲而擒之。以獻遼主。遼主召見。燕賜加等。授生女真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矣。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隣國有以甲冑往鬻者。必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衆。至是五國沒撚部謝野勃堇復叛遼。烏古迺伐之。謝野敗走。烏古迺將見遼。遼將自陳敗謝野之功。道死。子劾里本襲為節度使。

哲宗元祐七年夏四月。遼女真部節度劾里本死。弟頗剌淑嗣。劾里鉢生十一子。長曰吳剌東。一名烏雅束。次曰阿骨打。曰吳乞賈。曰撒也。曰斡寨。曰斡者。曰烏故乃。曰闍母。曰查剌。曰烏特。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

女真子建隆二年以馬入貢自天聖後屬契丹

烏古迺討擒拔乙門遼主授以生女真部節度使

烏雅束立高麗與之通好

遼主欲殺阿骨打蕭奉先止之

阿骨打不赴遼召

打能之遂卒母弟頗剌淑襲為節度使劾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劾里鉢乃因敗為功變弱為強遂破桓赧斡達烏春窩謀罕蒙業始大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勃極烈

紹聖三年二月生女真節度使頗剌淑死弟盈哥嗣以兄劾者子撒改為國相時紇石烈部阿疏有異志盈哥召之阿疏與部人毛睹徠阻兵為難盈哥自往伐之至阿疏城阿疏往訴於遼遼遣使止盈哥勿攻盈哥留劾者守阿疏城而還

徽宗崇寧元年冬十月遼將蕭海里叛遼亡入女真阿典部遣其族人斡達剌至女真約同舉兵節度使盈哥執之時遼主命盈哥討海里盈哥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骨打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江蓋先是女真甲兵未嘗滿千也至是遼兵追海里者數千人而不能克盈哥謂遼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遂使阿骨打與戰執而殺之因大破其黨函海里首獻於遼遼主大喜錫予加等盈哥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自肆矣

二年冬十月生女真部節度使盈哥死兄子烏雅束嗣時高麗復與女真通好女真雖舊屬高麗然不相通者且久會高麗醫者至女真還言於高麗王曰女真居黑水部者部落日強兵益精悍其王乃通使於女真自是來往不阻

政和二年二月遼主如春州至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坐直視遼主諭之再三阿骨打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跋扈如此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遺後患奉先曰彼麓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骨打之弟吳乞買粘罕胡舍等嘗從遼主獵能呼鹿刺虎搏熊遼主喜加以官爵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女真趙三阿鵬產拒之阿骨打虜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蕭奉先作常事以聞遼主命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後數召阿骨打阿骨打不至一日率五百騎突入咸州吏民大驚翌日赴詳穩司與趙三等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遣人訴於遼主言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之復至矣

三年十二月生女真節度使烏雅束死弟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遼使阿息保柿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為罪乎

四年冬十月女真阿骨打叛遼取寧江州先是遼主好畋獵淫酗怠於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於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及阿疏奔遼烏雅束屢以為請遼主不遣阿疏遂以為辭稍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

遼納阿疏阿骨打遂稱兵叛

阿骨勝遼將撒改勸其稱帝不許

蕭奉先為副先鮮罪請肆赦潰軍士卒解體

繼遣蒲家奴習古乃等索阿疏遼主終不許習古乃歸具言遼主驕肆虐殆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屬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使侍御阿息保往詰之阿骨打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通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疏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也阿息保還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乃與撒改子粘沒喝等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术可婁室闍母等為將而使婆盧火徵移懶路迪古乃兵九月阿骨打率兵進次寧晦城諸部兵皆會於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數遼之罪告於天地曰世事遼國恪修職貢定為春窩謀罕之亂破蕭海里之衆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疏屢請不遣今將問遼之罪天地其監佑之遂命諸將傳檄而誓至遼界遇勃海軍耶律謝十墜馬阿骨打射殺之阿骨打之子斡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戰或自旁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撒改在別部聞之使粘沒喝及谷神來賀勸其稱帝阿骨打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甯江州填壍攻城甯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遼主射鹿於慶州畧不介意惟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甯江州陷遼防禦使樂大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真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為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徵之凡步騎之仗糧皆自備焉其部長曰孛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猛安猶千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凡以衆降附者率以猛安謀克之名授之　十一月遼主聞甯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宮副部署蕭陶蘇斡曰女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强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蘇斡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蕭達不野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店河阿骨打率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聚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陵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漲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鬬志遇敵輒潰阿骨打進襲遼蕭敵里於斡隣濼東殺獲其衆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十二月遼賓祥咸三州及鐵驪部叛降女真鐵驪王昊回離保未幾逃歸

五年春正月壬申朔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先是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阿離

阿骨打用楊朴策稱帝國號金

遼主遣人議和阿骨打不聽

斡里朵等戍遼屯田金謀良虎等敗之

遼使如金金留不遣

遼主親征女真

金克黃龍府

章奴等謀立耶律淳淳不從遂稱叛敗死

合懣蒲家奴粘罕等復以為言至是阿骨打始用鐵州降人楊朴策遂稱皇帝即位且曰遼以寶鐵為號取其堅也寶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況所居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建元收國更名文追尊祖禽福以下皆為帝以吳乞買為諳班勃極烈撒改為國論勃極烈其國語謂金為按出虎謂尊大為諳班謂國相為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撒改烏古廼之孫也粘罕又名沒喝亦其國語云　遼主使僧家奴持書往金議和使為屬國阿骨打遣窒剌復書云若歸叛人阿疏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斡里朵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張家奴都監蕭謝佛留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遼且屯田以為持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遼會古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二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陣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郤婁室銀术可衝遼中堅陷陣力戰粘沒喝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乘勢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兵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婁岡遼步卒盡殪耕具數千皆為金人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三月遼使張家奴等六人齎書使金猶斥阿骨打名冀其降金主以為書辭慢侮留五人獨遣張家奴還報書亦斥遼主名諭遼主降　六月遼復遣使如金金主留其使蕭辭剌不遣　八月遼主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為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北出路馳口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　九月金主攻遼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既濟使人測其渡處深無涯涘於是遂克黃龍府遣蕭辭剌還遼曰若歸我叛人阿疏即當班師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章奴與耶律淳妃弟蕭諦里及其甥蕭延留等誘將士亡歸謀迎立淳淳興宗之孫也初昭懷太子得罪道宗欲立淳為太子羣臣諫乃止遼主即位寵待加厚號其父和魯斡為太叔封淳越王留守京東於是章奴遣諦里以其謀告淳淳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諸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遼王使行宮小底乙信等特書至備言章奴之謀淳即斬諦里等攜其首單騎詣廣平淀待罪遼主遇之如初章奴知淳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帥其黨告太祖廟數遼主過惡移檄州縣遂結渤海羣盜至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降廣山順國女貞阿鵬產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立斬以徇餘得脫者皆奔女真章奴詐為使者欲奔女真為邏者所獲縛送遼主所腰斬於市

十一月金主聞遼主親征乃聚衆以刀劃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人死戰恐不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羅拜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馳

遣置怨軍

楊朴勸金主求封冊於遼

阿骨打不受遼東懷皇帝之冊

門駙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一五萬步卒四十萬至斡隣濼金主行次艾剌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於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章奴反西還已二日矣諸軍請乘怠擊之遂追遼主及於護步荅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藉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帝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退

六年春正月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是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裨將渤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鼠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誘渤海幷戍卒入遼陽據之自曰天德皇帝建元隆基元年遼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　夏四月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初永昌使人求援於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胡沙補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斡魯帥諸軍攻永昌與遼將張琳等遇戰敗之遂取瀋州永昌大懼率衆拒金遇於活水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衆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撻不野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真皆降於金金主以斡魯為南路都統斡論知東京事　六月遼以耶律淘為元帥

七年八月癸亥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東人為兵使報怨於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蔟黎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為帥　十二月遼耶律淘遣金咸州都統斡魯古書議和斡魯古告於金主金主猶以歸賽剌及阿疏為言淘軍至蔟黎山斡魯古及知東京事斡論等攻顯州襲破遼怨軍師郭藥師遂進與淘戰淘敗走斡魯古追至河里真陂拔顯州於是乾懿豪傑成川惠七州皆降金　遼東鐵州人楊朴言於金主曰自古英雄開國必先求大國封冊金主從之乃遣使求封冊於遼使至遼時遼東諸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食樞密蕭奉先等勸遼主許之

重和元年十二月遼大饑人相食

宣和元年三月遼遣使冊金阿骨打為東懷國皇帝阿骨打不受初遼遣耶律奴哥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奴哥復至金使胡突衮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縣裁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冊用漢儀如不可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林荅贊謨如遼迎冊冊至金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

金製女真字

金絕遼和議

金主攻遼上京

遼主聽蕭奉先譖殺文妃蕭昱等耶律余覩叛降金

粘沒喝勸金主侵遼中京

遼主聽奉先言殺敖盧斡

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議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冊乘體式必如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八月金製女真字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谷神依倣漢字楷字因契丹字製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行之後復製女真小字謂谷神所製為大字云

二年三月遼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許先是遼遣蕭習泥烈持冊蒙如金仝遣烏林荅贊謨持冊副本報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習泥烈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為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闍母以餘兵來會於渾河和議遂絕　五月金主自將攻遼上京以遼使蕭習泥烈宋使趙良嗣從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於胡土白山聞金舉兵命耶律白斯不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金主進攻且謂習泥烈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卜去就遂臨陣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闍母等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為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

三年二月遼都統耶律余覩叛降金初遼主四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盧斡次秦王定次許王寗晉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真興兵境內縣郡所失幾半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疏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王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覩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余覩撻曷里等謀立晉王而尊遼主為太上皇遼主遂誅蕭昱撻曷里等而賜文妃死余覩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降於金遼主遣蕭遐賣等將兵追之及諸閒山縣遐賣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余覩乃宗室豪俊當不肯為奉先下若擒余覩他日吾黨皆余覩也不若縱之還即紿曰追不及余覩至金金主見之因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余覩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　十一月金侵遼中京初耶律余覩奔金金粘沒喝言於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釁可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羣臣言時方寒金主不聽竟用粘沒喝計以斜也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粘沒喝幹本斡離不蒲盧虎等副之耶律余覩為鄉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

四年春正月金克遼中京遂下澤州遼主時獵於鴛鴦濼余覩引婁室奄至遼主憂其樞密使蕭奉先曰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教盧斡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余覩自退矣會耶律撻八等復謀立教盧斡事覺遼主召樞密使蕭得里底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遼主乃遣人縊之或勸教盧斡亡教盧斡曰安忍為嚴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耶律撻八等皆伏誅教盧斡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

金克遼中京遼主走云中

奉先伏誅

李處溫等立耶律淳為帝

淳表乞附庸金不報

粘沒喝大敗耿守忠

耶律淳死蕭后稱制李處溫父子謀變伏誅

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覩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鴈門潛走雲中遺傳國璽於桑乾河　三月金粘沒喝敗遼奚王於北安州拔其城遺谷師略近地獲遼護衛習泥烈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也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斡本勸從之斜也乃出青嶺粘沒喝出瓢嶺期會於羊城濼遼主在雲中以金兵為憂蕭奉先猶言女真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西遼主遂趨白水濼粘沒喝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營遼主計不知所出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悞我至此殺爾何益恐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軍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並賜死蕭得里底自知不免亦絕食死　丙子遼人立秦晉國王耶律淳為帝初遼主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耶律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耶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將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為德妃妃普賢女也加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為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大石遥降遼主為湘陰王遂據有燕雲中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於金乞為附庸金人不報耶律大石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林學士承旨遼謂翰林為林牙故稱大石林牙　金人攻遼西京大同府遼耿守忠救之粘沒喝謀良虎斡本等繼至粘沒喝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衆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夏四月金取遼東勝州獲阿疏至金金人杖而釋之　六月遼耶律淳寢疾聞遼主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北南面大臣議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定拒湘陰王之說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甯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以甯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溫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召宰執入議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為備紿云奉密旨防他變淳死蕭幹等乃立淳妻為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遥立秦王定為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謚淳為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於燕西之香山蕭后聽政幹以后命召處溫至以時方多難未及加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

斡離不追敗遼主金克遼燕京

遼冊

挾蕭后納土北通於金欲為內應事覺后執處溫問之處溫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爾父子何功之有併數其前罪惡數十處溫無以對乃賜死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皆為宰相數月間所取也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斡魯婁室敗之於宣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　八月金阿骨打襲遼延禧於石輦驛延禧敗走時遼主既失西京及汾漠以南遂奔於訛莎烈金斜也使斡離不言於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之既而聞遼主在大漁濼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斡離不率兵四千為前鋒晝夜兼行及遼主於石輦驛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奴與諸將議耶律余覩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斡離不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特烈諭軍中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斡離不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戰余覩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斡離不等遂以驍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斡離不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斡離不追至烏里質驛遼主棄輜重而遁蕭特烈被執　十二月金克遼燕京時金主分三道進兵攻燕遼蕭后五上表於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石自崩戍兵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渡關而南遼統軍都監高六等送款於金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入使銀术可婁室陳於城上金主次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虞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義勇張彥忠劉彥宗等奉表詣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悉為金有

遼冊

遼冊

遼冊

遼主從乾順請入夏索特怒等切諫不從遂趨雅里走西北部

夏稱藩于金

遼主渡河耶律大石自金來歸

金襲遼主

金裒室等獲遼主以歸

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自號西遼

烈陰謂耶律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為計奈社稷何乃共劫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為帝改元神歷以特烈為樞密使特母哥副之　奚回離保為其下所殺　金遣使如夏時斡離不趨天德聞夏迎護遼主遼主已渡河乃遺書於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　八月金主阿骨打去燕京有疾命粘沒喝為都統滿家奴斡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至部堵濼殂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阿骨打弟諳班勃極烈吳乞買即位更名晟改元天會謚阿骨打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以斜也為諳班勃極烈幹本為國論勃極烈輔政斡本阿骨打庶長子也　冬十月遼雅里死蕭特烈等復立耶律米烈為帝米烈興宗孫也　十一月遼米烈及蕭特烈為亂兵所殺

六年春正月夏遣把里公亮請以事遼之禮稱藩於金且受地粘沒喝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邪剌部吐祿濼西之地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絕　秋七月遼主延禧復渡河居於突呂不部耶律大石自金來歸遼主責之曰我在汝何敢立遼大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立十遼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於他人耶遼主無以答賜酒食而赦之　金襲遼主營遼主北走有謀葛失者迎遼主至其部事之甚謹遼主遂得至為敵烈部遼主得耶律大石及謀葛失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諫曰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皆為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

七年春正月遼主延禧謀奔夏會党項小斜祿遣人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走出乘從者馬得脫途次絕糧從者至嚙冰雪以濟飢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頭跪而大慟潛宿其家遂趨党項以小斜祿為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　二月遼主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將婁室等所獲以歸　八月廢延禧為海濱王遼遂亡　遼耶律大石稱帝於起兒漫先是大石以諫遼主不從遂殺北院樞密蕭乙薛自立為王率衆西走至可敦城駐於北庭都護府會西鄙七州十八部諭以興復事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又遺書假道於回鶻王畢勒哥畢勒哥得書即迎至邸願質子孫為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牛羊駝馬不可勝計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大石分所部為三軍進擊大敗之僵屍數十里駐兵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起兒漫羣臣共冊立大石為帝改元延慶號曰天祐皇帝妻蕭氏為昭德皇后是為西遼

張淳曰完顏阿骨打於宋政和四年叛遼宣和五年即克遼五京主延禧出走說者曰遼起朔野兵甲之盛鼓行塞外席捲河朔其地東至於海西至京山暨於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歷梁唐晉漢周宋六代世為勁敵阻卜木

不姑大國十數西夏党項吐渾回鶻等強國百數咸奉承制女真即風俗鷙勁苦耕善戰舉事不十年遂成大業阿保機以來二百餘年之版宇倏焉委土何興之暴也遼自太祖迄於天祚國凡九主其中在位久享令名者惟聖宗隆緒繼以興宗宗真道宗洪基政令日替諸部反側延禧荒暴末運增愚亡形著矣蕭文妃諷諫而賜之死晉王敖盧斡有人望而遣人縊之蕭奉先用事而內外解體耶律余覩叛而大臣效尤至今讀勿呼塞上與承相來朝二歌未有不歎遼數之盡者也女真烏古迺節度治兵劾里鉢建官統部盈哥討殺海里累世強戰心漸輕遼阿骨打性尤跋扈天祚欲行誅戮奉先止之後即借釁阿疏舉兵先發飽颺縱揚欲使復馴不可得也混同江之戰蕭嗣先敗績奉先復為掩罪曲行肆赦士心益懈遂至黃龍失守親征喪師夾山一遁悔恨何及石勒奴事元海而擒殺劉曜姚萇臣於苻堅而視鞭其尸二虜兇殘主皆英武一朝犯順禍竟滔天天祚無能既不敢望苻劉而完顏兄弟強盛左勒右萇彼為風雨此為朽枯知莫敵也北遼耶律淳者興宗第四孫雅好文學燕主無主張琳等以權立之亡何病死耶律大石以太祖八代孫緣國破敗建號萬里之外寡母弱子更繼迭承幾九十年雖名西遼遼已亡矣二人才非難定志鮮勤王見利則趨遇險則止休之拒宋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三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三

復燕雲

徽宗政和元年九月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宦者童貫使遼童貫既得志於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冬十月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為秘書丞賜姓趙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污而內汎不齒於人童貫使遼道虞潘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譴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帝加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重和元年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初建隆中女真嘗自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貢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

遣鄭允中童貫使遼

馬植陳滅遼之策

馬政浮海結好女真

使金約夾攻遼

金主粘沒喝議遣使善慶等來修好

二醫歸奏高麗語宜備女真安堯臣諫開邊釁

遣趙良嗣使金

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

鄭居中趙隆力諫北

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其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自是始通金好。

宣和元年春正月、金主與粘沒喝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真散覩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聞死會赫者言遼已封金主為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吾已獲遼數路、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狼虎、不可交也。宜早為之備。帝聞之不樂。安堯臣上言、陛下臨御之初、嘗下詔求言。於是謫士效忠而愉人乃誤陛下、加以誣誣之罪、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故比年天下杜口、以言為諱。乃者宜寺交結權臣、共倡北伐而窄執以下、無一人肯為陛下言者。臣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畧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為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啓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之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帝然之。且以言路久壅、宜導以賞、予補承務郎、後竟為奸謀所奪。

二年二月乙亥、遣趙良嗣使金。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言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通好。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為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初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勃堇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曰、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遼承信介、特示函書、致討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於遼、仍約毋聽契丹講和。四年三月、金人來約夾攻遼命童貫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屯兵於邊以應之。初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童貫曰、君能

伐不可王
繙獨言用
兵實遂巡
邊

其此當有殊拜隆曰武大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蔡京曰公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繙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釁戕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繙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繙又遺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命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蔡攸副之仍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取之因復舊疆土上也耶律淳納款稱藩次也燕人來服按兵巡邊下也中書舍人宇文虛中上書言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己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使為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畧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指宣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利鈍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為主而常逸在外為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郡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耶律淳者智畧福輳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耶律淳者激勵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道也天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慢不過欲得闕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徼慢不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向慕本朝一切恭順今舍恭順之契丹不封植拯救為我藩離而遠踰海外引強捍之女真以為鄰國彼既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喻也視中國與契丹孰親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決強弱未分持下莊兩鬬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悖叛之衆擊壘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凌中夏以百年怠惰之兵而當新銳離敵之虜以實謀持重久安閒逸將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窮息之期也譬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為隣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蓄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為切隣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卧其可得乎愚見竊以為確喻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邦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儻臣言可採乞降詔旨罷將帥還朝無汲邊隙俾中國衣冠禮義之俗永覩昇平大

蔡攸與貫秘兵陛辭戲乞二嬪

种師道諫貫用兵不聽

蘭復命貫攸治兵

帝聞兵敗詔班師

遼郭藥師閩蕭后專政以涿易來降

貫遣劉延慶郭藥師攻燕為蕭幹所敗

下幸甚書下三省蘭讀之大怒据據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　五月乙亥以蔡攸為河北河東宣撫副使與童貫共勒兵攸童蹶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陛辭值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　庚辰童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隣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癸未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誤而前擊敗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於蘭溝甸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大梃自防賴以不大敗丁亥辛興宗亦敗於范村　六月己丑种師道退保雄州遼人追擊至城下帝聞兵敗懼甚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恤隣古今通誼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答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秋七月王黼聞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為都統制　九月戊午除朝散郎宋昭名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隳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故除昭名勒停廣南編管　己未金人聞童貫舉兵恐朝廷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徒孤且烏歇等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約　己卯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時藥師為遼常勝軍帥留守涿州以蕭后立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八千人奉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　冬十月改燕京為燕山府涿易八州並賜名　癸巳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為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奔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嗣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率兵六千夜半渡盧溝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訹蕭后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繞城而走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等於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敢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銜其中左右翼為應舉火為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遣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見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踩踐死者百

王黼欲併得平灤營三州金主不肯使趙良嗣往求之

金克遼燕京

王黼使趙良嗣如金許以銀絹充燕京租稅

以王安中郭藥師知燕山府

餘里斡固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誚之藥師遣猶進安達軍承宣使　十一月戊寅金人來議燕地　十二月戊子遣趙良嗣復如金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蒲家奴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劉景福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　庚寅加郭藥師武泰節度使　辛卯金克遼燕京時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環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分二道進兵遂克燕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致遼俘

五年春正月戊午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初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議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若不蚤見與請速退涿易之師無留我疆乃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故仍命良嗣與靖偕使　辛酉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時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為檢校少保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使觀之命貫戚大臣更互設宴又詔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燕山府路　三月己未遣使如金初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從相從耶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薊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劉盧溝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遽奏其畧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用己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

左企弓勸金主勿捐燕

金使楊璞以燕京六州來歸

王黼以收復燕雲進官鄭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張珏殺左企弓等以平州來歸

不在許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還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銀术可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谷神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比至汴京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温訛等逃出南朝須先還方可以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温訛於金既至粘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　夏四月癸巳金人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其平營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庚子命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為金人盡掠而去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乙巳童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庚戌帝曲赦兩河燕雲命即日班師　五月庚申以王黼為太傅鄭居中為太保癸亥進封童貫為徐豫國公蔡攸為少師時王黼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故宰執皆進位而命王黼總治三省事賜玉帶以趙良嗣為延康殿學士鄭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六月丙戌遼張珏以平州來歸初遼主之走西山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諦里珏撫安亂者州民推珏領州事耶律淳死珏知遼必亡乃籍壯丁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為備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珏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珏情狀於康公弼公弼曰珏狂妄寡謀何能為當示以不疑金人遂加珏臨海軍節度仍知平州既而粘沒喝又欲先下平州擒張珏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視之珏曰契丹八路七路已降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還言於粘沒喝曰彼無足慮也乃昇平州為南京加珏試中書平章事判留守事至是金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珏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流離至此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珏遂召諸將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即復日金人加兵內用平州之衆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珏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珏乃遣張謙率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縊殺之珏仍稱保大三年盡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恆產為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鳳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珏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無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深納之令安

王黼梁師成薦譚稹代貫

藥師破殺蕭幹

幹離不敗珏

金人來索珏帝令函首以畀之

武朔二州來歸

金人索糧譚稹不與

詔納兒夫錢

稹罷復役貫代

弼至汴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詹度第令羈縻之而度促珏内附珏乃遣張敦張鈞固特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懽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珏聞之自謂得計　秋七月童貫致仕以内侍譚稹為兩河燕山路宣撫使時貫與蔡攸歸自燕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薦稹代貫交雲中之地稹至太原招朔應蔚諸州降人為朔寧軍　八月遼蕭幹引兵破景州遂攻燕郭藥師與戰破之幹走死初金人既陷燕京幹就奚王府自立為帝國號大奚時奚人饑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已而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殺傷大半幹遁去尋為其下所殺傳首京師詔加藥師太尉　冬十月詔建平州為太寧軍以張珏為節度使時金人聞珏叛遣閻母領三千騎攻珏珏率兵拒之於營州閻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珏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珏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　十一月金幹離不攻平州圍之金人以閻母無功而還乃復使幹離不督閻母攻平州會張珏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幹離不乘其無備襲之與珏戰於城東珏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督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為都統閉門固守　詔殺張珏函首以畀金時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珏者斬其首與之金知非珏也遂欲以兵攻燕安中言必不發遣懼起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併珏二子送於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珏即與珏若求藥師亦將與藥師平安中懼因力求罷詔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解體而金卒用此為兵端云　金人來歸武朔州時朝廷以山後諸州請於金金主吳乞買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至言於金主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已如是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甯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六年三月金人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耶良嗣口許不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此大怒　六月金人克平州執張敦固殺之　詔以收復燕雲以來京都兩河之民困於調度令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荊湖四川閩廣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督之違者從軍法又詔宗室戚里寧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數於是徧下天下所得纔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　八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初金人以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遺夏止以武朔二州來歸至是夏人舉兵侵武朔地界譚稹遣兵禦之兵數次夏師不即退又金人以朝廷納張珏不給

童貫封為王

糧遂攻應蔚遂守臣朝廷罪楨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齎御筆絹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為詔許待以皇帝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貫之是行名為代楨文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降自往迎之也然延禧以中國不足恃卒不至　是月以復燕雲赦天下

七年六月封童貫廣陽郡王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封貫為王

張浚曰圖燕之議國人皆曰不可獨童貫王黼納馬植邪說銳意用兵竭天下之財僅獲七空城禍釁不解幾亡宋室其失策無論或有疑者山前後十七州久淪左衽藝祖太宗屢爭不得契丹數盡幅員可還唾手而讓之金人心弗忍也然金兵滿萬勢可亡遼即徵宋助天祚忽焉遼窮昌歸宋其釁也設海道無通國使不出或受其來或乘其敝宋不惟無通金之患兼有收遼之實惜乎天予以時人謀反左今猶痛之郭樂師憤蕭后不綱以涿易來降張珏傷燕民流離據平州而歸我時宋兵威頗挫弱不振二將負弩揣境願班朝列者畏金人為鷸蚌耳若政和以來謀國諸臣審見及此遼主告哀撫而存之使為藩屏脅桓公之所以全邢衛也抑金遼方爭坐觀成敗縱得燕京委而去之必為我有唐太宗之所以制突厥也長守二策聘弓鍰矢無出境外燕雲可復奈何徽宗不悟哉女真最微大宋之名彼所震也宋不與通但乘遼後金即有逞於遼未敢遂無宋也馬植獻議無端遣使名為通金實有求焉金先易之矣童貫出師敗北負約張珏歸順逋逃召兵金先輕宋而後敢責宋其責宋者一曰割地二曰加幣三曰納叛使不相通三責曷至燕本可圖而圖者非人始欲望福終乃要禍賊臣開疆天不必佑王安石尚無功況黼貫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三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四

方臘之亂宋江附

方臘作亂以誅朱勔為名蔡遵顏坦擊之皆敗死

徽宗宣和二年冬睦州清溪民方臘作亂方臘世居縣堨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石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得憑借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勔花石綱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遊手之徒以誅勔為名遂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為別自紅而上凡六等無弓矢甲冑惟以鬼神說秘事相扇誅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為兵人安於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即欲手聽命不旬日聚兵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皆敗死於息坑　十二月臘攻陷清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北掠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霆棄城走州陷殺劉

帝從陳遘言使童貫譚稹討臘

韓世忠擒臘辛興宗掠為己功

陳過庭請誅蔡京王黼朱勔送被貶方臘伏誅童貫封公

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僕蒙蔭赦之使誅臘

江降于張叔夜

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臂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蓄鍋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遘上言臘衆強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詔以童貫為江淮荆浙宣撫使譚稹為兩浙置制使率禁旅及秦晉番漢兵十五萬討之

三年春正月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衢守彭汝方被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　二月方臘陷處州又遣其將方七佛引衆六萬寇秀州統軍王子武禦之會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賊還據杭州　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童貫譚稹前鋒至清河堰水陸並進屢擊破方臘臘焚宮舍府庫民居宵遁還清溪幫源洞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貫等合兵擊臘於幫源洞臘衆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深據岩屋為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為己功併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其衆遂潰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縶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五月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於黃州過庭以睦寇竊發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竊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幸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聞而憾之故貶　八月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賞平方臘功也方臘伏誅改睦州為嚴州歙州為徽州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寇京東州郡至海州張叔夜敗之江乃降宋江起為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湖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知亳州僕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劫巨舟十餘載輜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鬬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張溥曰徽宗自崇甯改元迄於宣和荒淫怠政幾二十年方臘始因民弗忍造亂東南雖術祖妖媼左道易亡洞谷幽深地非四戰然禍怨蘊崇為日久矣起事未幾殘破六州殭尸流血殆二百萬乘太平燕雀之秋嘯綠林銅馬之惡厥發藉重豈小亂哉帝耽逸樂上下酣歌忽聞睦州之變憂懼擇帥授兵童貫賴王淵韓世忠諸將窮谿蕩穴賊即掃除賢竟儷為功首加爵太師封公楚國戲俘之日舉朝相賀不知內侍弄兵四海塗炭自此日甚也帝初理萬幾尚思法祖自童貫引用蔡京進豐豫之說而國用不恤開繕廓之役而黷武無厭花石應奉驛擾江南朱勔犀奸海內切齒臘初作亂王黼

畏禍匿不上聞陳遘馳奏天子動色罷北伐之議捐御前之徭紅巾六等慮不及滅而一舉蕩平帝心益侈漢武楊廣惟我為之於是圖遼師興宋巖遂酷青溪速敗君子寧敢為國慶乎唐玄宗時安南國叛遣楊思勗討平之綱目致譏不與寺人之典兵也宋浩化中王繼恩破李順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此執政之漸也命與他官國史頌之神宗命李憲討鬼章彭汝礪等極言不可李舜舉以四郊多壘責卿大夫王珪魏不能答掃除之流不堪將帥之任蓋國制也童貫少出閫門巧媚善伺獷以魁幹疏財久司軍旅徇睦州之偶捷啓燕山之顛覆後即詔數十罪斬首南雄亦曷救萬一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五

羣奸之竄

徽宗即位陳東請誅蔡京等

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上以金兵迫禪位於太子桓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為帝明言之於是太學生陳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攜竇於二虜創開邊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願陛下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先是太上皇起崔鶚通判甯化軍召為殿中侍御史既至而帝即位授右正言鶚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庇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為此奸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論異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章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鎖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之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十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己為正異己為邪澥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邪京奸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焉

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王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昌昌遣武士躡之及於雍邱南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李彥賜死並籍其家朱

吳敏李綱請誅黼帝使聶昌戕

之託言造
殺

李彥賜死
朱勔放歸

帝從陳東
張炳言賜
洪師成死
貶蔡京童
貫蔡攸
除那等之
禁

鼠輩京蔡
攸童貫趙
良嗣
京死漳州
天下猶以
不正典刑
為恨
遣張徵誅
童貫
遣李彙之
誅趙良嗣
蔡攸蔡儵
來海伏誅

勔放歸田里勔以花石取媚流毒生民踰二十年積官至節度使居蘇州公肆掊克其園池擬禁御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挽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聲燄薰灼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邪人穢夫倭門奴事時謂東南小朝廷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一門盡為顯官騶僕亦至金紫天下為之扼腕至是凡由勔得官者皆罷時二府多宣和舊人秘書郎陳公輔言蔡京王黼柄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如唐重師臘為太宰李邦彥引用謝克家孫覿為纂修蔡攸引用令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羣臣中樸茂純直安貧守節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耻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　乙未貶洪師成為彰化節度副使師成晚年益通賂謝士人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為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帝側囁嚅升降之其小吏儲宏亦與甲科而執役如初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鷙遇閒即發王黼嘗為鄆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師成力保獲太子得不動搖及上自東幸嬖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既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為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及八角鎮賜死　二月甲寅貶蔡京為秘書監分司南京童貫為左衛上將軍池州居住蔡攸為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時三人皆從上皇行以陳東之言故貶癸丑貶童貫安置柳州令吏部考覈濫賞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護邊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閩陝河東之改幣吳越山東茶鹽陂田之利宮觀池苑營繕之功　苑書藝局文字庫等之費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采效用宣力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所得爵賞悉奪之　秋七月乙丑削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　乙亥竄蔡京於儋州攸雷州童貫吉陽軍趙良嗣柳州乙酉詔蔡京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是日京死於潭州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熙甯三年進士天資凶譎舞智御人與童貫相結因得驟進在人主前巽順祖伺為固位計帝亦知其奸屢罷屢起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匍伏叩頭無復廉耻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父子自為秦越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俱集其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為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廟之禍雖以論死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　辛卯遣監察御史張徵誅童貫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宮掖即善測人主微指先事順承貫狀貌魁梧瞻視壯偉頤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疏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饋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嬖翁赫庭户雖遽成市兵牧輔弼多出其門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勃往察一動一息貫悉俱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勃反得罪遂死窮奸稔惡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　遣廣西轉運副使李彙之誅趙良嗣函首赴闕懸於市　九月蔡攸與弟儵及朱勔伏誅先是竄勔循州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他物稱是言者又論

第九十六冊
30 B

攸與燕山之役禍及天下罪不容死於是遣使即三人竄所斬之

張溥曰靖康元年正月賜李彥死殺王黼梁師成二月誅梁方平七月竄蔡京誅童貫趙良嗣九月誅蔡攸朱勔此數凶者朝夕道君左右根重難拔欽宗不數月間斬戮無貸太上二十五年之失德一日而反之可云非幹蠱哉然王黼之死戕於雍邱民家諱之曰盜梁師成縊於八角鎮以暴死聞帝既討賊何惴惴焉唐代宗殺李輔國非天討乎不敢顯誅遣盜入室竊其首臂賊臣雖死於刑人于市則非矣欽宗受禪陳東請斬六賊使從其言立肆市朝天威憚嚴忠義激發敵人聞之惕於新政國猶可為而帝不即斷者曰即位之初難殺大臣也夫國安家者謂之大臣亡國家者謂之賊臣羣小賊耳尚以大臣故遲重不誅此必中外賊黨為此說以中帝心帝特婦人之仁優游不察耳真宗崩雷允恭移皇於絕地明懷太后怒欲誅丁謂馮拯党之曰帝新立毋急誅大臣謂遂得免六賊之罪大於謂其党亦欲借以逃死有免爰爰甯堪再乎童貫開邊疆朱勔禍東南皆獲緩論而蔡京罪首竟保要領失刑為甚時帝有李綱且數進數罷任賢貳矣邪必疑公孫鞅所以笑梁王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五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六

金人入寇

徽宗宣和七年冬十月金將粘沒喝斡離不分道入寇初斡離不在平州遠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斡離不請於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為後患金主以為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覩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遠主即決意南侵以詰班勃極烈科也領都元帥居京師粘沒喝為右副元帥谷神為元帥右監軍耶律余覩為元帥右都監自雲中趨太原撻懶為六部路都統闍母為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為漢軍都統斡離不監闍母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　十二月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邱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擴還具言於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實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既深恨本朝結約張覺又為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撒離拹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

斡離不耶律余都劉彥宗勸金主南侵

粘沒喝南下童貫逃歸

李翼罵賊死

幹離不入檀劉州郭藥師劫蔡靖呂頤浩以燕山叛降金遂為鄉導

傳檄使金不屈遇害

帝以禁旅付梁方平出圍

帝欲東幸命李祝先出守金陵

事何不素告我撤離拇曰兵已興何告為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庶存宋朝宗社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為即欲假赴闕稟議為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金未必能便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遂行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己酉金幹離不入檀劉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山州縣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及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於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為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皆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為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於逋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擁日莫測其數貫眾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趣向懷異逆節已萌兇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幹離不自平州破檀劉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於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都運使呂頤浩降金幹離不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幹離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　金人圍太原太常少卿傅察使金至境上遇幹離不兵脅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之伏地愈直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兗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荅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卒徇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　丙辰金兵犯中山府帝以童貫南下罷諸路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悉以禁旅付內侍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侯何灌謂曰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擁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支吾何以善吾後盍留以衛根本不從　戊午以皇太子桓為開封牧帝以金師日迫為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愛然曰余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棁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臾不奉詔宰執以為言棁遂罷行而以太子為開封牧　己未詔天下勤王初宇文虛中為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

吳敏語宰執止之

宇文虛中請帝降詔罪己令天下勤王

姚古种師中入援

李綱吳敏請帝傳位於太子

欽宗即位

遣李鄴使命斡離不欲還郭藥師勤之行詔中外直言

梁方平何灌奔潰金灼遂渡河

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略曰朕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譴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往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三邊禦敵之略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　召熙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略使种師中將兵入援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命宇文虛中為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　庚申以吳敏為門下侍郎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寺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為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猶可保帝意遂決　辛酉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因下詔禪位於太子桓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入禁中被服泣涕固辭不許遂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皇后為太上皇后以李邦彥為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　遣給事中李鄴使金告內禪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斡離不欲還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　甲子金將斡離不陷信德府粘沒喝圍太原詔京東淮西兩浙募兵入衛

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朔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戊辰金斡離不陷相濬二州威武軍梁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保滑州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己巳何灌奔還帝聞金將斡離不渡河即下詔親征詔曰朕以金國渝盟棄師叛命侵軼邊鄙劫掠

使蔡攸宇文虛中請上皇東行避敵

宰執請帝出李綱以兎爭之

帝定固守之議委綱備禦

郭藥師導斡離不據牟駝岡

李綱擊退金

吏民雖在纘承之初敢忘負託之重事非獲已兵出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真宗皇帝幸澶淵故事以李綱為親征行營使吳敏副之聶昌參謀軍事　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奉上皇東行以避敵

庚午上皇如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環立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即是以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時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為自全計　京師戒嚴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宮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為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卿等無執朕將陝西往起兵以復都城綱泣拜俯伏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為然帝意稍定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疏虞綱倉皇受命　是夜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欲詰旦決行賈明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守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虜騎已迫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乃召中宮還禁衛六軍聞之皆拜伏呼萬歲　辛未帝御宣德樓宣諭六軍始定固守之議命李綱為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侍衛都指揮使曹曚副之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令肆習之戰守之具粗畢金人已抵城下矣　壬申遣使督諸道勤王兵入援　癸酉斡離不軍抵都城西北據牟駝岡天驅盜獲馬二萬匹芻豆如山蓋郭藥師熟知其地故導金兵先據之帝召羣臣議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為擊之便帝竟從邦彥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遏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以大船數十順流而行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城下大船至投石碎之及運蔡京家山石疊門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至旦乃退　甲戌金使吳孝民入見問納張珏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言曰上皇朝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梲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梲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梲使金軍梲至斡離不軍南向坐梲北面再拜膝行而前

命李梲使金

郭藥師教金人邀求

李邦彥等勸帝從金議綱力爭不聽

命張邦昌同康王構質金軍求成

种師道入援力止和議不聽

恐怖喪膽失其所言斡離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欵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天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閒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因出事目一紙付梲遣還梲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郎律中王汝等偕來凡金人所邀求皆郭藥師教之也　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力戰而死　丙子李梲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閒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辨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朝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併持三鎮地圖示之　庚辰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質以求成詔稱金國加大字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　辛巳道君皇帝至鎮江　甲辰都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至擊金人於順天門外敗之金師聲欵西路稍通援兵得達　乙酉路允迪使粘沒喝軍於河東　丁亥种師道督涇原秦鳳兵入援師道至洛閱斡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爲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徒砦稍北欵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臣以議和非也女眞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臣在西土不知京城臣今觀京師周迴八十里如何可圍城高數十丈衆支數年不可攻也請於城內創營而城上嚴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師不踰數月虜自困矣如其退即與之戰三鎮之地不宜割與帝曰業已講和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師道時被病命女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素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也自虜渡河京師諸門盡閉市無新菜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出入民始安之又請緩給金幣於金使彼惰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帝命師道於政事堂其議師道見李邦彥曰京城堅高備禦有餘當時相公何事便講和邦彥曰以國家無兵故也

師道責李邦彥講和

帝與李綱定擊金人之議師道請緩至春分

姚平仲忌种氏先出斫營遂敗

金遣王汭來責違誓帝罷綱以謝之

陳東等上書請用李綱种師道李邦彥等軍民舉集殿內侍殿十人帝

師道曰不然凡戰與守自是兩事戰或不足守則有餘京師百萬衆盡皆兵也邦彥曰素不習武事不知出此師道歎曰相公不習兵豈不聞往古守城者乎又曰聞城外居民悉為賊殺掠畜産甚多亦為賊有當時既聞賊來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撤去屋舍移其所畜盡入城中乃遽閉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之際不暇及此師道笑曰亦大荒忙耳左右皆笑時議人人異同惟李綱與師道合而邦彥不從　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究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朝之力若扼河津絶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竭然後以徼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素為山西巨室姚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　二月丁酉朔姚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斡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斡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十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　金斡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為質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也　戊戌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守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拾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遘領之令駐於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縋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奉命慨然而往　庚子太學諸生陳東等上書於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李梲之徒庸諛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昌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邦彥等不顧國家長久之計徒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為虜擒矣罷綱非特蠆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閫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撾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乃令耿南仲號於衆

諭用綱乃退

詔宇文虛中如金許割三鎮

楊時請召种師道劉光世又請還蕭王誅姚古

李綱請詔姚古等追斡離不大臣不聽种師道罷

粘沒喝南下折可求等皆敗

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譁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慮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乃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促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寨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慶聲諾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為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為祭酒復遣聶昌宣諭狀後定　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已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府見斡離不抵暮遣王汭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併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數且欲御筆書定三鎮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　詔割三鎮地以畀金初金人犯咸豐門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稍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斡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閻門使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李邦彥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擅動兵者並依軍法种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楊時上疏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日棄之北人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為也若种道師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帝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又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十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懲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金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逗留不進時又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　時姚古种師道及府州郎中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斡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境勿輕動以起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追無成功　癸丑种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宜使解兵柄不聽

先是粘沒喝圍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斡離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南下折可求劉光世軍皆為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嘆曰關險如此而我乃得越南朝可謂無人矣既越關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　乙卯攻隆德府知府事張確通判趙伯瑽皆力戰死之未幾粘沒喝還雲中留兵圍太原　壬午詔金人叛盟深入其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

詔禦金人罷邦彥等

太上皇至京師

師中為許翰強之出戰遂鬬死

李綱斬焦安節

以綱為兩河宣撫使

綱疏勿散諸路兵不

地李悅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原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主和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固當守於是命种師道為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姚古為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師道無兵自隨乃請合山東陝西關河卒屯滄衛孟濟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提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翰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翰離不遂出境　癸未遣李綱迎太上皇於南京　庚寅姚古復隆德府辛卯復威勝軍　夏四月己亥太上皇至京師　五月丁丑以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與姚古進軍相為掎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為將遁告於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戒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及張灝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為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飢甚敵知之悉眾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鬬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迫古於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於廣州贈師中少師京師自金兵退遂置邊事於不問李綱以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輒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种師道以病乞歸乃以綱為兩河宣撫使劉韐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為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謂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裹度傳以賜之宣撫使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期上批以為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感動陛辭又為上道唐恪聶昌之奸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　秋七月李綱赴兩河留河陽十餘日練士辛修整器甲之屬進次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兵赴而以寸紙

報　劉翰解潛兵敗　召李綱還張灝等戰敗　斡離不得趙倫蠟書粘沒喝得　帝致遺梁王書復命道入寇　許金三鎮賦稅　粘沒喝陷太原王稟死之　從何東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為四面道

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翰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若宣撫使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如故於是劉翰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翰兵潰潛與敵遇於關南亦大敗八月丙申復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　庚子河東察訪使張灝與金人戰於文水敗績丁未斡離不犯真定戊申都統制張思正等夜襲金人於文水敗之己酉復戰師潰死者數萬人思正奔汾州都統制折可求師潰於子夏山於是威勝隆德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金人乘勝攻太原李綱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　金粘沒喝斡離不復分道入寇先是朝廷以肅王為質於金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斡離不及粘沒喝執政以仲恭余靚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於金當有亡國之戚信之乃以蠟書付倫致之余靚使為內應仍賜倫銀絹倫還見斡離不即以蠟書獻之斡離不以聞於金主又麟府帥折可求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於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為粘沒喝遊兵所得復以聞於是金主甚怒以粘沒喝為副元帥斡離不為右副元帥分道南侵粘沒喝發雲中斡離不發保州　庚申遣給事中王雲使金軍先是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斡離不止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粘沒喝則深諱金銀專論三鎮至是乃遣雲往許以三鎮賦稅　九月丙寅金人陷太原始粘沒喝久攻太原不下乃於城下築舊城居之號元帥府已而歸雲中留良朱大酉攻圍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粘沒喝自雲中復至乘勝急攻帥臣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稟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笈轉運韓揆等三十六人皆被害初朔州守臣孫翊河東名將也領兵由甯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翊離朔未幾而朔已降虜翊麾下多朔人粘沒喝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軍遂叛翊及戰乃為麾下所害時府州守臣折可求亦統麟府之師二萬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為虜據關不克復越山取道松子嶺至於交城遇粘沒喝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勞不敵遁亦敗　丙戌以李回為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為河北宣撫副使從何東之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為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為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儒總東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緩急則以羽檄召之入衛京師　冬十月丁酉种師閔及金斡離

种師閔敗績斡離不犯真定劉翊死之

呂好問進卻金之策并劾大臣遂貶罷

下詔徵兵四方种師道請李長安張叔夜錢蓋各統兵赴闕唐恪等沮之

折彥質等潰走粘沒喝渡河

不戰於井陘敗績斡離不遂入天威軍犯真定先是真定帥劉翰守禦備具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皆可用虜不敢犯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為堅壘上以太原危急命翰守遼州以據其險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措置無策至是虜攻甚迫鈐轄劉翊率衆晝夜搏戰久之城陷翊巷戰麾下稍稍散亡翊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援刀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李邈被執北去　戊戌金人遣楊天吉王汭等以書責問契丹梁王及余覩蠟書并元議割三鎮體貌甚倨持其書於上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奸人所為也卑詞反覆深明其非朝廷之罪虜請必割三鎮且求金帛車賂儀物及加其主徽號仍索親王詣彼軍前陳謝　罷御史中丞呂好問時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庚子金人陷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衣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　辛丑上聞河南已失太原河北已失真定大以為憂下哀痛詔徵兵於四方命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得便宜行事　丙午詔种師道還先是師道駐兵河陽虜使王汭來禮甚倨知虜必大舉即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以守禦事付將帥朝廷謂其怯召還　十一月詔止援兵時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闕會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語同知聶昌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兵於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兩道兵勿前　己巳詔集從官於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與會李若水使歸亦慟哭於庭請與之以紓國禍何栗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梅執禮呂好問洪芻秦檜等皆主栗議而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栗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栗退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其所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時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德軍澤州皆陷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　壬申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甲戌金活女帥衆先渡孟津粘沒喝從之於是知河陽燕瑛河南留守西道都總管王襄皆棄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於金粘沒喝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盡河為界於是京城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至中牟守河兵相攻以為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戎兵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令止有死爾敢言退者斬衆乃

李若水乞申飭守備　孫傳何奏任郭京以兵　酈瑒如河東割地趙子清擁衆欵之　耿南仲忌吳敏李綱遂與吳幵力沮戰守　金斡離不粘沒喝抵汴　唐恪耿南仲遣還兵京師遂無備　唐恪勸帝幸西洛何桌止之

定既行始知和議必不可諧屢附奏言之乙申飭守備　丁丑以郭京為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先是孫傳因讀邵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十七百七十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虜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栗尤專信之或謂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令委之太過懼必為國家羞傳怒曰京殆為時而生虜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傳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指使出又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大率效京所為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　斡離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耿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為揮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即命南仲如河北斡離不軍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為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鈐轄趙子清麾衆殺昌挾其目而闚之初南仲為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己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幵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汭偕行至衛州衛鄉兵欲殺汭汭脫去南仲遂走相州　甲申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安國被圍扞禦不遺餘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城竟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貯張諶於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令引於東北鄉望拜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　乙酉金斡離不自真定趨汴僅二十日至城下屯於劉家寺粘沒喝自河陽來會屯於青城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為唐恪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十人分四壁守禦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為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栗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守死社稷　己丑南道都總管張叔夜聞詔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至尉氏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頷之加延康殿學士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於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於城下都人大懼

叔夜戰却金人

胡唐老請拜康王為大元帥率天下兵入援

郭京敗遁金兵登城

劉延慶等殺之

籍家屬遷

帝犯圍而出呂好問謝之乃退

閏月癸巳粘沒喝軍至城下甲午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以御膳賜士卒易大飯以進人皆感涕金人攻通津門數百人縋城禦之焚其礮架五鵝車二驛召李綱為資政殿大學士　乙未金人入青城攻朝陽門丙申帝幸宣化門乘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戊戌殿前副都指揮王宗濋與金人戰於城下統制高師旦死之癸卯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與之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遥見金兵奔還自相蹂籍溺隍死者以千數甲辰大雨雪金人惱亳州乙巳大寒士卒喋戰不能執兵有僵仆者帝徒跣祈晴召諸道勤王兵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然亦失十五六因時挑戰以示敢敵　金人遣蕭慶復來言不須上出城只須僕射何栗議事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鄆王為質上曰朕為人子豈可以父為質詔越王往將行而粘沒喝以兵來逼越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己酉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温士訢如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即遣之歸不與交一語已而攻城愈急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請拜康王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帝從之　壬子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氷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徙何栗數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丙辰郭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巧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生城樓上金兵分四翼鼓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曰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金兵遂登城兵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宦者黃金國赴火死統制官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殺秦元領果斬關遁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為追騎所殺京城遂陷張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將宣率其眾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傳梯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傳訶之宣以語侵傳好問譬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為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耶宣誠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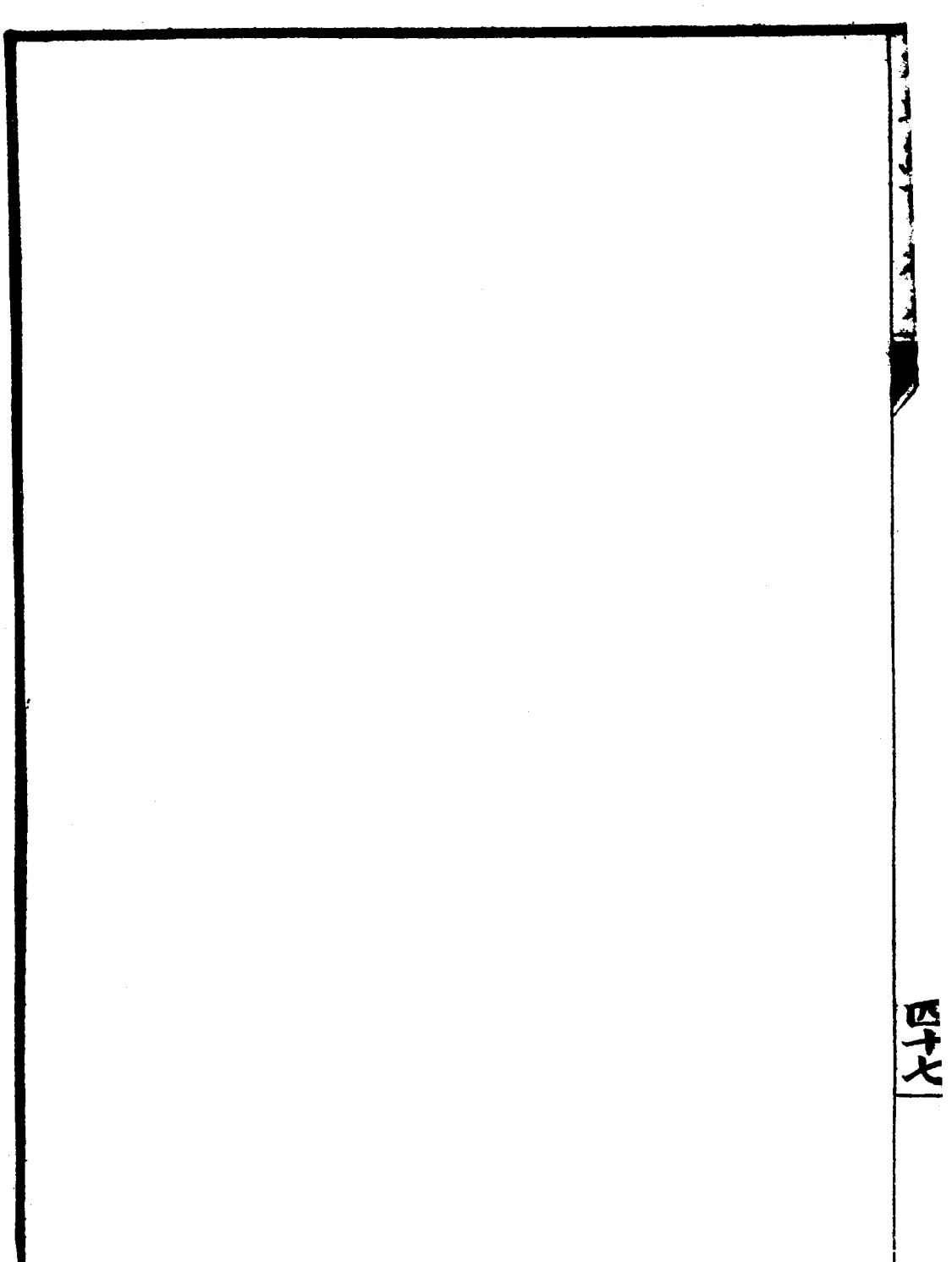
史臣曰初斡離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為宋計者宜為遠謀而乃忽李綱种師道之言上下相慶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已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係天下之望惟以割地請和為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呂中曰自女真叛盟以來朝廷乍和乍戰人才乍賢乍否何其洶洶多變之甚也寇至之初始謀避狄以李綱所言而更為城守之計既以堅守又以李邦彥一言為卑辭之請師道既至又以師道一言為不和之謀師道方請堅守不戰以困虜未

幾以姚平仲一言為急擊之舉姚平仲既貶又以李綱种師道為誤國諸生伏闕又以李綱种師道為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又以臺諫之言而逐之李綱方議備邊師道亦請防秋朝廷之議略定曾未再閱月而吳敏耿南仲謝克家孫覿又以三邊為可割和議復行矣吳敏本主和議未幾復留虜使陰結遼人又以為女真藉口之資矣二酋已分道入寇朝廷尚集議者閱以三鎮存棄之便不使金人之至則下清野之令未幾傳言寇猶未至則又令清野更不施行戰者不決於戰和者不一於和至於城已破禍已至而議猶不一心猶不決終始一歲之中多變若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緩則遲遲而又變其謀靖康之禍蓋坐此也慶歷元祐專任君子而去小人紹聖崇寧以來專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際君子小人雜用焉嗚呼可不戒哉

張溥曰徽宗宣和之季用兵燕雲竭天下之力僅得七空城賊臣王黼童貫蔡攸趙良嗣等重侯累相封賞不貲君臣舉觴方慶奇功萬年遠駕祖考未幾張珏啓釁郭藥師背叛幹離不粘沒喝長驅並下東幸不果遂謀內禪窮怨三十餘年天人怨怒不思改德而欲廣封疆強如秦隋長城高麗適為亂階況積弱之國哉欽宗為太子不聞敗度踐祚之日聲伎不親靖康初政能除六賊宜若有為然朝議築舍和戰無常一人之身乍賢乍佞誤國喪師其失不可勝道也金寇渡河帝詔親征上皇行而天子守計已定矣白時中李邦彥等忽倡出幸之謀李綱以死爭始決備禦亡何而和議紛起親王出質种師道宿將老謀棄置不用姚平仲斫營敗走金人來責欲罷綱以謝之諸生伏闕變幸少止復割三鎮地以畀金求其退師寇在門庭謀無一斷兩月之間紛更萬狀狐裘蒙戎所必亡也京師解嚴防守盡撤勤王兵集而散之使去講和無益而求成不已吳敏等留虜使劫遼人蠟書事洩為敵藉口二酋席捲敗降相繼三鎮之棄守未決四方之援兵不應李綱罷師道死而妖人郭京直握兵柄徒為敵笑爾原欽宗之意未嘗不幹蠱而其病在於畏敵原諸臣之意未嘗不畏敵而其病在於忌賢六賊雖去李邦彥唐恪耿南仲等尚在猶六賊也始而謀幸既而謀和小人之術盡矣李綱用而主守种師道入而主戰二者國家之福非小人之利也賊臣同心不急退敵而急退綱元年二月罷綱命下陳東等上書請留軍民數萬擁鼓喧呼唾邦彥殺內侍義出眾憤而賊臣即借以中綱欲致太學諸生於獄帝亦遂疑綱弗察也外而不內以奪其權召而即罷以困其身建而安置若有隱憾焉高宗即位李綱入相為奸所排陳東歐陽澈上書黃潛善汪伯彥害之遠斬東市亦以鼓眾間綱而帝惑不解也國家大亂所恃者大臣大臣所恃者人心而綱獨以人心之歸開二主之怒宋事所以卒莫救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六終


四十九

高安邵瞻德遠編輯
明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二帝北狩

欽宗如青城粘沒喝軍

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辛酉帝如青城粘沒喝軍先是京城既陷何栗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栗及濟王栩使其軍以請成粘沒喝斡離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戊午何栗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自己丙雪不止是日霽夜有白氣出太微彗星見庚申日出如血無光辛酉帝如青城何栗陳過庭孫傅等從奉表請降以金遣二酋還報云其主欲立賢君宜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帝號帝默然　十二月壬戌朔帝留青城粘沒喝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撿視府庫帑藏凡朝廷之事必先聞曰癸亥帝自至金營士庶乃太學士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　帝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奏曰金人以別立賢君為言可且以弟康王為主以延祖宗社稷時康王母韋妃在側言曰金人必不止於立賢禍有不可勝言者時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糴以賑民縱民發禁鴿館花木以為薪　丙寅金人索京城驟馬御馬而下七十匹悉歸之又索少女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祇應宮嬪不肯出宮赴池水死者甚衆　遣劉豁陳過庭折彥質等為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往珣至深州城下痛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殺之　時范致虛會陝西兵十萬人入援至潁昌聞汴京破西道總管王襄南遁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帥步騎號二十萬赴汴出武關至鄧州干秋鎮金將婁室以精騎衝之皆不戰而潰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

金人索少女充後宮宮嬪多赴水死

歐陽珣將命死義

范致虛等入援兵潰

兩河民不肯奉降金之詔

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帝朝太上皇於崇福宮粘沒喝遣其子真珠同虜使八人入賀帝命濟王栩如金宮報謝　壬辰遣聶昌耿南仲出割兩河地降金民堅守不奉詔　庚子金人索金帛急且再遣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栗李若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謝克家輔太子監國而與栗若水等復如青城閤門宣贊舍人吳革白栗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栗不聽帝出城百姓數萬人挽車駕曰陛下不可出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曰皇帝旦出暮即返矣百姓投瓦礫擊之瓊遂以刃斷挽者之手車駕至郊張叔夜猶叩馬而諫帝曰朕為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眾皆哭帝回首以字呼之

金人再遣帝至營

劉豁死義

粘沒喝斡離不留帝徐揆請還闕途被殺

吳乞買廢帝及上皇為庶人劉彥宗請立

金人遣上皇詣軍

曰稽仲努力　丙午割地使劉豁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豁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豁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與其待死不若北去取富貴豁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手書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必死矣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巵酒而縊燕人嘆其忠痡之寺西岡　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粘沒喝斡離不留不遣太學生徐揆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其略曰昔楚莊王入陳欲以為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載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都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親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跂望麾車之塵者累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惑之今國家帑藏既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質留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必不為也願推測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厲聲抗論為其所殺　金主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　時金人根括津搠絡繹道路上遣使歸云朕拘留在此候金銀數足方可還於是再增侍從郎中二十四員再行根括又分遣搜撿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家凡八日得金三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詔令權貯納時根括已申了絕二月軍前取過教坊人及內侍藍折等言各有窖藏金銀乞搜出二酋怒甚於是開封府復立賞限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城內復得金七萬銀一百十四萬併衣段四萬納軍前二酋以金銀不足殺提舉官梅執禮等四人餘各杖數百乃下令曰根括已正典刑金銀尚或未足當縱兵於是再括　丁巳金人索鄧天儀制及圖籍　戊午金索大成樂器太常禮制器用以至戲玩圖畫等物盡置金營凡四日乃止

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丙寅金人塹南薰門路　丁卯金人遣上皇出城詣軍前上皇將行張叔夜諫曰皇帝一出不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兵護駕突圍而出庶幾僥倖於萬一天不祚宋死於封疆不猶勝生臊夷狄乎上皇遲疑未行欲飲藥為范瓊所奪瓊遂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撒開府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為保毋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十餘人秉哲率令衣袂相聯屬而任金人遣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哭訣金人為拘若水出擊之敗面裂結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之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不可為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

李若水死義

孫傅吳革謀廢太子為吳幵莫儔范瓊通行

金人以二帝等北去

張叔夜請二酋立太子遂被虜道死

何栗孫傅死燕山

秦檜從依撻懶

歎曰天無二日若水甯有二主哉其僕亦附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當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傅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傅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兜因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鬬殺傷誤中太子因率兵討定斬其為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兜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幵莫儔督甚急范瓊以危言聳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傅曰吾為太子傅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傅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曰我宗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罵之粘沒喝令擁去若水反顧罵益甚監軍搥破其唇嗾血復罵至以刃裂頸斷舌而兜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兜義者十數南朝惟有李侍郎一人　三月辛卯朔帝在青城　夏四月庚申朔金人以二帝及太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斡離不留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栗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等由鄭州去而馮澥曹輔路允迪孫覿張徵許世勣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等於張邦昌百官送辭二帝於南薰門衆痛哭有仆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縣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為之一空　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乘載諸王後宮皆胡人牽駕不通華言至邢趙間斡離不遣郭藥師迎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慙而退　帝自離青城頂青氈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蓋嘗副路允迪出使者粘沒喝逼茂實胡服茂實力拒之茂實請待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遂由代渡太和嶺至雲中　初張叔夜聞金人議立異姓謂孫傅曰今日之事有兜而已移書二酋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酋怒追赴軍中被虜北去叔夜在道中惟時飲水度曰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舉笏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扼吭而兜何栗孫傅至燕山亦相繼兜　今人以太上皇及帝以素服見阿骨打廟遂見金主於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為昏德公帝為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後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從依撻懶以居撻懶亦厚待之

張溥曰西晉之亂成於惠帝懷愍繼之國亡身弒至今望平陽之塵憤劉聰之逆青衣戎服三歎隕涕不意幾百年後又見之宋徽欽也弒懷之繼惠亡以六年愍之繼懷亡以四年欽繼徽直一年耳盡室北遷敷天同辱亡尤暴焉懷愍之世

劉石號橫大勢不支鑾蹕鯨吞顧趾僵仆天實為之若徽欽立時非無可為者也靖康之冬金人渡河陷西京詔馮澥李若水使金軍請和既而兩河盡割宗室往盟京城陷天子降前者之失算無論即以此日言金陷河東於元年之十一月却二帝於二年之二月盟桓大梁四越月而後發度其初未必遽欲挾帝而北也先質太臣次質親王甚而則臣天子先棄三鎮次割兩河甚而則括京師虜欲何厭求而必應則警警焉帝初至金營金人尚無意留之誤於何稟再往而執金人固曰非我取之彼自來耳磁人殺王雲絳人殺聶昌陳過庭諭降兩河皆不奉詔國勢雖危人猶思宋使欽宗仰觀帝座車駕勿出康王濟於宗澤師不左次外則勤王四集內則好言謝虜飽慾而颺未可知也援絕財窮輕身履虎金不滅宋帝先自滅始隳青城終隕五國高宗紹興七年九月而聞道君崩三十一年五月而聞淵聖崩流離異域久處益傷又不如晉伐永嘉建興二主速朽為愈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八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七終

張邦昌僭逆

王時雍吳幵莫儔宋齊愈迎金人意議立張邦昌

馬伸吳給秦檜議復嗣君金人執檜去

吳革起兵謀誅范瓊張邦昌不克與麾下百人皆死

金立邦昌時雍等修

欽宗靖康二年二月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幵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為人主者　癸未吳幵莫儔復召百官議眾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幵儔二人徽言虜意在邦昌時雍未以為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眾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置軍中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馬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　是日王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喻眾以立邦昌意眾唯唯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為諍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為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諭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　三月辛卯朝金人遣張邦昌入城居尚書省令百官班迎勸進閤門宣贊舍人吳革謀先誅范瓊輩劫遷二帝以討邦昌期以三月八日革事與謀者呂好問馬伸張所吳倫等數人又有內親事官數百人皆以不忍屈節立異姓殺妻孥焚所居同謀舉義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日受冊請急起兵革乃披甲上馬至咸豐門四面皆瓊黨紿革入帳即執之碎以從逆革罵之極日引頸受刃顏色不變其麾下百人皆死丁酉金人奉冊寶至遂立邦昌為帝國號大楚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偽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遙拜邦昌但東面拱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皆慘怛邦昌亦變色惟王時雍吳幵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百官皆加擢宇以王時雍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吳

有佐命功

金人議留兵衛邦昌呂好問好言解之乃去

好問勸邦昌請立康王

馬伸上書正言邦昌氣沮

邦昌尊元祐后為宋太后

趙子崧等聲衆起義邦昌請謝克家迎康王

升權同知樞密院事莫儔權僉書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予晝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惟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惟王時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耶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赭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升傳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都人目時雍為賣國牙郎時上皇在軍中聞邦昌僭位嘆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君之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霑襟　時金人議留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宇董統之可也好問曰宇董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於是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真立耶抑姑塞虜意而徐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遣政可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無令衛士夾陛虜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下文書不得稱聖旨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言於邦昌曰伏見逆胡犯順且遍立相公以定國事相公所恐死以就尊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亦以相公能定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亦已知所在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以為外挾彊虜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為久假不歸之計一旦喧鬨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一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取俟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以為叛臣也自邦昌僭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伸始貽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氣沮　甲子邦昌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迎居延福宮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其策太后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識者皆覘邦昌之意非真為趙氏也　時宗室子崧知淮甯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歃血同奨王室移書訶斥邦昌責其反正併諭王時雍等辭旨激切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康王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能下所宜孰慮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哲復從旁贊之邦昌知人心不順遂不聽時雍言克家至濟州勸進康王不許　邦昌又遣將師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立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耳非敢有他也康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為邦昌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處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僭亂蹤跡已無可疑大王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康王遂自濟州如應天府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康王慰撫之王既即位問宰執何以處邦昌

帝封邦昌為王

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貲然為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實避位之意告之遂以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王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參決大事

張溥曰張邦昌居徽宗朝頗乏諫論惟乞取崇觀大觀瑞應增製旗物求媚人主金人入寇附主和議靖康初進位太宰未幾與李梲同罷衆謂其私於敵也二帝北狩金立異姓宋齊愈王時雍等揣摩勸進立為楚帝邦昌本無能何金人暱之度彼偕康王往質時和柔謹媚虜所易也賊臣逆探其心往來附和南朝帝位輕如鴻毛則姑與置君耳金師既退呂好問馬伸抗論利害趙子崧移書反正邦昌知人心不附奉迎康王南京定鼎偽命罪彰潭州之死或云可恕然華國半臂僭辱宮闈宣贊義兵忠感風日金營赭袍無故帝之心元祐冊文用紫后之禮南面觀望大逆何辭好問濡跡存趙猶蒙賢責罷知宣州甯論邦昌哉康王構建府元帥不急國難今年次東平明年次濟州恐視北邊遽取大位其無人心與邦昌何殊宜即位以後姑息行貸觀其出使金軍應對無聞為虜所輕承詔開府道途自全京城坐陷以彼庸才豈但中人以下乎景王杞盡孝上皇北行頭曰鄆王楷等流離異域死生失所此即不能倡義復讐立功函夏猶獲追隨父兄蒙塵相守構獨擁兵居外衆危履尊跡雖順於靈武心猶逆於安東其無臣子禮甯異沂王哉金營再遣宗澤當留民殺王雲太位有屬假令信王當之統金石之旅任忠義之臣馳驅大河中原可復而康王先立東手何為天欲宋室偏安非人力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八終

帝命馮澥副康王使金宗澤道語止之

汪伯彥請王如相由此受知岳飛因劉豁見王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九

高宗嗣統

欽宗靖康元年冬十月戊辰詔馮澥副康王使金斡離不軍先是王雲至真定斡離不軍遣從吏先還言金人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金使王汭等亦來帝乃命澥副康王往會雲還復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王由滑濬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令虜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王出謁轟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姦賊也因執雲殺之時斡離不濟河遊兵日至磁城下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橐鞬部兵以迎於河北王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伯彥由此受知相人岳飛亦因劉豁見王王令招賊吉倩倩降以飛為承信郎議者謂是役王雲不死王必至金無還理　閏月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帥率天下兵入援何桌亦以為然密草詔議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為兵馬大元帥知

故唐老請拜康王為大元帥率天下兵入援

宗澤以二十人破金三十餘砦

宗澤諸赴義汪伯彥勸王遣之先行

中山府陳遘為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連入衛。仍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哽咽，軍民感動。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有兵萬人，分為五軍而進，次於大名。宗澤以二十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水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十人至，張浚茁傳，楊汝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齎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二年春正月，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移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懋，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賊，營澤揮眾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眾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出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破之。

二月庚辰，康王至濟州，時王有眾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然，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十人入援。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瀆齎帝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令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以書曰：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能即宜遠避。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北去，宗澤在衛聞之，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時張邦昌請元祐皇后孟氏入居禁中，垂簾聽政，后以馮澥為奉迎使，與謝克家及康王勇忠州防禦使章渊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勸進。既至，王慟哭受寶，命遣克家還京，辦即位儀物。后手書告中外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梓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禍及宗枋，謂三靈之改卜，眾恐中原之無主，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隣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哀雍之資，起於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

張俊辨蠟詔之詐勸王進兵

宗澤欲徑渡河遮還二帝以無勤王兵而止

元祐后手書告中外

宗澤朱勝非勸康王趨應天

康王即位

置御營司

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漸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四旁望見城中火光燭天請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即發滑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命築壇於府門之左期以五月庚寅朔即位改靖康二年為建炎元年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帝登壇受命畢慟哭遥謝二帝遂即位於應天府治大赦張邦昌及應於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彦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敘是日元祐皇后於東京撥簾　辛卯遥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以黄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彦同知樞密院事　尊元祐皇為元祐太后　遥尊生母韋氏為宣和皇后　遥立夫人邢氏為皇后　乙未以吕好問為尚書右丞初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遂有是命　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制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黄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彦副之而以王淵為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為左軍統制張俊為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

張溥曰徽宗三十一子最賢者無若第十八子信王榛最不肖者無若第十五子沂王楥靖康之難榛匿真定境上馬廣趙邦傑奉以為主兩河遺民聞風響應榛奏書高宗行在願總大軍與諸路勤兵殄日討賊黄潛善汪伯彦沮之遂自亡也楥從駕北方與劉彦文告上皇左右謀變禍幾不測上皇詞直金人誅楥凡人不相及如二王者抑何遠也康王構徽宗第九子史言其生東京大内赤光照室又云朗悟殭記日誦書千餘言挽弓石五斗帝王之姿或有天命然觀其出使金軍應對無閒為虜所輕承詔開府道遥自全京城坐陷以彼庸才豈但中人以下乎景王杞盡孝上皇北行頭白鄆王楷等流離異域死生失所此即不能倡義復讐立功函夏猶獲追隨父兄蒙塵相守楠獨擁兵居外衆危履尊跡難順於靈武心尤逆於安東其無臣子禮甯異沂王哉金營再遣宗澤固留民殺王雲大位有屬假令信王當之統金石之旅任忠義之臣馳驅大河中原可復而康王先立柬手何為天欲宋室偏安非人力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九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

李綱輔政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甲午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綱再貶甯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

帝召李綱顏岐范宗尹沮之不聽

汪伯彥黃潛善與綱忤

帝出岐宗尹而用綱

綱陳十事

綱請罷張邦昌黃潛善藉之綱力爭乃下責

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封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覘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擬必為相及召李綱於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濟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閒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為法　六月已未朔李綱至行在入見涕泗交集帝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為天下臣民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甯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癘官盡復官職皆汜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伏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污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都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閒進退大臣太速功効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　李綱以二事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載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興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

邦昌至潭州伏誅 綱請贈李若水等官

綱請料理河北河東應張所傳

綱立軍法

綱請廣赦令

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書以弒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異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為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保化軍副使潭州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并莫儔李耀孫覿於高梅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邦昌後至潭州伏誅　贈李若水龍安國劉韐官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龍安國顧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謚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韐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　甲子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緒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綱又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十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伍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辛未予剪生大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

詔行綱募兵買馬出財三議

綱薦張所為河北招討使

岳飛劾潛善伯彥而奪官

張所補飛武經郎

宋齊愈棄市

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卹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令赦廣示德義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閭有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

丁亥詔諸路募兵買馬激民出財用李綱之言也綱上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閒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　丁亥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初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振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創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師因言其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帥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又言黃潛善汪伯彥恐害新政帝方信任潛善貶所江州至是以李綱薦用以為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使之擾且言自置司河北盜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來豪傑擢王彥為統制時岳飛上書言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不能承聖意恢復日謀南幸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飛越職言事奪官歸河北詣所所以飛為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縱枝曳柴以敗荊棘教采樵以致統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特河北以為固苟憑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惟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秋七月己丑朔以王璞為河東經制司傳亮副之又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　甲辰右諫議大夫宋齊愈棄市初齊愈論李綱募兵買馬招財三事之非不報時方論僭逆偽命之罪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於是逮齊愈於獄齊愈引伏遂命戮於東市　時帝手詔

綱力請帝適襄鄧

李綱黃潛善相同

潛善阻召還傅亮遂排去綱

擇日巡幸東南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已而帝意復變綱又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鄂關陜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貨財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過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旨未乾遽失大信帝然之丙午詔定議巡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王楊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八月壬戌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

呂中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政攘夷為己任抗忠數疏中時實言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氣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燾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陜南葺襄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為此也

乙亥招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李綱罷時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為追還令東京留守御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為之請潛善等不以為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才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陛下東幸為安便故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計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

陳東歐陽澈請留綱罷潛善伯彥遂被殺

許翰八上章求罷

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招軍貿馬之非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闕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蠭起矣　壬午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乙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布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帝怒言若不亟誅將復鼓眾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　乙酉許翰罷翰言李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廟堂可乎凡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張溥曰予讀宋史至紹興十年觀文殿大學士隴西李綱薨廢書而泣曰王之不明孰有如高宗構者乎綱在政和宣和間屢發讜言被遷謫金人入寇上策禦戎決內禪議為欽宗所知靖康元年數月間旋用旋罷幸亡汴京不守二帝北行凡綱議論設張忠誠勇毅從則存違則亡非構親見聞者哉既即大位首召入相十事論奏頗見收納僅七十七日而罷則何為也綱于靖康排和議而主戰守于建炎誅偽命而諫南遷其言最質非好高論而賊臣閹主動色相戒狐疑不決必去之後已此必有深累其心者矣黃潛善汪伯彥二三小人日夜求和為構言熙陵九葉上皇三十二子僅存陛下又未有儲貳奈何輕自蹉跌聽其言悽悽小忠抑何似兒婦人也古來不肖之君言宗廟社稷則震而若遺言妻子四體則戀而不割趙構徽時竊帝偏安自足涉淵履虎惟恐身為金俘二聖中原宣所恥哉潛善等牽衣執手囁嚅耳語以婦寺之說中愚柔之心構方德其愛我而綱必欲強之經營西北有進無退宜其萬說而萬不當也淵聖初年金人責盟李邦彥請罷綱以謝之及構召綱顏岐范宗尹等猶祖是說齮齕其來宋齊愈佐張邦昌僭位大逆當誅而張浚賢者反以此罪綱國是不明害成者眾迨陳東歐陽澈刑東市許翰著哀辭而構遂明與綱訟矣建炎三年粘沒喝至構遽南奔詔錄邦昌親屬而綱獨不赦紹興二年宣撫湖廣蕩平巨盜未幾為呂頤浩徐俯劉斐所劾罷終綱之身名聞燕山道窮南渡彼趙構者見逼金虜如越如溫在明在杭居海舟泊港口流離殆死營營青蠅不一悟也唐德宗於陸贄用之艱難之日

棄之無事之時後世譏其極愚構於李綱則尤甚焉德宗猶忿母而趙構忍忘父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宗澤守汴

宗澤陳興復大計黃潛善阻而出之

澤疏諫和議李綱薦澤為東京留守

澤請帝還京師

澤奏斬金使帝縱遣之

澤復河圖收復

岳飛犯法將刑宗澤奇之遣使立功

澤屢表請帝還汴京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六月乙酉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浦解是視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紱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含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荊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為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為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恐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　真定懷衛間虜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宗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其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十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東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秋七月宗澤復上表曰今逆虜尚熾羣盜方興此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棄之以遺狂虜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為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諭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時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彥以為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

澤條上五事極言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

澤遣劉衍等擊金人兀朮不敢向汴

澤敗金人

澤決大舉之計

楊進王善等降澤

澤疏請還京帝已降詔復不果

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冬十月帝如揚州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閻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極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時兩河雖多陷於金而其民懷朝廷舊恩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吕祉王彥各統大軍盡平城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敵敗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阻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　十二月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兀朮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

二年春正月金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擁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出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遺臣王棠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人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感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還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畏憚對南人言必稱宗爺爺　三月乙丑河北盜楊進等降於宗澤楊進聚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

時澤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約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衆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為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工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河外蓋姦邪之臣一為賊虜方便之計二為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士氣已勇銳望陛下無阻萬民敵愾之氣乃循東魯既復之轍奏下帝乃降詔擇日還京既而不果　宗澤召王彥兵還汴使屯滑州先是彥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十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奪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飛身

岳飛屢敗金人擒殺其將

王彥屢敗金人

澤疏渡河潛善等沮之

澤為潛善所抑疽發而卒

杜充惡反澤所為

王彥請北伐潛善等迫之致仕

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於太行山擒其將拓拔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退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留守司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不敵諸將敗去彥獨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遣其部曲覺之相率剝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動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擾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至是澤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進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潛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擾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計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秋七月宗澤卒澤既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中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計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皆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數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計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羣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姦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澤卒後王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張溥曰高宗構之奉帝命往金軍也汪伯彥以帛書請泜相州欒鞮郊迎握手慰勞君之知臣固謂其能出我於險也然金人要構議和時構由滑濬至磁王雲與俱將蹈虎口宗澤叩馬力諫得免北行生我之德大於伯彥構何不念也伯彥

以人言去國建炎元年知宣州過闕構語秦檜追懷檜察有漢高豐沛光武南陽之忠獨置澤若譽好所惡而惡所好寓人情乎伯彥當靖康改元猶獻河北邊防十策黃潛善事徽宗尤闇冗無聞陝西地震察訪失職見議朝論構忽拜為副帥召入中書與伯彥同處肘腋左周右召親厚無比遂使澤志不申疽發身死抱武侯之忠嬰亞夫之疾澤則已矣構之不才何以對劉禪也澤少豪儻有大略登元祐六年進士廷對言考官惡直累試郡邑國爾忘家既聞女真海上之盟即退居東陽結廬山谷管樂命世出處不苟靖康難起願使北庭兩河敵衝單騎經理及入援都城謀遏二帝請誅偽命力守汴京累章讀駕赴日渡河智勇冠文武忠義動天地而二賊為梗大事不成計澤通籍以來更事三主功名不達得時奮節惟在高宗廼三十年而淪滯空老不二載而憂憤喪軀生發雷電之光沒洒邪山之淚英雄失路孰有甚於宗忠簡者哉構性無良幾同秦虜金人所寔構亦寔之金人所譬構亦譬之既悅汪伯彥黃潛善則必相秦檜既怨李綱宗澤則必殺岳飛詩云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構則吾不知其極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二

兩河中原之陷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金人陷河中府先是粘沒喝等既北去留萬戶銀朮可屯太原副統韶合屯真定婁室圍河中蒙哥進據磁相渤海大撻不也圍河閒帝命馬忠及忻州觀察使張燾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閒以襲之已而黃潛善等復主和議遂詔追襲兵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至是婁室以重兵屢河中守臣席益遁去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而死　十二月金人分道南侵粘沒喝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銀朮可等攻漢上訛里朵兀朮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里蒲盧渾軍趨淮南婁室與撒離喝黑鋒自同州渡河攻陝西粘沒喝至汜水關留守孫昭遠走死　婁室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冰過陷同州華州安撫使鄭驤死之金兵遂破潼關王瓊棄陝州走入蜀中原大震

帝命馬忠張燾襲金兵黃潛善等止之

婁室壓河中郝仲連父子死之

銀朮可陷鄧州劉汲死之

唐重死義

二年春正月戊子金人陷鄧州粘沒喝諜知鄧州將為行在所令銀朮可急攻之知州范致虛遁去安撫使劉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死鬥城陷死之初議南陽備巡幸諸峙悉多悉為金有　乙未金婁室既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軍時京兆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經略使唐重與守臣誓死守已而經制副使傅亮以兵奪門出降重死之　金人陷均州又陷房州　辛丑金人陷鄭州通判趙伯振死之　癸卯金帥窩里嗢陷潍州知州韓浩與通州朱廷傑皆力戰死之金人又陷

張深遣劉惟輔刺殺黑鋒

沙振害陳遘中山遂陷

翟進復西京程亮死義

王庶檄諸路兵禦金人曲端不

青州　二月丙子金人陷淮寧府守臣向子韶死之　金婁室既陷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積降虜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略使張深遣劉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虞黎明軍進惟輔舞梢剌殺黑鋒洞胸墮馬死虜為奪氣深更檄日都護張嚴往追之嚴追婁室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婁室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而敗死之　丁酉粘沒喝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婁室盡焚西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赴西京捉殺盜賊粘沒喝復留兀朮河陽以待之金人陷中山府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知府陳遘欲盡括城中人為兵力戰部將沙振潛害遘城遂陷　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復西京　夏四月乙丑翟進以兵襲金兀朮於河南兵敗其子亮死之進又率韓世忠等兵戰於文家寺又敗世忠南歸兀朮復入西京尋棄去　五月金婁室大掠而東遂陷絳州初宗澤承制以王庶為陝西制置使曲端為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聞虜陷長安檄庶兼節制懷慶徑原兵既而金人東遁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清渭為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虜遂去曲端乘虜退復下秦州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庶猶以書約似予欲過餘虜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二人竟不應時絳州猶為國拒守婁室還軍陷之　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為都統制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虜人占據同華畏暑休兵秋高必大舉盍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事先並進馳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從　八月癸巳金人陷冀州將官李政死之　甲午金人再犯永興軍辛丑陝西節制司貿師範及金人戰於八公原死之　九月金將訛里朵襲破信王榛於五馬山初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於真定五馬山得上皇子信王榛於民間奉之以總制諸路兩河移民間風響應王遣擴赴行在奏事還至大名訛里朵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諸砦諸砦皆陷時詔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張俊自東京至開德馬壕為河北應援使以備金訛里朵既破五馬山深知擴兵南來使人馳報粘沒喝粘沒喝將歷懷衛而東聞訛里朵已敗擴軍於清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以攻澶濮榛亡走不知所終　十一月金人陷延安府通判魏彥明死之先是王庶至京兆曲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託辭不行庶無如之何復還端涇原時金婁室渡河諜知庶端不協乃併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冰渡河犯晉寧優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邠州庶日移文趨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還延安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於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府王璽亦將所部赴

聽延安逐陷　楊粹中命將收粘沒喝城陷被執不屈而死　徐徽言屢破金人斬婁室之子　訛里朵攻大名府張益謙迎降郭永死之　金軍士欲發孔子墓粘沒喝殺之　徐徽言父子死義　杜充棄東京岳飛力諫不可　四京皆沒於金

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兵付璮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端見庶問延安失守狀欲殺之不果乃奪其節制使印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　乙未金粘沒喝訛里朵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被執不屈而死金人又陷開德府守臣王棣死之　庚子金人陷相州守臣趙不試死之不試太宗六世孫也　甲辰金人陷德州兵馬都監趙叔皈死之　金人寇晉寓軍知軍事徐徽言却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之地則奏官為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虜結和抑其所請虜忌徽言欲速拔晉寓以除其患既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月徽言屢破却之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婁室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為書招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降金可求與徽言連兵金人使招徽言於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虜大破之斬婁室之子　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陷濟南府　甲子金訛里朵攻大名府守臣張益謙欲遁提點刑獄郭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虜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死士告急於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與轉運判官迎降訛里朵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為辭訛里朵遣騎召永謂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訛里朵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降乎訛里朵怒併其家屬皆殺之　己巳金粘沒喝陷夔府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三年二月金婁室破晉寓軍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室併其子岡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死事聞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徽言父翊宣和末救太原死之世著忠義

秋七月留守杜充棄東京歸行在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朝廷命郭仲荀程昌禹相繼代充然留守司亦名存而已

四年二月金人入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為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於金

張溥曰欽宗靖康二年之五月康王構即位於南京改元建炎首拜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識者危之曰此剝道也狀李綱內相宗澤外將河北置招撫河東置經制立帥府討羣盜張所傅亮等充任其職兩三月間國事無譬少康造夏其斯時乎乃李綱一罷帝即流播元年十二月失西京二年十二月失北京三年九月失南京四年二月失東京其間郡邑破亡叛盜紛作六宮車駕絡繹道路求為匹夫幾不可得則何為也欽宗之如青城也粘沒喝邀之范瓊等迫之猶曰命懸金虜不敢自由康王為帝其時可以立矣張邦昌既逐國無儲帝之疑幹離不復死敵有漸殺之勢

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幸揚州

許景衡言建康可據

葉夢得陳待敵三計不報

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

潛善伯彥並相專權

張浚請備金人潛善

綱行十事務合人心澤又洒掃舊京引領車駕自應天達開封通邑大都惟我馳驅而徘徊不行逐綱致亂自作之孽不可活也綱在靖康間用閒舍雖未大任尚留數月建炎登朝僅七十餘日爾傅亮經營方始而責其無成宋齊愈大逆當誅而罪以私意事莫急於招兵買馬而指為失策政莫大於定都用人而斥為狂言綱甫罷寇諸賢盡空左右謀國惟有汪黃金寇四至欲奔無所內侍進痛哭之談三軍發斷頭之憤帝終不悟而心暱之十世山河必不復矣史言徽宗失國愚非晉惠暴非孫皓篡奪非曹丕司馬炎獨不幸而有子厄一敗於欽宗而明皇絕西內之望再敗於高宗而愍帝蹈平陽之轍神龍繼父則夫婦義喪建炎繼兄則父子道亡固可同類而並笑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二終

南遷定都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帝以京師未可往手詔巡幸東南　丁未元祐太后如揚州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決意幸揚州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九月壬辰以金人犯河陽氾水詔擇日巡幸淮甸命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堡招訓民兵　冬十月丁巳朔帝如揚州時金兵日迫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諜者言金人欲犯江浙乃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眾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

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　以葉夢得為戶部尚書夢得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里山川為本勢以地池甲冑兵械為重氣以將帥士卒為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為宣撫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　冬十月甲子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為扈從都副統制　十一月庚子朔享祖宗神主於壽寧寺壬寅郊祀天配祖敕東京起奉大樂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揚州江都築壇行事凡鹵簿樂舞之類率多未備嚴更警場就取軍中金鼓權一時之用是日大赦　十二月乙卯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駐奉國寺　己巳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蠭起潛善伯彥既無謀略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為李成餘黨無足慮者　戊寅以張浚參贊御營事

伯彥笑之

粘沒喝陷天長帝逃至鎮江

軍士欲殺黃潛善而誤殺黃諤

王淵請帝如錢塘張邵勸都金陵不報

用朱勝非計錄用張邦昌親屬帝駐杭州下赦詔獨不赦李綱

馬擴上書言四誤六失　張徵論罷潛善伯彥

浚極言金人必來請預為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為過計而笑之

二年春正月帝在揚州　丙午金粘沒喝陷徐州知州王復死之時韓世忠屯淮揚會山東兵以援濮州粘沒喝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引還粘沒喝躡之至沭陽世忠棄軍走鹽城衆遂潰粘沒喝入淮揚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取淮東入泗州　二月庚戌詔聽士民從便避兵劉正彥部兵衛皇子六宮如杭州　士子金粘沒喝至楚州守臣朱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內侍鄜詢報金兵至帝既被甲乘騎馳至瓜州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圖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乘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黃諤至江上軍士以為黃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爾之罪諤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金將馬五率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棄太常少卿李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城中已烟焰燭天矣陵為金人所迫亡太祖神主於道　帝至鎮江宿於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呂頤浩乞留蹕以為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為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張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報　是夕帝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浚副之又命勝非兼御營副使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時呂頤浩從行即拜同僉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浚以兵八千守吳江　用朱勝非計詔錄用張邦昌親屬遣閤門祇候劉俊民使金軍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稿以行　壬戌帝駐蹕杭州即州治為行宮下詔罪己求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　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行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荊湖控引楚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倚長江為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俟至秋終金賊再舉驅廣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海是謂無策擴累數千言皆中事機　戊辰金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州　己巳黃潛善汪伯彥罷中丞張徵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為之切齒而帝不悟　夏四月丁卯帝發杭州留鄭瑴衛太后　五

帝遣使求和于粘沒喝

胡寅進七策呂頤浩惡而罷之

帝從婁留言一意還臨安

下詔移蹕浙西

議航海避兵帝還越州

月戊寅朔帝次常州　辛巳帝次鎮江　乙酉帝至江寧府改府名建康　六月戊午命江淮引塘濼閘畝澭以沮金兵　庚申皇太后至建康府　乙亥論中外以迫近防秋請太后率宗室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軍旅之事者並令從行朕與輔臣宿將備禦寇敵士民家屬南遷者有司毋禁　八月己未太后發建康　帝聞金兵迫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修武郎宋汝為使金軍以請和致書於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兵以奔則無地所以諮諮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　閏月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捍禦及虜騎東度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恐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荊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　辛卯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浚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命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池州　丁卯太后至洪州　壬寅帝發建康將如臨安考功員外郎婁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襄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襄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一意還臨安不復防淮矣　九月辛亥帝次平江府　冬十月癸未帝至臨安遂如越州　丁卯詔曰國家近遭金人侵逼無歲無兵朕纂承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難而吾民未撫不欲使之陷於鋒鏑故包羞忍恥為退避之謀冀其遑志而歸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會稽播遷之遠極於海隅卑詞厚禮使介相望以至願去尊號甘心貶屈請用正朔比於藩臣遣使哀祈無不曲盡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累年卑屈辛未見從生民嗷嗷何時寧息今諸路之兵聚於江浙之間朕不憚親行據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為汝兵民之主則朕於事大之體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窺我行在傾我宗室塗炭生靈竭取東南金帛子女則朕亦何愛一身不臨陣以踐前言以保羣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蹕前去浙西為迎敵計惟我將士人民念國家涵養之恩二聖拘縻之辱憚殺戮殘焚之禍與其束手待斃曷若並力合謀同心戮力奮勵而行以存國家是日金人陷吉州又陷六安軍己巳帝發越州次錢清鎮將如浙西迎敵親征百司有至曹娥江者有至錢清鎮者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為聚寡不敵不若為避狄之計庚午遂復召百司回越州　十二月丙子帝至

明州　壬午定議航海避兵　庚子帝移溫台

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帝舟居於海　三月帝發溫州　夏四月癸未帝還越州初金人退帝自溫將西還召羣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陝則兩得之帝曰善至是遂駐越尋升越州為紹興府　八月隆祐太后至越州　十一月壬子日南至帝率百官遥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旦亦然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　夏四月隆祐太后崩　九月辛亥合祭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並配時初駐會稽而渡江舊禮復皆燬散太常奏權用望祭禮

從呂頤浩請如臨安

合祭天地於明堂

二年春正月丙午帝自紹興如臨安從呂頤浩之請也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　九月辛酉合祭天地於明堂用國子丞王普議正樂舞先是帝嘗以時難備物禮有從宜敕戒有司參酌損益務崇簡儉仍權依元年例令登歌通作官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工罷服等蠲省甚多既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為務而禮樂之事寢以興矣　冬十月帝以劉豫入寇詔親征戊戌發臨安士寅次於平江

帝還臨安

五年春正月乙巳朔帝在平江府　二月壬午帝還臨安　己丑建太廟於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溫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令新邑未奠請效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於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寺少卿迎神主奉安帝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建太廟于臨安

六年七月建行營於建康府時張浚奏東南形勝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玩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帝從之詔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庾副之　九月丙寅帝發臨安以劉豫將入寇故也　癸酉帝次於平江

從張浚言建行營于建康

七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詔移蹕建康

詔移蹕建康

八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車駕將幸平江李綱以為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且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皋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劉鴻溝羽引之東遂有垓下之變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苟或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

車駕將幸平江李綱奏不宜輕動

帝還臨安張守謀不臧

趙令衿免義

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關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奸氓從而附之虎踞臨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荊棘瓦礫之中不得可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脩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遠為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　戊戌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令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　癸亥帝發建康　戊寅帝至臨安自是始定都矣

張溥曰高宗構之南渡法晉元也然琅琊建號適近五胡長安既陷中原分割擇地建康誠非得已靖康初年金劫二帝即倦飾北還大宋土地棄而不有趙氏子孫可自取之反奔走東南拱手讓虜何無策也金陵天險孫吳藉都東魯建邦王氣方盛陶侃擁三州之旅而郭外安王導為分陝之計而江東立史書美焉錢塘當三吳一隅錢鏐襲王不能獨立嘗朝北方陳亮以為地下西湖其城可濉而苟且圖存謬云建鼎非所以樹不拔表四方也構初在道宗澤勸其速趨應天遂即大位既而張邦昌入朝汴京虛席澤累表請還帝不省而反幸揚州忠臣望君欲其自南而北暗君自棄反自北而南柄擊甚矣天子東走中原盡失不得已而如鎮江如平江如越州如明州如溫台航海避兵戮戰靡騁通擇臨安而止曰此固中道我所宅也抑思帝果還汴兩河股肱陳師鞠旅顧盼興復即建康襄鄧尚屬下流何有於錢塘之偏方霸國之餘氣哉構惟都杭而後以京洛委金金惟徙汴而後以西北委元元起漠北一舉取燕遼再舉取河朔又再舉滅西夏因而掇秦雍傾汴蔡穿巴蜀統大理始專攻宋陷襄陽破江淮入臨安而混一遂成李綱宗澤揣摩形勢當日若豫見之而構貪小安愚偷生削貿本豚犢責以龍虎宜弗任也咸淳德祐之禍事雖發於理宗基實成於趙構構且有亡宋之罪愚敢與瑯琊王睿並齒中興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三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四

金人渡江南侵

高宗建炎三年六月金兀朮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侵金主吳乞買從之是月遂陷磁州　九月諜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浙遣韓世忠控守圖山福山　冬十月金兀朮分兵南寇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廣入江西遂取壽春掠尤州復陷黃州

啗柴世置酒高會金兵渡江三日而不知

胡銓固守廬陵

岳飛泣請赴兗視師不從兀朮遂招降兗

呂頤浩進航海之策

趙立勤王力却金兵

飛遣孽兀朮虜德六戰常州四戰皆捷

兀朮犯臨安突南朝無備

帝次定海李鄴降金

虜琦伏殺琶八不中被執而死

守臣趙令嵗死之令嵗燕懿王玄孫也　金人陷江州時劉光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兵渡江凡三日尚未之知及薄城下遂引兵遁趨南康知江州韓相棄城走金人入城殺掠遂由大冶趨洪州　十一月乙巳朝金人犯盧州守臣李會以城降戊申金兀朮犯和州守臣李傳以城降　己酉兀朮陷無為軍守臣李知幾棄城走　丁巳金人犯臨江　戊午陷臨江撫袁二州守臣俱降　庚申金人陷真州　壬戌金人陷溧水縣尉潘振死之　癸亥金人陷太平州　甲子杜充遣統制陳淬等及金人戰於馬家渡王璵先遁淬獨與戰死之　金兵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時胡銓為舉子居鄉城團結丁壯以保廬陵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卒完其城　辛未兀朮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時江浙倚重於充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兀朮遂乘充無備由馬家渡渡江陷太平長驅至建康充渡江遁真州諸將怨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入營居長蘆寺兀朮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建康與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季梲率官屬迎金師拜兀朮於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兀朮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事聞贈直秘閣謚忠襄　癸酉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熟必不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甲戌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是月知徐州趙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金人邀立於淮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嚙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眾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麾諸軍酋敢定方拔箭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兵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　辛巳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遣亦心隊官劉晏擊之迎岳飛移屯宜興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等追破之盡降其眾時兀朮將趨杭州遂進攻廣德軍飛聞之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駐軍鐘村將士無糧忍飢不敢擾民會金復遣兵攻常州飛復追至四戰皆捷於是廣德無援金人殺守臣張烈　乙酉兀朮自廣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數百守此吾豈能遽渡哉遂犯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跸率弓手土軍前路拒戰兩中流矢猶奮勇而進力竭死之　兀朮聞帝在明州遣阿里清盧渾帥精騎渡浙來追己丑帝乘樓船次定海縣留范宗尹趙鼎於明州以待金使又謂張浚曰若能捍敵成功當加王爵吕頤浩奏令從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多從衛　癸巳帝舟次昌國縣　戊戌金人犯越州安撫使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衛士唐琦袖石伏道旁俟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我即死為趙氏鬼耳琶八曰使

張公裕擊却金人

凡朮引兵北還

汪藻劾張浚請斬王璦

人如此趙氏豈至是耶又問李鄴為帥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為臣不忠恨不得手刃之尚言及斯人耶仍顧鄴曰我月給石米不肯悖其主汝享國厚恩乃至此豈人類哉詬罵不少屈磔八趣殺之至死不絕口

四年春正月乙巳金人犯明州張俊及守臣劉洪道擊却之　庚戌金人再犯明州張俊引兵遁去　己未金人陷明州夜大雨震電來勝破定海昌國以舟師來襲御舟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船擊却之金人引還辛酉帝發章安甲子泊温州港口　時金人既破江西諸郡乃引兵犯湖南遂陷潭州將吏王暐劉玠趙聿之戰死向子諲率兵奪門而去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　丙子金朮引兵北還至臨安縱大焚掠以輜重不能遽陸取道秀州而北　庚寅帝次温州時諸將無功翰林學士汪藻上言敵人之來諸將擁兵相望曾不能為陛下施矢鏃之勞獨張俊守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虜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分戰虜若失利終身懼劍不敢復南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狠狽引去方其行也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為虜性强愎不畏其鋒猶懼屠戮況以致怨而去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之小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復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逼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璦隸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虜騎渡江充世忠璦並力扼其前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船焚其城郭為逃遁之計及杜充危急王璦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竟至陷沒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璦本隸杜充充敗於前而璦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璦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庶幾國威少振敵人知忌不報　辛巳金人陷秀州　金遊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棄城遁凡朮入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人　三月壬子金人入常州守臣周祀棄城走　丁巳金人至鎮江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凡朮師還擊之乃凡朮由秀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十人屯焦山寺凡朮欲濟之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之出以合擊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振策以馳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凡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力戰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凡朮之壻龍虎大王凡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沂流西上凡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舊艦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凡朮窘甚或曰老鸛河

牛皐敗兀朮趙立破撻懶金人攻楚州張俊光世皆不救趙立遂死

故道令雖壅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兵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朮奔竄會撻懶自濉州遣李重太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約授健者明旦敵舟躁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沈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欲引弓射之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來風使逢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能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篷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於六合縣是役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夏四月金人犯江西者聞兀朮北還亦自荊門引去統制牛皐潛軍邀擊敗之於寶豐之宋村金撻懶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至是兀朮將北歸以輜重假道於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　九月金人攻楚州趙立遣人告急朝廷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海州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光世諸將王德酈瓊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為援而衆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登陴道以觀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為國殄賊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岳飛自泰州引還

張溥曰高宗構之棄汴京建康而都臨安也利與敵遠苟幸偏安乃金人日夜戮之越明温台之間奔走不給大海遏敵幾覆滕州周平晉元不若是顛沛也為帝策者曰駐蹕之地勁虜舉馬且戰且避急而航海可以濟難若然帝幸汴則汴病幸蜀則蜀病幸金陵則金陵病幸武昌長沙則武昌長沙病六合雖廣一身莫容帝遂無宛所乎及觀建炎間韓世忠江中之戰岳飛廣德新城之捷兀朮狼狽不敢窺江益痛構謀不臧自貽伊戚也李綱罷而黃潛善汪伯彥相則帝無腹心宗澤卒而杜充用則帝無股肱人未有腹心股肱既潰而四體保無僵仆者也劉豫專任濟南而叛附撻懶苗傅劉正彥統制扈從而構亂行宮杜充總閫江浙而迎降兀朮二三王臣盡起反戈時帝所錮者李綱所殺者陳東歐陽澈所錄用者張邦昌親屬也天下皆知帝與逆賊而惡忠義其誰不亂金人乘銳邀蔽欲生縛兩宮知天子在臨安則有滌和入

王淵失諸將心

苗傅劉正彥等作亂殺王淵康履遷帝禪位於皇子

江東之師知隆祐太后在洪州則有斬黃入江西之師連歲流離四京盡沒構即草詞祈請奉朔稱臣無如粘沒喝劉豫諸賊不肯為夫差之赦句踐楚莊之哀鄭伯何也劉光世逍遙棄師清人所刺使當時將帥盡與等夷構欲自比大金龜茲不可得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四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五

苗劉之變

建炎三年三月庚辰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浚駐平江辛巳葉夢得罷以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為江東安撫制置使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誤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將心至是僉樞制下諸將口語籍籍壬午詔王淵免進呈書押扈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得君遷顯職心忿不平劉正彥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懷怨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淩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臨浙觀潮供帳過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脩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明日癸未值劉光世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候淵退朝即捽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於行闕分捕內侍百餘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傅黨入內奏曰傅等不負國家正為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苗傅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傅等問故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當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傅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傅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傅即於樓下臠斬履臠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帝遂以傅為慶遠軍承宣御營使都統制正彥渭州觀察使副都統制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傅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蘋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

傳追殺藍珪曾擇等

傳等欲挾帝幸徽越朱勝非諭止之

張浚名頤浩等起兵討賊

浚上疏請復辟

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傳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吏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傳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子為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輕侮傳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傳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謂後圖之緒帝即坐上作詔禪位於皇子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傳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專即位太后垂簾決事是夕帝移御顯寧寺　甲申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為睿聖宮大赦以張澈兼中書侍郎韓世忠為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張俊為奉國副總管分其眾隸諸軍丁亥分竄內侍藍珪曾擇等於嶺南諸州傳追還殺之　戊子以王孝迪為中書侍郎盧益為尚書左丞加傳為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為武成軍節度使以吳湛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為大金國信使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傳黨二人上殿以伺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兵傳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　己丑改元明受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浚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偽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於浚會諫議大夫張燾所親謝鄉變姓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為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其起兵且告劉光世於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書因上書請睿聖復辟　癸巳張浚命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措置海舶又念傅等居中欲得猛士往說之遣布衣馮轎持書說傅正彥轎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睿聖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驚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　甲午呂頤浩率勤王兵萬人發江寧　乙未劉光世部兵會呂頤浩於丹陽　丙申韓世忠自鹽城收散卒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眾皆感憤於是今世忠帥兵赴闕戒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脩戰具傳等

韓世忠道討傳等欲拘其妻子朱勝非恰出之

傳等懼勤王兵勝非勸其復帝位

世忠即勤王兵入北關傳等夜遁遂斬王世脩吳湛勝非等罷

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為質朱勝非給傳曰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傳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為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急趨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為也張浚復遣馮轎往杭因報書於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赦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書而恐　辛丑苗傅等以韓世忠為定國軍節度使張俊為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而誣張浚欲謀危社稷謫黃州團練副使彬州安置俊等皆不受傳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拒勤王兵　壬寅呂頤浩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迓之咨以大計頤浩曰冀諫開邊幾死官臣之手承乏漕輓幾隕腥羶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　癸卯呂頤浩張浚傳檄中外聲苗傅劉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遊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討之　乙巳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　丙午以張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穀並同僉書院事張浚呂頤浩發平江丁未次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即位傳正彥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傳正彥鐵券傳等遂率百官朝於睿聖宮帝慰勞之傳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傳黨張逵曰趙氏安苗氏危矣夏四月太后下詔還政帝復位與太后御前殿垂簾詔尊太后為隆祐皇太后己酉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庚戌復紀年建炎張浚知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彥並檢校少保　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為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傳正彥急趣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遂開湧金門夜遁犯富陽新城將南趨閩中統制王德喬仲福追之辛亥皇太后徹簾頤浩浚等入城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吏浚等見帝伏地涕泣待罪帝慰勞再三謂浚曰冀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賊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脩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　癸丑右相朱勝非及執政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盧益罷初朱勝非見帝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疏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

世忠等追擒傅正彥等斬之行在

太子薨卒

范瓊逆驚張浚劉子羽擒誅之

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顏岐等俱罷初張浚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浚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浚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寓肯為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閉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浚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浚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浚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　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邴為尚書右丞鄭毅夫書樞密院事申寅以劉光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張浚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凡勤王僚屬將佐各進官有差　五月韓世忠言苗傅劉正彥擁精兵距鎮閩甚邇倘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鬻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傳亡入建陽縣人詹劄執之獻於世忠悉械送行在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秋七月辛巳苗傅劉正彥伏誅　甲申詔以苗劉之變當軸大臣不能身衛社稷朱勝非顏岐並落職張澂衡州居住　丁亥皇太子薨卒太子從幸建康屬疾宮人蹴地止金鑪有聲驚悸疾轉劇遂不起初張浚以勤王資妄帝位議去至是竟連其保母置死　壬辰范瓊伏誅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府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浚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詣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瓊下有敕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至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

張溥曰苗傅上黨宿將高宗構建元帥府時即隸麾下劉正彥由王淵進官用劉晏計平賊丁進兩人即非大將材兵事所素習也建炎三年構從淵議幸杭內侍撓權淵縣貴顯傳等積不能平結衆作亂赤心軍起黃卷謀洶使淵先事知戒或免潰裂而寡備捐軀兵犯宮闕康履腰斬睿聖避位以沙中之小憤成廢君之大逆賊徒初心度未及此因變激極則挺甲晉陽爾朱勝非於靖康朝權守應天遇敵逃逸後議蹕南京逢主命相特進五官其人委蛇類無奇節而津沈陰陽倖不為賊忌得以獨對太后密結燕人勤王既至乘便游說帝位復安夫苗劉二兇勇非萬夫智無成畫臨以大兵必鳥獸鼠所慮者騎虎交抗奸人憑危萬一殺構以絕人望國無長君隆祐太后雖賢抱三歲兒孤立賊中臨安鼎沸大事去

矣勝非參擾賊鋒使無害帝遣梁夫人迎韓世忠而諸將鼓行率百官朝睿聖而乘輿反正北闕師來賊乃夜遁當日羣臣協力大功有三巙渠魁者韓世忠集義兵者張浚呂頤浩保聖躬者朱勝非也若趙構倚任黃汪身同亡虜股肱無麾揚之佐衛從皆跋扈之臣危如累卵猶仗中官得罪祖宗天命自絕苗劉樓下之言未嘗不深中主慝幽厲無道豈為申戎末減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五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六

平羣盜

李綱請遣王淵等分討江淮羣盜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命都統制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分討江淮羣盜自宣和末羣盜蜂起至是視靖康廣党忠閔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生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　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甯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卒數千為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懼勢難遽平乃自遣淵等分討之既而光世遣部將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自是少衰　八月戊午勝捉軍校陳通作亂於杭州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尋詔王淵兼領杭州制置盜賊使以討之冬十月丙戌王淵誘賊趙萬誅之　十一月軍賊張遇陷池州遇本真定軍校聚衆為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入城縱掠驅強壯以益其軍守臣滕佑棄城遁　軍賊丁進圍壽春府守臣康允之拒却之　十二月王淵討杭州亂卒陳通等誅之　丙寅張遇犯江州　辛巳丁進語宗澤降

王淵招降張遇

二年春正月東平軍校孔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南渡淮犯黃州守臣趙令成拒之　丁未詔諭流兵潰兵之為盜賊者釋其罪　辛亥王淵招降張遇以所部萬人隸韓世忠　五月己酉秀州卒徐明等作亂執守臣朱芾迎前守趙叔近復領州事詔命御營中軍張俊討之　六月癸亥建州卒葉濃等作亂寇福州乙丑張俊至秀州殺趙叔近執徐明斬之　甲戌葉濃陷福州　秋七月甲申葉濃入寇德縣復還建州命張俊同兩浙提刑獄趙哲率兵討之　八月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犯宿州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　九月丁進叛復寇淮西　冬十月楊進復叛衆至數萬剽掠汝洛間翟進患之與其兄興謀擊之未果楊進遣騎數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至鳴皋山破賊四砦馬蹂踐墮塹為賊所殺賊乘勝大敗官軍詔以興為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劉正

李成叛劉光世討敗之

丁進叛楊

進復叛劉正彥擊降丁進張俊擒斬荣濬

張俊招降薛慶

郭仲威降周望

翰降孔彥舟

彥擊丁進降之　十一月濱州賊益進陷棣州守臣姜綱之死之建州賊葉濃降復謀為變張俊擒斬之　吳玠襲史斌斬之斌圖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還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玠襲斬斌而自襲宗殺之

三年春正月庚子盜張用王善復叛寇淮甯用善駐京西連亘數州自京西至光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擄掠糧食所至一空　二月帝出手詔以弭盜保民之要訪于直學士胡交修交修疏言昔人謂敵有麥飯牀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為盜惟其凍餒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刻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誥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為吏士所捕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為盜區皆吾杭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殺冢白晝為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啟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為農為兵不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漏況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強兵以禦寇不能為翟興輩之所為乎世以為名言　三月盜邵青掠泗州青本五丈河舟人去為盜聚兵叔楚泗州　夏四月盜薛慶據高郵有衆數萬張俊恐其滋蔓請往招之入慶壘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遂降俊留撫其　秋七月山東盜郭仲威掠淮揚軍仲威本李成之黨成先在泗上仲威乃引兵圍淮揚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强壯以充軍　冬十月郭仲威降于平江守臣周望李成掠淮北陷泗州殺知州耿堅據其城帝降詔撫諭之命成知泗州成復陷滁州守臣向子伋及諸官屬皆被殺　十一月淮盜劉忠初聚兵於東京自斬轉入湖南遂陷舒州通判孫知微死之京西制置使程千秋軍襄陽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為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金城入蜀仲遂據襄陽京西列城皆為仲有　十二月孔彥舟犯荊南詔諭降之以為湖北捉殺使

四年二月金人去潭州羣盜大起鼎州人鍾相嘗以左道惑衆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為名自稱楚王改元天載寇澧州陷之李成入舒州　三月孔彥舟獲盜鍾相及其子子昂檻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衆于龍陽　己巳盜戚方陷廣德軍初韓世忠退保江陰潰卒戚方等遂趨鎮江劫知府胡唐老部衆以行唐老怒罵不從遇害　五月以翟興等為京湖淮南諸路鎮撫使分地處之時京東西荊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蜂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羣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翟興等並為鎮撫使分地界焉翟興河南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連水軍劉位滁濠州趙霖和州無為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淮陽軍薛慶高郵天長軍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潛荊南府歸陝州荊門公安軍程昌禹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郢州范之才

戚方降于張俊
范汝為作亂
王彥擊走桑仲
岳飛破斬馬進
王德擒郭仲威
李成走降劉豫
張用降飛

金均房州。馮長寧順昌府。秦州軍翟興聽便宜從事。俾立顯功。許以世襲。然李成辭慶。蕃起于羣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既無統屬。有急又不遑援。故諸鎮鮮能自守。未幾。求道與劉忠戰敗沒。又命孔彥舟為辰沅靖州。郭仲威為真陽鎮撫使。

六月甲申。岳飛破戚方于廣德。

丙戌。戚方降于張俊。

秋七月。建州民范汝為作亂。時方艱食。民從者甚衆。州遣兵出戰。為所敗。賊勢滋盛。統制李捧捕之。軍大潰而遁。詔福建安撫使程邁會兵進討。時汝為已破建陽。乃移命神武副軍統制辛企宗討之。

冬十月。江東賊張琪犯建康府。虔州賊李郭仁及弟世雄破石城縣。鍾相王善餘黨楊祝友復作亂。

十一月。以王彥為金均房州鎮撫使。時所在盜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覬。桑仲既陷均房。遂乘勢直搗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申牘請于彥曰。仲于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領閔立為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鬬。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遂復房州。

紹興元年春正月。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造符讖。幻惑中外。久圍江州。朝廷患之。以張俊為招討使。岳飛副之。

李成陷江州。未幾。復陷筠州。

三月。張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湖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敝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怯。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遇於樓子莊。大破之。追斬進。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走蘄州。降于偽齊。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皆遁。

五月。劉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州。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故也。

辛亥。水軍統制邵青叛。圍太平州。劉光世招降之。

張俊引兵渡江。追李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衆數萬。皆潰成北走。降劉豫。

張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六月。邵青復叛。犯江陰。之福山。遣海州鎮撫使李彥進中軍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

冬十月。邵青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劉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

邵青復叛王德平之

韓世忠破斬范汝為

分降盜崔增等所部兵

岳飛破曹成

世忠招降曹成

世忠大敗劉忠

李綱悉平湖寇

王彥擊平劇盜

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翊日餘黨復索戰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十二月盜曹成陷道州成初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聽命子諲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己即擁衆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諲而去

二年春正月辛丑韓世忠聞范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譽施逵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　二月庚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仍命岳飛等共討曹成　丁丑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為七賜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　閏四月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令岳飛權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逢頭嶺丙午岳飛八千人登桂嶺破曹成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彬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入邵川　五月韓世忠招　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邊數十里聲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旼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遺詣行在　六月孔彥舟叛降劉豫彥舟暴橫不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叛去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斷陽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退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益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　十一月甲戌命李綱劉洪道程昌寓解潛會兵討湖寇綱至潭州湖南流民潰卒羣聚為盜者數萬人綱悉平之　王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桑仲既死劇盜王嗣董震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

三年夏四月詔統制王瓌會兵討楊太時太衆日盛自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儀為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太又名公益楚人謂年少者為么云　六月己酉岳飛自虔州班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

飛擒彭友餘黨皆降

飛請先取襄陽等六郡

飛破李成等襄漢悉平

飛請營田圖恢復

飛年少建節

飛諭降黃佐使招楊欽等牛皐擒斬楊太八日而捷書至潭

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揮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匄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橫奔荆南成遂陷京西六郡

四年五月庚戌朔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為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腹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除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秋七月飛復襄陽等六郡先是飛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偽齊收成餘衆益兵屯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皐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兵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鄧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俟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八月王瓊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楊太于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木寨守將許荃戰沒宮軍死者甚衆於是授岳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瓊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五年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初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勝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岩殺倫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瓊令軍以此無功飛鞫士安使弭賊曰三日賊不平斬爾士安出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見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廟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

飛用詐弼策以決勝

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戰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沒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貧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擊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牛皐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算也黃佐取楊太首拔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據洞庭恃其險陸耕水戰樓十餘船大官軍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詐弼為湖南運判謂飛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鬬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連筏斷江路縶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遂用其策決勝於八日之間先是太自以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嘗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云

張溥曰徽宗在位日久荒樂釀亂至宣和二年而方臘陷睦歙杭州三年而宋江掠京東諸郡魚爛鳥駭勢幾蜩螗然六師張皇清蕩立奏禍猶未烈也末年寇擾山東河北數萬成羣高宗即位徒黨蜂結累歲不解其間雖張遇降於王淵丁進楊進降於宗澤郭仲威降於周望戚方降於張浚獸聚望風問能革面亦數服數叛迄無寧時迨岳飛用而賊始殄矣洪州之戰馬進授首江淮之役張用祖迎李成敗而襄漢平楊么破而荊湖靖以至走曹成擒彭友盡天下之賊莫有與飛鬬者也或謂晉之十六國劉石之餘唐之藩鎮安史之餘宋當靖康建炎間金虜蹂躪中原淪沒有大盜起乘虛畫疆建青社長子孫其誰問之徒挺戈野集自同狗鼠何無能也然永嘉之亂匈奴左部帥劉淵結五部據離石紹劉而為漢後九年石勒以上黨武鄉羯起羣盜據襄國而為趙後再閔因石氏據鄴為後趙幕容廆以棘城鮮單起勤王為燕苻洪以洛陽氏有關內為秦而涼以晉官成以晉民各有國裂土其後秦分二燕分四涼分五凡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年唐則魏博傳五世至田宏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後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

張愨薦劉豫知濟南府

豫殺關勝降于金撻懶

豫賂撻懶等立為齊帝

金以陝西地畀劉豫豫徙居汴

路傳三世而滅有州五其為亂也或據中國以自強或借天子以自大篡逆生於境內而家人猶世守爵命取於天朝而威福仍己出共主贅旒則遷鼎無罪羈縻勿絕則九伐不加盜賊帝王各因勢便趙宋羣寇非其倫也饑亂相煽村塢剽殘潰兵梗塗瑕烏合衝突志不大于元海衆不猛于漁陽據城走胡謀無先定中國大將建鼓而出以次掃除即就殄耳劉豫一假朝命捲土入金虜人用之畀地稱帝今其南牧宋遂受敝資其勢而與以名朝廷之權反制於逆賊矣小盜貴恩大盜貴威強者弱之合者離之得其術則盜皆兵失其術則兵皆盜非岳飛韓世忠師貞莫仗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七

金人立劉豫

高宗建炎二年春正月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奔真州張愨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　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攻濟南府劉豫遣子麟出戰敵縱兵圍之數重郡倅張東益兵來援却之撻懶遣人啖豫以利豫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歸于撻懶

三年三月金人陷東京諸郡以劉豫知東平府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

四年九月戊申金立劉豫為齊帝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撻懶請立己撻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順邦昌故事耶元帥昌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乃遣使即豫所部治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定撻懶以聞於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為大齊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豫即位都大名府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丞張東為右丞鄭億年為工部侍郎李儔為監察御史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為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改明年為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偽仕於豫而其家屬之在東南者悉厚加撫恤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

紹興元年六月劉豫置討司于宿州誘宋通逃　十二月金以陝西地畀劉豫於中原盡屬於豫

二年夏四月庚寅劉豫徙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南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錯鄉兵十餘萬為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壕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　先是襄陽鎮

桑仲羅興欲討豫皆為下所殺

孛橫屢提兀朮救豫乃敗績

謝皐死義

徐文叛降豫

胡松年使偽齊不屈

豫遣子麟以金兵入寇

韓世忠進屯揚州

趙鼎勸帝親征并召張浚

撫使桑仲上疏請正劉豫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襄陽荊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斷黃孔彥舟盧壽王亨相為應援未幾仲為其下所殺翟興進屯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偽詔併戮其使豫乃陰結興壓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興首降豫　十二月李橫破劉豫於陽石乘勝趨汝州偽守彭圮以城降三年春正月庚申李橫破潁順軍偽守蘭和降士戍敗偽兵于長葛　甲子李橫引兵至潁昌府偽安撫趙弼固守橫急攻下之弼遁復潁昌　二月統制李吉敗劉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殪之　三月劉豫聞李橫入潁昌求援於金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兵二萬逆戰于京城西北之牟駝岡橫敗績復陷潁昌　夏四月劉豫陷虢州復統制官謝皐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水軍都統制徐文以衆叛降劉豫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為徐大刀以功為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請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豫且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泰州　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偽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帝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大沮　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邊兵侵犯以與金議和也　十一月金人遣孛永壽王翊來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翰林學士綦崇禮言豫父子倚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其姦謀在潁昌境上恐既通使人情必懈弛宜戒將帥嚴為之備

四年夏四月熙河路總管閻師古與劉豫兵戰于左要領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　九月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先是金主晟與粘沒喝議南侵會兀朮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粘沒喝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豫聞岳飛復襄鄧懼遂乞師于金晟乃命訛里朵撻懶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兀朮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兵分道南侵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　冬十月丙子詔韓世忠屯揚州初金兵渡淮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至是奉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濟師進屯揚州　時張浚在福州慮金酋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及兵至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樓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能逆知也樓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荊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還　戊子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侯金步卒親提騎兵至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

韓世忠敗金人于大儀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為中興武功第一

帝發臨安

詔討豫罪張浚視師江上

牛皐解廬州之圍

兀朮自淮引還劉麟亦遁

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眡五鞭所向於是移軍復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孛堇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堇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旼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鴉口橋已丑金人攻承州解元遇敵于州之北門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踐籍弱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復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已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為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璡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帝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軍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次平江帝欲渡江決戰鼎曰賊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尚不自來陛下豈可與逆雛決勝負哉乃止　十一月壬子下詔暴劉豫罪逆於六師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勵六師　己未以張浚知樞密院視師江上初浚以召命至見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制之　十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念巽城固守求援于岳飛飛遣牛皐徐慶援之皐至遥語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為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　金兵自淮引還撻懶也四州兀朮屯于敷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還麾下主愈及兩伶人以犒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羣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既去劉麟劉猊亦棄輜重而遁

呼延通擒牙合孛堇

劉豫乞師滿虎虎勸金主勿許

泼請令諸將合兵掩擊

泼不許劉光世兵渡江

楊沂中擊敗劉猊

六年春正月，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淮，傍徨離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凡未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泼，泼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騎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夏四月，劉豫陷唐州。九月，岳飛遣將敗劉豫兵于唐州。冬十月丁酉，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先是劉豫聞張泼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以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還，凡未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猊率中路兵由紫荊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俊、劉光世、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泼，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泼以為然，乃遣沂中趨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欲棄盱眙，劉光世欲舍廬州，皆張大賊勢以聞，泼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豢養兵為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劄付泼，令泼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泼上言：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心，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久計，江南其可保乎？令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泼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太震。泼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猊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擊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猊率衆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猊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猊恐孤軍深入，為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猊據山列陣，矢石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兵五十，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於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猊以首抵謀主李誨曰：適見舞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猊

粘沒喝死岳飛行間

兀朮遂入汴襲豫

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而去時岳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以致目疾至是逾甚及一聞召命即日起行未至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賜飛劄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飛乃還軍　金人聞劉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七年閏十月金人襲汴執劉豫廢之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鵝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兀朮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為太子金主亶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于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東拔為左都監屯太原撻不野為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潁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撻懶兀朮偽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朮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巂馬露刃夾之因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乃以鐵騎數千圍宮因遣小校巡閭巷間宣言自今不會爾為軍不取爾免行錢為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是人心稍安遂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豫求哀于二帥撻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令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與家屬徙臨潢　岳飛奏乘劉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張溥曰劉豫杜充皆進士登第為國守臣叛降金人蒙面無忌不過欲為張邦昌耳充至雲中粘罕薄之久乃命知相州猜阻同列後為胡景山所誣下吏炮掠豫賂撻懶立為齊帝僭號八年金主亶其喪師令兀朮入汴囚諸金明池立行廢徙二賊奄奄同葬瀍東中未云得意也豫少無行嘗盜同舍生白舍孟紗衣言者擊之徽宗亦笑其河北種田叟不足比數金師南下即棄官避亂儀真有何殊能而張慤薦拔授以山東劇郡生其叛逆昔漢文帝與匈奴和親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既至因降單于教其桀驁侵擾無已時劉豫處山東多盜不欲往濟南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曰行必為禍既敗金圍果殺關勝絕城納款彼先有逆志而假以鎮柄是導之亂也豫降金兩年位僅牧守撻懶納其重賮言於粘罕高慶裔張浹復為游說始冊尊位諸大名既以叛往又以貨取其謀帝也視邦昌加勞矣紹興七年金高慶裔誅粘罕憂死豫失內援遂從臨潢北面虜主子奪唯命其何敢怨豫初帝時劉長孺勸反正邢希載請通宋誅囚不顧金盡畀以中原連兵入寇盜如李成劉忠等敗則奔豫將如孔彥舟徐文等敗則降豫

逆賊建旗通逃趙壁藕塘大敗金始知其無能也邦昌之僭金人欲之而邦昌因之豫之僭豫欲之而金人因之然金人立邦昌則去汴立劉豫又聽從汴汴豈金人敢有乎亦曰中國帝都使中國人守之特用病宋斯可矣治賊檜主和而後汴果入金也高宗聞豫叛厚撫其黨名為大齊冀稍紓難而分宋兵急趙鼎力贊親征下詔暴骨即諸道兵合金謀敗北討賊攘夷有進無退其明效也劉豫既廢汴虛無人岳飛韓世忠請乘機恢復又置不問孝斯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構之不明豈特胥人而已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七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八

張浚經略關陝

高宗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帝謂浚大計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窺蜀則東南不可保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吕頤浩扈蹕來武昌為趙陝之計復以張浚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遂以浚為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初浚宣撫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遂決行李陵論任浚太專忤旨落職與祠　秋七月庚子張浚發建康　冬十月壬辰張浚治兵於興元以圖中原浚上疏言漢中實形勢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衆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謹積粟以待巡幸　乎丑張浚以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掌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貿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己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户各以米赴官自釀斛輸錢三十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及出亦如之民以為便時浚荷重寄旬搞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賞不可計而資財常有餘　十二月甲申張浚承制拜曲端為威武大將軍宣撫處置司都統制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遂有是拜軍士悦服浚又辟劉子羽參議軍事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為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四年夏四月金兵既陷陝州遂長驅入潼關曲端遣吳玠拒之於彭原而自擁兵邠州為援金人來攻玠擊敗之撤離喝懼而泣妻室整軍復戰玠軍敗績部將楊晟死之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為援大詬之由是二人有隙妻室以端全

張浚論中興當自關陝始

浚治兵興元以圖中原

浚以趙開總四川財賦

浚以百口保用曲端劉子羽薦吳玠吳璘于浚

玠擊妻室旋勝而敗怨端不援

沒疑端遲重以彭原之敗罷之

凡朮引兵趨陝西

沒遣兵復陝西軍州

沒議迎敵決戰王彥劉子羽吳玠郭浩皆言未可沒不從趙哲軍潰遂大敗

軍退去且入夏遂復還河東　六月癸酉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軍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敝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方白浚浚不以為然及聞凡朮留江淮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秋七月金凡朮引兵趨陝西時張浚以金兵萃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凡朮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婁室專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守因其請益兵命訛里朵往監其軍　張浚遣兵復陝西軍州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　九月癸亥張浚聞凡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饋餉又不繼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閿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寓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爾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徒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與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傷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離所部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勝大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於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　十一月金人入德順軍張浚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蜀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能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據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過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請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河兵於岷州大潭孫偓賈世友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紹興元年三月金人破福津躁同谷以迫興州浚遂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為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趨益昌王庶為利變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　六月張浚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於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八月丁卯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浚既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帝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憾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奇惜者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縶維之餓其口脅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未幾金人再戰於富平浚師詐張端旗以懼敵金妻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師復敗

二年五月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　九月丙戌以王似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運擢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任子羽開玠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　十二月甲辰召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為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四年三月乙丑張浚至臨安浚雖被召以劉子羽軍敗祕其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閫已而詔押似法原赴鎮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為御史中丞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於白州詔以王似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會兀朮攻關為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濟師上手詔詰問法原憂恚而卒　八月戊子改命趙鼎都督川陝荊襄諸軍事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蜀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為朱勝非所抑乃至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至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釀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有四禮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

張浚在關陝三年全蜀安堵

呂頤浩朱勝非短浚以王似盧法原代之

辛炳常同等劾罷浚法原為玠所訟而憂死

趙鼎疏稱浚功

吳玠吳璘大敗兀朮於和尚原

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庶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鼎旋以入相不果行張浚曰張浚于建炎三年治兵興元圖復中夏四年而即有富平之敗經營歲餘兵食未厚輕鬬喪師甚非策也曲端雅長將略剛愎陵上奪王庶使印盤桓涇原迹近跋扈飛文日騰浚務攬豪傑百口保之拔為大將端有人心宜為知己者死婁室深入端議持重與浚不合安置萬安富平敗績浚追思用端又信吳玠王庶之譖殺于恭州一人之身忽賢忽佞始堅信而終讒死刑罰失平浚豈無罪然觀其中興初議彼志固無日不在王室也苗劉亂定帝位新復浚請任陝蜀勵師待駕赴軍之日誅賊臣范瓊始發建康忠義貫天枕戈待旦慷慨四顧豈讓劉琨祖逖哉呂頤浩背扈蹕武昌之議勸都臨安金寇奄至六飛播遷聲勢不接浚志益銳積粟練兵事稍辦集即合五路之師紛紜一戰彼益積憤腥羶急欲求勝曲端老謀疑為退縮棄不問也富平既敗退守興閬猶任劉子羽吳玠吳璘等力拒金人紹興年間和尚原仙人關師屢告捷成效可見而讒疾內作罷居福州悠悠多口關陝是責獨不念遏池奮翼功着全蜀乎昔馬謖敗于街亭不病孔明三分之烈任福敗于好水川無害韓琦西夏之勞論人者舉其重不舉其細也浚在炎興即不能追踪二臣而君子原之曰斯人也志大于才功浮于過閻主當陽賊相接踵有一浚而復獄以富平之役則下無勸矣且端死非辜浚固無辭責至潰軍如趙哲而謂之濫殺才略如劉子羽理財如趙開善戰如吳玠謂之失任譖人太甚又何以服浚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八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九

吳玠兄弟保蜀

高宗紹興元年冬十一月癸酉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保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玠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前砦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進兵夜擊

玠援王彥力戰於饒風關

子羽玠合擊敗撒離喝

王彥復金州

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剃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叛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三年春正月乙丑金人陷金州時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脫仙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遊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焚積聚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進　二月辛卯王彥引兵會吳玠於饒風關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關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推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至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固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已亥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申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等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城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林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渠津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斂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　五月丙子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己卯論金牛之功以吳玠為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劉子羽為寶文閣直學士王彥為保大軍呼宣使諸將佐第賞有差　十一月乙亥金兀朮陷和尚原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四年三月辛亥吳玠吳璘與金兀朮戰於仙人關敗之先是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撤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

凡戍撤離喝劉夔攻仙人關璘玠合擊敗之

玠復秦州

趙開與席益不協而罷

玠卒西人為立祠

胡交修薦其從子世將守蜀玠治屯田

世將不改玠規

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亘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以示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也。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疊射，矢者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撤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張彥叔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也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敢妄動矣。

五年春正月，吳玠復秦州，玠聞虜犯淮南，遣吳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撤離喝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六年八月癸卯，四川都轉運使趙開罷，時吳玠為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辦於開，數以餽餉不繼訴於朝，開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為之交解，乃以席益為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軍州兵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訴於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餽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權酤奇零捐帛之征，遂為蜀常賦，則開所作俑也。益尋以母喪亦去，帝問胡交修孰可守蜀者，交修可從子世將，對遂以世將為四川安撫制置使。

九年春正月己亥，以吳玠為四川宣撫使，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和議成，授玠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六月己巳，吳玠卒。玠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雖身為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秋七月乙巳，以胡世將為四川宣撫副使，世將至，謂諸將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習虜情，朝廷所以遣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耳，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皆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服。

吳璘同節制陝西軍

吳璘姚仲等破金兵于扶風

璘等屢敗撒離喝

璘以疑陣法大敗金兵

璘尋復陝西諸州因詔班師遂阻兵勢徒單合喜攻黃牛堡

十年五月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時金人復渝盟撒離喝入同州趨永興軍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初關陝新復朝廷分軍屯戍秦鄜延諸路撒離喝既至鳳翔陝右諸軍皆隔在虜後遠近大震

六月吳璘敗金人於扶風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避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儒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遂遣諸將分據渭南尋有詔世將移屯蜀口會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撒離喝使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虜先於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七十七人撒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撒離喝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閏月撒離喝與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蟲嶺撒離喝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於青溪嶺胡世將又遣王彥楊從儀分道而出屢戰敗之撒離喝還屯鳳翔既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為陣乘虜壁未定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衆撒離喝走還鳳翔

十一年九月丙申吳璘及金人戰於劉家灣大敗之癸亥受詔班師初吳璘進兵於秦州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園璘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切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耳得車戰遺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劉家灣時胡盞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涉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盞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守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即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歎而已

三十一年五月乙未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王剛中同處置軍事時聞金主亮將敗盟故命璘為之備　八月金西道行營徒單合喜將兵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於帳中

王剛中走蕭琦等合兵敗之

琦復大散關

李捷敗金人於瓦亭

琦八日而克德順

史浩討誅吳三路

責之曰大將與國謀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却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熹曰將帥之力吾何有焉　冬十月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

三十二年二月金人犯虢州吳璘遣將楊從儀等攻之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寶雞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鎮戎軍遂復大散關　時璘遣姚仲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於敵戰於瓦亭大敗之擒其將耶律九斤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悉兵趨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姚仲等又復蘭會熙鞏等州及永安軍

十二月改寅詔吳璘班師時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急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察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北之會史浩上言有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於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虜允文時為川陝宣諭使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河階成利害至重不可不慮疏上罷允文知夔州遂詔璘班師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皆復為金取

張溥曰張浚始劾李綱晚郤趙鼎信王庶而曲端死用呂祉而鄧璦叛開誠善任疑非所長而世稱知人者以保蜀功高能得吳玠兄弟力也玠善騎射有志節弟璘從戰累立功劉子羽誦其才勇浚始委以兵政富平之役玠議據高阜不輕動浚不從而敗關陝盡失人無固志玠璘收合散亡誓師堅守一捷于和尚原再捷于仙人關蜀中無恙數年以來屯田養兵西人再造厥功偉矣玠亡之後虜復決逞璘太敗之扶風自是蜀不被兵者二十餘年迨金亮入寇黃牛告警璘奮義出師商虢河源德順環州次第恢復而班師命下三軍十三州復為敵有蓋紹興十年之戰主劉和尚原者秦檜也三十二年之戰主棄三路者史浩也即璘一身厄於權臣者數矣李牧攘臂之悲道濟投幘之恨生逢趙構所見皆狄微特武穆片紙痛填天地哉劉子羽協力守險轉敗為勝胡世將文臣專閫不改成規立志公忠庶幾張浚故玠璘與同功

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

岳飛恢復中原秦檜言飛附

高宗紹興六年六月岳飛進屯襄陽時張浚視師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韓世忠與飛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遂移軍京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　秋七月岳飛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者數萬人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興等果歸之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及偽齊李成孔彥舟連戰皆捷至蔡州克其城　時偽齊屯唐州岳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

張浚稱韓世忠岳飛可倚大事

岳飛遣王貴等攻破偽齊因奏取中原不許

七年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使張宗元監其軍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總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先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賊可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隸飛詔飛詣張浚議事時浚奏罷劉光世兵柄以其軍隸都督府因分為六軍謀置帥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擾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眾浚曰張俊楊沂中何如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怒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權軍事步歸廬山浚怒奏言飛積慮專在併兵遂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六月岳飛入朝復還鎮帝累諭趣飛還職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感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速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　八月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於都督府及御史臺乃詔德還建康仍命呂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廬州瓊又頌德祉諭曰若

帝命王德酈瓊兵隸飛檜忌而不與

張浚怒飛直言命張宗元監其軍

飛請帝都上游不報

王德酈瓊交訴命呂

社節制之瓊得社密書叛歸劉豫社亦被殺

飛表謝遣和議檜怒成仇檜止飛西掃諸陵之行

飛敗金人於京西

飛遣張憲等又復州縣

以君等為是則大相詆然張永相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闊恕況小嫌耶當為諸公辦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少定社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史禍語於瓊瓊令人遮社所遣郵置盡得社所言大怨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為副名瓊赴行在瓊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社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關之朝廷耶社大驚欲走不及為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瓊遂率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社北去距淮三十里社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眾遣社上馬社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眾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鄭瓊去乎眾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眾心即策馬先渡社遂遇害事聞張浚始悔不用岳飛之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

八年二月岳飛乞增兵不許

九年春正月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誤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銜之及赦書至鄂飛表謝寓和議檜怒之意有顧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矢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檜益怒遂成仇隙和議成例加對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謀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温言褒諭之飛乃受命會遣士偵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

十年五月岳飛敗金人於京西時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劄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飛乃遣王貴牛皐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蔡光壽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關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北路招討使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李寶牛皐等相繼敗金人於京西　閏月岳飛遣統制張憲擊金韓常於潁昌又復淮甯府郟縣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福堅復趙州他將所至皆捷中原大震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葉城遁走詔興知河南府飛又使張應會興復永安軍　秋七月岳飛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為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皆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計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飛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屢戰數

十合賊兗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敢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紮刀入陣勿仰視第砍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憤甚合師十二萬次於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於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徹八千戶百人再興死獲其兗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騎雲將背嵬戰於城西雲以輕騎八百挺前決戰步兵張左右翼擊之殺兀朮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堇兀朮遁去梁興以飛命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敗金人於垣曲又敗之於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屢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五百騎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岩韋銓孫謀等皆糾合忠義社數十萬處處立砦與金人相拒或時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輸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發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衂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朝崔虎葉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其衛龍虎大王下忔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騎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公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奏檜方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志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唯類矣飛亦悲泣取諭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從從而南者如市至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敗於朱仙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字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既而自廬入覲

十一年三月金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合兵逼廬州帝趣岳飛應援凡十七劄飛奏金人傾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

飛大敗金人兀朮遁還汴京兩河豪傑來歸金王鎮等皆降指日渡河而檜令班師縣復失

書生沮兀朮棄汴

兀朮等遁
盧州飛至
皆遁
檜用王次
翁計解飛
兵柄
張俊憾飛

兀朮遣檜
書使殺飛
檜令万俟
卨等劾之
下獄又誘
張俊劾人
証害
何鑄明戚
無妻檜改
令當定獄
即手書報
之
李若樸等
救飛卨劾
檜之
劉允升訟
飛宜速下
獄死

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大喜師至廬州金兵聞風而遁飛還兵於舒以俟命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遏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　時和議已決奏檜忠飛異己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既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解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屢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己下之而俊益忌飛淮西之役俊以前違糧之誅飛飛不止帝賜劄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鬼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生事檜捕著下大理獄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以告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恕初檜逐趙鼎飛毋對容嘆息又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惡其歇閙志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高謾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講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諷卨劾飛又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太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暫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兵萬事覬使奏朝請檜志未伸又諭張俊令劾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柄檜遣人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字大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既命万俟卨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必言卨喜白檜簡錄飛家取當時御劄藏之以滅迹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偽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集市鶚家資從家屬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朝連言飛無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褒請以百口保飛卨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獄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議皆在金國中聞飛死以為金人所畏服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事母至孝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婢侍二兵珣秦嬤嬤飛師名妙遣之飛曰主上宵旰憂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

韓世忠不平飛獄面詰秦檜　飛卻兵孙名妹奉帝戒絕飲　飛課將士注坡跳壕　飛言用兵之術在智仁信勇嚴

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濠皆重鎧習之子雲嘗注坡馬躓怒而鞭之曰前臨大敵亦如是耶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間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飢死不虜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犒賞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閱用兵之術曰智仁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感額曰東南民力竭矣好賢禮士觀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全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于汴梁之朱仙鎮自為表箚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奉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下獄瞋目曰自壞爾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撤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張溥曰蜀漢之諸亮唐之郭子儀宋之岳飛三人皆間世而一出者也亮志慕管樂學問過之君臣誼深三分遂定後主闇弱委任無改子儀廓清兩京再造唐室遭逢肅代厄于宦豎幾危而安飛平羣盜破偽齊累敗金虜唾手中原而賊檜內間片紙獄死三人齊烈名在呂望姬旦之間而飛獨不幸傷哉杜郵為飛謀者曰郾城之戰兀朮窮哭復河南修諸陵功見旦夕班師之詔少緩無應駐師汴京請帝臨幸然後還二聖取燕雲為宋定鼎檜即妬飛欲責以專擅其何之辭然飛大將固儒者也曾獻公欲殺申生或曰子其行乎申生不從自縊新城屈原行吟澤畔漁父諷以隨流揚波原悲而作懷沙之賦竟投汨羅兩賢非不知委蛇可以免難而守死不移者以為為人子為人臣道當如是也飛性忠孝讀書好禮子雲數立奇功朝命每及懇辭再三與張浚議不合即上章解兵柄步歸廬墓行師之際輒俟帝命未嘗自專高宗稱其小心恭謹難進易退勇戰樂讓蓋彬彬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夫出境苟利社稷專之可也飛學春秋豈不知之馮奉世使外國莎車王不順矯節殺之宣帝賀韓增舉得其人陳湯甘延壽出西域患郅支單于侵陵烏孫發兵斬首石顯匡衡欲沮其賞劉向為之頌功皆得封侯彼生當太平徼幸變夷天子嘉勞不罪矯制飛復讐報國一舉蕩平稽留數日垂功不世廟堂即無人心豈能加擅兵之誅哉鴻泣奉詔不敢不還者誼尊朝廷君父無詭寓經不權與申生屈原同歸爾高宗橫手書精忠字製旗賜飛又詔入內委以中興御札數篋好語無實惑于賊檜不顧墜淵以人間之至愚天性之極賤而飾以浮誇御以忮忌亦何所不為也韓信挈天下以與漢高身族菹滅世莫不恨高帝之忍猶有曲諒者曰彼為

劉錡至順昌聞金人南下與陳規許清議戰遂大敗之兀朮進兵復敗遂還汴

子孫計不得不殺人以利己也飛之利高宗構大矣反其父尸還其故疆虜人皆喜而構反為讐非讐飛也直讐親耳秦檜逆構構逆二聖兩逆比而飛死痛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一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終

順昌拓皐之捷

高宗紹興十年二月以劉錡為東京副留守　五月劉錡大敗金人於順昌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沂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今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為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於汴皆攜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精銳以精銳為殿步騎遮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言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叫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沈之示無去意實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無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凝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麤畢而遊騎已涉潁河至城下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眾已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下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進初錡傅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與許清等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軵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瀕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錡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雷光四起見縛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哨如市井兜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雷止則匿不動敵眾大亂百人者聞吹哨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即趣騎急行率十萬眾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聲方振縱眾寡不侔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遍而兀朮又來吾

兀朮陷壽春　王德夜拔和州屋敗金人

軍一動彼踵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成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遇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圍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撾車礮具不用明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縋而上之乃敵械繫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朮至城下責諸將喪師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數大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請歃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無飲於河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眾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為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戰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挑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朮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草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攔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軍所敗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木馬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騎累中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為强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異悉從而北意欲損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十一年春正月乙卯金兀朮犯壽春初兀朮自敗後留屯京亳出入許鄭之間會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遂舉兵攻陷壽春復渡淮陷廬州　二月癸酉詔張俊楊沂中赴淮西時兀朮自合肥趨歷陽游騎至江張俊遣王德渡江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啓七齒寒虜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時淮已失守矣德曰明日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兀朮退屯昭

張俊等班師金人復攻濠州俊沂中往擾而殿錡設三伏以待追兵

關　乙亥金人復來爭和州張俊敗之丙子王德敗金人於含山癸未王德田師中得含山及昭關甲申崔皋敗金人於舒城丁亥楊沂中劉錡大敗兀朮軍於柘皋初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朮以柘皋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朮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覆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槍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軍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江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力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猪而進虜既而兀朮復親帥兵逆戰於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　三月乙巳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行繞數里諜報金人攻濠州甚急俊乃復邀沂中錡還會於黃連埠同往援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俊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不若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沮欲自以為功命錡無往而今沂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煙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安敢議事沂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為今其走也遂潰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者甚衆韓世忠率師至城下亦不利而退沂中遂入滁州俊軍入宣化錡軍入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追奈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謂俊無恐請以步兵禦之宣撫試觀焉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設三伏以待俄而俊謂錡曰諜者妄也戕方殿後之軍耳乃皆還鎮俊歸建康錡歸太平沂中歸臨安兀朮亦渡淮北去蓋自是王師不復出矣

張溥曰南渡名將張俊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稱俊起屠盜著名勤王既而附奉檜忌錡殺飛為宋罪人戰功雖多卑不足足道錡號善射官隴右都護名震夏人張俊奇其才使經略涇原然富平之潰敗北同敗後掌八字軍亦未有赫赫功也紹興十年金人分道入寇陷河南陝西州郡吳璘捷于扶風而撒離喝走鳳翔劉錡捷于順昌而兀朮走汴于是錡威名聾夷夏與韓岳等矣說者謂韓信追漢功先於上周瑜露吳氣淩赤壁順昌之役出奇制勝追踪二者蓋義存急難志誓必死故能以逸待勞以寡擊衆也然十年六月捷順昌十一年二月捷柘皋不數月間錡兩立大功克復中原事在旦暮竟

為檜賊所敗志士痛焉虜寇大入檜陰為主一年之內扶風順昌京西涇州以至鄧城朱倓鎮諸戰金無不敗社稷之慶賊檜之憂也講和議決計出班師飛且不容何有於錡尤可異者宋將方還虜即狎至屠宿州陷虞陽陷壽春入廬州陷商州皆在韓世忠諸大帥罷兵之日要盟無信明効見矣而趙構不悟倚檜腹心今日罷錡明日罷飛快敵人之憤陽先帝之業棄紓忘身未有愚於此者也錡慷慨沉毅忠義憂國頗類岳飛猥攖檜忌處處散地二十餘年即無夜半片紙填尸牢獄而老將杜門清涼同慨賊臣害正非殺之即錮之國命安得不墜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一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二

秦檜主和　檜死附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遣宣義郎傅雩使金軍通問二帝初黃潛善白遣雩為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為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詞厚禮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二帝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雩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

秋七月丙辰閤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時上皇在燕山謂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陵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閩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黃潛善等難之出勛于外　冬十月壬辰以王倫為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倫等至金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留倫等不遣

二年五月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于金時金人方起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虛中楊可輔劉海王昵並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獨留金國初建制度草創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因是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窘以信義結納金人不之覺

三年夏四月趙復朝散郎洪皓為金國通問使時粘沒喝自東平還雲中訛里朵自濱州還燕山帝遣皓移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

事綱請內修外攘

曹勛自金還議募死士入海奉上皇歸黃潛善等難而出之王倫朱弁入金被留

宇文虛中由金與韓昉俱掌制

洪皓至金粘沒喝迫使仕劉豫

不屈遂流遐冷山　張邵使金不屈被囚　金人迫宋弁仕豫弁不屈　趙懶以秦檜為參謀總其同妻還南聚朝疑檜獨拖宗尹李回力薦其忠為宋粟主和旬檜始　檜以揚言得相位　檜傾呂頤浩諷人言使出外　胡安國誤信游酢言而賢檜頤浩慨檜聽席益言先逐安國

宮南歸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仕豫亦死不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枝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且為皓請得流遐冷山　九月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武臣楊憲副之邵至濉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為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于三四閱者泣下見左監軍趙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僞楚僭立窺盜邊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趙懶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柞山岩

四年九月金人又迫朱弁仕劉豫且誘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乎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飢待盡誓不為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　冬十月辛未秦檜自金歸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為其任用撻懶信之及南侵以為參謀軍事又以為隨軍轉運使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桌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

紹興元年八月丁亥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范宗尹罷相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二年六月秦檜罷時呂頤浩為左相檜為右相會秦仲上疏願以所部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為聲援頤浩信之屢請出師檜時已有傾頤浩之意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開府鎮江帝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孰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頤浩至常州桑仲已為霍明所殺前軍將趙延壽復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初胡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

江躋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落職

頤浩諷黃龜年劾罷檜

粘罕喝縱王倫歸

金人還停畫江之議與檜脗合

浚諸人檜入相安國時為給事中呂頤浩既還憾檜傾己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己為都督命下安國奏勝非正位冢司值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録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爭之遂落職提舉仙都觀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落職檜亦自求去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檜善檜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着衣啖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顧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及檜求去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上書劾罷檜遂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龜年又奏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章凡三上乃祇檜職仍榜其罪于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乃召直學士院綦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即以帝意載于制詞略曰自檜得權而舉事謂當聳動于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乃首建明于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九月壬戌王倫還自金倫既被留久之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所在倫遂與朱弁及洪皓以金遺忠潛通倫意由是兩宮始知帝已即位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居于愍忠寺至是並遷於雹郡雹古奚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既至居于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食死者甚衆金粘罕喝使烏陵思謀即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厥成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亘古自分南北盍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亦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思謀沈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罕喝至曰比使來問其意旨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罕喝不答及是粘罕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復以潘致堯為通問使如金附茶藥金幣進兩宮

三年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粘罕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以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

上皇崩于金蜀馬朴服斬衰朝夕哭胡寅疎遺何編

檜以張浚薦遂漸用事

胡寅請帝服喪

趙鼎初知檜惡後為所賣

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為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五年夏四月甲子上皇崩于金五國城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遣同使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詞旨悲痛金人亦不之罪　五月辛巳遣忠訓郎何鑄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為是豈有仍書稱臣厚貢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耶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虜情益闕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鑄之事恐和議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闕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鑄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六年八月丁未以秦檜為建康行營留守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溫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七年春正月丁亥何鑄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及甯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從之　是月以秦檜為樞密使　三月己卯遙尊宣和皇后韋氏為皇太后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甯處屈己講和正為此耳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遙尊為皇太后　十二月癸未王倫還自金初倫再使將還金人新廢劉豫遣懶送倫曰好報江南自今道途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丁亥復遣倫奉迎梓宮于金

八年三月壬辰復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

檜再相異敦復有憂色

獨吏部侍郎異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　五月丁未王倫偕金使來初倫至會燕開見金主首謝歷劉豫次致使指會挼懶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留守訛魯觀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阿懶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使滿盧虎位在幹本上挼懶訛魯觀附之由是滿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矼館伴之矼以為御史時嘗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皇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己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詞出於愛君不可以為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眾議遂息為陵思謀等稱朱弁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賜之　秋七月乙酉秦檜復請遣王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國恥未雪義難講和凡七上疏力諫不報　冬十月丁巳罷參知政事劉大中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　甲戌趙鼎罷帝意不樂鼎給事中勾濤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遂出知紹興府入辭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秦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亦憾之　以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畏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其堅檜揣以為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為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志　丁丑金以張通古蕭哲為江南詔諭使與王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郡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　十一月戊戌王倫入見辛丑詔曰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己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於是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禮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奏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

滿盧虎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

檜使議振劾罷劉大中

勾濤詆罷趙鼎

勾龍如淵為檜謀擇臺諫檜大喜

曾開與張燾等極言不可和

許忻諫遣王倫

王庶極言不可和檜恨而出之

胡銓疏請斬王倫徐嘉樓炤蘇符辟檄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旦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趙雍皆極言不可和吏部員外郎許忻上疏曰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河朔千里焚掠無遺及再舉深入遂陷都城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二聖出郊追取宗族係纍大臣然後偽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謬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己從之夫彼以詔諭江南而來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真為臣妾矣陛下方寢苫枕塊豈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為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況犬羊之羣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劫質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檄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返遂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讐彼謂我之必復此讐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陛下包羞忍恥受其詔諭而彼之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夷狄矣豈不痛哉自金使入境以來中外惶惑陛下必以王倫之言為不妄金人之詔為可從臣恐不惟墮夷狄之姦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今雖未能克復中原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震振國勢鞏固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其謀叵測今虜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更與二三大臣熟議其便無遺後時之悔不報甲辰王庶罷庶論虜不可和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虜自重以為功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耶檜大恨出庶知潭州

辛亥樞密院編修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招諭江南為名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

檜用李光押和議榜

誰不以此說陷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濁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圍常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宮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之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尊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己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朝廷為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伯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佞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既上檜以銓注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詔除名編管新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鍛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為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晏敦復謂人曰傾言檜姦諸君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　十二月己未以李光參知政事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于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畫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時檜以未見國書疑封冊白帝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受金人封冊於是楊沂中解潛韓世良見檜曰朝議

勾龍如淵勸檜取金書納禁中尹焞疏諫和議

李綱言詔諭江南之名不可許

籍籍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矣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家宰詣館受書而王倫亦以許說張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張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　丙子張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權禮部侍郎尹焞上疏曰本朝金狄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盟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讐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甯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奉迎梓宮請問諱日為事今又為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陛下信讐敵之誦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己故為甘言以緩王師儻或果然尤當戮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足為不報　李綱時知洪州上疏曰臣竊見朝廷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為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基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于道卑辭厚禮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為親屈己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承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為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僞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與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淮南荊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腹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若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為此固猶不可況上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為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辱身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廷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帝不納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名以大河為界一事使名之大指或不從則二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曰使五

韓世忠力論和議之非

張浚五疏言不可通和

范如圭請遣官詣河南修奉陵寢

王倫與兀术交割地界

張燾言山陵慘禍檜惡而出之陳桑藏決意恢復檜憾而罷其官

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遮截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疏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陳帝不許及張浚古來以詔諭為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沮沮不報及張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時劉豫既廢傳言金人欲立淵聖于南京以和定而止

九年春正月丙戌以金人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畧曰上宰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戰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與雲之舉其鑒不遠廣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廣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懈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攻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　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褭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從史館校勘范如圭之請也　戊戌賜王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既又以倫為東京留守與金人交割地界　二月癸丑以周聿為陝西宣諭使方廷實為三京宣諭使廷實至西京見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泰陵至暴露歸以白帝泰檜怒之　三月丙申王倫至汴見金兀术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术遂自和州渡河而去移行臺于大名府　五月士褭張燾自河南還燾上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讐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泰檜惡之出燾知成都府　時金人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權刑部侍郎陳橐上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為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為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卒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為戍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聽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忍其假和好之說騁繆悠之詞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益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為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境土可復矣泰檜憾之罷橐官　丁亥王倫如金議事金兀术時言于金主曰撻懶滿盧虎主割

王倫至金會撻懶已誅遂破拘

兀朮撤離喝分道入寇

檜以金人叛盟為懼使馮檝探帝意王次翁謀固檜位遂得入相張九成等諫和議檜惡而貶之

范同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密奏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亦後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為副使並押至樞府治事俊知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大喜遂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取旨九

河南地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朮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朮倫即解留綸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等謀反金人執之滿盧虎說魯觀皆誅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答而令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勘官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復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即乃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南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從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帥民崩金人秘之　十二月李光罷光初謂可因和為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虜敵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怨光遂求去

十年春正月丙戌遣工部侍郎奚將等使金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　五月己卯金兀朮撤離喝分道入寇兀朮以歸河南陝西地為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幹本然之及誅撻懶遂大閱國中兵於祁州命兀朮自黎陽趨河南撤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兀朮率孔彥舟等入朮遣烏祿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於是東京留守路允迪等皆以城降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撤離喝入同州趨永興軍惟知軍事郤遠開門納之陝西州郡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　秦檜聞金人叛盟以其言不驗甚懼謂給事中馮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袤未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檝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當至覆國不用此人檝聞之意遂安　秋七月丙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秦檜薦次翁為中丞故凡可以為檜地者無不力為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朮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屢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檜得其言遂引與同列由是檜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搖奪矣　八月貶秘閣修撰張九成等官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喻樗知懷甯縣陳剛中知安遠縣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閬州學教授毛叔度嘉州司戶參軍　九月罷諸大帥軍俱還鎮

十一年三月金兀朮渡淮北去　時秦檜力主和議忌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密奏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亦後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為副使並押至樞府治事俊知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大喜遂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取旨九

柄兀术纵莫将归讲和秦檜还魂良臣如金何鑄奏誓表往金

命周聿等分地畀金

邵隆不悦割地檜阴杀之

月莫将还自金兀术欲讲和莫将久留于金乃纵之归以通意秦檜遂奏遣刘光远为通问使　冬十月壬午以魏良臣为金國稟議使時兀术遣劉光遠還欲得官尊望著者為使秦檜乃奏遣良臣　十一月辛丑金兀术以萧毅邢具瞻為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壬子議毅等入見議以淮水為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定議和盟誓乙卯以何鑄会書禀密院事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庚申命宰執及議誓官告祭天地社稷何鑄奉誓表往表畧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併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四十里外併西南盡屬光化軍為敝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隆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敝邑永為憑焉毅辭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若今歲未也則誓文為虛設　十二月乙亥何鑄至汴見兀术遂如龍虎見金主且趣割地尋復遣使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遂命周聿鄭剛中等分畫京西唐鄧二州陝西商秦之半以畀金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為界於是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十一今既畫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　初邵隆在商州十年被荆榛瓦礫以為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甚怏怏從知金州當以兵出虢境秦檜恨之從知敘州檜陰使人酖殺之

十二年二月癸巳何鑄還自金初議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養不及親徽宗已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　夏四月金遣左宣徽使劉筈以哀冕圭冊冊帝為大宋皇帝　秋七月壬午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后忍其反覆呼役者畢集然後起攢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於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后將南旋淵聖卧車前泣曰歸語九哥與丞相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始知朝議遂不敢述淵聖車前之語己丑帝易縗服奉迎徽宗及顯肅懿節二后梓宮奉安于龍德別宮　九月乙巳以和好成

韋太后自金還不敢述淵聖事前之語

檜屬程克俊作敕文以悅金

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先三年通和敕河南新復州軍兀术讀敕文謂不歸德其國遂指為釁以起兵至是檜懼當制者不能悅金遂屬其黨程克俊為文曰上宥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況申遣使輶許敦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啟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下者　甲寅遣使如金沈昭遠賀生辰楊愿賀正旦賀禮俱用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金循契丹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遣使歲如之　冬十月以皇太后回鑾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辭不拜

洪皓不屈悟室義之

皓留金十五年論事忤檜出知饒州洪皓不屈於劉豫

十三年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去會甯二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氈布常大雪新盡以馬矢然火煨麵食之或獻取蜀菜悟室持以問皓皓力折之悟室厥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敵小兒非古者待使臣之禮也悟室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願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湖為辭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屢因譖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與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遺李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甯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於金者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魏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為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樞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初被囚作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在邵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從之會甯及還入見除秘書修撰主管佑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崇道觀弁初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報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奉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即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豫且詐之復欲易其官弁皆誓不為屈語在四年九月又以書訣洪皓曰金殺

粘沒喝死
秉弁密疏
時不可失

弁還自金
論中興時
幾檜惡之

行人非細事吾曹曹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痤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粘沒喝死弁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為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叛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死相張浚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鑒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鎮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納其言賜資甚厚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　十二月金遣完顏璹等來賀明年正旦以金酒器六事綾羅紗縠三百端馬六匹為禮自是歲如之

金殺王倫
宇文虛中
在金以反
誅

十四年秋七月王倫為金所殺金拘倫問六載欲授以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人益脅以威倫自縊死後數年宇文虛亦以反誅

朱熹戊午讀議序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讐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讐不與共天下也而為之說者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讐者蓋有在矣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十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亡讐敵之患而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而專

施全刺檜不中遂被磔
趙鼎不食死
檜使徐嘉諭趙汾等使証與張凌等五十餘人謀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
檜每事與帝爭勝帝幸檜死

寵利竊主柄以逐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讐忍辱為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為檜遊說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廷其曰虜世讐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吏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為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讐人役之嘆者一日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終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

二十五年冬十月丙申秦檜死檜自和議之成擅國柄者十五年偷安江左專為粉飾太平計勸帝立太學耕籍田修舉彌文殆無虛日帝之視學也命其子禮部侍郎熹執經司業高閌講易泰卦知度州薛弼承檜意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檜大喜乞宣付史館自是四方祥瑞之奏日上舉朝晏然不復知有兵事矣殿前軍士施全候檜入朝挾刃刺之于道不中捕送大理獄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遂磔全於市檜懼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晚年尤銜恨舊臣不已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於一德格天閣必欲殺之鼎時安置吉陽軍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因不食而死檜憾未釋也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矜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至是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矜飲別厚餞必有姦謀詔送汾令矜大理鞫問使汾自誣與張凌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帝幸檜第問其疾檜惟流涕無一語子熹奏請代居相位帝曰此事卿不當預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命下而檜死檜兩居相位倡和誤國忘讐戮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陰納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具知之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性陰險深阻如崖穽不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事以誣陷善類為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訕謗曰指斥曰怨望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官識之者曰此老檜筆也自知惡極為眾論所嫉置邏卒布滿京城聞有議之者即捕治中以深文道路以目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檜每事與帝爭勝嘗鈞言水漲詔逐之檜聖為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帝言即改除之由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

究觀元統 蕭裕為腹 心與謀弒

慮中獻秦城王氣詩其勢漸不可制檜既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其畏之如此

張溥曰賊檜以建炎四年冬十月自金還紹興元年春二月參知政事倉皇北來不半載而登政府入相未有易馬者也既與呂頤浩交構罷位榜罪朝堂進用之路塞矣久之張浚薦復官遂專相十八年封王身死享年六十有六以王安石之得君兼蔡京之久任和議成而國是亂遂為賊臣首或曰汪伯彥未第時授館於王氏檜嘗從之學後日主和即伯彥志也或曰金主吳乞買以檜夫婦賜撻懶見任用黏罕寇淮上檜為草檄室撚所親見其歸蓋金諜也檜固國賊狙逆無論高宗構亦人主也忘讐委身寵終無貳獨何心哉苗傅劉正彥之亂帝詢歸嘗傅等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歸將何以處之韋太后南旋淵聖卧車前泣顧得太乙宮使太后與誓而別及居慈寧宮遂不敢言帝之忌兄而不欲其歸其本心也而性復畏敵檜揣而持之相得益深紹興之初道君未崩帝即求和檜說之曰脫引日不和上皇與宣和皇后不能待此終天恨也紹興六年聞上皇喪檜又曰今所存者獨淵聖可以和矣始啟帝以愛親之名而使之不忍不和終教帝以拒兄之實而使之不得不和帝遂以檜為知我厚我屋臣莫及也辱莫大於事虜而自稱為孝害莫重於割地而反號曰仁至於殺岳飛而人道絕矣靖康時金人攻汴求三鎮檜上名機四事力闢和議張邦昌之立同馬伸進狀乞存趙氏當日天下皆賢檜而不知異日所為甚於邦昌劉豫也游酢大儒而目檜以荀彧胡安國說春秋而薦檜於羣賢紹興二年之逐臺省正士生檜黨落職者二十餘人張浚趙鼎並墮術中悔無及矣假令王莽死于建平謙恭流譽秦檜死于靖康忠直著聲豈非兩賢士大夫乎天顧優以年而稔以惡此固凶人之分必極而大奸之醜必露也檜與頤浩同事則傾頤浩與浚鼎同事則傾浚鼎飛死以後殺機日動趙汾之獄浚等五十三人皆坐大獄以病不能書而止度檜初年陰毒藥禍豈遂至此而人老勢盈騎虎莫制由其下達然乎帝構初奇檜繼惡檜後愛檜晚復畏檜厥念不恒而同歸不肖漢靈帝父張讓而母趙忠難以常情論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二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三

金亮之惡

高宗紹興十八年六月金以完顏亮為平章政事亮本名迪古乃金太祖子斡本之子為人慓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己與金主同為太祖孫常懷覬望及為中京留守專立威以懼衆結蕭裕為腹心每與論天下事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聚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弒逆事至是引裕為兵部侍郎　十二月

逆裴滿氏賜亮禮物金主責問亮益疑畏

金主亶殺弟及后

亮弒主亶而自立

亮生母大氏與徒單太后相得

金以完顏亮為右丞相亮生日金主遣近侍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廐馬賜之金主后裴滿氏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近侍奪回賜物亮本謀不軌疑畏益甚

十九年三月金主以完顏亮為太保領三省事　五月金以天寧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撰其語以為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為之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悅出亮于行臺亮過中原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亮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逆益甚　冬十月金主亶殺其弟胙王常勝遂殺其后裴滿氏初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於裴滿后后白金主致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右丞唐括辨而殺左司郎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辨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完顏亮一日亮與辨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楞亮曰阿楞屬疏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乎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辨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常勝阿楞惡特思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查剌亮乘此搆常勝查剌阿楞達楞特思皆殺之金主積怒于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　十二月金完顏亮弒其主亶而自立時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斡本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為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為尚書省令史亮度以符鑰啟門亮與妹婿徒單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辨大理卿烏帶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辨乃國婿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劍於榻是夜興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進刃忽土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殂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有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羣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讓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為左丞相唐括辨為右丞相烏帶為平章政事諭裴滿后為悼平皇后廢亶為東昏王大赦改元

二十年春正月金主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為太后徒單氏與大氏相得甚懽及金主殺亶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金主銜之至是追尊斡本為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為皇太后徒單氏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甯宮後徒單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為壽徒單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氏跪久之矣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耶　夏四月金主亮大殺其宗室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即位遂

亮族撒離喝等

亮納其叔母及宗婦于宮

亮召曷王烏祿妻烏林荅氏至良鄉自殺

大氏卒恨不見徒單后

亮納諸從姊妹子宮

亮大殺宗室太宗粘沒喝後絕

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於是裕教尚書省令史蕭王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括辯判大宗正事胡里甲繫鞫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斜祿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又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王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王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為卿男婦代朕事卿也　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撒離喝等夷其族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強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逆設誣飾上變遂殺撒離喝及景祖孫謀里野斜也子宇吉及其族百數十人以魏王斡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

二十一年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于宮阿懶亮叔曹王阿魯補妻也亮殺阿魯補而納之封為昭妃又命徒單貞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選納焉宰相乃奏請行之遂納阿魯子莎魯啜胡魯子胡里剌胡失打秉德弟糺里四人之妻于宮尋封糺里妻高氏為修儀崇義節度使烏帶妻唐括定哥舊嘗與亮私及為帝定哥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許以為后定哥初不忍亮詠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縊殺烏帶即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為麗妃使乙剌補出其妻蒲察乂察而納之乂察亮姊之女也

二十二年十二月金主亮聞濟南尹葛王烏祿妻烏林荅氏儀容整肅召之烏林荅氏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為我禱東岳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行至良鄉得間自殺

二十三年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金主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留徒單太后于會寧徒單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常思念徒單后及病篤以不得一見徒單后為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皆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

二十四年十一月金主納其諸從姊妹於宮壽甯縣主什古斡離不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剌及習撚兀术之女也師古兒訛魯觀之女也混同縣君莎里古貞及其妹餘都阿魯之女也皆亮之從姊妹鄜國夫人重節蒲盧虎之女孫亮之侄也張定安妻奈剌忽太后大氏之兄嫂也蒲魯南只石哥之妹也皆有夫亮無所忌恥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莎里古貞最得幸每召必親候廊下立久則坐師古膝上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甯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幃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之帝於臥內遍設地衣裸逐為戲

二十五年冬十月金主亮命以大房山雲峰寺為山陵遣右丞相僕散思恭等如會甯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徒單后至燕

亮迎徒單后至燕

亮弒太后徒單氏而封高福娘

后及流沙河亮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后前曰亮不孝久勤溫凊願笞之后被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笞之我有子如是當忍笞乎叱杖者退既至居壽康宮亮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之常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三十一年八月金主亮弒其太后徒單氏初徒單后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甯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通之因使伺候動靜凡后所為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往討辭謁后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敝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聲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嘗養鄭王充為己子充四子皆成立忽忽土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等使弒后且指后左右數人名皆令殺之后方擲陳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然下跪尚衣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等繼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于宮中棄骨于水并殺鄭王充之子檀奴阿里白等三人遂召忽土等皆殺之封高福娘為鄧國夫人以特末哥為澤州刺史

張溝曰宋自藝祖受命歷太真仁英代有令主至徽欽而戕於金人帝后播遷陵廟棄土古今夷禍莫此為酷趙氏南渡一矢無遺而天會明昌儼然帝制寫意天道好還何獨不信迨完顏亮立淫戮放恣始信彼蒼假手為中國反爾也白山黑水函養發祥聚六十老女種類繁育劾里鉢生數子阿骨打昊乞買最強滅遼伐宋虐戾已極昊乞買死合剌即位即阿骨打孫也亮亦孫行覬覦謀篡夜半抽刀衆呼萬歲自是昊乞買後七千餘人盡誅滅焉劉豫叛晉劉聰因之燕母殺兄石勒亂華石虎因之厥宗屠膾二虜雖免身刑禍窮纏體情慾乎陽報施不爽亮性殘獷倍於聰虎弒兄自立誅宗族淫骨肉六年以內殆無虛日即蠻夷無禮丞報忽及自具國俗胡為狂席怨毒於家人尤亟乎粘沒喝斡離不席捲汴京兀术撒離喝盡銳南牧金源將帥為宋難者無若四賊亮或族具家或孥其女生戮死辱靡有孑遺假令大宋天討直擣金都鞠為茂草處宮決不至此而門內傷夷慘極未有婦姑姊妹皆充媵御母子兄弟不保腰領昊天惡金豈在劉石下哉然趙構南面忘讐甘為金役而冀彼內亂託天言報子胥勇士懷憤讀多亮統三十二總管之師飲馬長江宋不敢訟言其罪如漢王之責項羽舉朝皆婦人亮死猶笑之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四

金亮南侵 金人輸款立雍附

張仲軻知亮欲南侵先遣逆迎

沐京大火

梁勛請備金人而編管

亮決南侵之議

翟永固極言南侵不可亮不聽遂請老

高宗紹興二十年三月遣參知政事余堯弼如金賀即位及還金主亮以上皇玉冊附遣於帝其秘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亮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遂每事先意逆迎之

二十一年二月以巫伋為金國祈請使伋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

二十三年三月金主亮自上京如燕遂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沐京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都大定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府為東京大同府如舊遣完顏長寧為南京留守經畫之以為南侵之漸既而沐京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

二十六年三月東平進士梁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勛於千里外州軍因下詔曰議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特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偽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置憲典

二十七年二月金主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厦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即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內寢曙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覩有二青衣侍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鎧將從之前而朕寤所御小駿號小將軍者倏已鞍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踰行御覺雲霧勃勃起馬蹄闊下如海濤洶湧方驚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煜耀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贊拜髣髴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畀朕曰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伏而謝使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前後左右香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喏聲如震雷驚而寤喏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廄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能數之亦亡其一矢昭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令混江南之車書耶衆皆稱賀於是南侵之議益決

二十八年五月金主亮召李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於汴遂以伐宋使海內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為對亮大悅永固却立愁悶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鞭兵是闖古稱兵猶火不戢將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為上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繒綿好歲事無闕遽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為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養爭戰邱墟之地尤為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

亮以李通為謀主
黃中請備金人湯思退大怒貶之
孫道夫言亮南侵沈該貶知綿州
亮已南侵思退等倘入賀
冊允中請州金人遂

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崈禮講漢史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放之明日以為右丞嗣暉為參知政事永固遂請老

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初金主亮召其倖臣秘書少監張仲軻在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等使殿侍坐金主問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謂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珙嘗為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豔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還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恃其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方可以為正統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承金主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屢小釁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欲金主以通為謀主遂議舉兵南侵

冬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如宋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為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宰相湯思退大怒貶中官

二十九年春正月金主亮命其左丞相張浩及敬嗣暉內侍梁漢臣與中國叛臣孔彥舟造戰船於通州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契丹女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僉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兵器並致於燕又建水宮修燕城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聞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五月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畧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蓋欲南侵故設此二端為詞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弒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為然道夫努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復浚忠之貶知綿州　六月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至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為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三十年春正月金遣施宜生來賀正旦宜生閩人也上命吏部尚書張燾館之都亭時諜者傳金亮造舟調兵之事上不深信館者以酋邱諷宜生微問其的宜生為隱語曰今日非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宜生歸為介所告金主亮之八月賀允中使金還言金人必叛盟宜早為之備不聽命允中致仕

敘仕

陳康伯請用兵且陳退避策

王全奉亮命誤帝帝始聞淵聖崩

亮遷都于汴

金大括馬于諸路

析宰諫南伐亮殺之金大殺宋

遺宗室魏勝起兵復海州殺蒙恬鎮國大敗金人

三十一年三月詔廷臣議邊事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及聞金人南侵已決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狄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部兵三千戍之退守荊南以視緩急　五月金人來求淮漢之地初金主亮聞人言行在景物繁麗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至是遣其僉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以賀天中節為名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淮漢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為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語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遂起舉哀下詔以全之語諭諸路統制帥守監司隨宜應變無失機會　六月金主亮遷都於汴　秋七月金大括馬於諸路初金調馬諸路以戶口為差計五六十萬匹仍令戶自養以俟至是又大括贏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併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於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儲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贏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為請金主亮曰北方比歲民間儲蓄尚多今禾稼滿野自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者亮輒杖而黥其官太醫使祈宰上書諫南伐亮殺之由是羣臣不敢言　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國者凡百三十餘人　遣徐嘉如金賀遷都嘉至盱眙金主亮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嘉乃還　八月辛丑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總管李寶降制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初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經畫布置課酒權鹽士卒有自北來歸者勝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之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眾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安堵如故勝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廩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遂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

王友直起兵復大名

李寶魏勝同敗金兵

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人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隘障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斬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諭招結徼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衆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陳於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龔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合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糒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兵分四面攻之勝募兵登城以礮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　乙卯劉錡引兵屯揚州遣統制王綱中以兵五千屯寶應　己巳起復成閔為京湖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　九月金主亮大舉入寇亮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奔睹為左大都督李通副之紇石烈良弼為右大都督烏延蒲盧渾副之蘇保衡為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家副之由海道徑趨臨安劉琦為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進自蔡州以瞰荊襄徒單合喜為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趨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徒單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金主亮召諸將授方畧賜宴於尚書省命皇后徒單氏與太子光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戎服乘馬具裝起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於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　庚辰詔劉錡王權李顯忠戚方備清河韻河渦河口　丁亥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遣使入朝友直幼從父佐遊志復中原聞金主亮俞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為十三軍置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未幾自壽春來歸詔以為忠義都統制　冬十月金主亮渡淮慮魏勝睥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於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慷慨厲士卒赴援與勝同擊金兵於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欲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于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明旦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前能多死傷乃拔砦走　辛丑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沈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於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　丁未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於遼陽更名雍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曷懶館猛

金立烏祿于潼陽下詔暴斂亮罪惡十事

康伯請下詔親征

孛蠶大破金人投完顏鄭家奴等

張浚力論

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婆娑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始授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朵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沈靜明達衆心歸之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訛里朵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六斤自沐還具言金主殺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于其舅與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數十事追尊訛里朵為帝　戊申劉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兵皆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　吳拱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　丁巳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詔旨有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關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帝次平江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　金人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　庚申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為材木煮死人膏為油用之　乙丑金人陷揚州劉錡以舟渡真揚之民於江南留屯瓜州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貿琦王佐等拒之於皂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　丙寅孛蠶大破金人於陳家島殺其將完顏鄭家奴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拒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風自柁樓中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遥見寶船給敵兵入舟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掣斤舉帆帆皆油繩縣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擒傀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　十一月壬申召張浚判建康先是秦檜既主和晏然不復以邊事為意浚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計氏知之誡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竊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治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於獨謹察情偽預備倉卒庶幾

時事其母計氏勸之募檜大怒貶浚

陳俊卿言浚忠藎命判建康詔劉錡還鎮江兩淮之地盡失

虞允文搞師至采石遣敵兵命官軍力戰大敗之

允文再敗亮

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檜大怒貶浚連州居住及檜死朝廷復以和為可恃如檜時浚方居喪會星變求言浚慮虜數年間必求釁開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莫為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喪為嫌復上疏極言臺諫論浚名在罪籍倡異議以動國是復貶永州居住至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藎帝悟乃有是命召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將其軍　金人犯厎洲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劉汜以千五百人塞厎洲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於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圍益急汜以克敵弓射却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為不可義問強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鐵騎奄至江上汜先退李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橫左軍統制魏俊右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義問聞之乃陸走趨建康　乙亥金主亮臨江築臺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舟睹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蒲盧暉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耶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紅旗於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船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魏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鶻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者允文授以金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於江者亮悉敵殺之會報曹國公已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拊髀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於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絕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以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實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揚州使行臺

即耶律没咨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　丁亥劉錡以疾罷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艕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閱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成閔等為招討使閔淮東李顯忠淮西吳拱湖北京西　乙未金主亮至瓜洲居於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刃刺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浦里衍浦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亮又令軍中運鵝鸛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于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期詰旦備軍器代即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氅衣巾裹其屍而焚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徙單永年梁珙大慶山等皆殺之元宜自為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于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在荊襄兩淮者皆拔柵北還初金人之犯邊也鄭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至是果然　金主雍知亮被殺趨入燕京　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　張浚至建康先是浚被召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烟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金亮敗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浚犒軍畢即趨建康先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至是遂請車駕臨幸帝從之　戊申帝如建康張浚迎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

三十二年春正月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時金亮既死中原豪傑並起京據東平自稱東平節度使以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　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宗建為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　二月癸卯帝發建康頗行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畧淮甸大駕

元文還京口修戰備

耶律元宜等謀叛亮并殺其子光英

金主雍入燕

金兵充斥張浚乘小舟徑進帝如建康耿京起兵復東平

張安國殺

京降金棄疾約李寶等縛獻臨安斬之

張闡請張國禮

陳康伯以義折高宗

張子蓋魏勝敗金兵

罷三招討司

李顯忠授父永奇命歸朝

宜留以係中原之望若遽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從矣不從　閏月辛棄疾至山東值耿京將張安國已殺京降金棄疾遽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統制王世隆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即帳中縛安國獻於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淮判官　夏四月戊子金高宗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此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者曰向日講和本為梓宮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議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扎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閡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己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京閤門見國書不如式即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　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統張子蓋及魏勝敗之金人復遣亘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撫勁悍三千餘騎拒於石闡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橋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赴援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略陳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舟石湫河者半圍遂解六月罷三招討使以金人議和故也初李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為內應請出師欲自宿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顯忠初名世輔綏德青澗人世為緜尾九族都巡檢使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以勇捷知名先是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受國恩乃為彼用耶會劉錡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從兀术以萬騎獵淮上世輔令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术歸朝俊還世輔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兀术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省父永奇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金撒離喝至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趨高原望追騎益多撒離喝搏頰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撒離喝許之遂推之下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為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既至夏

人問其故，世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衆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於夏，夏主以世輔爲延安經畧使，與其臣王樞啇訛同出師。時紹興九年五月也。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啇訛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啇訛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延安，既到此，乃命我歸耶？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啇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鵝子軍來戰，世輔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世輔揭榜招兵，得驍勇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於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逐見吳玠於河池，尋之行在，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張溥曰：苻堅大舉寇晉，投鞭斷流而敗於淝水。金亮舉國南侵，氈帳相望，而敗於采石。二者皆氣盈激極，禍不旋踵，所謂兵驕者敗也。然堅之寇晉，慕容垂乘之，其兵先敗，而國乃亡。亮之寇宋，烏祿乘之，其國先亡，而身及弒，大患在內，不曰覺悟而空國攘袂，急求外鬬，死且晚矣。謝元等之破堅也，以八萬衆敵九十萬虜；允文之破亮也，以萬八千衆敵六十萬衆。寡勢殊強弱等，絕忽決機，俄頃轉禍爲福，成功之會，天人參焉。晉孝武時苻秦一跌困不復振，金亮縊死，慘於苻堅。紹興國勢強於太元，而大金恣睢，宋朝稽顙，卒無改馬者，何也？孝武即位，專任謝安，淝水既勝，絕秦不通，慕容垂姚萇之徒，背叛自立，秦四面受敵，晉坐觀其疲而國滅矣。金國強大，幅員萬里，高麗、宋、夏莫敢與爭，而趙構懦弱，尤以稱臣爲得策。金亮治兵，梁勛黃中孫道夫賀允中等請修戰具，立賜貶逐。驟聞警至，即議遁逃。陳康伯力勸親征，虞允文權宜濟師，幸得一勝，非構所望也。亮死雍立，金亂宋治，不乘此時定都建康，招合義師，正國體，復故疆，而猶遜辭修貢，反轡臨安，悲哉構也！天有亡夷之心，帝無自強之志，此一君者既不能處敗，又不能處勝，亮死之明年而構亦內禪矣。從來國君無道，首金亮下愚，首趙構並生一時而同笑千載，孰謂中國蠻貊無相匹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四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五

建炎紹興諸政　朝臣言事附

高宗建炎二年五月，定詩賦經義試士法。初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令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公，豈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三年夏四月，禁內侍干預朝政，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外官非親戚不得往還，違者亦處以軍法。重正

定詩賦經義試士法　帝諭廷試勿先進卷　禁內侍預

政從呂頤浩言三省始合為一

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又上比較書二篇

張守請帝兢業

三省官名自元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按而議之門下審復之尚書承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為一　六月以久雨恒陰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甯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甯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莫大於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己一曰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人之柄仍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膻羶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羹肉酪漿之味則思二帝母后服細煖之衣窮邊紀塞之寒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順考慮無是理也今罪己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七月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美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美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蠶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日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為桂州節度使掌書記其後勳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畧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以古尺記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當世論者皆躡其言

紹興元年九月知潮州汪藻上言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覩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

汪藻註續通元符庚辰以來國史

常同論朋黨之禍

傳人間頗有真本朝廷已收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歷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嘗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閣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藷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紹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成之事乃一代典章殘闕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緣奸臣誤朝馴至退狩今若無書記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細羣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況三十年之間朝廷之設施豪傑之謀謨政事之興廢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羌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隳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為忠賢耶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為邪佞耶不係其宿奸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史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桓則其事略聖人猶爾況其他乎中原失守三見閏矣及今旦日所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湮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況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為一人而著書行事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混清白亦顛倒則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為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歷東觀凡例臣得預聞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毀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尚班班可考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在顛沛中史官不廢伏望許臣聽政之餘將本州所有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自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歷官採摭帝從之即以命藻後因慕崇禮言專以其事付史官

三年二月召知柳州常同還同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倡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養成夷虜之患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甯復公議之顧臣以為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甚

范冲重修實錄為神宗考異哲宗辨誣

李綱疏攻戰備禦經略措置之方并上陳六事

魏同對曰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君子小人皆有黨而所以為黨則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且如元祐臣像中遭竄謫戮死流死而後稱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間有此論同對曰稱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則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猶宗京黨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為小人所惑

四年夏四月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冲祖禹之子也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奸臣肆為謗誣雖賴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至是召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辨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情狀益著既又除常同為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止為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謗誣欲辨白其事須重修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於實錄卷末　十一月以金酋兵退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為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肅宗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遠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為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況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思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散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荊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荊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守臣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

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之所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為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為便今者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衙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為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閑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乎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安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閭閻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擊為誤國上下偷安不為長久之計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啟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擊其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為陛下思所以為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路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所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侵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邪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土氣而又激我必不可從之事制我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況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方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吾之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

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為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瑰瑋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為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遺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僞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為端人正士者往往間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寤寐側席有乏材之歎盡心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為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之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妒指為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漸訛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堂室輿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於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為之規模而後不為之積累故也漫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先自退屈而欲責成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忍懼修省所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叮甯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為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為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

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為敢言徵謝曰陛下道臣使言不然豈敢扶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惓惓之忠疏奏上為賜詔褒諭然不能用

五年閏二月置總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閒陳亨伯為陝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稅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三十文其後行之南東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為總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戶部侍郎張致遠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為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奢侈自朝廷始員額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枉費日積月聚惟軍需是慮中興之業可致帝善其言

高閌請帝視太學秦熺執經胡宏移書責之

十四年三月太學孔子廟成司業高閌表請臨視帝從之遂視太學止輦於聖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高閌講易泰卦胡宏移書責閌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切制於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讐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讐大辱為大恩師儒之臣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只從而為之詞欺罔孰甚焉

詔行藉田禮

十六年春正月帝親饗先農於東郊行藉田禮詔曰朕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故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場罷警流徙復業朕親耕藉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躋於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於史冊朕心庶幾焉

寬諸郡之雜稅

十八年秋七月寬諸郡雜稅帝曰人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若稍與展免俟家給人足稅斂自然易辦於是蠲廬光二州上供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細絹鄂州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常平錢十三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稅錢

禁百官避輪對

二十四年八月禁百官避輪對自秦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敢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虎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至是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可令檢舉約束

二十五年十二月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比用非其人黨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茲戒毋自貽咎

陳邦瞻曰建炎紹興之間其時事可謂亟矣然君臣之所欲有為者概可覩也李綱曰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措意嗚呼若是而欲望其戡大難成大功豈不難哉講和之後人主耳目壅蔽雖欲自達無由試讀其約束輪對戒諭臺諫二詔亦可悲矣

張溥曰高宗構在位三十六年定試士之法置力田之科正官名作太學藉田郊廟蠲租賑饑太平粉飾事云粗備然而衰微益甚者君心不正輔相非人也靖康之禍讐不共天一時將相忠義蔚起夾輔中興李綱張浚趙鼎等在內宗澤韓世忠岳飛等在外人材之盛即周召叔虎莫有加焉嘗誠懷國讐親賢遠奸還二帝復兩京然後制禮作樂升中告天可也失此不圖而賊臣擅柄父兄暴尸於五國子弟玉食於江南人心已死富問國是哉建炎之初汪黃為政內侍邵成章猶知其誤國構獨信之繼以朱勝非呂頤浩才疎志狹無能為也紹興九年秦檜再用迄二十五年而後死方俟高沈該湯思退接跡相位終構一生皆小人道長之日也檜專政久務崇彌文上欺人主瑞雪木文戚膳表賀甚而日食多書不見彗星言不足畏造災祥之說飾和議之功大而圜丘小而鄉飲禮無不舉此何心乎即楊國忠之諱水旱元載之言因果也構寡嗜慾好經史室名損齋玩輕珊瑚史亦稱其恭儉仁恕庶幾守文然世有人焉見父母之讐不能報又從而拜之冀其憐我而以惜財忍辱為保家即大忘其庸食乎高閣請帝視學胡宏責其欺訣夫臨雍講經帝王令典而宏獨謂讓者豈謂學校可廢哉忠其舉非時而虧大本也安國說春秋專大復讐貞知當日治道者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五終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明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孝宗之立

高宗紹興二年春正月辛未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於宮中元懿太子辛帝未有嗣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宴駕忽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丞晏敦復上書曰元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子育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艾子艾孫宜君宜王遭誼變故不斷如帝今有天下者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當尋以來諫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後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異制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噱至是遂泰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於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吳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改名瑗

五年夏四月封和州防禦使瑗為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為徽猷閣待制范中兼胡安國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尋以伯玖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璩時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飛前此亦疏請建儲云

陳邦瞻曰余觀岳少保請高宗建儲事未嘗不悲其忠而惜其志也夫造膝密謀為宗社計慮根本此誠忠臣事然惟腹心大臣得為之非將帥任也智民勇略蓋一世挾震主之威而居不賞之功斯已危矣猶欲與人父子間事乎矧黃劉之變實立明堂帝庸王也豈能遽忘諸將而飛乃觸其深忌安知讒人不以此為中傷地也史稱趙鼎請正建國皇子之號秦檜曰鼎欲立太子是謂陛下終無子也鼎由此獲罪然則飛之不免蓋可見矣

九年三月封和州防禦使瑗為崇國公聽讀於資善堂

十二年春正月進封建國公瑗為普安郡王崇國公璩為恩平郡王

元懿太子辛范宗尹奏寅是請擇建太祖後詔伯琮入宮改名瑗

岳飛見瑗喜社稷得人

汪應辰定太子本生之稱
帝禪位於皇太子

三年九月宗室左朝奉大夫子偁辛詔普安郡王解官持服

三十年二月甲戌以普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瑋初帝知瑋之賢欲立為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史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興禮燾頓首謝至是荊州提典刑獄范如圭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裹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意遂決制授瑋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　丙午加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稱皇侄

三十二年五月甲子立建王瑋為皇太子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於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帝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慊康伯黃誠大議乞先正名儲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立更名眘　六月庚午詔集議子偁封爵户部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謚安僖母張氏為王夫人　乙亥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　丙子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面諭之太子固辭即趨側戟門欲還東宮帝勉諭再三乃止於是百官拜禪詔畢宰相率百僚固請太子遂即帝位班退上皇即駕之德壽宮帝祀履步出祥曦門胥吏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慶謝在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慼於汪黃終制於秦檜偷安恥恥恩忘親以貽宋世之譏悲夫

丁丑帝朝太上皇帝朝德壽宮戊寅大赦其文有曰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閒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　庚辰帝五日一朝德壽宮太上皇不許自是月四朝

張溥曰英宗為濮安王第十三子生有赤光黃龍之祥孝宗秀王子生於秀州青杉牌官舍紅光如日正中帝王天命似非人力然建立之際仁高二宗大度遠慮卓乎堯尚也太宗四齡即育仁宗宮中寶元二年豫王生乃歸淮邸後三皇子皆夭从而儲位乃定高宗太子專薨從羣臣請選太祖後乃育孝宗庚戌當年定議擇賢仁宗春秋四十有四高宗二十有五耳　繼體之事人主諱言齊景公年老多寵諸大夫請立太子公惡之曰為樂耳國何患乎無君唐裴休請宣宗建儲宣宗曰若建太子則朕為閒人彼皆令主繼慾目前恤於興子不顧流毒二宗平未向衰良楹國本子非已出茂選遠行萬

歲千秋公言無忌非大過人者其能之乎宋世宗室踵唐制不出閤靖康之難太宗子孫在京師者舉北遷後盡殺於完顏兒唯太祖子孫以散處得全秦宗翰出秦王天人歸與高宗感昭慰之異夢採舉朝之恪言援立才賢獨斷不惑彼一生行事足告祖宗質天地者止有此耳趙鼎請正儲號戰檜搆成其罪岳飛疏定東宮俊不免獄死或疑高宗外博美名內懷忮忌然孝宗於紹興二年養於禁庭三十年立為皇子久侍宸極慈孝無間建議諸臣如李時雨范宗尹等初未嘗忤意得罪帝即不肖未必併此而疑之也南渡推恩江寧江西揚泰高鄧泉福等州各置外敦宗院親親有加若使遵法封建近做藩鎮荊襄川陝淮甸要區分建諸王令自為守廣樂大入犬牙可制何至州破縣殘孤舟寢趙乎惜奕興朝議見未早及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六終

孝宗手書召浚浚勉以堅意恢復

浚請先城泗州史浩沮之

浚奏請帝幸建康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七

隆興和議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七月帝手書召張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可復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搗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與樞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忘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多沮之　十一月金以僕散忠義為都元帥紇石烈志寧副之時金主以朝廷欲正敵國禮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孝宗隆興元年春正月庚子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為江淮宣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目以為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讐恥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覩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嘉納之　三月壬辰金帥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先是金人十萬眾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備之至是志寧乃以

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為南攻計夏四月戊辰張浚被命入見帝銳意恢復浚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欲兵而遁迹取快一時貽寃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於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搆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五月甲辰李顯忠及邵宏淵敗金人於宿州　乙巳史浩罷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樞檄諸將浩詰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乞罷侍御史王十朋論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益權忌言敵賢欺君訕上帝為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論之予祠　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扬子馬來拒顯忠力戰敗之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户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於顯忠　丙午李顯忠兵傅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邵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趨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士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

癸丑金統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字撒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清涼且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鬬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為敵兵至與邵世雅劉侁各以所布兵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彦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勿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踴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級積屍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倚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嘆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甲寅至符離師大

浚入見請幸建康復為浩沮

李顯忠邵宏淵敗金人於宿州

王十朋論浩八罪予祠

顯忠復靈壁歸附日衆宏淵圍虹久不下

顯忠等復宿州中原震動

顯忠力却金兵宏淵按兵不動師至符離遂大潰

浚大飭兩淮守備

尹橘附湯思退劾浚降秩王十朋疏救之

敢顯忠官陳浚卿請用浚帝即復其都督江淮軍馬

湯思退陳康伯周葵等欲和張闡力陳六害帝不聽思退等私命盧仲賢許金人四郡

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略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為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乙卯下詔親征　癸亥張浚乞致仕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築縣兩城為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召浚子栻入奏事栻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必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禮泉觀使奉朝請癸酉下詔罪己於是尹橘附湯思退劾浚降秩王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誉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蠭起臣謂今日之師為祖宗陵寢為二帝復讐為二百年境土為中原弔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衂為羣議所搖眾異論紛紛浚既待罪臣豈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逐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為御營使上默然改除十朋吏部侍郎復出知饒州　己卯貶李顯忠官鈞州安置　八月丙寅陳俊卿以張浚降秩徙治上疏曰若浚不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實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入帝悟即復浚都督江淮軍馬浚遂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　戊寅金紇石烈志寧復以書貽三省樞密院求海泗唐鄧四州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等皆上書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欺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丙戌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　冬十月戊午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地歲幣可許名分歸正人不可從　十一月乙丑盧仲賢至宿州濮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貽三省密院書來上其書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侄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

思退議遣王之望往金陳良翰奏止之

浚力言金未可和

思退決意主和浚力爭不得

詔浚視事江淮金軍退

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庚子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為都督府參贊軍事奏言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不若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今不可許四郡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候議決然後行未晚帝然之癸丑以胡昉楊由義為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力言金未可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併一行體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詔以和戎遣使大詢於廷侍從臺諫與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胡銓獨上議曰京師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王和議者乃曰外雖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為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持要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虞允文胡銓獨安中上疏力爭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邊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辯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為陛下憂之不聽

二年春正月丙午金帥僕散忠義復以書來議和二月胡昉自宿州還初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張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既而僕散忠義以書進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指畫三月丙戌詔張浚赴行視江淮金軍退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事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譬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建帝意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為戒早決國是為社稷之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二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智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櫃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

思退命撤兩淮邊備

胡銓言和議成則可弔者十不成則可賀者十

人方屯重兵為虜聲勢和有旣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慙願受節度浚以簫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撤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　丁亥貶盧仲賢械送郴州編管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閒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竄郴州　夏四月丁丑罷張浚判福州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深守泗不受趙鼎之代為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誠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石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秋七月己巳命撤兩淮邊備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自撤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折水櫓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　八月胡銓上疏言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豺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見於此矣今日之事若成則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為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為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為然既而遂和海內虛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諠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三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又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擯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鑾輿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竊輿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陳思遠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為蕭墻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狡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閒竭民膏血以餌太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蝨水潦自此復和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覿之費私覿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瘡中國以肥

虜陛下何憚而為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慢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宇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為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閒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為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儻能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湑等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可為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兵食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慘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稱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為不然乞賜流放竄極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壬午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侄大宋皇帝某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聞對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錢端禮又請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汴如金師持周葵書致於濮散忠義及紇石烈志寧　九月癸卯命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不果行初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使尹穡言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權穡諫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不行乙巳復命楊存中為回都督　冬十月辛巳金兵復渡淮初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濮散忠義等遂謀渡淮始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迓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至是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知楚州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口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洲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　十一月乙酉金兵軼境魏勝帥諸軍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誦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入濠滁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　庚寅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為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辛卯湯思退罷落職永州

梗和議者罪

思退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

魏勝欲禦金兵劉寶戒以議和不可

魏勝戰死楚州遂陷

後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請斬思退及王之望尹焞薛弼詆國鈞致敵人之罪乞斬之以謝天下併罷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安劉寘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龔茂良張栻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死

戊戌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時金兵犯淮人情騷駭張浚已卒皆望康伯復相故有是命　癸卯遣王之望等如江上　丙午王作見金二帥得報書以歸　乙亥王之望罷先是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揚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守以自守之望興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得計帝詔督府擇利害擊金軍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言者論之遂罷　丙子王作使金持陳康伯報書以行　十二月丙申以金人議和下詔曰比遣王作遠抵穎濱得其妄約尋渝前盟誓之信儆大遒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為叔佺之國歲貢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憫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舊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老稚有湯析之災丁壯有係累之苦宜推湯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應昔遷被兵州郡除逃匿官吏不赦外餘並放遣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畏猶四方益來聞知今者之赦文失國體矣

魏杞至金至敵國禮而還

和議成下詔

乾道元年三月魏杞還自金初杞至燕山金館伴張棐愈以國書稱大宋脇杞去大字杞拒之且言天子神聖才傑等起人人有敵懷遠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勞甚厚　夏四月庚子金報聞使完顏仲等入見　十一月詔收兩淮流散忠義人

三年五月乙亥金遣使來取被俘人詔實俘君民間者還之軍中人及叛亡者不與

六年閏五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益泛使也初紹興要盟之日金先約毋得擅易大臣秦檜益思媚金禮文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凡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常悔恨每欲遣泛使直之陳俊卿說屢諫不聽罷去至是乃令成大使金臨行帝謂之曰聯以卿氣宇不羣親加選擇閒外議洶洶宮僚憚行有諸成大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起釁不執則戮臣已立後為不遜計帝愀然曰朕不敢盟發兵何至害卿嚮雪養虺或有之成大奏乞國書併載受書札一節弗許遂行辛卯吏部尚書陳良祐論奏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慄然詞莫貴於允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啟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連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之遠謀對君父則言效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過望敵驚奔執可使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金之求地欲得河南襄漢當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

枝請治必勝之形

范成大至金正受書式求陵寢地實無成

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難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裔亦識此觀其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啟釁必須遣使則祈取欽宗梓宮猶為有辭內事不足何暇事外通者未慊豈能緩遠奏入忻旨眼瑞州居住尋移信州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誅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虛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或猶以為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人一旦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九月壬辰范成大至自金初成大至金密奏具言受書式并求陵寢地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既為叔侄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揩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摽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其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職貢遠至指肇洛以為言既云癸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還即俟剋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

張溥曰世疑孝宗任張浚不專去湯思退不力致和議滋而國事敗今以時考之浚於隆興春正月開府建康夏有符離之潰六月而貶旋以陳俊卿言八月復都督江淮軍馬二年夏四月始罷判福州其任浚未嘗不專也湯思退以元年秋七月同平章事二年十一月竄永州其去思退未嘗不力也帝任賢既專去邪既力功無一成者何由立志不堅而廣聽多惑也帝初立位手書召浚屬以大事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靈壁宿虹疾驅收復金國將士接袵來降成效見矣宏淵忌成撓師大潰帝若舊兵斷分別賞罰誅宏淵以勵顯忠倚浚如故戰守並設敵人雖強猶可挫也聞潰而懼下詔罪己羣小窺間和議遂興浚不久留淮備盡弛思退之罪可勝誅乎秦檜之害岳飛也乘其勝而殺之湯思退之害張浚也因其敗而沮之乘其勝而殺之非下流如趙構不為也因其敗而沮之主和如兀朮鮮不感焉尹穡附奸而劾浚盧仲賢出使而辱國知上好公論則假臺諫為彈擊知上厭用兵則要金人以脇盟今日割州縣明日罷城戍用事止崴聳耳而兵防墜地國恥莫瞻小人為虐豈可一朝立於朝廷哉隆興二年八月浚薨未幾思退以罪竄至信州而憂悸死一時

悲泼之口者皆快恩退之死然稍遲日月禍已不支皇天之撵惡王者之除奸爭在須臾若是其亟也李顯忠勇捷無敵一潰不起魏勝忠義踴生死於楚州國家虎士當日盡矣建炎紹興有臣無君隆興乾道有君無臣魏杞幸成魏絳之勞而孝宗終不能屢漢武之志時亦無可如何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七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八

孝宗朝廷議

孝宗隆興元年冬十月辛巳召朱熹入對垂拱殿先是帝即位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熹時監南嶽廟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為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根本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故不得已而出於此因得以其閒從容興補而大為之備以臣策之則議者所謂根本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為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中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強自力於進為而其氣固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應氣為勢所分志為氣所奪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為然則根本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臣願陛下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自今以往閉門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必於復讎啟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勵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蓄贓狼籍蠹虐以病民者臭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上異其言至是召熹入對熹復陳三劄一言大學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謂之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則有迹而易觀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則應事自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今勸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能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能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

朱熹上封事帝召入對

熹復陳三劄

呂祖謙入對上善其言

間動海疑貳聽納之人未免敝於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願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則今日之務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止次言今之論國計者有三曰戰曰守曰和此三說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談者各飾其私聽者不勝其眩由不析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騖於利害之末流故也君父之讎不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於一己之私也國家之與北虜其不可與共載天明矣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忽也三言先王制馭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乎朝廷其且不在兵食而在乎紀綱願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僸門安固邦本四者為急先之務庶幾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龔龍大淵招權故秦及之三劄所陳不出對事之意而加剴切焉熹初讀第一劄上為動容聽納至第二劄論復讐之義上遂默然

淳熙四年三月己酉呂祖謙入對上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棼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日有急誰指揮而伸縮之耶如曰臣下權任大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且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腠理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論所疾而益肆譎排顧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世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偏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攘襖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之知矣臣謂今日事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勵而振起視前代遠過者尤當愛護而扶持帝善之

六年夏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略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立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諫侍從給舍及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二三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

帝怒熹直言趙雄婉辭乃止

熹復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

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謟之諂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黨分各入其門所善則陰為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譖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黨吝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搆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盜其所懷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嘆不樂其生而貪利無恥敢於為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得而恤財又安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社之讐恥又何自而雪耶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詞不報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者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者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熹任職如故

八年十一月己亥朱熹奏事延和殿熹去國二十年復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略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歟業之廣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歟形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倖免歟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歟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歟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汚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思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而後足以召災而致異而陛下未悟也又言陛下即政之初益當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壓己也則時聽外庭之論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脅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已墮其計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竦聽熹因條陳救荒之策畫為七事以進上皆納之又下熹社倉法於諸路社倉法者先是乾道中熹里居值

下義社倉法於諸路

饑民艱食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官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秕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十一年刪定官陸九淵上殿輪對進五劄其一曰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辨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之初魏徵為尚書右丞或毀徵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徵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間鑾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為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着成效陛下天錫勇智隆寬盡下遠追堯舜宜不為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仇恥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謂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于以簿書期會之際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酬酢而不倦道雨暘時若有詠誦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稍稍漸漬之深雖陛下剛健亦不能不銷蝕也鳳凰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以陛下無以今日所進為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碩相與講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治朝而唐太宗誠不足為陛下道其二曰臣少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嘗竊嘆曰漢武帝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志亦不能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拿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鰍較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宜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其三曰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戰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遂使小白置鸞弓之怨釋拘囚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不能自業見棄於人寄食出胯肅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隆遂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耕隆中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窮困未遇之

楊萬里應詔上書

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所見逾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知上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為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羣日與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其四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者則可以立致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即應此立致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為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智愚皆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為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甘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可復哉願當為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已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遠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復請為陛下誦之其五曰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皐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幾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皐陶周公之旨今陛下求鹽鐵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皐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往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焉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遂其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勢事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奸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遵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為而百事治矣上反覆贊嘆

十二年五月庚寅地震尚書左郎官楊萬里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奸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貿不驗道途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僉民兵增驛騎製馬撫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為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謂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入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嘗聞論者

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為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宰相也一則不為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為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素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採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惟舟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為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于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敝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逼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為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薈萃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咎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賑救之動而有事將何所仰以為資邪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糗食踰而履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沖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琪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何人也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曰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

喜上言天本急務帝秉燭讀之竟不能用

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都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敗蓋玄履屐之閒無不當其任溫於捕搏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見昭然早寤勿恃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以天地之變異為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為逆耳而體太宗之遵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為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讎之包藏為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歷之弊勿使貸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董罰之心而董荊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援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始置不急之務唯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可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根本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畎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為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願留心於所以為本原者焉

十五年十二月朱熹上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輒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人主之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惟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人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若宮闈之內端莊肅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貴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覆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正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閒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眾志咸服紀綱得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則嚮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固當往往淵靚說於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陛下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令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攬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

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為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矣至其納財之途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養軍士本非得已而為將帥者巧立名色頭會箕斂陰奪其權賜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濟火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而陛下不悟反寵賜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及古帝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據己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權也匹夫以一家為私諸侯以一國為私至於天子則窮覆極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已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疆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憑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早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賢人終不得用所用者皆庸諛憸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善政必不得立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疏畧之甚也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至於皇孫德性未定又非皇太子之比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監闕失王府則稍倣六典親王之制置傳友諮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為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

一念聞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防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拊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位之不得而重而彼之自任亦輕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不能也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未盡不為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若是而猶曰不得其人豈理也哉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以陛下一念既未能去其私邪之蔽而宮省之間禁嬖之起凡為不公不正者得以盤據窟穴於其間至其敢露則又未能深割私愛付諸外庭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容無所統敘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切究治紀綱既壞於上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務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稍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肯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惟得之求無復廉恥又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蓋自朝廷以及閭巷十數年間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寧間所謂元祐學術者呼呼此豈盛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為陛下嘗謂今日幸無變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居無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為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而發於一朝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士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如唐天寶之亂其將相貴戚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消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豈至真為仗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此識者所以深恨於或者之言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軍政之未修生於私

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臣宰已極陳於前矣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皆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勵精蹟刀以求正天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愈至於不可為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疏入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然竟不能用

張溥曰仁宗慶歷二年范仲淹富弼並相帝開天章閣召對磨勘陰子科舉學校諸法更新不一年而飛文中傷奪職盡退孝宗即位詔中外言時政闕失朱熹首陳帝王之學張浚入見任以恢復海內想望中興未幾浚罷熹于隆興淳熙之交亦旋用旋舍不聞建明兩君皆有堯舜之資而業不修三代之半其病有二一曰求治太速一曰任人不專仁宗之世韓琦范仲淹富弼杜衍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為諫官呂夷簡罷而不用夏竦拜而復奪內君子外小人天地交泰石介所為歌聖德也令帝優游觀化使仲淹等各盡其能貞觀開元可軼而上乃責効數月浮言搖聽即仲尼復生豈能旦夕奏辦乎孝宗志存復讐沒等瞽之大臣建定國之勞儒者進正心之論七日來復其斯時也浚一不効雄心遂隨熹等小臣空言何益哉仁宗之任韓范諸臣也參之以章得象會昌朝其後王拱辰一綱之謀昌朝陰主之得象無可否焉二人在慶歷朝無不肖名趨操內殊即為賢尼無怪乎陳執中等紛然而起也孝宗疏浚即用湯思退思退死宰相數易無大變更曾覿張悅王抃甘昇盤互擅政雖召名士求直言詔書屢下天子改顏于治道未有補也隆興不治望之乾道乾道不治望之淳熙張栻呂祖謙卒而正人漸布謝廓然王淮用而道學議起前有陳俊卿後有周必大無能致主郅隆況其在下者乎以易言之慶歷之際泰也仁宗不善持之遂變而為否隆興之初復也孝宗不善養之遂變而為剝既否而欲泰雖泰而有物閒之既剝而欲復雖復而傷之者至天下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八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九

陳亮恢復之議

孝宗隆興元年十二月婺州人陳亮上中興論時金人約和中外欣然幸得蘇息獨亮以為不可發解至京師因上言曰臣竊惟海內墜戹四十餘載矣赤子嗷嗷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而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況今虜酋庸懦政令日馳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為之計縱

有他變何以來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祖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為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職為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患力與上國為敵而不自知其為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為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論之父祖質庢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於故庢吾安得言贖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奸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違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正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揀將材以立軍政軍政明以兵自強置天帥以總邊陲委之專則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則邊郡之守自固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慰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閒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斃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矯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乘之而敵不知所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為術以乘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以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牽虜人以為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掠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荊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荊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荊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為重鎮而安隨信陽及光黃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閒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眾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

高諸關上書帝將禮用實覩以其不詣已而沮之

其權列城相緩比鄰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荊襄之師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屯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為蔡州使唐鄧相拒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為固楊兵擣壘增汲深塹招集土豪十家一堡與雜耕之利為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閒諜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閒前為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閒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待鳳翔之虜則命驍將出祈山以截隴石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為內應毋師由海道以搗其脊彼方支梧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擣其胸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為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特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搗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為東西之師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乘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勢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荊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無貪功生事之心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日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特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就能為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為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邇近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閒必有奇變臣迂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就愚慮之畧曰中興論惟陛下裁之不報亮退居永康力學著書亮嘗環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故云

淳熙五年春正月丁巳陳亮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寘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孝能以弁髦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力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方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為何事況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當不自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如無事時方口議腹誹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當

禹之勢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之學孔子之道當道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事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霸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橫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未講也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安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便也自和好之成益已有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球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命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承上下之苟安而為安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數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咸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泌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嬖安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聚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仇以勵羣臣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日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為

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來今日大有為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兗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攬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偉功天子早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耻率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奬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歷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衆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卑視中國之恥而卒啓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統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强也括郡縣之財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耻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毀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乘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益不知本朝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清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重輕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耻事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强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久籍之兵府庫

之財不足以支一日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治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各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耳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營天下之大罄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器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三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此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全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蕃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隅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益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皆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眾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荊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興秦爭地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荊襄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為強梁竟以此伐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材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相望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拓其地沈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援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常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士人之沈鷙有謀開諭無他者委以荊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其振勵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益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

是又上書帝欲官之不受而歸

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拔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勵志復仇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燭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屠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帝赫然震動欲憑朝堂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為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耻為覿所知踰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己而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勵志復仇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睿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怯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裔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舉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安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幼見殊絶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荅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墮不復知仇耻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仇此春秋書儒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

何澹陷亮下獄誣為不軌帝知而免之

亮又下獄王淮辛棄疾羅點救之得不死

亮上疏激帝恢復在廷以為狂怪

任事者又升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盛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庆弊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為太平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豈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醍醐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太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嗾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亮無完膚誣服為不軌事聞帝知為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由亮聞於官笞楚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因亮父子於州獄而屬意會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高亮才拔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且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秋毫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嗥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亟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世之心胷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

十五年夏四月陳亮上書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知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力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寤動懲顛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閒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遍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作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則吾之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為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為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盡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為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為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

之意而古今之論為未盡也京口連崩三固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里其勢大畧如虎之出穴而非居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為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為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殷牝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僅僅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日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為一哉江旁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兎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閒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為長淮不易守者是亦閒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於陳之開皇在南方則定建業為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益亦凡有數耳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為可畏以南方為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天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幷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十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賜小邦聞諸道路哀榮之辭寂聊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女紅積尺寸之功於機杼啟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尚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而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虜之雄嘗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為當正撫事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觜之湧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臨城市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論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為非有據高臨下以乘正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為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閒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處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為固西城石頭以為重帶玄武以為險擁秦淮清溪以為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畧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凡求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閒之守臣以為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守國不使之乘正氣而有為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

康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即位之初志亦無幾於以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怯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跅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直言以迂濶而廢異言以輭美而入奇論目為橫議庸論未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畧委曲上下於其間遲回莫前而不敢有翻然之喜隱忍事仇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為仁戒諭以為義牢籠以為禮闕切以為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治之奸虜人未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重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為嬰兒而後為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遭養時晦示天下以樂而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畧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怒示天下天下亦知仇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蹇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為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為常制科舉之為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為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迸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畧以

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大畧欲激帝恢復而是時帝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怨以亮為狂怪

張溥曰賈誼年少秀才建更秦法漢孝文心嚮之欲任以公卿厄於絳灌東陽出傅諸王不得意而哭泣死陳亮上書孝宗天子震動辭官而歸屢罹大獄紹熙對策光宗親擢第一未及用即死兩生皆命世才風采議論見知人主卒蹈坎壈異代同悲然孝文治家太平衆庶休息誼忽痛哭流涕其辭過激疑為閭遠宋隆興之際大讐震隣中原久陷枕戈飲血猶恐不及非可飲食燕樂塞耳無聞也斥亮不用何哉或云亮機當世儒士好言正心誠意意在訕朱熹呂祖謙等熹雅不合亮目為相豪今觀熹在孝宗朝其所立論曰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而亮亦痛言通和非策曾覿張說之徒用事內把盛行熹首以正君心為規而亮亦諫帝喜易制之臣屏度外之士言論同揆未嘗少異為得云新安專性命龍川專事功乎李綱樂石高宗屢請都建康營剏襄亮見亦然錢塘一隅本非帝都君臣因循不百年而亡亮豈狂者哉何滄慨亮訕議欲中以死罪他日及排擊道學指為邪迹凡為小人未有不惡正人惡正人未有不惡才士者何則才與正皆君子所有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九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

道學崇黜

高宗紹興元年秋七月丁亥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略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學閒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

六年十二月左司諫陳公輔請禁程氏學從之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帝渡江復遵尚程頤之學至是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者非也誠恐士習從此大壞之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一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僚所奏可布中外使知朕意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七年五月張浚薦胡安國帝召之安國聞陳公輔請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

明程學公輔與周秘石公揆論罷之

謝廓然請戒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

趙彥中請禁洛學

王淮諷鄭丙黜道學陳賈疏請禁之

朱熹入奏不肯變正心誠意之學

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臣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闢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願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以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安國遂辭召命

孝宗淳熙五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游言浮詞相尚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而別為洛學飾怪驚愚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從之

十年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先是朱熹為浙東提刑行部至台州知州事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劾治之仲友與宰相王淮同里且為姻家淮由此怨熹欲沮之風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日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感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為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未嘗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而已矣表裏相逼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于正無或肆為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真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為賈所攻言于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所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顧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懷于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真偽相亂耳

十五年六月除朱熹為兵部郎官先是熹以周必大薦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以清要不復以州縣煩卿奬論甚渥遂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病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

林栗論逐熹棄適力救不報

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人數十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慿聘之風繩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栗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徒送為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程頤張載之學教之然也望將熹停罷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幼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栗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又加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訣以好學為已徵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懍懍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益用此術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詞無實讒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綱紀之所在絕欺罔于既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詔熹仍赴江西熹力辭不赴

光宗紹熙元年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係焉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統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疏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未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毀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明禁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雨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稍見因惡道學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夫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陛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偏黨為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往往納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事勢至此循默乃已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恐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息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度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

寧宗慶元元年六月石正言劉德秀請考核道學真偽從之先是上在嘉府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光宗問為誰裳以朱熹對直講彭龜年因講曹莊公不能

趙汝愚首薦熹於寧宗

韓侂胄恨熹道言聞之

何澹請榜偽學之禁于朝廷

葉翥劉德秀奏數語錄

汪義端請盡除偽學黨

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聞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此及上即位宰相趙汝愚首薦熹遊自潭州召為煥章閣侍制兼侍講熹在道聞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言幸門一開其弊將不可復塞及至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上心上亦稍稍嘉納焉熹復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台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王威下移求治反亂矣時韓侂胄方用事熹意蓋指侂胄也侂胄由此大恨使優人戲冠閹袖衆大儒戲於上前因乘閒言熹迂闊不可用遂出內批罷熹經筵除宮觀熹去侂胄益無忌憚矣其黨復為言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書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曰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生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銳意恢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於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司業汪逵入劄子辯之德秀以逵為狂言亦被斥　秋七月御史中丞何澹上疏言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之學皆有尚同之弊高宗皇帝親灑宸翰有曰學者當以孔孟為師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勵天下使天下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衆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為是非者從其為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善之取而無彼此異同之別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錄其真而去其偽則人知勉勵無敢飾詐以求售士風純而國是定將必由此上是之詔榜於朝堂既而吏部郎官糜師旦復請考核真偽被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模者指論太極圖亦被竄擢何澹復上疏言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自發以招報讎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二年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翥與劉德秀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理義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淮西總領張釜上言邇者偽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為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偽言偽行乘間而入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釜尚書左司郎官　八月申嚴道學之禁時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帝頗知其非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怨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上疏言自今舊奸宿逆或滋長不悛臣等不言恐誤陛下之用人且俟其敗壞國事如前日而後言則徒有噬臍之悔願下之章播告中外令舊奸知朝廷綱紀尚在不致放肆從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太常少卿胡紘上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

筆有敢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忽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遂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太理司直邵褒然言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罷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原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審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十二月削秘閣修撰朱熹官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敢主之禍子弟諸生更迭進諫以為必且貫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蓍焚之遂六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秘閣修撰時臺諫皆輦俛胄所引洶洶爭欲以熹為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士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斗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為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自任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採摭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論熹剽竊張載程頤之緒餘寘以叛柔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說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潛形匿迹如鬼如魅乞加少正卯之誅以為欺君罔世污行盜名者之戒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編管別州詔熹落職罷祠寘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偽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擭免

三年十一月知綿州王沈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與薦關陞及刑法廉吏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宰執則有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蘭等四人待制以上則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方項安世李壁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趙崇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范仲任張致遠等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等八人共五十九人

四年五月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徼幸之徒倡為道學之名聲聲惑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竄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之意可謂至矣奈何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庶幾偽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帝從之為下詔戒飭

柴中行不有書不是

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為御史蘇授草使論熹等詔熹落職寘元定

王沈乞定偽學籍凡五十九人

張孝伯勸
輯佞胃知
偽學黨禁

李道傳請
除黨禁頒
四書併從
祀

趙丁翁請
賜周敦頤

六年三月朱熹辛翁韓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聚于信上欲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開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乞下守臣約束從之

嘉泰二年二月祕偽學黨禁時韓侂胄已厭前事張孝伯謂之曰不施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侂胄然之故有此令

嘉定四年十二月著作郎李道傳上奏言孔孟既沒正學不明漢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不能極其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於本朝河洛之間大儒並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擇益精語益詳凡學者修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始無餘蘊誠使此學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為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竊謂當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厲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急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務求所以教育天下人才為國家用臣聞紹興中定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乞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溫照中學官魏掞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敦頤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按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缺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為迂誠能下除禁之詔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妄言之罪會西府中有喜道學者未及施行

九年春正月潼州府路提點刑獄魏了翁狀奏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敦頤嘗為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罔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向風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

真誥

追謚周敦頤程顥程頤

理宗追封朱熹朱在言人主學問之要

詔出王安石從祀

帝製道統十三贊

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敦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耳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其歸醇質者滯於咕嗶訓詁僞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虛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救藥敦頤獨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賾建圖著書闡幽抉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非滯其俗師則論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為不小臣愚欲望聖慈先將敦頤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蓋非小補詔下太常定議

十三年追謚周敦頤曰元程顥曰純程頤曰正從魏了翁任布衷之請也

理宗寶慶三年春正月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嘆慕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　三月朱熹子工部侍郎朱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

紹定二年九月改封朱熹徽國公用鄒兗例也

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會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旨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副朕崇奬儒先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　丙午封周敦頤為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頤河南伯程頤伊陽伯　戊申視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彥講禮記大學篇諸生推恩錫帛有差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按宋世道學之傳自周敦頤始敦頤授之程顥及其弟頤而其學始盛同時張載邵雍與顥兄弟實相師友雖立言各成一家至澤於仁義道德不求同而自不能異程氏之門人則謝良佐游酢楊時尹焞最著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彥李侗朱熹受學於侗熹出而程氏所傳之學始發明無遺編其與熹同時而志同道合者為張栻呂祖謙持論異者為陸九齡兄弟今自敦頤而下略採師友淵源所自以見一代道脈之大較云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然及嶷蔡陋於布世而尚友千古好讀書雅意林壑不為人事牽束世故拘牽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嘗著太極圖說明天理之根原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行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程顥程頤受業焉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敦頤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遽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學者稱為濂溪先生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顥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極其德美非形容所可及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之六經而後得之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見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皆正路之蓁無聖門之敵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其卒也丈彦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道不傳道不行百事無善治道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道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程頤字正叔自幼非禮不動其為學之要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嘗作顏子好學論曰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好

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鑿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義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其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曰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者也今謂可學而至豈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後人不達以為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詞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學異矣頤所著惟易傳為成書尹焞謂頤踐履與易作傳只是因而寫成其自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識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詞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游酢楊時從頤學一日頤坐而瞑目久之覺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始起二子出門外門深尺餘其師道尊嚴如此

張載字子厚鳳翔人少孤無所不學喜談兵當慶定用兵時慨然以功

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告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也又訪之釋老之書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於京師共語道學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熙甯中被召以事辭歸築室南山下弊衣蔬食專精治學以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自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嘗以定性之學問於程顥顥答書曰承諭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以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載得之大悅載所著有西銘正蒙而西銘最為一時儒者所服其言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翼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楊時嘗問程頤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兼愛頤答曰西銘推理以存義廣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名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二本之弊私鬬而失仁無分之弊兼愛而無義分立則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述兼愛以至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

比而同之過矣且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邵雍字堯夫范陽人少篤學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卧不就枕席者數年嘗以為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其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通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淳太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自著無名公傳曰無名公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十歲求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二三矣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於古今遂盡古今之情已之淳十去其八九矣五十求學於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淳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羣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同者又考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時也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公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初見程顥受學甚篤後又事程頤頤嘗指良佐謂朱公掞曰此人為切問近思之學或問良佐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為用若不用則何止問子莫不用否曰是聖人使不用當初曾發此語被伊川一語壞却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發得太早再問當初發此語時何如曰見得是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得去問如此却如故被一語壞却曰當了須有不透處當初不得他一語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善鍛鍊人既說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初以文學知名於時程頤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程頤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酢識學事酢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呂居仁曰定夫後更學禪居仁嘗以書問之答曰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辯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　尹焞字彥明洛陽人從程頤學頤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為本焞獨能力行之嘗言伊川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著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往候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

內處因問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堵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可輕說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初舉進士得官聞二程之學往從之程顥見時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時歸閩居累年況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亟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學者稱為龜山先生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初為博羅主簿聞楊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處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從彥嘗與人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徒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其議論醇正類此　李侗字愿中劍浦人初受學於羅從彥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操履篤學容閒不倦嘗云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延平先生　朱熹字元晦新安人父松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三人者善松疾革命熹父事此三人且稟學焉子翬嘗告熹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所謂不遠復者吾三字符也既而熹復受學於李侗侗亦父友也熹言自見李先生為學始就平實乃知向者從事釋老之說皆非侗與人書曰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有如此者且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熹生平於書無所不讀於義理無所不究極而其綱領樞要則在中庸未發一語先後與張栻論之最詳其言曰人之一身知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以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

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真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賢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中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夫門人黃幹狀熹行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以煨燼殘闕離析穿鑿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中天昭晰呈露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張栻字敬夫廣漢人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從胡宏仲鈍程氏學宏一見知其大器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以書質之宏喜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晝夜觀省以自警策為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朱熹每言已之學乃鉢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嘗有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呂祖謙字伯恭婺州人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汪應辰林之奇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為宗博考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下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祖謙嘗與朱熹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之原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又與張栻書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欲相濆故欠却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欠却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其自克治如此學者稱為東萊先生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少有異稟三四歲時侍父賀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嘗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內事即己分內事己分內事即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初九淵之兄九韶嘗有書與朱熹論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為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熹答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九韶不以為然訊濂溪不已九淵乃復與熹書為申其辨略曰易之太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謂之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極者

中也言無極則是名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無有也熹答曰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氣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言之所為也故謂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九淵終不以熹言為是再書辨之詞加憤厲熹答以為凡辨論亦須平心和氣反覆精詳務求實事乃有歸着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蹂拏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如曰未然我曰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熹又嘗言子敬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過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生而穎悟又發憤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涵泳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吕新書行於世其論經世書曰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有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月有十二辰故月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為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二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為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數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晦朔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歷數名家者惟太初大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六十七歲為元以八十一為分大衍之歷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為元三千四十為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乎真氾道州也郡縣逮捕甚急元定色不為動與季子沈徒步就道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眾謂宜緩

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履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於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

張溥曰程學之禁首發議於陳公輔時紹興之六年也十四年而何若請黜其學阿秦檜意也孝宗之世謝廓然趙師中攻洛學鄭丙陳賈林栗攻朱熹帝雨左右之未顯禁絕也甯宗立韓侂胄用事憾熹排已而劉德秀道學之議興繼以為道學不足錮人也而何澹偽學之議起於是胡紘姚愈汪義端張伯垓葉翥張淦沈繼祖邵褒然余嘉丁逢王沈施康年等攘袂求進肆志排擊而偽學逆黨姓名著籍矣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讐論劾蔡京王安石頗號忠鯁獨不說尹焞楊時遂痛詆程學胡安國疏爭公輔復邀周秘石公揆交章論罷始發於一念之私而後遂成不返之勢即彼立言時何嘗逆知流弊竟為禽世罪人哉賊檜本從游酢為程氏學靖康中虜陷京師與馬伸請立趙氏後近聞道者及柄國姦敗即操戈申禁彼非真不善程學也當日士學宗程氏宗程氏者皆黜和議檜心慷慨無所發憤則反噬以圖快意爾慶元諸奸逢迎侂胄竊知論學但熹為射的奇貨可居或攻其身或詆其徒或約束科舉或榜列姓籍甚而請劍斬戒送葬競鼓異說冀獲美官充其誦心即程松獻妾趙師睪大嘆之術也且孔孟絕學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明之周程張之學朱熹明之聖賢相傳本非有二而黜道學者偏分為兩曰吾尊孔孟耳何程朱為試問以孔子何學程朱何學彼不解也彼先非孔孟而後黜程朱欲黜程朱則不得不陽稱孔孟要使孔孟復生於當日羣起而鬨之也猶程朱爾蔡元定隱居著書無關朝列指為妖人竄流道州元定何譬欲借以累熹也學禁稍弛胡紘丁逢請逢建中靖國務絕根株夫扰繩朝士而累及韋布內畏報服而并沮謁停小人之錮道學也密矣孰知羣奸是以大道長存非慶元之極賤無以彰滔祐之大明彼蠅營者又安在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一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一

太上皇崩孝宗諡行三年喪議太

孝宗淳熙十四年九月癸卯太上皇有疾　冬十月辛未帝罷朝侍疾旣　乙亥太上皇崩於德壽殿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號痛擗踊謂宰臣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議之自我作古何害辛巳詔曰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

兩朝內禪孝宗光宗甯宇廟儀陵議附

上廟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表等奏祈之

尤袤請太子辭參決

用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享高宗楊萬里請用張浚不聽

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

帝欲終喪詔傳位太子

光宗立李道女為后

帝朝壽皇

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可令有司討論議制以聞。尤表典禮定大行皇帝廟號高宗，翰林學士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率禮官顏師魯等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為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為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宋，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為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為徽宗子，子為祖，父為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為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袤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廟創業中興，皆在商邱，取商高宗實為有證，遂從初議。乙酉，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不許。戊子，帝衰絰御素輦還內。十一月己亥，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於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絰而杖。如初。詔太子參決庶務於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視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退辭，以彰殿下令德。庚子，皇太子三辭參決，不許。辛丑，帝詣德壽宮，禫祭，百官釋服。甲辰，羣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詔俟祔過廟十五日，春正月丁酉朔，詣德壽宮，凡筵行禮。三月庚子，上大行太上皇謚曰聖神文武憲孝皇帝，廟號高宗，用翰林學士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享高宗廟廷，秘書少監楊萬里以張浚有社稷功請用浚配享，不聽。丙寅，權攢高宗於永思陵。夏四月壬申，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九虞，辛哭奉辭，皆如之。丙戌，祔高宗主於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絰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十六年，春正月丙申朔，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帝自高宗崩，即　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祀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尊以奉冊，凡筵以畢，高宗三年之制而進。必大為首相。乙巳，皇太后移御慈福宮，更德壽宮為重華宮。二月壬戌，下詔傳位於皇太子，太子即位，帝素服退居於重華宮，辛未，尊帝為壽皇聖帝，皇后為壽成皇后，皇太后為聖壽皇太后。大赦。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師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性悍妒，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為后。三月，己亥，子擴進封嘉王，李后所生也。

於重華宮

光宗紹熙元年春正月丙辰帝朝壽皇於重華宮

二年十一月辛未帝有事於太廟后殺貴妃黃氏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藥一九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李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覘宮入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盒於帝啟之則宮人兩手也至是以皇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壬申冬至郊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益深

帝感李后不朝壽皇后殺貴妃帝震懼增疾

帝疾稍愈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

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　三月辛巳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聽政以子濤為安定郡王帝自有疾重華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慶以壽皇傳旨而免至是宰輔百官下至庶人之士以過宮為請者甚眾至有扣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為開悟有翻然風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　夏四月戊午帝始朝重華宮　五月帝有疾不視朝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帥百官詣重華宮稱賀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御史黃度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秘書郎彭龜年復上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鬬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中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慶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竄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懽然宗社有勇不亦幸歟龜年又以書詔趙汝愚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更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是月皇后歸謁家廟推恩鄧使臣鄧從訓等一百八十人

羅點等請朝重華宮不從

趙汝愚屬嗣秀王伯圭調護兩宮情

李后謁家廟推恩鄧從訓等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　三月辛巳以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諭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　五月己巳親策

陳亮對衆當帝意擢為第一

陳傳良不肯草陳源押班中書

倪思講姜氏會齊侯於濼以規李氏

黃裳請誅楊舜卿

壽皇不豫羅點彭龜年等請帝問疾不報

禮部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陳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於壽皇淳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宵旰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祠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機其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觀也哉上得之大喜以為善處人父子之間擢為第一　秋七月壬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　九月庚午重陽節百官上壽請帝朝重華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傳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重華宮者特誤有所宜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之貽禍也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傳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傳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傳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祭酒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會上召嘉王倪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為動容時李后寖與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濼因奏言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嫉狎終於恣橫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帝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讀直如此吾黨不逮也上怒思出知紹興府　冬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奏言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殆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是時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亦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　十一月趙彥逾復力請帝朝重華宮帝始往朝尚書左選郎宮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聽

五年春正月癸酉壽皇不豫　夏四月壽皇疾浸革羣臣數請帝問疾重華宮皆不報帝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宮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

龜年等奏命加王詣重華宮問疾

壽皇崩趙汝愚等請帝詣重華宮行禮不報留正等議以太后暫情

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謂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願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頭血流漬毯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事何大於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頭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昃帝復辭以疾於是群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不報　五月壽皇疾大漸欲一見帝數顧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勅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甯殿內侍闔門痛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入對帝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至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昨傳旨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正及趙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啟宗槩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毘事以謝且曰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　六月戊戌夜壽皇崩年六十八是夕重華宮內侍訃於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惑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昃不出大宗正丞李大性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外逆況全使祭奠當引見於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不為衰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蓋言成人畏子皐之來方為制服乃子皐為之非為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壽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僚恭詣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痛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稱首即位之初銳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全國平治無隙可成然易表為書正敵國體減去歲幣以定隣好全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寖異於平日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已帝之將有為也惜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

葉適勸留下請立嘉王

汝愚請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懼而遁

徐誼請汝愚還韓侂胄以內禪議奏太后關禮稱成報可嘉王乃即帝位

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矣

已已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丁未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帝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大懼 秋七月辛酉留正因朝俸仆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位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途以肩輿五鼓遁去 甲子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時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徐誼以書請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在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知閤門事韓侂胄與五世孫憲聖女弟之子也同里蔡必勝與胄侂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於太后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逡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爾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太后因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后與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駿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等日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傳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禫祭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甲子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后乃命汝愚以古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

章頴等劾林億年等

詔議毀撤僖宣廟室詔行孝宗三年喪

孫逢吉等議葬孝宗乞別求吉兆

皇太后崩光宗崩

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眾扶皇子入素帷被黃袍方卻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帷立內侍扶掖登御座百官起居訖行禮祭禮命舜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靳與舜卿傳奏皇子即位乃得賫出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尋詔即以寢殿為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力也　乙亥侍御史章頴等劾內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詔奪舜卿官億年常州居住源廉州居住　冬十月庚寅更號泰安宮為壽康宮　閏月庚申詔儀祧廟時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曹三復皆請併祧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至是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夾孝宗侍講朱熹以為藏之夾室則是以子孫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為廟制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乃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　十一月辛亥詔行孝宗皇帝三年喪先是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時朱熹在講筵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以日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擬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熹言也　乙卯攢孝宗於永阜陵先是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詔集議朱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甯宗慶元六年六月乙酉太上皇后李氏崩謚曰慈懿　八月辛未太上皇帝崩廟號光宗

史臣曰光幼有令聞譽用儒雅即位之初總權綱屏嬖佞薄賦寬刑有可觀者及夫宮闈悍妒閽寺交構驚憂致疾孝養日怠孝宗之業衰矣

張溥曰光宗惇孝宗第三子也乾道三年莊文太子惜薨七年帝正儲極孝宗以其英武越次立之也宅憂攝政未老禪位父之愛子自謂堯舜受授蔑過矣未幾過宮禮闕逆布天下帝即病狂何至兩宮父子詬詈不相見哉皇后李氏武臣李道中女高宗以皇甫坦一言聘為帝妃嫉悍多過專命制夫實命不猶帝所悲也宮人斷臂黃妃被殺揆以常情走訴上皇下詔廢夫婦正而父子和甯不甚善乃心疾內深不孝外著以無能之人負大逆之名始望其為人君後竟不能為

人子予竊怪之唐肅宗靈武即位進復東京迎玄宗居興慶宮起居無間張后與李輔國比迫遷西內鴛憂成疾肅宗遂絕絕朝請玄宗不得其死夫親莫若父尊若莫天子唐之玄宗宋之孝宗父而天子尊親極矣一宮之隔俯仰蘇人僕隸婦女間執其命黃泉大隊莫可如何此亦天地之極窮也光宗於呂氏始而愛既而畏愛而至於忘親畏而至於失心魯桓晉惠若是班乎后歸謁家廟使臣鄧從訓等推思者一百八十人而帝有一父獨禁其朝武曌立武氏七廟偏殺唐子孫后即無其才不幸而有其心矣度帝當日疾病昏瞀苟一念至宮不知壽皇當朝悍婦當去然以畏后而成疾以疾深而遠父既慙盈庭之痛哭又慮祖席之鷹鸇宮車雖駕一身莫由古來逆親之人大都畏內之人王者齊民同一轍爾玄宗內遷顏真卿卽百僚首上表問起居輔國惡之貶�somewhere州長史舉朝卒無言者紹熙諸臣環宮叫呼事成廢立或譏過激豈寶應寒蟬反賢於號泣三諫乎人倫所係立爭者卽為臣子坐視者卽為亂賊帝疾或不可起逆名必不可居禪六年而帝始崩帝果病乎又不如肅宗之閒燮心悸繼太上而肅殞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一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二

韓侂胄專政

光宗立韓妃為后　趙汝愚為復謚留正赴都當治事

光宗紹熙五年秋七月甲子皇子擴即位　乙丑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為后　已巳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　己亥復召留正赴都堂治事趙汝愚乞免兼參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　戊寅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為武寧軍節度使辛巳以趙汝愚為樞密使壬午以韓侂胄為汝州防禦使初侂胄欲推定策功意望節鉞汝愚曰吾忠臣汝外戚也豈可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如杲節鉞但遷侂胄防禦史侂胄大失望然以傳達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華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觀望與知閤劉弼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八月丙辰內批罷左丞相留正時韓侂胄浸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山陵不合侂胄因間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　侂胄以內批罷留正

京鐘怨汝愚不與方面侂胄引以自助

府建康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憤罷黜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　九月壬申以京鐘僉書樞密院事　初帝欲除鐘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鐘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鐘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

以自助鎧時已變素守羣愉附和視正士如仇讐衣冠之禍自此始　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石正言黃度時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門事劉弼亦以不得與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羣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侍講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出讓使客不果熹復貽書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未幾復內批罷侍講朱熹（熹事見道學紀）游仲鴻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日講官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王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盛世事也崇甯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為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皆不報

十一月庚戌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　初詔詣胄可特遷二官侂胄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為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十二月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見韓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上疏條奏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若使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托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為後患上覽奏駭曰侂胄朕託以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龜年又言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騤進曰以閤門去輕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春禮舊僚一朝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思意不侔去者不遠則復侍左右留者納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上批龜年已為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與鑰同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為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為過龜年既已決去侂胄難於獨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由是侂胄愈橫御史中丞謝深甫劾陳傅良罷之　已巳陳騤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鐘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陳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鐘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

黃度將論侂胄內批罷之

內批罷朱熹游仲鴻請還之不報

彭龜年論侂胄姦邪帝欲兩罷之不果遂黜龜年而進侂胄

謝深甫劾罷陳傅良侂胄罷陳騤

侂胄從京鐘計使李沐奏罷汝愚併及徐誼楊簡等

名祖被劾侂胄破貶鄧驛繳奏不從

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鐘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於廟天子亦無所倚信　以趙彦逾為四川制置使時彦逾為工部尚書自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甯宗慶元元年二月戊寅罷右相丞趙汝愚初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鐘鐘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奸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甲申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謚楊簡等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奏祠思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甫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節竭利國家無不為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宮僚幾欲解散君喪無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禮貌常典使精忠直節拂鬱黯闇何以示後世知臨安府徐誼素為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預防侂胄之姦侂胄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為黨皆斥之　夏四月丁巳太府寺丞呂祖儉奏言趙汝愚之忠韓侂胄曰怒呂寺丞乃預我事耶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彭龜年礦學也有所論列則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眾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為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耶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近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望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趨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輒輦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宰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憂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寖寡也疏上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不當貶中降旨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從寬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

楊宏中等上書請竄李沐章頴李祥楊簡並斥遠地時號六君子

胡紘條奏汝愚十不遷遂竄永州

汝愚至衡州為錢鎣竄奏卒

呂祖儉卒於高安

許及之論事侂胄特稱由實尚書屈執政

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祖儉乃其孫也今投嶺外萬一即死陛下有殺諫臣名臣竊惜之帝問祖儉所言何事人皆知韶州之貶不出上意尋改吉州　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端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黨錮啟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也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為父老懽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讒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頴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復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耶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事悉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留之不聽是日有旨李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左正言知臨安府錢象祖捕諸生押送貶所未幾出驛知泉州時天下號宏中等為六君子　秋七月癸酉加韓侂胄保甯節度使　十一月丙午竄故相趙汝愚於永州初韓侂胄忌汝愚必欲置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遷且及徐誼詔謫汝愚甯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趙師古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

二年春正月壬午趙汝愚卒於衡州初汝愚之貶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鎣承侂胄風旨窘辱備至汝愚暴卒天下聞而冤之訃聞上命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讖者遂以為罪云　秋七月量徙流人呂祖儉等於內郡祖儉宜高安尋卒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催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四年五月己亥加韓侂胄少傅賜玉帶　八月丙子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為吏部尚書謁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敘其知遇之意哀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當值生辰朝臣畢集及之適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閘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是月以趙師鐸為工部侍郎師鐸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鐸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俯觸啟之乃粟金

趙師建增倪胄愛妾以求建官

倪胄從鍾京等言使參遍經告檢愚捕鞫龜年等竟死仲爰止之

倪胄愛陳自強其黨遂為秉政

呂祖泰請誅倪胄等用周必大程松陳讜奏行杖配

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眾愬沮倪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寇四枚於韓倪胄倪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鐸聞之呼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倪胄嘗與眾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雞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雞叢薄間之乃師鐸也倪胄大笑

五年春正月庚子拳前居起舍人彭龜年等言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連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臨安韓倪胄聞之乃使連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竇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疏洗宥開葉適項安世等以竄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倪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為不盛然而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為蹈之倪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已但莫問其人乃知京鐘劉德秀實主其議倪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條張嚴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罷經赦寧宜免然猶奪龜年三官而權連進義副尉

六年秋七月以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自強言為韓倪胄童子師及倪胄當國自強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微居士人出入倪胄家為入言之一日倪胄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倪胄設褥於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跼蹐莫敢居者倪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即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遷為秘書郎既入館即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秉政　九月甲子發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倪胄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節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然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倪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即陳自強何人也徒以韓倪胄童稚之師識致宰輔陛下獲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平江之厮役人其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功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厮役之周筠者乎倪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倪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下三省朝論雜起御史蕭康年以為必大實使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悖熙之季王淮為首相必大嘗擠而奪之位倡偽徒禍蜜與今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生狂扣閽自薦以覬召用林栗言偽學之成造端自周必大乞加貶削逐貶必大一官為少保降詔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真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以脊黥面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為言遂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

韓皇后崩

收管。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十一月己未皇后韓氏崩。

程松獻妾於侂胄

嘉泰元年八月以張泰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嵗松嘗附韓侂胄。松謟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高諫議大夫。滿嵗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謀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得同知樞密院。

蘇師旦以掌吏事侂胄

二年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初韓侂胄為平江府兵馬鈐轄。時師旦以掌吏事之。侂胄愛其辨慧。常登樞密姓名於簿。即吏士內遇以隨龍恩得官。至是權勢日盛。十二月甲申立貴妃楊氏為皇后。自韓后崩。中宮有未所屬。后為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胄有怨矣。

楊后與侂胄有怨

加韓侂胄太師。封平原郡王。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侂胄諫為辭謝。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侂胄欲以勢利盡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等皆起廢。顯用。當時預於久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榮進。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胄之門。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廝役。亦得預聞國政。羣小滿朝。勢焰薰灼。

侂胄起用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等

三年五月以陳自強為右丞相。時韓侂胄專權。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至。即空名刺劄受之。惟所欲為。宰執不與知也。言路阨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熟陳緩慢略無攖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加以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饋。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併獻。凡書題無併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嘗語人曰。自強為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思王。恩父蘇師旦為叔堂。吏史達祖為兄。侂胄喜。冗費國。自強表裏之功為多。

陳自強為丞相惟侂胄所欲為

開禧元年秋七月庚申詔褒侂胄平章軍國事。文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衛此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其若假作御筆。升出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時侂胄專政既久。稟與偏內外。天子孤立於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為沼。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愾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流涕。顏柳草制。以為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且奭不足以擬其勳。余嘉請加九錫。趙師鐸乞置平原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後伏誅。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余嘉請加侂胄九錫

張浦曰。韓侂胄奸深不若蔡確。險戾不若章惇。陰賊不若蔡京。悖逆不若秦檜。而王津園之殛。家禍獨烈。其小人之不幸者乎。侂胄忠獻曾孫。附麗后戚。家世貴重。異於羣小。又與趙汝愚定策。寧宗功安社稷。令道事君。以同心輔政。外戚垂名。

豈在博陸伏波以下惜乎器小不任也天子方立志規節鉞汝愚不察其奸恢而不與夫內陽外陰為泰內陰外陽為否君子小人所爭者內外之間耳不係乎官名之大小也寶武陳蕃謀誅黃門常侍垂成而敗於朱瑀何進案捕中官張讓一入直而禍發殿前以彼元功國戚總權中外而富禁防闕須臾不密遂起大變汝愚熟識古今甯不知鑒侂胄山人斬其節使反使居內得傳導詔旨親幸竊權徐誼葉適久知為患慶元一網所必然也蔡京患言者議己丐徽宗御筆手詔劉弦祖之而內批始出秦檜主和勾龍如淵請擇臺官擊去異議京鐘祖之而邪黨始盛偽學姓名即元佑之黨碑蔡連告密即同文之故智小人聚族不戒而孚猶之南海北海聖人出焉心同理同也朱熹彭龜年初劾侂胄而去國吳琚曰帝無固留侂胄音使有一人繼言罷之易耳嘉泰二年京鐘死何澹劉德秀胡紘罷侂胄遂弛黨禁夫甯宗本無任侂胄之心而寵積於人言之不至侂胄本無殺正人之心而勢激於羣奸之助成一陰之積窮為五陰由來漸矣韓同卿后父也善遠權勢而侂胄反假后為恣睢其人蓋工盜術者始望郡鉞而不得終極公王而無厭非殺亦固止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二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三

北伐更盟

韓侂胄謀立蓋世功名

追封岳飛為鄂王華岳疎用兵得罪

金主璟命僕散揆會兵於汴田俊邁誘

甯宗嘉泰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時金為北鄙韃靼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窶貧府庫空匱國勢日弱羣盜蜂起民不堪命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椿庫萬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鄧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亡願屬大臣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會鄧友龍使金還言金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金國困弱王師若來勢如拉朽侂胄聞之用師之意益決矣　五月癸未追封岳飛為鄂王飛先已賜謚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勵諸將故追封之

開禧元年夏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啟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甯　五月金主璟聞朝廷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盟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儀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乃命平章僕散揆會兵於汴以備之　六月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　八月金罷河南宣撫司初僕散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為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龍虎不敢去備且兵

蘇賁等為間金遣罷河南宣撫司

金主諭知陳自強戒陳景俊勿言

侂胄使人激怒金使以起釁

削奪秦檜王爵

陳孝慶復泗州等縣命李壁草詔伐金

李爽皇甫斌等敗績

崇議棄泗州

侂胄罷鄧友龍貶王

皆白丁自裹糧橐寫氈饑疾死者甚衆揆益弛備以其言白於金主璟時金羣臣皆勸先舉璟曰南北好和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　丁亥命湖北安撫使增招神勁軍乙巳以郭倪為鎮江都統兼知揚州　九月丁未韓侂胄欲審敵虛實遣陳景俊使金賀正旦景俊還金主璟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侄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含容恐侄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以邱宻為江淮宣撫使宻辭不拜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宻宻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宻宣撫江淮宻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儆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固力辭不拜侂胄不悅　十二月戊寅金使太常李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之傑遂倨慢侂胄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虜使不報詔使人更以正旦朝見

二年夏四月庚午追論秦檜主和誤國之罪削奪王爵改謚繆醜　金聞皇甫斌分兵規取唐鄧復命僕散揆領行省於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　鎮江都統制陳孝慶復泗州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襄信縣　五月辛巳陳孝先復虹縣　丁亥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襄信穎上虹縣乃命直學士院李壁草詔下伐金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殷先靈之資奉黔黎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剽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洎行李之纔遣復媢詞之見加含垢納汚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宣言弱甘而李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侂胄聞而喜之以為直學士院欲籍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壁云　甲午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蘄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亦敗　皇甫斌敗績於唐州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

六月甲寅鄧友龍罷以邱宻為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罷友龍而以宻代之駐揚州宻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淮江要害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宻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宻欲全淮東兵力為兩淮聲援棄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

大酋等斬郭倬

金兵散撥分兵九道南下

密不肯棄淮

何汝勵等潰元江表大震

韓元靚來覘講解意密始與撥通書

舉再遇屢敗金人

隨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於是王大節李汝翼楊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斬郭倬於鎮江　秋七月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召李璧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必為摘其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貽謗非嵩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旦竄籍其家尋除名韶州安置　八月丙子金撲散撥分兵為九道南下撥兵二萬出潁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紇石烈子仁兵三萬出渦口紇石烈胡虎沙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兵一萬出陳念蒲察貞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兵一萬出臨潭石抹仲兵五千出臨洮完顏崎兵五千出來遠　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　十一月甲申以邱密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兵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密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密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兵長江之險吾豈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　金完顏綱陷光化棗陽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陽招撫使趙淳棄城金人遂破信陽襄陽隨州進圍德安府　金撲散撥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與屯驥陽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為誠然悉眾屯花靨以備之撥乃遣實不等潛師渡八疊駐於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昏潰走自相踐死者不可勝計撥遂奪潁口下安豐軍及霍江縣進圍和州屯於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江表大震　十二月金紇石子烈仁陷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沒於金　時金撲散撥欲通和罷兵有韓元靚者自謂琦五世孫撥遣之渡淮邱密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墳墓宗族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密密使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元靚既回密得金行省文字以聞於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密乃遣陳壁充小使持書於撥願講和息兵撥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宋復遣王大節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為非朝廷意且言今二人皆已貶黜撥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肯擅專文書宋復遣使稍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撥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西路招撫使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蒙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以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三度金兵至者日眾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倪冑怒罷郎宏

葉適乞兼節制江左

史彌遠請誅倪冑楊后力贊之

三年春正月丁丑郎宏罷命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時金已有和意宏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和議且言金人既指韓倪冑為首謀若移書宣暫免擊衛倪冑大怒罷宏　二月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　是月金僕散揆卒於下蔡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於汴至是揆卒　夏四月以方信孺為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時韓倪冑慕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辭答之倪冑瞿然信孺遂持張巖書以行　九月貶方信孺官初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止之於獄露刃環守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侵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以置死生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遣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再至決之俟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草誓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縶錮之語信孺不為動將命者曰非此搞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蜀中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怒之乃遣信孺還復書於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欲世為子國即盡割大江為界且斬元謀妄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匹搞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倪冑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搞師銀五不敢言倪冑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倪冑大怒叱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虜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柟薦乃命柟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柟王倫之孫也　辛卯以趙淳為江淮制置使乙未張巖罷韓倪冑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淳鎮江淮而罷巖巖開督府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寸功　十一月乙亥禮部侍郎史彌遠奏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韓倪冑意猶已未中外憂懼因力陳危道之勢請誅倪冑皇后楊氏素怨倪冑因使皇子榮王儼具疏言倪冑再啟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諾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倪冑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以告李壁壁謂事緩恐泄乃命王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統兵三百候倪冑入朝至太廟前即呵止之擁至玉津園側殺之彌遠象祖以聞帝猶未信既乃知之遂下詔暴楊倪冑罪惡於中外蓋其謀始於彌遠而成於楊后及后兄次山帝初無意也倪冑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去丁

殺陳自强以蘇師旦

以侂胄師旦首送金師

丑殺自强永州居住已卯斬蘇師旦

嘉定元年春正月戊寅召諫議大夫葉時請梟韓侂胄於兩淮不報　三月癸酉復秦檜王爵贈謚　己丑王楠自金軍還初楠至金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為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候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楠言奏於金主璟璟命匡取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師府喻以誅韓侂胄事楠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楠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楠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爾匡曰南朝欲去此人可乎楠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絕因遣楠還索侂胄首詔百官集議俛思謂有傷國體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胄蘇師旦及首付王楠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　六月王楠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於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於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　八月置安邊所凡韓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園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凡所輸錢租給以給行人金繒之費迨後與北約絕好軍需邊用每於此取之　九月辛丑金遣完顏侃僑宇來詔以金國和議成諭天下

張溥曰韓侂胄自慶元用事驕橫數年怨流天下忽聞邊釁傳首敵國後世快之顧勢有難易邀功念切其罪未若秦檜之甚也賊檜判國主和劫制庸主文武忠義一時勦絕侂胄起而反之封岳飛以勵諸將削秦檜以申義討誅其心者曰子翬之師師原其罪者曰殷浩之北伐苟使成功王津無殛南山之罪猶可贖也乃賊檜專政二十餘年割地稱臣及頌功德家建一德格心之閣朝賦秦城王氣之詩勢同新莽禮極榮哀傳歷三朝守其說者如湯思退沈該万俟卨史浩之徒力持不變謂和議得相有福無禍也物極而變侂胄乃起輕銳用兵身家破滅遠兵訕笑豈真敵仇可忘中原當棄乎炎興之際戰將如雲偏裨幕府皆號虎臣自檜當國人材遂盡考宗習射殿庭雄心恢復符離一潰竟棄德順當食拊髀四顧莫應再更尤甯狃和墮戰士氣益衰侂胄秉政忠力屏放讒諂側肩蘇師旦筆吏進身程松獻妾求寵感建牙伐鼓經略四方以非常之功貪賣販之賤無不敗也唐順宗時王叔文王伾弄權八關十六子雜沓進用當日建白頗多善政而奔競薰灼神人怨怒不久即敗侂胄何人敢談恢復乎彼始附成肅後緣恭淑託根二后震燿宮府楊后既立內不相容始懼而謀立功國家大事公心圖之尚慮不濟以私求勝其誰聽焉燕然之銘不及竇憲而北景之誅下同梁冀名雖隔於封疆禍實種於內戚彼蓋日與死隣而不悟也或謂天假佑宋高宗之世不生賊檜而生侂胄佐以諸將和議不

成還二聖復兩京猶有望乎而又恐小人道同逢君一術以侂胄處紹興未必不欣然主和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三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四

吳曦之叛

光宗紹熙三年夏四月以邱崈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邱崈往崈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吳挺卒趙汝愚請別置帥

四年五月利州安撫使吳挺卒邱崈使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知樞密院趙汝愚亦言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利宜別置帥遂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以挺子曦帶御器械

吳曦跻陳自強韓侂胄得帥蜀

甯宗嘉泰元年秋七月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曦時為殿前副都指揮使鬱鬱不得志乃以賄賂宰輔規求還蜀陳自強為言於韓侂胄侂胄許之遂有是命曦至興州因詣副統制王大節罷其官由是兵權悉歸於曦異志遂成矣

吳曦抽摘程送東西軍

開禧二年二月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松移司興元東以軍三萬屬之曦進屯河池西以軍六萬屬之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松無所關預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庭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不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知大安軍安丙成十可憂於松既而松開有漢中夜庭丙讓丙為松言曦必誤國松不亦省　夏四月丁丑吳曦叛曦既得志與其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蜀王　十二月吳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度秦隴與金人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聞曦叛求功大喜與曦詔曰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既萌進退維谷且卿自試翼贊之功執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於南北一朝見忌遂被朱夷之慘可不畏哉智者順時而動明者見機而決今大軍臨江若能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我師東下無西顧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册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雄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心喜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於綱及金將蒲察貞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里谷軍遂潰貞入城州曦因焚河池退保青野原金人無復顧慮　時興州都統制毋丘以重兵守關吳曦聞

曦遣姚淮源獻四川

曦受金封王翼楊揆之抗說不聽

曦自稱蜀王召安丙用兵楊震仲不屈死

程松聞金兵至而遁

金兵至因撤蕆關之戍金人由板閣谷遶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置口完顏綱遣張仔會之且索曦告身為信曦盡出入付仔綱乃明金主璟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世王翼楊揆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即吳氏譜牒於金　金完顏抄合攻鳳州程松猶未知吳曦之叛遣人求援於曦曦紿言當得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鳳和四州以和馳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為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急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匄贖稱曦為蜀王曦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為劍亟逃奔使者追予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陝西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三年春正月辛卯吳曦自稱蜀王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曦即興州為行宮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議行削髮在祖之令稱臣於金分其所部兵十萬為統帥遣祿祁等戍萬州涇舟下嘉陵　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楙於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為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為丞相長史全行都省事先是從事郎錢翠之從曦在河池嘗夢曦禱神祠以銀盃為玟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辦此翠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曦遣丙用事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吳睽為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保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泰自瞽其目李道傳鄧性甫楊泰之悉棄官去　二月己未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吳曦逆之初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青城山道人安世通獻書于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闕外之變世通獻書於輔曰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為公初得曦檄即當還書誦其家世激其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檄夔梓興利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救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名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為叛也且曦叛雖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論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為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汙面戴天同為叛民也輔有重民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甯府輔遂以印授通叛韓植棄成都而去　乙亥監興州合江倉楊

楊巨源李好義謀計曦奉安丙主事

好義巨源等斬曦推丙權四川宣使撫

巨源好義敢關外四州

好義乘勝徑取秦隴楊輔安兵不許

王喜遣劉昌圖毒死

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寶甯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運轉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西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略曰惟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　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俄宮時偽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戶內曦啟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仆於地好義亟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位凡四十一日金遣木虎高琪奉冊於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似非附逆者或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於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還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玠子孫免連坐初曦未叛時嘗較獵塞上一日夜歸茄敦競奏麟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與己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為駭默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由是而決蓋其妄心一萌遂奪其魄舉目形似已兆覆亡之禍矣　三月丁丑斬偽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於利州庚子以楊輔為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許奏為宣諭使　壬寅連貶程松澧州安置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西和成階鳳四州為蜀安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為後患丙從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和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進兵次於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敵路七日至西河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於官欲乘勝進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司楊輔安丙不許士氣皆沮孫忠銳因而失守散關丙忠惡忠銳徼其還欲廢之先命楊巨源偕朱邦甯以朽兵二千策應巨源自鳳州因忠銳出迎伏狀士於幕後突出殺之并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偽表聞於朝　丁卯楊輔還以吳獵四川為置制使時朝廷察安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著作

好義昌國以見崇死

王喜為節度使巨源不呼丙使樊世顯殺之

楊輔請以劉甲代丙

佐即楊閒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李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吳曦故將王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復暴痛死而昌國遁矣既殮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冤之號痛如私親朝廷憙為變授節度使移荊鄂都統制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刀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死　六月安丙殺楊巨源初吳曦之誅實楊巨源李好義為首倡功最大既安丙以討賊事聞於朝詐言以巨源好義為首實則獨後二人及樊諭語書至興州巨源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僅與通判心益不平乃為啟以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節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既入想功於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王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於鳳州之長橋樞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拔刀取其頭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殪聞忠義之士莫不扼腕流涕劍外士人張伯威為文以弔其詞尤悲切丙以人情洶洶上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

嘉靖二年八月以丙安為四川制置大使罷宣撫使

張浦曰蜀漢滅而鄧艾囚關中定而王鎮惡誅吳曦平而李好義楊巨源死三者皆不平之大者也艾死於鍾會鎮惡死於沈田子同在軍中忌功賊殺旋受誅夷報施如響獨安丙殺巨源富貴考終沒有美謚天道竟安在哉曦懷不軌丙父知之韓侂胄開邊釁以賂還蜀內言可憂者十顧其兇狡跋扈不能禁也巨源倜儻不遇僅典倉官好義弱冠從軍位止州將身無方鎮之寄君無推轂之令號咷倡義直走偽宮砍頭搥胸須臾亂定丙時尚陰陽曦側囁嚅顧盼因人成事獲居首功有人心者平原謝毛遂淮陰下左車可耳奪其功而殺其人智且出王渾下則何為乎吳氏忠孝承家三世鎮蜀曦年四十有六忽發狂惑諸母涕罵族子不平悖逆寡助亡可逆覩然程松懼走金人合盟宿將挺戈南北震動圖之稍緩即為劉豫丙雖夢行神玅而持詔乘馬策非己出此巨源之死所以悲歌劍外也賊曦既誅四川漸復徐取秦隴牽制淮寇亦百世一時而丙稟不用散關之失斬孫忠銳以自解忠銳不服也王喜貪狠很愎為曦大將丙不誅之縱其毒殺好義委任如故好義陰殛劉昌國時魂魄能不恨丙乎丙不哀好義豈必殺巨源兩賢之死蓋丙志也李翰傳張巡而睢陽節著李珙傳巨源而西蜀功顯國家之賞罰混然後文人之公論明奈何國史於丙猶有恕辭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四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五

可據溫鐵木兒稱帝于斡難河

衛王允濟請除鐵木真金主不許

鐵木真滅乃蠻

夏主安全納女請降于蒙古

金主永濟立蒙古主見詔唾而不拜

蒙古侵金

甯宗開禧二年十二月蒙古奇據溫鐵木真稱帝于斡難河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义兒母曰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孛端义兒其季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為部居于烏桓之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於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于跌里温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也速該死鐵木真年幼其部衆多歸于旗人泰赤烏部泰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鐵木真與其母月倫率部人為十三翼大戰泰赤烏等敗因得少安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鐵木真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真吾主也因悉歸之泰赤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真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封鐵木真為察兀惕忽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以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屬部于帖麥垓川議伐乃蠻乃蠻太陽罕營于沆海山與蔑里乞諸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真與之大戰擒殺太陽罕諸部悉潰鐵木真益以盛強明年遂攻西夏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即位建九斿白旗諸王摩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先是紹興中金人屢擊蒙古不能克遂與之和金主嘗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　鐵木真既即位遂發兵復征乃蠻滅之執杯祿可汗以歸

嘉定元年冬蒙古征脫脫及屈出律罕時斡亦剌等部遇蒙古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為鄉導討蔑里乞部滅之脫脫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是年金主璟卒衛王允濟立

二年三月畏吾兒國降于蒙古畏吾兒即唐之高昌也　五月蒙古兵入靈州夏主安全納女請降於蒙古夏自是益衰

三年十二月蒙古侵金先是金主允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謂金使曰新天子為誰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怒欲侵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禁百姓傳說邊事

四年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惜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濼以進金主始恐乃釋買住之囚還西北路招討使黏合合打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

蒙古主遣其子復攻金

明安反降于蒙古完顏胡沙等敗走

金主欲奔汴衛卒死戰却蒙古兵乃止

金主數沙虎十五罪罷之

金主復用胡沙虎

紇石烈胡沙虎棄西京金主不問

邊八月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等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山遂取西京及桓撫州蒙古主復遣其子朮赤察合台窩濶台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宏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甯集甯東過平灤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于蒙古　閏九月蒙古主既破撫州休河救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故沙率重兵為後繼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奴蒙古主聞之遣兵千權兒甯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沙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又大敗胡沙僅以身免走入宣平蒙古兵乘勝薄宣平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兵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多所損折遂襲金虎收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朮虎高琪屯通玄門外桑降胡沙為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　十一月金徒單鎰初為上京留守蒙古兵日攻西北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仄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右丞相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韃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鎰曰如此是自處境土也金主從鎰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十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恥哉　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薊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荊關殺來水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為右副元帥胡沙虎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平金主與之三千令屯撾川胡沙虎不悅五年三月金胡沙虎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韃靼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俱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蒙古主既克宣平遂攻德興府坟墉而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利蒙古主第四子拖雷與赤駒駙馬復擁楯先登而射之金兵引却蒙古遂盡拔德興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六年五月金主允濟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　八月金主復用胡沙虎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鎰切諫不聽胡沙虎與其黨完顏醜奴滿察六斤為古論奪剌等謀作亂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

胡沙虎作亂殺徒單南平等遂弒金王徒單鎰勸立昇王珣鄭夫人以死守禦

成虎高琪敗績懷來反殺胡沙虎金主論功行賞

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為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韃靼至此闕已絕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之完顏石古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殺之胡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胡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為逆豈奪璽耶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徒單鎰時以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弒金主由郎時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事于縉山胡沙虎誘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徒單銘等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子守忠為太子追廢允濟為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謚曰紹

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成虎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可忒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荊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可忒薄察軍合既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合怯台哈台二將圍守中都方蒙古兵至皂河欲渡高橋胡沙虎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糾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兵大潰高琪自度必為胡沙虎所殺乃以糾軍入中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絓墜而傷脇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　時蒙古木華黎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永清人史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為萬户領降人家屬屯霸州　十二月蒙古主留怯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通劉材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韃靼兵為三道命其子朮赤察合台窩濶台三人為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薄察等遵海而東破濰劇大掠於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拖雷

蒙古主將兵逼中都

由中道破雄滹沱滄景獻河間濟隸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遥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帝子女牛馬羊畜皆席捲而去屋廬焚燬城郭邱墟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

完顏承暉請議和金乃以故主允濟女與蒙古主

七年三月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語萬請乘勝破城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河北河東郡縣悉為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追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丞相高琪言於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為之計金主然之遣承暉議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其故主允濟之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　夏四月金及蒙古平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闕金主以蒙古既和大赦其國內　五月金主珣以國勢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汴左丞相徒單鎰諫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如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遂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抹撚盡忠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為款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合扈衛糺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糺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素溫而推斫答比涉兒札剌兒三人為帥北還完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斫答擊敗之遣使乞降于蒙古蒙古主遂遣明安援斫答合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為不可平章朮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　九月蒙古將木華黎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衆二十萬禦於花道敗還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昔烈高德玉等殺銀青推寅答虎為帥木華黎命史天祥等趣兵進攻寅答虎遂舉城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北京為遼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木華黎從之奏寅答虎權北京留守以吾也兒權兵馬帥府事於是金順城懿通州相繼降于蒙古

金主珣議遷汴

金主至良鄉糺軍作亂

金主命太子守中都既而召還

寅答虎以北京降蒙古

八年二月金中都被圍既久完顏承暉以抹撚盡忠久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特大綱又遣人以蠟寫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

李英等敗中都援絕

承暉死義抹撚盡忠南奔蒙古遂入東都

金主不問盡忠罪

行省孛朮魯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然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遇於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繆誤得非神志亂耳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痙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奴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紿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啟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為亂兵所焚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盡忠至金主釋不問仍以為平章政事

張溥曰蒙古之興兆奇寡婦光明炤腹一乳三子傳至烈羅孛極烈立號自王鐵木真繼起破乃蠻攻西夏滅國者四十遂建九斿稱可汗彼固道生之子竟開元氏朔漠造家併部十世事豈偶然然金源不競紹宣無能即史所載紇石烈胡沙虎之弒立朮虎高琪之擅殺抹撚盡忠之背叛兵敗不誅大逆曲赦遷汴亡燕莫非自掇也金章宗朝鐵木真入貢衛王允濟奇其狀貌請以事除之若有先識及即帝位橫受唾罵一矢莫發齊莊公著聲於叩馬而隕體於登臺為君蓋其難哉胡沙虎貪殘跋扈屢形彈奏衛王不加竄逐反任以兵城棄州陷旋罷旋用生其邪心城北亂作身遭廢弒昔章宗無子猜忌諸王利彼柔弱授以神器方襲尊位即殺李妃懦而不仁其何能國此徒單鑑所以不為之死而勸立昇王也宣宗既立胡沙虎益驕近侍慶山奴等請為早圖高琪頗知其謀喪師被詰還兵向第晉陽衷甲反論功封夫西京之棄胡沙虎罪當死而發憤於共主懷來之敗高琪罪當死而發憤於大臣途窮倒行走險一轍甚至弒君而蒙定策之賞卑殺而受討賊之功上恬下嬉直以國戲矣中都圍急承暉仰藥大義誠烈然盡忠無良兵柄旁落燕京坐喪責在平章彼即期死社稷視鄭夫人尚有愧焉鐵木真縱師燕北分兵三道州郡盡下中都孤立責金猶師和成徐還既知徒汴即襲虛破燕凡此皆金愚宋之術而金復自愚乞和遷都召還太子秦矢六國竟以身蹈無汴則宋弱無燕則金危書曰與亂同道此之謂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五終

金好之絕

寧宗嘉定四年六月遣金崇賀金主生辰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　冬十月以金國有難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飭邊備

真德秀請罷金歲幣

七年三月金主珣遣使來督歲幣　五月金主珣遷都於汴遣使來告　秋七月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罷金歲幣其畧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隣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謀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牧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不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之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徵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歲幣　八月癸卯金國復來督歲幣

八年十一月復遣使如金賀正旦刑部侍郎劉崙等及太學諸生言其不可不報真德秀復上疏曰金自南遷其勢日蹙韃靼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都邑遊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己巳而犯中原即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故遷我二聖荼毒我烝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嘗論政宣致禍之由其失有十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盡上心奢靡蠹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江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自童貫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恤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政宣之失災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洶洶欲動赤氣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方且以怪孽為嘉祥變異為休徵此上不畏天戒其失三也政宣之際以言為諱張根論征斂之煩敢官

徳秀請豐政宣十失并斂五不可

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羣紳不敢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屏出太學朱夢說以昌言宮寺竄斥偏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鈐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恤人言其失四也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為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奸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折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難士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總尸宰柄卞攸濫厠樞庭其翼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書生即膏粱子弟非奴事閹尹即冀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顓為蒙蔽以敗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女真剋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殿斂以搖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嘆息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為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寢敵謀先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遣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既興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材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使得以憑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為篤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強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小邦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其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釁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強敵為隣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絕遼國交雖能每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他志不幸奸臣庸夫希功冀寵惟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與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縣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獨師則許以獨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翻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庶而南牧之師已侵釁於境上矣蓋犬豕狡狠本無饜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毅結余覩為造釁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失宜其失十也今一人憂勤於儉無愧仁祖之風而屋臣般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嘗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路壅塞讜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讒諂猶或得志蒙蔽之風日熾聚斂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言獨請為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

韃靼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鄰亦以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為辭仗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舉詞遣使以觀吾之所啓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點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以應之也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以羣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得以偷旦夕之安及苻堅既滅慕容旋啟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張蓋有河朔揚徐羣盜人皆服從臣恐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為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當強大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江漢為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固不可付安危於度外養成深患也因以五不可為獻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啟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啟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也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遂杜窺覬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金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為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為喜虜亡為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可聽方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縉紳大夫工為諛說或以五福定恃為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監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蓋修其本以格天心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蓋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為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為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篇終反覆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不報

十年二月陳伯震還自金金主謂之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為亂耳宋人何故攻我蓋欲以為用兵之端也

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為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朮虎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為右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榷場官盛允升殺之慶壽分兵犯棊城圍襄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鄰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珏董居

高琪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

趙方抗疏主戰送檄扈再興孟宗政等擊却金人

宗政等七十餘戰輒敗金人

主逸追斬完顏賢

金呂子羽至淮不納和好遂絕

趙彥吶藏金人

吳政戰死

詔俱便宜行事以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釁鞏聞之亦將斂跡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示參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有所言皆不用　五月金人犯襄陽棗陽趙方語其子范棨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圍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佯却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皆遁方聞捷大喜以宗政權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於光山隨州金人乃去　六月趙方請以伐金詔天下乃下詔略曰朕勵精吏化一意息民犬羊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譬恥未復念甫申於信誓實重起於兵端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詔諭中原官吏軍民

十二月金完顏賢以步騎萬人犯四川破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遁金人攻白環堡破之統制劉雄棄大散關遁

十一年二月甲辰金人焚大散關復破皂郊死者五萬人　戊辰金人圍隨州棗陽軍孟宗政權棗陽初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堤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鈐自警鈐響則大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帥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三月利州統制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大散關及皂郊堡追斬金統軍完顏賢進攻泰州至赤谷口沔州都統劉昌祖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大潰　夏四月金兵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皂郊遂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甲階州守臣侯頤以昌祖遁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勝計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亦遁又犯黃牛堡興化都統吳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徇事聞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詔州克家等並竄遠州　十二月金主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廼由是和好遂絕金主以僕散安貞為左輔元帥輔太子守緒會師南侵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金復寇西和州守將趙彥吶設伏待之殲其衆乃還　乙未興元都統吳政及金人戰於黃牛堡死之

二月癸卯金人乘勝攻武林關都統李貴遁還　丁未金人破興元府權府趙希旨棄城走　辛亥金人破大安軍連破洋州

于黃牛堡
張威使石宣擊破金人

壬子，四川制置使董居誼遣都統張威使石宣邀擊金人於大安軍大破之，殲其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士魯安金人乃遁去。金完顏訛可復大舉圍襄陽，數其外繞以土城，趙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襄陽之圍自解，乃命知隨州許國及鼎再興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又命其子范監軍婆為後殿。閏三月癸亥，金人圍安豐軍，及滁濠光三州，江淮制置使李珏命池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金人遂分兵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磧，自盱眙犯滁州之金樞，來安，及揚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遊騎數百至采石揚林渡，建康大震。時賈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慮忠義人兵為金所用，乃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李先，葛平，楊德，廣趙滌，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紇石烈牙吾荅駙馬阿海連戰於仇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於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賈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李全因殺所得金牌於涉云，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請於朝，乞如約授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而阿海實不死也。

賈涉使李全等擊破金人

秋七月，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於襄陽，時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囊糧，風沙以覆樓棚，列甕儲水以隄火，募驍手擊之，一礮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攻城，運砲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設戰棚防城，損，穿井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熏之，金人室以濕氈，析路以刳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强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刺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頭兵棄襄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於再興，剋期合戰，再興敗金人於瀼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眾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

宗政再興擊敗金人

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襄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拽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冬十月己丑，京湖制置使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六萬分三道伐金，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

遣再興等三道伐金

十三年春正月丁酉，扈再興攻鄧州，許國攻唐州，皆不克而還。金人追之，遂攻樊城，趙方督諸州拒退之。孟宗政復敗金人於湖陽。

宗政復敗金人

八月，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人，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煇節制

夏與金絕好

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初夏人與金連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及為蒙古所攻求救於金金人不能出兵夏人怨之和好遂絕　九月辛卯夏人遣其樞密使嵩子嵩帥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趣兵王仕信帥師發宕昌是月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統制賈俊李實發下城都統制張威出天水程信出長道陳立出大散關田昌出子午谷陳昱出上津庚子賈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於定邊城辛丑王仕信克鹽川鎮乙巳會夏人於鞏州城下文城不克遂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砦退師　冬十月丁巳程信復邀夏人其攻秦州夏人不從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安丙命信斬王仕信於西和罷張威官

黃州守何大節死之

十四年二月戊辰金人圍光州己巳金人犯五關壬申金人圍黃州又遣將圍漢陽軍　三月丙戌鄂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　金人圍黃州急詔馮樗援斬黃樗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與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而虜兵已集大節竟自沈於江而死金人復陷蘄州知州事李誠之自殺家屬皆赴水死　癸丑金兵退扈再興邀擊於天長敗之　夏四月戊辰金人渡淮北去李全遣兵邀擊又大敗之　冬十月夏人復乞會師伐金

夏人乞會師伐金

十五年夏四月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國用以困乃命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僉書樞密院事時全副之由潁壽進渡淮敗官軍於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時全之侄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訛可引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衆惑之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值暴漲宋衆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官軍襲之全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時全兵敗金主誅之

金主榜諭戒南侵

十七年三月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移剌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

張溥曰開禧用兵金人罪狀韓侂胄嘉定元年函首畀之和議始成是年金主璟卒衛王允濟立亡何蒙古侵金構兵五載永濟被弒立昇王珣徙都汴城中都遂亡後竟絕好終甯宗之世與金戰攻未有已也侂胄恢復之議雖發於緜師旦厲仲方卒棄疾實與聞之仲方之言曰招納流民棄疾之言曰飭兵待變不數年金果難作其言驗矣使侂胄當日志存復讐外窺敵釁稍遲歲月至嘉定三年而後發天下必不以為非金人亦莫能加也寡謀輕動授兵僉壬行人致辭身首分裂乃知開禧之役天惡侂胄籍手誅之此固權臣惡熟之秋非大宋忘讐之日也真德秀慷慨萬言請罷歲幣又陳政宣十失務早鑒戒絕和修戰君子同心所痛嫉者宰相無人侂胄以後又繼一史彌遠耳金主見逼蒙古惑於高琪及圖南侵屢臣皆言不可金主弗聽自嘉定十年入寇訖十六年而主卒明年甯宗亦崩累歲連兵夷夏交困顧問其時當國

者誰彌遠也開禧之戰陳孝慶復泗州許進復新息孫成復褒信宋常小勝而後乃大敗嘉定之戰孟宗政捷秦陽王逸捷散關吳政捷黃牛堡宋固屢勝而中亦間敗但開禧伐金宋為兵首議出侂胄其敗也侂胄坐之嘉定伐金金為兵首議出中朝其敗也彌遠不得而坐也侂胄為國驕子忽以用兵而死彌遠為國老好並用兵之名而避之天子又與誰共治亂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六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七

李全之亂

甯宗嘉定四年十一月金益都楊安兒兵起初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金泰和中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為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金人招鐵冗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至雞鳴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輯聚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金楊安兒大擾山東

七年十二月金濰州李全兵起全濰州北海農家子銳頭蠭目權譎善下人弓馬矯捷能運鐵鎗人號李鐵鎗開禧中戚拱嘗結之以復連水金主遷汴賦斂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砦阻險羣聚為盜寇掠州郡皆衣紅納襖以相識時目為紅襖賊全與仲兄福亦聚眾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子洋于潭等皆附之

金李全兵起

八年二月金僕散安貞敗楊安兒於益都安兒奔登州刺史畋格納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眾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霆經歷黃國等將花帽軍討敗之殲其眾安兒乘舟入海走岠嵎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四娘子姣悍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眾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李全以其眾附之楊氏因與私通遂以為夫安貞復遣夾谷石里哥破劉二祖斬之餘黨推霍儀為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

安兒敗死其妹四娘子私嫁李全

十年秋七月知楚州應純之以山東羣盜來歸置忠義軍時李全等出沒島嶼竇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應純償之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莫可遏初楊安兒之未敗有意歸朝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佑家廝養也當隨佑部綱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寘緣鐸得見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為譏察諭意羣豪以鐸為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兵五千人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於朝謂中

沈鐸說應純之誘致北人李先羣盜置忠義軍

李全率衆來歸
國安用來降
石珪殺沈鐸渡淮大掠
命賈涉節制忠義人兵
金張林遣四璉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
金襲泗州不克
涉信李全陰謀殺李先其部曲裴淵等迎石珪拒命

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勅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漣水李全等生羨心焉　十一月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苗州取之

十一年春正月壬午李全率衆來歸詔以全為京東路總管　五月金石州賊馮天羽敗死其黨國安用來降詔以安用同知孟州事

十二年九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節制京東河北軍馬初山東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於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李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率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燬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時涉知盱眙軍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因命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遣傅翼諭石珪楊德廣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為五若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嘗屯七萬使王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至是分江淮為三司乃命涉管淮東　是月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功為治中兇險不逞知府田琢在山東徵求過當失衆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汴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揣知林意乃潛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己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驩謂得所託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苗密登萊濰淄濱棣甯海濟南十一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王詔授林武翼大夫安撫使兼京東總管　十二月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時大雨雪淮水合請於賈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凌冰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舉炬數百齊舉遥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特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十三年六月壬午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副都統李先其下推石珪為帥以拒涉初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李先威望出己上陰結賈涉所任吏吳覬使潛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衆於漣水先部曲裴淵家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納而潛迎石珪於盱眙奉為統帥珪道楚城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還涉恥之謀分珪置為六請於朝出修武京東路鈐轄印誥各六授淵等以分統先衆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

金嚴實舉魏光等郡來歸

金襲東平大敗而還

時青自金來附

石珪降蒙古平子全逐併逐水之衆

張林懼李福叛降蒙古

神武討張林李全入逼青州史彌遠加全節鉞涉

恐甚詔以珪為漣水忠義軍鈐轄　八月金長清縣令嚴實為主將所疑挈家壁於清崖嶼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遣拱以朝命諭京東過清崖實因求內附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涉因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命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蒙古綱帥師固守全與林夾汶水而砦明日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遂北抵山谷遇金將斡不答盛兵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槍突鬬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拔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攜鎮江軍五百人懷憒乃使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衆道滄州假鹽利餉贍之尋懷楚州　張林攻金滄州王福以城降　冬十月金以時青為濟州宣撫使初青與叔父全俱為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為濟州義軍萬户後附李全來歸處之龜山南衆數萬至是金帥府遣人招之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有是命未幾青復自金來附以為京東鈐轄　十二月漣水忠義軍統轄石珪自以入漣水非賈涉本意心懷不安李全復請討珪於涉涉遂以全所統衆列於楚州之南渡門而移淮陰戰艦於淮安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技窮乃殺裴淵而決豫武正宋德珍降於蒙古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涉不能却遂以付全

十四年春正月以李全還自山東賜緡錢六萬時青入泗州西城二月金人來救青敗乃還　十一月京都安撫張林叛降於蒙古先是李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厲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艦艇舟謀爭舟楫之利膠西當登萊之衝百貨輻輳全其使兄福守之為富計宅時互市始通北人猶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於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驗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忽取鹽而不分場稍怒曰若悖恩耶待與郡統提軍取若頭耳林懼其襲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降於蒙古將木華黎福狼狽走還楚州林猶貽賈涉書言非己叛實南李福也

十五年二月李全復泗州　夏四月知濟南府种賛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　十二月以李全為保靜軍節度使京東路鎮撫副使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數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胥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耶

嘆其驕不可貴涉退辛卯壽遷攝帥事李全併統其軍

許國代涉為淮東制置使

李全楊氏虞國居慢依劉慶福送投之

十六年六月淮東制置使賈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辛卯涉欲制忠義兵乃以徵朝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永高友統五十屯城西王暉丁潭統五十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晏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於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邱壽遷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圍棄莫若別置新部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廢功過有考請給無辭壽遷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己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遷不悟　八月李全攻邳州不克復還青州　十二月以許國為淮東制置使初國為淮西都統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好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鬻也遂易國文階為淮東安撫置制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官徐晞稷雅意閑閫及聞國用乃註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理宗寶慶元年二月楚州軍作亂初許國至鎮李全妻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搞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十國國誇子衆曰全卻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徐走不殺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錢厚餽慶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賓贊戒全曰即使當庭參制使必免禮全疑參國而止納全拜不為止全退怒曰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數葉一朝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亦心報朝廷不反也國讓設盛會宴全遺勞如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譚榮先令賜番貌嗤慶福亦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訝留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即為禮因會集聞鼓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服此虜矣余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二萬大閱楚城外以壯北人之心楊氏及宋校留者懼其謀已內自為備後全遣慶福還楚為亂適湖州潛士事敗全嘗益不安或教楊氏畜一妾男予揚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條佐曰會令汝為朝士潛約盱眙四將為應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謀中輟止欲快意於國計議官荀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者耶夢玉懼禍及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為自結之計及是國辰起視事忽露刃兇庭客駭走國獨聲曰不得無禮矣已及額流血被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人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為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繩城走伏道堂中宿焉賊擁通判姚翀入城搞兩軍使歸營是日慶福首報夢玉以報其辱明日國縊於逆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書俾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為制置

彭義斌計全全求徐晞稷書與連和

趙范上書彌遠請討全不聽

義斌圍東平嚴實合李璮海史天澤攻之被擒不屈死

蒙古圍李全留青州全令福先還楚

使令屈意撫全全自青州還楚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屬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印於濆卒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到置矣五月李全諜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仇乃斬諜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於是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峒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兵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遏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楊州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令諭范毋出位傳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自一人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莫不至李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卧薪嘗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為高也然以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責晞稷者固人之事也責范者天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為傷人之痛惡其為傷人之言何哉賊見范為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奸他日必將指范為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未之信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為宋梟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獲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欲望於憐別與閒慢差遣彌遠不聽　六月彭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李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兵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凡禮事實時實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青崖之家屬不遣　秋七月彭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李里海等軍相望義斌分嚴實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即李里海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於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略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為他人屬耶遂死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為實有

二年六月蒙古圍李全於青州全北剽山東南仰錢糧且挾朝廷以疑蒙古蒙古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砦全授糧路絕與凡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勍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城夕陷於是全留青福還楚　九月徐晞稷罷以劉璋為淮東制置使朝廷聞李全

睎稷罷以劉璋代

彭託激夏全入楚城

楊氏行成

全反與李福合逐璋

夏全為楊氏所拒狼狽降金

姚翀代璋伍體楊氏

趙范上書史彌遠論屯揚州

為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睎稷畏懦謀易帥劉璋雅意建閫使鎮江副都統彭忔延譽忔亦垂涎代璋從吏尤力故以璋代睎稷忔代璋知盱眙　十一月劉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璋素畏其狡不許彭忔自以資望視璋更淺曰璋止夏全豈欲遺惠盱眙璋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十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何不往赴事會夏全忻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入屯城內璋駭懼勢不容已復就二人謀焉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璋令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之黨震怒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赴耶狐兔悲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外傳二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當便事太尉為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反與福謀逐璋遂為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璋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璋繩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璋步至揚州借兵至衛夏全既逐璋暮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圖己因大掠趨盱眙欲為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怒璋自劾未幾死

三年春正月以姚翀為淮東制置使朝廷以翀嘗與李全交歡故命之翀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為朕撫定之翀至楚城東艤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李氏妻楊氏用徐睎稷故事而禮遇之楊氏許翀入城翀乃入寄治僧寺中極意娛之　三月趙范上書史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失淮則長江以北滄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異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啗彼欵兵之計或謂斂兵退屯可以援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攻之乍順乍逆而為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為覘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勝悔者矣夫有過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寇過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全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虜掠而食當糧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殺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速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敵江一以　連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

李全降蒙古

劉慶福欲圖李福反為福所殺

李福楊氏逐聃走死定州不復建閘

張林等歸淮安討斬李福

撒彭忙等戍全餘黨忙不敢決張惠等縛之降金

李全自蒙古還南

李全誘殺時青

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張軍勢賊將素知所攻而敢犯我楊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楊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亭議復令知池州　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德田四救已曰譬如為衣有身慈無袖耶今北歸未必非福全乃降蒙古　劉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為厲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于朝李福知之亦謀殺慶福於是二人互相猜忌不復相見一日李福偽稱疾不出旬餘慶福往候之李福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殺之李福以慶福首納于姚聃聃大喜幕客杜來曰慶福首禍一世奸雄今頭落措大手耶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畏衆口數見聃促之聃謝以朝廷撥降未下六月福乘衆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聃飲聃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聃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而往杜來至八字橋福兵腰斬之福兵欲害聃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髮縋城夜走歸明州宛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蘧姑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閘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鸇鷹州然　秋七月張林等歸淮安討李福斬之初李全之黨以贍軍錢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慰通嘆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為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閒貳令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為全所辱且謂我本貫帥帳前人與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遂帥衆趨楊氏家福走出刑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妄稱楊氏函其首并福首獻于楊紹雲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　八月撒知盱眙軍彭忙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使便宜盡戮李全餘黨忙輕儇不為惠等所服得撒不敢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素重撒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於青州遣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撒專委青而不及已乃歸盱眙設宴邀忙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于金　李全得時青報慟哭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大將乃承制授全山東河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帛全遂與蒙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揚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遣王義深奔金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為全所殺　十二月金封李全為淮南王全不受時全敗完頗訛可于龜山故也　李全誘殺時青併其衆

紹定三年二月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　五月以李全為彰化保康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命初全自還楚即廣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天長民保聚為十六砦比歲失業官賑不繼壯者亦皆就募射陽河浮居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

李全據鹽城不受朝廷節鉞

渡正獻薨全之策

鄭清之勸帝討全李全不受彌遠書

難制，基豪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議結水寨以觀成敗。全知東南利舟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雜之，留其舵工，以一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募南匠大治舢艋船，自淮口及海相望，時時試舟于射陽湖及海洋，復以糧少為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實欲習海道，以覘畿甸。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貿貨，輸蒙古。朝廷以亦全往來山東，得以火覓北顧之憂，遣餉不絕。全因縱游說于朝，復請建閫山陽，又遣使入金，且欲銷朝廷兵備，乃遣軍士穆春潛入京師，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庫，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為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為備，且雖反而不敢遽絕其給，乃挾蒙古李宣差來宣差以恫疑虛喝，而蒙古實未嘗資全兵，其李宣差則青州賣藥人也。朝廷雖知其姦，姑事苟安，不之詰。及全羅來，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嶽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據鹽城，戍將陳益樓疆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廷倉皇遣僉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庵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眾。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命制置司官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為罷朝宗命，通判趙敬夫攝州事。先是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國子監丞度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饒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時不能用。至是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為慮，裹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　冬十月，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時李全造舟益急，至發塚取粘板煉鐵錢為釘，熬肉腊搗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給趙敬夫以蒙古為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眾，他軍士見者曰：朝廷為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皆怨，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詰浮橋于喻口以便鹽城往來，時史彌遠多在告，諸執政又不以為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許便宜從事，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　十二月庚申，李全突至揚州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敬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名糧，勸全歸楚州，即遣劉易就全畧示之，全笑曰：史丞相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檄書不受，敬夫恐，亟迎趙范于鎮江。范亦刻日約葵。葵帥雄勝甯淮武定強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州，乃鞭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耶！既而曰：今惟有徑搗揚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眾攻揚州，至瓜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至平山堂，以俟三城機梗全攻東門，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為，全

范琼屢敗全兵

范琼大敗李全全走死新塘

范琼爭大破叛衆陽氏絶淮而去

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絶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琼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汝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絶汝糧餉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琼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就能當我然全志吞揚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新且儲蓄為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衆及驅鄉農凡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絶范琼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大為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于平山堂布置築圍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出堡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兵官王青力戰死之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琼亦力戰敗之四年春正月壬寅趙范趙琼大敗李全於揚州時全浚圍城塹范琼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定上城官軍躡之踩弱甚衆范陳于西門賊閉壘出不琼曰賊俟我收兵而出耳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琼揮步騎渡浮橋並出為二迭陣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為步五百出賊背而琼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遽陲喜事者欲挾全為重遂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琼用事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杏人皆怪之范琼夜議詰朝所向琼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常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徑塞西門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僕蹇候卒識全槍垂雙拂為號以告范范喜謂琼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埽南軍官軍見賊突闕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兵並進琼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琼率諸將以制勇甫淮二軍戮之全趨新塘自決水後涼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三十餘亂剌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屍而分其鞍馬器甲併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琼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捷聞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琼淮東提刑善湘李子汝權史彌遠胥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琼進取有方慰藉殷勤故能成功五月趙范趙琼復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天淮安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王文趙必勝全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楊氏謂鄭德德曰二子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遂絶淮而去其黨即

遣馮垍等納次軍門趙范許之淮安平

張溥曰李全之亂皆史彌遠為之也全起北海農家私通揚安兒妹賊徒漸繁寬金衰微來歸中國貫波肆其忠義收為我用得地歸虜豈盡無功但彼劇盜性同犬羊恩威節制使奉奔走紅襖諸賊皆吾左右手也寵以上將生其驕心官爵有限血氣無窮亂乃長矣波初任李先招來全等分屯賽涅軍事頗懷遠慮無如史彌遠鑑禍開禧志存姑息波亦號令漸疏群下交搆李先死而石珪橫石珪叛而李全大甚以金牌小捷遂授即鈐悍難勸也貫波寵任許國代之同為武夫而一朝盡全勢必生變國兇于賊朝廷不問而遣徐晞稷晞稷無能諭事群盜而遣劉琸琸逐于夏全則遣姚翀翀逐于李福則楚州湯洪不復建閫二三年間大帥數易揭竿橐告願堂充耳寂若不聞淮東重鎮輕等甌脫孰非彌遠失策哉彭義斌憤全投國誓衆興討迫于寡助竟死內黃趙善湘度正趙范趙葵屢請討賊却而不納及全自蒙古還南叛形顯著猶事含忍鄭清之決計興師范葵一鼓殲滅淮人始平益恨向來養癰彌遠之罪浮于韓侂胄也侂胄北伐傅伯成邱密皆非之銳意自用卒為國辱而其名猶託于復讐李全小盜殺王師降蒙古罪在不赦彌遠蹤之跳梁南北而其謀僅主于自保託於復讐者二聖中原其恥尚在且身蒙顯戮國無憾焉王子自保者一身以外非彼彼計也無事而馴至有事小事而馴至大亂害成禍結尚曰我無與焉寵榮一生而刑罰不及其意惡其罪深此誅彌遠者所以加侂胄一等也國家變故奸臣當之為彌遠者多為侂胄者少侂胄之開邊欲師王安石彌遠之養亂直法秦檜而已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七終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明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史彌遠廢立

甯宗慶元四年八月京鏜等以帝未有嗣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太祖後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慮于宮中年六歲矣尋以為福州觀察使賜名曮封衛國公

京鏜等請育宗室子于宮中

開禧元年五月乙亥詔立衛國公曮為皇子進封榮王

二年五月詔以宗室子均為沂靖惠王柄嗣賜名貴和柄孝宗孫魏惠獻王愷之子均之父曰希瞿太祖九世孫也

太子竘卒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

三年十一月丁亥詔立榮王曮為皇太子更名惇又更名詢

嘉定十三年癸亥皇太子詢卒謚曰景獻

十四年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尋以宗室子貴誠為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芮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瓘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之山陰初慶元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王於帝為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室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為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甥也曰者嘗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芮次曰與苪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皇子乃補與苪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史彌遠使余天錫陰揣帝嗣遂得貴誠

十五年夏四月丁巳進封子竑為濟國公以貴誠為邵州防禦使竑好古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瞷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滿闕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於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思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秉宮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

皇子立不悅楊后彌遠真德秀累諫不聽

彌遠使鄭清之教貴誠陰定策立

彌遠圖廢二宮宗不悟

帝不豫彌遠欲謀廢立楊后不可使楊谷等泣强之遂立理宗夏震拜竑下拜

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座即君座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為文又贈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見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褒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究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然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竑之失言于帝覬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真德秀聞其事力辭宮教去位

十七年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荅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嗟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祖宗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清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除斬皇子竑時聞帝崩政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陛不知為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捫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惟殿帥夏震守之遂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前當在宣制後乃即位竑以為然已而遽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閤門先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捽其首子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尊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史臣曰甯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援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蕃養群奸指正為偽外挑强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老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閒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九月帝追封所生父希瓘為榮王生母全氏為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理宗實慶元年春正月庚午湖州人潘任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竑全欲坐致

濟王等舉義約李兵不至而敗死

彌遠使天錫逼殺耳

魏了翁洪咨夔真德秀松竝冤

鄧若水請誅彌遠

成敗陽與之期日進兵應接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子偽為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行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任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言竑有疾令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聞尋詔追貶為巴陵郡公又降為縣公改湖州為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考功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及禮部侍郎真學士院真德秀入見奏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亂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分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仁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雲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雅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論此事處置甚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奉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以往之咎惟陛下知有此失益講學進德以贖前愆以收人心　五月鄧若水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甯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死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弒乎非篡乎非擯斥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歸清妖氛以雪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綱不決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忍以青白天日而以此身受之此汚辱也盍亦求明是心於天下而俾有辭於千古乎為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於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既立則畏視人主是故強臣挾恩以凌上小人恃強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為一體為上者喑默以聽其所為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宣繒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榿其牙爪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

羅陳德剛
洪咨夔

李知孝劾
竇易夢昱

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為不除此數兇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為哉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于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非特盛也賈涉為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者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位乃敢屈強何也彼有辭以用其眾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弒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氣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能必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為辭以清君側之惡為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眾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奏上彌遠以筆橫抹之　秋七月罷工部尚書陳德剛全部員外郎洪咨夔以論濟王之冤忤史彌遠故也　竇大理評事胡夢昱于象州夢昱上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奉王廷美之事為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故竄

二年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竑為縣公從李知孝之請也

端平元年詔復故濟王竑官爵太常少卿徐鹿卿侍講開陳友愛大意帝悟乃命復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時竑妻吳氏自請為尼特賜號慧靜法空大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

張溥曰史彌遠謀誅韓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專擅日久世莫敢議及濟王廢殺始眾訟冤閔然攻之大勢已成嗟呼晚矣甯宗失兒王擇宗室子而立榮王詢詢薨又立濟王竑儻極早定慈孝無瑕彌遠先懷邪心屬其私人陰選皇子復進奉美人琴書伺隙李園獻妹賈后專宗兩術兼之先帝老殖新君南面不出之萬戚蒼而出之沂王府不可為非篡也春秋十二公繼正書即位繼弒君則不書即位所謂繼正者受之先君也理宗之立受自何人蓋彌遠也楊后曰太子竑先帝所立其誰敢廢彌遠不聽而要其子弟劫之后姬許焉而竑乃廢既廢而又脅以死非特篡也直弒而已矣趙盾亡不越境鄭歸生憚勞懼譏楚公子比不能效死陳乞廢長立幼春秋皆書曰弒況彌遠之積謀身行也潘壬憤懣不平圖立濟王李全背約倉皇走死太湖漁人逃尉兵卒烏能成事顧其慕義赴蹈亦漢周章類也東漢和帝崩鄧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立殤帝殤帝崩羣臣歸勝太后恐其怨己復立安帝章以眾心不附密謀誅討事覺自殺壬即非國大臣而匹夫能勉義等二公竇慶朝臣見書愧死矣竑性悖彌遠驚奇現名新恩最為不密迫雪川之變黃袍覆體號泣堅約存心克讓幾類申生奈何賊臣必欲殺之其實文繼而請殺也真德秀魏了翁諸賢抗辭疾呼少伸大義連袂寘逐退有餘榮

然德秀為宮教時既知濟王輕脫權臣蹲睨不痛陳人主預折奸萌而僅欲身保傅貽患後日方謂魏徵李泌不無憾德云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八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九

蒙古與金主和議不成

金河北山東之沒

甯宗嘉定八年冬十月蒙古主駐軍魚而濼遣三哥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金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硎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陝州適河氷合遂渡而北金人轉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蒙古欲許之謂撒沒喝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全之撒沒喝恥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為王議遂不成　十二月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孛忽闌撒里必南征鯨懷反側木華黎覺之令蕭何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迴遲不進阿先執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史復據錦州自稱濊王改元興隆掠平灤瑞利義豫廣甯等州下之木華黎率先鋒蒙古不花攻拔遼師吾也兒等軍討之州郡皆降蒙古　是年蒙古取金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金屠鼎遣將拒蒙古

九年夏四月金知平陽府屠鼎聞蒙古兵渡潼關遣必蘭阿魯帶徒單百家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僕散掃吾出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兵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尚書左丞罷平陽　冬十月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淸汚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拒潼關與阿里不孫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察伺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术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以張致兵精且依險為阻欲設奇取之乃遣吾也兒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以兵救之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

金御史臺陳戰守之策為术虎高琪所阻

木華黎破錦殺張致

晉鼎敗蒙古兵

金苗道潤攝定五十餘城

金石海叛武仙討斬之

蒙古主以太行之南委木華黎

金晉鼎虞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畧司相與會師為夾攻之勢及蒙右自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蒙古兵敗去金人復潼關　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經畧使道潤有勇畧敢戰鬬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柔為元帥左監軍

十年三月金主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真定叛慮為所梗乃集粘割貞郭文振及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為犄角之勢圖之武仙遂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金以武仙同知真定府事　十二月蒙古主以木華黎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宏吉剌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隸麾下建行省於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木華黎怒將屠其城時州人趙壄從木華黎為署百戶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哀懇切至木華黎義而許之遂東擊齊定益都臨淄登萊濰密等州而去

金張柔降于蒙古

蒙古陷太原平陽汾州潞州金烏古論德升等死之

十一年五月金將苗道潤為其副賈瑀所殺張柔檄召道潤部曲共討瑀會蒙古兵出自紫荊關柔遇之遂戰於狼牙嶺柔馬跌為蒙古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　八月蒙古木華黎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古論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軍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省參政李革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嘆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餘度使完顏訛出虎守汾州元帥石盌軍納合蒲剌都守汾州城破皆力戰而死

高琪請修南京裏城

十二年五月金棄汴京裏城初木虎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雖完固能獨安矣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於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甓二百萬有奇準格遷賞金主忽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俞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蒙古使張柔率兵南下遂克雄易保安諸州殺賈瑀進兵次滿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繞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軍後毀其攻具策馬杖槊大呼入圍仙兵皆披靡柔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拽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乘勝攻下定州復敗仙萬鐵鎗於新樂遂南掠深澤甯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二十餘城望風降附柔威名震

金弒末虎高琪

金主憾高琪多言天下

金完顏伯嘉請置公府

蒙古主不允和議金戴仙降蒙古

金嚴實殺李信降木華黎

於河朔　十二月金殺右丞相末虎高琪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貿才不成與己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己為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權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於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而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賽不殺其妻因歸罪於賽不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奸遂下高琪於獄殺之初金主將趙沐欲置紀軍於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參多厚撫紀軍而參多輒殺人且勸金主取其兵給器用故有所荅之難而中都以亡金主嘗歎曰壞天下者高琪參多二人也

十三年夏四月金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計徒單鎰等言制兵有三曰戰曰和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惟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於河西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剌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萬鍾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同時九府惟武仙號富強　秋七月金使烏古論仲端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為兄蒙古主不允　八月蒙古木華黎至蒲城使蒙古不花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金桓山公武仙遣萬鐵槍戰敗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漸定而大兵所過猶縱抄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為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為乎木華黎善之即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冬十月蒙古主遣塔忽報金謂烏古論仲端曰向令汝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為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為河南王勿復違也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入濟南金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木華黎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來實出殺其家屬謀歸朝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峴以魏博等郡歸蒙古時精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木華黎於濟南木華黎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木華黎之騎下馬銜枚接戰金兵大敗溺死者甚衆木華黎遂進陷楚邱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十二月蒙古木華黎因金兵固守東平不下乃謂嚴實曰東平樞盍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乃留唆魯忽禿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嚴實權行省謂千戶徹兒塔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逐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碧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

蒙古唆魯忽失碾東平

木華黎敗合達

胡天作降蒙古

木華黎趨長安

蒙古主見角端耶律楚材勸之還兵

金侯小叔設蒙古石天庇

金阿魯帶棄河中

木華黎卒

子安民不等遂為其所殺

十四年夏四月金東莒公燕甯與蒙古兵戰敗死　五月蒙古兵圍東平日久餉道復絕行省蒙古綱監軍王廷玉不能守率衆棄南趨邳州蒙古唆魯忽禿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於府第撒兒塔以木華黎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　冬十月蒙古木華黎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會西夏兵五萬復引而東入鼓州金將王公佐遁木華黎以石應天守鼓自將兵攻綏德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攻延安金元帥合達與納合買住禦之合達以兵三萬陣於城東蒙古將蒙古不花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夜半伏發木華黎乃命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望見金兵祥葉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出伏乘其後鼓譟震天金兵大亂木華黎追殺七千餘人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木華黎以城堅難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侵鄜坊等州

十五年秋七月金平陽公胡天作降於蒙古時木華黎徇青龍堡天作遂降　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所過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僑治吉州事木華黎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墜崖已從之皆死木華黎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不花引游騎出秦隴以為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以石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隰等帥並受節制木華黎遂趨長安使兀胡乃太不花屯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　是年蒙古主入西域諸國進次於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衆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遂大掠忻都而還

十六年春正月蒙古木華黎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疑浮橋而退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代領其衆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帶守河中阿魯帶怛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魯帶懼馳赴河中孤城不可守上謂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帶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修不能成故隨守隨陷　三月蒙古木華黎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壽縣疾篤謂帝帶孫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　是年金主珣殂太子守緒立

張溥曰金自宋甯宗嘉定八年亡蔡九年蒙古克潼關十一年取河東州郡十二年下河北郡縣十三年入濟南陷東平十五年取河中同州十六年主珣卒固無歲不被兵也雖其閫守鼎之拒戰苗道潤之撫定王庭玉之殺石珪侯小叔之

蒙古滅夏

蒙古主鐵木真班遣令假道於宋以伐金

金完顏陳和尚大敗蒙古奏功第一

金移剌蒲阿敗蒙古兵

殺石天應金或間勝而敗降踵繼汴京孤危築裡城建公府未有濟也為金策者當汝急則議戰太原失則議守時稱老謀並棄不用國其殆哉顧連歲侵宋則又何也木虎高琪曰宋仇也兵弱於蒙古擊之易耳然棄楊之圍孟宗政敗之阜郊之師吳政敗之淮西之寇賈涉敗之天長之戰扈再興敗之李全張林叛服無恒嚴實六哥背亂數告金不能有加於宋也夏與金適珣謀伐之胥鼎諫止未幾夏請會兵取金會州金遣使議和夏復附於蒙古取葭州綏德夏國弱小遵項奔播尚能困金何況大宋珣但惑奸臣之言謂取彼可以益此而不知兵凶戰危枝左吾右甚其狼疾也史臣責宣宗云輕棄中都黷武南宋兵力既分功不補患當勾踐滅吳之日興苻堅伐晉之師易曰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其金之興定元光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九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

蒙古取汴

理宗寶慶二年五月蒙古遣使責歲幣於金　六月金使請和于蒙古　是月蒙古主滅夏以夏主睍歸　十二月蒙古入京兆關中大震復以兵破關外諸隘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惟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鄧州之源雍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　蒙古主鐵木真殂於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紹定元年三月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授定遠大將軍世襲謀克忠孝一軍皆回鶻乃蠻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狠難制陳和尚馭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一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為重

二年冬十月蒙古兵圍金慶陽

三年春正月蒙古兵入金大昌原金將移剌蒲阿敗之慶陽圍解　八月蒙古史天澤攻金武仙於汲先是武既降蒙古　復殺蒙古將史天倪以叛天倪弟天澤屢擊敗之復真定仙歸金金復封為恒山公置府衛州史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

武仙殺史天倪復歸兵

合達蒲阿不進兵蒙古逐取鳳金完顏陳和尚敗速不臺

宋張宣殺蒙古拖雷破地寨百四十

蒙古陽金河中草火訛可死之

金主殺板子訛可拖雷將趙汴延議堅守金主不

達率衆來援蒙古兵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仙後仙走屯胡嶺關　冬十月蒙古窩闊台帥衆入陝西初蒙古使斡骨𤋮至陝西議和金行省移剌蒲阿紇石烈牙吾荅等懼其泄事機留之及蒲阿既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斡骨𤋮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阿骨𤋮還見蒙古主白之蒙古主怒即與其弟拖雷率衆入陝西朝翔京兆同華之間破諸山砦栅六十餘所遂趨鳳翔金以平章政事完顏合達及移剌蒲阿行省事於閿鄉以備潼關

四年夏四月蒙古圍鳳翔府金行省合達蒲阿逗遛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合達蒲阿言北兵勢盛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畧與渭北軍人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走少舒鳳翔之急合達蒲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北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古遂取鳳翔合達蒲阿遷京兆民於河南使完顏慶山奴戍之　金完顏陳和尚敗蒙古將速不臺於倒回谷　五月金降人李昌國言於蒙古拖雷曰金遷沐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白於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雞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　秋七月速不罕至洵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背棄盟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八月蒙古拖雷分騎兵二萬入大散關攻破秦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於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洵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鱉山撤屋為筏渡嘉陵江入閬僅并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於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　九月蒙古主將兵圍河中急金完顏慶山奴棄京兆東遷焚樞草火訛可元帥板子訛可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陷草訛可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閿鄉初板子訛可在鳳翔為監戰奉御六兜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召六兜遂譖訛可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奴其不能死簡杖殺之兩訛可皆內族一得賊好以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為板子故時人因以別之　十一月蒙古拖雷攻饒風關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金主名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屯雎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使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　十二月合達蒲阿率

拖雷將兵渡漢江張忠等議截分與戰蒲城不從而

蒙古兵趨汴楊居仁請擊之自撤不從麻斤出等皆死

金主決計守外城

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拖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救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按得木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內空虛必為所潰蒲阿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況自來乎來幾蒙古兵畢渡合達蒲阿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卒於山前列騎士於山後蒙古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雁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二隊而來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却其在西者望蒲阿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蒲察阿住力戰始退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摧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已絕黃河以水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為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而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蒲阿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兵忽至合達青阿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其可勝言哉蓋以為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堡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遊騎突至多被俘獲

五年春正月金主聞蒙古兵趨汴召羣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白撒不從而遣麻斤出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衛京城命夾谷撒合將步騎三萬巡河渡起近京都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夏人恤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拖雷以師來會夾谷撒合行至封邱而還蒙古兵奄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蒙古主入鄧州遣速不臺攻汴金主召羣臣議所守有言禾虎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守外城命修樓櫓器具畤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偏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併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為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詞情俱盡聞者莫不感動洛陽人至於痛哭

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完顏合達移剌蒲阿自鄧州率步騎十五萬赴援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餘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急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而前金軍遂進次於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擊之金軍遂潰

蒙古兵擊斃金軍武仙數走楊沃衍等戰死

蒙古兵破鈞州殺完顏合達

陳和尚蒲阿死議

金平章以潼關降於蒙古

蒙古兵追殺徒單合降納合合閏

莫禹錫力守歸德金帥徹起復完顏賽不

強伸堅守襄陽擊退蒙古

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與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遂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遷口溫不花、赤馬溫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堙其城。合達匿窟室中，城破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詣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湩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不從，曰：我金國大臣，惟當全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至是俱盡，不復可為矣。

二月，金聞蒙古入饒風關，遣徒單兀典行省閿鄉，以備潼關。徒單百家為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官馳入陝，榜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陝避兵。會阿里合傳旨，召兀典援汴。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閏、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陝入虢，同華閿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起，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峽石倉粟，會蒙古遊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於蒙古，蒙古兵遂長驅入陝。兀典發閿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氷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雪積，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於馬前，金兵遂大潰。兀典合閏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蒙古取金陝州，圍歸德府。金行省石盞女魯歡命經歷莫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才智，故得不陷。金復以完顏賽不為左丞相，賽不先請致仕，至是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絕。金主大懼，平章政事白撒以為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為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賽不，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三月，蒙古主厭攻洛陽，洛陽城中，惟三峰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撒合輦疽發於背，不能軍，遂投漯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強伸為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軍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憨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過敵礮，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輒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剌蒲阿妻子，并繡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荊王守純子訛可為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

和議成速不臺攻城益多心受賂乃退

蒙古兵獨畏震天雷飛火

赤盞合喜欲賀宇城功內族思即趙秉文止之

蒙古為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為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立木柵遣漢俘及婦女老弱負薪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闐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丹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傍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及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壕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汝等宜忍待曹王出韃靼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驟石取艮嶽太湖靈璧假山為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礮則不然破大碟或碌碡為二三皆用之攢竹礮有至十三稍者餘炮稱是每城一角置礮百餘枝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溪所折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栿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蒙古兵以火礮擊之隨即以熱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受礮所擊惟凹而已蒙古兵場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濠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牆委曲陝隘容二三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破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又為蒙古所覺復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濠徑渡燒其礮座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登起渡濠又為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破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為紙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礮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礮響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藏園半畝以上火點着鐵甲皆透蒙古又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龕間有容人則城上不可柰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破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惟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母明惠皇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赤盞合喜以守城為己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列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為恥況以罷攻為可賀耶合喜慙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耶乃命趙秉文為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林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乃已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飫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為制旨釋衛紹王葵禁錮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邱門外采蔬薪　五月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園戶僧道醫師營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　秋七月金飛虎卒申

申福等殺塵慶等和議遂絕

內族合周等汴括京粟完顏久住尤酷暴

白華請赴汝州決戰金主不從

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於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　金恒山武仙等會兵救汴初三峰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千萬人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州行省完顏思烈聚昌總帥完顏忽斜虎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兵即擊破之不戰而潰仙衆亦散走還留山合喜屯中牟三日聞思烈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　八月金主以和議既絕懼兵再至乃復會民兵為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珠顆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為名珠顆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舉粟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內族合周復覲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合周為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合周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執寡婦以令衆婦泣訴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為養故雜蓬秕以自食耳非敢以為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也久住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慄盡棄其餘于禁溷中或白于李蹊蹊顰蹙曰白之參政及白合周合周曰花不損何由成密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衆莫敢言　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東手待斃而已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饑者翰林直學士斜卯愛實嘆曰與其食之甯如勿奪為奉御把奴所告金主怒送愛實有司近侍李大節救免　十二月金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古逮不臺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乃起院判白華為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既汝州戰逮不臺則鄧下亦不可往計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壯三軍之氣內則可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逮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請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以蒲察官奴為馬軍帥高顯為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參政內族訛出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耶衆默然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賽不平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左丞相李蹊元帥左監軍徒單百家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奴申樞副兼知開封習捏阿不裹城四面都總領珠顆外城元帥東面把撒合南面木甲咬住西面徨立北面孛术魯買奴等留汴乃發府庫及內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間関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　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得

金主棄汴京謀往歸德

蒙古渡河白撒棄軍東遁

金主入歸德殺白撒蒲察官奴軍號令名爾

崔立作亂于恪殺習捏阿不等送款遠不臺

得銀許以金主使賚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為白撒帥令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與進發之數便謂無功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輦官元帥忽斜虎援兵至言於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決意東行進次黃陵岡白撒擊蒙古降其兩謀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聲臣固請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為耶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蒙古速不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六年春正月金主遣使徵糧于歸德總帥石盞女魯歡送糧千五百石至蒲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為幄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回古乃追擊於南岸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次于北岸望之震懼次於瀘麻鎮遣白撒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白撒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戰於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皆為民家所殺金主進次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白撒至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堤外遂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合孛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朮甲塔失不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撒罪殺之初濮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見蒲察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毫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邱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人始思叛故衛州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于敗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煮充飢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鬻及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猜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捏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納軍亦謂之死耶習捏阿不不荅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奴申及習捏阿不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詔命為梁王

立縱淫亂

王若虛辭作立功德碑文

立酷括金銀

速不臺殺二王及宗室屬送自蛇等于和林

速不臺入汴京取立宗室妻寶玉耶律楚材請留汴人

監國百拜舞立自為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第倚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為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款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速不臺益喜始信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為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至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荊王府為已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聳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奭以尚書省命翰林學士王若虛為文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奭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奭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而可取信于後世者乎奭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

史臣曰崔立乘時僭竊大事濟虐其為罪不容誅矣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過啟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四月金崔立以天子冠冕后服進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據索惠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凡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徙單氏梁王及荊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輛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行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宗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檄欽之時速不臺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痛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王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

張鴻曰金宣宗珣之棄汴哀宗守緒之棄汴二君皆善亡者也蒙古攻金术虎高琪戰敗珣以故主永濟之女歸之然後罷兵乘講和而修兵食國守京師其誰間焉忽謀徙汴太子居守後復召還中都遂喪前車之覆守緒知之矣正大年間金兵數踰三峰之敗健銳俱盡賢子請和蒙古退軍救危狀傷哀若自保乃外則殺行人納叛帥以開敵釁內則鬻官爵括民粟以蕆國禍久而計拙則曰汴不可守吾其行矣當忠王者無家京師其家吾汴都無故棄之已墮厥家矣僅有一汴

又棄而奔將安歸乎獻帝今日幸北徧明日幸宏農則漢范昭宗今日幸石門鎮明日幸華州則唐危古來人主未有棄京師而不速亡者也珣初謀遷都徙單鎰曰鑾輿一動北路不守珣不從而蒙古圍燕覇州師潰完顏承寧自殺河北山東繼燬淪沒悔無及也珣沮之曰以守緒託資明鄭夫人夫人知麗貴妃陰教紿綸別室太子坐定將望其鳴劍洛陽迅掃國恥而體肥才弱忍於捐汴父作子述隕覆同途即彼詔甚悲哀君臣對立亦謂裹城空築外城難守完顏陳和尚死而國無戰士內族合周用而民無餘財舍皇改圖無辭出走孰知歸蔡雖強不大於京師國都無主賊臣即起而寇竊也崔立構叛速不臺進師其取汴也直瞷亡耳是故珣之棄燕平王之東遷也守緒之棄汴紀侯之大去也東遷猶有周大去則無紀國不可遷遷不可再信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一

會蒙古兵滅金

蒙古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鑑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鄧伸之往報蒙古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金蒲察官奴攻殺馬用等大肆刑戮

六年三月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石盞女魯歡懼不能給白於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于陳徐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蒲察官奴忠孝馬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于城中諸軍既出城金主召官奴謂曰女魯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奴以馬用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而不及己因謀圖用時蒙古惑木解圍亳州遣兵且日薄歸德民心搖搖官奴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歡沮之官奴不悅乃私與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奴積怨異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乃諭馬軍總領紇石烈阿里合內族習顯陰察其動靜阿里合反以金主意告官奴金主復懼官奴馬用相國因以為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即撤備官奴乘隙率眾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聚于都水毛花輦宅以兵監之驅女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刀切直長把奴申于金主前金主擲所握劍于地謂實曰為我言于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乃退官奴因大殺朝臣李蹊以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官奴提兵入見言女魯歡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女魯歡罪而以官奴權參知政事

夏四月金唐鄧行省武仙次於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剌瓊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孟珙逼天錫嚴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於口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

蒙古議夾攻金朝議從之獨趙范不喜

孟琪斬金武天錫武仙敗走移剌瑾等皆降

金主與宦奴謀斫營人殺蒙古忒木解

強伸獨拒蒙古力盡

金主如蔡

登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移剌瑾孤立而懼遣使謀降琪納之為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琪言於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　五月金蒲察官奴襲取蒙古軍於亳州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官奴母為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解言欲劫金主以降蒙古忒木解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與講議或乘州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斫營之策端午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官員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州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忒木解之營金主御北門擊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銃突入蒙古軍中忒木解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命習顯總軍以守亳州　金蒲察官奴既敗忒木解勢益暴橫居金主於昭碧堂禁近無一人敢長對者金主惟益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為此奴所困耳於是內侍局令宋珪奉御女奚烈完出吾古孫愛實等密討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飢窘會蔡息陳潁等州便宜總帥烏古論鎬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奴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號於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為無君諷金主早為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仝完出伏於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斬之官奴中創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之乃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　先是金主以強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又以參政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伸建一堂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效已而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于金昌府東門下誘思烈降思烈命左右射之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烏陵荅胡士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于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馬射之韓奔還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即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蒙古以五百騎迫之伸率卒二百鼓噪而出蒙古退走朝士以蒙古兵強多以輕騎攜妻子出奔蔡州於是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見蒙古帥語不遜左右持使北面伸抗項南面遂殺之　金主守緒留元帥玉壁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為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鐵獅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

完顏忽斜虎欲奉金主幸秦鞏為近侍所阻

金為古論鎬破潰成疾

孟珙大敗武仙

汝等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及入蔡，父老羅拜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歔欷遂以完顏忽斜虎為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古論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宇术魯中婁室僉書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才，事無巨細，率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馬，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山瞑目太息而已。時蒙主兵去蔡差遠，商販漸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脩建山亭為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詔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曰：此軍得力，方以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杖，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無有復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意取給於烏古論鎬，鎬不能繼，日夕交譖于金主。金主以尚食闕供為言，金主遂疏鎬，鎬憂憤成疾，多不視事。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磴山。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磴沙窩砦山三砦為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砦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擒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磴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遇金人大援未幾，丁順復破默侯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我招之乎？儀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安榜，以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砦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山為之赭。殺其將孔沙惹獦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木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下十刻，召文彬等授方畧，明日攻石穴。丙夜，摹食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八月，蒙古都元帥塔察兒使王檝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漢戰死，城遂降。官軍駐于息州之南。降者曰：衆息州刺史烏古論忽魯懼，請益兵為備。金主以參知政事抹然乃典僉書樞密院事，承旨忽魯中婁室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勝者，特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

史萬之伐唐州金為古論黑漢敗死

珙與蒙古塔察兒攻隨蔡州西城

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忽魚畏縮命夾谷久住代之塔察兒傳檄忽之從孫也　九月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貢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以多金幣為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敝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媒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金主拜天子節度使聽奉臣倍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圍圍之　冬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斬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斛虎曰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循撫其民且營壘卒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東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主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毋相犯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鈎二卒已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使柔以出明旦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鼓譟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能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擊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穉熬為油號人油礮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孛朮魯中壘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伏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礮具蒙古兵先覺之伏於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壘室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濠為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擒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棄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縶或為俘獻或辱於階庭或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門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廐馬以犒將士狀其勢不可為也時金徐州節度使郭野驢約源州叛將麻琮襲破徐州徐州將士以蔡州被圍又迫于蒙古兵議出降完顏賽不弗從恐被執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自縊麻琮遂以州降蒙古

金主守緒即位與承

珙等破蔡州金主赴火死宰相魯中妻室等從之承麟亦為亂兵所殺

詔遣朱復之詣入陵

端平元年春正月戊申孟珙同蒙古兵圍蔡州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飢窘歎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盡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眾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議攻金自破圍以來戰沒將帥甚多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為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還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守緒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趫捷有將略萬一得免脩祚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已酉承麟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門守者棄門走門洞開孟珙招江海搭察兜之師以入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千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帥精兵一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于亂軍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軍獨不能耶于是參政宰相魯中妻室兀答林胡士總帥元志元帥王山兒統石烈栢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馬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群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立曰哀宗莫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兜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為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將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亂國不聞以底於亡　戊辰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福為河南道總管史嵩之遣郭倉按循故壤詣奉先縣汎掃祖宗諸陵孟珙還師屯襄陽江海還師屯信陽王文戊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　夏四月詔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荊襄以兵五十護之未至西京諜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主完顏守緒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獻于臨安時相方侈大其事監察御史洪咨夔上言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為隣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鑑端門受降之棠當乎上雖頷之不悉從也　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金主

大綱不忘主

完顏守緒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

張溥曰說者論金亡之跡不殊汴宋蒙古攻金西京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即董貴之自太原逃歸也蒙古分兵侵金河北河東諸郡即金人之分道入寇也速不臺圍之汴京即幹離不之圍京師也移剌蒲阿帥師戰敗而逃即姚平仲之襲金營不克而遁也昔康王為質於金以請平金曹王為質於蒙古亦請平昔幹離不引兵北去而赦令速不臺退師河洛而亦赦宰相以紙鳶紙燈退敵即郭京之六甲也申福殺蒙古行人即平州人之殺金使也宋括民田金亦括民粟宋郭藥師以城降金金武仙亦以城降蒙古徹宗弃亳州而幹離不圍汴金主守緒弃河北而速不臺亦圍汴敗亡何相似也雖然宋之不能守忭也無幽薊之為蔽耳金源起自海裔萬衆橫行并吞契丹長驅入宋定鼎燕都中原陝右奄而有之夷狄強大莫有盛焉即使蒙古建旂白登告警五京十九路形勝自在何至二都並棄父子逃虜也宋人棄汴猶有南可渡高宗固不肖屈與金和東盡長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關為界籍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閩廣以自存尚不失一小朝廷金人棄汴則金地盡矣宋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守京城而不知守關河之險使虜嘆南朝無人固矣顧政宣禍盈靖康勢極汴京屢圍四面受敵必保死守無敗未敢信也金之宣哀有中都而委之抹撚盡忠有忭而委之崔立和議方成而六宮敵窪質子已行而國君出走戰守和皆不問而惟圖一遷其無策也更甚蓋宋人都忭而逆爭燕雲其亡忭也在於不善守弱金人既捐中都而復棄忭其亡忭也在於不善守強所謂死同而病殊也金之伐遼也始於宋政和之五年一戰而取黃龍府再戰而取東京州縣指鞭直下無假宋助蒙古鐵木真攻金至六盤山而死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必假道于宋乃可得志後果如其言而金亡霸王開國罔嘗不審地勢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一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二

三京之復

理宗端平元年六月詔出師收復三京時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

郭浩之力主趙范趙葵收復三京之議

喬行簡既興師有三憂

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師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邱岳曰方與之敵新盟而退氣鋒盛銳宜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荊襄方爾饑饉興師杜衆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可有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弊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仍苟且不務任責朝廷有禁苞苴某貪墨之令而州縣仍黷貨不知盈厭欲加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汚廢多廢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用乃欲闔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爭前之士畜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遑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向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乎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飢寒之氓嘗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嘗欲伺間而竊發蕭牆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甯不動其奸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濶出師非止一途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為將接納降附即可為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餉士有飢色今之餽運累日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幣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帛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棄前功欲勉強則無多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騷動矣中原蹂躪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雖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甯無盜賊邀截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

李伯淵殺任立等

金子才兵次汴

徐敏子張迪入洛陽蒙古兵至楊誼軍潰

敏子等班師葵子才皆還

趙范表劾葵等

若使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是之時，孫吳為謀，主韓彭為兵，帥亦恐無以為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淮西總領吳潛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金人既滅，與北為隣，法當以和為形，以守為實，以戰為應，自荊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漫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過荊棘之區，獲俘不過瞭眛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閒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算可謂俊偉，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為變，率為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易，執政不能從。詔知廬州金子才命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衆伯淵燒封邱門，以警動立，立殊不安，乃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既還，伯淵親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拘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七首橫剌之，立墮馬死。伏兵起，亂帥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見立墮馬，謂與人鬬，欲前解之，隨為軍所殺。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蒸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衆口齊應曰：寸斬之，泰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軍民皆慟。或剖其心嚙之，以三屍掛闕前槐樹上。金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趙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與辛李光明顯等提兵萬，二千命淮西置制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弩軍萬三千繼之，各給五日糧。秋七月，徐敏子啟行，遣和州管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餐食，忽數里外有立紅黃涼傘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萬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為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夜有潰卒奔告于洛曰：楊誼一軍已為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喪氣。八月，蒙古兵至洛陽城下，徐敏子與戰，勝負相當。上卒之糧固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金子才在汴京，以史高之不致餽餉，用不繼，所復州縣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九月壬寅，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趙葵、金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復陣喪敗。詔趙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金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劉子澄趙楷並削秩，放罷。又言楊誼一軍之敗，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於赴援致不能支。詔范用吉降武翼郎，徐敏子削秩，放罷，楊誼削秩勒停自效。十二月己卯，蒙古遣王楫來責敗盟，辛卯，遣鄒伸之

等報謝自是河淮之間無甯日矣

張溥曰徽宗之取燕雲理宗之復三京二失同譏然燕薊景檀涿易等十四州石敬瑭失之平營灤三州劉仁恭失之地雖中國非宋壤也河南故都陵寢在焉委於蒙古吾其忍乎童貫伐遼白溝敗績再與金約師復失期克燕五京宋實無功事成背約彼或有辭蒙古攻金假道乞師焉啓之戰孟珙先驅入蔡滅金功首在宋謂必欲空城坐而不取非手人情也且遼為宋敵金為宋仇敵者可以存可以亡者也仇者可以亡必不可以存者也八陵之辱二帝之慘懷而不報者百餘年矣會有可乘雖死不顧必欲鑒宣和之海上而忘靖康之北狩凡為臣子其讎之是故滅金之役正也三京之復亦正也其復而不果者病在進之大速守之不固非盡始謀者過也紹定五年蒙古遣王檝來議攻金帝命使往報約功成已後歸河南境地孟珙與江海塔察兒入蔡州時即痛哭與言完顏氏滅土地共分自燕以上歸蒙古自汴以下歸宋盟無渝也蒙古必聽即不然入汴之日李伯淵等既誅崔立以降即走使蒙古告以罪人授首盟言可尋汴京洛陽寢廟是宅不敢不守非有他志蒙古之師豈無出乎又不然彼兵直下我兵堅守趙葵等悉力捍城史嵩之轉餉無闕待之數月或犬羊坐困捲甲北還或行人陳辭盡殫罷關皆足相當奈何聞風即逃不戰而潰也李全之叛害由養癰趙范趙葵再四請討鄭清之力主其說一舉殄平遂輕視蒙古銳進不疑不知韃靼強大非全比也守忻之計未定而入汴之師先發取快目前雖得猶失潤端分寇益其咎耳若謂恢復非計專責趙鄭令宋師不出蒙古日大既擁三京保無南牧乎殆未可與童貫北伐張毅開釁同日而論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二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三

蒙古連兵

理宗端平二年春正月丙辰詔孟珙屯黃州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分屯漣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遂以為襄陽都統制　六月蒙古王命子潤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解張柔等侵漢　温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　秋七月蒙古將口温不花寇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走趙范率兵敗蒙古于上關而還　冬十月蒙古潤端入蜀次葦昌金總帥汪世顯降時金亡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潤端至世顯率其衆持牛酒迎謁潤端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盡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潤端大悅戒其下秋毫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率所部從征世顯遂藏嘉陵進趨大安　十二月蒙古潤端入沔州殺知州事高稼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皆襁負歸之及數與蒙古力戰奇功

孟珙建鎮北軍

蒙古潤端等侵蜀

趙范敗蒙古兵

金汪世顯降閬端

閬端破沔州殺高稼曹友聞擊殺之

王文等作亂襄陽劫掠一空

帝命吳泳草詔罪己

甚多至是潤端自鳳州入西川東路之師多敗遂開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於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梯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噪盛旗鼓為疑兵彥呐至蜀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大至何璘遁沔州遂陷眾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呐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半夜截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搗大安友聞又救之指揮南軍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

三年春正月蒙古兵攻洪山張順翁成大等以兵捍禦蒙古將忒木鉤寇江陵統制李復明奮戰死之　三月襄陽北軍王將王文等作亂時制置使趙范在襄陽以王文孝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訛潰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文伯淵樊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於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為蒙古所有金銀鹽鈔不預焉南軍將李虎乘勝劫掠城中為之一空襄陽自岳飛收復以來百二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　於西陲一旦灰燼詔以趙范失於撫御削二官仍舊職任　時師屢為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急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己監察御史王萬謂泳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為條具沿革事宜泳從其言草詔進畧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屢讐金之滅而蒙古之與鄰連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滅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鬬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葺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是月蒙古陷隨郢州荊門軍　八月蒙古陷棗陽軍德安府　九月壬午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與蒙古戰於大安軍陽平關敗績死之初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諜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為不可彥呐不從友聞乃還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八都魯及達海帥步兵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創令諸軍舉烽友聞分所部為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

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二百騎道旁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深沒足宜候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西軍素以綿裹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鬬黎明蒙古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平吾有死而已於是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州三路俱陷沒西蜀所存惟夔州一路及潼川順慶府而已　冬十月壬寅蒙古兵陷固始縣　丙午蒙古濶端兵雖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鄢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汝鄢被執罵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十一月蒙古口溫不花入淮西斷舒光州守臣皆遁口溫不花合二州人馬糧械趨黃州遊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鞏過和州為淮西聲援　蒙古忒木解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救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蒙古將察罕攻真州知州邱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兵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於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却岳曰敵衆十倍於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二伏設礮石待之於西城敵至伏起礮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岳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皆引去

嘉熙元年冬十月蒙古口溫不花攻黃州孟珙率師救却之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礮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所牌杖木拔都魯者皆死囚為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填濠為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一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

二年春正月己未詔史嵩之趙葵援黃州安豐其立功將士等第亟具名以聞　二月蒙古再遣王楫來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兩書樞密李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然北之開禧時物價騰躍奚啻倍徙矣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二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為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　三月己丑命將作監周次說為蒙古通好使　九月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壕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於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壩高於城

曹友聞曹萬戰死蒙古兵遂入蜀　關端入文州劉銳趙汝鄢死之　孟珙破蒙古二十四砦　邱岳擊敗蒙古兵　杜杲呂文德力守安豐蒙古引去　史嵩之主和議李宗勉力言其非　蒙古察罕圍廬州杜杲擊敗之

樓杲以油灌草，即壞下焚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礮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祉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而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冬十月，以孟珙為荆湖制置使，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撝襄郢，召諸將授方畧，發兵深入，遂復郢州荆門軍。

珙擊蒙古三戰皆捷

二年，二月，孟珙遣兵及蒙古戰，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因上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不給耳。襄陽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之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八月，蒙古塔海將兵入蜀，制置使丁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塔海自新井入，詐降宋將旗，黼以為潰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而死，蒙古遂取漢、邛、簡、眉、蓬、州，遂寇重慶順慶府，尋引還。黼帥蜀為政寬大，蜀人思之。　十二月，孟珙諜知蒙古塔海等帥衆號八十萬南侵，棄其必道，施黔以達湖湘，乃請衆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於歸州大煙砦，得捷於巴東，遂復夔州。

孟珙兄弟力禦蒙古

珙興蜀屯田

四年，春正月，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　二月，癸丑，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珙遂興屯田，條具上疏事宜，會諜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於鄧之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於蔡，遣兵大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為寓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為飛鶻軍，蠲蜀政之弊為條禁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申諸司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枏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夏四月，蒙古復使王檝來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遣使歸其柩於蒙古。

珙以李庭芝訓農治兵法下所部

蒙古王檝以和議不決憂死

蒙古圍成都陳隆之

澧祐元年，十一月，蒙古塔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制置使陳隆之固守彌月，誓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款於蒙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

死之
月里麻思來議和而被囚

孟珙斬梁棟諸將稟命

呂文德敗蒙古兵於五河

漢州兵三十出戰城閉盡為蒙古所屠　十二月蒙古月里麻思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月里麻思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當誓死毋辱吾君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爾貸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二年二月蒙古也可那顏耶律朱哥自京兆取道商虢以趨三川遂攻廬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嘉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擅開州梁棟以之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　冬十月蒙古陷通州屠其民守將杜霆棄城遁　十二月蒙古兵攻敍州都統楊大全戰死

三年春正月蒙古張柔分兵屯田於襄城　秋七月蒙古兵破大安軍忠義副總管楊世安守魚孔隘力戰却之詔以世安就知大安軍

四年五月蒙古兵圍壽春呂文德率諸軍禦之　六月以呂文德為淮西招撫使未幾文德敗蒙古兵於五河復其城　十二月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憑二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益自城以東古蹟先鋒直至三汊無有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二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渠畜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千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五年五月詔沿江湖南江西湖廣兩浙制帥漕司共造輕捷戰船置遊擊軍壯士分備捍禦　七月蒙古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六年十一月蒙古兵寇荊湖江淮之境攻拔虎頭關遂至黃州

張溥曰理宗端平嘉熙之際蒙古病宋亟矣侵蜀則有沔川成都之入侵漢則有隨郢荊門棗陽德安之陷侵江淮則有唐州真州之寇王文作亂而襄陽失陽平敗績而大將亡虜運方張所至威靡幸而推堅抵險扞圍無患者孟珙諸將力也珙名將子破蔡滅金大功累著江陵之役破蒙古二十四砦京襄鄧虢次第收復兼邱岳敗察罕杜杲敗口溫不花奪帥協力強敵棲施軍既喪而復振地既沒而復還雖兵凶戰危勞不補患抑大人師貞效咎見矣或曰三京之議趙葵趙范發之鄭清之主之啟邊釁危宗社宰相罪也杜範責之誠當得一孟珙其猶可解乎然外觀疆場勝負未分內觀朝廷陰陽方半君子為宋危無急於此時者也史彌遠之死金源之亡天將興宋也此日彌遠死而為彌遠者復進金源亡而為金源者復起天興宋而亡宋也亦此日為理宗者用賢修政專圖自強戰守並設全而後動祈天永命治曷尚焉乃

趙葵壯余玠

玠治蜀招賢

冉璞請徙合州城於釣魚山

玠築十餘城因山為壘

真德秀甫召而即卒魏了翁方用而旋罷崔與之屢命不至杜範相僅五月人主既晚於登賢皇天復靳於遺老宋之興亡未可知也廟堂之上空其無人僅以公侯干城寄之一珙珙亦徘徊身後莫有繼也淳祐六年珙卒而貴似道代之為時幾何將相同盡而腹背大敵關弓四起國知為元祐者其暫而為宣和者其常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三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四

余玠守蜀

理宗淳祐三年二月以余玠為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玠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嘗作長短句謁淮東制置使趙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沂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世胄之豪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呵之為麤人斥之為僧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入戶部二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三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二年失關外端平二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窘至是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副使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繆或遥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監司戍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湯無紀綱玠至築招賢館於府左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士有欲以謀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所在州郡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才而任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璞兄弟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不至聞玠賢兄弟相率詣謁玠賓禮之館穀加厚居數月無所言玠乃吏閫別館以處之且常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弈以至晝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餘請見玠屏人曰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勝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璞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喧然同辭以為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棊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又移金戍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戍於青居興戍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守內水移利戍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

玠率將力
郝蒙古兵

戎州統制
姚世安與
謝方叔共
言玠之短

余玠暴卒
蜀人惡之

十年、冬十月、余玠出師擣興元、不克、玠慷慨自許、有挈故地還天子之語、數年之間、建城築壘、關隘增屯、保邊警稍息、於是一意出師、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遇蒙古將汪德臣鄭鼎大戰而還。

十二年、二月、蒙古將汪德臣城沔州、未幾、又城利州、自是蒙古且耕且戰、蜀土遂不可復。　冬十月、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余玠率諸將余興元用等夜開關力戰、始解去。

寶祐元年、五月、甲午、召余玠還。　六月、庚申、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代余玠、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初玠帥蜀至嘉定、夔率所部迎謁、纔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弊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棹、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恐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威、威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夔在蜀雖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一吳曦為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殊死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錯愕相顧、不知所為、成以帥指臂曉之、遂相率下拜、夔至、玠斬之、乃薦成為文州刺史、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二千騎至雲頂山下、遣將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侄、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朝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帝惑之、於是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西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兵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代之。　秋七月、余玠卒、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于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能及之者、然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睚眦于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士情、然寄耳目於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

薛應旂曰、宋之不競、若天有以限之者、纔得一人、讒忌即入、自其盛世、固已有之、熙豐以後、類不相容、迄于南渡、日甚一日、迨嘉寶閒、殘金雖亡、蒙古方熾、余玠治蜀、措置有方、猶足以為一木之支、而謝方叔徐清叟之徒、必為疑間以致之死、嗚乎、

賜蔡斬王惟忠　追削玠官

玠死之後不特蜀非宋有而國祚亦從可知矣尋又籍玠家財以犒師若非忠義之士有不解體者哉

二年八月下利州西路安撫王惟忠大理獄余晦帥蜀奏惟忠潛通北國逮下獄竟斬于市　九月追削余玠官秩奪其子晦告身先是侍御史吳燧等論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籍帑庾之積以歸詔薄錄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如孫遂認錢二千萬緡之累年始足

張溥曰蜀自吳曦之變地號多事安丙辛棄疾之罷統馭之人理宗寶慶二年蒙古兵入關外諸隘鄭損棄二關逃歸馴至端平汭文成都被陷高稼曹友聞劉鋭等戰死兩川郡邑兵驚神聞十六年間宣撫制置數易無當蜀之不止者僅爾余玠用而城守始備軍民交安亦西土中興之會也玠少為白虎洞諸生殺人亡命寄迹襄淮後遇趙葵漸歷峻職君臣分合大志獲伸挈蜀還朝良非虛語顧其規摹根本無過用人而已再連兄弟奇材俾隱招來別館兼從合城屯聚聯絡以至張實治軍旋王惟忠治財賦朱文炳接賓客隨材器任各人盡能雖出奇善戰不若吳玠吳璘而集思廣益張弛非小設遣武侯未始不任以伯約也王夔殘悍便宜誅之玠本大度何所不容懷此悁悁致來讒口然權在閫外罪非專殺謝方叔等納姚世安之言解其兵柄為夔報怨失蜀長城豈得算哉余晦覆餗惟忠冤死五十四州同聲非笑而猶誅玠身後不平甚矣賈似道鄂州之役匿敗稱功務以威龍閫帥趙葵史嵩之等皆坐貂罷官遂殺向士璧曹世雄廢高達激劉整叛走而蒙古入宋視方叔等妬玠若作俑焉孟珙卒則宋無京湖余玠卒則宋無巴蜀高寧之際亡形已成何必伯顏入臨安而後痛哭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五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四終

真德秀魏了翁同召

洪咨夔吉事劍切

真魏諸賢用罷

理宗寶慶元年八月罷直學士院真德秀先是嘉定中德秀為起居舍人兼東宮講官言事不避權貴知宰相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為從官者遂力請外帝初即位自知潭州召為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對勸帝以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頗納之時又召魏了翁為起居郎了翁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對策論開邊事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是與德秀同召而洪咨夔亦入為考功員外郎咨夔言事尤剴切因論臺諫失職有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未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斷歐謝景蕃宮而已臺臣深銜之會上書言濟王事者甚衆彌遠

梁成大因
箚斯以通
史彌遠與
莫澤掌知
孝共為鷹
犬時目三
凶

朱端嘗劾
罷了翁德
秀

了翁論十
弊

咨嗟請召
用崔與之
真德秀魏
了翁

以為患有梁成大者以知縣秩滿待遷詔事彌遠家幹萬斯斯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斯為達其語遂指監察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等論德秀所主濟王贈典非是遂命德秀提舉玉隆宮咨嗟亦鐫二秩去成大澤知孝三人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於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為三凶又目成大為成犬　冬十月戊戌魏了翁官罷真德秀祠祿初胡夢昱以論濟王事逐了翁出關錢之李知孝遂指了翁首唱議論將擊之彌遠猶思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諫議大夫朱端嘗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奪二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言大姦似忠大辨若訥或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名或飾矯偽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回邪一不察焉薰猶同器溷渭雜流矣言不達變謀不中機或強辨以為能或詭訐以市直或設奇險之說以駭眾聽或肆詭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辨焉柄鑿不侔矛盾相激矣魏了翁雖從追竄人猶以為罪大罰輕真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黜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一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蒲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紹定六年十一月召魏了翁為文華閣待制了翁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二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眾議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強王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新弊分別利害燦若白黑上讀之為感動　戊辰禮部郎中洪咨夔進對帝問以今日之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命咨夔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陛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主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朝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情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畧舉矣然中書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時樞密院編

陳瑄直言王定劾之出外

將重珍請召用德秀了翁

德秀進大學衍義了翁入對十餘端

徐僑手疏劾切

真德秀卒

修官陳瑄亦上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不過万俟卨沈該耳韓侂胄死所任不過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庭當嚴臺諫之選於是宦者陳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瑄出知常州瑄史彌遠之甥紹定初嘗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益指賈妃彌遠也彌遠謂瑄曰吾甥始好名耶瑄曰好名孟子所取也天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遂力辭其職直聲動一時

端平元年春正月秘書郎將重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誣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重珍每草奏必齋心盛服有密啟手書削藁帝嘉其忠實　冬十月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時江淮帥闖有進取中原之議德秀上封事言移江淮兵甲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進德秀戶部尚書入見帝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進因言於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欲祈天永命惟存乎敬而已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今天下厭夷德久矣陛下倘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為進退人材之本以杜奸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次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又言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詳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晝漏下四十刻而退帝皆嘉納之　時又召徐僑為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帝慰諭之顧見僑衣麤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定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事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汝謁閽宦相為囊橐誕為二豎以殷國膏盲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不此之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趨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及之帝為之感動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警羣臣以朋黨為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

二年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以疾辭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宮德秀奏言息民講武上嘉納之　五月真德秀卒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皆頌都城人時鬻傳演洞奔摧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抑不用而聲

了翁遭忌
命出視師
又即召還

遂求去
李韶請召
了翁不報

崔與之力
辭參政痛
陳時事

聞愈彰且慨然以斯文自任不因學禁之餘而少有疑沮後學宗之晚年帝始有意向用而德秀遽殞天下以為恨　十一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以魏了翁往江淮京湖督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辭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與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於江州以吳潛為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為參議官

三年二月召魏了翁還時廷臣多忌了翁故謀假出督以外之再二旬復以建督為非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

夏四月魏了翁罷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殿中侍御史李韶上疏曰了翁刻志學問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未久有旨予詞不知國家人材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帝時又召崔與之以為參知政事不至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崔鋒軍士作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幕屬甘心焉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材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愈於此益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則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教將衰則人才先以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進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為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阻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為先儻不兼聽而獨斷其勢必至于偏斷實為亂階威令雖行于上而權柄潛移于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獻言一鳴即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來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霆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寮凡有絲髮黃緣者孰不乘閒俟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採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問出於無

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能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辭至於十三疏不許三年九月鄭清之奏行簡罷召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　十一月以魏了翁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未幾了翁卒

張溥曰理宗即位崇尚道學真德秀魏了翁等首蒙內召天下拭目望治不數月三凶橫議相繼屏跡又九年史彌遠死二賢並進亡何卒君臣之間相求之急相遇之疏古未有也濟王冕死神人哀痛真魏不言誰當言者今君相虛懷加恩舊邸上宏止輦之風下免摘瓜之歎三綱明而庶事理國政猶可為也惜彌遠陰忮怙惡醜直梁成大等獻諂家奴躐登臺諫胡夢昱正言羈管真魏嫉難獨留羣小抵巇翩其逝矣所幸帝雅向儒國無大遽然君子日遠而不覺小人日進而不知因循九年始謀來復不亦晚乎小人之去君子有以術搏擊者章惇蔡卞也有以術銷鑠者史彌遠也搏擊之術主於有事發禍必烈而彼氣亦傷銷鑠之術若行無事大難不作而人才漸盡試觀理宗初政真魏方逐竇慶二年贈陸九齡沈煥官謚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子孫三年贈朱熹太師信國公尊德樂道觀聽甚美無如賢人在下何耳為二程之學者朱熹也韓侂胄當國不敢斥程學而偏錮朱熹為朱熹之學者真魏也史彌遠當國既知尊朱學而偏錮真魏蓋程學明於南渡欲錮熹而斥程則恐邪說之不伸朱學明於理宗欲錮真魏而斥熹則恐人主之不信是故程學不廢而朱熹自貶朱學加崇而真魏自罷此所謂小人之術盜亦有道也彌遠死兩賢入朝露忽焉馬何天之不慭遺一老乎顧其時則暮矣德秀了翁皆於慶元五年登第抵觸時宰頓歷外職理宗嗣服始處禁庭即彌遠初心亦欲引為己助而濟議抵牾長往不返兩賢之精華可用正在於慶元紹定之數年而彌遠困之小人之銷鑠君子也非徒奪其功名而兼耗其歲月他日天子追思歎無及也見聖賢之書則好之當聖賢之身則棄之聖賢既死則慕之聖賢生前則錮之古今同弊於明君尤甚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六

史嵩之起復

理宗紹定五年春正月以史嵩之為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

端平元年六月以入蔡功加史嵩之兵部尚書　九月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罷

三年二月以史嵩之為淮西制置使

嘉熙二年二月詔史嵩之以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荊湖南北路江西軍馬置司鄂州

三年春正月以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王萬首上疏論嵩之謂其事體迫遽氣象傾搖太學生欲趣其歸則賄賂之迹已形或謂有挾人發其私事肆為醜詆者以相國大臣而若此非書之所謂大臣矣時嵩之與喬行簡李宗勉並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之失狹史失之專

史嵩之相逐杜範等王萬首疏劾之

徐霖疏嵩之姦狀

淳祐四年六月禮部進士徐霖以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竊國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為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攻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彰彰然號於人使之為小人也嘗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己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柔弱者始雖欲為君子終以名節之尊不足易富貴之願而義利之辨亦終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此嵩之變化士大夫之術舉朝皆受其甕餐鮮有不為其所欺也於凡善則歸己過則歸君入以告於陛下者惟窺測上情承順風旨出以語於人則曰某事吾所調停也某人吾所斡旋也史嵩之要譽於下而陛下叢怨於上也古人所謂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者嵩之曷嘗有哉不報

九月癸卯史嵩之以父病謁告許之甲辰史彌忠卒詔史嵩之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中外莫敢言於是太學生黃伯愷金九萬徐鼒鳳等百四十四人叩閽上書曰臣等竊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曰期可已矣夫子曰子之不仁也予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夫宰予暮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欲亡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人而嵩之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此天地所不覆載日月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不遠矣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化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輕重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之望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恥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鑒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跡跡詭祕曩者開督府以和議惰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禍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之去中外方

詔嵩之起復太學生黃伯愷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義等三十四人皆上言

以為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嵩之不天聞訃不行乃徘徊牽引彌縫責戚賈嗾貂鍇轉移上心黃綠御筆必得起復之札然後徐徐引去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鼎錯尚有耳嵩之豈不聞富弼不受起復之事乎而乃忍為鄭居中王黼輩之所為邪禮子聞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今嵩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內外搖尾乞憐暨奸謀已遂乃始就道初不見其為憂戚之容夫以無父之嵩之而陛下必欲起復之者為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刱制朝廷之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為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以制陛下耳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且國之財源鹽茶為重今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幣者已無遺算國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日虛而嵩之貲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不知適以貽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為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為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老矣必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為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為必死之地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經喪之許堪故里巷為十七字之謠也曰光祖作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奸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牙爪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於三代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氏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惟涕泣裁書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擬人必於其倫胥於奸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邪趙普勝非在相位也忠肝義膽日一德事天生靈倚之以為命宗社賴之以為安我太祖高宗奪其李思憚之勉陳王事所以為生靈宗社計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且不能企其萬一況可比休趙普耶臣愚所謂擢奸臣以司喉舌者此其驗也臣又讀麻制有曰謀謀憤兵之聚邊傳哨騎之馳況秋高而馬肥

近冬寒而地凍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言邊事通川失守至旬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若急而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劫制之謀也臣愚所謂擅奸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驗也竊觀嵩之自謂宰相動欲守法至於身乃跣蕩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諸其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於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趙鼎下為陛下言者亦欲揭綱常於日月重名教於邱山使天下為人臣為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化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嵩之胥為夷矣惟陛下裁之不報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書略曰天下有一日不可廢之人倫人心有一日不可泯之公論人倫之盡廢固不足為亂臣賊子羞公論之不泯所以為宗廟社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則事君之情亦可奪正以不忠實原於不孝與又後至於無君此理之必然也陛下奉拳於嵩之之不忍釋者豈以秋風向遽冬寒又迫非嵩之素諳敵情熟識邊事莫能當此寄耶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之勢孤昔者金人之盛十倍韃靼吾國之專政者奉檜爾檜死而逆亮南牧兵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宰臣陳康伯以靜定運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士氣竟能致采石之捷成誅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康伯虞允文孰謂嵩之之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惟是陛下所進今不知其亡凡當世傑特之士皆銷落於嵩之排擯之餘如王萬謝方叔以爭不勝最先去游侶以大政不使聞而激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言去張蠙以轉對觸諱去劉漢弼以臺論攻嵩之之竄去趙與懽以才名軋己而嗾逐斥去季韶以侍從數嵩之之專柄去王佰大以意向不合去趙汝騰以麻詞無佞詞陰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墮其機穽去別之傑號為長厚必以每事必問本末假託而擠之去杜範尤為簡聖眷負人望上前敢論諍遇事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速其去竊考其時太學九士叩閽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囊封未徹於宸旒之聽而親管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庸邪小人奉承惟謹即今同寮交章論劾陛下所藉以為耳目心腹者皆盡空於嵩之之一陛下雖居九重身處佚愉傍無可謀之人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清躬游於史氏之稟局君父至此天下謂何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上書略曰肅讀麻制私竊有疑陛下謂其修法度能制夷狄能運掉三邊能發蹤百將又謂嵩之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必非陛下之意乃嵩之之腹心小人之無忌憚者為陛下之喉舌也嵩之不孝上徹於天帝者在門賀者在閭即欲舍苫塊而坐廟堂脫衰絰而被公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縱使陛下重念史氏則公主旋即魚鱗雜襲陛下之恩亦至矣而嵩之今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意將安底止耶惟陛下決去大奸則社稷幸甚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切諫亦不報諸生乃榜於太學齋廊云丞

萬鍾等逐遊士諸生作捲堂文

徐元杰論嵩之起復之罪

劉漢弼請帝黜劉晉之王璧襲基先胡清獻皆罷之故漢弼乃有是命

元杰漢弼暴死蔡德潤訟冤

獻元杰漢弼請聽嵩之終制

相朝入諸生夕出諸生夕出丞相朝入時范鍾劉伯正暫領相事慈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懽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辭先聖以出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行豐芑以遺後人抑亦陰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筆纂為四學爰爰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紛膏胥畏觸鱗盡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咎歸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為非彼既便己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無見義而不為當行己而有恥苟為飽煖忍貪周粟之羞相與攜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京尹遂盡削遊士籍時將作監徐元杰適輪對言臣前日進侍經筵覩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賜諭臣又何所容喙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嘆且大臣請聖賢書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前日朝廷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翼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隣國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愚懇納忠何敢訑訑特為陛下愛惜民彝為大臣愛惜名節而已疏出朝野傳頌帝亦察其忠亮冬十月以劉漢弼為左司諫時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之故漢弼乃有是命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為安否則而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　十一月徐元杰復上疏論史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線之脈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奉定相位又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以補名教會嵩之亦自知不為眾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五年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先是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是月朔日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尒忽裂二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不過使之死於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外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寧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為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闕上疏訟冤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

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傑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箸者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困於應辦肇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閫蜀州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江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劉之傑為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勝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捐藩離深入堂奥坐使饑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恐江陵之勢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路梗則江浙諸郡焉得高枕而卧況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直几上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安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為今日計莫若盡去在幕之奉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然見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亡之域矣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

六年十二月史嵩之服除有進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炎上言李鳴復黃師雍翰林學士李昭抗疏論之乃命嵩之致仕詔不復用

史璟卿書諫嵩之亦暴卒

章炎等論罷嵩之不復用

張溥曰綱目書起復始於唐代若太宗貞觀之於志寧玄宗開元之張九齡德宗貞元之張茂宗憲宗元和之盧從史穆宗長慶之田布昭宗天復之韋貽範五代戊申之史宏肇皆譏也惟布得免者以王庭湊殺田宏正布不得已承朝命而討賊也汴宋南渡起復屢見史彌遠史嵩之貫似道接踵無忌嵩之尤譁士論上而朝臣下而論生伏闕上書牽嗾其面理宗感悟卒令終喪當世快之宋史於史氏三相頗不直言即史所稱端平用兵廬黃解圍嵩之發策皆有先見至薦士三十二人董槐吳潛皆出其中及進玉斧威邸安南貢班班記載類非佞人然起復命下物議沸騰若不能一日容者何也彌遠相寧嘉七年獨相理宗九年任小人逐君子擅權害政海內積痛方其一朝奄忽帝攬萬幾梁成等退洪咨夔等進端平嘉熙清明可觀而嵩之復守其家學謀柄國政天下弗堪也彌遠於寧宗嘉定時拜相封公奉母夏治葬特詔起復人心怫鬱嵩之父死未葬盤桓窃位一之為甚其可再乎馬光祖未卒喪而繼鎮許堪未經喪而節制相臣起復借為嚆矢此何事乎而用心若此則非人也度宗咸淳九年賈似道母死葬以鹵簿即起復入朝亡何宋亡忘親之人罪必誤國惜其時無直言如黃愷伯等耳唐順宗立王叔文擅作威福未幾以母喪去位王伾三疏請起不報其黨貶死而元和更新嵩之於死之明日即求起復迫於人言居閭十有三年而死人心不滅公論尚存余獨怪同一人子願為王黼不願為富弼則何故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六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七

董宋臣下大全之姦

董宋臣招權納賄人目為閻羅

人目陳大方胡大昌與大全三不吠犬

天錫劾宋臣允升不報

理宗寶祐三年五月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強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也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若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愈也不報　六月以丁大全為右司諫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為戚里婢壻黃綠閣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於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為三不吠犬　戊子罷監察御史洪天錫以其異為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巨閹享富貴耳舉天下愁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鑾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謂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並盧允升及言修內司止於供膳羞比年動曰御前姦贓之吏逋逃之臣兇一竄名其閒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無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不報天錫遂去崇正寺丞趙崇嶓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救正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於是監察御史宋應元劾謝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罷之董宋臣盧允升猶以為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洪天錫謝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無預遂出方叔提舉洞霄宮

四年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嘗言於帝有害吏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將帥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擅威福故賢不肖混清賢不肖混清則奸邪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日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寖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漸喜押佞人丁大全方詔事內侍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言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結私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己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願陛下拔臣坐此臣知大全奸邪而喋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奸不可與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

大全以兵逐董槐陳宜中等攻之騙官遠州時號六君子

陳宗禮極言時政丁大全馬天驥同閹妃用事

吳榘直言董宋臣諷臺諫劾罷之

徐宗仁極論宋臣等罪

大全罷相洪天錫朱貔孫等極論其罪

及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萬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為六君子左司郎中陳宗禮見大全擅柄以言為諱嘆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為宗社大計毋但為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求正人毋但勞蹊曲逕類引貪濁不納十一月以丁大全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同簽書院事時閻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家將亡十二月罷知嚴州吳榘帝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榘奏言內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寵章鳳冀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劾罷之

六年夏四月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開慶元年春正月國子監主簿徐宗仁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紀綱賞罰不明則紀綱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欹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竊為此懼久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而自出兵越江踰廣以來未聞有死封疆戰陣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乃丁大全袁玠沈炎張鎮吳衍翁應龍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閽至有欲借上方劍為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重拂千萬人之心哉今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東南一隅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毫毛彼方擁厚貲挾聲色高臥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三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者誰與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摩然肖怨曰召亂者誰與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念及此乎不報宗仁又極論宋臣盤固日久蒙蔽日深不誅且誤國竟不報　冬十月丁大全罷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嘗國匿不以聞至是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天錫繳奏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逼塞言路濁亂朝綱之退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貔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狡很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

謝方叔請限田

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致仕

景定元年夏四月出内侍董宋臣於安吉州三年十一月竄丁大全於新州道死

張溥曰丁大全以戚里婢壻結寵至尊由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怨右相董槐方嚴上章劾之檄兵圍第脅出北關遂奪相位程元鳳謹避恐後姦同盧杞而横愈蔡攸人臣無禮莫有甚焉賈所挾持何術以董宋臣為之根柢也理宗之季年高怠政閹妃色升近倖用事梅臺蘭亭俳優鼓吹起自宋臣帝尤愛溺夫雕牆峻宇五子興歌白台閶須魯公避席人君有一其國必亡理宗少慕道學尊崇濂閩以義制欲明訓克聞而倦勤志蕩佚豫無節不解之惑反甚於多欲之主此賈祐之佑聖觀所以遠不及征和之悔輪臺也宋臣居中大全居外表裏作姦忠言擯棄一臺諫驅宰相夫亦何難然大全於賈祐六年春參知政事開慶元年冬即以罪免其為相僅一年有十月其進速其退亦速聖斷未盡廢也宋臣自淳祐盤固文天祥等累疏請誅帝終不省内庭難扳視外則有閒矣賈似道專國立戚取名黜董宋臣盧允升於遠州諷朱貔孫殺丁大全於新州道上外戚子弟禁勒毋動政若有為而大亂四決董丁雖去其為董丁者自在也董丁日夜用帝而猶以獨斷之名奉君似道日夜用帝而直以獨斷之名自予小人日盛則天子日微也然理宗寵賈妃則似道進寵閹妃則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七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八

公田之置

理宗淳祐六年十一月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併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併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為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於菽粟而菽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併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為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為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糴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内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斂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其紓目前在

劉良貴等盡買公田之事於曾似道

魏了翁言買田之弊帝亦知停似道懷求去

似道出萬畝為公田偽

似道遷官督師

轉移而開導之耳乞罷二三大臣按臣像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併以塞於以尊朝廷裕國計陛下勿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帝從之按方叔此疏蓋置公田之漸故載於此

景定四年二月賈似道當國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必泰希頴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廣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二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飽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耆為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為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言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為害者八事疏奏不省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遺親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則為似道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獻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六月庚申詔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今秋成在邇其荊湖江西諸道仍舊和糴丙寅詔公田竣事進劉良貴等官初買官田猶有抑強媒富之意繼而數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有值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昏仕郎詰准三十楮將仕郎詰准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詰准萬楮承信郎詰准萬五千楮承節郎詰准三萬楮安人詰准四千楮孺人詰准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虛詰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為功似道又以陳訾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棨嘉興則潘牖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訔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鈞劉子庚鎮江則章炯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仲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朝廷惟以買公田為功詔進良貴官兩轉餘進秩有差

似道立四分司以管公田

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

李鑩言推排之利

五年二月賈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租稅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者曰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初買時上下迎合惟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租收有虧則以其贏取足於田主遂為無窮之害　秋七月甲戌彗星見詔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多上書以為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舉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知臨安府劉良貴亦以人言藉藉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　九月賈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於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民力益困

度宗咸淳二年十二月司農卿李鑩言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害成者又每倡為擾民之說故甯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滑吏奸民之欺甯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細折計算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財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册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册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遲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公租額重而納亦重則佃者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執事人皆得為侵漁之計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嘗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下有司括買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後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和糴以輸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迄於宋亡遺患猶不息云

張溥曰理宗景定四年春二月詔賈公田置官領之夏六月論賈公田功進劉良貴等官五年春三月增公田官於平江諸路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疏乞罷公田賈似道力求去位詔勉留之黜配葉李等於遠州九月行經界推排法作銀關

元太祖鐵木真卒拖雷與諸王奉窩闊台即位

冬十月帝崩聚斂方興天命遽奪其可畏哉宋自南渡以來六師百萬之命悉寄東南水利大興江東西明越圩田阪塘堰閘之制畢設諸籍沒入官者募人耕仍私家額課租官田所由始也民苦額重與官吏卒徒侵漁議者言田在官非便而有斥賣官田之說詔斥諸路沒官田佐費折配拘推重估抑勒衆弊紛作民既重困猶以為不足而有買公田之說田變而官佃不堪命猶官以田與民也官田變而公田官無田而取諸民既取民田而又賦之也熙甯之際天子銳志圖治創農田水利方田意在便民而民患之訟闕下訴御史臺者相踵公田直攅民耳似道何所託而為此曰倣古限田也嗚乎限民名田漢儒董仲舒嘗言之矣其說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田以贍不足塞兼并是時漢去秦不百年也畫地分田遺跡已隳及平孝哀師丹孔光等再議舉行難遽復也限年均田北魏開行而法不通於江南口分世業唐初定制而後不免於檢括井田既廢世無善政以官平民不若聽民自為也南宋建炎初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詔見佃者就耕歲減稅二分紹興二年以福建八郡田聽民請買歲入七八萬緡助軍衣民皆稱便浸而開禧安邊所立始憂不支然未有猖狂攘奪如似道者也王莽篡漢擅利自予田曰王田民曰王民天下愁怨身分漸臺似道當理宗末年無天鳳地皇之富強而造官佃莊官之虐政令不三載誅滅尋及賊臣言利甯足福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八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九

蒙古諸帝之立憲宗　睿宗

理宗寶慶三年十二月蒙古王鐵木真卒於六盤山在位二十六年廟號太祖凡六子長曰朮赤性卞急而善戰早死二曰察合反三曰窩闊台四曰拖雷至是拖雷監國

紹定二年八月蒙古王窩闊台立窩闊台聞太祖之喪自霍博之地來會耶律楚材以遺詔召諸王畢至請立窩闊台時拖雷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楚材言於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窩闊台即位於和林東庫鐵烏阿剌里之地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册立禮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有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禍者楚材以為言命禁絶之

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王窩闊台卒廟號太宗窩闊台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耶蒙古王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脈絶第六皇后乃馬氏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

太宗 昭乃真氏稱制與都剌合蠻用事楚材憂卒

忽必烈大愛劉秉忠

定宗貴由立 貴由卒后干預乃立海迷失拘曲出子失烈門聽政

使非人責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王少蘇后以為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脈復生至十一月疾愈楚材以六一數推之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為樂出田五日還至釘鐵鋒胡蘭奧都剌合蠻進酒懽飲極夜乃罷翌日卒閱台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富庶羊馬成羣時稱治平初蒙古王有言以孫失烈門為嗣失烈門蒙古主第四子曲出之子也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

三年三月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時蒙古后乃馬真氏稱制奧都剌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言凡奧都剌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斷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瑟十餘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為相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

宋子貞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絶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酋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時蒙古諸王拖雷第四子忽必烈愚大有為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年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官鬱鬱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為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為僧往來雲中會忽必烈召他僧遂邀秉忠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天文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秉忠復薦張文謙召為掌書記

六年秋七月蒙古王貴由立貴由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由乃即位于汪吉宿滅禿里之地朝政猶出於后

八年三月蒙古王貴由卒於橫相乙兒之地廟號定宗時國內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諸郡徵求貨財或於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取鷹鶻驛騎絡繹晝夜不絶民力益困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拘曲出子失烈門聽政諸王大臣多不服

孛良合台等推憲宗蒙哥即位

蒙古主命忽必烈總治漢南

蒙古主既太后遷諸王殺定宗后及失烈門母

忽必烈盡有關中河南之地

蒙哥卒於合州城下

廉希憲等請世宗忽必烈即位

十一年六月蒙古王蒙哥立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木哥及大將孛良合台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烈門為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失烈門固在而議欲他屬將置之何地耶孛良合台等不聽共推蒙哥即位於闊帖孛阿蘭之地追尊其考拖雷為帝廟號睿宗失烈門及諸弟心不能平蒙哥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諸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於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忽必烈總治漢南詔凡軍民在漢南者聽忽必烈總之遂開府於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忽必烈遣趙璧召之樞至待以賓禮樞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次及救時之務為條二十忽必烈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於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但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樞又說忽必烈置經畧司於汴分兵屯田西起襄鄧東連青口桃源皆列障守之

十二年二月蒙古王以諸王嘗欲立失烈門乃從太宗后於擴端所居地之西分遣諸王於各邊定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勝並賜死禁錮失烈門於沒脫赤之地　六月蒙古王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忽必烈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虜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忽必烈遂請於蒙古王蒙古王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忽必烈與姚樞夜燕樞因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忽必烈喜曰吾能為之樞賀曰王能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

開慶元年秋七月蒙古王蒙哥卒於合州城下蒙哥沈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性喜田獵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叩之殆無虛日廟號憲宗

景定元年三月辛卯蒙古王忽必烈立初忽必烈自南伐北還廉希憲聞阿里不哥命劉太平及大將霍魯懷行尚書省事於關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具得實還報時諸王合册莫哥培察兒俱會於開平旭烈亦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阿里不哥不至希憲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忽必烈三讓諸王大臣固請遂即位詔曰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五十餘年於此矣益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為憂國愛民之心雖切於己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蒙哥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豈其遺恨竟勿克終肆予沖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重以敛軍之擾黎民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予為此懼驛騎馳歸目前之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羣議以輯良規不意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臣不召而至不謀

阿里不哥命阿藍答兒等發兵自即位於和林

希憲分命劉太平等又命汪良臣討殺渾都海阿藍答兒關隴悉平

阿里不哥與諸王自歸上都

而同咸謂國家之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之中先王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實可為天下主大道助順人謀予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於再三祈懇益堅誓以死請於是俯徇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屢時多艱若涉淵水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宏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未易遽臻而饑渴所當先務嗚乎歷數攸歸欽膺上天之命勳親斯託敢忘烈祖之規體極建元與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獻可替否之助誕告多方體予至意

夏四月蒙古阿里不哥聞忽必烈即位命阿藍答兒發兵於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渾都海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渾都海復分遣人約成都密里霍者青居乞台不花同舉事阿里不哥遂自稱帝於和林　五月蒙古劉太平霍魯懷聞廉希憲將至乘傳急入京北謀為變秦人前被阿藍答兒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去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訊之盡得太平魯懷與渾都海密里霍者乞台不花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輩正為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　仍遣劉里馬詐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詐乞台不花於青居又命總師汪良臣帥秦鞏諸軍進討渾都海良臣以未得旨為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以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檄罷卒四千命蒙古將八春帥之為良臣聲援會有赦詔至希憲命殺太平等於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渾都海知京北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自和林帥兵適至遂與渾都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亦率騎兵與八春汪良臣合兵分二道以拒之既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於甘州東殺渾都海阿藍答兒關隴悉平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為帥諸罪蒙古王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商挺參知政事

二年冬十月蒙古王忽必烈以阿里不哥違命自將討之與戰於昔木土之地諸王合丹等殺其兵二千人塔察兒分道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里忽必烈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擊之其部將多降阿里不哥北遁忽必烈引還

五年秋七月蒙古阿里不哥自昔木土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王王龍答失阿速帶昔里給及其謀臣不魯花阿里察脫忽思等自歸於上都蒙古王以諸王皆太祖之並釋不問其謀臣不魯花等伏誅

張溥曰蒙古一統雖成於世祖忽必烈然開之太祖鐵木真也史稱其近取乃蠻遠攻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臨

中原建號九存滅國四十漠北狄之天挺者哉繼以太宗窩闊台連宋滅金華夏富庶羊馬成羣有天下三分之二善繼善述克光前人定宗貴由短世不造憲宗蒙哥嗣立復振傳至忽必烈遂併木宰尚論其世太祖帝二十二年太宗帝十三年定宗帝三年憲宗帝九年世祖又帝十六年而混一始成蠻夷雖強得天下若斯其不易也女真阿骨打叛遼稱帝在徽宗政和之五年至寧和五年即破走遼主延禧未幾身死弟吳乞買襲位不一年而遼亡兄弟將兵止八年爾成功忽焉竟覆大國蒙古伐金易世始克大行南北君臣經營幾三十年遼僅五京而金半中原攻守難易固有殊乎劾里鉢為遼女真節度時有子十一人不立而立弟頗剌淑頗剌淑死弟盈哥嗣盈哥死而後劾里鉢子烏雅束嗣烏雅束死弟阿骨打吳乞買以次立兄弟相及伯叔無間友于之風著於肅慎蒙古太祖有四子太宗其第三子也六盤山之變第四子拖雷監國踰年而太宗始自霍博至來會喪耶律楚材勸拖雷奉之即位和林上遵父命下萬天顯承無鬩牆太宗殂第六后馬乃真氏稱制越四年而始立長子定宗定宗殂后斡兀立海迷失氏復稱制又四年而憲宗立則拖雷之子也憲宗殂弟世祖立自是有天下者皆其苗裔而太宗之傳絕矣憲宗之未立也定后所屬意者太宗之孫失烈門爾憲宗立而定后賜死失烈門遠竄太宗六后及諸王皆徙極邊骨月參夷有忝大位既死合川城下國虛無主世祖北還自立宗王畢會惟阿里不哥自恃介弟居守和林命出太宗懷貳不服發兵稱帝干戈再動關隴乃平方之女真世序舉族同心不幾有鄭莊克段秦鍼奔晉之恥哉地大則覬覦漸多傳久則瑕釁間作天子門內之爭嘗不如匹夫同室之救莫非因時激極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九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

蒙古立國之制

肅宗嘉定十五年五月蒙古王鐵木真會諸將於可溫寨以西域漸定始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達魯花赤猶華言掌印官也

理宗紹定二年十二月蒙古始定算賦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主以馬牛羊三年二月蒙古立十路課稅所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弗為耳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何為無用哉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至是楚材奏

鐵木真始置達魯花赤監治各城

蒙古始定算賦

蒙古太祖開耶律楚

材言立十路課稅所

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劉中等皆在選中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

四年八月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楚材奏請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又舉鎮海粘合與之同事權貴不得恣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卜激怒宗室斡真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置於死地鎮海粘合重山等懼讓楚材曰何為強吏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為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斡真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為人所訴蒙古主命楚材鞫治楚材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舊惡真長者汝輩當效之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料文簿具陳於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

蒙古主從楚材議括中原者戶定賦稅

端平三年夏四月蒙古初括中原民戶定賦稅初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忽都虎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為戶耶律楚材以為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戶豈可舍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耶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忽都虎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為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以上以為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為重矣

蒙古始給官府符印定驛令楚材請用儒臣

嘉熙元年二月蒙古始給官府符印定驛令初諸路官府自為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始重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需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八月蒙古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乃命稅課使劉中楊奐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立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畢備民少蘇息

以奧都剌合蠻提領諸路課稅

劉秉忠許衡定內外官制

王文統行交鈔法

始建太廟定八室

安童言丞相正須二人

命八思巴創蒙古新字

命許衡等定禮儀

二年、十二月、蒙古以奧都剌合蠻提領諸路課稅。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回回奧都剌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厲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覆爭論、聲色俱厲。蒙古王曰、爾欲搏鬬耶。楚材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初定官制。蒙古自鐵木真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闍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至是蒙古王忽必烈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守、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故老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一代之制始備。　秋七月、蒙古行交鈔法。王文統立十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於潁州漣水光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仍嚴私鹽酒有醋麴貨禁。

二年、夏四月、蒙古王命宣撫司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材異等列名上聞、擢用其職官污濫及民不孝弟者、量輕重議罰。　秋七月、蒙古初立翰林國史院。　十二月、蒙古初立宮殿府、秩正四品、專職營繕。立尚食局、尚藥局。

四年、三月、蒙古始建太廟。蒙古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湩以巫祝致辭。蒙古王初立、始設位於中書省用登歌樂、命製祭器法服。至是建太廟於燕京、定烈祖太祖太宗木赤察合帶睿宗定宗憲宗為八室。又命僧薦佛事七晝夜、歲以為常。

度宗咸淳元年、春正月、蒙古併六部為四、吏禮為一部、兵刑為一部、戶工仍各為一部。

二年、春正月、蒙古立制國用使。

三年、二月、蒙古安童言、今丞相五人、素無此例、臣等擬議設二丞相、蒙古漢人參用、從之。　夏四月、蒙古敕上都重建孔子廟。

五年、二月、蒙古行新字、詔曰、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西夏諸國、例各有字。今文字寖興、字書方缺、特命國師八思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為宗。

十六年、春正月、蒙古王命許衡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衡與劉秉忠張文謙定官制、又詔尚文與諸儒採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

改國號曰大元

之可行於今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今參之

七年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詔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為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亙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善而制稱為秦為漢者但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僅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粲以至公不無少貶我太祖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肆振天聲大恢土宇興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富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冶流行於庶品就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甯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嘉與數天共隆大號

張溥曰史稱蒙古王鐵木真之興三子术赤察合台窩闊台善將四傑木華黎博爾术博兒忽赤老溫善戰復得耶律楚材任之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而國用充禁州郡非璽書不得擅徵發因大辟必待報乃論而國法立以至設監治置驛令分三科用儒臣符印衡量鈔法均輸次第修舉武功文治煥乎可觀開基廟食為元太祖蓋非虛哉傳及太宗女禍即作亂儲無統諸王相攻北鳴狐嘷幾傾帝座乃嘆斡難即位玄宮建斿奇渥溫氏猶未敢以天子自命即征西夏取燕南下山東河北五十餘城滅山西河南六十餘國揮戈無敵崛起富強僅雄沙漠不服貽謀萬世也世祖忽必烈據和林平關隴知人善任賢智輻輳年建中統易紅羊白馬之紀國號大元革蒙古韃靼之稱燕京建廟開平修宮治歷命官竟成一統有能開闢功業未有然貶孔子為中賢弟儒流於娼後秦皇之賤士也尊事帝師君臣受戒梁武之佞佛也攻城不降下令即屠項羽之忍也命楊連真珈伐故宋諸陵曹操之賊也征日本而齒積東洋擊交趾而尸高戰骨隋煬之窮兵也五奸並用箕斂煩興求奇寶於馬八責金人於安南漢桓靈之黷貨也加以宸禁喪倫繼世莫改兄收弟妻子烝父妾叔死而納其婦君亡而后適其臣位絕中華行同盲頡家法若此非二祖孰任其咎哉孔子作春秋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而後元興元興而後以夷變夏見微於會潛而知著於蒙古內外之防防乎其早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一

北方諸儒之學

理宗嘉熙二年冬十月蒙古姚樞建太極書院於燕京初蒙古破許州得金軍資庫使姚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祖見之

中建太極書院請趙復為師河朔始知道學

姚樞辭官隱蘇門山

忽必烈徵許衡為京兆提學

竇默與許衡同召

王文統以言利進姚樞竇默許衡亦言其非

甚尊特加重焉及瀕行南侵俾樞從楊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稍衆及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復從之樞於是獲覩周程性理之書是惟中與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為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滹祐二年夏四月蒙古姚樞辭官隱輝縣之蘇門山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刻小學四書併諸經傳註行於國中

寶祐二年四月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為京兆提學衡懷慶河内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矣師大奇之謂衡父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亂世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亂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行之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我心獨無主乎既而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以禮以倡其鄉人學者浸盛衡嘗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于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王召竇默許衡至開平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相講習至忘寢食蒙古王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蒙古王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二年五月蒙古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皆辭不拜時平章政事王文統以言利進為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文統患之竇默復於蒙古王前力言文統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王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王不悅而罷文統疑衡與默為表裏乃奏授樞等東宮三師陽為尊用之實不使數侍蒙古王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向師傅坐太

許衡喜就國子祭酒之召

許衡還懷孟

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大司農默仍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度宗咸淳七年六月元主復召許衡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之道

九年秋七月元許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事宜勿聽其去元主復命諸大臣議賛去留賛默為衡愬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至廢墜從之

張溥曰余讀漢史至新莽竊位逢萌哭市周黨杜門公孫述僭號謁嚚玄吞藥賈貽漆身上飛冥冥不可勝數及觀後世蒙古初興宋祚未絕一時大儒如姚樞竇默許衡相率事虜因默人不如古讀書行道而不知海上之節者又何衆也樞初家柳城後遷洛陽宋九嘉識其有王佐器楊惟中與之偕覲元太宗既而世祖辟召相得益深默廣平肥鄉人也元兵伐金被俘脫歸後通經術還鄉教授世祖在潛邸即強官之二人託辭固謂中原已變戎土安歸明君在上干旄後郊則有執此而往爾然理宗尚孺修明濂洛學士聞風萬里景赴為樞默者棄鄉里挈妻子歸命中朝綱紀文治何所不可而棲遲本土俯首北狄無乎斯焉書之憤為齊魯抱器之逃竊不解也衡避難徂徠往來河洛蘇門得友慨然任道中國師表舍我其誰亦羈縻元爵未能裂冠即為之解者曰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官則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作歷則往舍是無往焉儲師不尊則辭禮不繼權臣不去則辭問伐宋則不對居於朝未嘗二年淹也然身登師傅道贊興朝以奔命之言文韃靼之俗中書五事謀謀不遑雖晚歲病革慚未辭官遺命戒子墓道書名夫身之辱終莫洗矣耶律楚材相二帝闢草昧開基元德功侔周召問其苗裔乃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又履則金尚書左丞也契丹貴種金源相族國亡臣讐貳心蒙恥勤高輔泰而志愧報韓北方學者節義風徽殆由此始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

蒙古南侵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一終

蒙古主三道寇宋

劉整等軍敗紐璘入成都

馬光祖向士璧敗蒙古師于房州

呂文德力戰入重慶為史天澤所敗

蒙古軍尋攻合州不克死於城下

理宗寶祐四年八月蒙古諭王亦孫哥駙馬也速兒等請伐宋蒙古王命諸王阿里不哥居守和林阿藍答兒輔之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命張柔從忽必烈攻鄂趨杭州塔察兒攻荊山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會鄂孛全于瓚進攻海州漣水軍等處蒙古王進次六盤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蒙古王由隴州趨散關諸王兀哥由洋州趨米倉萬戶孛里乂由潼關趨沔州

六年二月蒙古紐璘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答胡於成都浦擇之遣安撫劉整等據遂浦江箭灘渡以斷東路紐璘軍至不能渡自日至暮大戰整等軍敗紐璘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等守劍門及靈泉山自將兵救成都會阿答胡死紐璘率諸將大破大淵等於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擇之軍潰城中食盡殺王將以降成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　十月蒙古王渡江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正造浮梁以濟進次劍門至苦竹隘守將張實死之　十一月蒙古進兵圍長甯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古進攻鵝頂堡城降佐死之由是清居大良運山石泉龍州俱降於蒙古　十二月蒙古兵渡馬湖入蜀詔馬光祖移師峽州向士璧移師紹慶府以便策應光祖士璧以兵迎蒙古師戰於房州敗之蒙古王取隆雅州又取閬州楊仲淵以城降

開慶元年春正月己酉蒙古兵攻忠涪州漸薄夔境詔浦擇之馬光祖戰守調遣便宜行事　丁卯以賈似道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移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軍馬　蒙古軍破利州隆慶順慶諸郡　蒙古兀良合台率四王兵三千蠻獠萬人破橫山徇內地乘勝破賓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官軍斷其歸路兀良合台潛出官軍後命其子阿朮橫擊於前官軍退走遂逼潭州城下　二月蒙古王遣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守將王堅殺之蒙古王遂命大將渾都海以兵二萬守六盤乞台不花守清居山又命紐璘造浮梁於涪州之顏市以杜援兵蒙古王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　六月四川制置副使呂文德帥兵攻涪浮梁力戰得入重慶遂率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澤分軍為兩翼順流縱擊文德敗績　秋七月蒙古兵圍合州自二月至于是月守將王堅固守力戰蒙古王屢督諸軍攻之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王蒙哥率于合州城下或傳中飛矢死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繒槽負之北行合州圍解捷聞加堅甯遠軍節度使　八月蒙古忽必烈遣王維中郝經宣撫荊湖江淮將歸德軍先至江上經言于忽必烈曰經聞圖天下之事于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于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

忽必烈必欲立功遂遣董文炳等渡江圍鄂州

蒙古兵入臨江陳元桂死之賈似道援鄂州董宋臣請遷都皇后止之

得遂是尤難也國家奮起朔漠滅金源并西夏取荊襄克成都平大理蹂躪諸夷奄征四海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鷙竟虔劉靡盡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數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人稟命行在宜諭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貢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使知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三道並進東西連衡王處一軍為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或可救也議者必由三道並進則分兵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有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荊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以兵六十萬畀翦而後舉楚益衆有所必用事勢有所可懸料而倖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崛起無賴之人也若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入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敵役戍遷延進退不可反為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乃會議渡淮忽必烈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官軍皆遁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諜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栰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為鄉導　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王必計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沿黃州官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於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艦艤鼓櫂疾趨叫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衆趣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知軍事陳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於敵樓蒙古兵遂入瑞州知府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疋　冬十月以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　時邊報日急臨安圍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於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倚賴御史朱貔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民心帝遂

止甯海節度使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　十一月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為汝家但子女玉帛皆將在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為援蒙古乃復進攻遣苫徹拔都兒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軍出襲苫徹拔都兒戰敗死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魏巾者何能為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詣事似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耶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事未嘗臨白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　時諸路重兵咸集于鄂蒙古兵由永全至潭州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賈似道於黃州雖下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嶺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歎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矯及北兵至乃老豬部所掠金帛子女而去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出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　十二月己亥賈似道私與蒙古議和時蒙古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賈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踪急流走鄂以蒙古主計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烈亦聞阿藍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遣脫忽思括民兵因召羣臣議事郝經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老師費財三十年矣今國內空虛塔察旭烈諸王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脫里察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為念與宋議和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銀十萬匹兩以蒙古主軍逆大行靈舁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莫哥諸王會喪和林羣臣於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忽必烈以為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為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合台之兵賈似道奏鄂州圍解詔論功行賞　蒙古兀良合台攻潭州甚急向士璧帥潭極力守禦既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衆覘之遇於南岳市大戰蒙古少却會忽必烈遣遙鐵赤將兵迎兀良合台遂解圍引兵趨湖北

景定元年二月蒙古張傑閻旺作浮橋於新生磯兀良合台曰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進至白鹿磯殺卒百七十人　辛酉蒙古遣偏師取道大理由廣南抵衡州向士璧合劉雄飛兵逆戰於道敗之獲還俘民甚衆　三月賈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

張勝戰死賈似道銜高達曹世雄向士璧而親呂文德

移似道于黃州

似道密遣宋京與蒙古議和忽必烈因郝經言而許之

元使郝經來告即位經拔與兵靖亂

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詔入朝　夏四月進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帝手詔曰賈似道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計隱然珍敵禦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士室有同於再造及似道至又詔百姓郊勞如文彥博故事賜眷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達甯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滁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璧曹士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高達在軍中嘗侮己言于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呂文德為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既相引薦奔競之士受納賄賂寘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進倡優傀儡奉帝為游燕臺臣有諫者宣諭使裁去謂之節帖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矣

張溥曰理宗澶祐元年蒙古太宗窩闊台卒弟六后乃馬真氏稱制六年定宗貴由立八年卒后斡兀立海迷失稱制十一年憲宗蒙哥立遂殺后及失烈門數年之間蒙古凡三易主女主當國者或四年或二年宗族爭殘二宮告變喪亂多矣宋不惟無所加也京湖江淮日懼偪焉君子以是知理宗之終不振也寶祐之際蒙古主分道入寇劍門閬州直入無忌李璮陷漣水兀良合台圍潭州史天澤戰嘉陵江長轂電驅王師瓦裂合州之役王堅力守蒙哥竟死城下天其佑宋乎忽必烈渡江圍鄂州則何為也契丹德光入大梁滅石晉建號改元諸鎮奉氣盛天下自謂無敵忽必烈殺胡林剖腹實鹽帝恥遺笑其後兀欲李胡治兵攻殺察割弒君睡帝代立國亦少衰蒙哥暴隕猶之德光而師徒橫行反混六合豈嬴橅餘靈足怖中國哉君臣同心兄弟幷力一敵死一敵復興勢不下也六后之朝主器虛位大臣憂死國中大旱河津不流天怒人怨時最可乘宋日蹴踏坐失其會夫炎狄之無君尚強於中國之有君況蒙哥忽必烈儼然南面為其國主者乎元史言憲宗嚴憚羣臣性喜畋獵酷信巫覡卜筮日叩不厭類非興王大度乃內則推刃門庭而無全完之禍外則窮兵南伐而無行堅之憂身死國興天道何居蓋以夏變夷神聖常不可得以夷病夏即無道者尚優為之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

郝經之留

理宗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以郝經為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講和之議蒙古主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既請遣經復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或謂經曰文統叵測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構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暴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主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險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　秋七月賈似道拘蒙古使者郝經於真州先是賈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董樸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

實似道拘郡經于真州

經數上書于帝不報

和也經至宿州遣其副使何源劉人傑請入國日期不報經數遣書於三省樞密院及兩淮制置使李庭芝賈似道恐經至謀泄拘經於真州之忠勇營經上表有言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畧曰貴朝自太祖受命建極啓運創立規模一本諸理校其武功有不遜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凶弱藩鎮強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嘗以為漢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貴朝則似乎周可以為後二代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天下晏然穆清迪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貴朝祖宗深見夫此持勤控約不肯以易是以太祖開基大業太宗丕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有作為高宗坐弭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于理而不妄者也今乃或者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二百餘年之後不為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收奇功取幸勝為詭遇之舉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計安生民之意而衆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納是以藉藉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渝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主上即位之初過意相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接納其使拘於邊郡敵幕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內顛連冤轉不睹天日綿歷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此耶或者必以為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必有泥山語楚子言以為晉君不在諸侯而北方可圖夫以貴朝積累之盛兵食數百餘年恢復故疆固所當為然而大河南北秦隴東西海岱表裏名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而不問諸鎮侯伯亦未易取中間或有魏大武敛戍之計縱使入境一日扶騎百千為群雖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所失而徙棄二國之明信或者之論足以病國而不足以有成明矣請以貴朝之事質之熙豐之間有意於強國矣而卒莫能強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漫費於燕山之空府而因以致變開禧之間又有意於迫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大收復矣而徒敗師徙漫不收攝遂失蜀漢是皆貴朝之事且陛下所親見者寧薄積貴至於今日而議者不規夫古之理惟徇夫今之勢不懼夫遠禍惟嗜夫近利此經所以眯死強僭必言之而不靳也苟惟徇天下之勢不規天下之理則又必謂遼金夏人吾見其滅彼今有故氣數可測委加貴朝兵亂異聞等事一皆不妄豈宜遽以為玩本朝立國根據綿絡包括海宇未易搖蕩太祖皇帝倡義漠北一舉而取燕遼再舉而取河朔又再舉而滅西夏遂乃掇拾秦雍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而南際江淮自周漢以來未有大且強若是者而其風俗淳厚禁網疏闊號令簡肅是以勇義之人皆盡死力宜得一遭變故便至淪棄者乎且委如所傳非直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

幸也主上萬安必能弭兵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不然則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且皇皇汲汲以應主上美意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乃仍自置而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締造兵端耶抑別有所縕畜耶皆不可得而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餘年亦休息之時也貴朝受兵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夫天下之勢始於北而終於南一氣之運建於子而屈於午動本於靜陽本於陰日北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故凡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自戎狄遷豳岐而都豐鎬至則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於是不能復古蓋自西北而入於東南也秦人自汧渭覇關中并六國最後滅楚亦自西北而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燕齊氏於彭城亦自西北而至於東南也至世祖都洛而漢氏極矣昭烈入蜀輔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出祁山又駐渭濱終不能有關洛一郡孫氏立國江東據三州以虎視天下有陸遜之沈鷙呂蒙之謀畫出濡須下皖城攻合肥以戰為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觀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惟貴朝肇基王跡則自燕趙之交一時將相皆幽劉嘗山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於淮南受命啟土則始于汴宋是亦自北而南也既正皇極平唐蜀滅楚漢自江南至於嶺南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間至於閩越戶口茲殖十百諸夏文物學校盛於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天萬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也是亦自北而南也夫邦交之事非獨貴朝然自貴朝而始自國初啓運劃平僭偽有沛然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取與契丹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百餘年至於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葉都邑高宗南幸暫尊崇好遂與金源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百餘年由是觀之以交隣為國而能計安天下者莫盛于貴朝也故曰以和議邦交為國者貴朝之事也天子之所持守大臣之所輔相百僚之所論議以為社稷之大經者惟此而已至於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陛下使命不一卒無有成蓋本朝極兵威奄征方國而天未厭亂毋為差池是以陛下之聖意不能違祖宗之成規不能合生民之命莫與救藥太和之氣將遂殄絕天地設位必有對待陛下有此意則主上啓此心蓋其氣數亦當然也主上即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民而貴朝置之舍館綿歷數歲置而不問是殆必有橫議之人將以奬貴朝誤陛下者就今貴朝所舉皆中圖維皆獲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劃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為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掛甲淮墺而遂無事殆恐不能能一有所失則不既大矣乎且貴朝光有天下三百有餘年矣舉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為博者之一擲遂以千乘易兵端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樂竊為陛下不取或稽留使人不為無故或別有蓋藏之跡亦宜明白指陳不宜擯而弗問陳說不答表請不報默默而已殆非貴朝之長策也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

非臣之意蒙古諸經事為似道所格

蒙古李璮以京東來歸

李璮襲張宏範而敗

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其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同在患難宜忍以待之挨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來使曾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宜一切輒徇儻以交隣國之道當令入見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李全義詣淮東制置司詰問經等所在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荊州疑為似道所格

張溥曰元世祖忽必烈憲宗蒙哥同母弟也長而且賢蒙哥立屬以漠南漢北軍國庶事遂開府金蓮川巡檄進治平八目條時弊二十餘事畢見施行史天澤廉希憲許衡劉秉忠等拔茅在位滅大理王關中屯田河南肅清京北名雖大弟規模一天子矣蒙哥憝宋自將入蜀身死合州忽必烈時方渡淮國中內虛阿藍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部經勸之北還而賈似道稱臣之使至遂許議和斯時蒙古治亂之秋亦大宋存亡之會也鄂州被圍張勝戰死似道狼狽黃州遣使請命適天殞彼君內亂將起大弟急為身計輕騎趣歸從此南北通和行人修好即城下之盟恥或不免而弭兵息民國可緩禍較之詐武向戌會號盟宋美惡同焉又幾經以速寇似道有戎心矣理宗紹定時蒙古侵金使速不罕來假道張宣殺之施宿曰宋自食言曲直百歸後日遂為兵端繼而王檝道死使臣屢囚蒙哥發憤分道入寇兩國爭鬬憒由一介似道所覿覻也鋪張鄂功諱言和議拘經真州幾顧後患將誰欺乎蒙古諸伸往來中國僅能將命鮮知大體獨經儒者博學尚氣志存靖亂不務遊說乃使者實有曺連之心而中朝反厄以蘇武之節逐至金明射雁帛書入漢窮海繫臣問罪為肯伯頗南下始成禮遣又何及哉秦檜誤國以和韓侂胄誤國以戰賈似道誤國以非和非戰奔臣之術屢變而人主終不察也則亡而已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

李璮之納

理宗寶定三年二月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璮以京東來歸璮，李全子，既降蒙古，為山東行省，首舊海州，將規海道，已而陷海州連水軍拔四城殺官軍幾盡淮揚大震自蒙古王蒙哥卒忽必烈立璮始萌南歸之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愒以動蒙古而自為完繕益兵計至是召其子彥簡開平脩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臧蒙古戍兵以連海二城來歸獻京東州縣請賜父過仍遣總管李毅等傳檄列郡詔授璮保信冝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假其父全官爵改連水為安東州　夏四月李璮引兵還攻益都入之遂入淄州　五月蒙古主命諸王哈必赤總諸道兵擊李璮璮兵勢甚張復命丞相史天澤往仍詔諸將皆受天澤節制天澤至濟南謂哈必赤曰璮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縻之乃深溝高壘遏其使

青陽參夾受命援李璮不敢進而還

李璮戰敗史天澤殺之

董文炳止哈必赤好殺

軼初行軍總管張宏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己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宏範營城西璮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宏範宏範曰我營險地璮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衆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為濠開東門以待夜深濠加深廣璮不知也明日璮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　六月朝廷聞李璮受僞命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參夾師師援之參夾至山東不敢進而還　八月蒙古主命史樞阿术各將兵赴濟南李璮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璮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圍璮自是不復得出董文炳知其勢盛抵城下呼璮愛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璮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縋城降璮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為食璮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為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蒙古所有事聞贈璮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初璮兵有沂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赤配蒙古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於哈必赤曰彼為璮所脅耳向天子由伐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哈必赤從之然他殺之者已衆皆大悔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為經略使文炳至益都從騎數人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璮故將吏撫諭于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璮蒙古主臨軒授詔責以專征天澤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璮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兵民之權天澤奏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及張柔嚴忠濟子弟皆還私第

張惠曰蒙古將李璮于理宗寶祐六年陷海州連水軍賈似道時宣撫兩淮上書請罪詔不問景定二年璮忽以京東來歸封齊郡王璮固全子元太祖時全即叛宋橫行山東淮南之間敗死揚州璮遂襲為益都行省專制其地太宗二朝手握大兵世祖方立翻飛內附意其人亦郭藥師張榖者流乎然藥師之以涿易來也榖之以平州來也皆遺遼亡天祚出走國破無主寫而歸宋璮都據江淮號令惟我元命方隆金符屢賜辟搓白馬史輔是屬乃不從張柔史天澤等戰關之功而卷地還南獨何心哉沈克與王敦構逆而誅子勿忘欲立勳以雪先恥竟死莫容恪之難李懷光屯咸陽不進子璀言其必反後亦自殺父子異行忠孝著烈李璮二親逆命久屬韃靼不傷獲衆而獨懷反正始則蒙古徵兵詭辭不至繼則揚言備宋來獻三城祈贖父愆固惜後禍此固涼州張軌遜其亦城而魏博田宏正樂與同歸者也宋史既不登之忠義而元人竟目為叛臣不大謬乎徵宋信王翻納張榖金來貢盟玉璽首畀之郭藥師懼遂以燕叛道虜入宋理宗于璮既受其地史天澤來圍濟南遣青陽參夾往救不至而還六越月城陷璮竟死馬劉整叛而南臣趣貢國之心李璮死而

北人絕歸朝之志景定寢轍視宣和尤甚宋亦烏可為乎

賈似道要君

度宗咸淳元年夏四月加賈似道一人師封魏國公初理宗在位久儲宮尚虛帝時在忠邸欲立為嗣以問宰相吳潛潛密奏云臣無禰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理宗怒似道聞之因陳建儲之策意在傾潛潛去而似道獨相帝遂立為太子既即位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吕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沌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麤人之極致耳遂命出郊都人聚觀節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二年春正月江萬里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嘗從容代對王夫人稍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積憾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三年二月賈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署大小朝政一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陛不以聞民怨於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太府寺主簿陳堂嘗入對極言似道為相國政闕失後為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污安置於建昌軍籍沒其家

六年八月癸巳賈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蒙古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姿色者為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鬬蟋蟀所押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

理宗欲立忠邸吳潛不可似道迎意定策遂傾潛獨相

似道日肆淫亂嘗與

壕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已圍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時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挈鈐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以科舉累士人其悖謬至此

八年九月辛未有事於明堂以賈似道為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過大雨似道朗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道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之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杖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己務以權術駕馭上下以官爵羊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絶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十年春正月賈似道母胡氏死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卤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慕事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似道起復還朝

張溥曰德佑元年之春左丞相章鑑聞元兵日迫託故徑去既而臨安戒嚴曾淵子潘文卿李可許自王霖龍陳堅何夢桂曾希顏文及翁倪普等數十人相率走遁太皇太后詔榜朝堂厲詞申責勢不能禁及留夢炎降哭都堂宜中入占城身為大臣行同犬豕驅逢龢反亦曷法乎曰法賈似道也似道少好游博西湖燈火盛飲不絕既治第葛嶺聚娼尼闔蟋蟀淫樂鑼鼓直禪邪者流矯情飾容輒請罷政又曷法乎曰法王安石也安石初散青苗鹽蒴疏其不便神宗疑之即稱疾不出敦諭再起持新法益堅其後人言稍至即以去劫之沮格誹謗之法用而國是大悟似道年三十餘理宗即加知樞密封臨海郡公臺諫嘗論其一部將殺妾求去度宗之立頗贊密謀山陵甫畢棄官還越復為下沱偽報要取手詔遂至屢疏乞養中使卧第天子果以為伊周復生難進易退遇以賓師惟恐不當也鄙夫事君當其疏遠先結左右之心蔡京之媚童黃是也及其貴幸務奪天子之氣似道之制度宗是也蔡京之術自古小人皆先行之似道之術獨於宋且數見蓋當日人主雖昧於知人而嘗厚於待士隆禮貌託心膂敬禮大臣其家法也一三小人御以狙詐代鮮英辟莫破其奸忠厚在上威福在下其流弊有極哉安石變振群邪繼述南渡以來太奸得君各操術往秦檜之喪君曰我所恃者金人也韓侂胄之喪君曰我所恃者韓后也史彌遠之喪君曰我所恃者濟王也賈似道之喪君曰我所恃者立忠王也

小人既挾所恃以要君人君復徇其所要而不戢浸久成風臣工一態居恒則競效其固位之謀臨變則高語其捄禾之致胡虜四合而廊廟已空悠悠之徒莫非似道而已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六

蒙古陷襄陽

度宗咸淳三年十一月蒙古主徵諸路兵命阿朮經略襄陽先是景定二年蒙古主以朝廷拘囚郝經屢遣使詳問不報乃諭將士舉兵攻宋且下詔曰朕即位之後深以戢兵為念故前年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啟邊釁東擾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為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遽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員往諭卿等約會諸將秋高馬肥水陸並道而進以為問罪之舉時賈似道方論鄂功專務取悅朝廷不以聞似道又忌諸將效污穢置之罪乃行打算法於諸路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為贓私於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侵盜掩匿罷而向士璧曹世雄下獄死劉整時為潼川安撫使亦以邊費為蜀帥俞興所持整素與興有隙自遣使訴於朝不得達心益疑懼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於蒙古整驍將也蒙古既得整由是盡知國事虛實南伐之謀益決而似道自若不以為虞時呂文德守鄂有威名整言於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賂以玉帶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以圖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果許之遂開榷場於樊城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將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勢益熾文德知為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略直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聚為強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略取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勿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識者竊笑之

四年九月蒙古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十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以逼襄陽

五年三月己卯蒙古軍圍樊城鹿門己未詔浙西六郡屯田設官督租有差辛酉京湖都統張世傑將兵拒蒙古圍樊之軍戰於赤灘圖敗績秋七月夏貴襲蒙古阿朮於新郢敗績初貴以沿江制置副使援襄樊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

賈似道治諸將駐罪劉整報降蒙古

整勸蒙古主誘呂文德置榷場於襄陽城外

蒙古主從整計命阿朮與之經略取襄陽劉整阿朮練水卒築白河城

夏貴襲阿朮于新郢敗績

呂文德卒

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能與呂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朮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舟果趨新城、至虎尾洲為阿朮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范文虎復以舟師援貴至灘子灘、亦為阿朮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十二月、癸酉、呂文德卒、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為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衞國公、至是卒

范文虎攻阿朮而敗遁

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貴、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於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欲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壁倅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　十二月、己亥、蒙古張宏範言於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圍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宜有自斃之時、平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城萬山、從宏範軍於鹿門、自是襄樊道絕、而糧援不繼　七年、五月、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實典赤瞻思丁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鼎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北剌不花出襄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六月、范文虎將備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朮夾江東西為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李庭之遣張順張貴致襄陽有功官戰死

八年、五月、己巳、李庭之將兵救襄陽、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守、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新布帛、其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實蠟書於髻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荊、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鉤致欲為焚燬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之移屯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偵知襄鳴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圍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銃火鎗火砲火罐戾巳各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而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敝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槊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溯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

創六筒、餐裹勒勒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冢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特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於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能渡、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發兵五十艘、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縫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或彼未及知、復不能衝、故隱逃、乃舉礮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朮劉整分艦戰艦邀擊、以兜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喜躍而進、礮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始盡、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於櫃門、屬阿朮欲降之、貴拒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詔汪惟永遣僧招整整自元主殺之

時朝廷遣劉整為元用荊湖制置李庭芝請以整為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朝廷從之、遣永寧僧齎告身金印牙符及庭芝書期致之、僧既入元、事覺、元主敕張易姚樞雜問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惠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臣實不知、元主賞整、使還誅僧、且令整移書來責執政、

阿朮破樊城范天順牛富王福死之

九年、春正月、乙丑、樊城陷、樊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衂、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下、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郛、張宏範為流矢中其肘、來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援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初襄樊西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一木江中、鐵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以為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救、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二月庚戌、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久困援絕、撒屋為薪、縛鬬會為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於朝、賈似道匿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己、樊城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群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捉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以為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諗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里海涯帥總管唆都等移兵破樊

朝議使高達援襄陽似道不從

攻具以向襄陽一戰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勸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為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里海涯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王所降詔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於今五年宣力於主固其宜也然數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愛悉赦勿罪且加遷擢文煥孤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莞鑰次獻城邑且陳攻鄧之策請己為先鋒阿朮入襄陽阿里海涯遂偕文煥朝燕元王以文煥降命如詔遷擢事聞似道言於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當不至此文煥凡文福文德文福知廬州文德子師夔知靜江府俱上表待罪似道戚之詔皆不問　三月詔建機速房於中書襄城既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草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　夏四月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鐔漢口岸曰城荊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以保敺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築城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荊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　六月己丑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迷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潛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余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閒雖怯戰僅從薄罰有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行興奴隸庸材發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資為父行賄且自布進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怒乞賞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時國勢危甚陳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闇裨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謬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悔既往尚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刻責之辭少謂陛下之哭師之誓師相師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之道也往往代言之知體之士翱管鮮有識之人吮脂如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末亂以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強力敢事捷疾快意即今日叛君賣國之人也為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悖憂之欺以逢其君誤國者護耻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奉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築城創閫駭聽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關之後有諉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恭無敢議臣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危涼不足以備軍容

呂文煥以襄陽投降元似道疏之

陳宜中乞斬范文虎似道不許

壁壘樓柵，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為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慮近目睫，臭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為也。轉敗為勝，在君一念間耳。似道大怒，乃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

阿里海涯等勸元主南侵

度宗咸淳十年春正月，元阿里海涯言荊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平。阿朮又言臣略地江淮，備見宋兵之弱，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家大事，可命重臣一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為之。元主曰：伯顏可以任吾此事矣。阿里海涯因言我師南征，必分為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書省發軍十萬人。

汪立信移書賈似道斥之

六月，元主諭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違約執郝經之罪，詔曰：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即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為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兆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既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固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陸並進，布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與焉。將士毋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

秋七月，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尚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笑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懟怨，欲上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之計者，其策有二，夫內都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拒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屯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脅擊，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儲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敢我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

呂文煥等分道入寇

是月，元伯顏南攻陸辭，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九月，元呂文煥以伯顏趨郢州，劉整以博羅懽趨淮西，伯顏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朮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為前鋒，博羅懽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伯顏一軍自分三道，咸都將一軍由棗陽，阿司空山，程招討將一軍由老鴉山，徇荊南，而自與阿朮帥阿剌罕、張宏範諸水陸趨郢，雄旗延袤，前後數百里。丁巳，元伯顏至滗水

張世傑力取鄂州

遣居誼守新城發擄呂文煥力屈自殺

元伯顏攻陽邏堡夏貴先遁王達劉整戰死

王儀以漢

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耶使一騎前道麾諸軍畢濟遂薄鄂州軍於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鄂鄂在漢北以石為城新城在漢南橫鐵絙鎖戰艦密植樁木水中夾以磯穽凡要津皆施機設攻具元兵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朮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於二鄂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由中拖船入勝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為便諸將曰鄂城我之喉噤不取恐為歸路患伯顏不從遣總管李廷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溫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鄂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鄂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擊金汁磯焚其廬舍烟焰張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戍於城下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發中文煥石臂並馬仆幾鈎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苗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死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巷死焉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攻渠復州居誼隨人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至是死節事聞立廟死所　十二月元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綿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未襲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無口入江伯顏使覘沙無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無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無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於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鴿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為搗虛之計明日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朮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進薄陽邏堡責率衆來援阿朮即以昏時率四翼軍溯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朮遥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發舟指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户史格一軍先渡為荊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朮遂登沙洲扼岸步鬬敗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破重創走阿朮獲其船千餘艘阿朮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二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

陽叛降元

張晏然程鵬飛以鄂州降元

賈似道開都督府於安

陳奕以黃州降元

呂師夔以江州降元

劉整死於無為城下范文虎以安慶降元

以汪立信為江淮招討使

邏之提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酋是代吾使迎遂渡江與阿朮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　己未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　朱禩孫聞元兵趨鄂師師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疾馳入援江陵府時鄂州恃漢陽為蔽及京湖之援朱禩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履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艦樵三千艘火照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山張貊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京湖宣撫使撤宋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命阿里海涯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荊湖而自率大眾與阿朮東下趨臨安　癸亥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時鄂州既破朝廷大懼群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於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軍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　詔天下勤王　庚午元伯顏遣程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蘄州管景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款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　是時李庭芝遣兵入援帝崩德祐元年春正月壬午元兵入蘄州　己酉呂師夔以江州降元初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召為都督參贊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真孫遣人請於蘄州以江州降元伯顏以師夔知江州丙戌元兵徇江州知安東州陳巖夜遁時知壽昌軍胡夔麟寓治江州自殺知南康軍葉閻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於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伯顏怒曰吾奉天子命興義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　初元人南侵呂文煥與劉整為嚮導尋別命整出淮南整疏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擒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特繇東兵使無西耳齊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擬至失聲曰主帥來我使我失功於後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於無為城下　知安慶府范文虎以城降於伯顏通報夏埼仰藥死　是月賈似道出師江上夏貴以兵來會初似道欲出師畏劉整不敢行及聞整死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以行金吾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於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為殿帥總禁兵至安吉州似道所乘舟滕於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次洩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出遂由新安地口以進次於無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未決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慝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　二月以汪立信為江淮招討使募兵江淮以援江上州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

似道遣宋京如元軍求和

元兵犯池州趙卯發同妻雅氏死之

元伯顏進戰孫虎臣臨陣責先走似道斬維揚

元陷饒州

以妻子托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賈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眩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吾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成嘆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　賈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且以柑子黃柑遺伯顏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阿朮謂伯顏曰宋人無信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伯顏乃令囊加歹來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囊加歹歸報京亦還　庚戌元兵犯池州知州事王起宗遁去通判趙卯發攝州事繕壁堅糧為固守計元遊騎至季陽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憤氣填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為守兵皆歸於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諸友與訣謂妻雅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雅曰君為忠臣吾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雅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雅氏同縊曰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嘆息之命具棺衾合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　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下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黃萬石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己上殊無鬬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桅數十拆新舸置其上揚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朮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敬見之譁曰步師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眾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蔽江分作合阿朮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掎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為之赤軍資器械盡為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敗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嫚罵之者江漢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為俱相繼降元　壬戌元兵略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敢降欵通叛萬道同陰使所部欵白金斗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即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敢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贖使署降震

江萬里赴止水宛子鍚李從之

張世傑率兵入衛復饒州文天祥入衛

李芾勤王

賈似道送郎經歸汪立信卒于軍

伯顏入建康

今弋陽縣以廣德降元

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郡州守趙崇嫮萬居城中亦死之萬道同以城降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圖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至是元軍執其弟知南劍州江萬頃縛金銀不得支酥之萬里赴止水宛左右及子鍚相繼投池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　乙丑賈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詔下公卿雜議左丞相王爚請駐蹕未決以己不能與大計乞罷斥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於慶元則於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時方危急徵諸勤王多不至惟郢州守將張世傑率兵入衛復饒州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房其所部軍　丙寅以文天祥為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幷結溪洞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日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前至是痛自捐損盡以家資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　戊辰湖南提刑李芾以兵勤王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居家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時元行人郝經尚留儀真元主復使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來問執行人之罪賈似道震恐乃遣經喪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　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望經流涕時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於軍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嘆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按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伯顏請戮其孥伯顏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　元博羅懽軍下邳取清河漣海守臣俱以城降　三月癸酉元伯顏入建康居之時江東大疫民居之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者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書曰百年通敵已扼其吭少爾遲迴奔播海島後悔無及元主從之詔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朮分兵駐揚州與博羅懽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四出鎮江統制石祖忠請降朝廷以元兵漸迫臨安命浙江提刑劉經戍吳江兩浙轉運羅林浙西安撫張濡戍獨松關山陰縣丞徐垓正將郁天興戍西安鎮起趙淮為寺丞戍銀樹東壩　甲戌元兵犯無錫縣知縣阮應得出戰一軍皆沒應得赴水死　乙亥元兵入常州知常州趙與鑑遁州人錢真以城降　甲申元兵至西

曾淵子等皆遁太皇太后詔榜朝堂誅之

元遣廉恩監等至建康為張濡所殺

阿里海涯入岳州

元兵入廣德孟虞老等死之

朱禩孫高達陽豐等以江陵降元

李成大父子死義

李庭芝固守揚州

阿朮趨揚州姜才力戰而死劉師勇復常州

海州安撫丁順降　丙戌知廣德軍令狐槩以城降元張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庚寅元兵既近臨安戒嚴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李可一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曹希顏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事倪普諷臺諫劾己章未上率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工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許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並轉二資其百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辛卯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濡俊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遣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為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壬辰元阿里海涯入岳州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荊江口阿里海涯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於洞庭湖中阿里海涯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涯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　夏四月元兵入廣德縣知縣王汝翼與寓居官趙時晦率義兵戰孟虞老與其二子皆死汝翼被執至建康死之　丙午元兵破沙市城都統孟紀死之監鎮司馬夢求自經死　戊申京湖宣撫朱禩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達以江陵降元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元阿里海涯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阿里海涯入城命禩孫檄所部歸附於是歸岐郢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荊門諸郡相繼皆降阿里海涯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涯孤軍守鄂朕嘗憂之今荊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勞後高達參知政事禩孫至上都死　庚申知金壇縣李成大率義勇兵與元兵戰被執不屈與二子俱死之　時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朮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繕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於市時出金帛斗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　壬戌阿朮攻真州知州苗再成宗子趙孟錦帥兵大戰於老鸛嘴敗績庚午阿朮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為三疊陣逆之於三里溝敗之阿朮佯退才逐之阿朮反戰至揚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震出戰死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宏範以十二騎

張世傑等為阿朮等所敗

鄭虎臣殺賈似道於漳州

伯顏遣常州姚訾等宛之

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宏範引却以誘之、才將回回躍馬出衆、舊大刀直前向宏範、宏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才軍遂潰、阿朮與宏範追之、自相踐踏、俱陷壕水死者甚衆、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軍進薄揚州南門、五月、劉師勇復常州、加和州防禦使、助姚訾守常、以張彥守呂城、兵威稍振、由是浙右諸城降元者復與張世傑軍合、秋七月、辛未、張世傑與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於焦山、令以十舟為方陣、江中流、非有號令、無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朮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連檣俱焚、烟焰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宏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圌山、洪範追之、獲白鷗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是月、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召伯顏真趨臨安、阿朮仍攻淮南、阿里海涯取湖南、萬戶宋都解及吕師夔、李恒等取江西、八月、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歷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居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斷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可以抗敵、約日取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闊不報、九月、鄭虎臣殺賈似道於漳州、先是、臺諫三學生皆上書請誅似道、詔謫似道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舟次南劍州、聞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俟有詔即死、至漳州木綿庵、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廳上拉其脇殺之、後虎臣為陳宜中所殺、冬十月、壬戌、元兵發建康、分為三道、阿剌罕與唐兀將石囯出四安鎮、趨獨松關、董文炳范文虎將左軍出江入江陰、軍伯顏將中軍入常州、十一月、甲申、元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訾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劉師勇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毬、焚其牌樓、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訾等守志益堅、伯顏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攻二日、城破、訾宛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宛焉、伯顏命盡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宛、師勇以八騎潰走平江、

邱濬曰、作元史者謂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嗚呼、常州非江南地耶、元之號令、凡攻城臨敵、但以一矢相加、遺者得即屠之、

文天祥降道力戰之臣為陳宜中所困

伯顏前此潛兵渡漢固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忽其久不下招之不從於是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併人築之殺人煎膏取油作殿及城陷之日盡屠戮之一城生聚何啻千萬斬艾之餘止有七人伏於橋坎獲免夷性殘忍一至此哉彼夷狄如虎狼殺人固其本性而中國之人秉史筆者乃亦曲為之諱至比之曹彬豈其倫哉或曰所謂不殺者謂入臨之時也嗚呼伯顏至鎮江亭謝太后即遣使奉璽迎降寂無一人敢出一語者當是時苟有人心者皆不殺也豈伯顏哉

己丑元兵破獨松關馮虡卿之守將張濡遁獨松既破臨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為淮東壁壘閫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命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　是年元軍盡陷江西諸郡縣都統密祐死之

張溥曰劉整自金亂入宋隸孟珙麾下以十二人取信陽有賽李存孝之稱既知瀘州扞西邊歷功南方諸將皆出其下忽叛附蒙古為畫策陷襄陽淮南臨安遂俱不守忘宋賊臣整罪居首與郭樂師有同誅焉然樂師之叛童貫招之劉整之叛賈似道激之悍夫逆節莫非謀國者豪成也理宗開慶時蒙古忽必烈圍鄂州似道出援而敗遣宋京乞和許成圍解整獻密計命夏貴殺其殿卒於新生磯上表告捷還朝進官權傾內外於是撰福華之編幽北朝之使宰相諱和惟恐人知整始與謀頗心惡之復會計邊費污誣將帥俞興構隙整訴不達懼而降敵請略呂文德開權場築堡壁而後襄樊乃為蒙古有也夫似道乞和畏死而已未敢望成和議既成免罪而已未敢言功惟偽捷之計進而後飾功之念起飾功之念急而後忌人之術深昔所共謀今所交惡整既不甘為曹世雄向士璧則有決而去耳且自鄂圍解後執郤經八年而蒙古始問襄陽襄陽圍六年樊城圍四年而朝廷始詔李庭芝往救凡南北交鬬之秋皆太師酣歌之日也勝廣兵起而惡聞盜賊隋師入陳而羽書塵對二世後主亡不旋踵蒙古用師歲久而似道諱兵日甚宮嬪一言立誅賜死其意不過欲久竊鄂功上欺天子浸假而君非其君臣非其臣國非其國矣范文虎敗逃呂文煥叛降襄樊並失三學上書師相督師之請天下固孤注似道不知蕪湖江上之潰似道又孤注宋室也帝昺新立賊整將兵出淮南銳欲渡江伯顏不可聞文煥入鄂失聲發憤宛於無為城下似道視師畏整未發既知其沒喜得天助上表輒行奔北誅宛當日為國患者外賊若整內賊莫若似道俱宛於德祐之初勢若可回而禍終不造宋之亡也積於理宗之四十年成於度宗之十年一孺子王疾病方發即鬯二凶烏能殺乎

遣劉岊奉表稱臣於元

陳宜中請太后遷都失期不入

宜中白太后上傳國璽降表于元而遁歸清漳

文天祥使元軍伯顏執之

元伯顏入臨安

帝昺德祐二年春正月遣監察御史劉岊奉表稱臣於元先是元軍既迫朝廷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濂尚書之兒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伯顏於無錫泣請曰嗣君幼沖在哀經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耳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岳還陳宜中復奏遣岳及陸秀夫呂師孟等求稱侄納幣不從則請稱侄孫且敕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於平江伯顏不許至宣足太后命用臣禮復往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岳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恭嘗且約伯顏會長安鎮以輸平　時陳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群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和不欲遷而數以為請顧欺我即脫簪珥授之趣逐閉閣群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失於奏耳　甲申元伯顏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伯顏乃進次皇亭山阿刺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哀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表曰宋國主臣謹百拜奉表言臣渺然幼沖遭家多難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師問罪臣非不能趨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歸臣附馬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為宗社生靈祈哀請兒伏望聖慈垂念不忍臣三百餘年宗社遽至殞絕今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阻忘伯顏受之遣使詔宜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加歹奉璽表赴上都是夜宜中遁歸温州之請濵　戊子命文天祥吳堅謝堂賈餘慶使元軍見伯顏於明因寺天祥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岔自此始伯顏以北詔為辭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他志留之軍中遣堅等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今萬户忙古台宣撫唆都巙廉之且以其降表不稱臣仍書宋號遣程鵬飛洪君祥偕來使賈餘慶復往易之　二月丁酉帝率文武百僚詣祥曦殿望元闕上表乞為藩輔　元伯顏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大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吳堅賈餘慶等檄諭天下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錄副編不署鵬飛令縛之錢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　元伯顏進屯湖州復令呂文煥范文虎等赴謝太皇太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銜北命來抗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

貴餘慶等並充祈請使如元兵屯錢塘江沙上潮三日不至

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福兄之

宮女死者百數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昺等北去

李庭芝表才出兵奪兩宮不克

元主廢帝為瀛國公

尚何言哉伯顏令張惠阿剌罕董文炳張梁範唆都等封府庫收史館秘省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龍官府及侍衛軍　以賈餘慶劉岊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請使如元元伯顏引文天祥與堅等同坐天祥面斥餘慶貴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並存文煥及其侄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逆尚何言文煥等慙恚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是日元兵屯錢塘江沙上臨安人方幸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三日不至　丁未元詔諭臨安新附府州司縣官吏軍民曰間者行中書省右丞相伯顏遣使來奏宋母后幼主暨諸大臣百官詣闕緩奉表附降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覲之禮已遣使特往迎致爾等各守職業其勿妄生疑畏仍命伯顏就遣宋內侍王埜入宮收宋國袞冕圭璧符璽及宮中圖籍寶玩車輅輦乘鹵簿麾仗等物　是月夏貴以淮西叛降元時阿朮屯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兒俾駐和州進攻廬州夏貴以書抵伯顏曰願毋廢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為往至是舉所部款納于元元以貴為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啟而伏兵起突入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泣殺福子大源大淵呼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元人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　三月丁丑元伯顏自湖州市入臨安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城觀潮於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勢部分諸將時福王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大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阿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趨帝及太后入覲太后全氏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大皇太后謝氏以疾留內與昺及衍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劉褒然三學生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子琦松一女同赴井死　元伯顏引兵北還以忙兀台鎮浙西唆都鎮浙東董文炳阿剌罕經略閩浙未下州郡　閏月帝及太后隨元兵北行至瓜州李庭芝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奪兩宮將士皆感泣乃晝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元兵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即真州苗再成亦謀奪鷹不克　五月丙申元主忽必烈廢帝為瀛國公初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貴餘慶病卒惟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飲食者數日元主高其節欲官之鉉翁義不二君直辭不受帝及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社稷帝遂赴上都見元主於大安殿元主哀命帝為僧全太后亦為尼於正智寺時太皇太后謝氏以病獨留臨安後元人忽自宮中舁其床以出侍衛七十餘人同赴燕降封春郡夫人留燕二年而終福王與昺亦降封為平原

夫人以太皇太后謝氏赴燕

郡公、元主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曰、似道實輕爾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爾言則似道輕爾也、固宜、元伯顏入朝、元主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為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滕州戶六千為食邑、秋七月、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朱貴等皆降於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初臨安既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元、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舁去、阿朮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羅懼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慕容彥威勸為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陴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糵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於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重士元戰死、阿朮使伯顏餐救之、所將皆阿朮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朮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之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朮、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朮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詔降、會姜才徂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朮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下、有宋應龍者、為泰州談議官、泰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詔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未幾、真州亦陷、苗再成死之、先是元兵自元年十月圍潭州、湖南鎮撫兼知州事李芾拒守、大小戰數十合、至是年正月、阿里海涯督戰益急、與諸將晝地分決、湟水以樹梯衝城、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若再復言、吾先戮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谷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谷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酬之、因留兵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佐出參議楊霆赴園池、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遣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盡殺其妻子、復至

以吉王昰判福州信王昺判泉州

火所大慟哭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炎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臨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

張溥曰度宗在位十年而崩年已五十三矣三子皆幼建國公昰差長當立賈似道獨立嫡而立嘉國公㬎志在貪幼少攘定策也乃帝四歲即位而元兵渡江六歲而身即北遷瀛國降封宋祚永覆何不幸也似道始立度宗以周公自詡繼立帝㬎威福益專不意江上師潰極死漳州國勢極雖甚權貴無逃戮死惜乎又繼以陳宜中也宜中在太學時與黃鏞等上書攻丁大全拘管他州世論有六君子之稱公正發舒近矯矯者然大全之逐似道為之宜中因此驟顯遂黨賈氏咸淳之際寒蟬不鳴且為劾程元鳳以逢其欲德佑元年間無湖丧師疑似道已死即疏請正罪其反覆諂詐固小人之靡也似道死宜中進伯顏已入平江計無所出先請遷都後請迎降議成而遁若不聞焉說者曰元師席捲臨安以上俱非宋有崛強一隅勢不可得無已而為秦子嬰晉重耳非本心也然當日國勢淮東未滅閩廣尚全舊臣血戰事猶可為即獨松關既破以後元兵直逼臨安三宮移海將士背城存亡一決愈於待斃乃文天祥張世傑兩進策而宜中兩阻之僅稱臣奉璽肉袒求活則直以國授虜矣靖康之亂欽宗再如青城吳拜請止何異等不聽二帝竟北夫徽欽如金罪不在金宋自如也帝㬎朝元罪不在元宋自朝也金之寇宋天下有南有北則立偽帝而去之元之寇宋天下皆北無南即盡取而有耳究吳乞買忽必烈始願豈遽若是哉至元年間郭少師南歸與謝枋得言元本無意江南頓兵待和行人不至師漸深入宋遂孥數百年宗社而降主降者誰陳宜中也似道才短於景延廣而挑釁則同宜中行齊於李崧馮玉而無君尤甚宋室煨燼與石晉並訓尤從來中國所羞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七終

二王之立

帝㬎德祐二年春正月癸未進封吉王昰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就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為少尹以宛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全昰定宗親復請大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即俞充容弟如圭護舉二王府事　戊子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楊淑妃秀王與檡從行以元軍將入臨安故也　二月元伯顏遣范文虎以兵追二王楊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死於彼以緩追兵楊亮即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至遂同走溫州　三月文天祥自鎮江與其客杜滸等十二人夜

文天祥杜滸等亡入真州苗再成與圖大

陳宜中等以二王入閩

益王即位於福州

趙溍等分道興復

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瓜州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彎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州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溝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喜即以書遣李庭芝遣使四出約結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逃卒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之信之以天祥為元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敵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為清江劉洙等入海道過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飢不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糗羹行入板橋元兵又出索之執杜滸金應以去滸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授尚天祥至高郵秘家莊秘聞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泛海如溫州以求二王　閏月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溫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潛與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敵相率奉座下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樑為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徵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於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為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為己功江建諸州方謀從萬石歛送閩二王至復閉門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鸞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專檄閩海言宜貴已復潮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為虛聲所懾待貴諭稍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為不可豈敢輒棄戍哉元行省又欲專廣之肇慶德慶封州併戍梧州亦為格所沮　五月己未朔益王即位於福州改元景炎遙上帝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尊號冊楊貴妃為皇太妃同聽政升福州為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為垂拱殿便殿為延和殿王副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敢皆驚仆進封弟昺為衛王　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為直學士蘇劉義主管殿前司　詔以趙溍為江西制置使進兵部武謝枋得為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興等進兵浙東吳浚為江西招諭使鄧漼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傅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　文天祥至行都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於陳宜中固辭不受乃以為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召武招豪傑於江淮杜滸募兵於溫州　六月丁卯元兵入廣州廣

黃俊死義文天祥欲還溫州遣取陳宜中阻之命開府南劍

熊飛復韶州

劉自立以韶州降元熊飛赴水死

阿剌罕等入處州秀王與樓等死之

陳宜中張世傑奉帝入海避北兵

蒲壽庚等

東經畧使徐直諒遣其將涅雄飛請降於隆興阿里海涯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諒閩益王即位乃命權通判李庭道攝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於石門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入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被殺　吳浚敗兵於廣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三縣崔國秀取秀山傅卓至衢信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遇元兵敗走國秀引還卓兵亦敗諸元兵降　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畧江西天祥欲還溫州進取陳宜中以已棄溫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潛遂不從天祥請而命開府南劍　八月秀王與榛圍袁州元董文炳拒之與榛乃還時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榛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恣意嫉諸將皆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榛有劉更生之忠曹王皋之孝宜留府以隆國本讀考益急卒遣之　以王積翁為福建招捕使積翁兼知南劍州備禦上三州副使黃恪兼知漳州備禦下三州　張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吳浚合兵十萬期於復建昌與元將李恒戰兵敗浚奔窮都　九月元軍分道窺閩廣阿剌罕董文炳及忙兀台唆都以舟師出明州塔出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出江西　東莞民能飛為元人守潮惠聞趙潛至即以兵應之攻逼能飛於廣州雄飛遁去遂復韶州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性道殺之潛遂入廣州　時知邕州馬璧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涯取廣西壁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兵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壁壁退保靜江阿里海涯使人招降壁發弩射之攻三月壁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說無降意　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於汀州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雲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　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趙潛使能飛及曾逢龍禦元軍於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敗赴水死　十一月元阿剌罕董文炳入處州秀王與榛與弟興穗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瑒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珏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　元兵入建寧府邵武軍　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昺太妃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　王積翁叛降元先是積翁棄南劍走行都遣人納款於元至是元軍侵福安積翁為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　帝至泉州舟泊於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及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　十二月蒲壽庚與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元　趙潛棄廣州遁制置副使方興亦遁元人入循州遂入興化軍陳文龍死之時降將王世強及王剛中導元兵至福復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其副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固守

叛宜中等奉帝遷潮州

林華賣潛降元陳文龍死義其母從之

帝遣院宙諭元請降

元兵陷廣東諸郡吳浚降元

元祥斬之陳瓚起兵復興化軍張世傑復潮州

天祥遣趙時賞等復吉贛招諭縣寨世傑討吉陳弔眼等寇以兵

阿剌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部將林華伺元兵於境上華反道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之爾歎曰有是母宜有是子為收葬之　元阿里海涯破靜江馬塈死之先是阿里海涯為書訹馬塈為廣西大都督塈不聽又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塈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阿里海涯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扼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塈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塈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靜江破邑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獨塈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涯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飢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臠牛咳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為出戰被甲以待婁乃令所部人擁一火炮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壞皆崩烟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息入視之厌燼無遺矣阿里海涯盡坑其民分兵取鬱林海容藤梧等州廣西提刑都得遇閒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而死

帝駐於惠州之甲子門遣倪淵奉表詣元軍請降唆都命其子百家奴偕宙赴燕

端宗景炎二年春正月元兵破汀關文天祥欲據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亘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時趙孟濼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降元　二月元兵入廣州遂陷廣東諸郡　吳浚既降元因至漳州說文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　元兵引還留潛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時北方有警元主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　三月文天祥復梅州陳瓚起兵復興化軍瓚文龍從子也舉兵誅林華復其城　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　五月張世傑復潮州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　淮人張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興復司空山民傅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元貴居員使湖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員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將曰聞吾還軍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於樊口戰敗溺死　六月辛酉文天祥敗元軍於雩都　秋七月文天祥遣趙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衡山人趙璠撫州人何時皆起兵應之　乙巳張世傑以元軍既退自將淮兵討浦壽庚時汀漳諸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畲賊皆會兵熱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義民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高日新復邵武軍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王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皆為積翁所殺　八月元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文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

會李恒追天祥責信力戰死趙時賞以身代之

元主詔塔出等追二王

張德興傳高死義

陳璧死義

世傑奉帝至井澳宜中遁入占城帝寢謝西峽

張鎮孫及侍郎譚應斗以城降塔出遂夷廣州城

恒探至遣兵戰鏈步不利時鄒濆驅兵數萬於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濆兵先潰恒追天祥至萬石嶺及之麾信以短兵接戰恒驍其以裹敵衆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帝亡阮兵潰趙時賞坐肩輿後元軍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擒之恒遍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參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浒鄒濆夾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馬不屈僇屬有係累至者輒墜去云小小僉廳官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屬於燕二子死於道　九月戊申元將也的迷失陷邵武軍入福州帝舟次廣之淺灣　元主詔塔出與李恒吕師夔等以步卒入大庾嶺忙兀台唆都蒲壽庚及元師劉深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　張世傑使謝洪永進泉州南門不利浦壽庚復陰賂畲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於唆都至是唆都來援世傑解圍還淺灣　元遣昂吉兒等將兵襲司空山寨破之黃州復陷殺張德興執其三子以去傅高變姓名出走為所被獲死之　冬十月以陳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秀夫之謫張世傑讓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疏畧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甲辰元唆都至興化陳璧閉城堅守唆都臨城攻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礮石攻破其城殲以殉自誓巷戰終日擒璧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　十一月元將塔出初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會於廣之富場唆都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唆都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吕師夔合軍趨廣州制置使張鎮孫及侍郎譚應斗以城降塔出遂夷廣州城　元將劉深攻帝於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至井澳陳宜中遁入占城遂不反　十二月丙子帝至井澳颶風大作舟敗幾溺帝驚悸成疾自餘諸兵士稍集宛者過半　元劉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不果

三年二月帝舟還廣州元將塔出令唆都還攻潮州知州馬發城守益備唆都塞塹填濠造雲梯鵝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凡相拒二十餘日而敗發死之唆都屠其民　三月元倪宙至燕元主召塔出等北還議二王事宜乃留唆都蒲壽庚行省事於福州鎮撫瀕海諸郡　文天祥以弟壁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於龍江浦　都統凌震及轉運判官王道夫復廣州　帝遷駐碙州　曾淵子至自雷州以為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時淵子起兵據雷州元兵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至碙州遂有是命　夏四月帝崩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凌震王道夫復廣州曾淵子起

一城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耶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舟所

兵據雷州
端宗崩秀夫靖立衛王

世傑奉帝遷厓山

向有黃龍自海中見既入宮雲陰不見上大行皇帝廟號曰端宗楊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張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善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忽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五月改是年為祥興元年乙酉升碉州為翔龍縣遣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與元兵三戰不利用因降元　六月張應科收兵復與元戰敗死張世傑卷眾圍城城中絕糧士以草為食元史格漕斂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還　帝遷居新會之厓山時六軍所泊居雷化大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為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遺人入山伐木造行宮三十間軍屋三千間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為祥興府時官民尚二十餘萬多居於舟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制器仗至十月始罷　庚辰升廣州為翔龍府　元張宏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圖廣以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宏範為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劍專決軍事宏範薦李恒自副從之宏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元主復命塔出留後供軍費　秋七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興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大者眾數萬小者不下數千元主命阿里海涯往討獲周隆賀十二斬之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為元軍所襲皆戰死阿里海涯略地海外其猛唯瓊州安撫趙與珞及冉安國黃之傑等率兵拒於白沙口相約固守以死自誓日望援兵不至由是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番羅甸諸蠻皆附於元　八月加文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優詔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道其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　九月葬端宗皇帝於厓山陵號永福　冬十月元蒙古漢軍數路並進張宏範以舟師由海道襲潮惠三州李恒以步騎由梅嶺襲廣州阿里海涯遣人招安撫使趙與珞及冉安國黃之傑等於瓊州不從率兵禦之　十一月瓊州民作亂執趙與珞等降於元與珞冉安國黃之傑皆死之　李恒兵至清遠王道夫迎戰大敗恒遂襲凌震又敗二人棄廣州道恒入廣州以待宏範　十二月王道夫凌震攻廣州與李恒復戰兵敗震走厓山與翟國秀軍合文天祥屯潮陽鄒鳳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於潮興宛懿道以海舟遣張宏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宏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宏正兵突至眾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鳳自剄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元兵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別將執天祥至相遇於途各爭真偽得實元遂拿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宏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宏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宏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還之

莫端宗崖山

元軍數路並進興珞等兒義

陳懿以海舟追宏範兵濟潮陽天祥被執鄒鳳劉子俊死之宏範至崖山

帝昺祥興二年春正月元張宏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劉青顧凱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蓋往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賭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濟舟膠不可進宏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奇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宏範乃舟載茅束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奎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熱宏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宏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荅之宏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書所過零丁洋書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去丹心照汗青宏範笑而置之宏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宏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知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世傑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既而李恒自閩州以師來會宏範合恒守厓山北　二月都統制張達夜襲元軍敗還　癸未元張宏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藏厓山朝至夕東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張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宏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謀遁去秀夫恐來舟不得免又慮為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佑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眾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昏霧潰去餘舟尚八百盡為宏範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若十餘萬人元全有求物尸間者遇一尸小而衣黃衣負詔書之寶以獻宏範宏範亟往求之已不獲矣遂以帝崩報年九歲楊太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赴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相集議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舟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應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其世傑竟以溺死

史臣曰宋雖起於閩越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欲自強以革其弊用乖其方馴致夷狄之禍

世傑兵敗欲負帝遁走秀夫不從遂負帝同溺楊太后亦赴海死

世傑走海陵山颶風大作遂溺死

張珏復瀘
浩後復戰
死

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德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所可恨者謂王昏庸奸臣挾跡馴至大命以傾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區區奉二王為海北之謀固無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初元兵入蜀惟重慶久不下張珏自合州遣兵復瀘浩二州數與元兵戰元不花汪良臣等既陷重慶命李德輝為書與張珏曰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州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珏不答不花至城下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珏悉衆與良臣麾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與也速解兒戰扶桑壩元兵從後合擊之珏兵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鴆飲不得乃順流走浩不花遣舟師邀之被執至安西解弓弦自經死

張溥曰帝昺入元而端宗昰立端宗崩而帝昺立流離死傷雖立猶不立也然德祐初年二王未建文天祥即請以福王判臨安吉王信王鎮閩廣宗子維城勢堪鼎峙久不見聽及諸關兵潰而福泉之命始下其時晚矣伯顏軍至皐亭山文天祥張世傑欲移三宮入海背城一戰陳宜中復沮之遂決策奉璽子嬰既降咸陽不守忠臣義士泣血無途不得已而痛哭江心謀立少帝年雖冲幼尚稱帝兄抗一旅之師厲必死之氣嶠嶼嶺海猶足自存井澳颶風車駕奄忽天命已絕復圖立君何能為乎論者謂崖山不可居而奉帝駐蹕海口宜先據而撤備致怒實謀啟亡非獨天意然元軍大舉潮陽師潛張宏範等乘潮作樂鼓勇先登黑氣見灾檣旗震仆猶以戰勝攻取責一世傑必不得也天祥之如元軍而被執至鎮江而夜亡也走真州則苗再成不納走温州則陳宜中不容開府南劍經畧江西汀漳之間躑躅維谷可謂窮矣猶振臂大呼草野響合雲都一捉興復屢告當零陵力竭之秋奮王琳報梁之志此一人者國家之所急世傑之所倚也使在帝左右同心斷金衆惲幄今天下庶共有成而轉戰外方馳驅靡定至潰於興國執於五坡天祥既虜而世傑益孤矣陳宜中能逃而不能死陸秀夫能死而不能戰世傑以一身犯難廟堂寡和蒲壽庚至泉州而縱歸使叛張宏範至崖山而結舶不支臨危獨斷不免一失兵敗颶作君臣皆沒討左於感浩德祐而責效於景炎祥興雖有智者不任咎也陳增張烈良等起義匡復方勝即敗與崖山同悲六合全覆而爭之一隅城守不可而爭之海島臣心自盡國亡無補猶賢於當逢典午拱揖竊竊者耳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終

文謝之死

文天祥赴燕八日不食猶生

天祥正言字羅論塞

王積翁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後遂被殺

帝昺祥興二年二月厓山破張宻鄂等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宻鄂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　十月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孛羅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孛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孛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一為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雁博學宏詞神童科何暇泛論孛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耆必非賣國者也予前辭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瞰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孛羅曰要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孛羅語塞忽曰曾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算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孛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為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授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孛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孛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宻軍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欲釋勿殺乃囚之　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殺宋丞相文天祥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帝求南人有才者其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僕元實假得一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與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令宋官謝昌言等十人請釋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五十人於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乃不果釋嘗是有隙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王有衆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中山薛保住上匿名書言某日燒京城舉兵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京城舉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為天祥乃詔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為相矣天祥曰天祥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墜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

張毅甫負

天祥骨歸

謝枋得力辭程鉅夫留夢炎之薦

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尸，面如生。天祥為人，豐頤，雨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凡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淚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再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云。初，天祥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通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若不可悉數，然皆一令而正至，死靡悔。

盧陵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獨行其志，屢躓而愈奮，故其軍曰敢，勢曰毅，而歸附曰敢從之者，沈家亡族而不悔，雖人心向中國，思趙氏，亦由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史臣曰：自古忠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耳。宋德祐亡矣，文天祥奉兩孱主，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而從容伏鑕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俯視一世，裸將虜酋之士不知為何物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為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二十五年，夏四月，徵故宋江西招諭使謝枋得。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鉅夫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鉅夫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非大惡極天不恕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為命。枋得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忠於國者，未之有也。枋得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為不孝莫大焉。語曰：人豈不自知，枋得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佐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識義理者乎？宣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曰：嵩之雖不來，大學生叩閽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今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為平章，徐直方起復為尚書，陳宜中起復為宰相，劉黼起復為執政，三綱四維，一朝斷絕，此生靈所以為肉為血，宋之所以為肉為血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枋得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既而留夢炎亦薦之，枋得得遺書嘆曰：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者，春秋以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為人

魏天祐執杭得至燕不屈死之

如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迹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夷齊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忽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王倫一狎邪無賴市井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

二十六年夏四月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為急欲薦枋得為功使其友趙孟逵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嘆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豪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始是月朔日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遺帳忠孝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我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獲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姿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嘗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嘗貴貧賤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甚已甚衣結履穿人有嘗德之者賙以金帛辭不受又為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為讀其辭見其心慨慷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張溥曰文天祥柴市之義在至元之十九年時元世祖混一之第三年也二十六年謝枋得至燕不食死距天祥之死又七年矣國亡臣死兩賢獨後天下後世必推為宋末忠義之首者以其從容赴難九死靡悔也咸淳之季元困襄陽舉朝戰死者有張順張貴其後范天順牛富死樊城邊居誼死新郢義士接踵史不勝書迄崖山海陵而後止六合板蕩苟得一人即免顛仆大宋多士人盡夷齊不能再造帝宗維持一紀豈節義之力獨絀於戰功哉景定以來劉整以瀘州叛呂文煥以襄陽叛陳奕以貴州叛呂師夔以江州叛范文虎以安慶叛數人者皆宋大將賈似道所親厚也金城湯池社稷寄之一朝反戈魚羊食人入寇招叛為虜前驅呂文福賈萬壽等紛起效尤亂莫制矣度宗之世似道以去要君帝命學士草詔堅留天祥當制不肯呈稿宰相即為張志立劾罷枋得於理宗朝教授建寧試宣城建康摘似道政事為問隆景思上其稿舒有開劾竄興國軍二臣身無言責抵觸權貴放廢之餘逃死為幸勤王詔下奮發獨先當日天子意念所及乎唐立宗過寵安祿山及其反也河北風靡獨平原堅守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何狀乃能如是負國之臣必尊且戚死

國之臣岔卑且疏自古然矣似道專政兩朝羣小趨附順則奴婢迎則虎狼始猶發難於武夫繼且浸淫於文士草木臭味下流固怪文天祥張世傑倡義孤軍李庭芝姜才李芾陳文龍等誓死血戰社屋而復建君亡而再立遂至氣盡窮戕勇激斬木德祐之死義既盛於咸淳祥興之死義尤烈於景炎明知事無可為而義難更辱時久則守者益堅節著則應者益衆車書一統首陽尚在斯真足以扶天壤光日月且留夢炎狀元宰相喪心仕虜天祥留燕王積翁欲請釋為道士夢炎不可後乃服刑殺天祥者非忽必烈乃夢炎也宋季逆賊前莫惡於劉整後莫醜於夢炎能飛傳高諮編戶咸聞而羞之然有似道則將相皆降賊有天祥則草莽皆樂死朝廷之賞罰絕而人心之廉恥生此為可以形格勢禁而得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終

東都事略

附：錢　綺撰校勘記・繆荃孫撰校記・

上

第九十六册

翰林學士正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兼修國史洪邁劄子奏臣
切謂
國家史冊雖本於金匱石室之藏然天下遺文軼事散落人間
實賴山林博洽之士廣記備言上送有司以爲汗青之助臣比
以猥竮下材承乏
四朝文院歲引日僅能奏篇既
聖恩策其衰秩長襄進崇秩於此有人焉蓋嘗展施功緒卓
然成勞臣若隱而不言掠人之功以爲己力揆之心顏安所置
愚敢以龔敦頤王稱姓名冒聞
宸扆敦頤者和州布衣也其曾祖原昔爲
泰陵實錄院官故其家藏書念元祐黨籍諸臣及建中上書
等人多表表立名節經崇寧禁錮靖康流離子孫不能盡存平
生施爲漫不可考故慨然屬意訪求闕遺遂成列傳譜述二百
卷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而書於編者三百五其不可得而
詳者四人而已稱之父賞在紹興中亦爲
實錄修撰稱承其緒餘刻意史學斷自
太祖至于
欽宗上下
九朝爲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其能
國史所載而得之於旁搜者居十之一皆信而有證可以據依
臣之成書實於二者有賴敦頤舉進士不第今爲不理選限登
仕郎稱今以承議郎知龍州欲望
聖慈鑒三人鈆槧之勤
特加甄録以爲學士大夫之勸臣不勝昧死皇恐俟
命之至取
進止三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王稱除直祕閣龔敦頤特補上州文學
告詞
敕承議郎新差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界沿邊都
巡檢使賜緋魚袋王稱弓冶之子猶心繼承其業矧貴而爲士
者哉爾敏識多聞儒林之秀惟乃父習知今事長於叙述而能
克紹先志論次舊聞裒上成編有補太史顯揚之望蓋不孤矣
道山寓直斯文有光其欽若予殊寵可特授直祕閣依前承議
郎差遣賜如故

臣稱言伏奉
告命除臣直祕閣者謬述一經冒徹
宸旒之遂誤膺
再命踰阼芸署之華省已兢惶荷
恩深厚臣稱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賦才穴瑣受學空疎
蚤結髮於搢紳粗服膺於簡策未闚儒者之六藝安有史官之
三長念昔先臣少登甲乘
甘泉之侍從陪
南度之衣冠曾與編摩肆掌
書命臣猥名牛馬之下走敢謂箕裘之故家聞詩禮以僅傳撫
簞瓢而無恙冥搜
故實坐閱歲時竊竊記錄之多寖浸編秩之廣念食芹而甚美
亟抱璞以直
前上祈折衷於
聖人下將以俟於君子曲荷
帝心之善貸驟加儒館之清名幸則已多
報於何有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睿謨天錫
聖學日新
事深鑒於
本朝
政若稽於
先烈
宏遠之度
同符於
藝祖
忠厚之澤
合德於
仁宗
前事誠
後事之師
家法乃
治法所出致旅管蒯亦與
甄陶臣敢不博采舊聞仰酬
洪造不與校讎之列夢長到於
石渠遠瞻
咫尺之威心日馳於
魏闕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
謝以
聞臣稱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十月 日承議郎直祕閣提舉潼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姓名表

東都事略目録

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溪峒都巡檢使借紫臣王稱上進

第一卷
本紀一
太祖皇帝一
第二卷
本紀二
太祖皇帝二
第三卷
本紀三
太宗皇帝
第四卷
本紀四
眞宗皇帝
第五卷
本紀五
仁宗皇帝一
第六卷
本紀六
仁宗皇帝二
第七卷
本紀七
英宗皇帝
第八卷
本紀八
神宗皇帝
第九卷
本紀九
哲宗皇帝
第十卷
本紀十
徽宗皇帝一
第十一卷
本紀十一
徽宗皇帝二
第十二卷
本紀十二
欽宗皇帝
第十三卷
世家一
宣祖昭憲皇后杜氏
太祖孝惠皇后賀氏
孝明皇后王氏
孝章皇后宋氏
太宗淑德皇后尹氏
懿德皇后符氏
明德皇后李氏
元德皇后李氏

眞宗章懷皇后潘氏
章穆皇后郭氏
章獻明肅皇后劉氏
章懿皇后李氏
章惠皇后楊氏
仁宗廢后郭氏
慈聖光獻皇后曹氏
温成皇后張氏

第十四卷
世家二

英宗宣仁聖烈皇后高氏
神宗欽聖憲肅皇后向氏
欽成皇后朱氏
欽慈皇后陳氏
哲宗昭慈聖憲皇后孟氏
昭懷皇后劉氏
徽宗顯恭皇后王氏
顯肅皇后鄭氏
顯仁皇后韋氏
明達皇后劉氏
明節皇后劉氏
欽宗皇后朱氏

第十五卷
世家三

宣祖五子
曹王光濟
魏王廷美
岐王光贊
太祖四子
滕王德秀
吳王德昭
舒王德林
秦王德芳
太宗九子
漢王元佐
昭成太子元僖
商王元份
越王元傑
鎮王元偓
楚王元佾
周王元儼
崇王元德

第十六卷
世家四
眞宗六子
温王禔
周王祐
昌王祇

信王祉
欽王祁
仁宗三子
揚王昉
雍王昕
荆王曦
濮安懿王
英宗四子
吳王顥
潤王頵
益王頴

第十七卷

世家五
神宗十四子
成王俏
惠王僅
唐王俊
褒王倂
冀王倫
豫王倎
徐王倜
吳王倓
儀王偉
燕王俁

楚王似
越王偲
哲宗一子
獻愍太子茂
徽宗三十一子
兗王楹
鄆王楷
荆王楫
肅王樞
景王杞
濟王栩
益王棫

邠王材
祁王模
莘王植
儀王朴
徐王棣
沂王摎
鄆王栱
和王杖
信王榛
漢王椿
安康郡王椅
廣平郡王棣

相國公挺
陳國公機
瀛國公樾
建安郡王㬎
嘉國公椅
溫國公棟
英國公㮚
儀國公桐
昌國公柄
潤國公嵕
欽宗二子
皇太子諶
第十八卷
列傳一
范質 旻 杲
魏仁浦 咸信
第十九卷
列傳二
韓令坤
王審琦 丞衍
王景
王彥超
楊廷璋
第二十卷
列傳三
慕容延釗
王全斌 凱
崔彥進
第二十一卷
列傳四
劉廷讓
劉詡 居潤
向拱
韓重贇 崇訓
郭崇
郭守文
第二十二卷
李處耘 繼隆 繼和 昭矩
王仁贍
張美
高懷德
張永德
宋偓
列傳五
李筠
李重進
第二十三卷
列傳六
孟昶
劉鋹
李煜
劉繼元
第二十四卷
列傳七
錢俶 惟濬 惟演
高繼沖
周行逢
陳洪進
第二十五卷
列傳八

吳廷祚 元慶　李崇矩 繼昌　遵勗

楚昭輔

第二十六卷

列傳九

趙普 丞宗　丞煦

第二十七卷

列傳十

曹彬 璨　琯　琮　潘美

第二十八卷

列傳十一

馮繼業　折德扆

党進　曹翰

崔翰　李懷忠

田重進　米信

第二十九卷

列傳十二

何繼筠 丞矩　李謙溥 允則

馬仁瑀　李漢超

郭進　姚內斌

董遵誨　賀惟忠

王彥昇

第三十卷

列傳十三

張昭　陶穀

寶儀 儼　侃　劉溫叟 燁　凡

扈蒙　王祐

第三十一卷

列傳十四

辞居正　呂餘慶 端

劉熙古　沈倫

盧多遜　宋琪

第三十二卷

列傳十五

石熙載 中立

李昉 宗諤　呂蒙正 居簡

張齊賢

第三十三卷

列傳十六

張遜　柴禹錫 宗慶

趙鎔　楊守一

弭德超

第三十四卷

列傳十七

荆罕儒 嗣　曹光實 克明

楊業 延昭　康保裔 繼英

第三十五卷

列傳十八

李穆　賈黃中

蘇易簡　錢若水

第三十六卷

列傳十九

郭贄　李至

王沔　辛仲甫

張宏　趙昌言

陳恕　溫仲舒

劉昌言

第三十七卷

列傳二十

張洎　李昌齡

王化基　舉正　李惟清

夏侯嶠　楊礪

宋湜

第三十八卷

列傳二十一

宋白　楊徽之

徐鉉　宋準

梁周翰　朱昂

胡旦　柳開

第三十九卷

列傳二十二

田錫　王禹偁

第四十卷

列傳二十三

李沆　維　王旦　素　質

第四十一卷

列傳二十四

向敏中　畢士安

寇準

第四十二卷

列傳二十五

高瓊　繼勳　遵裕　傅潛

王超　王繼忠

葛霸　懷敏　馮守信

石普

第四十三卷

列傳二十六

王顯　王繼英

周瑩　馬知節

王嗣宗　雷有終　父德驤　有鄰　孫簡夫

第四十四卷

列傳二十七

陳堯叟　堯佐　堯咨　趙安仁　良規　君錫

陳彭年　任中正　中師

周起

第四十五卷

列傳二十八

張詡　馬亮
薛映　淩策
李及
第四十六卷
列傳二十九
邢昺
晁迥　宗愨
馮元
第四十七卷
列傳三十
楊億　劉筠
戚綸　父同文　梁顥
孫何　僅
第四十八卷
列傳三十一
曾致堯　鞏　肇　梅詢
錢昆　易　彥遠　明遠　翰
第四十九卷
列傳三十二
王欽若　丁謂
馮拯
第五十卷
列傳三十三
曹利用　張耆

楊崇勳
第五十一卷
列傳三十四
李迪　柬之　王曾　弟子融
張知白
第五十二卷
列傳三十五
張士遜　呂夷簡　公綽　公弼　公孺
第五十三卷
列傳三十六
魚周詢
王曙　益柔　薛奎　蔡齊　延慶
第五十四卷
列傳三十七
夏竦　范雍　計用章附
程琳　姜遵
趙稹
第五十五卷
列傳三十八
李諮　盛度
王鬷　王博文
張觀　鄭戩
任布
第五十六卷

列傳三十九
王隨　章得象
晏殊　杜衍
第五十七卷
列傳四十
宋綬　劉沆
李若谷　侯
第五十八卷
列傳四十一
韓億　綜　絳　維　縝
第五十九卷上下
列傳四十二上下
范仲淹　純仁　純禮　純粹
第六十卷
列傳四十三
陳從易　楊大雅
李垂　燕肅
胥偃　司馬池
孔道輔　宗翰　段少連
蔣堂　彭乘
趙師民　彥若
第六十一卷
列傳四十四
張亢　种世衡　詁　諤　誼
劉滬　兄渙
第六十二卷
列傳四十五
王德用　夏守贇　隨
郭逵祐　許懷德
狄青　張玟
郭逵
第六十三卷
列傳四十六
丁度　吳育　充
明鎬　高若訥
第六十四卷
列傳四十七
謝絳　蘇紳
葉清臣　楊察
尹洙　兄源　孫甫
石揚休
第六十五卷
列傳四十八
賈昌朝　宋庠　祁
呂夏卿　劉羲叟
第六十六卷
列傳四十九
陳執中　龐籍
梁適　孫子美　劉沆

第六十七卷
列傳五十
文彥博 及甫
第六十八卷
列傳五十一
富弼 紹庭
第六十九卷
列傳五十二
韓琦 忠彥
第七十卷
列傳五十三
王堯臣 叔珠
孫沔
田況
第七十一卷
列傳五十四
張昇
程戡
第七十二卷
列傳五十五
趙槩
胡宿 宗愈
第七十三卷
列傳五十六
歐陽脩 棐
第七十四卷
列傳五十七
張方平
王拱辰
第七十五卷
列傳五十八
余靖
蔡襄
何郯
梅摯
許元
陳希亮
吳中復
第七十六卷
列傳五十九
劉敞 放 奉世
呂溱
第七十七卷
列傳六十
鄭獬
祖無擇
第七十八卷
列傳六十一
呂誨
劉述
劉琦
錢顗
第七十九卷
列傳六十二
王安石 安國 安禮 雱
賈黯
沈遘
范鎮 百祿 祖禹

第八十卷
列傳六十三
陳升之　王珪
蔡確
第八十一卷
列傳六十四
邵亢　馮京
元絳　孫固
第八十二卷
列傳六十五
蔡挺　王韶　厚
薛向
第八十三卷
列傳六十六
呂惠卿　張璪
蒲宗孟
第八十四卷
列傳六十七
郝質　賈逵
楊遂　盧政
燕達　苗授
劉昌祚　劉舜卿
第八十五卷
列傳六十八
王廣淵　王陶
陳薦　孫永
陳襄　孫洙
第八十六卷
列傳六十九
熊本　沈起
劉彝　沈括
徐禧　李稷　李舜舉附
第八十七卷上下
列傳七十上下
司馬光　康　劉恕
第八十八卷
列傳七十一
呂公著　希哲　希績　希純
第八十九卷
列傳七十二
呂大防　大臨　劉摯
蘇頌
第九十卷
列傳七十三
王存　趙瞻
傅堯俞　王巖叟
梁燾　鄭雍
第九十一卷

列傳七十四
滕元發　李師中
劉庠　趙卨
呂大忠　游師雄
第九十二卷
列傳七十五
楊繪　李常
孫覺　覽　鮮于侁
馬默
第九十三卷上下
列傳七十六上下
蘇軾　蘇轍
第九十四卷
列傳七十七
孔文仲　武仲　平仲　朱光庭
劉安世　彭汝礪
呂陶　張舜民
豐稷　王覿
第九十五卷
列傳七十八
章惇　曾布
第九十六卷
列傳七十九
安燾　李清臣
許將　鄧潤甫
黃履
第九十七卷
列傳八十
鄧綰　洵武　蔣之奇
章楶　陸佃
溫益　吳居厚
安惇
第九十八卷
列傳八十一
李定　寇周輔　序辰
舒亶
第九十九卷
列傳八十二
邢恕　倅　楊畏
來之邵　上官均
董敦逸
第一百卷
列傳八十三
鄒浩　田畫附　常安民
陳瓘　陳祐
龔夬　任伯雨
張庭堅　江公望
第一百一卷

列傳八十四
蔡京 卞攸 脩
第一百二卷
列傳八十五
趙挺之 張商英
何執中 鄭居中
劉正夫
第一百三卷
列傳八十六
張康國 劉逵
朱諤 林攄
管師仁 侯蒙
馮熙載
第一百四卷
列傳八十七
姚兕 麟 折可適
郭成 劉仲武
趙隆 和詵
第一百五卷
列傳八十八
徐勣 陳師錫
石公弼 張克公
黃葆光 崔鶚
第一百六卷
列傳八十九
王黼 朱勔
第一百七卷
列傳九十
种師道 師中 劉延慶
何灌
第一百八卷
列傳九十一
唐恪 何栗
陳過庭 聶昌
孫傅 張叔夜
第一百九卷
列傳九十二
王雲 陳遘
梅執禮 程振
司馬朴 李熙靖
譚世勣
第一百十卷
忠義傳九十三
劉平 季孫 任福 王珪 珪子光祖 武英 桑懌 耿傳
馬遂 孔宗旦
曹覲 趙師旦
蘇緘 彭汝方
詹良臣

第一百十一卷

忠義傳九十四

傅察　蔣興祖

張確　朱昭

張克戩　郭浒

朱友恭　霍安國

李消　劉翰

李若冰　吳革

第一百十二卷

循吏傳九十五

程羽　王明

陳靖　薛顏

邵曄　張綸

崔立　趙尚寬

高賦　許遵

詹有開

第一百十三卷

儒學傳九十六

聶崇義　郭忠恕

王昭素　孔維

李覺　崔頤正　弟偓佺

孔宜　穆脩

李之才　周堯卿

代淵　胡瑗

孫復　石介

第一百十四卷

儒學傳九十七

李覯　蘇洵

王回　周敦頤

張載　戩　程顥

顏復　龔原

游酢　王當

陳暘　兄祥道

第一百十五卷

文藝傳九十八

趙鄰幾　韓溥

鄭文寶　吳俶　遵路

樂史　子黃月　夏侯嘉正

羅處約　李建中

路振　崔遵度

石延年　劉沆附

梅堯臣　江休復

章望之　王令

文同　楊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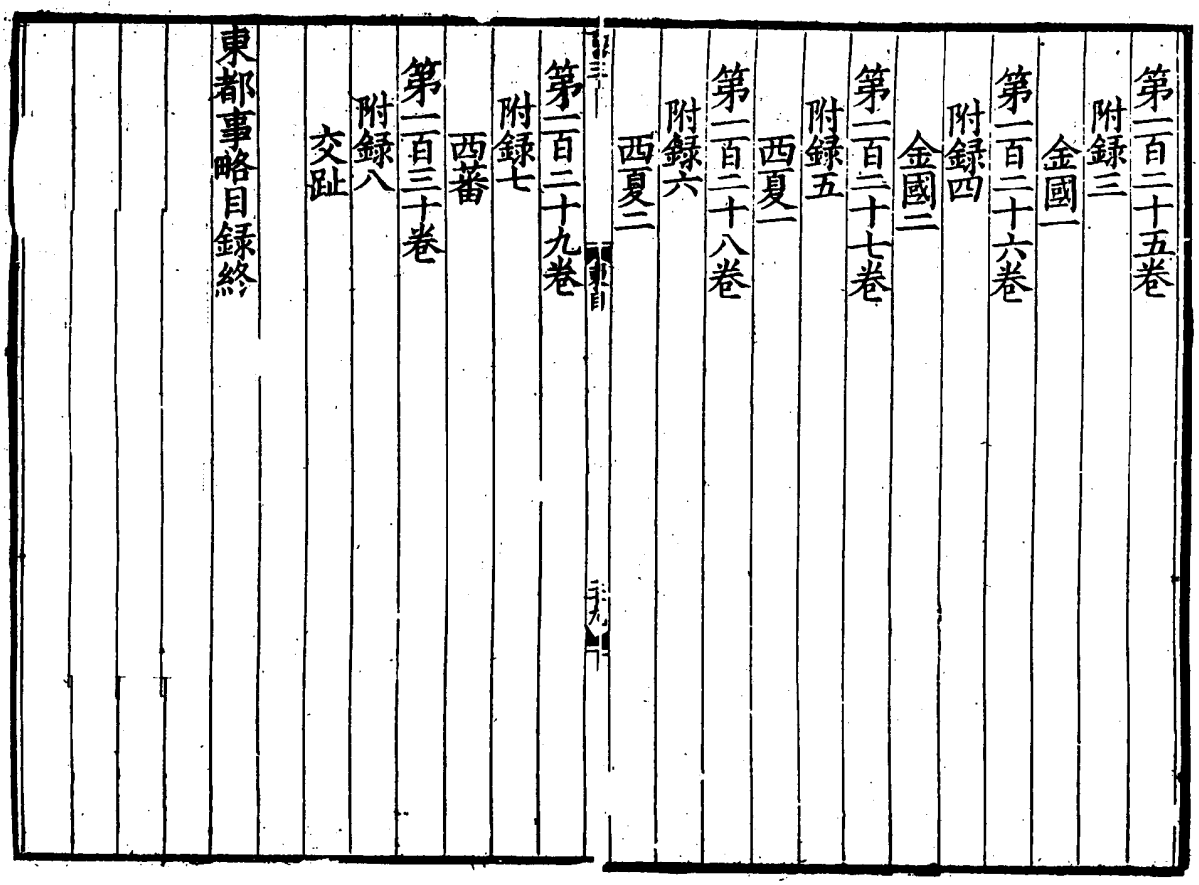
郭祥正　楊蟠

第一百十六卷

文藝傳九十九

黃庭堅　秦觀　觀　李廌

張耒　李昭玘附　晁補之　詠之
陳師道　廖正一
李之儀　李格非
李公麟　米芾
賀鑄　劉涇　鄭少微附
蔡肇　周邦彥
唐庚　鮑由
倪濤　蘇元老
第一百十七卷
卓行傳一百
陳烈　朱壽昌
劉庭式　鄭俠
巢谷　徐積
第一百十八卷
隱逸傳一百一
蘇澄隱　陳摶
种放　郭霆
李瀆　魏野　邢惇
林逋　徐復
高懌　張俞
邵雍　常秩
第一百十九卷
外戚傳一百二
杜審琦　審瓊　審肇　審進　王繼勳
賀令圖　劉美
李用和　璋　瑋　張堯佐
曹佾　高士林
向宗回　宗良
第一百二十卷
宦者傳一百三
王繼恩　劉承規
秦翰　張崇貴
周懷政　雷允恭
閻文應　士良　任守忠
李憲　王中正
宋用臣
第一百二十一卷
宦者傳一百四
童貫　梁師成
第一百二十二卷
僭偽傳一百五
張邦昌
第一百二十三卷
附録一
遼國上
第一百二十四卷
附録二
遼國下



第一百二十五卷
附録三
金國一
第一百二十六卷
附録四
金國二
第一百二十七卷
附録五
西夏一
第一百二十八卷
附録六
西夏二
第一百二十九卷
附録七
西蕃
第一百三十卷
附録八
交趾

東都事略目録終

東都事略卷第一

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溪邊都巡檢使護軍王稱上進

本紀一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其先出于帝高陽氏之後造父爲周穆王御破徐偃封趙城因氏焉自漢京兆尹廣漢居涿郡遂爲涿郡人至唐而　高祖僖祖皇帝生焉　僖祖仕至文安令　曾祖順祖皇帝仕歷藩府從事兼御史中丞　皇祖翼祖皇帝少有大志仕至涿州刺史贈左驍衛上將軍　皇考宣祖皇帝少驍勇善騎射而雅好儒素起家事趙王王鎔時梁晉爭天下晉求援於鎔鎔命　宣祖以五百騎赴之莊宗嘉其勇敢因留之命掌禁軍爲飛捷指揮使自同光至開運踰二十年不遷而　宣祖亦未嘗以介意漢乾祐中王景崇以鳳翔叛　宣祖與征討禦之於寶雞敗之殺獲萬計是役也　宣祖身先士卒面中流矢勇氣彌厲以功遷護聖都指揮使仕周累遷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岳州團練使世宗征淮東宣祖爲前軍副都指揮使領兵先入維揚禁止侵暴民情大悅世宗嘉之未幾以疾歸與　太祖會于壽春歸及中途而崩贈武清軍節度使　太祖即第二子也以後唐天成二年二月十六日生于洛陽夾馬營　母昭憲皇后嘗夢日入懷而娠生之夕光照室中胞衣如菡萏體被金色三日不變幼受學于鄉先生辛文悅每歸必令羣兒前道路人往往避之及長天姿雄偉性沉厚有大度嘗游復州干王彥超不爲所禮去依隨州董宗本鬱鬱不得志又捨去乃從周太祖于鄴廣順初補東西班行首出爲滑州興順副指揮使未行會世宗自澶州入爲開封尹以　太祖爲馬直軍使顯德元年世宗命　太祖掌衛兵大原劉崇寇澤潞世宗親征陳于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未戰而遁世宗躬自督戰　太祖謂麾下曰主危如此是吾致命之秋也即大呼躍馬徑犯其鋒萬衆披靡崇大潰世宗以　太祖爲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加永州防禦使世宗懲樊愛能何徽之敗欲以兵力威天下命　太祖訓練武藝超絕者分隸殿前諸軍自是禁衛盛矣二年世宗命王景向訓攻秦鳳師久無功然以餽運不繼欲罷兵意未能決遣　太祖視其形勢使回具言秦鳳可攻之狀未幾悉平三年世宗征淮以　太祖領親騎翼從敗淮人于渦口唐將皇甫暉姚鳳率衆十五萬塞清流關　太祖擊走之暉退保滁州斷橋自守　太祖追至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成列以決勝負　太祖笑而許之暉整陣以出　太祖擁馬項直入左右馳突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手劒擊暉生獲之并擒姚鳳遂下滁州後數日　宣祖率兵夜半至城下傳呼開門　太祖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須明乃敢奉命至明乃入又破江南兵于六合斬首五千級時韓令坤爲招討使平揚州唐主遣陸孟俊據蜀岡以逼其城令坤潛議退師　太祖下令曰揚州兵敢有過六合者吾當折其足令坤懼始有固守之志　太祖率兵擊之孟俊遁爲追兵所殺又破其齊王景達兵於六合斬首萬級是役也軍士有不用命者　太祖奮劒斫其皮笠陽爲督戰以識之明日索得數十人斬以徇於是皆死戰　宣祖崩起復拜定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四年世宗復征淮至壽州命　太祖率殿前諸兵擊紫金山連珠砦拔之遂下壽州世宗還京師以　太祖領義成

軍節度使是歲世宗征濠泗以　太祖爲前鋒周師以敵人壁于十八里灘不能過淮世宗惠之　太祖躍馬以濟遂破其砦乘勝攻泗州焚郭門奪月城世宗親率精騎與　太祖夾淮東下師及山陽東　太祖擒其保大軍節度使陳承昭以獻遂拔楚州又破淮人于鑒江口　太祖威名用聞於世宗遣使遺　太祖書步淮南平唐主畏　太祖威名用聞於世宗遣使遺　太祖書以白金三千兩爲餽　太祖悉輸之內府由是聞乃不行五年改忠武軍節度使六年世宗北征以　太祖將水陸之師至瓦橋關降其守將姚內斌契丹將高模翰率數萬騎來援陳于關城之北　太祖將百餘騎禦之虜不敢動遂引去關南平世宗不豫還京師以　太祖爲殿前都點檢世宗崩恭帝嗣位改鎮歸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鎮定馳驛上言太原劉承鈞結契丹

入寇乃命　太祖統大軍北伐癸卯出師遣宣徽使昝居潤餞于郊時京師多飛語云策　點檢爲天子次陳橋驛軍中共議推戴戊夜軍士聚于驛門俄而列校羣集曰我輩出萬死冒白刃爲國家破敵天子幼不如先策　點檢爲天子然後北伐于時　太祖以飲餞宣勸至醉臥閤中不之省遲明軍士控弦露刃直扣寢門相與扶　太祖出聽事被以黃袍諸校列拜曰諸軍無主願策　點檢爲天子傳呼萬歲聲聞數十里　太祖叱之不退即共擁　太祖就馬南歸　太祖乃勒騎謂將校曰吾受命北征爲汝輩推戴吾有號令汝能禀乎皆曰唯命　太祖曰太后主上吾北面事之朝廷大臣吾之比肩也汝等不得驚犯宮闈侵陵朝貴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分市汝等不得爾市及犯府庫從吾今當厚賚汝違吾令則連營梟戮諸

校再拜稟令乃肅部伍自仁和門入諸校翼從　太祖登明德門軍士釋甲歸營無敢動　太祖亦歸公府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謁見議遜位之禮於是　太祖詣崇元殿受禪召文武百官就列至晡班定恭帝制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禪位三王乘時以革命其極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國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其稟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烈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績茂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謳歌獄訟歸于至仁應天順民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嗚呼欽哉祇畏天命宣徽使引　太祖就龍墀北面拜受宰相扶　太祖升殿易服東序還即　皇帝位羣臣拜賀　詔曰周封杞宋唐命介鄧所以重三恪之賓奉二王之後也其奉周帝爲鄭王以承周祀正朔服

依舊制稱朕意焉又尊帝太后爲周太后遷于西宮

東都事略卷第一

本紀二

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　詔改元大赦天下國號大宋已酉命官分告　天地社稷遣中使乘傳齎詔諭天下丁巳祀周廟因　詔有司以時朝拜祭享令有司議立　宗廟己巳議立　四廟鎮州言太原契丹軍皆遁三月乙亥尊　帝母南陽郡太夫人杜氏曰皇太后以周宰相范質兼侍中王溥魏仁浦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使吳廷祚同中書門下二品己卯以吳越國王錢俶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三月壬戌有司上　皇高祖文安府君謚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　皇高祖妣崔氏謚曰文懿皇后陵曰欽陵　皇曾祖中丞府君謚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　皇曾祖妣桑氏謚曰惠明皇后陵曰康陵　皇祖驍衛府君謚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　皇祖妣京兆郡夫人劉氏謚曰簡穆皇后陵曰定陵　皇考武清府君謚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陵曰安陵有司言　國家受周禪周木德木生火當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夏四月昭義軍節度使李筠叛　命石守信高懷德率師討之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癸卯石守信敗李筠於長平丙午周六廟成丁巳　詔親征削奪李筠官爵吳廷祚為東京留守　皇弟為大內都點檢己未發京師甲子石守信高懷德破李筠三萬衆于澤州南六月辛巳　皇帝命衛士攻拔澤州李筠伏誅乙酉北伐潞州丁亥筠子守節降澤潞平辛卯赦天下丁酉班師秋七月戊申　皇帝至自澤潞八月戊辰朔入閤甲申立　琅邪郡夫人王氏為皇后趙普樞密副使九月丙午冊　四親廟戊申荊南高保融卒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叛　命王審琦李處耘宋延渥率師討之削奪李重進官爵冬十月丁亥　詔親征　皇弟為大內都點檢吳廷祚為東京留守庚寅發京師丁未次揚州即日拔其城李重進伏誅揚州平十二月己巳班師丁亥　皇帝至自揚州泉州留從效稱藩

二年春浚五丈河　上曰河渠之役蓋非獲已煩民奉己之事朕不為也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庚申寬鹽麴法五月癸亥朔赦天下六月甲午　皇太后杜氏崩秋七月壬申以　皇弟為開封尹同平章事八月庚子江南國主李煜卒冬十月丙午明憲皇后祔葬安陵

三年春正月甲戌　詔曰民生在勤所寶惟穀先王之明訓也朕奄宅中夏為之司牧睠乃億兆期臻富庶矧農桑之業為衣食之原今陽和在辰土膏脈起當播種之云始慮游墮之尚多苟力作之不勤則秋斂之何望諸州長吏等任居牧守職司勸課所宜敦率黎庶勉厲農功俾比屋之人服勞於南畝三時之務無失於西成極其蘋蘩之勤用致芟梁之詠懋功信賞國典在焉二月甲午　詔常參官每五日以次轉對三月丁亥　詔曰王者設棺槨之品建封樹之制所以厚人倫而一風化也近代以來遵用夷法率多火葬甚愆典禮自今宜禁之乙巳追冊故　曾祖郡夫人賀氏為皇后夏五月大修宮闕六月癸巳吳廷祚罷冬十月辛丑趙普樞密使李處耘樞密副使朗州周行逢卒十一月癸亥　詔曰古稱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自今使諸道敢有求託者實其罪荊南高保勗卒十二月衡州張文表叛攻潭州周保權使來乞師是歲周鄭王出居于房州

乾德元年春正月庚申慕容延釗李處耘率師討張文表二月
獲張文表癸巳克潭州荆南高繼沖歸朝得州三縣十七三月
克岳州戊寅克朗州慕容延釗盡平湖南之地得州十四監一
縣六十六夏四月甲申曲赦荆湖復增修宮闕凡規為制度並
上指授既成坐寢殿中令洞開諸門皆端直通豁謂左右曰此
如我心小有斜曲人皆見之秋九月羣臣上尊號曰應天廣運
仁聖文武皇帝丁卯李處耘貶冬十一月癸亥　親享　太廟
甲子合祭天地于圜丘以　宣祖配大赦天下改元十二月甲
申　皇后王氏崩閏月辛未改卜安陵
二年春正月辛巳　詔曰箕子之陳八政食為之首夷吾之述
四民農居其一今土膏將起勾萌畢達平秩東作乃其時也諸
州長吏等所宜敦率勸課俾民力耕謹視游惰勿令廢業厚生
務本副予意焉大雨雪震雹戊子范質王溥魏仁浦罷趙普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崇矩樞密使壬辰　詔曰先代置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三科
自今不限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布衣並許詣闕進狀朕當
親試焉己亥王仁贍樞密副使二月浚閔河夏四月乙卯葬
宣祖皇帝　昭憲皇后于安陵　孝明　孝惠二后祔乙丑薛
居正呂餘慶並參知政事秋七月辛卯令翰林學士承旨陶穀
等四十三人各舉任藩鎮通判者各一人冬十月甲戌　詔以
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劉光毅曹彬分路伐蜀十二月王全斌
克興州與蜀軍戰于三泉敗之
三年春正月劉光毅克夔州王全斌克利州己丑克劒州劉光
毅克萬施開忠四州乘勝至遂州甲午王全斌之師至魏城蜀
主孟昶降丙午赦蜀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二月癸卯命吕
餘慶知成都府王全斌殺蜀降兵二萬人於是兩川盜賊羣起
詔所在討之夏五月孟昶至京師戊子赦天下六月甲辰以孟昶
為中書令封秦國公庚戌昶卒冬十一月契丹寇易州
四年秋七月甲寅　詔曰豐年之詠播于頌聲廣蓄之訓垂於
載籍今三時不害百姓小康田里無愁歎之聲塘畝有遺滯之
穗州縣長吏等職司牧養義當勸率俾及歲穰各務儲積或值
凶歉不至匱乏古者倉廩實禮節興所宜禁民捕博勿致游惰
戒其崇儉免於靡穀申嚴條教稱朕意焉王全斌克雅州　詔
曰五代以來兵亂相繼國用不足庸調繁興朕歷試艱難周知
疾苦省啬用度未嘗加賦擾邮災沴率從蠲復所在長吏明加
告諭自今百姓有能廣植桑棗墾闢荒田者只輸舊租禁將帥
取軍中精卒為牙兵冬十一月癸丑寬鹽禁
五年春正月辛丑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並以在蜀貪殘殺戮
貶二月壬戌沈倫樞密副使夏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
己巳　詔曰自夏以來水旱為沴深慮民庶至於流離宜令諸
州長吏告民無轉徙被災民蠲其賦
開寶元年春二月立　皇后宋氏夏六月癸亥　詔曰人倫以
孝慈為先家道以敦睦為美矧大馬而有養豈父子之異居傷
敗風化莫此為甚應百姓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無得別籍異
財長吏其申戒之秋七月太原劉承鈞死八月戊辰羣臣上尊
號曰　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九月太原劉
繼恩為其臣侯霸榮所弒冬十月以諸鎮節度為環衛十一月
癸卯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改元

二年春正月戊午　詔親征太原己未　皇弟留守京師甲子發京師乙亥駐蹕潞州三月戊戌　皇帝至太原決晉祠水灌城夏四月壬子何繼筠敗契丹于陽曲五月甲申壅汾水灌太原城閏月戊申太原南城陷水注城中劉繼元殺其宰相郭無為壬戌　皇帝以暑雨班師六月癸巳　皇帝至自太原秋九月大霖雨冬十月丁亥　詔曰昔西漢求吏民之明經術者令與計偕縣次續食蓋優賢之道也國家歲開貢部敷求俊乂四方之士無遠弗届而經途遐阻資用或闕朕甚愍焉自今西川山南荊湖等道舉人往來給券

三年春正月辛酉　詔諸道州府察民有孝悌彰聞德行純茂擅鄉曲之譽為士庶推服者以聞夏四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庚子除河北鹽禁秋七月壬子　詔曰吏貪穴多而求其治者斯難也奉祿鮮薄而責以廉者無謂也與其穴貧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奉諸道州縣官宜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舊奉外增給五千九月己亥　命潘美尹崇珂伐嶺南壬子潘美克富州冬十月潘美克賀州十一月克昭桂二州十二月庚午克連州戊子克韶州

四年春正月潘美克英雄二州二月丁亥克廣州擒劉鋹廣南平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辛卯赦廣南三月乙巳　詔曰百越之人久淪虐政其令嶺南諸州長吏察偽政有害於民者以聞當悉除之夏五月乙未　皇帝御明德門受俘釋鋹罪以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丙戌　詔嶺南諸州劉鋹曰煩苛賦斂並除之平民為兵者招誘復業十一月癸未合祭　天地于圜丘始用綉衣鹵簿大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壬辰大雨雪禁民以鐵鑄佛像及浮圖二月庚寅劉熙古參知政事夏五月壬戌廢嶺南媚川都禁民採珠是月霖雨放後宮五十餘人秋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癸酉李崇矩罷

六年春二月周鄭王殂夏六月庚申劉熙古致仕秋八月甲辰趙普罷九月丁卯呂餘慶罷己巳　皇弟封晉王薛居正沈倫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盧多遜參知政事楚昭輔樞密副使壬申　詔晉王位宰相上冬十月甲申葬周恭帝于順陵

七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丙子日中有二黑子秋九月遣李穆使于江南召李煜入朝煜辭以疾　命曹彬潘美征之冬十月克池州曹彬頓兵于采石磯十一月曹彬等用浮梁以濟師契丹來求通好

八年夏四月庚午吳越國王錢俶克常州五月壬申錢俶加太師　詔曰嶺表之俗疾不呼醫自皇化攸及始知方藥商人齎生藥度嶺者勿算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甲申　詔錢俶歸國九月克潤州冬十月己亥李煜遣其臣徐鉉周惟簡來乞緩師壬寅遣歸其國命修西京宮闕十二月己亥曹彬克昇州擒李煜江南平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江南既平捷奏至　上因泣下謂左右曰宇縣分割民受其弊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橫遭鋒刃此實何罪因讀尚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邪辛丑赦江南

九年春正月戊辰朔　皇帝御明德門受俘以李煜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庚辰　詔以後月幸西京有事于南郊二月癸卯羣臣上尊號曰　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文神武明道至

德仁孝皇帝　上以燕晉未平不許羣臣復以立極居尊爲號乃許庚戌曹彬樞密使已未吳越國王錢俶來朝三月　詔俶歸國壬申享　太廟丙子發京師庚辰謁　安陵賜河南府民今年田租之半復奉陵戶一年辛巳　皇帝至西京夏四月庚子合祭　天地于南郊大赦天下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覩　太平天子有泣下者辛亥　皇帝至自西京曹翰克江州秋八月丙辰分兵五路以討太原有神降于岐冬十月癸丑　皇帝崩於万歲殿聖壽五十殯于殿之西階羣臣上尊謚曰　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廟號　太祖明年四月乙卯葬　永昌陵大中祥符元年加上尊謚曰　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五年再加上尊謚曰　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臣稱曰烏虖自三代以上莫不得天下以正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湯武雖以仁易暴而湯有慙德孔子謂武未盡善則是湯武尚處聖人之不幸也　太祖皇帝聰明齊聖由揖遜而有天下如堯與舜至於天禄之傳不歸之子而歸之　弟則賢於禹遠矣況湯武乎烏虖得天下以仁棄天下如脫屣數千百載之間繼堯舜之正者唯　太祖爲不可及也已

東都事略卷第二

本紀三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宣祖第三子也母曰昭憲皇后夢神人捧日寘于懷遂有娠以晉天福四年十月甲辰生於開封府浚儀縣崇德北坊官舍赤光滿室幼穎悟好讀書　宣祖為將征淮上克州縣諸將皆爭子女玉帛　宣祖為訪其書籍歸以遺　太宗謂之曰文武立身之本汝其勉之及長隆準龍顏望之儼然周顯德初補右班殿直遷供奉官五年改殿前祗候供奉官都知太原劉承鈞結契丹寇邊命　太祖北伐　太宗從行至陳橋為六軍推戴　太祖受周禪以　太宗為殿前都虞候領睦州防禦使　太祖征澤潞留為大內都點檢領泰寧軍節度使　太祖征李重進又為大內都點檢二年為開封尹同平章事乾德二年拜中書令開寶初　太祖征太原以為京師留守六年封晉王有　詔班宰相上九年十月癸丑　太祖崩奉　遺詔即　皇帝位大赦天下庚申以皇弟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　太祖子德昭始封武功郡王盧多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楚昭輔樞密使十一月甲子追冊　故尹氏及　越國夫人苻氏為皇后丁卯　詔曰帝堯之化實先於敦族成周之制爰後於異姓自今朝會齊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宜在宰相上

太平興國元年冬十二月甲寅大赦天下改元

二年春二月庚子　皇帝更名夏四月乙卯葬　英武聖文神德皇帝于永昌陵秋八月作崇聖殿冬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既

三年春三月己酉吳越國王錢俶來朝夏四月己卯陳洪進以漳泉兩州歸于有司得縣十四五月乙酉赦漳泉吳越國王錢俶以國歸于有司得州十三軍一縣八十六丁亥徙封錢俶為淮海國王戊子赦兩浙秋七月乙酉大雨震電八月黃河清甲戌羣臣上尊號曰　應運統天聖神文武皇帝冬十一月丙申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

四年春正月庚寅以潘美伐太原石熙載僉書樞密院事二月辛亥　詔幸鎮州丙辰沈倫為東京留守甲子發京師三月乙未郭進大破契丹于石嶺關夏四月庚戌石熙載樞密副使壬戌　皇帝幸太原折御卿克岢嵐軍乙丑克隆州己巳克嵐州辛未　皇帝幸太原城以　手詔諭劉繼元五月壬午幸城南癸未劉繼元降釋其罪太原平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乙酉赦太原己丑以劉繼元為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丁酉瓊隆州六月庚申北征庚午次幽州秋七月甲申班師乙巳　皇帝至自范陽八月甲戌武功郡王德昭薨冬十月乙亥　皇弟廷美進封秦王

五年秋七月丁未討交州冬十一月丙午以秦王廷美為東京留守己酉　詔幸北邊壬子發京師戊午駐蹕于大名十二月乙酉　皇帝至自大名

六年春三月己酉　太祖子德芳薨交州行營大破賊軍于白藤江口夏六月甲戌薛居正薨秋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辛亥趙普為司徒兼侍中右熙載樞密使秦王廷美乞班趙普下從之壬子　詔曰古者振木鐸于路所以來四方之風謠設獻樽于庭所以延羣臣之諫諍在朝內外官自今或知民間利病及時

政得失並得直言無隱冬十月癸酉羣臣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德廣孝皇帝十一月癸亥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癸丑楚昭輔罷

七年春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乙巳以皇弟廷美為西京留守交州遣使來謝罪唐州蝗夏四月甲子竇偁郭贄並參知政事柴禹錫樞密副使盧多遜罷乙丑皇弟廷美勒歸第盧多遜流崖州庚辰沈倫貶五月己酉夏州李繼捧來朝以其地來獻得洲四縣八繼捧之弟繼遷叛丙辰皇弟廷美降封涪陵公房州安置秋七月甲午皇子德崇封衛王德明廣平郡王冬十月己卯竇偁薨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丙午赦銀夏等州令諸州置農師

八年春正月戊寅曹彬罷己卯王顯弭德超並樞密副使癸未詔曰養老乞言哲王之丕訓觀民設教載籍之大猷故遒人振鐸以采詩刺史褒帷而按部所以參考風俗周知其淑慝延訪耆艾詳求於利病斯為茂典可舉而行宜令州縣長吏或部內有耆德高年為鄉里所信者並須延問民間疾苦吏治得失退而行之以稱吾意甲申　詔曰傳云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宜令開封府及諸州於衝要處設榜刻儀制令論如律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三月庚申宋琪參知政事甲申除福建諸州鹽禁夏四月壬子弭德超流瓊州六月己亥王顯樞密使秋七月辛未郭贄罷庚辰李昉參知政事八月庚戌石熙載罷冬十月己酉趙普罷皇子元佐封楚王元佑陳王　皇第三子封韓王元俊冀王元傑益王十一月壬子宋琪李昉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寅令宰相班諸王上壬申李穆呂蒙正李至並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並同僉書樞密院事

雍熙元年春正月壬戌求遺書於天下乙丑涪陵公廷美卒癸酉李穆薨夏四月甲午　詔以今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五月廢諸州農師丁丑乾元文明殿災六月丁亥　詔求直言　上謂近臣曰朕訪求讜議以規己失昔禹拜昌言世稱其明今之諫者苟能中時病朕豈惜夏禹之拜乎壬寅　詔罷封泰山以冬至有事於南郊秋八月丁酉　親祠太一宮冬十一月丁卯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改元十二月庚辰錢俶改封漢南國王壬辰　德妃李氏立為皇后

二年秋九月庚戌楚王宮火辛亥楚王元佐廢閏月乙未　詔曰嶺南之俗民嫁娶喪葬衣服制度委所在長吏漸加戒厲俾遵條式其殺人祭鬼病不求醫僧置妻孥深宜化導使之悛革

冬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丙辰宋琪柴禹錫罷

三年春正月庚寅命曹彬崔彥進米信田重進潘美北伐契丹戊戌李至罷三月曹彬克契丹固安城田重進破契丹于飛狐北潘美自西陘與契丹遇追至寧州克之辛巳曹彬克涿州潘美取朔州又取應州田重進圍靈丘夏四月潘美克雲州五月曹彬等與契丹戰于歧溝關我師敗績潘美還代州徙雲應寧朔四州之民分置河東及京西計口給田免其租役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辛仲甫參知政事秋八月丁酉王沔張宏並樞密副使雲州觀察使楊業與虜戰死之冬十二月王師敗績于君子館

四年春二月丙申錢俶封南陽國王甲寅錢俶改封許王夏四月癸巳張宏罷趙昌言樞密副使冬十一月庚辰　詔曰王者

設班爵以馭貴老祿秩以養賢所以責之廉隅懋其官業也奉給之數宜從優厚應百官奉錢給佗物以八分為十者自今給其實數

端拱元年春正月戊辰黃河清乙亥　親耕藉田始三推　上曰朕志在勤農恨不得終於千畝豈止以三推為限哉遂耕數十步大赦天下改元二月丙申李昉罷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子元僖封許王　皇第三子封襄王元佾越王錢俶徙封鄧王王沔參知政事張宏樞密副使楊守一僉書樞密院事庚戌皇子元傑封徐國公元侃涇國公三月乙丑趙昌言貶乙亥誅侯莫陳利用于商州秋八月甲子鄧王錢俶薨九月乙酉楊守一卒

二年秋七月己卯張齊賢樞密副使張遜僉書樞密院事戊子彗出東井八月丙辰大赦天下冬十二月庚申　詔曰古先哲王託居人上蓋務求於至治豈有尚於虛名矧乃皇帝之稱已極崇大爰自唐室始加美號徇臣子之愛戴著方策之典常踵事增華積習無改朕博考載籍追法古道既異三五之舊制深懼實寡之有踰憮然自思不遑寧處自今四方所上表宜祇稱皇帝　上又謂宰相曰皇帝二字亦不可兼蓋起於秦始皇後代因之不改朕比欲止稱王但以諸子封王為不便耳羣臣上表請復尊號上不許又上法天崇道文武皇帝　詔去文武二字乃許

淳化元年春正月戊寅朔改元戊子趙普罷秋八月己巳禁川峽嶺南採材

二年春閏二月辛未日有食之三月乙丑辛仲甫罷夏四月辛巳張齊賢陳恕並參知政事張遜溫仲舒寇準並樞密副使張宏罷秋七月李繼遷歸順九月丁酉王沔陳恕罷己亥呂蒙正罷李昉張齊賢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黃中李沆並參知政事癸卯王顯罷甲辰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

三年春正月乙巳　詔曰昔舜之有天下也選於衆而舉善人則不仁不善者斯遠矣矧今提封至廣設官尤衆銓選既限於常調英俊或沉於下僚俾振滯淹屬在倫類傳不云乎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庶當親覽而進之其令常參官舉升朝官者各二人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夏五月旱秋七月己酉太師趙普薨冬十一月己亥開封尹許王元僖薨

四年春正月辛卯合祭　天地於圜丘以　宣祖　太祖並配大赦天下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之盜起于蜀夏六月丙寅張齊賢罷壬申張遜寇渾罷柴禹錫知樞密院事呂端參知政事劉昌言同知樞密院事秋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辛未李昉賈黃中李沆溫仲舒並罷呂蒙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蘇易簡參知政事丁丑趙昌言參知政事十二月賊推李順為首陷蜀州又陷邛州又陷永康軍

五年春正月李順陷漢州又陷彭州癸酉命李繼隆討李繼遷甲戌　命內侍王繼恩率兵討李順二月李順陷成都府夏四月李繼隆克夏州擒趙保忠以獻　詔釋之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壬寅王師克劒州五月克閬州又克巴州師進破賊十萬遂克成都李順之黨並伏誅秋八月蜀寇平九月壬申皇第三子為開封尹封壽王大赦天下　上謂壽王曰政教在得人心而不擾之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

以清淨推是而行雖虎兕亦當馴狎況於人乎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信哉斯言也尔宜戒之乙亥寇準參知政事丁丑詔曰朕惟蜀川文翁之化在焉乃者盜興畎畝連陷州城靜言思之非民之咎蓋由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親民之官失於綏養筦榷之吏恣其誅求致然也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永鑒前非庶無貳過咨尔民庶當體朕懷是歲大有年

至道元年春正月戊申朔改元丙辰上清宮成　上曰朕在藩邸以　先帝所賜營是宮欲以祈福而底民也癸亥趙昌言罷戊辰錢若水同知樞密院事劉昌言罷三月庚由　詔曰國家郡縣至廣吏員衆多自公卿以至卑品逮千萬數皆懷材抱器明習利病非開言路曷導下情宜令幕職州縣等官並許言公私利害附傳置以聞夏四月癸未呂蒙正罷呂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蘇易簡柴禹錫罷張洎參知政事甲申趙鎔知樞密院事甲辰　開寶皇后宋氏崩秋八月壬辰　詔以　皇第三子開封尹壽王爲皇太子大赦天下改元

二年春正月辛亥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二月庚辰李昌齡參知政事秋七月丙寅寇準罷

三年春正月丙子温仲舒王化基並參知政事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張洎罷七酉葬　孝章皇后于昌陵之北二月靈州行營大破李繼遷繼遷遁辛丑　皇帝不豫三月癸巳　皇帝崩于萬歲殿聖壽五十九殯于殿之西階羣臣上尊謚曰　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廟号　太宗十月己酉葬　永熙陵太中祥符元年加上尊謚曰　至仁應運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五年再加上尊謚曰　至仁應運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

本紀四

眞宗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太宗第三子也　母曰元德皇后李氏以開寶元年十二月生于開封第赤光照室幼而聰睿姿表奇異與諸王戲好作戰陳之狀自稱元帥　太祖愛之謂之曰汝為天子否對曰由天命耳太平興國八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韓王端拱元年加侍中判南淮南節度使封襄王淳化五年為開封尹進封壽王至道元年八月立為皇太子仍判府事三年三月癸巳　太宗崩奉遺制即　皇帝位于柩前夏四月乙未尊　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皇弟元份封雍王元傑兗王元僖彭城郡王元佾安定郡王元儼曹國公李至李沆並參知政事五月丁卯　詔求直言極諫甲戌李昌齡賦丁亥立　秦國夫人郭氏為皇后六月戊戌皇叔廷美追復秦王辛丑　詔天下勿得以祥瑞來獻甲辰皇兄元佐復封楚王乙巳追冊莒國夫人潘氏為皇后錢若水罷秋八月己亥曹彬樞密使兼侍中趙鎔罷向敏中夏侯嶠並樞密副使李惟清罷冬十月乙酉葬　神功聖德文武皇帝于永熙陵十二月丙申追尊　帝母賢妃李氏為皇后

咸平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甲申有彗出營室北二月甲午　詔曰昔之哲王樂聞己過博延讜論庸致時雍矧于沖人始嗣基業政化猶鬱皇慮遠彰敢忘責躬以荅垂譴其令有位極言無隱夏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戊子呂端罷張齊賢李沆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至罷己丑溫仲舒夏侯嶠罷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宋湜並樞密副使二年春閏三月庚寅　詔開言路夏六月　詔曰服用之制條式具存儻奢僭不懲則耗蠹茲甚自今臣庶有鋪金泥玉之飾其禁之戊午曹彬薨己丑王顯樞密使秋八月乙卯羣臣上尊號曰　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癸酉楊礪薨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丙戌合祭　天地于圜丘奉　太祖　太宗並配大赦天下契丹寇邊乙未　詔幸河北己酉李沆留守京師十二月甲寅發京師戊午駐蹕澶州甲子次大名契丹寇威虜軍王師破契丹于五合川

三年春正月己卯朔益州軍亂向敏中權同知樞密院事契丹寇河閒康保裔死之庚申赦河北壬辰宋湜薨甲午發大名益州叛軍推王均為首庚子　皇帝至自大名二月癸亥王顯罷周瑩王繼英並知樞密院事壬申同知院事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己卯葬　元德皇后夏五月丁丑赦天下六月丁卯向敏中為河北河東宣撫大使冬十月雷有終復益州王均伏誅十一月壬午　詔曰在昔黃帝有下風之問伯禹有昌言之拜勤納規諫以致雍和君臣叶心上下無壅永念于此予心惕然聞者深詔朝倫大闢言路而箝結相尚啓沃無聞豈朕之誠信未孚邪將庶官狃於因循也今順攷舊規延進讜議凡朕躬過失時政違允敕令之闕遺人情之壅閼並可條上勿或緘藏言近訐者亦議優容文不工者許其直致固將親覽宜體至懷甲申張齊賢罷

四年春二月丙寅　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三月庚寅呂蒙正向敏中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卯王化基罷壬旦參知政事馮拯陳堯叟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己未王欽若參知政事

秋九月李繼遷陷清遠軍冬十一月王顯大破契丹于威虜軍
五年春二月癸酉　詔曰比司帑廩者以羨剩爲勞盡出納之
際有所輕重此可責而不可獎也宜令有司嚴加戒勵無復使
然三月李繼遷陷靈州守臣裴濟死之夏六月己卯周瑩罷秋
七月甲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丁亥向敏中罷十一月壬寅合
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己酉皇子祐封信國公
六年夏四月契丹入寇王超逆戰于定州之望都王繼忠陷于
陳辛巳皇子祐薨秋七月癸丑兗王元傑薨九月甲辰呂蒙正
罷冬十二月甲子　詔曰朕爲民司牧罔敢逸豫冀聞闕政屢
詔讜言而羣臣奏封罕有極陳得失豈詢求之未至何循默以
自持其令御史臺糾內外官各上所見勿爲顧避李繼遷攻西
涼戊寅赦天下

景德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大赦天下改元辛丑京師地震丁未
復震二月西涼潘羅支擊李繼遷繼遷中流矢死三月己亥
皇太后崩于萬安宮秋七月丙戌李沆薨庚寅畢士安參知政
事八月己未畢士安寇準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繼英樞密
使馮拯陳堯叟並改僉書樞密院事契丹入寇乙巳河決澶州
閏月以王欽若判天雄軍契丹將撻覽率衆寇威虜順安軍又
與契丹主及其國母寇定州駐于陽城淀以求和契丹寇岢嵐
軍冬十月王繼忠以契丹來請和命曹利用使于契丹丁未皇
弟元份留守京師十一月辛亥契丹寇瀛州又逼邠州庚午
皇帝親征王繼忠爲契丹請和契丹率衆犯澶州射殺其將撻
覽丙子幸北砦戊寅移御澶州北城行宮曹利用還十二月庚
辰朔日有食之契丹使韓玘來請和　詔諸將按兵壬辰赦河
北癸巳皇弟元份疾以王旦權留守甲午發澶州契丹使丁振
來上誓書契丹出寨戊戌　皇帝至自澶州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大赦天下夏四月己亥　詔河北諸州葺
城池癸卯王欽若罷馮拯參知政事六月趙德明歸款秋七月
甲子　詔復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
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才任
邊寄堪爲將帥六科八月戊寅雍王元份薨冬十月乙酉畢士
安薨十一月丁巳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皇弟元傑封
寧王元俨舒王元儼廣陵郡王
三年春二月丁亥王繼英薨戊戌寇準罷王旦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己亥王欽若陳堯叟並知樞密院事趙安仁參知政事韓
崇訓馬知節僉書樞密院事冬十月葬　明德皇后

四年春正月甲辰陳堯叟留守京師己未　皇帝朝謁　諸陵
發京師丙寅謁　安陵　永昌　永熙陵及　諸后陵二月己
巳幸西京辛卯發西京甲午次鄭州遣使謁周葛慶二陵三月
己亥　皇帝至自西京夏四月辛巳　皇后郭氏崩甲午　詔
曰榷酤之利素有定規過求羨贏是縱掊克自今中外不得增
課庶以息民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六月乙卯葬　莊穆皇后
秋七月宜州軍校陳進以宜州亂陷柳象州懷遠軍八月庚子
韓崇訓罷冬十月曹利用擊敗賊黨陳進伏誅乙卯　詔曰拷
掠之法素著科條非理擅行茲謂慘酷諸道官司應有非法訊
囚之具一切毀棄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降于左丞天
關之上戊辰大赦天下改元夏四月甲午詔以十月有事于泰

山王欽若趙安仁爲泰山封禪經度制置使丙午作玉清昭應
宮五月戊子　詔貢戚進奉物勿以銷金文繡爲飾六月乙未
天書再降于泰山醴泉庚氏赦兗州辛亥羣臣上尊號曰　崇
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秋八月己丑上
太祖　太宗尊謚九月庚申向敏中留守京師甲子　皇帝奉
天書告　太廟冬十月辛卯發京師辛亥享　昊天上帝于泰
山之圜壇陳天書于左奉　太祖　太宗配命羣臣享五方帝
諸神于山下大赦天下丙辰次兗州十一月戊午幸曲阜進謁
文宣王廟加上文宣王曰玄聖文宣王丁丑　皇帝至自泰山
壬午以正月三日爲　天慶節甲申　親享六室十二月皇弟
元儼封榮王
二年冬十月甲午　詔天下置天慶觀十一月丙辰　皇帝作文

武七條賜文臣任轉運使以下至知縣武臣任將帥以下至巡
檢者
三年春閏二月戊辰赦京畿秋八月　詔以來年春有事于汾
陰以陳堯叟爲祀汾陰經度制置使冬十一月陝州黃河清十
二月又清向敏中留守京師
四年春正月丙申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日爲　天貺節丁酉
皇帝奉天書發京師庚子至汜水辛丑望拜　諸陵二月辛酉
皇帝詣毫上祀　后土地祇奉　太祖　太宗配大赦天下三
月次西京丙申謁　安陵　永昌　永熙　元德皇后陵夏四
月　皇帝至自汾陰皇弟元僖封相王五月乙未　詔曰峻極
之岳神靈主焉其加上五嶽帝號秋七月壬申　詔兩浙福建荆
湖廣南路諸州每歲丁錢四十五萬四百千悉降之甲午馮拯

罷八月乙巳河決通利軍
五年夏四月戊申向敏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司言民有販
茶違法者許同居告　上曰以利而壞風俗可乎不許秋八月
丙申朔日有食之九月戊子王欽若陳堯叟並樞密使同平章
事馬知節樞密副使丁謂參知政事趙安仁罷冬十月戊午
九天司命天尊降于延恩殿諭以本人皇九天之一乃　趙始
祖再降爲黃帝後唐時復降主趙氏之族己未大赦天下閏月
己巳上　天尊聖號曰　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
大帝辛未謁謝　太廟壬申　詔避　聖祖名以七月一日爲
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爲　降聖節乙亥上　聖祖母懿號曰
元天大聖后又加上　太廟六室尊謚丙子羣臣上尊號曰

崇文廣武感天尊帝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十一月丙
申親祀　玉皇于朝元殿以　聖祖　太祖　太宗配十二月
壬申改謚孔子爲至聖文宣王丁亥以德妃劉氏爲皇后
六年春正月辛酉　詔宗正寺以帝籍爲玉牒夏五月赦東京
建安軍以鑄　玉皇　聖祖　太祖　太宗尊像成故也秋七
月癸卯　詔天下勿稅農器八月庚申　詔以來春親謁亳州
太清宮辛酉以丁謂爲奉祀經度制置使庚午加上　老子號
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冬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丙寅
冠準留守京師
七年春正月壬寅　皇帝奉天書發京師己酉朝謁太清宮庚
戌幸亳州謁　聖祖殿乙卯次應天府丙辰　詔曰應天府
太祖興王之邦也其建南京作鴻慶宮三月辛酉　皇帝至自
亳州壬申恭謝　天地于南郊大赦天下三月丁未　皇子封

慶國公夏四月丙子舒王元俛薨六月乙亥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罷寇準樞密使秋七月癸卯玉嗣宗曹利用並樞密副使九月辛卯上　玉皇聖號曰　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合眞體道玉皇大天帝冬十二月己未作元符觀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大赦天下夏四月壬戌寇準罷王欽若陳堯叟復爲樞密使丙寅　詔曰倉庾出納自今勿得以羨餘爲吏課壬申榮王宮火五月庚子放宮人一百八十四人丙午皇弟元儼降封端王　詔宗室皇親及外庭臣庶之家不得以銷金戴金金線之類爲衣服器用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閏月己卯大赦天下秋七月戊午王嗣宗罷冬十一月辛酉皇弟元儼封彭王十二月辛卯　皇子封壽春郡王

九年春正月丙辰張旻樞密副使夏五月景靈宮會靈觀兗州景福宮太極觀成秋七月蝗八月丙戌陳堯叟罷九月甲辰丁謂罷丙午陳彭年王曾張知白並參知政事任中正樞密副使宋郊翊聖廟羅入寇曹瑋擊敗之冬十一月乙卯　詔改元天禧元年春正月薦獻　玉皇大天帝于玉清昭應宮上　聖祖天尊大帝仙服于景靈宮辛亥恭謝　天地于南郊大赦天下以四月一日爲　天祺節二月戊寅皇弟元傛封徐王己亥陳彭年薨夏四月乙亥放　聖祖金寶牌于天下五月戊申王旦爲太尉侍中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六月壬申赦西京秋七月丁巳王旦罷八月庚午王欽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旻罷戊寅免牛稅九月癸卯王曾罷李迪參知政事馬知節知樞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周起並同知院事冬大雪

二年春二月丁卯　皇子封昇王夏四月庚寅赦天下癸卯馬知節罷作祥源觀五月壬戌　詔曰民勤稼穡家有儲偫所以備流行之災而末俗澆浮罕務蓄積歲或小歉便至流亡豈教道之方未其篤也今未麥將稔令所在長吏躬親勉諭無使復然甲子徐王元傛薨六月乙未曹利用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壬申赦天下八月甲辰　詔以　皇子昇王爲皇太子大赦天下

壬子皇弟元儼封通王冬十二月丙午張知白罷

三年春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是月朱能以天書降于乾祐山中夏六月甲午王欽若罷河決滑州戊戌寇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秋七月壬申羣臣上尊号曰　體元御極感天尊道應眞寶運文德立功上聖欽明仁孝皇帝八月丁亥大赦天下冬十一月乙卯　詔曰自今犯酒麴銅鍮等條有死刑者去之已已月重輪辛巳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十二月辛卯皇弟元儼封涇王曹利用丁謂並樞密使任中正周起並副使

四年春正月乙丑曹瑋僦書樞密院事三月己卯向敏中薨夏六月丙申寇準罷秋七月丙寅李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馮拯樞密使庚子丁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酉誅內侍周懷政八月乙酉任中正王曾並參知政事錢惟演樞密副使九月丙辰周起曹瑋罷丁卯赦天下冬十一月戊辰丁謂李迪罷己巳謂仍赴中書視事馮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午　詔自今除軍國大事朕自親決餘皆委　皇太子同宰相樞密使等參議施行十二月乙亥　皇帝不豫

五年春正月癸巳赦天下丁酉張士遜樞密副使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乾興元年春正月辛未朔改元二月庚子朔大赦天下　詔自今中外所上表牋去稱號羣臣請上尊號曰　應天尊道欽明仁孝皇帝從之庚戌　皇帝不豫戊午　皇帝崩于延慶殿聖壽五十五殯于殿之西階羣臣上尊謚曰　文明章聖元孝皇帝廟號　眞宗冬十月己酉葬　永定陵天聖二年加上尊謚曰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慶曆七年再加上尊謚曰　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臣稱曰宋興承五季之餘天下得离兵革之苦至　眞宗之世太平之治洽如也咸平以來　君明臣良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契丹請和示以休息德明納款撫以恩信於是朝　帝陵封岱宗祀汾睢謁亳社絕代曠典莫不具舉禮樂明備頌聲洋溢崇本報功以告神明千載一時豈不休哉噫守成之賢致治之盛周成康漢文景弗以比德矣

本紀五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眞宗第六子也母曰　章懿皇后李氏嘗夢二日在天其一忽墜以裾承之自是有娠以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是日大雷震　章獻明肅皇后以爲己子七年爲左衛上將軍封慶國公八年拜中正軍節度使兼侍中進封壽春郡王天禧元年兼中書令二年爲建康軍節度使太保封昇王八月立爲皇太子　仁宗容止莊重不妄言笑四年　詔中書樞密院及諸司非大事並委　皇太子資善堂裁處以聞乾興元年春二月戊午　眞宗崩奉　遺制即　皇帝位于　殿前尊　皇后曰皇太后以　皇帝尚幼軍國事兼權取　皇太后處分己未大赦天下丙寅丁

謂以司徒馮拯以司空兼侍中皇叔元儼封定王三月乙酉作受命寶夏六月庚申詵內侍雷允恭癸亥丁謂貶任中正罷秋七月辛未王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夷簡參知政事丙子錢惟演樞密使八月乙巳　皇帝　皇太后初御承明殿垂簾決事九月己卯以天書從葬　永定陵冬十月己酉葬　文明章聖元孝皇帝于永定陵十一月丁卯朔錢惟演罷張知白樞密副使

天聖元年春正月丙寅朔改元秋七月辛巳放天下通欠八月丙午赦天下九月丙寅馮拯罷王欽若以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年春二月癸未　皇太后詔宰臣曰吾受　先帝顧託之深　皇帝富于春秋助成正道用乂斯民期見抱孫之歡永遂含飴之樂此吾之志也更賴三事庶尹百工羣司勉悉乃心同底于道夏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秋八月丙辰朔　詔自今舉官已遷改而貪污者許元舉官以狀聞不以實者劾其罪冬十一月甲午加上　眞宗尊謚丁酉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羣臣上尊號曰　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上　皇太后尊號曰應元崇德仁壽慈聖皇太后乙巳立皇后郭氏

三年夏四月壬子朔　詔恤刑獄冬十月辛酉晏殊樞密副使十一月戊申王欽若薨十二月張知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丑張耆樞密使

四年夏五月壬午　詔曰　國家勤卹黎庶必期無訟而生齒之繁犯者頗衆朕甚閔焉應天下大辟情理可憫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無得舉駁閏月減江淮發運司歲漕上六百

萬石六月建州劍州邵武軍大水庚寅大雨震雷平地水數尺壞京城民舍河南府鄭州大水秋九月乙卯　詔曰講學之發久而執卷者不知經義非上之教導有失邪其令講官孫奭馮元舉京朝官博通經術者以名聞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丁亥　皇帝白　皇太后欲元日率百官先上　皇太后壽然後受朝　太后曰豈可爲吾而後元會之禮哉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而　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　太后令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　皇帝率百官上　皇太后壽于會慶殿朝于天安殿己未晏殊罷戊辰夏竦樞密副使三月秦州地震夏五月癸亥楚王元佐薨冬十一月癸丑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

六年春二月壬午張知白薨三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壬子張士

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姜遵范雍樞密副使辛酉建太一宮夏四月甲申流星大如斗秋七月河北大水九月遣近臣十七人巡行河北

七年春正月癸卯曹利用罷二月庚申朔魯宗道薨丙寅張士遜罷呂夷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樞密副使三月癸未　詔曰　國家設制策之科將博詢於鯁議有能規朕躬之過失陳宰相之闕遺糾中外之姦回斥左右之朋比述未明之機事貢無隱之密謀以至臺省之官阿私而罔上郡國之吏專恣以濫刑或通受貨財潛行請託或恃憑權勢敢事貪殘並許極言朕當親覽其令百官遇起居日轉對在外臣僚亦許具實封以聞夏四月庚寅大赦天下六月丁未玉清昭應宮災甲寅王曾罷秋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詔以天下職田租送官以數上三司均給之辛卯夏竦樞密副使陳堯佐王曙並參知政事冬十月丙午京師地震十一月癸亥　皇帝率百官上　皇太后壽于會慶殿是歲皇叔元儼封鎮王

八年秋九月乙丑姜遵薨己巳趙稹樞密副使冬十月丙申詔罷榷池鹽地分初陝西京西京南路許解鹽餘皆榷之議者以輦運之役困軍民至是京西京北河東京東路並聽以見錢金銀輸京師榷貨務就池給鹽其後商賈流通而官課損矣十一月戊辰合祭　天地於圜丘大赦天下

九年春二月癸巳　詔曰天下吏給職田所以惠養廉節也而貪汙之人並緣為私侵漁細民滋以為害比詔有司皆從停罷如聞勤事之吏祿薄不足以自養朕甚愍焉其復職田冬十月丙戌　詔曰朕遵　列聖之謀荷　慈宸之教于茲八年矣而搢紳之間名節罔勵矜勞者掠美以近名希進者行險以徼寵詆誣執政干撓有司分屏輸者或奏請之靡厭主按察者或寬縱之為得貪而無恥姑務營私老而非材曾不知退繇廉恥之未飭致風化之靡醇此豈朕之所望哉用稽舜訓申儆羣倫苟少冒於官箴將自投於公憲布告遐邇體朕意焉

明道元年春二月庚戌張士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卯　順容李氏為宸妃是日薨秋七月乙酉王曙罷八月庚子朔晏殊樞密副使丙午殊參知政事甲寅楊崇勳樞密副使壬戌文德殿成是夜禁中火乙丑　詔求直言丁卯大赦天下冬十一月甲戌恭謝天地于天安殿遂謁　太廟大赦天下改元癸未皇叔元儼徙封孟王辛卯封荊王十二月壬寅楊崇勳樞密使

二年春二月乙巳　皇太后徽　大廟羣臣上　皇太后尊號曰應元齊聖顯功崇德慈仁寶壽皇太后丁未　皇帝祀神農于壇乃就耕位執耜行籍田之禮三推有司請止　上曰朕將耕之終畝以勸天下之力農乃耕十二步而止大赦天下羣臣上尊號曰　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三月庚寅　皇太后不豫大赦天下甲午　皇太后崩于寶德殿夏四月罷命婦進獻祈乞恩澤凡表奏無得緣親戚投進禁中事有傳宣令有司實封覆奏丙批改官及與差遣未得即行委中書樞密院審取處分天下毋得刱修寺觀聖節所進香合山儀並停　上親政中外大悅己未呂夷簡張耆罷李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罷王隨參知政事李諮樞密副使王德用僉書樞密院事五月癸酉　詔曰大行皇太后保佑沖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識大體詆訐一時之事非所

以慰朕孝思也其垂簾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　上親攬政而言者多譏斥　垂簾日事　上惡其持情近薄故禁之乙亥李諮以父憂起復六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戊子　詔曰比年以來蝗旱作沴郡國交奏日月相仍豈朕德之不明將天時之適爾夙夜循省咎實在予自今尊號去睿聖文武四字仍令中外各直言極諫朕將親覽焉八月庚申以內藏錢百万賜三司初三司以用度不足告于　上　上曰國家禁錢本無內外蓋以助經費也自是歲歉或調發則出內藏以濟之冬十月丁酉葬　莊獻明肅皇后于　永定陵戊午張士遜楊崇勳龍呂夷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曙樞密使宋綬參知政事王德用蔡齊樞密副使十一月癸亥朔薛奎罷十二月乙卯皇后郭氏廢丁巳詔改元

景祐元年夏閏六月甲子泗洲淮汴溢秋八月壬戌有星孛於張翼癸亥王曙薨庚午王曾樞密使辛未以星變大赦天下九月甲辰立　皇后曹氏冬十月西戎寇邊

二年春二月戊辰李迪罷王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隨李諮並知樞密院事王德用韓億同知院事蔡齊盛度並參知政事夏四月庚午　詔曰雅樂之作治道所基郊丘宗廟之祠朝廷饗侑之禮人神和會茲實重焉爰命有司攷正鍾律應中外臣僚暨州里儒學草澤博聞之士能洞曉古今雅樂制作及音律得失灰琯測候之法並許所在薦聞或自言官司將較試之五月甲申朔　詔曰朕恭惟　太祖皇帝受天命建大業可謂有功矣　二聖繼統重熙累洽可謂有德矣其令禮官稽按典籍辨　崇配之序定　二祧之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稱朕心於是禮院言我　太祖經綸草昧遂有天下功宜為帝者祖　太宗勤勞制作　眞宗功成治定德宜為帝者宗　三廟並万世不毀至於升侑　上帝請自今以　太祖為定配　二宗為迭配將來　皇帝親祠請以　三聖並侑中書門下奏請如禮官議　詔恭依庚寅禁銷金縷金之飾秋七月戊戌羣臣上尊號曰　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九月新樂成己酉建睦親宅廣親宅冬十一月戊子廢后郭氏薨乙未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

三年秋七月初置天宗正司八月乙酉　詔天下士庶之家凡室宇非邸第樓閣無得四輔作鬬八非品官無得起門屋非宮室寺觀無得綵繪棟宇及閒朱粱柱器用無得純金及表裏用朱非三品以上及宗室戚里之家無得金稜器及用玳瑁器非命婦無得金為首飾及眞珠裝綴首飾衣服凡帝幕帳帕床裙無得用純錦民間無得乘檐子其用兜子者所昇無得過二人非五品以上無得乘閘裝銀鞍其乘金塗銀鞍轡條子促結鞍轡自文武升朝以上聽導者物主工匠並以違制論過百日而不變毀者坐之冬十一月戊寅保慶太后楊氏薨十二月李諮薨

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章得象同知院事

四年夏四月甲子呂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王隨陳堯佐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盛度知樞密院事韓億程琳石中立並參知政事王鬷同知樞密院事六月乙亥杭州大風雨秋七月戊申有星數百西南流冬十二月忻代并三州地震

寶元元年春正月甲辰麟府州及陝西大雨雹三月戊戌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罷張士遜章得象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瞿李若谷並參知政事王博文陳執中並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辛未王博文薨乙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秋七月丙辰大臣以將郊上尊号　上曰唐穆宗謂彊我懿号不若使我為有道之君加我虛尊不若居我於無過之地朕常愛斯言羣臣請不已　上刊英睿二字而受之於是上尊号曰　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冬十一月庚戌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十二月甲子京師地震趙元昊及僭号于夏州

二年夏五月壬子王德用罷夏守贇同知樞密院事六月壬午削奪元昊在身官爵仍除屬籍有能生擒及斬首來獻者與除定難軍節度使秋八月甲戌　皇子生十一月戊子出禁中真珠估緡三十万賜三司　上曰此無用之物不欲捐棄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助給邊儲亦可紓吾民之力也丁酉盛度程琳罷壬寅王瞿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十二月夏人犯保安軍狄青敗之

康定元年春正月庚戌日有食之乙亥元昊圍延州劉平石元孫與賊戰于三川口王師敗績平死之二月丙午赦延州保安軍改元夏守贇罷三月戊寅王瞿陳執中張觀罷宋綬晏殊並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同知院事夏四月丙午誅內侍黃德和五月壬戌張士遜以太傅致仕呂夷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月乙亥夏守贇同知樞密院事秋八月戊午夏守贇罷杜衍同知樞密院事九月壬午李若谷罷宋綬晏殊參知政事鄭戩同知樞密院事戊辰王師失利于三川砦晏殊樞密使王貽永鄭戩杜衍並改副使辛未范仲淹以任福等出師攻賊白豹城破之冬十一月范仲淹以葛懷敏出師出歸娘谷與夏人戰敗之十二月宋綬薨

東都事略卷第五

本紀六

慶歷元年春二月辛卯韓琦以任福等與賊戰于好水川任福及耿傅桑懌王珪武英死之己亥皇子昕薨夏五月乙丑皇子昉薨辛未宋庠鄭戩罷王舉正參知政事任中師任布並樞密副使秋八月元昊寇麟府二州戊子元昊陷豐州守臣王餘慶死之乙未毀潼關九月乙亥　詔天下立義倉冬十月丙寅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改元

二年春正月契丹聚兵幽薊三月丁巳杜衍宣撫河東辛酉晁宗慤罷己巳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夏四月庚寅命富弼使于契丹五月丁巳陞大名府爲北京戊寅　詔自中宮已下並不得衣銷金縷金戧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金欄金盤金織金金線撚金等秋七月丙午任布罷戊午呂夷簡判樞密院章得象兼樞密使富弼還癸亥再使契丹九月丙午呂夷簡改兼樞密使乙丑契丹遣邪律仁先劉六符來修好甲午葛懷敏與元昊戰于定川砦敗績冬元昊求納款

三年春正月辛未封皇子曦爲鄧王是日薨癸巳延州言元昊稱夏國遣賀從昌來納款二月遣梁適使于契丹三月戊子呂夷簡守司空軍國大事與中書門下樞密院同議以聞晏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參知政事夏四月癸卯以邵良佐使夏州甲辰韓琦范仲淹並樞密副使乙巳杜衍樞密使夏竦罷甲子呂夷簡罷與議軍國大事五月乙卯朔日有食之乙亥忻州地震丁亥置武學戊子雨　上曰天久不雨將害民田朕每焚鄉上禱於天昨寢殿中聞雷遽起冠帶露立殿庭須臾雨霑衣或冀枯苗尚可救秋七月甲子王舉正罷甲戌任中師宣撫河東范仲淹宣撫陝西元昊遣使來八月丁未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樞密副使癸丑以韓琦宣撫陝西九月乙亥任中師罷冬十月　詔韓琦等曰比以中外人望故決意用卿等今琦暫往陝西仲淹弼宜與宰相得象盡心國事毋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爲朕陳之壬寅　詔曰虞典考三載之績周官計羣吏之治攷課則有限年之制入官則有循資之格然非褒沮善惡則不激厲非甄別流品則不憤發特須程式以茂官箴自今京朝官有舉官五人方得磨勘外郎至卿監亦如之其舉者不足增二年甲子鄭戩奏城水洛冬十一月丙寅上清宮災庚寅韓琦使還

四年春正月乙亥荊王元儼薨丙子宜州歐希範叛破環州癸未　詔自今見任兩府及兩省已上官不得陳乞子弟親戚爲館職其進士及第三人已上者一任回無過犯須進經術十卷下兩制看詳可否召試入優等方得除館職或闕人即以嘗有兩府臣僚二人或大兩省已上三人保薦者並令進文字然後補試之丁亥　詔曰周禮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漢制光祿勳典任籍以四行察三省郎今蔭法之所原古典刑之是憲夫家嗣先緑以篤爲後之體支子限年以明入官之重非惟爲國造士是乃爲臣立家若尔百僚體朕茲意壬辰　詔曰廉素者士之常而富貴者是人之所欲也昔　先帝詔復公田合王制班祿之差得聖人養賢之道然郡縣受地有無不齊其議所以均之三月壬申　詔曰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

病章句以牽拘之則吾豪儁寄偉之士何以奮焉士有明純樸茂之美而無教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革弊法以盡學者之材其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修業而無失其時於是諸路州府軍監並立學如修學者多及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夏四月令杜杞往平歐希範五月庚午忻州地震丙戌元昊遣使來稱旦更名曩霄秋七月水洛城成庚戌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癸未契丹遣邪律元衡來告舉兵攻夏州八月富弼宣撫河北戊戌保州軍亂九月辛卯田況以李昭亮平保州庚午晏殊罷甲申杜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冬十一月壬寅改謚 眞宗五后尊謚壬午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十二月乙未封曩霄爲夏國王

五年春正月乙酉范仲淹富弼罷丙戌杜衍罷賈昌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王貽永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吳育龐籍樞密副使二月辛卯 詔曰比者京朝官須因人保任始得遷官朕念廉士或不能以自進也其罷之三月己未 詔大宗正寺曰朕思古之人君莫不厚親戚以輔王室始邦家而化天下 宋興八十餘載宗室蕃衍宜令睦親宅諸院教授官課經典文詞以聞辛酉韓琦罷甲子杜杞誘歐希範醢之甲申赦陝西戊申章得象罷陳執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庚戌吳育參知政事丁度樞密副使秋七月甲子廣州地震乙卯判南岳州地震冬十月乙卯契丹使來獻捷辛酉升祔 章獻

章懿于 眞宗廟室大赦天下庚戌宰相罷兼樞密使

六年春二月戊寅青州地震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庚寅登州地震五月甲申雨雹地震秋八月癸酉吳育樞密副使丁度參知政事九月丁卯登州地震 占曰東連 地震宜防未然之變其下登州嚴武備

七年春二月己未賈昌朝吳育罷夏竦樞密使文彥博樞密副使丁酉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訥樞密副使冬十月乙丑河陽許州地震十一月乙未加上 眞宗尊謚戊戌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王則反于貝州

八年春正月丁丑文彥博宣撫河北閏月辛丑文彥博平貝州甲辰赦河北戊申文彥博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申子衛士作亂于禁中丙午王則伏誅夏四月壬辰丁度罷明鎬參知政事五月夏竦罷宋庠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六月甲午明鎬薨河北大水冬十二月乙丑朔 詔改元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二月淯井蠻寇邊秋八月壬戌陳執中罷宋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龐籍樞密使高若訥參知政事梁適樞密副使九月廣源州蠻寇邕州

二年春三月戊子朔 詔以九月有事于 明堂夏四月乙丑詔曰明堂之禮前代並用鄭康成王肅義說兼祭 昊天上帝已爲褻禮 國朝自 祖宗以來三歲一親郊即徧祭天地而百神靡不從祀 明堂正當三歲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上祭 昊天五帝而不及 地祇又配坐不及 祖宗未合 三朝之制今移郊爲大享蓋爲民祈福若祭天而不祭地又 祖宗不得徧配於禮未安其將來親祀明堂宜合祭 昊天 皇地祇

奉　太祖　太宗　眞宗並配而五帝神州地祇亦親獻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祀之數以稱朕躬事　天地　祖宗神靈之意五月廣源州蠻遁秋九月辛亥大享　明堂大赦天下冬十一月秀州地震

三年春三月庚申宋庠罷夏五月眉州進瑞麥圖　上曰朕嘗禁四方瑞物今則西川麥秀可謂眞瑞矣其賜田夫束帛以勸勸之六月無爲軍獻芝草　上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至於草木蟲魚之異焉足尚哉仍戒州郡自今無得以聞秋七月丙辰　詔曰兗州仙源縣自　國朝以來孔子子孫知縣事冬十月作隆儒殿庚子文彥博罷龐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若訥樞密使梁適參知政事王堯臣樞密副使

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尊　先聖也自今宜以孔子子孫知縣事冬十月作隆儒殿庚子文彥博罷龐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若訥樞密使梁適參知政事王堯臣樞密副使

四年夏四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五月乙巳儂智高陷邕州司户參軍孔宗旦死之癸丑儂智高陷橫州丙辰陷貴州庚申陷龍州辛酉陷藤州又陷梧州又陷封州守臣曹覲死之壬戌陷康州守臣趙師旦死之癸亥儂智高陷端州丙寅儂智高圍廣州六月丁亥狄青樞密副使秋七月壬戌智高去九月庚午命狄青討儂智高冬十月丁丑儂智高陷賓州甲申智高入據邕州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五年春正月戊午狄青敗儂智高于歸仁鋪智高遁二月甲申赦廣南三月甲子奉　太祖御容赴滁州　太宗御容赴并州　眞宗御容赴澶州立原廟夏四月壬申狄青還五月乙巳狄青樞密使高若訥罷丁未孫沔樞密副使六月己亥奏新樂秋閏七月壬申龐籍罷陳執中梁適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沆參知政事冬十一月己巳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至和元年春正月癸酉貴妃張氏薨三月己巳王貽永孫沔罷王德用樞密使田況副使庚申改元夏四月甲申朔日有食之秋七月丁卯程戡參知政事戊辰梁適罷八月丙午劉沆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冬十月辛卯朔太白晝見

二年春三月丙子　詔封孔子後爲衍聖公夏四月己亥契丹遣使以其主繪像來獻且求　御容六月陳執中罷戊申文彥博富弼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冬十二月庚戌太白晝見

嘉祐元年春正月庚申　皇帝不豫甲子大赦天下二月甲辰御延和殿閏三月癸未王堯臣參知政事程戡樞密副使夏四月河北大水壬子河決商胡六月乙亥太社太稷壇壞己卯　詔曰陋者淫雨降災大水爲沴兩河之間決溢爲患皆朕不德

天意所譴其令中外實封言時政闕失毋有所諱秋七月彗出紫微垣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癸亥狄青罷韓琦樞密使九月辛卯恭謝　天地于大慶殿大赦天下改元冬十一月辛巳王德用罷賈昌朝樞密使十二月戊申朔劉沆罷曾公亮參知政事

二年春三月丁丑雄霸州地震三月己未契丹遣邪律防來求　御容秋八月丁卯天下置廣惠倉九月契丹遣蕭扈來求　御容冬十月乙巳以張昪奉　御容使于契丹

三年夏六月丙午文彥博罷韓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昌朝罷宋庠田況樞密使張昪副使乙亥交趾獻異獸秋八月己未王堯臣薨冬閏十二月丁丑　詔曰朕惟國之取士士之待舉皆不可以曠久亦不可以泛穴穴則課校不審久則賢儁或滯

用閒歲之期而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爲定法申敕有司而高下之往嘗不次而用若猶例進終至溢員故增其任以舉其材緩其進以圖其效此天下之士所同欲而朕果於必行也若夫高材異行施於有政忠謨嘉猷見諸行事已試之狀爲衆所推必有非常之恩以示至公之道咨尔多士體朕意焉

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三月辛卯　詔凡宮室之制器用之度冠服之章妾媵之數其令中外各遵守前後詔條違者御史臺及開封府糾察以聞諸路即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及長吏如詔施行夏四月癸酉　詔曰先王推紹天之序尚尊賢之義褒其後嗣賓以殊禮豈非聖人稽古報功之大典哉　國家受命之元繼周而王雖民靈欣戴歷數允集而虞賓將遜德美丕顯頃者推原本始褒及支庶恩則厚矣而義未稱將上采姚姒之舊略循周漢之典詳其世嫡優以公爵異其仕進之路申以土田之錫俾襄廟有奉庶幾乎春秋通三統之義厚先代之制矣其以柴氏最長一人封崇義公與河南鄭州孝遺給公田十頃以奉周祀至知州資叙即別與差遣却取以次近親人襲爵永爲定式五月丙辰田況罷六月辛亥放宮女二百一十四人冬十月癸酉祫祭于　太廟大赦天下

五年夏四月癸未程戡罷孫抃樞密副使五月京師地震六月乙丑　詔曰朕聞前代之稱治者君臣同心上下輯睦人知禮義之節俗無激訐之風何其德之盛也朕雖弗敏切嘗慕焉自今臣僚如有輒上封章告人罪及以赦前事言者並當評劾之言事之臣雖許風聞宜務大體如事關朝政無憚極論自餘小過細故勿須察舉秋七月庚戌　詔曰夫和平醇一之政行則民休美之氣應險刻媮薄之路啓則民戚慘之戾生蓋風化之感天下其猶影響之相從也御史執法嘗爲朕言宜深詔執事以遏浮競之風其令中書門下務采端厚忠實可以表厲風俗之士並進于朝以啓迪朕心其詭激辨巧敢涉朋比之迹者必行放棄之罰庶幾朝廷清明百異消弭以起治平咨尔攸司其服朕命冬十一月辛丑宋庠罷曾公亮樞密使張昪孫抃參知政事歐陽脩陳升之趙槩並樞密副使

六年春三月己亥富弼以母喪罷夏四月庚辰陳升之罷包拯樞密副使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秋七月癸巳　詔曰朕惟善治之主以天下耳目爲視聽而不自任其聰明耳目之官今臺諫之任也夫以四海之廣万事之衆臺官數人不能以周知固將詢及士大夫而其間傾邪險害之徒不惟朝廷義理所在謂職在言責孰必施行輒徇己之愛憎倚依形似扇造語言以中善良豈朕所以圖治之意哉昔夏后氏之時官師相規漢之公卿恥言人過今吾士大夫乃違古人之守踰薄俗之爲日益之流漫不知止甚無謂也其令中書門下開徵百工務行彭實閎八月庚子曾公亮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昪樞密使歐陽脩參知政事胡宿樞密副使冬十月壬辰　詔以　皇姪起復知宗正寺

七年春正月乙亥　詔自今南郊以　太祖皇帝定配三月乙卯孫抃罷趙槩參知政事吳奎樞密副使夏五月庚午包拯薨秋八月己卯　詔曰人道親親王者之所先務也蓋二帝之隆治由斯出朕甚慕之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某　皇兄濮安懿王之子而朕之猶子也少鞠于宮中而聰智仁賢見於夙成

向者選於宗子近藉命以治宗正之事使者數至其第乃崇執謙退久不受命朕默然有喜焉朕承　先帝遺緒奉承　聖業罔敢失墜夫立愛之道自親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風而上以嚴夫宗廟也其以爲皇子九月辛亥大享　明堂大赦天下八年春二月癸未　皇帝不豫甲申赦天下三月辛未　皇帝崩于福寧殿聖壽五十四甲午殯于殿之西階羣臣上尊謚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號　仁宗冬十月甲午葬永昭陵元豐六年加上尊謚曰　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臣稱曰神文皇帝即位四十二年恢廓有聖度以大公至正臨御不爲喜怒愛憎之所遷尊敬大臣容受直諫其於宮室苑囿無所興作三司請以玉清舊地爲御苑　上曰吾奉　先帝苑囿猶謂其廣何以苑爲其事　天地　宗廟則齊栗不自勝或遇時變必跣足露立致禱於庭退則靜思所以致變者所幸張貴妃每責以正禮見其以珠玉爲飾則却而不視帷帟衾裯多施以綃紈元昊不臣懷以文德契丹渝盟敦守大信專務恭儉以德化民天下大辟有疑而情可閔者皆令上讞之所活歲以千數吏有失入死者則終身不用嘗曰朕未嘗罪人以死況敢濫刑罰乎是以四海之內舉熙熙然至於昆蟲草木各安其生又能

傳政　賢明克昌景祚烏虖仁哉

東都事略卷第六

本紀七

英宗體乾膺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濮安懿王第十三子也母曰仙遊縣君任氏以天聖十年正月三日生宣平坊宅　仁宗鞠養于宮中景祐二年授左監門衛率府副率四年遷率府率五年遷左千牛衛將軍又遷左領軍衛將軍寶元二年皇子生以慶曆元年十一月壬申出還濮邸特授右千牛衛大將軍皇祐元年遷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　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至和三年不豫天下共以爲憂大臣文彥博富弼韓琦及范鎮司馬光吕誨等屢以爲言嘉祐六年　英宗居濮王憂乃命起復右衛大將軍遷秦州防禦使知大宗正寺固辭不受七年立以爲皇子八年春三月辛未　仁宗崩奉遺制即　皇帝位于舊前尊　皇后曰皇太后癸酉大赦天下丙子　皇帝不豫己卯　詔請　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夏四月己酉立　皇后高氏　皇長子封安國公顥祈國公五月富弼樞密使秋九月辛亥　皇長子封淮陽郡王顥封鄆國公冬十月甲午葬　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于永昭陵己酉赦兩京治平元年春正月改元夏五月戊申　皇太后歸政閏月己亥　皇長子封潁王顥封東陽郡王冬十一月籍陝西鄉丁爲義勇軍十二月吳奎以父憂罷王疇樞密副使

二年春二月癸卯王疇薨三月己巳頒明天歷夏五月癸亥陳升之樞密副使秋七月癸亥富弼罷庚辰張昇罷文彥博樞密使吕公弼副使八月庚寅大雨乙未　詔曰蓋聞古之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民阜蕃以底休平朕甚慕之朕猥以眇身託於王公之上夙夜以思懼不能上承　先帝鴻業而比年以來水潦爲沴乃八月庚寅大雨京師室廬墊傷被溺者衆大田之稼害于有秋竊迹災變之來曾不虛發豈朕之不敏於德而不明於政與將天下刑獄滯冤賦徭煩苦民有愁歎三辰之聲以奸其順氣與不然何天戒之甚著也今飭躬焦思欲消復大異而未聞在位者之忠言進祈自新厥路何由焉應中外臣僚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之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執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協德交修以輔朕之不逮冬十一月壬申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

三年春正月丁丑　皇太后手書　濮安懿王謚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宜令　皇帝稱親即園立廟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即園立廟既而御史吕誨等言　濮王典禮未正議遂寢三月癸酉上以雨潦　詔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體量刑獄冤滯民間疾苦速行辨理及加賑卹如事稽重即具聞奏夏四月丙申詔曰夫左道亂法淫祀敗俗與夫賊善良之人皆古之所甚禁亟在上者所同疾也自今轉運使常行檢察毋得寬縱庚戌胡宿罷郭逵同僉書樞密院事秋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夏人寇慶州冬十月丁亥　詔今後每三年一開科場郭逵宣撫陝西兼權判渭州甲辰羣臣上尊號曰　體乾膺歷文武聖孝皇帝十一月戊午　皇帝不豫　十二月壬寅立　皇長子潁王爲皇太子大赦天下

四年春正月丁巳　皇帝崩于福寧殿聖壽三十八殯于殿之西階羣臣上尊謚曰　憲文肅武宣孝皇帝廟號　英宗秋八

月癸酉葬 永厚陵元豐六年加上尊謚曰 體元膺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

臣稱曰 英宗皇帝之在潛藩也允蹈恭儉力行禮義而天資明敏物望攸屬 仁宗皇帝雅知其賢授以重器在位五載盡循 父道雖以憂勤損壽然甚盛之德固已度越前王憲章後嗣矣

東都事略卷第七

本紀八

神宗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英宗長子也母曰　宣仁聖烈皇后高氏以慶歷八年四月十日生于濮安懿王之宮邸祥光照室初授率府副率遷率府率嘉祐五年遷右千牛衛將軍　英宗入繼大統拜安州觀察使封寧國公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忠武軍節度使封淮陽郡王治平元年進封潁王四年春正月丁巳　英宗崩奉　遺制即　皇帝位于廬前尊　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皇后曰皇太后戊午大赦天下丙寅吳奎樞密副使戊辰韓琦以司空兼侍中皇弟顥封昌王頵樂安郡王二月　詔曰朕常侍　先帝左右恭聞德音以　本朝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　昌行既久義甚無謂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自今宜革之三月壬申歐陽脩罷癸酉吳奎參知政事閏月庚子　詔求直言夏六月辛未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　祖宗以來務加惠養比下寬恤之令賜蠲復之恩然而歷年于玆未極富盛間因水旱頗致流離深惟其故殆州郡差役仍重勞逸不均喜為浮冗之名不急之務以奪其時而害其財故也其令逐路轉運司下州縣如官吏有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實封條析以聞秋八月己巳京師地震癸酉葬　憲文肅武宣孝皇帝于永厚陵九月辛卯　皇弟顥封岐王頵高密郡王辛丑韓琦及吳奎陳升之罷呂公弼樞密使張方平趙抃並參知政事韓絳邵亢樞密副使癸卯郭逵罷冬十月己酉張方平以父憂罷癸酉种諤率兵取綏州戊寅　詔百官轉對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改元丙申趙槩罷庚戌參知政事秋七月癸酉　詔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已卯陳升之知樞密院事羣臣上尊號曰　奉元憲道文武仁孝皇帝司馬光入直因言上尊號非先王令典願　陛下推而不居　上用光言不許遂終身不受尊號甲申京師地震乙酉又震是夕月有食之辛卯京師地再震八月甲辰京師地震甲子　詔封　太祖之後為王九月辛未封從式安定郡王冬十一月丁亥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十二月庚申造神臂弓辛酉邵亢罷

二年春二月己亥富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子王安石參知政事甲子陳升之王安石同制置三司條例三月乙酉　詔曰朕以為欲致治於天下者必富之而後可今縣官之費不給而民財大屈故特詔輔臣置司於內以革其大弊夫事類於所習則能明乎得失之原今將權天下之財而貢之於有司能習知其事者焉則其所得必精所言必通聚而求足固足以成吾富民之術若夫苛刻之論務欲朘削於下而斂怨於上者斯亦朕之不取宜令三司判官諸路監司及內外官限受詔後兩月各具財用利害聞奏夏四月甲辰　詔曰方夏大旱麥將槁朕惟災變之來蓋不虛發豈朕政令未孚聽納靡中以致厥咎與其罷同天節上壽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職以圖修復丁未唐介薨丙辰　詔曰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耻與上同也今此在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其責不在己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為當然其以有含章懷寶待詔而發者也今百度隳弛風俗偷薄蝕災異譴告不一此誠忠

賢助朕憂惕以救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極言無隱憲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不言爾爲不恭朕將用此攷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而明黜陟焉丁巳遣使八人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五月壬辰　太皇太后遷居慶壽宮冬十月丙申富弼罷陳升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甲戌　詔裁宗室授官法唯　宣祖　太祖　太宗之子擇其後一人爲公世世不絕其餘元孫之子將軍以下聽出外官袒免之子更不賜名授官許令應舉初呂夷簡在　仁宗時改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廩給其後費大而不可止至韓琦爲相嘗議更之而不果　上即位遂行之閏月壬子置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行青苗法應部縣每歲春秋未熟據民等第以

常平及廣惠倉錢斂散取息

三年春正月　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以惠鄙貧乏並取民情願令慮官吏不得此意追呼均配抑勒齟成騷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察違者立以名聞敢沮抑願請者按罰亦如之二月壬申司馬光樞密副使光辭三月己亥廷試進士始用策夏四月己卯趙抃罷韓絳參知政事五月罷條例司壬子罷入閤戊午新作來遠驛六月丁丑宗室承亮等襲封秋七月壬辰呂公弼罷馮京樞密副使九月夏人寇慶州乙未韓絳宣撫陝西庚子曾公亮罷辛丑馮京參知政事吳充樞密副使冬十月夏人寇環慶戊寅陳升之以母憂罷十一月韓絳爲陝西河東宣撫使十二月乙丑行保甲法于諸路丁卯韓絳王安石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四年春二月丁巳朔罷貢舉詞賦科以經術取士壬申　皇弟頵封嘉王夏人犯延州慶州軍亂三月丁未韓絳罷夏五月己亥月有食之司農寺以免役法頒天下秋九月辛卯大享　明堂大赦天下夏國主秉常請綏州冬十一月丙申月有食之增廣太學置三舍

五年春二月丙寅蔡挺樞密副使三月丙午京師置市易務夏六月乙亥置武學冬十月王韶收復鎮洮軍十二月壬午陳升之樞密使

六年春正月辛亥　詔奉　僖祖神主爲　太廟始祖二月丙申克河州遂復洮岷疊宕等州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己亥文彥博罷冬十月章惇開梅山十二月癸未　詔在京納免行錢旱

七年春正月乙卯皇子俊封永國公二月甲申吐蕃青宜結鬼章圍河州景思立與戰于踏白城死之三月丙午主韶軍寧河解河州圍己酉木征降丙辰遼主遣蕭禧來言劉慶朔三州地界命韓縝報聘又命劉忱蕭士元呂大忠同商量地界于代州乙丑　詔曰朕涉道日淺晻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冬迄春旱暵爲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開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寒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惕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與獄訟非其情與賦斂失其節與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與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攷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夏四月己巳　上以久旱

見輔臣嗟嘆懇惻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　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暵雖遠但當修益人事以應天災耳　上曰朕所以恐懼如此者正為人事有所未修也辛未須方田制度丙戌王安石罷韓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己丑　詔曰朕嘉先王之法澤於當時而傳於後世可謂盛矣故夙興夜寐八年于茲度時之宜造為法令布之四方皆稽合先王參考群策而斷自朕志已行之效固已可見士大夫其務奉承之以稱朕意遼主遣蕭素梁頵來辛亥罷制科秋九月蔡挺請置三十七將河北十七府界七京東十京西三冬十月己未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王韶樞密副使

八年春正月庚子蔡挺馮京罷二月丙寅皇子儇封景國公癸酉王安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月庚子遼主再遣蕭禧來命

韓縝棄驛會議癸丑命沈括使于遼夏四月戊寅吳充樞密使庚寅發沙苑監閏月己未陳升之罷壬子宗室世居反伏誅秋八月庚戌韓絳罷冬十月庚戌呂惠卿罷丁酉彗出軫己亥詔求直言壬寅大赦天下十二月壬寅元絳參知政事曾孝寬僉書樞密院事乙巳皇子儇薨癸亥趾陷欽廉白三州辛亥命趙卨李憲討之尋罷憲以郭逵為宣撫使而卨副之

九年春正月庚辰交趾陷邕州守臣蘇緘死之秋八月壬辰詔司農寺罷斂萬天下祠廟冬十月丙午王安石罷吳充王珪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事十二月甲午遣內侍李憲措置邊事

十年春二月己亥王韶罷丙午交趾李乾德納款夏五月廖恩叛于南劒州秋七月己亥廖恩降冬十月癸巳　詔濮安懿王

諸子襲封濮國王奉祠事後承襲遍即傳長孫庚子皇子俊薨十一月甲戌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十二月壬午　詔改元丁亥　皇第六子封均國公佾建國公

元豐元年春正月庚申月有食之閏月壬辰孫固同知樞密院事己亥曾孝寬以父憂罷秋九月乙酉呂公著薛向並同知樞密院事冬十月丁未重修都城畢工興役凡三年十二月壬子皇子佾薨置大理獄

二年春瀘州蠻乞弟反以韓存寶討之三月庚辰以內侍宋用臣導洛通汴夏五月庚辰　詔曰　濮安懿王　先帝斟酌典禮即園立廟　詔王子孫歲時奉祀義叶恩稱後世無得議焉今三夫人名位或未正塋域或異處有司置而不講曷足以彰　先帝甚盛之德仰承在天之志乎三夫人可並稱曰王夫人命

主司擇歲月遷祔　濮園甲申元絳罷戊子蔡確參知政事六月清汴成冬十月庚戌赦天下乙卯　太皇太后曹氏崩十二月乙巳　詔酌周官賓興之意立太學三舍選察升補之法

三年春二月丙午章惇參知政事三月乙丑吳充罷癸酉葬　慈聖光獻皇后于永昭陵秋七月甲戌　詔曰朕惟　皇以道帝以德王以業各因時制名用配其實何必崇稱號以自飾哉秦漢以來尊天子曰皇帝其亦至矣朕承　祖宗之休宅士民之上凡虛文繁禮悉已革去而近司羣辟猶或時以稱号見請雖出於歸美報上之忠然非朕所以若稽先王之意自今每遇大禮罷上尊號癸未彗出西方丙戌　詔曰乃孟秋癸未彗出西方朕甚懼焉其令中外臣僚並許直言朝政闕失朕虛心以改丁亥　詔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而屬有尊親

之殊禮有隆殺之別故遠而尊者祖則祀於郊之圜丘而配天迩而親者祢則祀於國之明堂而配上帝圜丘祀天則對越諸神明堂則上帝而已故其所配如此然後足以適尊親遠近之義其將來祀　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上帝餘從祀羣臣悉罷八月乙巳　詔曰朕嘉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禄小大詳要莫不有叙分職率屬而万事條理　國家受命百年而官政尚慨前聞參酌損益趨時之宜使臺省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制禄凡厥恩數悉如舊章中書具奏九月乙亥初行官制辛巳大享　明堂用新樂大赦天下癸未薛向孫固並改樞密副使丙戌皇弟顥封雍王顥曹王馮京樞密使薛向罷丁亥吕公著改副使冬十月甲戌月有食之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正月改五路義勇爲保甲辛亥馮京罷孫固知樞密院事韓縝同知院事三月癸卯章惇罷甲辰張璪參知政事夏四月种諤言夏人害其王秉常議討之遣内侍王中正節制鄜延内侍李憲節制環慶涇原高遵裕以環慶之師鄜延之師种誼以鄜延之師問罪夏人辛未月有食之五月庚子皇子傭薨秋七月癸卯斬韓存寶子軍吏命林廣將存寶兵平之弟九月乙酉復闌州冬諸將之師至靈州城下敗績十二月詔班師林廣與之弟戰敗之

五年春正月林廣追逐之弟至歸徠州二月癸巳還師夏四月壬子日有食之癸丑更官制以王珪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門下侍郎張璪改中書侍郎蒲宗孟尚書左丞王安禮尚書右丞丁丑吕公著罷六月丙辰　詔自今事不以大小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更不帶三省字行出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太重　上曰三省體均中書省擬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承而行之苟有不論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制也秋八月壬子　皇第六子封延安郡王九月甲戌城永樂夏人來攻戊戌城陷徐禧李稷李舜舉死之冬十一月乙酉奉安　祖宗神御于景靈宮大赦天下

六年春正月丁丑朔新玉輅毀夏閏六月乙亥朔夏國王秉常納款壬辰皇子佖封儀國公庚子加上　仁宗　英宗尊謚秋七月丙辰孫固罷韓縝知樞密院事安燾同知院事八月丁亥月有食之辛卯蒲宗孟罷王安禮尚書右丞李清臣尚書右丞冬十月夏國主秉常遣使來甲戌　皇第十一子封寧國公十一月丙午祭　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天下

七年春三月丁巳　皇子延安郡王侍宴于集英殿秋七月甲寅王安禮罷八月己丑皇子俣封成國公冬十一月庚午皇子似封和國公

八年春正月戊戌　皇帝不豫甲辰大赦天下三月甲午朔　皇太后垂簾立　皇子延安郡王爲皇太子乙未大赦天下戊戌　皇帝崩于福寧殿聖壽三十八殯于殿之西階羣臣上尊謚曰　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號　神宗冬十月乙酉葬永裕陵紹聖二年加上尊謚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欽仁皇帝崇寧三年再加上尊謚曰　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政和三年改上尊謚曰　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臣稱曰　宋自建隆迄于治平百年之間　四聖相授深仁厚澤浹于人心者至矣承平日久事多舒緩　神宗皇帝乃慨然圖又立政造事以新一代之治於是廣親親之道以睦九族尊經術之士以作人材弛力役以便民通貨財而阜國時散薄斂以行補助之政嚴修保伍以爲先事之防興水土之利而厚農桑分南北之祀而侑　祖禰酌六典以正百辟制九軍而攘四夷凡所制作欲以遠述治古可謂厲精之主矣雖然銳于始者其終必悔　神宗末年蓋亦悔矣而臣下不能將順其意此後日繼述之論所由起也

東都事略卷第八

本紀九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神宗第六子也母曰　欽成皇后朱氏以熙寧九年十二月七日生赤光照室十年授天平軍節度使封均國公元豐五年改鎮彰武封延安郡王七年　神宗宴百官于集英殿　哲宗初侍立于朝　天表粹溫進止中度宰臣王珪稱賀　神宗曰皇家慶事與卿等同之令　皇子與珪等相見珪等再拜稱謝八年春　神宗寢疾彌留三月癸未王珪奏言去冬常奉　聖訓　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閤願蚤建東宮又奏請　皇太后權同聽政　神宗首肯越明日三月甲午朔　皇太后垂簾於福寧殿是日立　哲宗爲皇太子戊戌　神宗崩奉　遺制即　皇帝位于

柩前尊　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皇后曰皇太后　德妃朱氏爲皇太妃己亥大赦天下皇叔顒封楊王頵荆王　皇弟封遂寧郡王似大寧郡王俁咸寧郡王似普寧郡王夏四月辛未詔寬保甲養馬手申罷免役錢五月乙未詔求直言庚戌王珪薨戊午蔡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韓縝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司馬光門下侍郎六月丁亥詔曰朕紹承燕謀獲奉　宗廟初攬庶政戀于大道夙夜祇畏不敢皇寧懼無以章　先帝之休烈而安輯天下之民永惟古之王者御政之始必明目達聰以防壅蔽敷求讜言以輔不逮然後物情徧以上聞利澤得以下究詩不云乎訪予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羣臣所以進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助朕甚慕焉應中外臣寮及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在京於登聞檢鼓院投進在外於所屬州軍驛置以聞朕將親覽以攷其中而施行之秋七月戊戌呂公著尚書左丞罷保甲八月丙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乙酉葬　英文烈武聖孝皇帝于永裕陵丙戌罷方田

元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改元丙戌　太皇太后詔曰原廟之立所從來久矣前日　神宗皇帝初即祠宮並建寢殿以崇嚴祖考其孝可謂至矣今　神宗既已升祔於故事當營館御以奉神靈而宮垣之東密接民里欲加開展則懼成煩擾欲採擇紳之議皆合帝后爲一殿則慮無以稱　神宗欽奉　祖考之意聞治隆殿後有園池以后殿推之本留以待未亡人也可即其地立　神宗原廟吾万歲之後當從　英宗皇帝於治隆上以寧神明中以成　吾子之志下以安民之心不亦善乎二月乙丑罷雇役丁卯　詔內外待制大中大夫以上各舉監司二人閏月庚寅蔡確罷司馬光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壬辰呂公著門下侍郎丙午李清臣尚書左丞呂大防尚書右丞辛亥章惇罷乙卯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己丑韓縝罷壬寅呂公著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文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五月丁巳朔韓維門下侍郎秋七月辛酉　詔以十科舉士八月辛卯罷俵青苗壬辰皇弟偲封祁國公九月丙辰朔司馬光薨辛酉大享　明堂大赦天下己卯張璪罷冬十月戊午呂大防中書侍郎劉摯尚書右丞以浮屠安強葭盧米脂四砦歸于夏人

二年春三月丁巳　太皇太后詔曰祥禫既終典策告具而有司遵用　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宇當受冊於文德殿雖　皇帝

盡孝愛之意務極尊崇而朝廷有損益之文各從宜稱仰惟
章獻明肅皇后輔佐 眞廟擁佑 仁宗茂業豐功宜見隆異
顧予涼薄絕企徽音稽用舊儀實有慙德所有將來受冊可止
就崇政殿 太皇太后諭執政曰毋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
殿天子正牙豈女主所當御哉夏四月辛卯 詔曰朕承
祖宗之休獲紹大統而涉道日淺昧于致治万事失中以干陰
陽之和乃自冬迄夏旱暘為虐四方之内被災者廣生民嗷嗷
無所告勞永維 災變之來蓋不虛發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
與功罪失當而賦稅無節與民力屈竭而土木不息與抑忠言
壅於上聞而德澤不下流與何灾異之滋至也非克己思過洗
心修德其何以答塞天變協至太和可自今避正殿減常膳公
卿大夫其勉修厥職共圖消復已亥 太皇太后詔曰有司奏
受冊當依典故在從吉之後夫冊典備物以致隆名國之盛禮
也行於和平之日懼不克稱況今旱暵為虐苗稼將槁民則何
罪咎實在予雖側躬永思損膳自戒尚慮無以塞責消變而有
司乃於此時欲以隆名盛禮加我是實予之不德所有將來受
冊禮宜權停罷丁未 詔曰 祖宗設六科之選策三道之要
以網羅天下賢俊 先皇帝興學校崇經術以作新人材變天
下之俗故科目之設有所未皇今天下之士多通於經術而知
所學矣宜復制策之科以徠拔俗之材裨于治道蓋乃帝王之
道損益趣時不必盡同同歸于治而已今復置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科自今年為始西蕃酋鬼章犯南川砦遂城洮州遣游
師雄行邊五月丁亥李清臣罷劉摯尚書左丞王存尚書右丞
六月辛丑安燾知樞密院事秋七月辛未韓維罷八月游師雄
以种誼入洮州擒鬼章青宜結以獻
三年夏四月辛巳吕公著以司空平章軍國事吕大防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孫固門下
侍郎劉摯中書侍郎王存尚書左丞胡宗愈尚書右丞趙瞻僉
書樞密院事六月夏人寇邊荆王頵薨秋七月癸丑 太皇太
后詔有司褒崇 皇太妃討論典故以聞夏人寇邊八月皇叔
頵封徐王冬閏十二月甲辰 詔百官觀新樂甲寅 太皇太
后詔曰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以闕討員
至相倍蓰上有久閑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
臣攷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原吾今自
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救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
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毋后之比今當又
損以示必行夫以 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
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豪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
各忘内顧之恩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
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 皇太后 皇太妃準此
四年春二月甲辰吕公著薨三月己卯胡宗愈罷夏五月甲申
月有食之六月甲辰范純仁王存罷丙午韓忠彦尚書左丞許
將尚書右丞趙瞻同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庚辰安燾以母憂罷
九月辛巳大享 明堂大赦天下冬十一月癸未孫固知樞密
院事劉摯門下侍郎傅堯俞中書侍郎
五年春二月庚戌文彦博致仕三月丙寅朔趙瞻薨壬申韓忠
彦同知樞密院事蘇頌尚書左丞夏四月丙午孫固薨自去冬
不雷至于五月丁亥始雨冬十二月辛卯朔許將罷

六年春二月辛卯劉摯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巖叟僉書樞密院事癸巳蘇轍尚書右丞秋上清儲祥宮成冬十月庚午幸太學十一月乙酉朔劉摯罷辛丑傅堯俞罷

七年夏四月己未立　皇后孟氏甲子　詔皇后具六禮五月戊戌御文德殿發冊以呂大防為奉迎使六月辛酉蘇頌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門下侍郎韓忠彥知樞密院事范百祿中書侍郎梁燾尚書左丞鄭雍尚書右丞劉奉世僉書樞密院事王巖叟罷秋九月壬辰　太皇太后謂輔臣曰郊祀依仁宗　先帝故事呂大防蘇轍蘇頌以天地合祭為是范百祿以元豐六年南郊分祀　上帝配以　太祖未可輕改大防等議以　皇帝即位未嘗親祀天地合行合祭之禮為有名遂降　詔曰　國家郊廟時祀　祖宗以來命官攝事惟三歲一親郊則饗清廟冬至合祭　天地于圜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義　先帝詔定親祠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不設皇地示位而　宗廟之饗率如權制朕以涼昧嗣承　六聖休德鴻緒今茲禋禮奠幣上帝祼鬯廟室而地示大神久未親祀矧朕方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示位以嚴並況之報冬十一月癸巳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

八年春三月甲申蘇頌罷辛卯范百祿罷夏四月癸丑　詔曰方夏暑時動植之類皆以遂其長養而吾民觸禁抵法繫縛囹圄其深文之吏或不能體朕欽恤之意因循延蔓久不為決于陰陽之和非細故也其詔天下官師之長敬若時令哀矜庶獄以丕應朕志丁巳　詔曰朕惟　祖宗嚴奉郊廟每以三歲對越二儀　先帝元豐之末講方丘特祭之儀蓋將補一代之闕容振百王之墜典朕以菲德嗣守丕基　列聖已行謹當遵奉先朝未舉懼不克堪理既不疑事無可議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六月戊午梁燾罷秋七月丙子朔范純仁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八月辛酉　太皇太后不豫戊辰大赦天下九月戊寅　太皇太后高氏崩于壽康殿是月　皇帝親政

紹聖元年春二月丁未李清臣中書侍郎鄧潤甫尚書右丞鄭雍尚書左丞己酉葬　宣仁聖烈皇后于永厚陵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乙亥呂大防罷戊子皇叔顥封冀王丁酉蘇轍罷夏四月癸丑改元壬戌章惇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閏月癸酉　詔罷十科舉士甲申安燾門下侍郎五月甲辰　詔進士專治經術辛亥劉奉世罷乙丑鄧潤甫罷丁卯復免役保甲法六月癸未曾布同知樞密院事貶責元祐臣寮秋九月庚戌罷制科冬十二月甲午貶責元祐史官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

二年春三月加上　神宗尊謚夏四月庚午　詔恤刑獄秋九月辛亥大享　明堂大赦天下冬十月甲子鄭雍罷甲戌許將尚書左丞蔡卞尚書右丞辛巳皇叔顥封楚王十一月乙未安燾罷

三年春正月庚子韓忠彥罷二月夏人犯邊戊子　詔罷合祭自今閒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于北郊三月辛亥　皇弟似封申王　皇弟封端王六月夏人寇邊秋七月癸卯月有食之九月折可適與夏人戰于雞翹嶺敗之己酉滁州沂州

地震壬子楚王顥薨乙卯皇后孟氏廢居瑤華宮冬十月夏人犯邊

四年春正月庚戌李清臣罷二月章惇言司馬光等已追貶而呂大防劉摯梁燾等亦宜量罪示罰凡三十七人皆貶甲子文彥博降太子少保閏月壬寅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中書侍郎蔡卞尚書左丞黃履尚書右丞夏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己酉彗出西方九月壬子詔曰彗出西方災譴為大朕甚懼焉公卿各宜悉心修政輔朕不德仍許中外臣僚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乙卯大赦天下

元符元年春三月戊午殺內侍陳衍乙丑咸陽民段義獻玉璽甲戌皇弟俁封荊王似簡王偲永寧郡王夏四月壬辰林希罷五月戊申朔 皇帝授傳國寶呂惠卿帥師破夏人于大沙堆六月戊寅朔改元冬十一月甲子祀 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天下

二年春三月遼國遣蕭德崇來夏四月癸巳皇弟俁封睦王五月癸亥進策西安城于天都山六月 詔親祀北郊並依南郊儀制秋八月皇子生赦天下丁酉王瞻招納青唐王子瞎征九月庚子朔夏國遣使來于未以 賢妃劉氏立為皇后閏月收復青唐以瞎征隴拶等來歸辛巳黃履罷乙未皇子薨

三年春正月戊寅大赦天下己卯 皇帝崩于福寧殿聖壽三十五殯于殿之西階羣臣上尊謚曰 欽文睿武昭孝皇帝廟號 哲宗七月壬寅葬 永泰陵崇寧三年加上尊謚曰 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政和三年改上尊謚曰 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臣稱曰 哲宗皇帝爰自沖年嗣膺大曆是時 宣仁共政登進忠賢以安天下故元祐致治之盛庶幾 仁宗及紹聖親政起熙豐舊人而用之元祐政事一切務以相反烏虖 哲宗之英毅開敏有能致之資惜乎大臣不以忠厚而事其上也

東都事略卷第九

本紀十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神宗第十一子也母曰　欽成皇后陳氏以元豐五年十月十日生后就館之月陰雨弥旬既誕天氣澄霽六年授鎮寧軍節度使封寧國公八年封遂寧郡王紹聖三年拜平江鎮江軍節度使封端王元符三年春正月己卯　哲宗崩　皇太后坐福寧殿東垂簾謂宰臣章惇等曰以皇帝已棄天下惇等哭　皇太后曰　皇帝無子天下事須早定惇獨厲聲曰當立同母弟　皇太后曰　神宗諸子申王長而有目疾次即　端王當立惇曰以年則申王長當立以禮律同母弟簡王當立　皇太后曰俱是　神宗子豈容分別當立　端王惇等唯唯承命　王入即皇帝位于福寧殿奉　遺制　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庚辰大赦天下癸未追冊　貴儀陳氏爲皇太妃丙戌皇兄佖封陳王戊子皇弟俁封衛王以蔡王偲定王二月丁未立　皇后王氏庚申韓忠彥門下侍郎黃履尚書右丞三月太史言四月朔日當食庚寅　詔曰太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在正陽之月變異甚鉅殆不虛生夙夜以思未燭厥理將以弥綸初政消弭天譴自非藥石之規孰開朕聽況今周行之內人有所懷勿憚之中言皆可采凡朕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媺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直言毋有忌諱夏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甲辰韓忠彥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庚戌　皇長子生辛亥大赦天下五月癸酉　皇太后詔曰　瑤華廢后累經大霈其位號禮數令三省樞密院詳議以聞丙子廢后孟氏復爲元祐皇后　皇后劉氏爲元符皇后乙酉蔡卞罷秋七月丙寅朔　皇太后歸政癸酉赦天下八月壬寅葬　欽文睿武昭孝皇帝于永泰陵丁未　詔曰朕恭惟　仁宗皇帝躬天地之度以仁治天下授　英宗以神器之重措宗社於泰山之安功隆德厚孰可擬議　神宗皇帝以聖神不世出之資慨然大有爲於天下規模宏遠凜凜乎三代之風而廟祏之制未及尊崇之典闕孰甚焉其令禮官攷定　仁祖　神考廟制詳議以聞庚戌禮官言　二宗之廟請如　聖詔永祀不祧與天無極　詔恭依建景靈西宮九月庚午　皇長子封韓國公辛未章惇罷冬十月丁酉韓忠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壬寅曾布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己未　詔曰神考以天縱之聖厲精治道內修法度外闢境土新一代之典則以遺我後人而往者任事之臣用心或過朕所不取朕於爲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間斟酌可否舉措損益惟時之宜旌別忠邪用捨進退惟義所在使政事不失其當人材各得其所則能事畢矣無偏無黨正直是與常用中以與天下休息以成朕繼志述事之美咨爾中外服我訓誡　十一月庚午　詔改元戊寅安燾知樞密院事庚辰黃履罷辛卯范純禮尚書右丞十二月戊申赦天下是歲以湟鄯廓三州歸于青唐

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赤氣起東北弥亘西方甲戌　皇太后向氏崩于慈寧殿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五月丙寅葬　欽聖憲肅皇后于永裕陵　欽慈皇后陳氏改祔裕陵六月庚寅朔　皇長子封京兆郡王戊午范純禮罷秋七月丙

弋安謙罷丁亥將之奇知樞密院事陸佃尚書右丞蔡同知樞密院事九月趙諗反于渝州冬十月乙未李清臣罷十一月庚申陸佃尚書左丞溫益尚書右丞庚申祀　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天下　詔改元

崇寧元年春正月河東地震二月戊戌趙諗伏誅庚子　皇子煥封魏國公辛丑　皇太妃朱氏薨夏五月庚申韓忠彥罷戊辰　欽成皇后祔葬裕陵己卯陸佃罷庚辰許將門下侍郎溫益中書侍郎蔡京尚書左丞趙挺之尚書右丞閏六月壬戌曾布罷秋七月戊子蔡京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甲午都省置講議司庚子章楶罷八月辛未開封府置居養院甲戌蔡京請天下並置學養士倣太學三舍為攷選升補之法己卯趙挺之尚書左丞張商英尚書右丞建辟雍外學冬十月癸亥將之奇罷蔡卞知樞密院事甲戌　元祐皇后復居瑤華宮十一月乙酉溪洞徼州并誠州納土甲辰　詔曰元符末下詔求直言蓋欲廣朕聞見裨益政治比以所上章疏付之有司攷其邪正令具名來上其間忠言讜議指陳闕失力陳父子兄弟繼述友恭之義者四十一人悉令旌擢以勸多士內有附會姦慝誣毀

先帝政事總五百四十一人然言有淺深罪有輕重取其詆譏謗訐尤甚者三十人可逐之遠方次等四十一人其言亦多詆訕各逐等第責降以戒為臣之不忠者戊申　皇子楷封高密郡王

二年春正月乙未辰沅溪洞納土壬寅溫益薨丁未蔡京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二月甲寅以　元符皇后劉氏為太后居崇恩宮甲子蔡京以陝西鑄大銅錢當十夾錫錢當二夏四月己巳大赦天下戊寅趙挺之中書侍郎張商英尚書左丞吳居厚尚書右丞安惇同知樞密院事五月己亥皇子楫封楚國公秋七月戊寅朔青唐來納土八月戊申張商英罷九月庚寅詔曰　本朝　僖祖至　仁宗始備七世當　英宗祔廟上祧順祖暨　神考祔廟又祧　翼祖則　哲宗祔廟　父子相承當為一世祧遷之序典禮可檃令禮官詳議聞奏其後禮官言當祧　宣祖甲辰　詔曰自京師至于郡縣春秋祈報徧于天下者唯社稷為然今守令不深惟其故以是為不急之祀壇壝不修民得畜牧種藝於其間春秋行事取具臨時乃或器用弗備粢盛弗蠲齋祓懈褻獻失度甚不副朕稱秩祀典之意其令監司巡歷所至察不如儀者

三年春正月戊子　詔江池饒建州鑄當十大錢二月丁未州縣置漏澤園壬子　皇子楫封南陽郡王三月丁亥倣周官司園之法令諸州築園土以居強盜貧死者晝則役作夜則拘之視罪之輕重以為久近之限許出園土充軍無過者縱釋之辛丑大內災夏四月辛酉皇子楫封樂安郡王乙丑罷講議司王厚復書唐五月癸酉樂安郡王楫薨丙申　詔曰乃者有司以哲宗嗣承　神考父子相繼自當為世故上祧　宣祖惟我祖考功隆德大萬世不祧者今已　五宗則　七廟當祧者二宗而已遷毀之禮近及　祖考殆非先王尊祖奉先之意其議奏六月丙午　詔諸路州軍未置學處並置學養士壬子置篆學于已籍元祐姦黨以司馬光為首凡三百九人刻石于文德殿門之東壁秋七月上　神宗　哲宗尊謚八月丙午許將罷九月乙亥趙挺之門下侍郎吳居厚中書侍郎張康國尚書

左丞鄧洵武尚書右丞皇子樞封吳國公癸巳建　九廟冬十月夏人寇涇原己巳　詔已祧　翼祖　宣祖廟並復十一月甲戌幸太學辟雍丙戌皇子杞封冀國公丁亥　詔曰昔　神考嘗議以三舍取士而罷州郡科舉之令其法始於畿甸而未及行於郡國肆朕纂圖制詔有司講議其方成書來上悉推行之設辟雍於國郊以待士之升貢者其詔天下除將來科場如故事外並罷州郡發解及省試法其取士並繇學校升貢丙申祀　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天下十二月戊午安惇薨

四年春正月丙戌　詔於帝鼎官立大角鼎星祠丙申蔡卞罷二月己酉置三衞府甲寅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劉逵同知院事何執中尚書左丞乙卯頒方田法于天下閏月趙懷德降三月甲辰趙挺之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戊午復銀州丁卯牂柯夜郎納土夏五月乙丑　詔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天下承平日久民既庶矣而養生送死尚未能無憾朕甚憫焉今鰥寡孤獨既有居養之法若疾而無醫則爲之置安濟坊貧而不葬則爲之置漏澤園朕之志於民深矣監司守令奉行毋忽六月丙子興復解池鹽寶戊子趙挺之罷秋七月丁巳京畿四面置鋪屏衞京師八月九鼎成甲申奉安九鼎戊子　詔即國丙巳之地建明堂辛卯　詔曰道形而下先王體之協於度數播於聲詩其樂與天地同流雅頌不作久矣去聖逾遠遺聲弗存迺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爲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祖宗積累之休上帝克相豈朕之德哉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至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二代之制宜賜名曰大晟

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万邦與天下共之豈不美與其舊樂勿用時蔡京用魏漢律鑄鼎作樂漢律取尚書身爲度之義以上年二十四當四六之數取上中指以爲黃鍾之寸而生度量權衡以作樂而京爲緣飾之　詔陝西置蕃學九月己亥大赦天下　詔元祐黨人徙移近地惟不得至四輔畿甸乙巳　詔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政也應京畿三路保甲並於農隙時教閱冬十月壬辰日有黑子十二月乙亥　詔大司成攷德行道藝歲貢之

五年春正月庚子彗出西方甲辰吳居厚門下侍郎劉逵中書侍郎乙巳　詔曰乃孟春之夕星文變見朕甚懼焉應中外臣僚並許直言朝政闕失朕虛心以改以銷乾象之變　詔元祐元符係籍黨人朝堂及外處石刻並令除毀丁未大赦天下罷方田壬子罷圜土二月丙寅蔡京罷趙挺之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月丙辰蔡王似薨夏五月辛亥皇子栩封魯國公秋七月壬寅　詔改元冬十月壬戌　詔曰有天下者尊事上帝敕命惟幾敢有弗虔而釋氏之教修營佛事妄以天帝次於鬼神之列瀆神踰分莫此之甚其能克享上帝之心乎有司其除削之以稱朕嚴恭寅畏之意十一月辛卯陳王佖薨十二月己未劉逵罷

大觀元年春正月戊子朔大赦天下罷議禮局于尚書省甲午蔡京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壬寅吳居厚罷壬子何執中中書侍郎鄧洵武尚書左丞梁子美尚書右丞丁巳　詔曰古之學者三年通一經十有五年則五經皆通熙寧中進士以經術今已三十餘年士益習矣自今學生願兼他經者聽量立陞進

之法使天下全材異能得以進焉三月丁酉趙挺之罷何執中門下侍郎鄧洵武中書侍郎梁子美尚書左丞朱諤尚書右丞甲寅　詔以八行取士夏五月己丑皇子楨封楊國公張懷素以吳儲吳倖謀反伏誅庚寅鄧洵武罷甲午頒新樂六月己未梁子美中書侍郎乙亥朱諤薨秋八月丁巳皇弟似封魏王偲鄧王　皇第九子封蜀國公己未上　僖祖徽號曰　僖祖立道肇基積德起功懿文憲武睿和至孝皇帝庚申徐處仁尚書右丞林攄同知樞密院事九月辛亥大享　明堂大赦天下冬十月辛酉蘇州地震癸亥大雨雹徐處仁以母憂罷閏月丙戌林攄尚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壬戌　詔曰朕承　祖宗休烈万邦作孚典章文物於斯爲盛永惟受命之符當有一代之制而尚循秦六璽之用度越百年之久或未大備自天申命地不愛寶獲金玉於異土得好工於編氓八寶既成夐無前比殆天所授非人能爲顧何德以承之哉夫制而用之存乎其人天人相因自然之理足以繼志　烈考而傳之万世可以來年正月朔旦御大慶殿恭受八寶

二年春正月壬子朔　皇帝受八寶大赦天下庚申皇弟俁封燕王偲越王　皇長子封定王楷嘉王樞建安郡王杞文安郡王栩安康郡王楨濟陽郡王　皇第九子封廣平郡王丙子以內侍童貫爲武康軍節度使三月甲子立子材封魏國公乙亥皇子模封鎮國公黃河清夏五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乙丑洮州溪哥城王子臧征僕哥降六月乙酉涪州夷族納土秋八月丙申梁子美罷九月辛亥林攄中書侍郎余深尚書左丞王申皇子植封吳國公癸酉　皇后王氏崩冬十一月辛酉訪求古禮器壬戌　詔討論臣庶祭禮癸亥　詔曰禮當追述三代之意適今之宜開元禮不足爲法今親制冠禮沿革付議禮局餘五禮令視此編次十二月壬辰葬　靖和皇后于裕陵之次

三年春正月丁卯夷州納土己巳胡耳西道蠻納土二月丙子朔播州納土三月壬申張康國薨夏四月戊寅林攄罷癸巳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癸卯余深中書侍郎薛昂尚書左丞劉正夫尚書右丞六月甲戌朔管師仁罷丁丑蔡京以太師罷辛巳何執中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秋八月乙酉皇子朴封雍國公九月皇子棣封徐國公江淮大旱自六月不雨至于冬十月十二月　詔東南罷鑄夾錫錢

四年春二月己丑余深門下侍郎張商英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丁酉罷河東河北京東鑄夾錫錢夏五月丁未彗出奎婁戊午大赦天下余深罷六月乙亥張商英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丙申薛昂罷秋七月戊申皇子樸封冀國公八月乙亥劉正夫中書侍郎侯蒙尚書左丞鄧洵仁尚書右丞庚辰吳居厚門下侍郎閏月己酉　詔太廟親祠不用犬牲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丁酉立　貴妃鄭氏爲皇后鄭居中罷庚申吳居厚知樞密院事十一月丁卯祀　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天下　詔改元十二月罷內藏東北出剩鹽鈔及六路　上供錢鈔

本紀十一

政和元年春正月戊寅皇子拱封定國公三月癸酉王襄同知樞密院事夏淮南旱五月戊辰　詔以當十錢當三秋八月丁巳張商英罷九月戊寅王襄罷以童貫使于遼丁亥皇子楫封廣國公冬十月辛卯　詔曰朕奉承　聖考任賢使能惟恐弗及用事之臣弗迪訓告乘高執而爲邪附下罔上陰害紹述姦跡既露猶復怙終朕甚蓄之朕於士大夫矜以節行厲以廉耻寵以高爵厚祿可謂無負矣其有險詖躁競朋黨比周朕則放棄戮辱焉布告列位咸諭朕意十一月癸亥　詔曰毀傷支體有害風教況夷之法中華豈可效之監司宜禁止丙子皇子榛封福國公

二年春正月童貫使還以其叛臣馬植來歸易姓名曰李良嗣夏四月己丑　詔縣令勸課癸卯　詔曰古者井天下之田而衣食足　神考方天下之田以正經界庶乎復古矣今續而成之以紹先烈焉其復方田五月皇子楥封慶國公己巳蔡京以太師楚國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六月己丑余深門下侍郎秋七月甲子　詔曰親親仁也今宗族蕃衍盛大其置敦宗院於兩京以養宗室九月癸未　詔曰前代以僕臣充宰相之任六卿爲三公之官昔我　神考有志改爲或未遑暇朕適追來孝若昔大猷稽三代公孤之名效左輔右弼之號是正名實惟古之師官不必備而惟其人祇于新書克祇厥服以成　烈考之志宜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以左輔右弼太宰少宰易侍中中書令左右僕射之名舊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及尚書置令並罷又　詔太尉古官舊掌戎事雖循秦漢爲三公之任名稱已久可改爲武選一品之位在節度使之上其儀物班序居執政之次冬十月戊子獲元圭於民間蔡京以爲天錫禹者十一月戊寅　皇帝受元圭於大慶殿大赦天下辛巳何執中改少傅太宰兼門下侍郎十二月辛亥皇子榘封衛國公是歲定國公拱薨

三年春正月甲子　詔曰朕荷天之休錫以元圭告成厥功推原本始實自我　烈考弛張弥綸權輿万事以克用乂亦惟我哲宗繼志述事克篤前烈顧朕何德以堪之永言孝思不可不告可差官冊告　永裕　永泰陵　神宗尊謚不著稽古建立法度之意　哲宗遵制揚功永未昭顯其令羣臣議奏丁丑吳居厚罷鄭居中知樞密院事己卯皇子楗封韓國公丙辛卯崇恭太后崩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南平夷納土癸巳鄧洵仁罷己酉薛昂尚書右丞閏月丙辰　詔曰周稱王姬見於詩雅姬雖周姓效古立制宜莫如周令帝天下而以主封姬可改公主爲帝姬郡主爲宗姬縣主爲族姬其稱大者可並依舊仍以嫁名二字易其國號兩國者以四字庚午慶國公楨薨五月丙午　昭懷皇后祔葬　泰陵己酉以大晟樂班之天下其舊樂悉禁秋七月己亥貴妃劉氏薨九月創方澤以祀地祇冬十一月壬寅祀　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天下增上　神宗徽號改定　哲宗尊謚戎州夷人納土十二月保州納土

四年春二月　皇長子行冠禮于文德殿夏五月丙戌始祭地祇于方澤赦天下霸州納土冬十一月丁丑皇子楹封相國公

五年春正月夷卜漏犯瀘州二月乙巳立　皇長子定王爲皇太子甲寅大赦天下夏六月孟昌齡鑿大伾作三山橋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丁丑　詔建明堂丁亥皇子機封陳國公樾封瀛國公冬十一月丙戌皇子楱封惠國公十二月戊午趙適擒卜漏是歲遼人與女眞交攻遼人大敗

六年春二月童貫僉書樞密院事宣撫陝西河東河北三月辛丑茂州夷人納土夏四月辛未何執中以太傅致仕己丑罷夾錫錢庚寅　詔蔡京三日一朝仍赴都堂及輪往逐省治事辛卯上　玉皇尊號曰　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合眞體道昊天玉皇上帝童貫以种師道之師大敗夏人於臧底河成德軍五月庚子鄭居中太宰兼門下侍郎劉正夫少宰兼中書侍郎壬寅鄧洵武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庚子　詔曰朕嗣　先帝盛德大業法成令具吏習而民安之休祥荐臻四方蒙福生齒日衆本支蕃衍蠻夷納土開疆寖廣興事造功制禮作樂四方之遠人材之衆倍徙於前遠矣挾姦罔上者於太平豐享豫大之時欲爲五季變亂栽損之計朕若稽古訓審而後行而施之罔極豈有改作蓋害成之人敢行私智爲臣不忠罪莫大此可令御史臺覺察糾奏荆湖蠻寇攻沅州八月癸亥　詔邊臣曰北虜不道結釁女眞南北生靈皆朕赤子凡百舉措當務持重違者朕不汝貸己巳侯蒙中書侍郎薛昂尚書左丞九月辛卯朔上　昊天尚帝號寶冊丙申大赦天下冬十一月己亥祀　昊天上帝于圜壇大赦天下庚子白時中尚書右丞辛丑魏國公材薨癸卯上　后土徽號曰　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皇子樫封鄆國公十二月乙酉劉正夫致仕遼主延禧與女眞戰大敗而潰邪律淳自立於燕

七年春正月召道士林靈素于温州築通眞宮以處之癸丑　皇帝崇尚道教號　教主道君皇帝二月辛未改天下天寧觀爲神霄玉清万壽宮無觀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建寶籙宮三月乙未童貫權領樞密院事夏五月辛丑祭　地祇于方澤赦天下六月　明堂成秋七月庚子　詔八寶增定命寶自今以九寶爲稱八月鄭居中以母憂罷九月宗祀于　明堂大赦天下冬十月乙卯朔　御明堂平朔左个以是月天運致治布告于天下自是月朔布政率頒曆率推改氣運具之文辭以爲常戊寅侯蒙罷十月鄭居中起復余深少宰兼中書侍郎白時中中書侍郎十二月丁巳薛昂門下侍郎庚午童貫領樞密院事

重和元年春正月甲申朔　皇帝受定命寶戊子皇孫諶封崇國公己丑大赦天下庚戌王黼尚書左丞童貫帥師與夏人戰于割牛城我師敗績熙河帥劉法死之二月庚午遣馬政由海道聘女眞夏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六月癸酉夏人納款秋七月壽山艮嶽成八月庚午建道學癸酉皇子椅封嘉國公九月辛巳　宗祀明堂自是歲以爲常庚寅薛昂罷白時中門下侍郎王黼中書侍郎馮熙載尚書左丞范致虛尚書右丞辛丑鄭居中罷閏月丁卯皇子楷封鄆王丙子　詔曰昔我　藝祖受禪于周嘉祐中擇柴氏一人封崇義公而三恪之封不及禮蓋未盡除崇義公依舊外擇柴氏最長見存者爲周恭帝後以其世監周陵廟與知縣請給以示繼絕之仁爲國三恪冬十一月己酉朔大赦天下改元丙子　詔服韍改用履

宣和元年春正月壬子皇子樞封肅王杞景王乙卯　詔改佛爲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耶德士尼爲女德士寺爲宮院爲觀祭銅鈸塔像佛賜天尊服德士依道流戴冠丁巳女眞遣使者來余深太宰兼門下侍郎王黼少宰兼中書侍郎癸酉皇子棣封溫國公二月庚辰　詔行藉田改元三月己未馮熙載中書侍郎范致虛尚書左丞張邦昌尚書右丞京師大水是月皇后親蠶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癸巳禁邊將以陳辛爲逃亡者秋八月丁酉神霄宮成九月乙卯范致虛以母憂罷冬十一月九卯祀　昊天上帝于圜壇大赦天下放林靈素歸于溫州戊辰張邦昌尚書左丞王安中尚書右丞是歲金人攻遼國陷其東京黃龍府

二年春正月甲子罷道學二月乙亥趙良嗣王環聘金國夏五月甲子祭　地祇于方澤六月戊寅蔡京致仕乙酉罷方田秋七月皇子慤封英國公九月壬寅金國遣錫速昌魯等來乙巳詔復佛號德士復爲僧丙辰以馬政聘金國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睦州方臘陷睦婺杭歙等州十一月己亥余深罷庚戌王黼太宰兼門下侍郎十二月丁亥以童貫譚稹討方臘己丑鄭居中權領樞密院事

三年春正月壬寅鄧洵武薨戊午皇子栩封濟王模樂安郡王二月丁卯罷淮南兩浙福建等路計置華石　詔罷辟雍癸巳大赦天下方臘陷楚州淮南盜宋江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丙寅貴妃劉氏薨庚寅童貫以其將辛興宗與方臘戰于青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戊戌鄭居中領樞密院事蟆閏月置應奉司秋七月戊子童貫俘方臘以獻八月丙辰方臘伏誅冬十一月丁丑馮熙載罷張邦昌中書侍郎王安中尚書左丞李邦彥尚書右丞辛巳皇子桐封儀國公十二月壬子皇子楹封益王　皇第九子封康王模祁王孝溢悉平

四年春正月金國遣使來約夾攻遼國丁丑以童貫宣撫陝西河東河北時金人已破中京遼主延禧遁上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從之因以復舊疆上也如耶律淳納土稱藩中也如燕民未悅服按兵巡邊全師而還下也二月丙午皇子植封信安郡王三月辛酉幸太學夏四月以童貫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蔡攸副之丙午　詔求遺書于天下五月丁卯皇子柄封昌國公童貫以楊可世之師與遼人戰于涿州之新城敗績種師道進軍白溝爲夔離不所襲　詔班師六月耶律淳死其妻蕭氏納欵秋八月辛亥遼國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九月己未金國遣徒姑且烏歇高慶裔來冬十一月庚午祀　昊天上帝于圜壇大赦天下十二月戊子趙良嗣胡武仲使于金國壬寅皇子植封華王

五年春正月王安中爲河北燕山路宣撫使三月乙酉李邦彥尚書左丞趙野尚書右丞皇子朴封華原郡王棣高平郡王三月乙卯金國遣寧术割王度剌撒盧母來命盧益趙良嗣馬擴聘之夏四月庚子童貫蔡攸帥師入燕山庚戌赦河北河東燕山路　詔燕京改爲燕山府趙良嗣等得金國誓書以燕京六州來歸至是撫定五月庚申王黼爲太傅楚國公平州張覺以其地來降癸酉祭　地祇于方澤六月戊申鄭居中薨辛亥蔡攸領樞密院事秋七月己未童貫致仕庚午羣臣上尊號曰繼天興道駿文神武睿聖皇帝上不許八月辛丑遼國四軍夔離不率

師犯景劻與王師遇敗之于峯山冬十二月戊申皇子朴封儀王楫封徐王

六年春正月癸丑殺夔离不俾首于我　詔曰朕誕膺帝命克紹先猷取亂侮亡恢復境土施大澤於燕雲閒舊俗來歸如水就下獨僞四軍大王夔离不悖衆逆命前年首犯王師於白溝繼復旅拒燕城旋命偏師敗於廣陽之北乃敢干夫之紀擅即偏位去年輒寇景劻罪不容誅爰飭六師大敗於峯山隻輪不返甲辰傳首京師惟予克相上帝以遏亂略皇天助順宗祏垂休有此駿功朕敢專享可擇日奏告　宗廟二月丁亥皇子楞封河閒郡王己亥　親耕籍田閏三月辛巳　皇后親蠶夏四月己酉陳橋顯烈宮成丁巳李邦彥以父憂起復六月起燕雲免夫錢於逐路郡縣守吏往往以軍法誅民河北盜起秋八月乙卯童貫落致仕領樞密院事陝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金人以我之納張覺也欲敗盟故復用貫壬戌大赦天下九月乙亥白時中太宰兼門下侍郎李邦彥少宰兼中書侍郎丁亥趙野尚書左丞宇文粹中尚書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金人來取張覺傳首與之冬十一月丙子王黼致仕丙戌詔尚書省置講議司十二月癸亥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是歲金人擒遼主延禧于夾山遼亡

七年春正月癸酉朔　詔告諭河北河東盜賊唐鄧汝潁流移人戶方春田桑宜使復業言念良民皆吾赤子比緣用非其人政失厥中不能撫御安集使飢寒流離扶老携幼動以万計轉而為盜非其本心為之惻然其赦厥罪仍放宣和六年未納稅租監司州縣奉行毋忽乙亥　詔曰往者臺綱不振植黨交私

丌目之寄夫何賴焉朕今廣開言路尔其各揚乃職毋憚大吏毋徇私交毋侮大臣風厎以為鄉背務公好惡振紀綱以副朕意二月己巳皇子栻封南康郡王榛平陽郡王三月丙戌皇子楧封建安郡王夏四月庚申蔡京致仕戊辰　詔曰坐而論道於燕閒者三公之事作而相與推行者宰輔丞弼之職今居三公論道之位而總理三省衆務使宰輔丞弼殊成備員殊失所以紹述憲章之意可於尚書省復置令虛而不除三公止係階官更不總領三省若曰佐王論道經緯國事則三公其任焉三省並依元豐成憲毋復侵紊五月壬午皇子樞封潤國公壬辰　詔曰有司凡有侵漁蠹耗之事理宜裁抑應不急之務無名之費令講議司條具以聞六月乙巳童貫封廣陽郡王秋七月庚午朔禁士庶名字有犯天王君聖及主字者甲戌皇子楞封沂

王八月罷講議司冬十一月丙戌祀　昊天上帝于圜壇大赦天下金人分道入寇斡离不寇燕山黏罕寇河東踰石嶺關兩路會于河北遂以兵向京師十一月罷應奉司戊午　皇太子除開封牧　詔曰朕獲承　祖宗休德託于士民之上二紀于茲雖兢業存于中心而過咎形于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幸捷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譴見而朕不悟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已下信詔大革弊端仍命輔臣蠲除害政凡茲引咎興自朕躬庶以少謝天下譴怒之心保全祖宗艱難之業慨念前此數有詔旨如下令以求直言修政以

應天變行之未久奪于權臣乃復歸咎建議臣僚使號令不信士氣沮傷今日所行質諸天地後復更易何以有邦況當今急務在通下情不諱切直之言兼收勇智之士思得奇策庶能解紛埀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永念 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邑守令各率師募衆勤王捍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異擢不限常制草澤之中懷抱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定大業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使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中外臣僚士庶並許實封直言極諫於登聞檢院通進司投進朕當親覽雖有失當亦不加罪咨尔萬方體予至意庚申 皇帝遜位于 皇太子辛酉 皇太子即位尊 皇帝曰 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 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靖康二年二月丁卯

道君皇帝出郊三月丁巳 道君皇帝北狩紹興五年四月乙未 道君皇帝崩 聖壽五十四謚曰 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廟號 徽宗十二年八月乙丑歸殯于龍德宮十月丙寅葬 永祐陵丙午加上尊謚曰 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臣稱曰元符末命 欽聖定策以立 徽宗起范純仁于謫中欲任以相事而純仁以病不能造 朝烏虖純仁不得相 徽宗于初政此治亂之所以分也夫忠臣進則朝廷尊羣陰用則亂作 徽宗既已悟矣於是改過不吝以彰信兆民遜位于子以克謹天戒雖 二駕遠狩而 大業復興有以也夫

東都事略卷第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十二

本紀十二

欽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　徽宗長子也母曰　顯恭皇后王氏以元符三年四月己酉生于坤寧殿時　徽宗甫登位即生嫡長欲異其禮越三日辛亥大赦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封韓國公建中靖國元年改鎮與德封京兆郡王崇寧二年拜司空移鎮武昌封定王三年拜太保五年立爲皇太子宣和七年金人入寇除開封牧　徽宗內禪以十二月辛酉即　皇帝位于垂拱殿　徽宗出居龍德宮吳敏門下侍郎王氏大赦天下立　皇太子妃朱氏爲皇后甲子黏罕圍太原耿南仲僉書樞密院事金人陷信德府丙寅上　道君皇帝尊號曰　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母皇后曰　道君太上皇后　詔改元

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朔　詔求直言戊辰金人犯濬州內侍梁方平以其兵遁大將何灌亦望風潰金人遂度河己巳　詔親征吳敏知樞密院事　道君皇帝東幸庚午李綱尚書右丞宇文粹中扈從東幸綱建議城守罷親征以綱爲行營使辛未白時中罷李邦彥太宰兼門下侍郎張邦昌少宰兼中書侍郎趙野門下侍郎王孝迪中書侍郎蔡懋尚書左丞金人逼京師癸酉斡离不軍至城下遣李梲鄭望之使于軍前金人移壁開遠門唐恪同知樞密院事蔡懋爲京城四壁守禦使金人攻通天景陽門又攻陳橋封丘衛州等門大將何灌死之丙子　皇弟康王使虜營庚寅張邦昌從　康王詣虜營辛巳　道君皇帝至鎮江府路允迪僉書樞密院事大風吹沙皇子諶封大寧郡王乙酉路允迪使河東黏罕軍丁亥种師道姚平仲兵至闕下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京畿河東北路宣撫使四方勤王並隸之己丑种師道與金人戰于板橋敗之癸巳大霧四塞二月李梲鄭望之至虜營虜先遣梲歸是夜姚平仲率步騎万人劫虜砦以敗還李綱罷庚子金人求　上母弟爲質辛丑以宇文虛中王雲使斡离不軍齎割三鎮詔書以往太學生伏闕上書擅殺內臣于闕下李綱復爲尚書右丞金人遣王汭隨宇文虛中來報聘金人攻咸豐門癸卯皇弟肅王樞使斡离不軍蔡懋罷徐處仁中書侍郎宇文虛中僉書樞密院事乙巳以宇文虛中王雲再使斡离不軍是日　康王還自虜營丙午罷明堂頒朔布政丁未金人退師戊申大赦天下　詔曰自今庶事並遵用　祖宗舊制選用大臣裁抑內侍不崇飾恩倖不聽任奄人不輕爵祿不濫賜予不奪爾居以營燕遊之地不竭爾力以廣浮用之費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咨爾有衆明聽朕言庚戌李邦彥罷張邦昌太宰兼門下侍郎吳敏少宰兼中書侍郎李綱知樞密院事耿南仲尚書左丞李梲尚書右丞辛亥宇文粹中罷癸丑种師道罷黏罕兵次高平甲寅童貫蔡攸貶貫仍致仕金人陷隆德府守臣張確死之辛亥斬梁方平于都市遣王雲曹曚使斡离不軍王孝迪罷三月戊辰李梲罷己巳張邦昌罷徐處仁太宰兼門下侍郎唐恪中書侍郎何桌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庚子宇文虛中罷命趙野蔡攸奉迎　道君皇帝辛巳　道君皇帝至南京壬午　詔曰朕承　道君皇帝付託之重即位十有四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稍金帛割土地可以紓禍賴　宗廟之靈守備弗缺久乃退師而金人要盟終弗可保今肅王度河北去未還黏罕深入南陷隆

德又所過殘破州縣掠士女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詔元主和議李邦彥及奉使許地之人悉行罷黜又　詔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朕惟　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不忍陷三鎮二十州之民以媮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癸卯命李綱迎　道君皇帝于南京辛卯李綱自南京還夏四月丁酉朔立大寧郡王諶爲　皇太子戊戌夏人寇震威城己亥　道君皇帝至自南京入居　龍德宮癸卯耿南仲門下侍郎戊申置詳議司于尚書省己酉趙野罷壬子斡离不遣賈霆丼企來甲寅以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撫使戊午　皇弟栻封和王榛信王癸亥誅趙良嗣五月庚午寒如深冬甲戌赦河北丁丑种師中與金人戰于榆次死之甲申罷詳議司六月戊戌李綱爲河北河東宣撫使辛丑以劉韐爲副使壬寅　皇弟樫封安康郡王楗廣平郡王　詔曰朕既詔三省樞密院並依　祖宗舊法而羣臣庶士亦當講孔孟之正道察安石舊說之不當者壬戌彗出紫微垣秋七月辛卯誅童貫勝捷軍叛犯濮州韓世忠討平之八月辛丑　詔以彗見條具疾苦俾官吏除苛解嬈異召和氣折可求與金人戰敗績退保汾州甲辰以宗澤使斡离不軍李若水使黏罕軍已未徐處仁吳敏罷唐恪少宰兼中書侍郎何栗中書侍郎陳過庭尚書右丞許翰罷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僉書樞密院事九月丙寅黏罕陷太原府帥張孝純爲金人所執戊寅李綱罷分天下爲四道置四帥帶都總管北京帥總北道西京帥總西道南京帥總東道鄧州帥總南道冬十月丁酉金人陷眞定府戊戌金人遣楊天吉王汭來欲割三鎮要尊號車輅等　朝廷以帝號車輅及三鎮稅數遣王雲同汭行庚子陷汾州守臣張克戩死之丁未馮澥知樞密院事壬子　皇弟康王使斡离不軍以王寓爲尚書左丞副之寓辭行貶以馮澥代之丙辰金人犯平陽府澤州十一月丙寅夏人陷懷德軍守臣劉銓通判杜翊世死之戊辰　康王還馮澥罷王雲還言虜必欲得三鎮庚午　詔河東河北京畿清野甲戌金人度河乙亥命　皇弟康王再使斡离不軍王雲副之京師戒嚴丁丑何栗罷陳過庭中書侍郎孫傅尚書右丞庚辰　康王至相州辛巳命聶昌領守禦使壬午　康王次磁州磁人殺王雲　康王回相州命耿南仲使斡离不軍聶昌使黏罕軍甲申孫傅同知樞密院事曹輔僉書樞密院事乙酉斡离不軍至城下丁亥李回罷金人攻通津門楊天吉等再來己丑張叔夜以南道勤王之師到　闕庚寅　皇帝幸東壁勞軍何栗門下侍郎閏月壬辰　皇帝幸西壁唐恪罷改太宰少宰復爲左右僕射以何栗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癸巳　皇帝幸北壁大雨雪金人陷懷州守臣霍安國死之乙未　皇帝幸西壁丙申　皇帝幸南壁金人陷拱州丁酉赤氣亘天馮澥尚書左丞黏罕兵薄南壁王宗濋下城與金人戰敗績庚子　皇帝幸東壁張叔夜僉書樞密院事金人攻宣化門壬寅　皇帝幸北壁癸卯聶昌至絳州遇害甲辰大雪金人陷亳州丙午大雪金人爲攜車以攻城己酉命　皇弟康王爲兵馬大元帥辛亥金人來議和要親王出盟壬子遣曹輔馮澥及宗室仲溫士訢使于虜營癸丑仲溫士訢還甲寅至丙辰大風雪不止金人陷京師　上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初虜騎之去

也師道常勸上平度擊之不然異日必爲後患至是果然金人遣蕭慶等四人來要 皇帝會朋議欲請 道君皇太子越王鄆王爲質 上曰朕爲人子豈可以 父爲質哉丁巳 道君 皇帝入居延福宮金人盡得四壁遣李若水再使虜營金人招宰相議事乃遣何栗及濟王栩栗栩曰同金人四人來議和自乙卯雪大作盈三尺不止天地晦冥雪霽彗星竟天 己未何栗再往軍前 詔曰大金堅欲 道君出郊朕以 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尔衆庶無致驚疑庚申旦日赤如火辛酉 皇帝出郊入虜營十二月壬戌朔 皇弟康王開兵馬大元帥府于相州癸亥 皇帝還宮甲子金人來索金一千万錠銀二千万錠練帛如銀之數以犒軍乙丑 詔曰元祐皇后逮事宣仁聖烈皇后 欽聖憲肅皇后又曾經送 哲宗皇帝山陵

元符之末 欽聖憲肅皇后垂簾曾降指揮復冊命爲 元祐皇后可檢會恭依元降指揮仍尊爲 元祐皇后以順天下之意丙寅遣陳過庭劉韐折彦文往河北河東割地金人拘過庭于軍前丁卯金人來索軍器乙亥 皇弟康王如大名府是夜京師火癸未 詔曰風雪大寒小民闕乏凍餒皆朕不德所致其良山竹木許住便樵採庚寅 皇弟康王如東平府金人犯蔡州

二年春正月庚子 皇帝再出郊入虜營丙午劉韐死于虜營二月丙寅吳幵莫儔自虜營持文書令俠金主 詔推薦異姓堪爲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仍邀 道君皇帝出城丁卯 道君皇帝 道君皇后同出郊鄆王楷以下諸王妃公主都尉皆從燕王越王亦出辛未 皇后 皇太子同出郊壬申孫傅張叔夜往軍前戊寅虜歸張邦昌庚辰 康王如濟州金人無禮於我李若水死之乙酉金人以金銀不足殺梅執禮程振陳知質安扶三月辛卯朔張邦昌入京師丙申吳革謀起義不克死之丁酉金人立張邦昌國號大楚宗澤與金人戰于長垣敗之庚子金人來取宗室甲辰金人入內藏庫乙卯馮澥曹輔路允迪等還何栗孫傅張叔夜秦檜司馬朴以廢立異議令舉家北遷丁巳 道君皇帝北狩夏四月庚申朔 皇帝北狩金人退師遂取河東河北地辛酉 康王以檄書告諭四方壬戌邦昌迎 元祐皇后入居延福宮號 宋太后癸亥羣臣勸進于 康王甲子邦昌以書至 大元帥府丁卯謝克家以邦昌之命齎玉璽至 大元帥府戊辰邦昌請 元祐皇后垂簾聽政庚午邦昌復辟癸酉在京文武百官勸進于 康王乙亥以路允迪爲奉請 車駕進發使范宗尹副之 康王自濟州由金鄉單父以至南京癸未駐軍府治甲申張邦昌至南京伏地慟哭請死 王慰撫之戊子 元祐皇后遣使齎手書于南京五月庚寅朔 康王即 皇帝位于南京遥上尊號曰 孝慈淵聖皇帝紹興三十一年金國使來言 皇帝去冬崩聖壽六十一七月癸未謚曰 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廟號 欽宗

臣稱曰自吾有狄難而 欽宗適丁斯時天下之勢岌岌矣 欽宗乃當宁興歎思得賢佐以張國威而朝無君子終敗乃事蓋百六之會難逭也然民之戴 宋有死無二此 仁聖所以中興于南都云

東都事略卷第十二

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溪邊都巡檢使借紫

世家一

詩稱關雎之德所以正夫婦而化天下也是以輔佐君子有逑下之仁而無嫉妒之心懷進賢之志而有憂勤之念用能助成一代之治以興太平之基塗山啟夏任姒作周豈不曰內德之茂哉　昭憲杜后篤生　上聖以造我　宋其宏規遠慮實應關雎之德與塗山任姒亦何以異自　昭憲以降正始之道相守如一皆以遵承　祖宗家法為先是雖賢德懿範有所從始然亦　列聖修身正心齊家之本有以極其摯如此至於名品之別儀制之序其所由來者尚矣故略而不書

宣祖昭憲皇后杜氏定州安喜人也父爽贈太師　后既笄歸于　宣祖治家嚴毅有禮法生　太祖　太宗周顯德中　太祖為定國軍節度使封南陽郡太夫人及　太祖為羣情推戴自陳橋還京師人走報　后曰　點檢已作天子　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　太祖既即位拜　后於堂上衆皆賀　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　后曰吾聞為君難且天子者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則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子其勉之　太祖再拜曰謹受教於是尊為　皇太后建隆二年　后不豫　太祖侍藥飲不離左右疾亟召趙普入受顧命　后因問　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　太祖嗚噎不能對　后問之如初　太祖曰臣所以得天下者皆祖考及　太后之積慶也　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長君天下豈為汝有乎汝百歲後當傳位于汝弟四海至廣萬幾至衆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　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　太后教　后因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命普於榻前為約誓書普於紙尾自書名云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后崩于滋德殿年六十謚曰明憲葬　安陵　神主祔享　太廟

乾德二年改上　安陵更謚曰　昭憲合祔　安陵

太祖孝惠皇后賀氏開封人右千牛衛率府率景思長女也晉開運初　宣祖為　太祖娉焉　太祖領定國軍節度使封會稽郡夫人性溫恭柔順事　舅姑盡禮生子德昭周顯德五年寢疾崩年三十二　宋興追冊為皇后謚曰孝惠葬于　安陵之西北　神主享于　別廟　神宗時與　孝章　淑德　章懷並祔享　太廟

孝明皇后王氏邠州新安人彰德軍節度使饒之第三女也　孝惠崩納為繼室封琅邪郡夫人建隆元年立為皇后　后慈仁恭勤奉養　太后得其驩心崩年二十二謚曰孝明葬于　安陵之北　神主享于　別廟太平興國二年祔享　太廟

孝章皇后宋氏河南洛陽人左衛上將軍偓之長女也　孝明崩　太祖遂娉入宮為皇后年十七性柔順好禮　太祖崩號開寶皇后居西宮雍熙四年移居東宮以明年四十四謚曰孝章祔葬永昌陵之北神主享于　別廟　神宗時升祔　太廟

臣稱曰廟室祔以一　后若追冊者則否　太祖祔以孝明者禮之正也　太宗祔以　懿德者蓋以　明德在也及　明德崩與　懿德同祔而　元德以誕育　眞宗亦得祔焉此則禮從變也於此之時　孝章豈不應與　孝明同祔邪　眞宗廟室

亦祔　三后而　孝章又不得升配　太祖復何邪至　神宗之世追冊之后並配于廟於是　孝章始升祔云

太宗淑德皇后尹氏相州濮人滁州刺史廷勛之女也　太宗在周時娶焉早崩　太宗即位追冊爲皇后謚曰淑德葬于

孝明陵之西北享于　別廟後神主升祔　太廟

懿德皇后符氏陳州宛丘人魏王彥卿第六女也顯德初歸

太宗　國初封汝南郡夫人建隆二年封楚國夫人　太宗封晉王進封越國崩年三十四葬于　安陵之西北　太宗即位追冊爲皇后謚曰懿德享于　別廟　眞宗即位　詔有司議

太宗配后宰相請以　懿德配而宗正卿趙安易請以　淑德配是時禮官以　明德在萬安宮　淑德　懿德生不及尊崇之位沒升配享於人情未安請虛配位祕閣校理吳淑駁議皆以爲未允時將追尊　元德淑因請以　元德升配　詔曰禮非天降地出酌于人情其以　懿德皇后配於是　神主升祔

太廟

明德皇后李氏潞州上黨人淄州刺史處耘第二女也　懿德崩　太祖爲　太宗娉爲妃既納幣會　太祖崩至太平興國二年始入宮雍熙元年立爲皇后　太宗崩　眞宗即位尊后爲皇太后居西宮之嘉慶殿上宮名曰萬安崩年四十五謚曰明德祔葬　永熙陵禮官請以懿德　明德同祔　太宗室以先後爲次從之

元德皇后李氏眞定人乾州防禦使英之女也開寶中封隴西郡君　太宗即位進夫人性恭肅有法度六宮推重之生楚王元佐及　眞宗薨年三十四　眞宗即位追封賢妃又追上尊號爲皇太后謚曰元德祔葬　永熙陵享于　別廟太中祥符三年禮官趙湘請以　元德皇后祔　太宗廟室　眞宗曰此重事也俟令禮官議之至六年宰相王旦與羣臣繼請然後從之祔　明德之次

眞宗章懷皇后潘氏大名人忠武軍節度使美之第八女也

眞宗爲韓王　太宗爲娉之召入宮封莒國夫人崩年二十二

眞宗即位追冊爲皇后謚曰莊懷葬于　永昌陵側陵名保泰

神主享于　別廟後升祔　太廟　國朝皇后謚冠以　帝謚

慶曆中禮官言孝字連　太祖謚德字連　太宗謚遂改莊爲章以連　眞宗謚云

章穆皇后郭氏太原人宣徽南院使守文第二女也　眞宗爲

襄王　太宗爲娉之封魯國夫人進封秦國　眞宗即位立爲

皇后崩年三十二謚曰莊穆葬　永熙陵之西北　神主享于

別廟乾興元年升祔　眞宗廟室後改謚曰章穆

章獻明肅皇后劉氏益州華陽人也父通贈太師魏王　后善

播鼗蜀人龔美與之入京師美以鍛銀爲業　眞宗爲襄王納

于潛邸張耆爲王宮指使王乳母秦國夫人性嚴整因令　王

斥去因爲　太宗言之　王不得已置之張耆家　太宗崩

眞宗即位以爲美人以其無宗族乃更以美爲兄弟改姓劉大

中祥符中爲脩儀進德妃自　章穆崩　眞宗欲立爲皇后大

臣多以爲不可　眞宗卒立之　李宸妃入宮生子是謂　仁

宗　后以爲己子與楊淑妃撫視甚篤天禧四年　眞宗疾甚

宰相寇準密議請　皇太子監國以謀泄罷相既而入內都知

周懷政謀廢　后復用準爲楊崇勳所告懷政誅準貶海上

眞宗崩　仁宗即位尊　后爲皇太后軍國大事權取　皇太后處分垂簾聽政　詔書稱吾以生日爲長寧節出御大安輦鳴鞭侍衞如乘輿父名通令天下皆避父諱有劉綽者自京西漕臣還朝以其在部日盤量在庾之糧得千餘斛乞付三司　后問曰鄉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盤量收出贍進哉綽大慙當時廷臣皆服　后之明天聖七年冬至　仁宗率百官上壽　會慶殿及恭謝宗廟乘玉輅褘衣九龍華釵冠行禮則服衮衣減宗彝藻去劒戴儀天冠前後垂珠翠各十旒于時小臣方仲弓上書請依武后故事立劉氏廟而程琳亦獻武后臨朝圖　后攘其書于地曰吾不作負　祖宗事　后稱制凡十一年自　仁宗即位乃諭輔臣曰　皇帝聽斷之暇宜詔名儒講習經書以輔其德於是設幄崇政殿之西廡而日命近臣侍講讀丁謂曹利用既以侮權貶竄而天下惕然畏之晚年稍進外家而信任內官　仁宗春秋高猶不知爲宸妃所出終　后之世無豪髮間隙蓋　仁宗能盡孝而　后亦慈愛保護之至也崩年六十四謚曰章獻明肅　國朝　皇后二謚　稱制者則加四謚葬于　定陵之西北於是泰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錢惟演請以　章獻明肅　章懿與　章穆並祔　眞宗之室　詔禮院議禮官以　章穆祔食　眞宗斯爲正禮　章獻母儀天下與　明德例同　章懿帝母之尊與元德例同且前代無同日並祔之禮其　二后或祔　眞宗廟室或祀別廟惟　上裁之　詔三省與禮院更議皆以謂　章穆皇后位崇中壺與　懿德無異已祔　眞宗廟室自叶一帝一后之文　章獻明肅配坤元之尊　章懿感日符之貴均

德莫與爲比謂宜崇建新廟同殿異室歲時薦饗一用　太廟之儀仍別立廟名以崇世享於是翰林學士馮元等請以奉慈爲名　詔從之至慶曆五年禮院言　章獻　章懿二后請遵　國朝　懿德　明德　元德三后同祔　太宗廟室故事遷祔　眞宗廟室　詔兩制議翰林學士王堯臣等議請　二后遷祔　眞宗廟室序於　章穆之次從之

章懿皇后李氏杭州人也性莊重寡言初入宮爲司寢生　仁宗封崇陽縣君進才人爲婉儀　仁宗即位爲順容初　章獻以　仁宗爲己子而　后不敢言中外亦未知也及　后病革乃進爲宸妃薨年四十六　章獻崩明道二年追冊爲皇太后謚曰章懿葬　永定陵祔于　別廟升祔　太廟

章惠皇后楊氏益州郫人也少事　眞宗于藩邸景德初爲才人進婕妤又進婉儀拜淑妃　眞宗崩以遺制爲皇太妃　章獻崩遺誥爲皇太后同議軍國事議者以　仁宗春秋高遂刪去同議軍國事之語不以放天下號保慶皇太后　仁宗未有嗣每勸　仁宗選宗子近屬養于宮中其選即　英宗也無疾而終年五十三謚曰章惠

仁宗廢后郭氏平盧軍節度使崇之孫也后生而性聰悟有容德天聖二年立爲皇后時　仁宗寵張美人欲以爲后　章獻難之后既立而頗見疎也其後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后怨爭宰相呂夷簡請廢后　仁宗亦以其無子遂廢之封爲清妃玉京沖妙仙師賜名清悟居長樂宮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等伏閤言后無過不可廢既而道輔等俱被逐景祐元年出居瑤華宮而尚美人亦廢於洞真宮人道楊美人

於別宅安置又賜號金庭教主沖靜元師　仁宗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藥府后和荅之辭甚悽愴　仁宗嘗密令召入后曰若再召我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去其所守如此后有小疾命內侍閤文應挾醫診療數日乃言后暴薨年二十四外人莫能明也　仁宗甚悼之追復皇后而停謚冊祔廟之禮

慈聖光獻皇后曹氏贈韓王彬之孫贈吳王玘之女也皇后郭氏廢　詔娉入宮冊立為皇后　后性節儉喜稼穡宮中種五穀親蠶好讀史書飛白慶曆八年後八月望日　仁宗欲於禁中張燈　后諫止之後三日衛士作亂至寢殿　仁宗聞變遽欲出　后召都知王守忠以兵入衛　后知賊必縱火乃遣宦者持水踵賊後賊果以燭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者　后親翦髮以為識諭之曰賊平加恩當以髮為證故宦者爭盡死力賊即擒滅張貴妃專寵驕恣后待之謹妃屢危中之卒不能害也　英宗始四歲鞠養于禁中　宣仁聖烈皇后　后之甥也與　英宗同歲亦鞠於　后所　仁宗曰他日以此女歸之后許諾　仁宗春秋高未有繼嗣天下寒心　后居中決定大策遂以　英宗為皇子入居慶寧宮　后待之恩意尤密　仁宗崩　英宗即位尊　后為皇太后　英宗感疾　詔軍國事請　太后權同處分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天下翕然事涉曹氏及內臣者無少絲豪假借　英宗寖康復　后下手書歸政　詔以所居宮殿名曰慈壽　英宗崩　神宗即位尊后為太皇太后易宮名曰慶壽　神宗用王安石變更法度用兵興利而天下紛然　神宗一日侍　宣仁后同岐王至　慶壽宮　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　仁宗嘗因赦行之今宗祀在邇亦當爾　神宗曰今無他事　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赦罷之　神宗曰新法以利民非苦之也　后曰王安石誠有才學怨之者衆何不出之於外　神宗曰羣臣中唯安石能橫身為國家也岐王曰　大皇太后之言至言也　陛下不可不思　神宗不懌　神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議定乃詣慶壽宮白其事　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　神宗曰平戎所須積有年所固已辦之矣　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粟帛所耗未易以言苟可取之　太祖　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　神宗曰敢不受教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人知必死　后違豫中聞之謂　神宗曰嘗憶　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甚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裾至於詩其過微矣吾疾亟已篤不可以冤濫致傷中和宜孰察之　神宗涕泣軾由此得免　后疾久不平忽顧左右問此為何日左右對以十月二十日　后頷之迺自語曰只此日去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簪是日　太祖大忌也遂崩其達死生之變如此年六十四謚曰慈聖光獻葬于　永昭陵　神主祔于　太廟

溫成皇后張氏河南永安人也祖頴進士第終建平令父堯封亦舉進士為石州推官以卒時兄堯佐補蜀官堯封妻求挈孤幼隨之官堯佐不收恤辭以道遠止之堯封母錢氏女也妃幼無依由錢氏納于　章惠皇后宮寖長得幸有盛寵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動中外慶曆元年封清河郡君歲中為才人遷脩媛三年忽被疾曰妾姿薄不勝寵名願為美人許之皇祐初進貴

妃後五年而薨年三十一　仁宗哀悼之追冊爲皇后謚曰温成父堯封追封清河郡王謚曰景恵而堯佐寅緣僥幸致位通顯云

東都事略卷第十三

世家二

英宗宣仁聖烈皇后高氏亳州蒙城人也曾祖瓊贈魏王祖繼勳贈楚王父遵甫贈魯王　慈聖光獻皇后　后之從母也以故少與　英宗同育禁中既長歸　英宗　英宗入繼大統治平二年立爲皇后　后明睿習史所以輔佐憂勤備至　后既立弟士林管當御藥院將遷官　后曰妾乃安敢上比　章獻明肅皇后及　皇太后　陛下承顏長樂故推恩曹氏以致孝愛之意願毋以妾故亂　祖宗法　神宗即位尊爲　皇太后宮曰寶慈元豐七年大燕　延安郡王侍立　神宗諭輔臣曰明年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至明年　神宗不豫王珪蔡確韓縝章惇請對福寧殿珪乞立　延安郡王爲皇太子

請　太后權同聽政　神宗頷之珪等見　太后簾下　后泣撫　王曰兒孝順自　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書佛經以祈福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絕不好弄乃令　王出簾外見珪等珪等再拜謝且賀是日降　制立爲　皇太子　后敕中人梁惟簡曰今汝婦製一黃袍十歲兒可衣者密懷以來蓋爲　王倉卒踐祚之備也　神宗與　后屬意於　哲宗者如此初雍王　顥曹王　頵日詣寢殿問起居至是　后諭二王非宣召毋得入　哲宗即位尊爲　太皇太后與　皇帝御延和殿垂簾聽政詔書稱吾以生日爲坤成節出入御大安輦警蹕侍衛如乘輿立魯王諱更宮名曰崇慶召司馬光呂公著等于外未至遣中使迎勞手書問以今日設施所當先者既而有　旨散遣脩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尊洛司物貨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旦不與王珪蔡確章惇以罪去韓縝亦罷政光與公著同心輔政於是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以常平舊法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改募役除市易之法寬茶鹽之禁賜邊糧贖亡民以和西戎而天下復安元祐三年御試進士有司請如天聖故事　皇帝　皇太后同御殿不許有司請受冊文德殿　后曰吾豈敢比　章獻且　文德殿　天子正牙也非女主所當御以早　詔停冊禮羣臣固請乃聽廷議患官穴詔裁損外家恩四之一服用儉質素見厚於　慶壽遵其餘矩不敢忘斥賣橐裝命近侍往西洛舉曹氏喪數百悉封之　后臨朝九年於寢食起居所以調護於　哲宗者懇惻周盡八年　后寢疾召宰輔至簾前曰今日疾少間欲與公等訣　皇帝年少善輔導之崩年六十二謚曰宣仁聖烈葬　永厚陵　神主祔享　太廟

神宗欽聖憲肅皇后向氏故宰相敏中之曾孫贈楚王傳亮之孫贈秦王經之女也以治平三年歸于　潁邸封安國夫人　神宗即位立爲皇后　神宗崩　哲宗即位尊爲皇太后居慈德宮　后平居無玩好閱　祖宗實錄寶訓遂以通知故事向氏有援他族例遷官者　后曰吾族未嘗有此詎可以恩廢法　哲宗選　后及諸王擇婦　后豫戒族人勿以諸女自言　宣仁聖烈皇后命有司葺舊慶壽宮請　后居之　后固辭曰豈有婦居東而姑處西瀆上下之分　宣仁嘉其正以慶壽後殿爲隆祐宮　哲宗崩宰相章惇有異議　后毅然獨斷決策立徽宗遂權同處分軍國事凡故事所有如御正殿避家諱立誕

節之類皆不用每聞褒録動賢省賦息兵崇儉愛民之事則喜見容色是歲降　手書還政崩于　慈德殿年五十六謚曰欽聖憲肅葬　永裕陵　神主祔于　太廟

欽成皇后朱氏本姓崔父傑母李氏　后少依住廷和家冒繼父朱士安姓初入宮爲侍御進才人又進婕妤元豐中拜昭容封賢妃進德妃　哲宗即位尊爲皇太妃居瑞聖宮　哲宗及蔡王似皆其所生也元祐三年　太皇太后詔曰　皇帝嗣位于茲四年　皇太妃以恭儉之德鞠育之恩雖典策以時奉行而情文疑有未稱　皇帝以祖考之奉尊無二上而吾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其推天下之養以慰人子之心宜下有司尋繹典故於是檐子飾以龍鳳繖用紅羅增從衛人冠服等並依皇后惟所居宮閣不設鴟尾又　詔皇太妃儀制已依皇后其宮閣合稱殿與不禮官言緣禮尊無二上　皇太妃無稱殿立殿名之制　宣仁后山陵復二復下　詔令禮官參放典禮又　詔曰昨親奉　皇太后聖諭　皇太妃特與立宮殿名坐六龍輿進黃繖出入由宣德正門三省乃議　皇太妃坐龍鳳輿繖紅黃兼用遇從　皇太后出入止用紅宮中並依皇后儀制於是宮殿名並以瑞聖爲名崇寧元年崩年五十一追尊爲　皇太后謚曰欽成陪葬　永裕陵　神主升祔于　神宗廟室

欽慈皇后陳氏開封人也以選入禁中年十七　神宗以爲侍御生　徽宗封才人遷美人薨年三十三贈貴儀　徽宗即位詔有司議尊崇之禮追號皇太妃建中靖國元年追尊爲　皇太后謚曰欽慈陪葬　永裕陵　神主陞祔于　神宗廟室

哲宗昭慈聖獻皇后孟氏洛州人眉州防禦使元之孫女也元祐七年　太皇太后以六禮儀制娉入宮立爲皇后以左僕射吕大防攝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充發策使僉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攝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充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祿攝宗正卿副之吏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充納吉使權戶部尚書劉奉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充納采問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　后既立而劉婕妤寵幸陰有奪位之意紹聖三年　哲宗遂廢　后黜居瑤華宮賜號華陽教主玉清妙悟仙師名沖眞初　后朝謁　景靈宮訖事就坐諸嬪御皆立侍劉婕妤獨肯立簾下　后閤中人陳迎兒喝曰綽開婕妤肯立如故迎兒退歸有不平語由此閤中皆忿冬至日會朝　隆祐宮俟見於他所　后所御坐朱綵金飾宮中之制惟后乃得之劉婕妤在他坐意象頗慍其從行者爲易坐製與　后等衆皆側目不能平者故傳唱曰　皇太后去所婕妤亦起立尋各復所或已徹婕妤坐頓于地默不復朝泣而去且訴于　哲宗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蚤爲大家生子此坐正當爲婕妤有耳會　福慶公主疾　后有姊頗知醫嘗已　后危疾以故出入掖庭公主藥弗效迺取道家治病符水以入宮檻以示　后后變色問曰此何從來檻對以實　后曰六姊寧知中禁嚴密與外舍異品戒令存之俟見　上言所以然已而　哲宗過視公主疾　后持以告　哲宗　哲宗曰此亦人情之常耳　后即取符燔於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方公主病革忽有紙錢在旁

后顧視頗惡忌之意自婕妤所遣人持來益有疑心未幾　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為后禱祠事聞　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即皇城司鞫之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錄問遂詔廢　后詔獄初起禁中捕逮幾三十人箠楚甚峻皆宦官宮妾柔弱之人暨錄問罪人過庭下者氣息僅屬或肢體已毀折至有無舌者無一人能聲對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從旁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不能剛決乃以奏牘上蓋宰相章惇迎合於外而隨擠排於內莫有敢異議者其後敦逸奏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　詔下之日天為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為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且言其常錄問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　哲宗曰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曰　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錄問官何以取信中外　哲宗乃然之　哲宗崩　欽聖后臨御復其位號號　元祐皇后崇寧元年馮澥上書以復　后非是臺臣合奏共附和之蔡京主其說力請不已　徽宗從之　詔依紹聖詔旨復居瑤華宮加賜希微元通知和妙靜仙師靖康元年冬金人陷京師及　二聖北狩自　道君　皇后皇太子以下后妃嬪御諸王帝姬并宗室近屬皆北徙而后以廢居瑤華不與也張邦昌為金人所逼僭位號乃奉迎　后于瑤華入居延福宮邦昌避位請　后垂簾聽政號　元祐皇后入居禁中時　康王為兵馬大元帥　后以位授之於是　康王即位于南京其後事具

日歷

昭懷　皇后劉氏初入宮為御侍明豔冠後庭初封昌平郡君進美人又進婕妤遂拜賢妃有寵由是　立為　后廢元符二年立為　皇后　哲宗崩　欽聖念　后無罪乃召入復位號稱　元祐皇后而　后稱元符皇后及　欽聖崩　元祐皇后復廢乃進號　太后居崇恩宮政和三年　后無疾而崩年三十五　謚曰昭懷陪葬　永泰陵　神宗升祔于　哲宗廟室　徽宗顯恭皇后王氏德州刺史藻之女也歸于　端邸封順國夫人　徽宗即位冊為皇后生　欽宗崩年二十五　謚曰靖和葬　永裕陵之次　神主祔于別廟改　謚曰惠恭後又改曰顯恭

顯肅皇后鄭氏開封人也父紳始為真宗以　后貴累封太師樂平郡王　后本　欽聖殿押班　徽宗為端王每日朝慈德宮　欽聖命鄭王二押班供侍及　即位　欽聖以二人賜之王後封貴妃鄆王母也崇寧初　后封賢妃遷貴妃　后有異寵　徽宗多賚以詞章天下歌之　王后崩政和元年立為皇后　欽宗即位尊　后為　道君太上皇后居寧德宮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　后從　徽宗北遷云

顯仁皇后韋氏開封人也生　太上皇帝　徽宗狩沙漠　后從北遷　太上皇帝在御尊為　皇太后紹興十二年　駟駕還歸其後事具日歷

明達皇后劉氏贈太尉彥清女也入宮為御侍遷才人進美人又遷婉儀進位淑妃德妃冊拜貴妃政和三年薨年二十七　徽宗欲踵溫成故事遂追冊為皇后謚曰明達陪葬　惠恭皇后園

明節皇后劉氏本酒家保女也父宗元以女貴為興寧軍節度使始入宮為小殿直都知係　昭懷殿寢被顧遇後以事囚於

宦者何訢家內侍楊戩奏取歸復得入宮明達薨以同姓之故使承明達閤焉由才人爲婕妤累遷賢妃又爲淑妃進位貴妃性頴悟能迎旨合意又善裝飾衣冠塗澤一新世爭效之道士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　上爲長生帝君謂妃爲九華玉眞安妃每神霄降必別宣安妃位圖畫肖妃象謂每祀妃妃方酣寢而覺有酒色始妃因何訢家訢遇妃不禮焉又得志遂陷訢以罪未幾妃薨年三十三時宣和三年也追冊爲皇后謚曰明節與明達並園立祠

欽宗皇后朱氏開封祥符人也父伯材武泰軍節度使　欽宗爲皇太子冊爲妃及　即位爲皇后靖康之禍　欽宗幸虜營邀　駕以行　后亦北徙云

臣稱曰古有攝主而秦漢以來則以母后攝　國朝稱制者五章獻擁　幼君政由房闥而保祐勤勞之恩爲大　慈聖　宣仁德及天下　欽聖　昭慈功在社稷而　宣仁致治之懿比迹　永昭其來有自矣於虖母后攝政之賢自秦漢迄今未有加于我　宋者也眞社稷生靈之福哉

東都事略卷第十四

世家三

烏乎論封建者何其紛紛哉世徒見春秋齊晉之彊漢室吳楚之亂遂一切歸咎於三代之良制是大不然周建親賢漢王同姓以蕃王室故詩所稱懷德惟寧宗子維城者封建之謂也周享過歷之期而漢載祀四百茲非其效與周德雖衰齊晉尚能攘戎狄以尊天子豈不以封建之利也哉若夫吳楚之所以亂者乃在於封國過制以成尾大不掉之勢爾非封建之罪也本朝大道之行與天下為公故宗親無茅土之胙至熙寧中以宜祖　太祖　太宗之子擇其後一人世世封公雖有世襲之爵而皆聚之京師維城之固果安在哉天治雖不封建可也天下有變則封建有可恃之理是以靖康之難天族亡尺寸之柄而亦安有所謂召穆公者糾合宗族于成周是可歎也由是觀之封建宗親以屏蔽天下誠有國者之當務也哉

宜祖五子長曹王光濟次　太祖皇帝次魏王次廷美次岐王光贊

曹王光濟早亡　宋興追封邕王　徽宗即位改封曹王

魏王廷美字文化本名光美　宋興授嘉州防禦使遷山南西道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徙鎮永興　太宗即位加中書令開封尹封齊王進封秦王　太宗北征命廷美留守京師太平興國七年出為西京留守坐與宰相盧多遜交通降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廷美憂悸成疾九年卒年三十八　太宗聞之流涕　詔曰涪陵公廷美朕之同氣也宜追封涪王謚曰悼　眞宗即位追復故官爵廷美十子德恭衡州防禦使贈高密郡王德隆左武衛大將軍贈平陽郡王德彝保信軍留後贈潁川郡王謚曰安簡德雍天平軍留後贈廣陵郡王謚曰康簡德鈞右監門衛大將軍德欽德潤俱右羽林將軍德文忠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東平郡王贈申王謚曰恭裕德惠左武衛將軍德存左羽林將軍德文子承顯以王後封康國公官至昭化軍節度使贈樂平郡王　本朝故事皇族本宮以長封國公物故則以次授封德文以慶曆四年薨承簡封徐國公承簡德鈞子也於屬為長得封官至保慶軍留後贈安定郡王謚曰和懿承簡薨德雍子承亮封昌國公　神宗即位拜感德軍節度使改封榮熙寧二年　詔　宣祖　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世世封公以奉祭祀不以服屬盡故殺其恩禮至三年太常禮院言　本朝近制諸王之後皆用本宮最長一人封公繼襲去年

詔　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世封公即與舊制有異謹按禮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同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準此合依禮令傳嫡承襲　詔曰可改封榮國公承亮為秦國公宗肅魯國公宗達蔡國公宗惠魏國公宗保燕國公仲郃陳國公世程越國公而禮官言昭成太子陳王蔡王無後而宗保宗達仲郃以旁親出繼自應典禮　太祖之子越王德昭當立庶長孫世程太宗之子魏王元佐當立嫡孫同母弟宗惠魯王元份當立嫡孫宗肅韓王元侃當立嫡孫宗纘吳王元儼當立庶長孫宗綽同判太常寺陳薦以秦王宜以庶曾孫克繼嗣楚王宜以庶曾孫世逸嗣知禮院韓忠彥等以秦王宜以庶長孫承亮嗣楚王

宜以庶長孫從式嗣　詔秦王楚王後如忠彥議故承亮以下得立而宗續宗終以喪故後封從式已封郡王後嗣令依今所定於是宗室克繼等言封秦王之後不當　詔兩制議翰林學士承旨王珪與范鎮司馬光等言呂等看詳秦王楚王魏王自有正統而承亮從式宗惠皆旁支今追議當為後之人豈可捨正統而取旁支也案秦王薨嫡子德恭當立德恭卒嫡子承慶當立承慶卒無嫡子有庶子五人長曰克晤先卒無子次曰克繼當立楚王薨長子惟叙卒嫡子從昫當立從昫卒無嫡子有庶子世逸一人當立魏王薨嫡子宗魯當立宗魯卒嫡長子仲翹先卒無子次母弟仲髦亦先卒次母弟仲蒼當立秦王楚王後宜如萬議魏王後當以仲蒼嗣事下中書中書言越王無嫡子嫡孫無嫡子同母弟無庶子無嫡孫同母弟無庶孫宜以庶長孫世清嗣魏王無嫡子無庶子宜以庶長孫宗立嗣世程宗惠不應封遂以宗立封魏國公世清封越國公四年封宗續韓國公宗綽吳國公承亮薨贈樂平郡王謚曰恭靜子克愉嗣克愉卒子叔牙嗣　徽宗即位秦王改封魏王

岐王光贊幼亡　宋興追封薨王　徽宗封岐王

太祖四子長滕王德秀次吳王德昭次舒王德林次秦王德芳

滕王德秀早亡　徽宗即位追賜名封滕王

吳王德昭字日新母　皇后賀氏乾德二年出閤為貴州防禦使故事帝子出閤當封王　太祖謙抑止以列辟處之開寶六年授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終　太祖之世竟不封以王爵　太宗即位改鎮永興兼侍中始封武功郡王太平興國四年暴薨年二十九贈中書令追封魏王謚曰懿德昭謹重寡言左右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喜讀書不好犬馬之翫後贈太師治平元年改封越王子惟正建寧軍節度使贈同安郡王謚曰僖靖惟吉感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贈南陽郡王謚曰康孝追封冀王惟固昌州團練使惟忠武勝軍留後惟和右千牛衛將軍惟吉子守節彰化軍留後同知宗正寺贈丹陽郡王謚曰僖穆子世永封邢國公官至鎮南軍留後贈南康郡王謚曰脩孝慶曆四年封十王之後以惟忠子從靄封潁國公而惟吉子宗冀以冀王後惟最長與從靄同封潁國公守冀官至和州觀察使從靄官至齊州防禦使守冀從靄卒以惟固子從信封榮國公官至雄州防禦使從信卒以惟固之孫從恪子世規封崇國公世規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沂州防禦使以卒守冀之子世清封申國公至熙寧三年襲封越國公後封會稽郡王薨　四后升祔受命告廟世清屬疾家人請以疾辭世清曰辭君命不忠廢廟祀不孝力疾就事世清官至保信軍留後贈虢王謚曰恭安

舒王德林早亡　徽宗即位追賜名封舒王

秦王德芳開寶九年出閤為貴州防禦使　太宗即位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薨年二十三贈中書令追封岐王謚曰康惠後贈太師改封楚王子惟叙左千牛衛大將軍贈高平郡王惟憲資州團練使惟能右羽林將軍慶厤中以惟叙子從昫封安國公終左金吾衛大將軍歸州團練使從昫卒以惟能子從古封安國公終延州觀察使謚曰憲恪從古卒從式封舒國公從式惟憲子也　神宗即位謂勳業垂統實自　太祖顧無以稱乃下　詔曰昔我　藝祖之興肇造區夏大謨偉烈被諸萬世朕奉承　聖緒夙夜不敢康乃顧後之子孫而有未議封

爵之典豈朕所以繼大統尊親之意哉且積厚者流必遠施大者報必豐其令中書門下攷大宗之藉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也世世勿復絕以稱朕尊祖報本之志焉時熙寧二年八月也於是有司推擇以從式應詔封安定郡王從式終保康軍節度使贈榮王謚曰安僖從式既薨乃封越王之孫世準為安定郡王世準從霸子也為人內恕外嚴無綺羅金玉之好既封凡　天子祀郊廟必從祀如詔旨世準官至保靜軍節度使薨贈成王世開嗣世開從誨子惟和孫也官至奉國軍留後薨謚曰獻敏世雄嗣世雄亦從霸子也秀整莊重以詩書教子孫貯書萬卷名其堂曰樂善世雄官至崇信軍節度使薨贈淄王謚曰恭惠世福嗣官至集慶軍節度使薨贈儀王令盪嗣越王之後世清薨子令廓襲封越國公楚王之後從式薨子世恩襲封楚國公　徽宗立改封越王為吳王楚王為秦王

太宗九子長漢王元佐次昭成太子元僖次　眞宗皇帝次商王元份次越王元傑次鎮王元偓次楚王元俨次周王元儼次崇王元億

漢王元佐字惟吉初名德崇母　元德皇后李氏太平興國五年出居內東門別第明年拜同平章事封衞王又明年進封楚王更今名初秦王廷美得罪元佐獨申救之由是失愛及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雍熙二年元佐疾小愈重陽召諸王宴而元佐以疾新起不與元佐曰諸王與宴而我不與是棄我也遂發憤中夜閉牖妾縱火焚宮　太宗怒廢為庶人寘于南宮　眞宗即位為左金吾衞上將軍復封楚王　眞宗東封拜太傅西祀拜太尉中書令又遷太師加尚書令授天策上將軍賜劒履上殿詔書不名　仁宗即位以元佐伯父之尊恩禮甚厚薨年六十三追封齊王謚曰恭憲改潞王治平元年進封魏王子允升安國軍節度使贈平陽郡王謚曰懿恭允言黃州刺史允成濮州防禦使允升子宗旦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華陰郡王贈滕王謚曰恭孝　仁宗封王後以允言子宗說恭憲王長孫封祁國公皇祐中坐亂其子婦除名又坐坑殺女僕於宗室外宅鎖閉卒熙寧三年以宗惠襲封魏國公宗惠允升子中書以宗惠不應封而以允言子宗立襲宗惠官至武昌軍留後江夏郡王贈郯王宗立官至武寧軍留後贈南康郡王子仲來襲封官至金州刺史子不儻嗣　徽宗立改封魏王為漢王不儻卒子彥清乞襲父爵奉漢王祀　詔以彥清襲父爵

昭成太子元僖初名德明太平興國七年出閤授同平章事封廣平郡王八年進封陳王改名元佑　詔班在宰相下雍熙二年為開封尹加兼侍中改今名　太宗以契丹犯邊將大舉遣使往河北諸州科鄉民為兵元僖論其不便時趙普亦言其事　太宗納之普為朋邪所疾元僖上表言普開國忠臣也願復以為相　太宗從之進封許王加中書令薨年二十七無子　大宗哭之慟贈皇太子謚曰恭孝改謚昭成當　仁宗之世以允成子宗達出後昭成太子為孫熙寧三年封燕國公以奉其祀宗達卒贈新平郡王謚曰恭靖子仲恕襲封官至忠州團練使謚曰純僖子士孟嗣

商王元份初名德嚴太平興國八年出閤改名元俊拜同平章事封冀王又改今名加兼侍中威武軍節度使進封越王淳化

中兼領建寧軍改鎮寧海鎮東　眞宗即位加中書令徙鎮永興鳳翔改王雍　永熙復土爲山陵使拜太傅　眞宗北征爲東京留守會得疾薨年三十七贈太師尚書令鄆王改陳王又改潤王治平中封魯王元份寬厚言動有禮子允寧寧武軍節度使贈信安郡王次允中右屯衛將軍次則濮王也別傳　濮王薨以允寧子宗誨封號國公至熙寧三年以宗肅襲封魯國公宗肅亦允寧子也終安化軍留後子仲先嗣　徽宗改封魯王爲商王政和三年　詔曰宗室諸王追封大國其世襲子孫尚仍舊國甚未稱正名之意如魯王改封商王其子尚襲魯國之類其令大宗正司改正制以寧遠軍節度使魯國公仲先改封商國公

越王元傑字明哲初名德和太平興國八年出閤改名拜同平章事封益王端拱初加侍中爲劒南西川節度使淳化中徙封吳鎮淮南鎮江元傑嘗作假山既成召僚屬置酒共觀之翊善姚坦正直之士也獨頫首不視元傑強使視之坦曰坦見血山安得假山元傑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剝急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流血滿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是時　太宗亦爲假山未成或以坦言聞　太宗曰傷民如此何用山爲亟命毀之元傑有過失坦必盡言規正左右教元傑詐疾　太宗憂之召元傑乳母入宮問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以翊善檢束王起居故不樂成疾耳　太宗怒曰吾選端士爲王僚屬者固欲輔王爲善今王詐疾欲使朕去正人邪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爲之因命杖之數十召坦慰安之至道二年移鎮淮南忠正　眞宗即位授　書令徙鎮武寧泰寧封兗王加太保薨年三十三贈太尉尚書令追封安王謚曰元惠元傑力學樂善後改封邢王治平中追封陳王元傑無子　仁宗以魏王之孫仲郃爲之後熙寧三年嗣封陳國公官至陳州觀察使謚曰良僖子士開嗣　徽宗改封陳王爲越王

鎮王元偓字希道端拱元年出閤封徐國公至道二年拜鎮南軍節度使　眞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封彭城郡王改鎮靜難彰化進封寧王改王相累拜太尉兼尚書令天禧元年改兼中書令歷鎮護國成德安國鎮寧封徐王薨年四十二贈太師尚書令鄧王謚曰恭懿元偓姿表偉異厚重寡言曉音律後改封密王又改王蘇治平中追封韓王子允弼少與　仁宗爲皇子除英州刺史　仁宗朝官至侍中武寧軍節度使判大宗正寺北海郡王　英宗朝拜中書令徙王東平　神宗即位拜太保鳳翔雄武軍節度使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相王以允弼子宗纘襲恭懿王封爲韓國公卒贈南康郡王謚曰良孝宗纘弟宗景官至彰信軍節度使濟陰郡王薨贈循王謚曰思宗纘既卒子仲馨嗣　徽宗改封韓王爲鎮王靖康元年仲馨自平川軍節度使徙鎮劒南西川

楚王元俯字令問淳化三年出閤除武昌軍節度使　眞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封安定郡王景德中遷宣德保寧軍節度使進爵舒王　眞宗東封進兼侍中移平江鎮江軍從祀汾陰加兼中書令徙鎮鎮南寧國拜太保薨年三十四贈太尉尚書令曹王謚曰恭惠元俯好學善屬文奉佛甚謹改贈華王治平中封蔡王子允則至右千牛衛將軍先是諸王子授官即爲諸衛將

軍餘以父官及族屬親疎差等天禧元年令宗正卿趙安仁參議定制安仁請以　宣祖　太祖　太宗孫初蔭授將軍曾孫授右侍禁元孫授右班殿直內父爵高者聽從高蔭其事緣特旨者不以為例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參定行之允則無子以平陽懿恭王允升之子宗達為後熙寧三年襲封蔡國公以奉其祀宗達卒子仲湯嗣　徽宗改封蔡王為楚王

周王元儼生而頴悟　太宗尤所鍾愛而不欲早令出宮每朝會宴集必侍左右期以年二十始得出就外傳　眞宗即位封曹國公明年為平海軍節度使踰年拜同平章事景德初封廣陵郡王　眞宗封泰山改鎮昭德等軍進爵榮王祀汾陰加兼侍中徙鎮安靜武信祀　大清宮加中書令坐侍婢縱火延燔禁中奪武信節降封端王尋拜鎮海安化軍節度使封彭王累拜太傅歷鎮橫海永清保平定國封通王改涇王　仁宗即位拜太尉尚書令兼中書令徙鎮安忠武軍節度使封定王賜賛拜不名又賜詔書不名天聖七年徙封鎮明年賜劒履上殿明道初拜太師換河陽三城節度使改封孟又改鎮永興鳳翔進封荆王景祐二年改荆南淮南節度大使仍賜入朝不趨元儼廣顙豐頤貌質嚴重凜凜不可犯名聞外夷契丹尤畏其名事母孝嚴幼好學喜聚書善為文善三王書法及飛白性謹約寡嗜欲天聖以來　太宗諸子獨元儼在　仁宗尊寵甚異元儼不敢數入閤門不接人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飢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輿奏樂於前酣飲終日其疾亟時　仁宗親為調藥屏人與語久之所對多忠言薨年六十贈天策上將軍追封燕王謚曰恭肅治平中改封吳王有子十三人允良允迪允初餘皆早死允良泰寧軍節度使襄陽郡王允良好酣寢以晝為夜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然性寬裕不甚喜聲色亦不為他驕恣未嘗詰責左右薨贈定王有司以允良起居無度反易晦明謚曰易允迪居父喪哭不哀又嘗宮中為優戲制曰安靜軍節度使允迪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小民無知犯者猶鮮況爾燕恭肅王之子而朕之諸弟也宜率訓義以迪四方而乃在苫廬泣哭之哀為酣飲流酗之佚肆情鄙行害于而家而達於朕聞嗟怨無已朕苟貸法何以處王公之上而教天下哉宜歸爵秩下領屯衛蓋寬於馭過而欲循省其罪無蹈後悔也可責授右監門衛大將軍久之遷密州觀察使復鎮安靜卒贈永嘉郡王謚曰思恪允初寧國軍節度使贈博平郡王謚曰安泰熙寧中以允良子宗絳嗣封吳國公　徽宗改封吳王為周王

崇王元億早亡追賜名封代國公治平中封安定郡王　徽宗即位賜崇王

東都事略卷第十五

眞宗六子長溫王禔次周王祐次昌王祇次信王祉次欽王祁次　仁宗皇帝

溫王禔早薨　徽宗即位追賜名贈溫王

周王祐字慶長母曰　章穆皇后咸平中封信國公生九年而薨追封周王謚曰悼

昌王祇早薨　徽宗追賜名贈昌王

信王祉早薨　徽宗追賜名贈信王

欽王祁早薨　徽宗追賜名贈欽王

仁宗三子長楊王昉次雍王昕次荆王曦

楊王昉生未踰月而薨追封褒王賜名昉謚曰懷靖後封魏王

治平中封周王　徽宗即位贈楊王

雍王昕封壽國公生三年而薨追封豫王謚曰悼穆改封魏王治平中封唐王　徽宗贈雍王

荆王曦慶歷三年生生三年封鄂王賜名曦未及宣制而薨謚曰悼懿改封陳治平中封燕王　徽宗贈荆王

濮王諱允讓字益之恭靖商王元份之子也為人天姿渾厚外莊而內寬左右親近未嘗見其有喜慍之色始為右千牛衛將軍周王薨　眞宗以緑車旒節迎養于禁中至　仁宗生用簫韶部樂送還邸　眞宗時官衛州刺史　仁宗即位授汝州防禦使累拜寧江軍節度使　仁宗建睦親宅乃命知大宗正寺宗子有好學趨義則褒勉委曲進之於善若不率教始勸諭之又糾戒之至不悛則正其罪而上聞故人人莫不畏愛而心服之慶歷四年封汝南郡王拜同平章事改判大宗正寺嘉祐四年薨年六十贈太尉中書令封濮王謚曰安懿　仁宗在位既久無子乃以　王第十三子為皇子　仁宗崩　皇子即位是為　英宗治平元年宰相韓琦等奏以　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請下有司議　濮安懿王及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　詔須大祥後議之至二年乃　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曰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前服服之為所後者祖父母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不二斬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親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　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　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　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　聖明授以大業　陛下親為　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　濮安懿王雖於　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　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　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　濮王宜準　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為宜稱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　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　濮王於　仁宗為兄於　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中書又奏儀禮令及五服年月敕出繼之子於

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父為皇考今珪等議稱濮王為皇伯於典禮未有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議奏乃議而 皇太后手詔詰責執政於是 手詔 聞集議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禮官范鎮等又奏漢之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廟序昭穆皆非 陛下聖明之所法宜如前議為便自是御史呂誨等彈奏歐陽脩首建邪議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之罪固請如王珪等議既而內出 皇太后手詔曰吾聞羣臣議請 皇帝封崇 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載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 濮安懿王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 皇帝稱親 濮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事方施行而 英宗即日手詔曰稱親之禮謹尊 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俾 王子孫主奉祠事翌日誨等以所論列彈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敕告家居待罪誨等所列大氏以為前詔稱權罷集議後 詔又稱且欲以塋為園即追崇之意未已 英宗命閤門以告還之誨等力辭臺職誨等既出而 濮議亦寢至 神宗元豐三年 詔以 濮安懿王三夫人可並稱曰王夫人云 濮王長子宗懿當 英宗時為宿州團練使封和國公次子宗樸為隴州防禦使封岐國公宗懿卒 神宗以宗懿 濮安懿王元子追封舒王宗樸與 英宗相友愛初詔 英宗入居慶寧宮固辭不即赴宗樸帥近屬勤勸乃入治平中建 濮王園廟宗樸遂拜彰德軍節度使濮國公以奉王後 神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兼侍中封濮陽郡王薨贈定王弟宗誼襲濮國公官至昭化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贈廣陵郡王宗誼既薨宗暉襲封濮國公自邕州觀察使拜淮康軍節度使元豐中濮王三夫人改祔 濮王國以宗暉為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神宗詔宗暉嗣封濮王 哲宗即位徙鎮鎮南薨贈懷王謚曰榮穆以宗晟嗣官至武安軍節度使贈昌王謚曰端孝宗晟薨宗愈嗣官至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襄王宗愈薨宗綽嗣官至河陽三城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榮王謚曰孝端宗綽薨宗楚嗣官至武昌軍節度使贈惠王謚曰僖節宗楚薨宗祐嗣官至清海軍節度使贈欽王宗祐薨宗漢嗣官至奉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景王宗漢薨仲增嗣仲增 濮王孫於屬為長故封官至彰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簡王仲增薨仲御嗣官至奉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邠王謚曰康王仲御薨仲爰嗣官至武定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寺贈恭王仲爰薨仲理嗣靖康初為武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臣稱曰禮大宗無子而以小宗為後聖人許之 英宗既以父仁宗矣若 濮王又稱親則是二統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藉使 濮王極其尊崇則於君臣之義得為安乎當時大臣違禮廢義臺臣焉得不以死爭之 英宗容受盡言寢而不議而使後世無可指之瑕聖矣夫

英宗四子長 神宗皇帝次吳王顥次潤王顏次益王頵

吳王顥字仲明母曰宣仁聖烈皇后始名仲糾授率府副率 英宗即位遷至明州觀察使封祁國公賜今名拜保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東陽郡王治平三年出閤居東宮 神宗即位拜武昌武安軍節度使封昌王易泰寧鎮海軍改王岐官制行冊

拜司空徙王雍　哲宗嗣位拜太保換成德橫海二鎮徙封揚王用周漢故事賜贊拜不名五日一朝見於禁中　神宗祔廟拜大傅移鎮京兆鳳翔元祐初與荊王頵遷外第名曰親賢宅拜太尉諸子自勝衣以上皆命進官　制曰　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于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　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　二聖不同同歸于道可以為萬世法朕承侍　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潸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以為樂王言為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以上悉佩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為私今王諸子性于忠孝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為善之樂尚勉之哉毋忝乃父祖以為邦家光

徙封徐王詔書不名　宣仁祔廟拜太師徙王冀賜入朝不趨改淮南荊南節度使徙封楚初　宣仁不豫顥日問起居因以被疾至是薨年四十七　哲宗哭之慟成服苑中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謚曰榮顥薨之五日以月朔應視朝于文德殿　哲宗以顥未成服改視垂拱云顥通經史工飛白善鼓琴　神宗臨御久友愛獨篤　哲宗尊禮元隆既薨葬于　永厚陵之北

徽宗即位追封吳王子孝騫靖康初為定武軍節度使晉康郡王孝錫終嘉州防禦使贈永國公

潤王顓早薨　徽宗追賜名贈潤王

益王頵初賜名仲恪為率府副率　英宗時賜今名遷至耀州觀察使　神宗即位拜同平章事領武勝軍節度使樂安郡王熙寧四年出閤拜保信保鎮軍節度使封嘉王元豐三年拜司空徙王曹　哲宗即位拜太保改鎮武昌武安進爵荊王賜贊拜不名五日一朝禁中　哲宗致恭如家人禮　神宗祔廟拜太傅徙武寧鎮海元祐元年始居外第拜太尉改鎮成德荊南薨年三十三贈太師尚書令魏王謚曰端獻　徽宗收封益王頵端重明粹博通羣書有智識好釋氏亦好方書數捐藥以救病者其仁厚蓋天稟云子孝哲邢州觀察使贈廣陵郡王孝怡終保寧軍節度使孝家靖康時為武勝軍節度使豫章郡王孝奕終彰化軍留後贈平原郡王孝隱靖康時為武寧軍節度使孝忱奉寧軍節度使孝頵順昌軍節度使孝愚靖難軍節度使

東都事略卷第十六

世家五

神宗十四子長成王佾次惠王僅次唐王俊次褒王伸次冀王
傭次　哲宗皇帝次燕王俣次楚王似次越王偲
徽宗皇帝次燕王俣次楚王似次越王偲
成王佾早薨　徽宗即位追賜名贈成王
惠王僅早薨　徽宗追賜名贈惠王
唐王俊熙寧七年封永國公十年薨贈兗王　徽宗封唐王
褒王伸早薨　徽宗追賜名贈褒王
冀王傭熙寧八年封景國公是歲薨　徽宗贈冀王
豫王仵熙寧十年封建國公元豐元年薨贈衛王　徽宗封豫王
徐王傭早薨贈鄆王謚曰沖惠　徽宗封徐王
吳王似元豐開封儀國公　哲宗即位封大寧郡王紹聖二年
出閤拜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封申王元符二年加司空徙鎮保
平泰寧　哲宗崩　欽聖后議所立以似有目疾不得立乃立
端王是爲　徽宗加太傅移鎮永興成德徙王陳賜贊拜不名
加太尉荆南淮南節度使拜太師徙鎮河東山南西道薨贈尚
書令兼中書令燕王又加贈侍中吳王子有奕武信軍節度使
和義郡王有常寧遠軍節度使
儀王偉早薨　徽宗追賜名贈儀王
燕王俣元豐開封成國公　哲宗即位封咸寧郡王元符元年
出閤拜河陽三城雄武軍節度使封莘王加司空移鎮武寧鎮
寧　徽宗即位加太保徙鎮河東奉寧封衛王又徙鎮護國山
南西道又改鎮海泰寧大觀元年　詔曰衛王定王朕之愛弟
也其改封魏王定王亦徙王鄧拜太尉永興成德軍節度使進
爵燕王遷太傅　欽宗即位　詔曰燕王越王　神祖之子
道君之弟而朕之諸父也其賜入朝不趨贊拜不名授太師河
東劒南西川節度使　二帝北狩宗族盡徙云
楚王似元豐開封和國公　哲宗即位封普寧郡王元符元年
出閤拜橫海鎮海軍節度使封簡王　哲宗崩宰相莫惇以似
哲宗同母弟當立　欽聖后不可乃立　徽宗進司徒改鎮武
昌武寧徙封蔡拜太保移鎮保平鎮安又改鳳翔雄武以書史
語言指斥送大理寺驗治似上表待罪於是左司諫江公望上
疏曰臣聞天下之理有隙則物皆可入故聖人塗隙於未開之
前有迹則瑕皆可指故聖人泯迹於未形之際物可入則親者
離矣瑕有指則疑者實矣其可不察邪臣聞蔡王府史相告有
不順之語浸淫恐及蔡王有司已行根治臣聞之駭汗浹背驚
悸不自持豈有孝治之本太平之時乃容小人銜私怨逞不軌
離間　陛下骨肉之親者乎象之於舜然廩浚井其逆心已萌
矣擁二女坐床鼓琴其逆謀已成矣舜未嘗藏怒宿怨卒封之
有庳而富貴之也至魏文帝褊忿疑忌一陳思王且不能相容
致有煮豆然萁之說相煎太急之語為天下後世笑豈不思兄
弟人之大倫也有孚足相捍之親有首尾相應之義有墳篪之
和有友于之樂故孔子以不間於父母兄弟之言為孝蓋親隙
不可開隙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迹顯則事難磨滅　陛
下之得天下也悖嘗　簾前持異議已有隙迹矣蔡王出於無
心年尚幼少未達禍亂之萌故恬不以為虞　陛下一切包容
已開之隙復塗矣已顯之迹復泯矣恩意渥縟歡然不失兄弟

之情與夫區區未能忘天下操以自狹者不啻相十百矣　陛下若以曖昧無根之語而加諸至親骨肉之閒則有魏文相煎太急之隙而忘大舜親親之道豈治世之美事也且願　陛下察詔有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案牘羣楚之下何求弗得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　陛下將如何處之儻形案牘有瑕可指一入胷次終身不忘雖父子之閒尚未能磨滅況兄弟乎迹不可泯隙不可塗則骨肉離矣　陛下將何道以治天下也蔡王萬一蒙犯霧露之疾　神考在天之靈豈不知之　陛下將何顏見　神考於　太廟乎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至德要道足以風動天下未有不自親始者也疏入公望罷知淮陽軍

徽宗雖黜公望頗思其言止治其左右崇寧中徙鎮荆南武寧

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韓王改封楚王子有恭定國軍節度使永寧郡王

越王偲元祐初封祁國公元符元年封永寧郡王出閤以爲鎮安集慶軍節度使封睦王　徽宗即位拜司徒移鎮清海鎮海封定王又徙鎮武寧武勝改鎮淮南永興進封鄧王拜太尉屬翔山南西道節度使改封越王遷太傅　欽宗即位授太師永興成德軍節度使金人犯　京師欲以越王爲質　欽宗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晟以行晟尚榮德帝姬與　欽宗同生故遣之偲竟從　二帝北遷云

哲宗獻悊太子茂母　皇后劉氏生一年而薨追賜名贈越王

謚曰沖獻　徽宗即位贈鄧王崇寧二年　詔曰朕惟　先皇帝在位十有六年而皇嗣登王降年不永逮朕入繼大統之初雖加贈典而恩意未隆非所以上慰　先帝在天之靈其特追贈皇太子仍改謚曰獻悊

徽宗三十一子長　欽宗皇帝次兗王樫次鄆王楷次荆王楫次肅王樞次景王杞次濟王栩次益王棫次　太上皇帝次邠王材次祁王模次莘王植次儀王朴次徐王棣次沂王楲次鄆王栱次和王杶次信王榛次漢王椿次安康郡王樫次廣平郡王棣次相國公樘次陳國公機次瀛國公樞次建安郡王模次嘉國公椅次温國公棟次英國公橚次儀國公桐次昌國公柄次潤國公樅

兗王樫以建中靖國元年九月生一夕而殞追賜名贈兗王謚曰沖僖

鄆王楷字德遠初名煥崇寧元年封魏國公更今名封高密郡王以八寶恩除司空鎮東軍節度使封嘉王遷太保又遷太尉政和六年出閤拜太傅武寧保平軍節度使八年令赴殿試有司考爲第一改鎮荆南寧江提舉皇城司封鄆王徙劒南西川鎮南軍又徙河東寧海靖康元年移鎮鳳翔彰武　徽宗諸子薨于京師者則哀榮終始備見焉餘從　二帝北遷皆不知其所終

荆王楫崇寧二年封楚國公三年封南陽郡王改王樂安薨贈荆王謚曰悼敏

肅王樞崇寧三年封吳國公大觀二年封建安郡王重和元年出閤拜太保保平寧武軍節度使封肅王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以樞北質云

景王杞崇寧三年封冀國公大觀二年封文安郡王重和元年

出閤拜太保護國武昌軍節度使封景王靖康元年授太傅徙鎮荊南鎮東

濟王栩崇寧五年封魯國公大觀二年封安康郡王宣和二年拜太保清海軍節度使封濟王靖康元年授太傅徙鎮護國寧海

益王棫大觀元年封楊國公二年封淮南郡王徙濟陽後以橫海軍節度使封益王

邠王材大觀二年封魏國公薨追封邠王謚曰沖穆

祁王模大觀二年封鎮國公宣和三年封樂安郡王拜武勝興寧軍節度使封祁王靖康元年授太傅改鎮清海慶源

莘王楠大觀二年封吳國公宣和四年封信安郡王拜寧江軍節度使封莘王靖康元年授太傅改鎮保平崇信

儀王朴大觀三年封雍國公宣和五年封華原郡王後以靜難軍節度使封儀王

徐王棣大觀三年封徐國公宣和五年封高平郡王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封徐王靖康元年授太傅改鎮山南西道武昌軍

沂王樗大觀四年封冀國公宣和六年封河間郡王拜太保劒南東川威武軍節度使封沂王靖康元年授太傅改鎮河陽武寧

鄆王栻政和元年封定國公二年薨追封鄆王謚曰沖懿

和王棫政和元年封廣國公宣和七年封南康郡王靖康元年拜瀛海安化軍節度使封和王

信王榛政和元年封福國公宣和七年封平陽郡王靖康元年拜慶陽昭化軍節度使封信王

漢王椿政和二年封慶國公薨追封漢王

安康郡王榎政和二年封衛國公改封鄆靖康元年封安康郡王

廣平郡王楗以政和三年封韓國公靖康元年封廣平郡王

相國公梃以政和四年封

陳國公機以政和五年封

瀛國公樾以政和五年封

建安郡王楑政和五年封惠國公宣和七年封建安郡王

嘉國公椅以政和八年封

溫國公棟以宣和元年封

英國公橚以宣和二年封

儀國公桐以宣和三年封

昌國公柄以宣和四年封

潤國公樅以宣和七年封

欽宗皇太子諶母曰　皇后朱氏以政和七年生於東宮於徽宗爲嫡長皇孫及應賜名命官而　祖宗無故事宰相蔡京與鄭居中共議封爲崇國公王黼奏曰蔡京以皇子之禮封東宮子則是便以　東宮爲人主矣　徽宗不悅　欽宗即位以爲昭慶軍節度使大寧郡王徙鎮寧國立爲皇太子是歲金人圍京師明年　欽宗幸虜營以皇太子監國從　二帝北徙云

東都事略卷第十七

東都事略卷第十八

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勾邊都巡檢使公事兼

列傳一

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也母張氏夢人授五色筆而質生九歲善屬文唐長興中舉進士為忠武軍推官晉天福中懷其文見宰相桑維翰維翰奇之擢監察御史稍遷主客員外郎直史館召入翰林為學士契丹入寇晉出帝命十五將出征是夕質宿直出帝命諸學士分草制質曰宮城已閉處泄機事遂獨為之辭理優贍當時文士皆歎伏周太祖征李守貞每朝廷遣使齎詔處分軍事皆中機會太祖問誰為此辭使者以質對太祖曰宰相器也太祖起兵入京師澶令草太后誥及議迎湘陰公儀注乃白太后以質為兵部侍郎樞密副使周廣順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參知樞密院事世宗時累加司徒洪文館大學士恭帝即位封蕭國公北邊奏太原劉承鈞結契丹入寇乃命我　太祖北征為六師推戴自陳橋入城還府第時質方就食閤中聞　太祖入率王溥魏仁浦就府謁見質執溥手曰倉卒遣將吾儕之罪也仍入溥手幾出血溥無語既見　太祖質曰先帝養　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　太祖性仁厚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為六軍所逼一旦至此將若之何宰校羅彥瓌按劒厲聲向質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　太祖叱之不退質知勢不可遏曰事已爾無太倉卒自古帝王有禪位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之且曰　太尉既以禮受禪則事太后如母養少主如子無負先帝舊恩　太祖揮涕許諾然後率百官成禮　太祖由此深敬重質　太祖既即位加兼侍中仍以為相乾德初封魯國公二年罷為太子太傅卒年五十四贈中書令初和凝知貢舉愛質所試文自以中第在第十三故亦以處質其後質官及封國皆與凝同當時謂之傳衣鉢　太宗嘗言近世輔弼循規矩惜名器持廉節無與質比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尔子昊兄子杲

昊字貴參以父任為千牛備身　國初為度支員外郎知開封縣　太宗為開封尹頗器重之嶺南平知邕州知淮南轉運事　太宗時為三司副使累官給事中判三司坐擅帝竹木入官為王仁贍所發貶房州司戶參軍移唐州以卒年四十六

杲字師回力學有文　太宗時由鄧州從事為直史館歷左拾遺補闕擢知制誥以工部郎中罷知壽州復為知制誥當遷翰林學士　太宗以其躁競不使居內職出為右諫議大夫知濠州召為史館修撰至京師而卒年五十六

王溥字齊物并州祁人也漢乾祐中舉進士甲科李守貞據河中趙思綰友京兆王景崇亂鳳翔周太祖將兵討三叛以溥為從事三叛既平朝士及藩鎮嘗以書往來詞意涉于悖逆者太祖籍其名欲按之溥諫曰魑魅伺夜而出日月既照則氛沴消矣請焚之以安反側太祖從之太祖將大漸促召學士草制以溥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已宣制太祖曰吾無恨矣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彈書結北虜有記其辭者否溥曰使崧有此肯示人耶蘇逢吉輩陷之爾世宗遂優贈崧官世宗將討秦鳳溥薦向拱遂平之世宗因宴酌巵酒賜之曰成吾邊功卿擇帥之力也恭帝即位加尚書右僕射　國初進位司空乾德二年罷為太子太保加太子太傅開寶二年遷太子太師太平

興國初封祁國公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曰文獻後以溥謚同僖祖改謚文康溥在相位日父祚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謁祚引觴為壽溥侍側坐客不敢安席祚曰此豚犬尔不煩諸君起人稱其孝敬子貽孫貽正貽正官至國子博士貽正之子克明尚　太宗女鄭國長公主賜名貽永令與父同行

貽孫字象賢顯德中溥在相位以貽孫為著作郎　國初遷金部員外郎溥藏書至萬卷貽孫徧覽之　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訪禮官無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古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唐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記備言之普歎伏貽孫累遷右司郎中以卒

貽永字季長　眞宗以其故相家也選尚主除右衛將軍駙馬都尉明年主薨貽永累遷右監門衛大將軍蔣州團練使請試郡得知單州徙徐州是時河決貽永作隄城南以禦水患　詔褒之　仁宗即位改衛州團練使知澶州遷懷州防禦使拜耀州觀察使歷彰化武定軍留後拜彰德軍節度使知天雄軍改鎮保寧知鄆州自咸平中徙城而故治為通衢密邇梁山泊春夏多病涉貽永相地築東西道三十餘里至今人獲其濟徙定州成德軍康定元年擢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加宣徽南院使拜樞密使慶曆六年加同平章事明年封遂國公加兼侍中改鎮海軍節度使封鄧國公貽永以寵祿過盛願解樞柄乃聽罷待中徙鎮彰德復以疾求去位除尚書右僕射兼侍中景靈宮使卒年七十一贈太師中書令謚曰康靖貽永性謹約寡言無綺羅聲色之好惟養鵪鴿數十愛翫而已

魏仁浦字道濟衛州汲人也少為刀筆吏隸樞密院周太祖為樞密使問以卒乘數仁浦對曰帶甲者六萬太祖喜曰天下事不足憂也漢隱帝遣使害太祖仁浦曰公有大功於朝廷握彊兵臨重鎮以讒見疑豈可坐而待死教以易其語云誅將士以激怒心太祖納其言遂長驅度河及即位以為樞密承旨世宗時為樞密副使陞樞密使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始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進世宗曰顧才如何爾遂用之恭帝嗣位加刑部尚書　國初進位右僕射乾德初罷開寶二年春宴　太祖笑謂仁浦曰何不勸朕酒乎仁浦奉觴上壽　太祖密謂之曰朕欲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速不達　太祖頷之從征太原至梁侯驛遇疾而卒仁浦性寬厚接士有禮專務以德報怨世宗卞急輕殺戮仁浦營救而免者十常七八從出征鋒鏑之下而無一人橫死者有鄭元昭者為解州刺史仁浦婦翁李温玉為權鹽使元昭不得專其利乃誣温玉之子從李守貞叛捕以告變欲中傷仁浦周太祖為辨其誣獲免及仁浦大用乃以元昭典五郡又嘗為賈延徽譖幾遇禍揔師出征有得延徽以獻者仁浦曰因兵戈以報怨不忍為也人稱其長者謚曰宣懿後以子咸信尚主追封齊王

咸信字國寶　國初　昭憲皇后嘗至仁浦第見咸信奇之開寶中　太宗尹京以咸信尚永慶公主拜右衛將軍駙馬都尉太平興國初為吉州防禦使遷觀察使契丹入寇以咸信知澶州拜彰德軍節度使　眞宗即位徙鎮定國武成知曹州改知河陽又知澶州移鎮忠武　眞宗升宋州為南京以咸信　太祖舊邑加同平章事判天雄軍改鎮保平卒年六十九贈中書

令咸信頗知書亦喜待士然性吝嗇喜規利子昭晒至觀察使臣稱曰自古治少亂多五代干戈之亂極矣天既厭亂而思治故　眞主勃興此范質王溥仁浦得以講揖遜之禮遂相藝祖于立國之初而天下晏然也烏呼以伊尹之聖太公之賢皆以夏商之舊而歸湯文蓋以授受于天者有不庸釋則舍湯文將安歸乎由是觀之質等所以歸有德爲無嫌也誠與夫賣國而趍利蒙恥而立朝者有間矣

東都事略卷第十八

列傳二

韓令坤磁州武安人也令坤少隸周太祖帳下世宗即位爲殿前都虞候高平之戰以功領容州團練使世宗征太原以令坤爲都校以功拜武定軍節度使世宗伐淮甸命令坤等十二將率兵以從襲揚州將吏聞周師至開門以迎之令坤整衆而入市不易肆人甚悅徙鎮鎮安又從世宗北征有功恭帝即位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　國初移鎮天平加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　太祖親征李筠令坤率兵屯河陽澤潞平以功加兼侍中從討李重進改鎮成德卒年四十六令坤有才略識治道與　太祖同事周情好親密鎮常山凡七年北邊以寧　太祖聞其卒甚悼惜之追封南陽郡王

石守信開封浚儀人也始事周太祖得隸帳下累遷指揮使世宗征河東戰于高平守信以功遷親衛左第一軍都指揮使從征淮南又從征關南俱有戰功自江州防禦使拜義成軍節度使　太祖受禪遷侍衛馬步軍副指揮使改鎮歸德李筠及守信與高懷德率前軍破筠衆于長平斬首三千級又與懷德敗其衆三萬于澤州澤潞平以功加同平章事李重進反復命守信討重進兼知揚州行府事　太祖親征守信馳奏城中危迫破在昕夕　大駕親臨可一鼓而平　太祖從之即日克其城移鎮天平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建隆三年請解軍職　太祖許之守信每入朝宴賜甚渥加兼侍中太平興國初加中書令爲河南尹從征幽州坐失律責授崇信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尋封衛國公徙鎮陳州卒年五十七贈尚書令追封武威郡王

謚曰武烈子保興保吉

保興字光裔本名保正　太祖爲改之以蔭補供奉官稍遷至團練使雍熙初契丹寇邊保興爲澶州前軍駐泊徙銀夏綏府都巡檢常巡案暑子砦並黑水河趣谷中戎人數千騎度河邀戰保興伏兵于河濵俟其半度急擊之其後數與戎人戰有功積官至棣州防禦使卒年五十八子元孫

保吉字祐之尚　太祖女延慶公主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領愛州刺史以軍功擢至朔州觀察使守信卒起復爲威塞軍節度使知河陽大名府改橫海安國二鎮　眞宗即位徙鎮保平景德初又徙武寧加同平章事契丹入寇　眞宗將幸澶淵先遣保吉與李繼隆爲排陣使對壘以待而虜騎數萬至城下保吉不介馬而馳當其前鋒虜引去既而虜請盟　眞宗錫宴射於行營謂繼隆等曰北虜自古爲患今得其畏威服義息戰安民皆卿等力也保吉曰臣受命禦寇上稟成筭至於布列行陣指授方略皆出於繼隆繼隆亦曰宣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如保吉　眞宗嘉其能謙寵賜甚厚改鎮鎮安卒贈中書令謚曰壯武保吉有武幹突世將相家積不貲而治生射利所至侵擾其鎮大名也葉齊查道皆知名士保吉悉命械頸而督運物論非之先是守信鎮宛丘年五十七而卒保吉繼居是鎮及其卒也年復與之同人皆異之

元孫字善長以守信恩補供奉官久之爲閤門祗候遷知京副使累擢至邕州觀察使廉延路副總管會趙元昊反陷金明砦元孫與劉平戰于三川口爲賊所執　仁宗以爲已死贈忠正軍節度使及元昊納款乃得歸言者請治其辱國之罪　仁宗

貸之安置全州後還京師卒年七十二

王審琦字仲寶河南人也漢乾祐初得隸周太祖帳下爲鐵騎指揮使世宗征劉崇以功領勤州刺史審琦沉毅善謀所至有政績世宗征淮舒州堅壁不下以郭令圖爲刺史命審琦司超將兵攻城一夕拔之令圖入復見逐於郡人審琦方進軍援黃州聞令圖被逐乃選輕騎銜枚襲城夜敗其衆而復納之遂以兵破紫金山世宗圍濠梁審琦先按其水砦乃降及攻楚州審琦謂城陷淮人必遁因設伏以待之果如其言審琦仕周累遷至睦州防禦使　宋興擢爲殿前都指揮使泰寧軍節度使從征李筠改鎮義成討李重進也副石守信將前軍出鎮忠正在鎮八年寬簡便民屬邑令有以罪黜縣胥者僚佐以爲令不先白是輕主帥也請詰其罪審琦曰五代以來諸鎮暴橫令宰之

職不振久矣能斥黜吏是可嘉也開者歎伏從征太原改鎮許州加同平章事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追封琅琊郡王審琦素不善飲　太祖宴之於後苑祝之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禄也何惜不令飲之祝已謂審琦曰天必賜卿酒量試爲吾飲之審琦受　詔連十數釂無它苦自此侍宴必引滿及歸私家即不能飲或彊飲輒病也子承衍

承衍字希甫尚　太祖女昭慶公主是謂秦國賢肅公主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遷恩州刺史加防禦使太平興國初遷應州觀察使授彰國軍節度使契丹入寇出知天雄軍端拱初徙鎮永清再知天雄　眞宗即位改鎮護國卒年五十二贈中書令

謚曰恭肅承衍善騎射曉音律好吟詠以功臣子尚主貴顯擁富貴厚自奉養而性吝嗇爲世所鄙子世融終內園苑使世融之子克臣以進士第元豐中爲工部侍郎終龍圖閣直學士子師約尚燕國公主拜駙馬都尉　英宗以前公主薨舅姑之禮主婿輒升行齒諸父　英宗以爲廢人倫不可爲天下法思所以釐正之　神宗即位推原　英宗意下　詔公主出降皆行見舅姑禮公主以禮見舅姑自此始師約官至保平軍留後謚曰恭惠子殖亦尚　神宗女惠國公主

符彥卿字冠侯陳州宛丘人也父存審後唐宣武軍節度使五代史有傳彥卿年十三能騎射事莊宗於太原以其謹厚令出入臥內莊宗滅梁以爲散員指揮使郭從謙之亂莊宗左右皆引去惟彥卿力戰殺十餘人莊宗崩彥卿慟哭而去天成中以吉州刺史討王都于定州改夔州刺史晉天福初拜同州節度使出帝時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契丹入寇彥卿拒戰于澶淵虜騎數萬圍高行周於鐵丘諸將相顧無敢當其鋒彥卿引數騎力戰虜解去行周賴以免移鎮許州封祁國公與杜重威李守貞經略北鄙遇契丹主圍之於陽城衆十餘萬諸將無鬬志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與之力戰諸將然之彥卿大敗其衆契丹主乘橐駝而遁車帳兵械悉爲彥卿所獲改鎮武寧加同平章事契丹滅晉彥卿遂歸于契丹契丹主以陽城之敗詰責彥卿對曰臣事晉不敢愛死今日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徐宋多盜契丹主遣彥卿歸鎮漢高祖入汴彥卿來朝改鎮兗州加侍中兼中書令封魏國公拜太保移鎮青州周太祖封彥卿爲淮陽王鎮鄆州徙鎮天雄進封衛王世宗時拜太傅改封魏王恭帝即位加太尉　宋興遷太師移鎮鳳翔被病肩輿赴鎮至西京上言疾亟假滿百日受奉如故爲御史所糾於是罷節度

使彥卿退居于洛八年閒乘小車騶遊佛寺名園人伏其曠達性不飲酒謙恭待士對賓客清談終日不及世務為將有謀善戰所得奉賜皆分給士卒故人樂為之用卒年七十八周世宗二后　太宗懿德皇后皆彥卿女也自周及　太祖朝賜詔不名近代貴盛無與為比子昭信賀州刺史昭厚天雄軍防禦使昭壽鳳州團練使為益州鈐轄昭壽遊宴無度不能御軍神衛卒趙延順以衆怨昭壽信用親僕榜箠軍人謀害昭壽咸平三年正旦中使來昭壽戒馭吏具鞍馬將送之卒乃縱廐中馬陽逐而縶之喧擾之際延順率其衆殺昭壽及其僕都監王澤聞變召都虞候王均擒延順及其黨不能獲乃推均為首知益州牛冕出奔漢州都巡檢使劉昭榮與均戰死之均遂僭號大蜀建元化順是歲王師討平之追斬均于富順監

王景萊州人也少為盜梁大將王檀鎮滑臺以景隸麾下莊宗入汴景提身來降仕唐至奉國都虞候清泰末從張敬達圍晉陽會契丹來援景以所部歸晉授相州刺史遷耀州團練使契丹入寇景與高行周破之于戚城累遷至橫海軍節度使契丹犯京師用其黨為帥以代景景還至常山聞契丹主耶律德光死即間道歸漢乾祐初加同平章事周太祖與景有舊及即位加侍中為護國軍節度使移鎮鳳翔顯德初封褒國公加兼中書令世宗命景與向拱率兵討蜀大破蜀軍于上邽遂降秦州逾年徙鎮秦州恭帝即位封涼國公　國初加太保封太原郡王復以為鳳翔節度使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追封岐王謚曰元靖初景之奔晉也妻坐誅晉高祖問所欲對曰臣昔為卒過官妓侯小師家意慕之今妻被誅誠得小師為妻足矣後封楚國夫人景性謙退折節下士每朝廷使至雖卑位皆送迎周旋盡禮左右曰王位崇不宜過自損抑景曰人臣重君命也初封王朝廷以吏部尚書張昭為使景先加禮重左右又以為言景曰我在行伍閒已聞張尚書名今使于我是　國家厚我也子廷義廷睿廷訓廷義仕至橫州團練使從征太原中流矢而卒廷義性驕傲好夸誕每言我當代王景之子聞者笑之時目為王當代景所莅鎮廷睿為牙內指揮使尤驕恣景以其母被戮心憐之廷睿或小不如意必號泣曰還我母安用富貴景不復問家財恣其所用過華陰隧馬而死廷訓仕至左驍衛將軍

王晏徐州滕人也家世力田少為盜應募隸禁軍累遷奉國小校晉末與都校趙暉侯章戍陝州遂歸于漢高祖甚喜即授以節度使及入汴加同平章事漢亡事周改鎮武寧封滕國公因其鄉里以榮之也　太祖受命進封趙國公從鎮安遠改封韓國公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卒年七十七贈中書令

王彥超字德昇大名臨清人也少事魏王繼岌繼岌死乃仕晉為刺史仕漢為復州防禦使契丹入寇為行營馬步左廂都排陣使從周太祖入汴湘陰公贇牙校輦廷美以贇不得立據徐州以拒周太祖拜彥超武寧軍節度使以討之又與王峻拒劉崇于晉州改建雄河陽三城河中三鎮顯德初加同平章事屢破劉崇之衆拜忠武軍節度使兼侍中宰相李穀征淮南以彥超將前軍敗淮人于壽州城下淮人水陸來援穀退保正陽淮人躡其後會李重進兵至合擊大敗之逐北二十餘里師旋徙鎮永興移鳳翔　國初加中書令　太祖與彥超宴射于作坊酒酣謂彥超曰卿昔在復州朕往依卿何不納我彥超頓

首曰蹄涔之水豈足以安神龍　陛下當日不留滯於小郡者天也　太祖大笑未幾復鎮永興又爲鳳翔節度使入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太平興國中封邠國公彥超語所親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今六十九矣自當知止足之分明年遂請老拜太子太師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尚書令彥超溫和恭謹領九鎮所至民安之而能引年告老爲當世所重始彥超自鳳翔來朝與諸將俱侍宴　太祖謂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非朕所以優賢之意彥超曰臣無勳勞久冒榮寵願乞骸骨以歸諸將競陳宿昔戰功及積歷艱苦　太祖曰此異代事何足論

翌日皆罷鎮時論以此許之

武行德太原榆次人也身長九尺餘氣貌洪偉少負薪道遇晉高祖高祖見其甦梧甚奇之因留之帳下仕晉爲寧國軍都虞候契丹犯京師行德陷于契丹僞請自效因遣送將校數十百護所取尚方鎧甲還胡中至河陰行德謂衆曰我與若等能爲異域鬼耶衆素伏其威名皆曰惟命遂攻孟州走其節度使崔廷勳悉以府庫分諸校而權領州事遣其弟行友詣太原勸進漢高祖喜因來河陽依行德行德以兵翼至京師授河陽三城節度使加同平章事移鎮成德周廣順初加兼侍中改鎮忠武封譙國公兼中書令改封邢徙鎮武寧世宗征淮行德坐失律左遷右衛大將軍尋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宋國公　國初改封韓再鎮忠武移安遠召爲太子太傅卒年七十二贈太師

楊廷璋字溫玉眞定人也父洪裕少漁貂裘陂有以二石鷹授之者其翼一脾左一脾右曰吾北嶽使也言訖不知所之是歲生女爲周太祖淑妃明年而廷璋生廷璋以淑妃故得賜官初爲右飛龍使稍遷皇城使世宗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宣徽北院使除建雄軍節度使隰州關守乃請監軍李謙溥攝州事謙溥至隰并人來圍其城或請速救之廷璋曰賊遠至必未攻城乃募死士百餘人潛諭謙溥相應夜銜枚擊之并人大潰逐北數十里　國初荊罕儒監晉州兵疑廷璋周之近親欲圖之見必懷刃而廷璋接以至誠卒不敢發初周太祖嘗諭廷璋圖涇帥史懿廷璋屏左右示以詔書懿受代入朝遂免禍時論以罕儒不能加害爲若有施報也未幾廷璋自鎮來朝授靜難軍節度使移鄜州代還爲左千牛衛上將軍卒年六十

郭從義字德基其先沙陀人也父古仕後唐賜姓李氏古卒從義尚幼明宗時從義官至內園使仕晉爲宿州團練副使復姓郭云契丹入寇漢高祖將建國從義首贊其謀漢興爲鄭州防禦使拜鎮寧軍節度使趙思綰以永興叛命從義討之師次潼關河中李守貞來援從義大破之遂圍思綰拜永興軍節度使思綰困甚從義遣人誘之佯許以華州節鉞思綰信之遂開門送款從義入城思綰謁見即遣武士執之并其黨斬于市以功加同平章事周初加侍中移鎮許州改鎮天平世宗北征以從義副符彥卿充排陣使世宗還京師加兼中書令又改鎮武寧乾德初拜護國軍節度使來朝　太祖召於便殿擊踘從義易衣跨馬精心呈技以卜　太祖之知及罷命升殿賜坐　太祖謂曰卿之技誠妙矣然非將相所爲也從義大慙爲右金吾衛大將軍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從義爲將有謀略爲人持重博通技藝善飛白書卒年六十四贈中書令

臣稱曰唐季以來至于五代藩鎮之禍烈矣　宋興令坤從義

彦卿握重兵在河北守信審琦彦超等以宿將處方鎮而數子者識歷數之攸在知天命之有歸故號令一出莫不稽首聽命或納節以備宿衛或請老而知止足使藩鎮之禍泯然而不作克保功名長守富貴雖　太祖之善御豪傑而亦數子者能擇其禍福輕重而審處之斯可以言智矣

東都事略卷第十九

列傳三

慕容延釗字化龍太原人也父章開州刺史延釗少以勇敢聞漢高祖之起也周太祖為其佐命以延釗隸帳下世宗即位領滁州刺史高平之戰以功遷團練使拜睦州防禦使從世宗征淮南為殿前都虞候與宋延渥大破其軍淮南平遷殿前副都指揮使淮南節度使徙鎮鎮寧為殿前副都點檢　太祖受禪延釗時握重兵屯真定　太祖諭旨聽以便宜從事延釗與韓令坤率所部兵巡邊一方以安　太祖深德之加殿前都點檢同中書門下二品以其父名章不曰平章事也李筠叛命延釗與王全斌討之俄知潞州行府事澤潞平加兼侍中請解軍政徙山南東道節度使　王師南征延釗將行營前軍時延釗被疾　詔令肩輿即戎事遂平定荊湘是歲卒年五十六延釗與太祖友善　太祖任殿前都點檢延釗為副常兄事延釗及即位猶呼為兄洎寢疾御封藥以賜聞其卒軫悼尤甚贈中書令追封河南郡王

李處耘字正元潞州上黨人也父肇仕後唐為軍校討王都于定州會契丹來援力戰死晉末處耘尚幼隨兄處疇至京師遇張彥澤之暴處耘善射獨當里門殺數十人里中賴之漢初隨折從阮于府州後從阮歷鄧滑等節度悉委處耘以軍政李繼勳鎮河陽補處耘右職繼勳寵世宗以處耘隸　太祖帳下為都押牙會　太祖北征至陳橋處耘見軍中謀欲推戴遂召馬仁璉李漢超等入白　太祖　太祖拒之既而諸軍大譟入驛門處耘臨機決事謀無不中　太祖奇之授客省使兼樞密承旨從平澤潞遷宣徽北院使討李重進為行營兵馬都監賊平以處耘知揚州有善政拜宣徽南院使樞密副使周保權乞師討張文表　太祖命處耘與慕容延釗赴之以處耘為都監師次江陵高繼沖請舉族歸朝即引兵趨湖湘大破賊于三江口又遇賊帥張從富于澧江南擊敗之逐北至敖山砦賊棄砦走俘獲甚衆既而延釗大軍至州人大懼縱火焚州城而潰保權幼為大將汪端所劫藏于江之南岸僧寺中處耘遣麾下將田守奇帥師度江獲之磔于市遂入潭州盡得荊湖之地坐與延釗不協責淄州刺史卒年四十七贈宣德軍節度使處耘多機謀常以功名自任自以受　太祖非常之遇思有以報故臨事勇於敢為遂至於貶　朝廷以延釗宿將乃獨罪處耘而處耘終不自辨　太宗明德皇后處耘女也累贈處耘韓王子繼隆繼恂繼和繼恂官至洛苑使順州刺史處耘兄處疇至作坊使有子繼凝終樞密直學士

繼隆字霸圖以父任為供奉官常從官于蜀還涉危棧身與馬皆墜絕澗十餘丈而不傷又更戍邵州至長沙遇蠻寇手足中藥箭得良藥而愈曹彬平江南　太祖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時內侍十數輩皆伺城陷獻捷會有機事當入奏繼隆請行　太祖以城未下怪其來繼隆奏曰途遇大風天地冥晦城破之兆也翌日捷奏聞　太祖語之曰昇州城已破如汝所言矣江南將盧絳擁兵數萬繼隆以威信諭之乃降江南平遷莊宅副使改六宅使　太宗征太原討幽州圍范陽繼隆皆與焉又從崔翰戰徐河從潘美出代北皆有功李繼遷叛命繼隆擊之屢破繼遷之衆改環州團練使從曹彬北伐繼隆獲虜貴臣一人

彬欲上其功繼隆力止之俄諸將兵敗獨繼隆振旅成列虜不敢犯即以繼隆知定州有敗兵數萬集城下繼隆給券俾各持詣所隸　太宗嘉其有謀端拱初累加至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保順軍節度使出帥定州三年送芻粟入威虜軍虜騎八萬邀繼隆繼隆以萬人敗之追奔過徐河十餘里初　詔止令堅壁清野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裁也中黃門杜延壽止之不能故成功　詔廢威虜軍繼隆謂梁門爲北面保鄚不可廢也遂復城守召還改鎮定難時夏州趙保忠與繼遷連謀　朝廷患之命繼隆將河西行營之師以討之既而繼遷遁擒保忠以獻於是諸將請誅保忠及出兵追賊繼隆曰保忠机上肉耳當請於　天子今繼遷遁去千里窮磧難於轉餉宜養威持重未易輕舉諸將皆伏其言至道二年白守榮馬繼忠等送糧靈州爲賊所邀敗於洛河　太宗聞之怒亟以繼隆出環州取鄜延路趨賊之巢穴　太宗遣周瑩齎　詔切責瑩未至繼隆已出軍行十餘日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繼隆乃奏轉運使陳緯梁鼎之乏糧並坐免官繼隆嘗受　詔由旱海護靈州軍糧繼隆固執由古原州蔚茹河爲便　太宗從之乃帥師以進壁古原州是爲鎮戎軍　眞宗即位改鎮安軍節度使召還加同平章事徙鎮山南東道判許州景德初契丹入寇踰魏至河上　眞宗親征命繼隆爲排陣使先赴澶州契丹數十萬逼州北城繼隆與石保吉大破之彊弩斃其貴將順國王達覽追奔數十里及車駕至幸北門觀兵召見勞問見其部伍嚴整歎息久之達覽既死契丹懼遂請和加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五十六贈中書令謚曰忠武乾興初配享　眞宗廟廷繼隆性沉厚御下甚嚴好讀左氏春秋宦禮儒士子昭乾

繼和字周叔少以蔭補供奉官三遷洛苑使初繼隆請城鎮戎軍　朝廷疑之繼和奏曰平涼山川險阻旁扼夷落爲中華襟帶城之便　太宗許之後復不能守繼和又以爲言遂城之以繼和知軍事李繼遷擾邊繼和上言鎮戎軍爲涇原儀渭北面捍蔽又爲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今置此城以扼賊要路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爲言且此軍所費止出四州地里匪遥輸送甚易又守邊之臣內憂家屬之窘厲外憂寇邪之憎毀欲其奮不顧身今出惟行不可得也臣聞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千萬貫悉以給享非次犒賚動及千萬漢超猶私販摧場規免征稅當時有以此事達于　太祖者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漢超居則營生戰則捨死　太祖之世一方爲之安靜方今如漢超之才固亦不少願以　太祖爲法選擇英傑使守靈武高官厚祿不吝與之乃可保必勝之功又　朝廷禁青鹽甚爲允愜斯困賊之良策也咸平五年繼和領兵殺衛埋族於天麻自是隴山外諸族皆恐懼內附繼和因請移涇原帥臣于鎮戎以壯軍勢又請開道環延爲應援　眞宗嘉之爲并代鈐轄契丹入寇繼和領兵赴趙州踵其後契丹請和復還并代遷西上閤門使未幾擢殿前都虞候領端州防禦使卒年四十六

昭亮字晦之四歲補供奉官父繼隆北征昭亮尚幼遣持詔軍中問方略及營陣衆寡之勢還奏稱旨累擢西上閤門使仁宗即位進東上閤門使知代州又知定州徙瀛州踰年拜成州

團練使遷寧州防禦使徙定州改延州觀察使拜感德軍留後爲秦鳳路副都總管徙永興軍路又徙天雄軍道除殿前副都指揮使尋知代州徙真定路都總管保州兵據城反昭亮往諭以禍福因稍稍縋城下官軍遂入城以功拜懷康軍留後知定州明年拜武寧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有卒博于都市而撤屋椽相擊者捕斬之其軍校墮州刺史宋緒來謝亦杖之庭下仁宗祠南郊有騎卒亡所挾弓明日當以赦釋罪昭亮謂宿衛不謹不可以赦原配隸下軍慶歷八年拜宣徽北院使判河陽徙延州加南院使判澶州徙并州成德軍拜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定州歷鎮天雄彰信泰寧以疾願還爲景靈宮使卒年七十一贈中書令謚曰良信昭亮爲人和易於軍政特嚴然喜交權貴頗爲時所非云

王全斌太原人也父爲岢嵐軍使私蓄武士唐莊宗疑而召之懼不敢行全斌時年十二謂其父曰上疑父有異志若以全斌爲質則釋矣父如其言全斌因得隸莊宗帳下歷晉漢周以軍功積官至相州留後　宋興除安國軍節度使徙鎮忠武　太祖伐蜀以全斌將西川行營前軍率禁兵出鳳州孟昶遣大將王昭遠焚桔柏江浮橋退守劍門全斌遂克利州全斌謂諸將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當宜各陳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來蘇有路可通劍門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度自此出劍門二十里至青疆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劍門之險不可恃也全斌然之命偏將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弃砦而遁全斌等擊破之昭遠彥韜敗走皆見擒遂克劍州殺蜀軍萬餘人　王師次魏城蜀王孟昶遣使奉表請降全斌入成都後十餘日劉光毅始自峽路至昶餉光毅等及犒師並同全斌之至會　詔書頒賚諸軍亦無差等由是兩路主帥遂不協俄　詔發蜀兵赴闕全斌等不時宣行蜀軍憤怨思亂軍至綿州果叛有衆十萬自號興國軍全師雄嘗爲蜀將亂兵推爲帥攻綿州又攻彭州成都十縣皆赴兵應師雄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藩府置僚屬衆益盛自是邛蜀等十七州並隨師雄爲亂全斌等甚懼時城中降兵尚二萬餘人全斌慮其應賊殺之夾城中未幾劉光毅曹彬破師雄之衆于新繁擒萬人師雄退保郫縣全斌與王仁贍又攻破之師雄走虎捷指揮使呂翰爲玉將不禮與師雄黨劉澤合衆至五萬仁贍等討呂翰於嘉州翰敗入雅州師雄病死于金堂仁贍又敗呂翰于雅州翰走黎州爲下所殺賊衆始息初全斌之至蜀也適屬冬杪京師大雪　太祖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急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尚覺寒況征蜀將士乎即解裘帽遣使賜全斌全斌受賜感泣於是蜀民訟其掊克　太祖以其新立功不欲辱以獄吏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隱沒金銀犀玉錢帛十六萬餘緡又受僞蜀臣僚賂遺九萬緡又擅開豐德庫致失錢二十八萬一千餘緡　太祖令御史臺於朝堂集百官議於是百官定議全斌等罪當大辟　太祖貸其死乃責崇義軍留後　太祖郊祀洛陽召全斌侍祠復武寧軍節度使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旌鉞仍賜以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全斌至鎮數月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全斌貶黜凡十年怡然自得子審鈞至崇儀使以擊賊而死審鈞子惟志惟忠子

凱

凱字勝之審鈞既死王事遂徙居京兆家富於財凱日散施結客與少年馳獵南山下或踰月不歸民有訟其踐田苗者收至府寇準守京兆見而奇之言於朝以全斌平蜀之功而審鈞復死於忠義當録其後遂除凱三班奉職累擢閤門祗候鎮定邢趙都巡檢使趙元昊反徙監麟州兵以功遷至武勝軍留後馬軍副指揮使卒年六十六贈彰武軍節度使謚曰壯恪子緘緘之子詵字晉卿尚 英宗女蜀國公主拜駙馬都尉詵能詩善畫官至留後

王仁贍字子豐喜州方城人也少倜儻不事生業劉詞為永興軍節度使以為牙校詞卒遺奏薦仁贍材可用 太祖素知其名請於世宗隸帳下 宋興授武德使乾德三年自內客省使拜樞密副使 王師伐蜀仁贍為行營前軍都監蜀平坐沒入生口財貨殺降兵至蜀土擾亂責右衛大將軍初大將王全斌貪財貨不戢軍政寇盜充斥 太祖知之及全斌歸闕 太祖召仁贍詰之仁贍歷詆諸將過失以自解 太祖曰納李廷珪女開豐德庫取金寶此豈全斌等耶廷珪故蜀將也開寶末領三司使仁贍在三司僅十年頗縱吏為姦利時副使陳恕任苛察互持三司短長仁贍不能勝責唐州防禦使仁贍既失權因怏怏而卒年六十六

崔彥進大名人也少有膂力善騎射漢乾祐中隸周太祖帳下累遷至昭州刺史 國初從征李筠為先鋒以功遷常州防禦使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使 王師伐蜀以彥進副王全斌將行營前軍蜀平坐縱部下略玉帛子女及諸不法事左遷昭化軍留後 太祖郊祀西洛彥進來朝授彰信軍節度使移鎮河陽 太祖征太原 詔彥進攻其東太原平從征幽州與曹彬米信出雄州王師敗績坐違彬節度貶右武衛上將軍久之拜保靜軍節度使卒年六十七贈侍中

劉廷讓其先涿州范陽人也曾祖仁恭唐盧龍節度使祖守文襲滄州昭宗授以節鉞其弟守光囚其父守文舉兵討之為守光所殺父廷進避難南奔廷讓少時以勇力聞周太祖鎮鄴以隸帳下仕至涪州團練使 國初轉江州防禦使從征李筠為先鋒改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 王師伐蜀命廷讓率禁旅由歸州路進討將行 太祖以圖示之指夔鎖江處曰至此我之舟師當止三十里外以步騎先進出其不意而擊之俟其稍却即以戰棹夾攻之取之必矣於是大敗蜀軍遂破夔州進克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下師進次遂州克之以府庫資將士始 王師之出也 太祖謂曰所破郡縣當傾帑為朕給戰士朕所取惟疆土爾故人皆效命所至有功如席卷之易及蜀平王全斌等皆坐貪縱左遷惟廷讓所至秋毫不犯及全師雄作亂又與曹彬破之以功改鎮安軍節度使徙鎮寧廷讓本名光毅 太宗即位賜今名入為右驍衛上將軍雍熙三年曹彬敗於岐溝 太宗以廷讓知雄州徙瀛州與契丹戰于君子館我師敗績契丹遂陷祁德等州廷讓詣闕請罪 太宗不之責也復命知雄州以病求歸京師不俟報離屯所 太宗怒下御史問狀削奪官爵流商州行至華州而卒年五十九 太宗念之贈太師

宦稱曰自古用兵行師主帥共事及其成功未有無嫌隙者也

延剑處耘兵不血刃而平荆湖功高矣由是而生隙全斌光毅分路伐蜀　朝廷賜予無差等亦因之而不協得非以位侔勢逼使之然耶獨澶淵之役石保吉與李繼隆不矜其功更相推遜于　上前為可嘉也保吉曰布列行陳指授方略皆出於繼隆繼隆曰宣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如保吉豈不賢哉

列傳四

劄居潤字廣川博州高唐人也少有氣節嘗爲樞密院小吏景延廣留守西京補爲右職契丹犯京師以兵圍延廣家故吏悉避去居潤爲全護其家時論稱之仕周世宗爲軍器庫使從征高平以功遷客省使知青泰二州歷知鳳翔河中入知開封府世宗幸淮上命爲副留守遷宣徽北院使加南院使判開封府太祖征澤潞命居潤赴澶州巡警師還知鎮州拜義成軍節度使卒年五十九贈太師

張美字元圭貝州清河人也少爲三司小吏澶州糧料使周世宗鎮澶淵每有求取美悉方應之及即位召爲樞密承旨權判三司授三司使世宗用兵淮上及北征以美爲大內都點檢師還權左領軍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世宗連歲征討糧餽無乏美之力也然每思澶州所爲終不以公忠待之李筠叛　太祖親征以饋運功拜定國軍節度使五代以來官市木關中州歲出緡錢數十萬以假民長吏十取其一謂之率分錢美至鎮有所謂率分錢者一無所受由是始革其弊移鎮滄州　太宗時爲左驍衛上將軍致仕卒年六十八謚曰恭惠

向拱字星民懷州河內人也始名訓避周恭帝名改焉嘗以策于漢高祖高祖不用客于周太祖及太祖即位授宮苑使屢破太原軍會暴容彥超反以拱爲都監賊平爲陝州巡檢改知陝州權知延州召拜左神武大將軍世宗親征劉崇以精騎居陣中高平之捷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自晉以來秦成階三州入于蜀蜀又取鳳州至是宰相王溥薦拱有將帥材今欲取秦鳳非拱不可世宗遂命拱討之復取四州世宗征淮以拱權東京留守徙鎮淮南爲江招討使時周師久駐維揚圍壽春經年未下拱言於世宗欲且徙揚州之師併力以攻壽春世宗許之拱遣牙將分部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軍民感悅及師行有負糗糧以送者至壽春與李重進合勢以攻其城改淮南道招討都監敗淮軍二千于黃耆砦世宗幸壽州以拱爲武寧軍節度使以克壽州功加同平章事徙鎮歸德淮南又徙山南東道　國初加兼侍中　太祖征李筠拱迎謁至汜水言於　太祖曰李筠謀逆已久兵勢漸盛　陛下宜濟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而誅之儻稽旬浹恐賊氣愈滋攻之難爲力矣　太祖從之筠果率兵南向聞　太祖至惶駭遂入澤州封譙國公爲河南尹拱在河南十餘年專修飾園林第舍日縱酒以聲妓自奉府政不治

太祖聞之怒乃移安州以左武衛上將軍焦繼勳代之謂曰卿無效向拱也太平興國初進封秦國公來朝授左衛上將軍卒年七十五贈中書令

高懷德字藏用常山人也周天平軍節度使齊王行周子也行周五代史有傳懷德忠厚倜儻有武略仕晉漢爲刺史至周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寧江軍節度使　太祖受禪擢爲殿前副點檢移鎮滑州尚　宣祖女燕國長公主加駙馬都尉李筠叛　太祖親征先令懷德率所部與石守信進攻破筠衆于澤州改鎮忠武又改歸德加同平章事　太宗即位加兼侍中徙鎮曹州封冀國公移鎮武勝卒年五十七贈中書令追封渤海郡王謚曰武穆

韓重贇磁州武安人也少以勇力隸周太祖帳下廣順初爲左

班殿直從世宗戰于高平以功遷鐵騎指揮使又從征淮南以功領虔州刺史　國初以重贇有翊戴之功擢為龍捷右廂軍校領永州防禦使從　太祖征澤潞還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李重進反以重贇為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改殿前都指揮使徙鎮義成　太祖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治宮闕以重贇摠其役自是　皇居壯麗矣哉有讒重贇私取親兵為腹心者　太祖怒欲誅之趙普力辨其不然且曰親兵陛下必不自將須擇人付之若重贇以讒誅即人人懼罪誰復為　陛下將親兵者　太祖納其言重贇得不誅重贇徐聞普常救己即詣普謝普拒不見也出鎮彰德　太祖征太原召重贇謂曰虜知我是行必率衆來援卿可領兵倍道由鎮定以破之乃命重贇摠北面行營之師重贇遇虜于定州大破之卒贈侍

中子崇訓

崇訓字知禮以父任為供奉官累擢四方館使樞密都承旨景德三年與馬知節並兼書樞密院事崇訓長厚謙畏未嘗忤物以自疾求罷除齊州防禦使授左龍武大將軍韶州防禦使求致仕以本官分司卒年五十六

張永德字抱一并州曲陽人也初周太祖柴后本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迓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走過其門衣弊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步軍史郭崔兒者也后異其人欲嫁之請于父母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欲嫁此人后曰此貴人不可失也囊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于逆旅中所謂郭崔兒即周太祖也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高祖卒為高祖佐命后父柴翁既老每夜寐及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荅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崔兒已作天子初周太祖將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于葛驛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其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之饋酒肉衣服相配為夫婦及太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太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携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永德也漢命永德押賜昭義節度使常遇生辰禮物遇太祖之外兄弟也太祖時鎮鄴有密詔付遇永德在潞州聞之因謂遇曰郭公被讒今日之詔得非在殺永德耶永德即死切恐累公爾遇驚曰何謂也永德曰姦邪蠹政郭公誓清君側願且以永德屬吏事成足以為德不成死未晚遇以為然止令壯士嚴衛然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成以柴翁夢所見為驗朱幾太祖使至遇賀且謝曰老夫幾誤大事周氏親戚盡誅唯永德夫婦在周太祖既即位除永德左衛將軍駙馬都尉妻為晉國公主遷泗州防禦使從世宗征劉崇高平之戰何徽樊愛能退衂時我　太祖及永德牙兵各二千人而已　太祖曰賊氣方驕公麾下頗能射可西出陟高而上吾張左掖以懾之其勝可必永德以為然遂大捷劉崇單騎而遁世宗謂永德曰樊愛能何徽及偏裨七十餘人吾欲盡按軍法何如對曰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安可已也因盛稱　太祖智勇世宗善其言悉誅愛能輩以徇軍聲始振從世宗征淮南破紫金山十八砦吳人樓船蔽川永德擇習水者潛鑽其船引兵

擊之多溺死又以兵絕濠州餉道世宗褒之擢爲殿前都點檢從克壽州領鎮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恭帝嗣位移鎮忠武太祖受禪加兼侍中改鎮武勝入覲道舊不名恩禮甚厚嘗問下并汾之策對曰彼兵雖少而悍加以北虜之援未可遽也姑以間諜離虜心設游兵以擾其穡事待其困弊乃可圖耳嘗有人告永德謀反　太祖曰永德非反者即械送之永德曰爾敢告吾反膽甚大命破械笞而遣之　太宗即位封永德鄧國公連知滄雄定三州徙鎮安化召還爲河北路排陣使屯定州與虜戰斬獲甚衆淳化初知鎮州又徙鎮泰寧兼侍中判并州　真宗即位封魏國公改鎮彰德知天雄軍以老還鎮卒年七十二贈中書令始永德四歲時母馬氏被出嫁安邑人劉祚祚卒永德於南陽公宇爲二堂繼母劉居其左馬氏居其右問安視膳皆得其懽馬氏封莒國夫人劉先卒永德爲起大第賓田以聚其族繼母之弟劉再思亦任以官初永德居睢陽時比鄰有書生臥疾療之獲痊來謝永德因丐水銀五兩永德與之即以藥同置鼎中有頃成中金將別永德欲求其術書生曰吾不吝此慮損君壽永德留之不可曰後當見洎上周世宗用兵壽春永德從之因出射見一僧乃昔書生也謂永德曰若見二屬緒人善事之當保五十年富貴且辭去是時　太祖方以力戰有功雖勳名日盛而出於側微鞍馬服用未有以自給永德稍以家貲奉　太祖　太祖天資英特問其年生於亥永德大喜傾身事之　太祖深以爲德而不知其故也其後　太宗娶　符氏后謀於　太祖曰符氏大家而吾方貧無以爲娉奈何　太祖與永德書令　太宗往以情告之永德延之臥內　太宗姿表偉異問其年亦生於亥也永德驚喜傾家助之故永德在兩朝恩寵不替永德涉獵書史頗善吟詠禮賢樂士故士大夫皆推尚之

郭崇應州金城人也初名崇威避周太祖諱止稱崇弱冠以勇力應募爲卒後唐清泰中爲應州騎軍都校晉高祖割雲應地入于契丹崇耻臣於虜挺身南歸爲騎軍都校仕漢至果州團練使護聖右廂都指揮使從周太祖入平國難與李筠拒慕容彥超於留子陂走之以崇補侍衛馬軍指揮使時遣馮道迎湘陰公贇于徐州將立之會契丹入寇周太祖北征次澶州軍變樞密使王峻遣崇率七百騎拒贇遇於睢陽崇曰澶州兵變遣崇來衛乘輿非有它也具言軍情有屬天命已定贇執崇手而泣崇即送贇就館崇仕周爲陳州節度使同平章事世宗親征太原副符彥卿將行營之師軍還加侍中移鎮成德世宗征淮甸契丹萬騎掠邊境崇帥師破之于東鹿斬首數百級俘人口牛羊三萬餘　國初加兼中書令初　太祖受禪崇感周室恩遇或時出涕爲監軍所奏　太祖曰我素知崇篤於恩義此蓋感激爾遣人覘之還言崇方與賓屬飲博城中晏然　太祖笑曰果如吾言未幾來朝時李重進叛命崇節制乾德三年卒年五十八贈太師崇重厚寡言有謀略子守璘至洛苑副使守璘子允恭仕至崇儀副使允恭次女天聖二年立爲皇后

宋偓河南洛陽人也祖瑤唐天德軍節度使父廷浩尚後唐莊宗女義寧公主生偓仕至房州刺史晉初爲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戰死之偓年十一以父死事補內殿直遷供奉官漢高祖在晉陽遣其子承訓至洛與偓結婚即永寧公主也稍遷皇城

使漢乾祐初拜右金吾衛大將軍駙馬都尉隱帝即位授昭化軍節度使移鎮滑州周太祖舉兵向闕侹在鎮開門迎謁即率兵從太祖至留子陂隱帝衛兵悉走投太祖太祖謂侹曰至尊危矣公近親可亟去擁衛無令驚動侹策馬及御營軍已亂矣世宗征淮以侹為右神武統軍充行營右廂都排陣使大破其衆世宗多露宿野次忽有猛虎逼近乘輿侹引兵射之一發而斃江北平師還復授滑州節度使又移鎮鄧州　宋興李重進謀以揚州叛侹察其情具以聞　太祖令侹屯海陵以觀變遂從征揚州為行營排陣使以功改鎮保信徙鎮國又徙忠武開寶中　太祖納侹長女為　皇后徙鎮靖難太平興國初加同平章事移鎮定國從平太原又從征幽州　太宗幸大名命侹知滄州封邢國公俄還同州入為右衛上將軍雍熙中曹彬等北伐班師命侹知霸州卒年六十四贈侍中謚曰莊惠侹唐莊宗之外孫漢高祖之婿女即　孝章皇后貴戚之盛鮮有其比然謙恭下士人亦以此稱之始名延渥後易為侹云

郭守文字國華太原人也其父暉從周太祖征河中戰死守文年十四太祖憐之召隸帳下補左班殿直　國初遷西頭供奉官滿美征嶺南擒劉鋹遷守文馳傳告捷遷翰林副使從曹彬平金陵護送李煜歸闕煜無生意守文語之曰國家開拓境土復禹舊迹豈責陂風之後至耶煜心遂安改西京作坊使　太宗征太原命守文與判四方館事梁迥分護行營馬步軍會劉繼元降其弟繼文據代州依契丹之援以拒命遣守文討平之又破契丹于滿城以功遷東上閤門使檀州刺史召拜內客省使契丹寇雄州守文赴援既至契丹遁去加武州團練使破夏州鹽城鎮岌羅賦等十四族斬首數千級焚千餘帳俘百餘口獲牛馬羊萬計又破哮嵬殲焉諸部畏懼相率來降凡銀麟夏三州歸附者百二十五族萬六千餘戶西鄙以定雍熙三年大舉北伐為幽州道行營前軍步軍水陸都監與契丹遇為流矢所中氣色不撓督戰益急左右騎從莫之知也軍中服其量會我師不利坐違　詔逗留退軍左遷右屯衛大將軍明年復故官拜宣徽北院使北面排陣使屯鎮州改南院使契丹入寇大破之于唐河卒于屯所年五十五贈侍中謚曰忠武守文沉厚有謀頗知書既卒有使自北邊來言守文死軍中皆流涕　太宗問何以致此對曰守文得奉悉以犒士卒死之日家無餘財　太宗歎息久之賜其家錢五百萬　太宗為　眞宗納守文次女為夫人即　章穆皇后也追封守文譙王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一